



# 癡日

冊 上

著 基 斯 夫 也 妥 司 陀  
譯 之 濟 耿

# 本 書 主 要 人 物 表

萊夫(名) 尼古拉也維奇(父名) 梅思金——公爵。

娜司泰謝(名) 費里帕夫納(父名) 巴拉士闊瓦——小田主的孤女, 美貌的女人。

阿法那西(名) 伊凡諾維奇(父名) 託慈基——田主, 巴拉士闊瓦的保護人。

\* 尼古拉(名) 阿萊克謝維奇(父名) 伯夫里柴夫——梅思金的保護人, 富翁。

\* 謝蒙(名) 帕爾芬諾維奇(父名) 羅果靜——富商。

帕爾芬(名) 謝蒙諾維奇(父名) 羅果靜——其子。

謝蒙(名) 謝蒙諾維奇(父名) 羅果靜(小名仙卡)——其子。

伊凡(名) 費道洛維奇(父名) 葉潘欽——將軍。

麗薩魏達(名) 博羅可菲也夫納——其妻。

阿歷山大(名) 伊凡諾夫納(父名)

阿台拉意達(名) 伊凡諾夫納(父名)——其女。

阿格拉耶(名) 伊凡諾夫納(父名)

阿爾達里昂(名) 阿歷山大洛維奇(父名) 伊伏爾金——將軍。

尼納(名) 阿歷山大洛夫納(父名)——其妻。

筈佛里拉(名) 阿爾達里昂南奇(父名) (小名筈納)——其子。

尼古拉(名) 阿爾達里昂南奇(父名) (小名郭略)

瓦爾瓦拉(名) 阿爾達里昂諾夫納(父名) (小名瓦略)——其女。

伊凡(名) 彼得洛維奇(父名) 波奇成——瓦爾瓦拉的丈夫。

羅吉央(名) 蒂莫菲維奇(父名) 萊白及夫——以重利盤剝起家的人。

達娜

魏拉

其子女。

劉葆士卡

瑪爾法(名) 鮑里騷夫納(父名) 帖連奇也瓦——上尉夫人。

伊鮑里特(名) 帖連奇也夫——其子。

施涅台爾——瑞士精神病科教授。

費爾特申闊——伊伏爾金家的房客，好飲酒。

李哈曹夫——食客。

葉夫格尼(名) 柏夫洛維奇(父名) 拉道姆司基——葉潘欽家的友人。

S 公爵——阿台拉意達的未婚夫。

達里亞(名) 阿萊克謝夫納(父名)——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女友。

開歷爾——拳擊家。

安其帕(名) 蒲爾道夫司基——青年。

佛拉地米(名) 陶克達連闊

戚巴洛夫——律師。

白洛孔司卡耶——老公爵夫人。

(註) 本書中未直接出現，僅於敘寫或對話中提及的加有\*符號。

# 第一卷

## 第一章

十一月底，融冰的日子，早晨九點鐘左右，彼得堡華沙鐵路上有一節列車開足了速率，駛近彼得堡城。天氣潮溼，且有重霧。鐵路兩旁，十步以外，難於從車窗內辨清什麼。旅客中有從國外回來的；但是最擁擠的是三等車，全是些做生意的小人物，不是遠處來的。大家自然都很疲乏，在一夜之間大家的眼睛全重了，大家全凍僵了，臉全是灰黃的，和霧色相似。

在一輛三等車內，有兩個旅客，從黎明時起在窗旁對坐。兩人都是青年，都不帶多少行李，都不穿漂亮的衣服，兩人的臉貌都十分特殊，兩人都願意彼此搭談。假使他們兩人彼此知道他們在這時候如何的特別顯著，自然會驚訝何以機會竟如此奇怪地使他們兩人對坐在彼得堡華沙列車的三等車箱裏。他們中間一個身材不高，廿七歲模樣，頭髮蜷曲，且發黑色。灰色的眼睛小而發光。他的鼻子寬闊平扁，臉部上顴骨聳起；柔薄的嘴唇不斷地折疊成一種橫霸的，嘲笑的，甚至惡狠的微笑；但是他的額角很高，構造得極好，可以抵消臉的下部的不正直的發展。在這臉上特別顯出死般的慘白，給這青年人的全部面貌增添疲乏的神色，不管他具有充分堅固的體幹。同時他還帶着一種情熱到痛苦地步的樣子，和他的橫霸的，粗暴的徵

( 1 )



笑，嚴厲的，自滿的眼神不相諧和。他穿得很暖和，穿了一件寬大的，小狗熊皮的，黑色的，緊領的大氅，因此夜裏沒有受凍，但是他的鄰人不得不在發戰慄的背上忍受俄羅斯的，十一月的，潮溼的寒夜的一切甜趣。對於這寒夜他顯然毫無準備。他身上穿着極寬闊的，厚重的，沒有袖子的披肩，外帶大兜囊，就在遼遠的國外，例如瑞士或意大利北部，旅客們在冬天時常穿着的一模一樣，自然他們並不想趕從埃特庫能到彼得堡那樣長的路程。在意大利有用，而且感到滿意的一切，到了俄羅斯便不完全有用了。這披肩和兜囊的主人是一位青年，也有二十六，二十七歲，身材比普通高些，頭髮金黃得利害，且極濃密，臉頰陷凹，長着輕輕的，尖銳的，幾乎完全白色的小鬍。他的眼睛是大的，蔚藍的，凝聚的。眼神裏有一點靜謐的，嚴重的東西，充滿一種奇怪的神色，使有些人一看就猜出這人有癲癩症。但是這青年人的臉是愉快的，柔細的，乾淨的，不過沒有色彩，而現在甚至凍得發紫。他的手裏握着一隻瘦瘦的包袱，這包袱是一塊褪色的舊綢布，大概這就算他的全部的行李。他的腳上穿着厚底的皮鞋和鞋罩——全不是俄國式樣。穿着狹領皮大氅的，黑髮的鄰座的人看清了這一切，一部分是由於無事可做，終於發問起來，帶着一種無禮貌的嘲笑，在這裏面，遇到近人有所失意時，有時會不客氣而且忽略地表露出一種快樂來的：

「凍僵了麼？」

當時聳了聳肩膀。

「冷得利害，」——鄰座的人異常欣悅地回答，——「您要注意，這還是融冰的日子。假使是冰凍的天氣，便怎樣呢？我甚至沒有想着，我們這裏會這樣冷的。不習慣了。」

「從外國回來麼？」

「是的，從瑞士來。」

「啊！原來如此……」

黑髮的人打了胡哨，哈哈地笑了。

兩人扳談起來。穿瑞士披肩的金黃髮的青年人那種樂於回答黑臉的鄰人的一切問題真可以令人驚訝。他對於有些話問得十分不經意，不切題，而且極其空虛，並不發生任何的疑竇。他回答說他確已許久不回俄國，有四年多了。他到國外去，是爲了疾病，一種奇怪的神經方面的病，有點像癲癇，或者維多司跳舞病（St. Vitus's dance），一些抖索和抽瘋的動作。黑臉的人聽他說話，笑了幾次。他問：「怎麼樣，治好了沒有？」——金黃髮回答：「不，沒有治好。」黑臉當時笑得特別利害。

「嚇！錢大概化去了不少，我們這裏大家都相信他們呢。」——黑臉的人惡毒地說。

「這是實在的！」——一個並坐着，穿得極壞的先生搭上來說。他有點像由於供人差遣而顯得冷酷的官員，四十歲，體格強健，紅鼻，疹癩的臉。——「這是實在的，祇是把俄國的利源白白的傾溢出去！」

「在我的這件事情上，您是不對的。」——瑞士來的病人用靜謐和安慰的語音說。——「自然我不能爭論，因爲我不知道一般的情形，然而我的醫生卻拿出他的最後的錢給我做回國的路費，還差不多兩年功夫自己化錢養我。」

「並沒有人給錢麼？」——黑臉問。

(4)

「是的，供給我生活的伯夫里柴夫先生兩年前故世；我寫信給這裏的葉潘欽將軍夫人，我的遠親，但是沒有接到回音。祇好就這樣回來了。」

「回到那裏呢？」

「那就是說，我將在什麼地方住下？……我真是還不知道……這樣的……」

「還沒有決定麼？」

兩個聽者又哈哈笑了。

「也許您的財產就在這包袱裏藏着麼？」——黑臉問。

「我可以打賭，是這樣的。」——紅鼻的官員帶着異常滿意的樣子，搶上去說，——「行李車裏一定沒有寄放什麼東西，固然貧窮並不是一件敗德的事，這又是不能不加以注意的。」

結果確乎是這樣：金黃髮的青年人立刻帶着特別的匆遽的樣子直承出來。

「您的包袱總是具有多少意義的。」——官員繼續說，那時候他們已經笑了一個飽（應該注意的是包袱的主人自己也起始望着他們笑起來，這更增加他們的快樂）——「雖然可以賭東道裏面並沒有藏着金子，沒有法國的拿破崙幣，德國的「費里德里司道」，荷蘭的阿拉伯幣，這可以從您在外國皮鞋上套着鞋罩的那種神氣上判斷出來，但是……假使在您的包袱上再添上一個彷彿像葉潘欽將軍夫人那樣的親戚，那末這包袱又多少具有另一種意義，自然假使葉潘欽將軍夫人確乎是您的親戚，您沒有弄錯，由於一點注意力的散漫……這是人們共有的……或者是由於想像的充溢。」

(癡 白)

「您又猜到了，——金黃髮的青年人搶上去說——我真是幾乎弄錯差不多不是親戚。我沒有得到回復，當時實在一點也不驚訝。我本來料到的。」

「白化了寄信的郵資。唔……至少您是坦白而誠懇，這是大可嘉獎的事！葉潘欽將軍是我知道的，就因為他是大有名望的人。在瑞士供給您生活的去世的伯夫里柴夫先生我也認識，假使他就是尼古拉·安德列維奇·伯夫里柴夫，因為他們兩人是堂兄弟。另一個至今還在克里米亞，至於去世的尼古拉·安德列維奇是一個可尊敬的人，平日極多奧援，有四千名農奴……」

在某種的社會階層內，有時會遇見，甚至時常會遇見這類百知百曉的人的。他們什麼都知道。他們的智力和能力方面一切不安的好奇心無休止地趨向到一個方面去，自然是因為他們缺少比較重要的人生的趣味和見解，像現代的思想家所說的那樣。所謂「全都知曉」這個名詞之下是指着一個極有限制的範圍而言：那就是某人在何處服務，同何人相識，有若干財產，在何處充任省長，娶何人為妻，妻子陪多少妝奩，何人是他堂兄弟，表兄弟等等。這類百知百曉的人大半穿着手肘上業已破爛的衣服，每月領十七盧布的薪俸。在那些人方面，他們的底細被他們打聽得清楚的，自然想不出他們這樣做法，具有何種用意，但是內中有許多人懷着這種和整門科學相持的知識，根本感到充分的慰藉，達到自尊和高尚的，精神的滿足的地步。這門科學本是可以誘引人的。我看到一些學者，文學家，詩人，政治家，就在這門科學裏取得了最高的舒適的生活和目的，甚至根本靠這個起家。

在談話的延續的期間，黑臉的人一直在那裏打哈欠，無目的地看望窗外，不耐煩地期待旅途的終止。



他有點精神不屬，而且精神不屬得利害，幾乎露出驚慌的樣子，甚至帶點異樣；有的時候他像聽着，又不像聽着；望着，又不像望着；笑着，而自己竟不知道，也不記得笑什麼。

「請問貴姓……」——疹癩臉的先生忽然對握着包袱的，金黃髮的青年人說。

「萊夫·尼古拉也維奇·梅思金公爵。」——他回答，帶着出於全心的，迅快的樂意的態度。

「梅思金公爵麼？萊夫·尼古拉也維奇麼？我不知道。甚至聽都沒有聽見過。」——官員在凝慮中回答——「我不是講那個姓，姓是歷史上的，可以而且應該在卡拉姆靜的歷史裏找見。我指的是人物。梅思金公爵家裏的人在那裏也沒有聽到過，甚至是消息茫然。」

「那自然嘍！」——公爵立刻回答。——「梅思金公爵一族的人除我以外完全沒有了。我覺得我是最後的一人。至於父親和祖父們，他們祇是鄉下的田主。先父會充任陸軍少尉，他是士官學校出身。我不知道葉潘欽將軍夫人何以也屬於梅思金公爵的一族，大概也是自己族裏最後的一個……」

「哈哈，哈哈！自己族裏最後的一個！哈哈！您的想頭真是奇怪！」——官員嘻嘻的笑了。

黑臉的人也冷笑了一聲。金黃髮的人也有點奇怪他竟能說出俏皮話來，自然是很不好的俏皮話。

「您要知道，我是完全沒有思索就說出來的。」——他終於驚訝地解釋起來。

「那是很明白的，那是很明白的。」——官員快樂地湊上去說。

「公爵，您在那裏，在教授那裏，學科學麼？」——黑臉的人突然問。

「是的……學過的……」

「我可是從來沒有求過學。」

「我也就是麻麻胡胡地學一點罷了。」——公爵補充着說，幾乎像道歉一般，——「因為我有病，他們認為我不能有系統地求學。」

「羅果靜家的人您認識麼？」——黑臉的人迅快地問。

「不，我不知道，完全不知道。我在俄羅斯認識的人很少。您就是羅果靜麼？」

「是的，我就是羅果靜，帕爾芬。」

「帕爾芬麼？不是那個羅果靜家的人……」——官員起始帶着特別鄭重的態度說。

「是的，就是那個，就是那個。」——黑臉的人帶着無禮貌的不耐煩的態度迅快地打斷他的話。但是他一次也沒有朝着疹癢臉的官員，一開始就對公爵一人說話。

「是的……那是怎麼會事？」——官員驚訝得發呆，幾乎把眼睛都瞪了出來。他的臉立刻變成一種崇拜和拍馬屁的神色，甚至是驚懼的神色。——「就是那個謝蒙·帕爾芬諾維奇·羅果靜，世襲的，尊貴的國民，在一個月以前死去，留下了二百五十萬盧布的資本，是不是？」

「你何以知道他留下二百五十萬的資本？」——黑臉的人打斷他的話，這一次連向官員望也不屑於望一下。——「真是的！他對公爵使了一下眉眼。」這於他們有什麼關係，竟立刻爬上來鑽營起來？我的父親死了，這是實在的事情。我現在過了一個月纔從蒲司可夫回去，幾乎連一雙皮靴都穿不上。混蛋的兄弟和母親，錢也不寄來，通知也不來通知一下！像對待狗一樣！我在蒲司可夫得了熱病，躺了整整的一個

月。」

「現在一下子可以取到一百多萬。這還是至少的數目呢，我的老天爺呀！」——官員擺着雙手。

「請問，這於他有什麼相干！」——羅果靜又朝他惹惱而且狠怒地點頭。——「我決不給你一個戈比，那怕你倒栽着跟斗，在我面前走路。」

「我一定要這樣走路，一定要這樣走路。」

「你瞧！我決不給，決不給，那怕你跳整個星期的舞！」

「你不給就不給罷！我就是這樣；你不給好了！我還是要跳舞。把妻子和小孩們都扔棄，卻一直在你面前跳舞。你會表示敬意的，你會表示敬意的！」

「去你的罷！」——黑臉的人唾了一口痰。——「五個星期以前我像您一樣。」——他對公爵說，——

「手裏揣了一個包袱，離開父親跑到蒲司可夫的孀母那裏，得了熱病躺了下來。他乘我不在的時候竟死了一口氣嚥死了。給死者一個永恆的遺念！他當時幾乎把我打死！您信不信，公爵，真是這樣的！當時我如果不逃走，一下子就會殺死的。」

「您做了什麼事情，使他發怒了麼？」——公爵問，帶着一點特別的好奇審看穿厚皮大鑿的百萬富翁。雖然在百萬家私和遺產的取得中會有些可以注意之點，但使公爵驚訝而且注意的卻還有別的什麼。羅果靜自己不知為什麼原因特別樂意把公爵拉作他的對談人，雖然他的需要對談，多半是機械地，而非道德的；似乎多半由於心神不屬，而非由於心地的坦白；那是由於驚慌，由於精神的騷擾，祇想看一看什麼

人講一講什麼事。他覺得他至今還發着熱病，至今還有瘧熱。至於說到那個官員，他竟掛在羅果靜身上，連喘氣都不敢，在那裏捕捉並且估量他的每句話語，彷彿尋覓金剛鑽似的。

「生氣，他是真生氣，也許是有因頭的。」——羅果靜回答——「但是在其中最壞的是兄弟。母親不必說，她是老婦人，讀聖徒行傳，和一些老婦人對坐着。仙卡兄弟如何決定，她總會照辦的。他爲什麼當時不來通知我？我是明白的。我當時病得昏迷不醒。聽說電報是發來的。那張電報落在嬌嬌的手裏。她已經守寡十三年，從早到晚同一些瘋僧們聚在一起。並不像女尼，卻比女尼還利害。她接到了電報，十分懼怕，沒有拆開，就送到警區裏去，於是那張電報至今還留在那裏。惟有郭涅夫、瓦西里、瓦西里奇，很幫忙，他把一切情形寫信通知我。我的兄弟夜裏把鑄鍊成的金繆絡從錦緞的棺罩上割斷，說道：「這也是值錢的。」就爲這一樁事情他應該被遣戍到西比利亞去，祇要我願意的話，因爲這是褻瀆聖物。喂，你這稻草人！」——他向官員說——「法律上：褻瀆聖物有什麼罪？」

「褻瀆聖物！褻瀆聖物！」——官員立刻應和上去。

「犯了這個，是不是可以充軍西比利亞？」

「充軍西比利亞！充軍西比利亞！立刻遣送到西比利亞去！」

「他們還以爲我在那裏生病。」——羅果靜對公爵說——「但是我一句話也不說，抱着病，靜靜的坐到火車上動身了。開門罷，小兄弟謝蒙·謝蒙諾維奇！他在去世的父親面前說我的壞話，我是知道的。我當時確乎爲了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把父親惹惱，那是實在的話。這是我一個人做的事。我做了錯事。」

「爲了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麼？」——官員諂媚地說，似乎在那裏考慮什麼事情。

「你是不知道的！」——羅果靜不耐煩地對他喊嚷。

「我也知道的！」——官員戰勝似的回答。

「又來了！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有的是呢！我對你說，你真是無恥的傢伙！我早就知道總有這麼一個傢伙會立刻纏上來的！」——他繼續對公爵說。

「啊，也許我知道！」——官員坐立不安起來。——「萊白及夫是知道的！您現在責備我，但是假使我

拿出證據來便怎樣？那個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就是您的老太爺爲了她想用狼木杖教訓你一下。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姓巴拉士闊瓦，甚至也是貴族的小姐，類乎公爵小姐，和一個姓託慈基的相識，他的名字是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她光就和他一個人要好，他是田主和大資本家，各種公司和會社的會員，還爲了這事和葉潘欽將軍成爲密友……」

「啊，你原來是這樣的！」——羅果靜終於真是奇怪了。——「真見鬼，他果真是知道的。」

「他全知道！萊白及夫全知道！大人，我會隨阿歷山大·李哈曹夫走動了兩個月，也是在父親死後。我知道一切的路道和角落，竟弄得沒有我萊白及夫一步路也走不了。他現在住在債務監獄裏面。因此我當時有機會認識阿爾孟司·柯拉里亞·柏慈卡耶公爵夫人和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而且還有機會知道許多事情。」

「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麼？難道她和李哈曹夫在一起麼……？」羅果靜惡狠狠地看了他一眼，連

嘴唇也發白而且抖索了。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真是沒有什麼！」——官員連忙插上去說，——「李哈曹夫不能用任何的銀錢取到她。不，她決不是阿爾孟司。她祇有一個託慈基。她晚上坐在大戲院或法國劇院的包廂裏面。軍官們自然可以互相信口亂說，但是他們也不能加以證明，祇說：「她就是那個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也就完了；至於說到以後的情節——是沒有什麼的！因為也就是沒有什麼。」

「就是這樣的，」——羅果靜皺着眉目，陰鬱地說，——「扎聊芮夫當時也是這樣對我說的。公爵，我當時穿着我父親的置了三年的外套，跨過涅夫司基大街。她正從店鋪裏出來，坐進馬車去。我立刻竟好像受了燒燙似的。我後來遇到扎聊芮夫。他像理髮館裏的夥計，眼睛上架着單眼鏡。我們在父親家裏穿的是塗滿油脂的皮靴，喝的是素菜湯。他說，你和她不是一對。她是公爵小姐，她的名字叫做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姓巴拉士闊瓦，和託慈基同居。託慈基現在不知道怎樣擺脫她，因為他已經完全達到了真正的年齡，五十五歲，想娶全彼得堡第一位美女。他當時又對我說，今天可以在大戲院裏見到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她將坐在下層的包廂內看舞劇。假使你想試一試向父親請求看舞劇，——準會大加懲罰，痛揍一頓。但是我偷偷兒跑去看一小時，又看到了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一次。我整夜沒有睡熟。早晨，去世的父親給我兩張五釐的庫券，每張五千盧布，讓我拿出去賣掉，將七十五百送到安德列夫的寫字間付款，其餘從一萬塊錢裏剩下來款子，他說，不許變到任何地方，立刻拿回來交給我；我要等候你。庫券我賣掉了，錢也取到手，卻沒有到安德列夫的寫字間去，一直奔到英國店裏，用所有的錢買了一對耳環，每隻環上有一粒鑽

石，選了差不多像胡桃大小的樣子，還短四百盧布，說出了名字，人家相信了。我拿了耳環去找扎聊茵夫！如此這般的說了一套，請他一同到娜司泰謝·費里帕夫那裏去。我們就去了。當時我的腳底下是什麼，前面是什麼，旁邊是什麼，我一點也不知道，而且不記得。我們一直走進客廳，她自己走出來見我們。我當時沒有說出我自己是什麼人，卻由扎聊茵夫說：「這是帕爾芬·羅果靜送給您，作為昨天相逢的紀念的。請您收下來罷。」她打了開來，看了一下，笑了一聲，說道：「請您向貴友羅果靜先生道謝他的盛意。」她鞠了一躬，就走了。爲什麼我不在當地死了呢？我既然這樣做，那是因爲我心想：「我總歸不會活着回家的！」最使我覺得可氣的是那個小鬼扎聊茵夫把一切全拉到自己身上來。我的個子很小，穿得極壞，站在那裏，一聲不發，瞪住眼睛看她，自己感到慚愧，而他卻十分時髦，頭髮塗抹油膏，還燙得蜷曲，臉頰紅潤，領結是帶格子的。他真是十分漂亮，十分瀟灑。她一定當時把他當作我了！我們出來以後，我說：「你現在不許再生妄想，你要識相！」他笑着說：「但是你現在怎樣回覆謝蒙·帕爾芬諾維奇呢？」我當時真想不回家，就往水裏一跳，但是心想：「反正是一樣的，」便懷着絕望回家去了。」

「啊喲！噯！噯！」——官員扮了一下鬼臉，渾身抖索起來。——「您的老太爺不要說爲了一萬塊錢，就是爲了十個盧布也會把人送到西天去的，」——他對公爵點頭。公爵好奇地審視羅果靜；他的臉色這時候好像更加慘白。

「會這樣做的！」——羅果靜說，——「你怎麼會知道的？」——他繼續對公爵說，——「他立刻全都打聽清楚，扎聊茵夫也逢人便講。父親把我捉住，鎖在樓上，教訓我整整的一小時。他說：「我這祇是給你

一點預備，等到夜裏我再來和你道別。」你以為怎麼樣？老頭兒竟跑到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家裏，向她鞠躬到地，哀求，哭泣；她終於把那個盒子拿出來，扔擲給他，說道：「老鬍子，你把你的耳環取去罷。這對耳環既然是帕爾芬處於這種威嚴的情形之下弄來的，現在我看來它的價值增加了十倍。請你向他問候，謝謝他。」但是這時候我受了母親的祝福，向賽聊莎·博洛圖申借了二十盧布，坐火車動身到蒲司可夫去，一到那裏就發起瘧疾來了。那些老太婆對我念聖徒行傳。我喝醉了酒，用最後的幾個錢，到各酒店裏去走動，整夜在街上躺倒，失去了知覺，到早晨就得了熱病。還加上那些狗啃咬了我一夜。好容易纔醒了轉來。」

「好了，好了，現在在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會得唱起歌來的！」——官員搓擦雙手，嘻嘻的笑着——「現在在耳環算什麼！現在我們會償還她一對同樣的耳環……」

「你假使再有一次對於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說出什麼話來，上帝做證，我要揍你一頓，不管你和李哈曹夫一塊兒走動過。」——羅果靜喊，緊緊的抓住他的手。

「假使你揍我，那末你不會把我推出去的了！你揍罷！因此你就會留住我！揍了我一頓，你便在我的身上刻了一個深印……啊，我們到了！」

火車果真已抵達車站。羅果靜雖然說是祕密旅行，但已有數人等候他。他們呼喊，朝他揮帽。

「你瞧，扎聊茵夫也來了！」——羅果靜喃喃說，發出得意的，甚至似乎惡毒的微笑，看着他們——「公爵，我不知道我為什麼愛上了你。也許因為在這時候相遇的緣故，但是我也遇到了他，（他指着萊白及夫）並沒有愛他。公爵，你到我家裏來。我們把這鞋套給你脫下，給你穿上上品的貂皮大衣，給你定製一



套頭等的禮服，白馬甲，或是別的什麼顏色，把錢塞滿你的口袋……一同到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那裏去！你來不來？」

「您聽好了，萊夫·尼古拉也維奇公爵！」——萊白及夫用鄭重而且得意的神氣搶上去說，——「您不要錯過這機會！不要錯過這機會！」

梅思金公爵立起來，有禮貌地和羅果靜握手，客氣地對他說道：

「我極樂意到您府上去，承您這樣愛我，我是很感謝的。也許今天就去，假使趕得及。我對您說老實話，我很喜歡您，尤其在您講起那段鑽石耳環的時候。甚至在講耳環的話以前也喜歡的，雖然您的臉色是極陰鬱的。您答應送給我衣裳和大衣，我也要向您道謝，因為我真是十分需要衣服和大衣的。現在我身邊差不多一文錢也沒有。」

「錢會有的，晚上就會有的，你來好了！」

「會有的，會有的，」——官員搶上去說，——「在晚上天沒有黑的時候就會有的。」

「女性您喜歡麼？您預先說一下！」

「我不行的！我是……您也許不知道，我由於先天的疾病，完全甚至不知道女人。」

「既然如此，」——羅果靜喊，——「公爵，你完全等於一個瘋僧，像你這樣的人上帝都愛的。」

「這樣的人上帝都愛的，」——官員搶上去說。

「你跟我去罷，和調的人，」——羅果靜對萊白及夫說，大家都從火車裏出來了。

萊白及夫到底達到他的目的。喧嚷的一羣人很快的朝升天大街走去。公爵必須折到李鐵因大街去。天氣潮溼。公爵問了問過路的人——他想前去的那段路程有三俄里，他決定雇一輛馬車。

## 第二章

葉潘欽將軍住在自置的房屋裏，在李鐵因大街旁邊，「變容救世」教堂附近。除去這所漂亮的房屋以外，——六分之五已經出租——葉潘欽將軍還有一所大房在花園街，也有很多的收入。除這兩所房產以外，他在彼得堡郊外還有很合算的，鉅大的田產。在彼得堡縣裏還有一所工廠。在以前的時候，大家都知道，葉潘欽將軍會參加過公營事業。現在他參加幾股實的股份公司，具有極大的表決權。他以有許多錢，有許多事務，有許多闊朋友聞名社會中。他在有些地方，成爲完全必要的人，在職務方面也是如此。但是人家都知道伊凡·費道洛維奇是沒有學識的人。他出身普通的兵士的家庭。最後的一件事情無疑地祇是對她增添榮耀，但是將軍雖是聰明的人，卻也不能沒有小小的，大可原恕的弱點，他不愛一些暗示的話。然而他無可爭論地是一個聰明而且狡獪的人。例如說，他守住一個原則，就是在應該不被人家注目的地方，決不顯露出自己的面貌來。許多人敬重他，爲了他的坦白，就是爲了他永遠知道自己的地位。但是這些批判他的人們還不知道，有時這個深知自己地位的伊凡·費道洛維奇，他的心靈裏發生的是什麼情形。他雖然在人事上頗有智識和經驗，還具有一些很特殊的才能，但是他寧願自行顯出他在那裏履行別人的思想，而不是自作主張，他寧願做一個「不善諂媚的忠實的人」，而且和時代潮流相合，甚至做一個心地

誠懇的俄羅斯人。在最後的一件事情上，他身上甚至出了幾次有趣的笑話。但是將軍永不悲觀，即使在鬧出了最有趣的笑話的時候。他這人運氣很好，甚至賭牌也是如此。他賭得很大，甚至故意不但不願意隱瞞他對於賭錢的小小的嗜好——這嗜好許多次且還使他獲得許多進益——反而將這嗜好顯露在外面。他所交的朋友是很雜的，卻都是所謂「大亨」。他的前途是很大的，他有許多時間，還有許多時間，一切都應順序而且及時地來到。再加上他的年紀還在所謂最有滋味的當口，祇有五十六歲，決不多些，總之還在所謂盛年，從這年齡起才真正地開始了「真正」的生活。健康，臉上的光采，堅實，卻發黑的牙齒，短矮，堅強的體格，早晨辦公時關切焦慮的臉容，晚上坐下來賭牌或坐在大臣那裏快樂的臉容——這一切助長他現在和未來的成功，在這位將軍大人的生命的路途上鋪植了玫瑰。

將軍具有一個燦爛的家庭。自然這裏並不全是玫瑰花，但有許多地方，是將軍大人主要的希望和目的。早就開始嚴正而且誠懇地聚注着的。並且人生中有什麼目的比父母的目的還重要而且神聖呢？不依附家庭，便依附什麼呢？將軍的家庭共有一位夫人和三位成長的女兒。將軍很早就已結婚，在陸軍中尉的職銜上就結婚，娶了他年齡幾乎相仿的女郎。她既無美貌，又少學識。他祇收進了五十名農奴作為賠嫁的妝奩，但是也實在成爲他往後幸運的基礎。以後將軍從不對於他的早婚有所抱怨，從不把這件事當作無計算心的青年的一種迷戀，卻十分尊敬他的夫人，有時還怕她，竟因此生出愛情來了。將軍夫人出身梅思金公爵一族。這一族雖不見得有名望，卻是極古的氏族。她爲了她的出身十分尊敬自己。有一個當時極有勢力的人物，一個保護起來並不費許多事的保護者，同意對於年青公爵小姐的婚姻加以注意。他給這

位青年的軍官開了門，推他進去，甚至也不需要推，卻要看一眼——就不會白費事的了！除去不多的例外，夫婦兩人一輩子生活得互相和諧。公爵夫人在很年輕的時代，就藉着她襲下的公爵小姐的頭銜，又是族中最後的一人，但也許爲了她個人的性格，給自己找到了幾個位置很高的保護人。以後，在她的丈夫有了財產和職位的時候，她起始甚至在這上等的團體裏立住了脚跟。

最近幾年來，將軍的三位女兒全都長大成熟。這三位女兒的名字是阿歷山大，阿台拉意達和阿格拉耶。固然這三人祇是葉潘欽家的人，但是母親出身公爵的氏族，擁有不少賍嫁的財產，還有一位父親，以後也許可以希望取到很高的位置，還有極重要的，那就是她們都很美麗，連最年長的那位阿歷山大也在其內，她已經過了二十五歲。第二位是二十三歲，最小的阿格拉耶剛滿二十歲。最小的那位竟成爲十足的美女，起始在社會上引起人們極大的注意。但是這還沒有完：三人全都有特出的學問，智識和才能。大家知道，她們互相親愛，互相扶助。甚至有人提起，兩位長姊彷彿爲了幼妹，全家的共同的偶像而有所犧牲。她們在社會裏不但不愛出風頭，甚至十分的謙遜，誰也不能責備她們傲慢和自負，同時大家知道她們是驕傲的，而且瞭解自己的身價。長女是音樂家，次女是極好的畫師；但是對於這，差不多許多年來沒有人知道，祇在最後的時間才發現出來，也就是偶然發現的。一句話，人家講她們太多誇獎的話，但是也有些是不懷好意的。他們帶着恐怖說她們讀過許多的書。她們並不忙着出嫁。她們雖然也看重一定的社會階級，但並不很過分。最應該注意的是大家都知道她們的父親的志趣，性格，目的和願望。

公爵在將軍的寓所上按鈴的時候，約有十一點鐘左右。將軍住在二層樓上，所住的寓所儘可能地模

素，但還和他的地位相稱。一個穿金鑲邊制服的僕人給公爵開門。公爵必須同這人解釋許多時候，他一開始就望着公爵和他的包袱，露出疑惑的樣子。經過他不斷地，而且確切地聲明，他確乎是梅思金公爵，有要事必須進見將軍，那個疑惑的人纔把他引到旁邊的小前室裏，接待室的前面，書房的旁邊，把他親手交給另一個早晨在前室裏值班，專管向將軍通報客到的僕人。這另一個人穿着禮服，年紀四十歲內外，帶着一付關切的面貌，是書房中的專門侍候將軍大人，並且職掌通報的人，所以深知自己的身價。

「您在接待室裏等一等，把包袱留在這裏，」——他說，不慌不忙，而且鄭重其事地坐在椅上，帶着嚴肅的驚訝的神色，看着公爵立刻就在他身旁的椅上安坐下去，手裏持着包袱。

「假使您允許，」——公爵說，——「我可以在這裏，同您在一塊兒，等候一下。我一個人坐在那裏有什麼意思？」

「您不應該留在前室裏，因為您是訪客，換一句話，就是客人。您想見將軍本人麼？」

這僕人顯然認為放這客人進去是不甘心的事，所以又放膽問他一句。

「是的，我有一件事情……」——公爵起始說。

「我不問您是什麼事情，——我的事情祇是通報一聲。但是不經過祕書，我是不能上去通報的。」

這人的疑心似乎越來越增加了：公爵太不像日常的訪客的那流人物。將軍雖然時常，幾乎每天，在一定的時間內，接待賓客，特別是爲了公事，有時所接見的甚至是流品十分不全的客人，但是這僕人雖然已有了習慣，而且受着十分寬大的訓令，心裏總是疑惑不定，所以向祕書請示是必要的。

「您真是……從國外來麼？」——他終於好像不由己地問，——一下子便感到惶惑了；他也許想問：「您真是梅思金公爵麼？」

「是的，我剛從火車裏下來。我覺得您想問：我真是梅思金公爵不是？由於客氣的原因，沒有問出來。」

「唔……」僕人驚訝地含着說。

「我告訴您，我並不對您撒謊，您不會代我受過的。至於我露出這種樣子，還帶着包袱，這裏也不必驚訝。現在我的境況不大強。」

「唔。我怕的不是這個，您瞧呀。我是應該去通報的，祕書也會出來見您，除非……這「除非」的話纔難說呢。我可以不可以冒昧地打聽一下，您是爲了貧窮來向將軍請求，是不是？」

「不是的，這一層請您完全放心好了。我有另一件事情。」

「請您恕我，我看着您的樣子纔問的。您等一下祕書，他現在和上校有事相商，以後祕書會來的……公司裏的祕書。」

「既然必須久候，我要請求您一件事情：能不能在此地什麼地方抽一口煙，煙斗和煙葉，我都帶在身邊。」

「抽煙麼？」——僕人用賤蔑的疑惑的眼光朝他掃了一下，似乎還不信自己的耳朵。——「抽煙麼？不，您不能在這裏抽煙，而且您存着這個念頭也是可羞的。真是奇怪！」

「我並不想在這間屋子裏；我是知道的；我想走出去，由您指出一個地方，因爲我已經抽慣，有三點鐘

沒有抽過。但是隨您便罷。您知道，有一句成語：入境問俗……」

「叫我怎樣上去通報呢？」——僕人幾乎不由己地喃聲說着。——「第一樣，您不應該留在這裏，卻應該坐在接待室裏，因為您自己處於訪客的陣綫上面，換一句話，你是客人。人家會質問我的……您是打算在我們這裏住下麼？」——他補充着說，又斜眼望了公爵的包袱一下，它顯然不給他一點安寧。

「不，我並不想。即使他們請我，我也不能留下。我祇是想來認識認識，並沒有別的意思。」

「怎麼樣結識麼？」——僕人帶着驚訝和三倍的疑心問。——「您何以起初說是爲了事情。」

「差不多不是爲了事情！事情是有一樁的，不過想請教一下。主要的是想認識一下，因為我是梅思金公爵，而葉潘欽將軍夫人也是屬於梅思金公爵的氏族。除了我和她以外，再沒有梅思金這族的人了。」

「那末您還是親戚麼？」——喫驚異常的僕人幾乎抖索了起來。

「大概不是。但是如果扯長着說，那末自然是親戚，不過是很遠的，不能算做真正的親戚。我在國外有一次會寫信給將軍夫人，她不回答我。現在回國以後，我到底認爲必須發生一點關係。我現在把這一切對您解釋一下，使您不生疑心，因為我看您還在那裏擔憂：您祇要去通報，梅思金公爵求見，我來訪問的原因就會在這通報裏發現出來的。接待我——很好；不接待——也許也很好。不過好像不能不接待：將軍夫人自然要見一見自己族裏年長的，唯一的代表。她對於自己的氏族是很珍重的，我確曾聽見人家說過。」

公爵的談話顯然是極隨便的。但是在現在的情況之下，越隨便越顯得離奇。有經驗的僕人不能不感到，人和人之間完全合適的一切，是在客人對僕人之間完全不合適的。因為僕人比他們的主人普通所設

想的聰明得多，所以這個僕人也就在腦子裏想到，這上面兩者必居其一：公爵或是騙子，一定想上門來告幫，或是一個傻瓜，沒有尊嚴的感覺。因為聰明而有尊嚴感覺的公爵決不會坐在前室裏，和僕人談論自己的事情。如此說來，在這兩種情形之下，他會不會代他受過呢？

「您總是請到接待室裏去的好，」——他用儘可能的固執的態度說着。

「假使坐在那裏，便不會對您解釋一切，」——公爵快樂地笑了，——「那末您瞧着我的斗篷和包袱，會更加不安起來。現在您也許可以不必等候祕書，自己上去通報一下罷。」

「像您這樣的訪客，我不經過祕書是不能上去通報的。而況大人剛纔說過，上校在那裏的時候，不許爲了任何人驚吵他，惟有筓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可以不經通報走進去。」

「他是官員麼？」

「筓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麼？他在公司裏服務。包袱可以放在這裏。」

「我已經想到這層，祇要您能允許，斗篷要不要脫下來？」

「自然嘍。不能穿着斗篷進去見他的。」

公爵立起來，連忙脫下身上的斗篷，露出形式極體面的，縫得很精緻的，卻已穿舊的上衣。背心上有一條鋼鍊。鍊上繫着日內瓦製的銀錶。

公爵雖然是一個傻瓜。——僕人已經加以決定，——在將軍的侍僕看來，他再繼續和訪客談話，總不是體面的事，雖然他不知爲什麼原因很喜歡公爵，自然是另一種的喜歡的樣子。然而用另一種眼光加以



觀察，他又使他引起一種堅決的，粗魯的憤恨。

「將軍夫人什麼時候見客？」——公爵問，又坐到原來的位子上面。

「這不是我的事情。她的見客是零零碎碎的，看每個人物而定。十一點鐘接見裁縫。筈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奇總是比別人先接見，甚至還請他用早餐。」

「冬天，你們的屋子裏比國外溫暖得多。」——公爵說，——「但是那邊街上卻比我們溫暖，至於冬天房間裏——俄國人沒有習慣是住不下去的。」

「不生火麼？」

「是的，而且房屋結構不同，火爐和窗子都是兩樣的。」

「唔！您去了多久？」

「四年功夫。但是我老在一個地方住着，在鄉村裏面。」

「不習慣我們的生活了罷？」

「這是實在的。您信不信，我真驚訝自己，何以沒有忘掉俄國話。現在，我同您談話，自己在那裏想：『我說得還好。』我也許爲了這個緣因才說許多話。從昨天起，我真是儘想說俄國話。」

「唔！您以前在彼得堡住過麼？」（僕人無論怎樣努力，總不能不對於這種有禮貌而且客氣的談話加以維持。）

「在彼得堡麼？差不多完全沒有住過，祇是路過而已。以前我一點也不知道這裏的情形，但是現在聽

到許多新的東西，據說那些原來熟悉的人們祇好重新學習着認識它。現在許多人談到關於此地的法院的情形。」

「唔……法院呀。法院倒確乎是法院。外國怎麼樣？法院裏裁判得公平麼？」

「我不知道。關於我們的法院，我聽到許多話。我們這裏又廢除死刑了麼？」

「外國處死刑麼？」

「是的。我在法國的里昂看見過。施涅台爾帶我去看的。」

「絞死的麼？」

「不是的。在法國是砍下腦袋來的。」

「怎麼喊不喊？」

「那裏會喊！祇有一瞥眼的功夫。把人放在那裏，一把大刀落下來，有一座機器，名叫斷頭機，又沈重，又有力量……腦袋跳落得那樣快，連眼睛都來不及瞥。一切的預備是極難過的。在宣告判決，穿上服裝，綁着繩，帶到斷頭臺上去的時候，那才是可怕呢！人們聚攏來，甚至有婦女，但是那邊是不喜歡女人去看的。」

「不是她們的事情。」

「自然嘍！自然嘍！那真是磨難……罪犯是聰明的人，沒有懼怕，身體強壯，歲數有點大，他的姓是萊格洛。我對您說，信不信由您，他一登上斷頭臺，就哭了，臉白得像紙一般。難道這是可以忍受的麼？難道這不是可怕的事情麼？誰會由於恐怖而哭泣的？我想不到，不是小孩，一個從來沒有哭過的大人，四十五歲的人，會

由於恐怖而哭泣的。在這時候心靈裏是怎樣的情形，達到如何抖擻的地步，那是對於靈魂的污辱，別的沒有什麼！聖經上說：「不要殺人，」就爲了他殺了人，也就把他殺死麼？這是不可能的。我在一個月以前看見過，至今這情景還在我的眼前活現着。做了五次的夢。」

公爵說話的時候竟興奮起來，一陣輕微的潤彩透進他的慘白的臉上，雖然他的話照例是那樣的輕輕的。僕人帶着同情的興趣觀察着他，似乎不願離開眼睛；也許他也是一個具有想像和嘗試思想的人。

「頭飛落下來的時候，」——他說，——「痛苦不很多，還算好。」

「您知道不知道？」——公爵熱烈地搶上去說，——「您注意到這層，大家好像也和您一樣注意到，因此想出了斷頭的機器。我當時就想到一個念頭：萬一這更壞，便怎樣呢？這話您覺得可笑，似乎覺得奇怪，但是在多少加以想像之下，這樣的念頭是甚至會跳進腦袋裏去的。您想一想：假如施行苦刑，便有一切痛苦和傷創，身體的磨折，這一切反而能分散精神上的痛苦，祇爲了一些傷創而感到痛苦，一直到死爲止。主要的，最劇烈的痛苦也許不在傷創上面，卻在於你明知過了一小時以後，過了十分鐘以後，過了半分鐘以後，現在，立刻，——靈魂，就從軀體裏飛出去，你將不再成爲一個人，而這是一定不移的；主要的是一定不移的。頭放在刀子下面，但聽得刀子在你腦袋上面滑了下來，這四分之一秒鐘是最可怕的。您知道不知道，這不是我的幻想，這是許多人這樣說的？我很相信這話，所以一直對您說出我的意見來。爲了殺人而殺人是比犯罪本身大得無可比擬的一種刑罰。按照判決的殺人比強盜的殺人可怕得無可比擬。被強盜殺死，黑夜，在樹林裏，或用別種樣式弄死的人，一定還希望能夠得救，在最後的一刹那還有這希望。有過這樣

的例子，在喉管被割斷的時候，他還有希望，或是跑走，或是哀懇。但是在這情形之下，一切最後的希望——懷着它死去將容易十倍的那個希望，一定是被剝奪的了。既然有了判決，又明知避免不掉，所有可怕的痛苦便全在這上面，再比這痛苦利害些是世界上沒有的。把一個兵士領來，放在戰場上的大砲對面，對他射去，他還可以有希望，但是如果對這兵士宣讀處死刑的判決，他會發瘋或哭泣的。誰說人類的天性能够忍受下去而不發狂呢？爲什麼要這樣的辱罵，醜惡的，無用的，白費力的辱罵？也許有這樣的一個人，人家對他下了判決，讓他受些磨折，以後纔說：「你去罷，你被赦免了。」這樣的人也許會講一講的。基督也會講過這種痛苦和這種恐怖，不對人是不可以這樣做品的！」

僕人雖不能像公爵似的表白出這意思，但自然雖非全部，卻已瞭解了重要的意思，這甚至從他的受了感動的臉上可以看出來的。

「您既然這樣想抽煙，」——他說，——「也許可以，祇是要快一點。忽然問起來，您又不在那裏。就在這樓梯旁邊，有一扇門。您走進門去，右面有一間小室，在那裏可以抽一下，祇是請您把小窗開一開，因爲此地是沒有這個規矩的……」

然而公爵來不及走出去抽煙。一個青年，手持公事，忽然走進前室。僕人給他脫大衣。青年斜眼看了公爵一下。

「第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僕人用告密的，幾乎親昵的神氣起始說——「有一位梅思金公爵求見，他是太太的親戚，乘了火車從國外回來，手裏帶着包袱，不過……」

下面的話公爵聽不清楚，因為僕人說起微語來了。筓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注意地聽着，瞧着公爵，懷着極大的好奇，後來不再去聽，不耐煩地走近他的身前。

「您是梅思金公爵麼？」——他十分和藹而且客氣地問。他是一個很美麗的青年，也有二十八歲，體格修整，頭髮金黃，中高身材，蓄着小小的，拿破崙式的鬍子，一張聰明的，很美麗的臉。惟有他的微笑在客氣之中有點顯得太柔細；還露出有點像真珠般整齊的牙齒，眼神雖然顯得快樂，而且十分坦白，但有點太凝聚，而且咄咄逼人。

「他在一個人的時候，大概完全不露出這樣的眼光，也許從來不笑。」——公爵似乎生出這個感覺來。

公爵盡可能的匆匆解釋一下，和以前對僕人還在以前對羅果靜所解釋的一樣。筓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似乎憶起什麼來了。

「是不是您？」——他問。——「在一年以前，也許還近些，從瑞士寄了一封信來，寄給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

「是的。」

「那末這裏是知道您，而且記得您的。您要想見大人麼？我立刻去通報……他一會兒就有空。不過請您……請您暫時到接待室裏去坐一坐……爲什麼他在這裏？」——他朝僕人嚴厲地問。

「他自己不要……」

這時候書房的門忽然開了，有一個軍人，手裏提着皮包，大聲說話，鞠着躬，從裏面走出來。

「你來了麼，筈納？」——書房裏喊出一個聲音來，——「請到這裏來罷。」

筈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對公爵點了一點頭，匆忙走進書房。

過了兩分鐘門又開了。聽見筈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響亮而且歡迎的聲音說道：

「公爵，請進來！」

### 第三章

伊凡·費道洛維奇·葉潘欽將軍站在書房的中央，異常好奇地看着走進來的公爵，甚至朝他走了兩步。公爵走近過去，自行介紹。

「是的，」——將軍回答，——「有什麼貴幹？」

「我並沒有任何急事；我的目的祇是和您認識一下。本來不願意驚吵您，因為我不知道您見客的日子，也不知道您安排好的時間……但是我自己剛從火車上下來……從瑞士回來的。」

將軍想微笑一下，想了一想，便止住了；以後又想了一下，眼睛眯細着，又從頭到脚看了客人一遍，匆忙中給他指定一隻椅子，自己也坐下來，坐得有點斜，轉身對着公爵，露出不耐煩的期待的樣子。筈納站在書房角落裏的寫字臺前面，整理紙張。

「我想爲了認識是沒有時間的，」——將軍說，——「但是因爲您自然有自己的目的，所以……」

「我預感到」——公爵插上去說——「您一定會從我的拜訪裏看出一種特別的目的來的。但是我真是除去和您認識的愉快以外，並沒有任何私意。」

「自然我也是異常愉快，但是不能老是遊戲，有時也會來點正事……而且我至今還不能辨濟我們之間有什麼共同之點……所謂原因……」

「沒有原因，無可爭論地，自然也很少共同之點。因為假使我是梅思金公爵，而尊夫人和我同族，這自然不是原因。我很明白的。但是我來到這裏的理由也祇有這一點。我有四年沒有到過俄羅斯，有四年多了。我怎麼離開的，那簡直摸不清楚。那時一點也不知道，現在更加不知道。我需要的是好人。我有一件事情想做一做，卻不知道往那裏下手。在柏林時我就想：『既然是親戚，就從他們先下手；我們也許可以互相有用，我對他們有用，他對我們有用，——假使他們是好人。』我聽說您是好人。」

「很感謝，——將軍驚異起來。——請問，您住在那兒？」

「我在什麼地方還沒有住下呢。」

「這末說來，是一直從火車裏到我這裏來的麼還有……行李呢？」

「我的行李祇一小包的內衣，別的沒有什麼。我平常都是提在手裏的。晚上我來得及住客棧。」

「您還打算住客棧麼？」

「那自然囉。」

「從您的話語上加以判斷，我以爲您是一直到我這裏來的。」

「這也許；但是非得經您的邀請纔可以。說實話，即使我受到邀請，也決不留下來，不是爲了什麼原因，卻祇是……由於性格的關係。」

「這末說來，恰巧我並不邀請您，也不會邀請您。公爵，讓我們現在一下子全弄清楚它。因爲我們剛纔已經講明白，關於親戚一層，我們之間無話可說，——雖然我是很覺得榮幸的，——所以……」

「所以惟有立起身來，走出去，是不是？」——公爵立起來了，甚至似乎快樂地笑了一聲，不管他的環境顯然是如何的困難，——「將軍，我真是一點也不知道這裏實際上的習慣怎樣，這裏的人們怎樣的生括，但是我也想到，我們一定會發生像現在那樣所發生的事情。也許這是應該這樣的……那時你們也沒有回復我一封信……唔，告別了罷。我驚吵您，真是對不住得很。」

公爵的眼神這時候十分和藹，他的微笑並沒有任何隱祕的，敵視的感覺的影蹤，竟使將軍忽然止了步，忽然用另一種樣式看了他的客人一下。態度的變更在一剎那間實現了。

「您知道，公爵，——他用完全另一種聲音說，——我總還沒有知道您，也許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想見一見她的同宗……您可以等一等，既然您有時間。」

「我是有時間的。我的時間是完全屬於我的。（公爵立刻把圓沿的，柔軟的帽子放在桌上。）我說實話，我希望也許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會憶起我會寫過一封信給她。剛纔我在那裏等候的時候，您的僕人疑心我爲了貧窮的緣故上門來告幫；我注意到了，大概您這裏對於這層是下過嚴厲的訓令的。但是我實在不是爲了這樁事情，實在祇是爲了想和人們來往來往。我總有點覺得我妨礙您的事情，這真使



我不安。」

「是這樣的，公爵，——將軍帶着快樂的微笑說，——假使您果真是這樣的，那末和您交朋友也許是頗有趣味的；不過您瞧，我是一個忙人，立刻要坐下來看公事，簽字，以後要去見大臣，以後到公事房去，所以雖然我很喜歡人……那就是說好人……但是……不過我深信您受過極好的教育……您貴庚多少，公爵？」

「二十六。」

「喔唷！我覺得還年輕些。」

「是的，人家說我的臉很年輕。至於不妨礙您是我可以學會，而且不久會了解的，因為我自己很不愛妨礙人……還有，我以為我們在外表上，從許多情事上看來，是十分不同的人……我們也許不會有許多共同之點，但是您知道，我自己並不相信最後的一個觀念，因為時常祇在外面看來，沒有共同之點，其實是有的……這是由於人們的懶惰，纔使人們互相按照外表來分別等級，而毫無發見……但是我也許說得沈悶麼？您彷彿……」

「兩句話：您有沒有多少財產？也許想做點什麼事情？對不住，我這樣說法……」

「那裏的話，我很珍重而且了解您的問題。暫時我還沒有任何財產，也沒有任何職業，這也是暫時的，但是必須要有的。現在我的錢是別人的，施涅台爾，我的教授給我的，我在他那裏治病，在瑞士治病，還跟他學習。他給我旅費，給得正够，因此我現在祇剩得幾個戈比。我確乎有一樁事情要做，我需要人們的意見，但

是……」

「請問，您暫時打算怎樣生活，您有什麼計畫？」——將軍插上去問。

「打算用自己的勞力……」

「您真是哲學家；但是……您知道自己有什麼天才，能力，即使是那些可以給予日常的麵包的能力？還是請您再恕罪……」

「您不必恕罪。不，我想我沒有天才，也沒有特別的能力，甚至是相反的，因為我是病人，沒有正確地求過學。至於說到麵包一層，我以為……」

將軍又插上話去，又起始盤問。公爵重新說了已經說過的一套話。原來將軍聽見過關於去世的伯夫里柴夫的事情，甚至是認識他的。為什麼伯夫里柴夫注意他的教育，公爵自己也不能加以解釋——也許祇是爲了和他的去世的父親有舊交的關係。公爵的父母死時，他還是嬰孩，一輩子在鄉間居住，生長，因爲他的健康需要鄉村的空氣。伯夫里柴夫把他託給一些親戚，老女田主們。起初爲他雇用了保姆，以後又雇了家庭教師。他宣布說他全都記得，但是不大能給予滿意的解釋，因爲他在許多事情上自己是弄不清楚的。他時常發病，使他幾乎完全成爲一個白癡（公爵逕直說出「白癡」兩個字）他敘述伯夫里柴夫有一次和瑞士教授施涅台爾相遇。教授恰巧研究這種病，在瑞士的瓦里省設有醫院，用冷水和體操治療，白癡和瘋狂兩種兼治，且還施以教育，擔任使病人得到一般的精神上的發展。伯夫里柴夫當時打發他到瑞士去求治，大約在五年以前，但是自己在兩年以前竟突然死去，沒有留下什麼囑咐的話。施涅台爾又留

他在那裏，繼續治了兩年。他沒有治好他的病，但是有許多幫助。後來他依照他自己的願望，又因為發生了一樁事情，便遣送他回國來了。

將軍很爲驚奇。

「您在俄國沒有一個熟人，根本沒有一個人麼？」——他問。

「現在沒有一個人，但是我希望……我還接到了一封信……」

「至少，」——將軍插斷他的話，沒有聽清楚關於信的事情，——「您總該學過什麼本事，您的疾病總不會妨礙您取得某種機關裏某種不困難的職務。」

「那是一定不會妨礙的。關於職務一層我甚至很願意去充任，因爲我自己想看一看我會做什麼事情。我四年來一直在那裏學習，雖然不十分正確，然而用的是他的特別的方法。我還讀了不少俄文書籍。」

「俄文書籍麼？那末您認識字，並且會沒有錯誤地寫字麼？」

「很會的。」

「好極了。但是筆跡呢？」

「筆跡很好。在這方面我是有天才的。我可以說是一個書法家。您給我一張紙，我立刻可以寫一點下來，當面試一試。」——公爵熱烈地說。

「費心得很。這甚至是必須的……公爵，我喜歡您那種欣諾的態度，您是很可愛的。」

「您這裏的文具非常講究。您有多少鋼筆，多少鉛筆，多末平整，可愛的紙……您的書房多末可愛！這

幅山水畫我知道：這是瑞士的風景。我相信這畫家是寫生下來的。我相信我看到過這個地方。這是在烏里省……」

「也許是的，不過這是在此地買來的。筭納給公爵一張紙。這是鋼筆和紙，請坐到這隻桌子上去。這是什麼？」——將軍對筭納說，當時他正從公事皮包裹掏出一張大型的像片，遞給將軍。——「哪！那是娜司

泰謝·費里帕夫納！這是她自己送給你的，自己送的麼？」——他懷着極大的好奇和活潑的態度問筭納。——「剛纔我去道賀的時候，她給我的。我早就求過她。我不知道，是不是她給我一個暗示，意思是在這樣的日子，我竟空手前去，沒有送禮。」——筭納說，發出不愉快的微笑。

「不是的。」——將軍帶着深信插上去說。——「你這人的思想的途徑怎麼是這樣的？她那裏還會暗示……她完全是不想圖利的。並且你拿什麼送禮？需要一千盧布纜行！莫非送像片麼？順便問一下，她還沒有向你索取像片麼？」

「沒有，還沒有索取，也許永遠不會索取的。伊凡·費道洛維奇，您自然記得今天的晚會？您是被特地邀請的一位客人。」

「記得的，記得的，我自自然要去的。那裏還能不去，既然是生日，二十五歲的生日。唔……你知道，筭納，我應該對你宣布一下。你自己預備預備罷。她答應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和我，今天晚上在她家裏，說出最後的一句話：是或否？你知道，你要留神呀！」

筭納忽然面懷羞慚，甚至有點慘白。

「她確是這樣說麼？」——他問，他的嗓音似乎抖擻起來。

「前天說的。我們兩人儘纏住她，強迫她說出來。但是請我們不要預先告訴你。」

將軍釘看着筋納。筋納的狼狽的神情顯然使他不高興。

「您要記住，伊凡·費道洛維奇，——筋納露出驚慌和搖惑的神情說，——「她給我一個完全自

由決定的權利，一直到她自行決定的時候為止，而且到了那個時候我還有自己說話的餘地……」

「那末難道你……那末難道你……」將軍忽然害怕起來。

「我沒有什麼。」

「那末你想把我們弄到什麼地位上去？」

「我並不拒絕。我也許說話說得不對……」

「你還要拒絕麼？」——將軍惱恨地說，甚至不願抑止這惱恨。——「老弟，這事情並不在於你不拒

絕，而在於你的欣諾，在於你帶着快樂接受她的話語……：你家裏怎麼樣呢？」

「家裏有什麼家裏的人全在我的權力之下，惟有父親照舊發着傻勁，完全成爲胡鬧的人。我已經和他說話，但還抓得他緊緊的。說實話，假使不是母親，我早就把他轟出門外。母親自然老是哭泣；妹妹生氣着。我對她們直說，我是我的運命的主人，希望家裏的人都……服從我。至少，我把這一切話當着母親面前，對妹妹說過。」

「老弟，我還是弄不明白，」——將軍疑慮地說，微聳肩膀，擺了擺手。——「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

那次來的時候，你記得麼？也是那樣呻吟，而且嘆息。我問她：「您這是什麼意思？」原來在她們看來，這是不名譽的事情。請問，有什麼不名譽？誰能責備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什麼，或者指出她什麼壞話來？難道爲了她和託慈基在一起麼？這真是一句胡說的話，特別在一定的環境之下。她說：「您不是不放她到您的幾位小姐面前去麼？」啊！這樣的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竟是這樣的！她怎麼不明白，怎麼能不明白……」

「自己的地位麼？」——笏納幫助陷於困難中的將軍說了出來。——「她是明白的。您不要惱她。我當時就給了她一頓教訓，不許她管別人家的閒事。我家裏至今還靠着沒有說出最後的一句話來，祇閃出一些電光，還勉強維持着。祇要今天一說出最後的話，就會全行發作出來的。」

公爵坐在角落裏，試寫他的書法的時候，聽到兩人全部的談話。他寫完以後，走近桌旁，將紙遞過去。

「這位就是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麼？」——他說着，注意而且好奇地望了像片一眼。——「真好！——他立刻熱烈地補充上去。像片確乎照出一個特別美貌的女人。照上她穿着式樣十分平凡而且雅緻的黑色綢衣；頭髮顯然是深栗色的，梳得很普通，家常的式樣。眼睛又深又黑，額角帶着凝想的樣子。臉色是富於熱情的，似乎傲慢的。她的臉有點瘦，也許作慘白色……」笏納和將軍驚訝地看着公爵……

「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難道您已經認識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麼？」——將軍問。

「是的；我到俄羅斯祇有一晝夜，已經認識了這樣的美人。」——公爵說，便立刻敘講他和羅果靜相遇的情形，把他所講的話全都轉述了出來。

「又出了新聞了！」——將軍又慌亂起來。他用異常注意的態度聽着，用銳利的眼光望着笏納。

「大概這祇是搗亂而已。」——也有點慌張的筭納喃聲說，——「一個商人的兒子在那裏放蕩游玩。我已經聽人家說到他。」

「是的，我也聽說過。」——將軍搶上去說，——「在出了那付耳環的事情以後，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把這笑話全行轉述了出來。但現在是另外一件事。也許真有百萬家私……還加上那樣的熱情。即使是胡鬧的熱情，但到底露出熱情的氣味。盡人都知道，這類先生們喝醉了酒，什麼事都能做出來的……唔……不要真的弄出什麼笑話來呀！」——將軍凝慮地說。

「您怕他的百萬家私麼？」——筭納露着牙齒笑了。

「您自然不怕麼？」

「公爵，您以為怎樣？」——筭納忽然朝他發問，——「這是一個正經的人，或者祇是搗亂分子？您的意見怎樣？」

筭納提出這個問題時，心裏發生一點特別的情形。好像有一種新的，特別的理想在他的腦子裏熠燒着，在他的眼睛裏不耐煩地閃耀着。懷着誠懇和坦白的意思露出不安的將軍也斜看着公爵，似乎對於他的回答並沒有很多的期望。

「我不知道如何說法，」——公爵回答，——「不過我覺得他這人有許多熱情，甚至有極大的熱情。他自己還彷彿是一個病人。也許到了彼得堡以後，最初幾天內，會重行躺下的，尤其假使亂喝起酒來。」

「是麼？您以為這樣麼？」——將軍抓住這個論點。

「是的，我以為這樣。」

「但是這類笑話也許不在幾天以內發生，卻在今天晚上以前，弄出點花樣來的。」——筓納對將軍笑了一下。

「唔……自然嘍……也許會的。一切都要看她的腦筋裏閃出些什麼來。」——將軍說。

「您知道她有時是怎樣的？」

「是怎樣的？」——將軍抓住了這句話。他已經達到極度的懊喪的程度。——筓納，你今天最好不要和她反對，努力這樣，你知道……總而言之，努力使她高興……唔……你為什麼這樣歪斜着嘴？筓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順便說一句，現在真要順便說一句：我們這樣張羅，到底爲了什麼？你要明白，關於這件事情，我自己的利益是早就有了保障的；無論怎樣，我會把事情解決得對於自己有利。託慈基已經無可搖撼地作了決定，所以我完全具有深信。我現在希望的單單是屬於你的利益。你自己判斷一下：你是不信任我麼？並且你這個人……你這個人……一句話，你是一個聰明的人，我對你是極有希望的……在現在的情形之下，這是……這是……」

「這是重要的。」——筓納替他說完，又幫了難於說出的將軍的忙。他的嘴唇變成極惡毒的微笑，他也不想加以遮掩。他的發炎的眼神一直望着將軍的眼睛，似乎甚至希望將軍在他的眼神裏看出他的全部的思想。將軍漲紅了臉，生起氣來。

「是的，聰明是最主要的。」——他湊上去說，嚴厲地看着筓納，——「你真是可笑的人，筓佛里拉。」



阿爾達里昂南奇！我看出，你很喜歡那個商人，看作自己的一條出路。在這件事情上面，最先應該經過一番考慮；應該明白……應該從兩方面誠實而且直率地做去，否則……便應該預先聲明，不要連累別人，而況時間是很多的，甚至現在還有很够的時間。（將軍有意義地舉起眉毛，）雖然一共祇剩了幾點鐘……你明白了麼？明白了麼？你究竟願意不願意？假使不願意，你可以說——請你說出來。沒有人阻攔你，沒有人強迫拉你進入陷阱，假使你看這裏面有陷阱。」

「我願意的。」——笳納微聲，卻堅定地說，垂下眼皮，陰鬱地沈默了。

將軍滿意了。將軍鬧了脾氣，但是顯然後悔他做得太過分。他忽然轉身向着公爵。他的臉上忽然好像通過了一個不安的念頭：他想到公爵在旁邊聽到了一切的話。但是他立即安心下去：祇要一看公爵，就會完全安心的。

「喔！」——將軍看着公爵送上去的書寫的式樣，喊了起來。——「這是有價值的東西！這是稀有的書法！你瞧，笳納，真有才氣！」

公爵在厚厚的犢皮紙上用中古的俄文字體寫了下面的句子：

「鄙人伯夫努奇方丈親筆書此。」

「這是這樣的。」——公爵十分愉快而且興奮的解釋着。——「這是伯夫努奇方丈親筆的簽字，十四世紀的影本。我們的老方丈和主教全都簽一筆很好的字，有時帶着極好的風調，極精細的筆法。將軍，您這裏沒有鮑哥廷的藏本麼？我又在這裏寫下另一種字體：這是粗大的法國上世紀的字體，有些字母甚至

是另樣寫法的。這是市場的字體，公家的書記的字體，從他們的樣本上騰下來了，（我有一個樣本，——您自己會同意這字體是有他的特點的。您看這個圓圓的D和A。我把法國的性格移到俄文字母裏去，這是非常困難的，而結果還算成功。還有一個美麗的，別致的字體。您瞧那個句子：「努力可克服一切困難。」這是俄羅斯的，書記的字體，或者是軍界的書記的字體。給重要人物的公文都是這樣寫的。也是一種粗字體，可愛的粗字體，寫得濃濃的，具有特殊的風格。書法家不贊成這種花腔，或者最好說是花描的嘗試，那類沒有寫完的小尾巴，——請您注意這個。您再從整個方面看一看，這些字可以表示出一種性格，真是能露出整個軍界的書記的靈魂：一面想潦草從事，一面流露出天才，而軍服上的領子又繫得死緊，在字體上露出紀律來，真是妙極了！新近有一張樣子使我非常喫驚。我偶然找到的，在什麼地方找到的？原來在瑞士！這是平常的，普通的，純粹的英國字體：再要比這雅緻的是沒有了。這是太妙了，就像一粒粒的真珠。這是完備的字體。還有一種，也是法國體，我從一位法國的旅行掙客那裏騰襲下來的。這和英國字體一樣，但是黑線比英國體稍為濃些，而且粗些，您瞧，光線的比例也弄壞了。您還要注意：橢圓體有點變動，比較圓一些，還加上花腔，這花腔是最危險的東西！花腔需要特別的格調。假使弄得好，假使找到了適當的比例，那末這樣的字體，是無可模擬的，真能使人看着生愛。」

「喔唷！您竟弄到這樣精細的地步，——將軍笑了，——「您不僅祇是書法家，您是一位美術家！對不對，筭納？」

「妙極了，——筭納說，——「他甚至還自己的天職，——他嘲笑着補充這句話。」

「您儘管笑罷，儘管笑罷，但這裏確是一個職業。」——將軍說。——「公爵，您知道，現在我們可以讓您抄寫給什麼人物的公事？一下子，可以給您定每月三十五盧布的薪水。但是已經十二點半鐘了。」——他看了看錶。——「應該出去辦事，我很忙，也許今天和您見不到您，且坐一會；我已經對您解釋過，我不能時常接見您，但是極願意幫您一點忙，一點點的忙，所謂必要的幫忙，以後就隨便您自己怎樣做去。我可以給您找到一個公事房裏的位置，不大難做的，卻需要勤謹的服務。底下還有：在筭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伊伏爾金的房子裏，他的家裏，就是這位，我的青年的好友，我來給您介紹一下。——他的母親和妹子在自己的寓所裏收拾好兩三間帶傢具的房屋，租給有人介紹的房客居住，連飯食和僕役的費用都在內。我相信，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會接受我的介紹的。在您的方面，甚至是最合適的，第一層，因為您不會感到孤獨，卻進入家庭的懷抱中。據我的看法，您決不能一下手就在像彼得堡那樣的京城之中獨自居住下去。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那位令堂太太，還有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納，就是筭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的令妹，他們都是我十分尊敬的太太。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是阿爾達里昂·阿歷山大洛維奇的夫人，他是退伍的將軍，我最初服務的機關裏的同事，我現在爲了某種情節已經和他斷絕來往，但仍舊不妨礙我特別尊敬他。我把這一切對您解釋，是爲了使您了解，我親自介紹您，同時我也就是替您作保。房金是極少的，我希望，您將來所得的薪水是極够用的。自然，一個人總需要零用的錢，那怕一點點也可以，但是您不要生氣，公爵，假使我說您最好避免零用錢，總之，不要在口袋裏放什麼錢。我這樣說，是由於我從您身上所得的印象而起的。但是因爲現在您的口袋完全空虛，最先讓我借給您二十五盧布。自然我

們以後可以算帳，假使您是一個誠懇的，真摯的人，照您說話時所露出的那個樣子，那末我們中間不會發生困難的情形。我所以這樣注意於您，我對於您甚至抱有一些目的；您以後會弄清楚的。您瞧，我和您完全隨便。筭納，希望你不會反對公爵搬到你的寓所裏去罷？」

「相反的家母會很歡迎的……」——筭納客氣而且慇懃地說。

「你們那裏好像還祇有一間屋子住人。那個叫什麼名字……費爾特……費爾……」

「費爾特申閣。」

「是的。你們這位費爾特申閣我不大喜歡。他是一個醜陋的小丑。我不明白，爲什麼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這樣鼓勵他？他真是她的親戚麼？」

「不，這全是玩笑的話！並沒有親戚的氣味。」

「不去管他！怎麼樣，公爵，你滿意不滿意？」

「謝謝您，將軍，您對待我真是太好了，況且我甚至還沒有提出什麼請求。我說這話並非由於驕傲。我真是不知道如何藏身。剛纔羅果靜叫我去住在他那裏。」

「羅果靜麼？那是不行的。我用慈父般的情感，或者您愛聽些，用誠懇的友誼，勸您忘掉這位羅果靜先生。我勸您在一般的情形下，和您現在被介紹進去的家庭多接近些。」

「您既然對我這樣好心，」——公爵說，——「我有一件事情請教。我接到了一個通知……」

「對不住，」——將軍打斷了他的話，——「現在我沒有一分鐘閒空的時間。我立刻就對麗薩魏」

達·博羅可菲也夫納說：假使她現在就願意接見您，（我要竭力爲您保薦，）我勸您利用這機會，博取她的歡心，因爲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是對於您極有用的。你們又是同宗。假使她不願意，您也不必埋怨，下一次再說。笏納，你暫時看一看這些賬單，我剛纔和費道賽夫麻煩了半天。不能忘記把這賬單加進去的……」

將軍走了出去，公爵竟來不及敘講他幾乎四次想起始說的那樁事情。笏納點了一根紙煙，又遞給公爵一支，公爵接了下來，卻沒有說話，不願意妨礙他做事。他起始審看書房。但是笏納不大想看將軍指出來的寫滿了數字的那張紙。他露出心神不屬的樣子。在他們兩人留在一起的時候，公爵看到，笏納的微笑，眼神，和凝慮的樣子更加顯得沉重了。他忽然走到公爵面前。公爵這時候又站在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像片前面，審看着它。

「您喜歡這樣的女人麼，公爵？」——他忽然問他，銳利的望着他。他好像具有一種特別的用意。

「奇怪的臉！」——公爵說，——「我相信她的命運不是尋常的。——一張快樂的臉，但是她非常受着痛苦，對不對？眼睛這樣說着，您瞧這兩根小骨，臉頰上端，眼睛底下的兩個點。這是驕傲的臉，異常驕傲的臉，不知道她的性子善不善？性善纔好呢！一切都得救了！」

「您可以娶這類的女人麼？」——笏納繼續問，發炎的眼神不住地釘在他的身上。

「我不能娶任何女人，我有病，」——公爵說。

「羅果靜會娶麼？您怎麼看法？」

「我以為他明天就會娶的，但是過了一個星期也許要把她砍死。」

公爵剛說出這句話，箭納忽然抖索了一下，幾乎使公爵喊叫出來。

「您怎麼啦？」——他說着，拉着他的手。

「公爵大人請您進去見夫人。」——一個僕人在門前出現，報告着。公爵隨着僕人進去了。

#### 第四章

葉潘欽的三位小姐全都十分康健，像鮮花一般的燦爛，身材高大，肩膀闊壯，胸脯偉大，手強壯得和男子相似。她們因為身體的健康有力，有時愛喫得多些，而且也不願意加以遮掩。她們的母親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有時對於她們的食慾的公開表示有點看不上眼，但是因為她的一些意見雖然女兒們接受時露出外表上的尊敬，實際上早就在她們中間喪失了原先的，無可爭辯的威信，甚至弄到使三位姑娘的一致行動起始占上風的地步，所以將軍夫人爲了自己的尊嚴起見，認爲不加爭論，且予讓步較爲方便些。固然，性格時常不肯聽話，不肯服從明達的決議。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變得每年越來越任性而且不耐煩了，甚至成爲一個怪物，但是因爲手底下到底還剩下極服從而且馴良的丈夫，所以過多的和積聚下的一切普通總是傾倒到他的頭上去，以後家庭間的和諧重又復原，一切事情都安排得非常之好。

將軍夫人自己也沒有喪失食慾，照例在十二點半的時候和女兒們一起參加和正餐幾乎相仿的豐盛的早餐。小姐們在整整十點鐘的時候每人先喝一杯咖啡，在牀上，剛睡醒以後。這是她們最愛的，永遠規

定好的程序，十二點半，在近母親的幾間屋子的小餐室裏鋪好桌子。如果時間允許，將軍自己也有時進來參加這頓家庭的，親密的早餐。除去紅茶，咖啡，乳酪，蜜，奶油，將軍夫人愛喫的特別炸餅，還有肉排以外，甚至還端上濃厚，燙熱的牛肉湯來。在我們的小說開始的那個早晨，全體家庭在餐室內靜候答應在十二點半進來同餐的將軍。如果他遲誤了一分鐘，便立刻打發人去催請；但是他準時進來。他走近過來，和太太問安，吻她的手，看見她的臉上這一次有點太特別的神色。雖然在前一天他就預感到爲了「一樁笑話」今後一定會這樣的，（這是他慣用的一種辭句）在昨夜睡覺時即抱不安，但現在到底還是膽怯。女兒們走近前來接吻；她們雖不生氣他，但總歸似乎也有點特別的樣子。將軍爲了某種情節，過分地露出好疑，但是因爲他是有經驗的，手段靈活的父親和丈夫，便立刻採取了辦法。

也許我們不致於十分危害我們的小說的凸現性，假使我們在這兒停頓一下，作一番解釋，直接地而且確切地闡明葉潘欽將軍的家庭在這部小說開始時所構成的關係和環境。我們剛纔已經說過，將軍自己雖然不很有學問，自稱自己是一自學的人，「但到底是有經驗的丈夫和手段靈活的父親。他採取了不忙着打發女兒們出閣的原則，那就是「不把她們的親事放在心上，」不用對於女兒們的幸福的那份過分的關心麻煩她們，像一般積聚着成年的女兒們的聰明的家庭裏自然而然地，不由己地會發生出來的那個樣子。他甚至想法勸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也實行這個原則，雖然一般地講來，這事情是很困難的，——因爲是不自然的，所以是困難的。但是將軍的論據十分具有意義，建立在可觸覺的事實上面。那些待字的女郎們既然聽任她們自由決定，到了後來自然不得不自打主意，那時候事情便會弄得成熟，凶

爲她們會自出情願地着手辦理，把任性的行爲和過分的挑剔拋在一邊。父母們祇須毫不疏忽地，而且努力在暗中加以觀察，不使發生某種奇怪的選擇，或不自然的傾向，以後在提到相當的機會的時候，一下子用全力幫忙，憑着自己的勢力把事情弄妥。最後，她們的財產和社會上的地位一年年在幾何學的進程中增長起來，時間越過去得多，女兒們越占便宜，甚至從待嫁的女郎的身份上看來也是如此。但是在所有這些無可辯駁的事實中間，發生了另一樁事實：那就是長女阿歷山大忽然，幾乎完全出於意料之外，（這是永遠如此的，）過了二十五歲。同時，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託慈基，一個上等社會的人，具有闊綽的親友和非常的巨富，又發現了想娶親的舊願。他年已五十五歲，性格優雅，具有特別細緻的風調。他想攀一頭美好的親事；他是十分珍重美貌的人。因爲他從一些時候起，和葉潘欽將軍有很深的交誼，爲了他們互相參加某種財政上的企圖使這交誼更爲加深，因此他和葉潘欽將軍商量，向他請教：他和他的女兒的一位結婚有否可能？在葉潘欽將軍靜謐佳妙的家庭的生活裏發生了一個顯明的變動。

上面已經說過，最小的阿格拉耶是家庭中無可爭論的美女。甚至以託慈基這樣十分自私的人也明白他不應該在這地方尋覓，阿格拉耶是不能和他相配的。也許，姊妹們間一點盲目的愛和太熱烈的友誼，將事情過分地擴大，但是阿格拉耶的命運業已由她們用極誠懇的方式預定好不能僅祇成爲普通的命運，而須成爲地上樂園的一種可能的理想。阿格拉耶未來的丈夫應該是一個完美和成功的模範人物，至於財富是不必提的。姊妹們甚至似乎沒有費去特別多餘的話語，互相約定在必要的時候犧牲自己，爲了阿格拉耶的利益；爲阿格拉耶定下了極大的，前所未聞的妝奩。父母知道兩個長姊的這協定，所以在託慈



基求教的時候，他們中間幾乎沒有疑惑，長姊中的一人一定不會拒絕完成他們的願望，而況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對於妝匣一層是不會有所為難的。託慈基的求婚，有相當的人生的見解的將軍立刻加以極高的估價。因為託慈基自己爲了某種特別的原因對於這件事情進行得十分謹慎，還在暗中摸索，所以父母對於女兒們還祇透露一些極遼遠的猜測。取得的回答雖然也並不很確定的，卻至少是足以寬慰的一個聲明，那就是阿歷山大也許不會拒絕的。這位女郎雖然具有堅強的性格，但心地極善，頗有理智，和人們十分合得來。她甚至很樂意嫁給託慈基。她假使說出了一句話，一定會去誠懇地實行。她不愛虛表，同她在一塊兒不會有發生劇烈的轉變和麻煩的事情的危險。她甚至能使丈夫的生活得到愉快和安慰。她的面貌雖不如何地引動人，卻是很美的。對於託慈基，還能找到比這更好的妻子麼？

然而事情還繼續在摸索中進行。託慈基和將軍之間互相友善地決定暫時避免形式上的，無可收回的一切步驟。父母甚至還沒有完全公開地和女兒們說起。彷彿起始了不調協的情形。爲一家之母的葉潘欽將軍夫人不知爲什麼緣故起始不滿意，這是很重要的。這裏有一樁阻礙一切的事實，一樁複雜的，麻煩的事件，爲了它可以使全局無可挽回地受到摧毀。

這樁複雜麻煩的一事件，（像託慈基自己所稱的那樣，）很早的時候，還在十八年以前就起始了。在某一個中部的省分裏，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的富足的采邑附近住着一個貧窮的田主。他這人以屢次遭到成了笑話似的失敗事件聞名於世。他是退伍的軍官，出身世家，在這方面還比託慈基的地位清潔些。他名叫菲里布·阿歷山大洛維奇·巴拉士闊夫。他欠了一身的債，將財產典押一空，在做了艱苦的，近

乎鄉下人的工作以後，纔算把一個小小的產業差強人意地建立起來。他在得到少些的成功的時候，就特別鼓起精神。他鼓起了精神，在希望的照耀之下，動身到一個小縣城裏去幾天，想和他的一個主要的債主見面，在可能的範圍之內，作基本的談判。在他回到城裏的第三天，他的村頭從他的村裏騎馬趕來。他的臉頰燒腫，鬚鬚燒得精光。他報告說，昨天正午的時候他的「采邑失火，連夫人都燒死，祇剩下了一些小孩。」以巴拉士關夫那樣習慣於「倒楣的命運」，竟不能忍受這種意外；他發了瘋，一個月以後得熱病死去。他的燒剩下的田產連同成爲乞丐的農人們一併拍賣償付債務。他的兩個小女兒，一個六歲，一個七歲，由發了慈善心腸的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託慈基收留下來，予以撫養。她們和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總管的子女們一同受着教育。這總管是退職的官員，家中食指繁多。他是德國人。不久的日子，祇有一個女孩娜司卡活在世上，年幼的那個女孩得百日咳病死了。託慈基住在外國，不久就完全忘記她們。過了五年，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有一次路過那裏，想上自己的采邑去看望一下，忽然在他的鄉下的房子裏，德國人的家庭裏，看到一個十二歲的小姑娘，很美麗的小孩，舉動活潑，面貌可愛，性格聰明，有預料到的異常的美貌。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在這方面是猜得很正確的行家。這一次他在采邑裏祇住了幾天，來不及有所吩咐。對於這位小姑娘的教育發生了極大的變更：聘請了一位尊敬的，年老的女家庭教師。她是瑞士人。對於女郎們的高等教育頗有經驗，而且學問極好，除法文以外，還教授其他各種科學。她住到鄉村的房子裏去，於是小娜司泰的教育便取得了寬廣的範圍。整整的過了四年，這教育已告完成，女家庭教師走了。於是有一位女太太，也是田主，也和託慈基的田產爲鄰，但在另一個遼遠的省分裏，她率了阿法那西·伊

凡諾維奇的訓令和委任，跑來把娜司卡帶走。在這不大的采邑裏也有一所不大的，剛建築好的木質的房屋。它收拾得特別的幽雅，那所小村也稱做「快樂村」，好像有點故意似的。這位女田主一直把娜司卡帶到這所靜謐的小房裏去居住，因為她自己是無子女的寡婦，祇住在離此一俄里的地方，所以自己也搬到這裏來和娜司卡同住。娜司卡身旁出現了一個管鑰匙的老婦人和年輕的，有經驗的女僕。屋內發現了樂器，雅緻的，專為女郎預備的圖書館，油畫，彫刻，鉛筆，顏料，還有非常美觀的膝犬。過了兩星期後，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親自降臨了……從那時起他似乎特別愛上了這個偏僻的，沙原裏的小村，每年夏天來一趟，住上兩月，甚至三月，這樣地過了很多的時候，四年的時間，安靜的，幸福的，有興趣的，美麗的時間。

有一次，在初冬的時候，從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夏天到「快樂村」小住以後，（這次祇住了兩星期，）過了四個月的功夫，有一個謠言傳到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耳朵裏去，說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將在彼得堡娶一個有錢的，有名氣的美人——一句話，攀一頭美滿的，穩靠的親事。以後，發現這謠言在許多細節方面是不正確的；他的婚事當時還祇在計劃之中，還不很確定，然而在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命運裏從這時起到底發生了特別的變動。她忽然露出異常的決斷，發現極出人意料的性格。她沒有多加思索，就拋下了鄉村的房屋，忽然在彼得堡出現，一直單獨去見託慈基。他驚訝起來，開始說話；但是從第一句話語上就忽然發現必須完全變更語腔，音調，至今用得極有效驗的，有趣的，雅緻的談話題目，還有邏輯，——一切，一切，一切！在他面前坐着的是完全另外一個女人，一點也不像以前所知道的，剛在七月內，在「快樂村」裏相見的女人。

最先發現出來的是這位新的婦女知道而且了解的事情特別的多——多得會使人深深地驚訝，她從那裏能夠取得這類的消息，而且自行獲到這樣精確的見解。（莫非是從女孩們專用的圖書館裏得來的？）不但如此，她甚至很明白法律，即使不是對於整個世界，至少對於世界上流行的幾樁事件具有正確的智識。其次，這已經完全不是和以前一樣的那種性格，不是畏葸的，女學生那般不確定的，有時由於古怪的活潑和天真的行動而顯得可愛，有時卻是憂鬱的，凝慮的，驚異的，不信任的，善哭的，不安的。

不是的：現在立在他面前哈哈大笑，用極惡毒的嘲諷攻擊他的是一個異乎尋常的，意料不到的生物，直接對他聲明，除去深深的賤蔑以外，在她的心裏對他毫無所感——這賤蔑竟到了要嘔吐的地步，在發生初次的事件以後立即感到。這一位新婦女還聲明，如果他現在立刻和任何什麼女人結婚，在她本來滿不在乎，但是她跑來不許他實行結婚，不許是爲了忿恨的緣故，單單是因爲她要這樣做，應該這樣做——「那怕祇是爲了使我能夠充分取笑你，因爲現在我也想笑一笑。」

她的措詞至少是如此的；至於她心裏所想的一切，也許並沒有表示出來。然而在新的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一面哈哈大笑，一面敘述這一切的時候，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自己在那裏考慮這件事情，盡可能地將他的多少有點零亂的思想整理一下。這考慮繼續了不少的時間；在兩星期中，努力取得理解，且加以最後的決定。過了兩星期以後，他纔作了決定。事情是因爲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在那時候的歲數已在五十左右，他是一個十分穩靠，已具有一定的習慣的人。他在世界上和社會裏的地位早就建立在極堅固的基礎上面。他對於自身，自己的安謐和舒適珍愛得比世界上所有的一切爲甚，這是一個極體面的

人應該有的事。凡關於他在一生中建立着，且取得了如此美麗的形式的一切，絕對不許有絲毫損壞和絲毫搖動。另一方面，他的經驗和對於事物的深刻的觀察很快而且特別正確地告訴他，現在他所交接的是一個完全不尋常的人物，這個人物不但威嚇，且會一定實行去做，主要的是根本不顧一切，因為她根本不珍重世上任何的一切，甚至無從誘惑她。顯然，這裏另有別的什麼，含着的一種精神上的，心靈裏的紛擾，——有點類乎某種浪漫派的憤懣，不知道是對誰，爲了什麼，有點無從鑿足的賤視的情感，完全溢出範圍的賤視的情感，——一句話，有點十分可笑的，在體面的社會裏不被容許的東西，凡是體面的人碰到它便成爲純粹的上帝的懲罰。自然以託慈基的財富和奧援，本可立即做點小小的，完全天真的惡行，藉以避免不愉快的事情。從另一方面說，顯然，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自己差不多不能做出危害的事情，例如關於法律方面的舉動；她甚至不會做出重要的搗亂行爲，因爲陷害她永遠是很容易的事。但是這一切必須在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決定作出和別人一樣的行動的時候纔能有用，那就是照一般人在發生這類情事時所應該做的行動，不溢出範圍，不做出太瑰奇的事情。在這上面託慈基的正確的眼光便有用處了。他猜出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自己也深深地明白她在法律方面是不足爲害的，她的腦筋裏，和她的閃耀的眼睛裏，完全另有意思。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既然不珍重世上的一切，尤其是自身，（必須有許多的聰明和深刻的眼光，纔能在這時候猜到她就停止珍重自己，纔能使像他這樣的懷疑派和體面社會的大儒派相信這個情感是如何的嚴重。）她必能喪害自己，做出無可挽回的，醜惡的行爲，寧願流戍到西比利亞，或者受徒刑，祇要糟踐她所深惡痛嫉的那個人一下。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永不隱瞞，他有點膽怯，或者

最好說是具有極度的保守性。例如，假使他知道他將在結婚成禮的時候被殺死，或者發生一些十分不體面的，可笑的，在社會上認為難堪的行動，他自然會害怕的，怕的不是他將被殺死，或受傷到流血，或當衆在臉上被人吐痰，卻怕這事發生在如此不自然的，被認為難堪的形式之下。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雖然不說出來，其實已經透露了這個意思。他知道她十分了解他，會對他有深刻的研究，所以也知道用什麼方法向他攻擊。又因為他的婚事尚在計劃之中，他也就當時表示服從，向她讓步。

還有一樁事實助成他的決定：這個新的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臉貌，完全和以前不同了。難於想像的程度，以前祇是一個很美麗的小女孩，現在則……託慈基許久不能寬恕自己，他看了四年，竟沒有看得清楚。固然，有許多是由於兩方面在內心裏突然發生了變動的原因。他記得以前有一刹那的功夫，在望着這雙眼睛的時候，有時竟使他生出一些奇怪的念頭來：似乎在裏面預感出一種深沈的，神祕的黑暗。這眼神似乎在那裏猜謎。最近兩年來，他時常驚異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臉色的變動。她的臉色變得異常慘白，奇怪的是甚至因此顯得更加好看。託慈基像所有一生游蕩的紳士一般，起初對於這個沒有生活着的靈魂那樣容易地弄到手裏，未免賤視，近來卻對於他自己的眼光有點疑惑起來。他還在去年春天就決定想把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快快地，好好地，闊綽地嫁給一個在另外的省裏做官的，明達而且體面的紳士。（現在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將如何惡毒而且可怕地取笑這件事情呢！但是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現在被新鮮的味道所吸引，甚至想他可以重新利用這個女人。他決定叫她搬到彼得堡來居住，給她安排了奢華的，舒適的環境。他懷着失此得彼的心思，想使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在特定的團體裏

面出出風頭。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是很珍重他在這方面的名譽的。

彼得堡的生活已經過了五年，自然在這時期內有許多事情得了決定。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的地位不見得樂觀；最壞的是他第一次露了怯相，以後就無從安靜下去。他怕——自己也不知爲甚麼怕——他簡直怕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在最初兩年內，有一個時候，他起始疑惑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自己想和他結婚，但是由於不尋常的自愛心而沈默着，堅持地等候他來求婚。這樣的要求本來是奇怪的，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的疑心又很重；他皺緊眉梢，沈重地思慮起來。使他生出極大的，有點不愉快的驚訝的，（人的心本來是如此！）是他忽然從一樁事情方面相信，即使他果真求婚，人家也不會加以接受。他有許多時候不明白這個道理。他覺得惟有一個解釋是可能的，那就是「一個受侮辱的，理想狂的女人」的驕傲心已達到了瘋狂的程度，因此她寧願藉着拒絕一下子表露她的賤蔑心，而不肯就此永遠確定她的地位，取得不容易獲到的偉大的環境。最壞的是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在許多地方占了上風。她不肯爲了金錢的利益上鉤，甚至用極多的款項也是一樣。她雖會接受給她佈置下的舒適的環境，但過的仍舊是很樸素的生活，五年來毫無積蓄。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冒險想出一些很狡猾的手段，以擊破他的鎖練；他藉着技巧的助力，不知不覺地，靈活地，用各種極理想的誘惑引動她的心，但是那些化身了的理想，如公爵，驃騎兵，使館祕書，詩人，小說家，甚至社會主義者等等，一點也不能使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引起任何的印象，好像她的心和石頭一般，情感業已永遠枯乾而且凋謝了。她的生活大半是孤獨的，她讀書，甚至求學，愛音樂。她的朋友很少；她儘同一些貧窮的，可笑的官員夫人結交，認識兩個女伶，一些老婦，很愛一個尊敬

的教師的人數衆多的家庭，這家庭裏大家也很愛她，極樂意接待她。晚上時常有五六個朋友相聚，沒有再多的。託慈基時常走得很勤。葉潘欽將軍最近多少有點困難地和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相識。同時有一個年輕官吏又完全容易，而且不費什麼勞力，便和她認識。那人姓費爾特申闊，是一個很不講禮貌的，愛說齷齪字眼的小丑，好喝酒，帶點快樂的性格。還認識一個年輕的，奇怪的人，姓波奇成。他爲人樸素，勤謹，舉止優雅，出身貧窮，而成爲重利盤剝的人。後來箱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也認識了……結果是大家對於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建立了奇怪的名譽；大家都知道她美麗，也就是如此，誰也不能誇什麼口，誰也不能講述什麼。這樣的名譽，還有她的學問，雅緻的姿態，機智的辯才，這一切使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最後決定了一個計劃。就從這時候起，葉潘欽將軍起始在這段故事裏親自十分踴躍地參加。

( 53 )

在託慈基很客氣地和他懇商關於他的女兒中一個結婚的時候，當時就用極正直的方式，完全開誠布公地直認了出來。他說他決定不擇任何手段，以取到他的自由；即使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自己對他宣布，以後完全不管他，他也不會安心下去；他覺得說話是不夠的，他需要最完全的保障。他們討論的結果，決定共同行動。最先決定用最柔和的手段，觸動所謂「正直的心絃」。兩人到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家裏去。託慈基直捷了當地向她宣布他的地位如何難堪地可怕，他將一切責任歸到自己身上。他老實說，他對她所做的最後的舉動並不後悔，因爲他是根深蒂固的好色者，不能把握自己，但是現在他想結婚，而這段十分體面的，上等社會的結婚的命運全握在她的手中；一句話，他對於她的正直的心懷有許多的希望。葉潘欽將軍起始用父親的資格說話，說得極有條理，避免感動的話語，祇說他完全承認她有解決阿法



那西·伊凡諾維奇命運的權利，巧妙地露出自己的馴順的態度，表示他的女兒的命運，也許是另外兩個女兒的命運，現在須由她來決定。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問：「他們需要她做什麼事情？」託慈基用以前的，完全暴露出來的直率的态度，對她自承他在五年以前受了驚嚇，所以現在，在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自己沒有出嫁以前，不能完全安靜下去。他立刻補充上去，說這請求在他方面自然是十分荒誕，如果他對於它找不出一點根據。他已經明白地看出，且確切地知道，有一個青年，屬於很好的氏族，生活在極體面的家庭裏，那就是筈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伊伏爾金——是她認識而且接待的——早已十分熱烈的愛她，自然可以單單爲了獲得她的同情心的希望而犧牲一半的生命。筈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由於友誼和純潔的年青的心，親自對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直承出來，而賜惠於這青年人的伊凡·費道洛維奇也早已知道。如果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沒有弄錯的話，這位青年人的愛情早已爲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所知曉。他甚至覺得她對於這愛情頗予寬縱。自然他比任何人都難於啓齒講這一件事情。但是假使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可以容許託慈基在一個建立自己的命運的自私心和願望以外，對於她也抱着一些善意的願望，她必會明白他看着她的孤獨的環境早就覺得奇怪，甚至難受。這裏面祇有不定期的黑暗，對於生命革新的完全無信仰，其實很可以在愛情和家庭裏使生命取得美妙的重生，且接受新的目的。這裏也許將喪失燦爛的才能，這裏是對於自己的煩悶作自願的欣賞，一句話，甚至還有一點對於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理智和正直的心不相適應的浪漫主義。他在又重複了一句他比別人難於啓齒的話以後，他說他總希望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不致以賤蔑作答，假如他表示出他誠懇地願意保障她

的未來的命運，送給她七萬五千盧布。他解釋說，這數目總歸已在他的遺囑裏預行規定；一句話，這並不是什麼報酬……況且他想借此減輕他的良心，這也是可以容忍，且加以原恕的事，此外還說了些話語，總之，是在這類情事上關於這題目應該說的一套話。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說了半天，說得十分婉轉，還順便加上一個很有趣的消息，彷彿這七萬五千盧布是他現在初次提出來的，甚至連當時坐着的伊凡·費道洛維奇都不知道；一句話，沒有一個人知道。

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回答使兩個朋友驚訝起來。

她不但沒有露出一點點的以前的嘲笑，以前的怨恨，以前的轟笑，使託慈基一想起來，至今還會在背上發冷的，相反的，她好像喜歡她可以同任何什麼人開誠布公地，友誼地談一談。她直承她自己早已希望作友誼的懇商，惟有驕傲加以橫阻，而現在則堅冰既被擊破，是最好也沒有的了。她起初帶着憂鬱的微笑，以後快樂而且遊戲地大笑起來，自己直認，以前的狂暴的風雨無論如何是不會再有的，她早已變更了一部分她對於事物的眼光，雖然心裏並沒有變，但到底不能不對於既成的事實加以多少的容忍。已做的事，已經做過；已過去的，讓它過去。使她甚至覺得奇怪，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何以還繼續這樣的害怕。說到這裏，她回身向伊凡·費道洛維奇，帶着深深的尊敬的態度宣布她早就聽到關於他的女兒們的許多話，早就習慣去深刻而且誠懇地尊重她們。她一想到可以對於她們做些有益的事情，就能使她感到幸福和驕傲。她現在實在是感到難過而且沈悶，十分沈悶。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猜到她的幻想，她感到了新的目的，希望即使不在愛情裏，卻在家庭裏得到復生；但是關於筓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她差不多沒

有什麼話可說。他愛她，大概是實在的；她感到她自己也可以愛他，假使她能相信他的愛情的堅固。他即使很誠懇，但是年紀到底還輕。這件事情加以決定是很難的。最使她喜歡的是他能工作，耐勞苦，獨自維持全家的生活。她聽說他是具有毅力和驕傲心的人，希望活動，希望往上爬。她也聽說筓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的母親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伊伏爾金是一個優越的，十分受人們尊敬的婦女；他的妹子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納是很有趣的，且有毅力的女郎；她從波奇成那方面聽到她許多的事情。她聽說她們勇敢地熬受她們的不幸；她很願意和她們相識，但是她們能否接受她到她們的家庭裏去？還成爲問題。總之，她並沒有說這段婚姻不能成立，但是應該仔細想一想，她希望不要催她。關於七萬五千的那件事，——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這樣難於啓齒是徒然的。她自己明白金錢的價值，自然肯收下來的。她感謝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的舉動得體，甚至對將軍都沒有說過，不但沒有對筓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提。但是爲什麼他不能夠預先曉得呢？她拿了這幾個錢，走進她們的家庭裏去，並沒有什麼可羞的。無論如何，她打算向任何人請求饒恕，希望人家也懂得這一層。她在沒有深信，在筓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方面或他的家庭方面，對於她沒有任何隱私的念頭的時候，決不嫁給他。無論如何，她決不承認自己是犯了任何錯事，最好讓筓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知道她在彼得堡住了五年，是怎樣生活着的，對於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有什麼關係，積的錢多不多？如果她現在肯收受這筆贖財，那並不是爲了償付女孩家的恥辱，——對於這她是不負責任的，——而祇是對於受糟蹋的命運的一種報酬而已。

她敘講這一切的時候，甚至十分激烈而且惹惱起來，（這自然是極自然的。）葉潘欽將軍當時深爲

滿意，認這事情已經了結；但是受過驚嚇的託慈基到了現在還不十分相信，生怕這朵花裏未免藏着一條毒蛇。談判開始了；兩位朋友的策略所由建立的那個節目，就是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對於筭納垂情的可能性，漸漸地起始弄得明白而且信實起來，這樣甚至使託慈基也有時相信有成功的可能。後來，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會和筭納解釋了一次：話語說得很少，好像這會使她的貞節受了傷害似的。她承認而且允許他愛她，但是堅決地宣布，她一點也不願使自己有所拘束。她在結婚以前，（如果結婚能成立的話）爲自己保留說出一「否」字的權利，那怕在最後的一小時以內。同時她也把同樣的權利給予筭納。不久，筭納借着一個微倖的機會確切地知道，他的全家對於這婚事，對於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本人的不歡迎的態度，在家庭的口角之中暴露出來的，已爲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知曉得十分詳細。她自己並沒有和他講起這件事情，雖然他每天等候着。由於這說媒和談判而暴露出的一切歷史和情節，本來還可以說許多話；但是我們已經超到前面去，尤其因爲有些情節還祇是太不確定的一些謠言。例如，託慈基不知從什麼地方知道，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和葉潘欽家的女兒們發生了某種不確定的、祕密的接觸——那是一個完全不可思議的謠言。另有一種謠言他不由得深信，並且怕得像夢魘一般：他確乎聽到，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深知道筭納祇是爲了金錢而結婚，筭納的心靈是黑暗的，貪婪的，不耐煩的，妒忌的，而且自愛得沒有邊際，無可比例。筭納雖然以前確乎熱烈地想征服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心，但是等到兩位朋友決定利用這從兩方面起始的熱情，以圖自己的利益，藉着把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賣給他做正式妻子，把他收買下來的時候，他當時恨得她像自己的夢魘一般。愛和恨似乎在他的心靈裏奇怪的交織着，雖

然他終於在經過了一番痛苦的游移之後，同意娶「這個壞女人」，但曾經在心靈裏自行賭咒，將對她報復，以後「收拾」她，這是他自己說出來的一種詞句。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好像知道這一切，暗地裏在那裏準備着。託慈基膽小得甚至沒有把自己的不安告訴葉潘欽。但是有的時候，他和一般軟弱的人一樣，會重新鼓起精神，迅速地壯起膽子來的。例如，在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終於告訴兩位朋友，在她的生日的晚上，她將說出最後的話的時候，他就鼓起精神來了。然而可嘆的是關於可尊敬的伊凡·費道洛維奇本身的極奇怪的，極離奇的謠言卻越來越真確了。

初看上去，這一切是純粹的荒誕不經的話，本來難於置信。以伊凡·費道洛維奇這樣的年邁，具有如此優越的聰明，對於人生的正確的知識，竟受了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誘惑，——而且竟到了那種程度，使一個任性的行爲幾乎和熱情相似的程度。他在這件事情上希望什麼，——那是難於想像的；也許甚至希冀笊納本人的幫忙。至少託慈基有這樣的疑惑，疑惑在將軍和笊納之間已存在着某種近乎無言的合同，基礎在相互的瞭解上面的合同。大家都知道一個被情慾所驅使的人，尤其他已上了歲數，會完全眩盲，準備在並沒有希望的地方，發現希望。不但如此，他竟喪失理智，作出愚蠢的嬰孩一般的行動，那怕額上祇有七根頭髮。大家都曉得，將軍預備在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生日那天用自己名義送一串上好的價值很貴的真珠。他對於送禮的事很爲注意，雖然明知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是不貪財物的女人。在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生日的頭一天，他好像處身夢囈之中，雖還巧妙的自己隱瞞。葉潘欽將軍夫人所聽到的就是這串真珠。誠然，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從早就感到她的丈夫的不忠實，有時甚至已有了

習慣。但是不能放過這個機會；關於真珠的謠言引起她極度的注意。將軍預先偵查到了。還在頭天晚上就說出了一些小小說話。他預感到將有極嚴重的解釋，因此極爲懼怕。爲了這原因，在我們起始敘講的那個早晨，他真不願意到家庭的核心裏去早餐。他還在公爵沒有來以前就決定推託有事，設法避免。所謂避免，對於將軍有時就是逃走。他想起這一天，主要的是把今天的晚上捱了過去，不出一點亂子。恰巧公爵來了。『好像是上帝打發來的！』——將軍在走去找他的太太的時候，自己這樣想着。

## 第五章

將軍夫人對於她的出身頗爲愛惜。現在她竟毫無準備地一直聽到族中最後的梅思金公爵，她曾經聽見過一點什麼的，僅僅是一個可憐的白癡，幾乎是一個乞丐，還接受貧窮的施捨，她心中應作如何的感想？將軍來這一手，意在發生效果，一下子引動她的興趣，把她的注意力轉移到另一方向上去，於是在新鮮的新聞的遮掩之下，避免關於真珠的問題。

將軍夫人在發生非常的事變的時候，照例大瞪眼睛，身軀朝後稍仰，用不決定的姿勢向前直望，不發一言。她是一個高身的女人，和她的丈夫年紀相仿，頭髮黑而濃，有許多斑髮隔在中間，鼻子有點彎曲，身體是瘦瘦的，臉頰黃而下陷，嘴唇細而凹進。額角高而狹窄；灰色的，極大的眼睛具有有時十分意料不到的神情。她會有一個弱點，就是相信她的眼睛特別的可以感動人；這信念在她無從加以磨平的。

「接見麼？您說現在，立刻就接見麼？」——將軍夫人朝在她面前張羅着的伊凡·費道洛維奇用力

瞪着眼睛。

「對於這層無須任何客套，祇要你肯見他就好了。」——將軍忙着解釋，——「他完全是一個小孩，甚至是極可憐的。他有什麼癲癩病，剛從瑞士來到，纔從火車上下來，打扮得很奇怪，有點德國式，再加上身邊一個銅板也沒有，真是沒有；幾乎要哭出來。我送給他二十五盧布，想給他在我們的公事房裏謀一個書記的位置。Mesdames，我請你們給他點東西喫，因為他大概餓了……」

「您使我驚訝，」——將軍夫人照從前的樣子繼續說着，——「他又餓，又有癲癩病！那一種的癲癩病？」

「他這病不是時常發的，他差不多像小孩一般，不過他極有學問。我想請你們，Mesdames」——他又對女兒們說，——「我想請你們考他一下，知道他能做什麼事總歸是好的。」

「考——他——麼？」——將軍夫人拉長着嗓音說，露出深深的驚訝的神情，又瞪起眼睛，從女兒們轉到丈夫身上，又從丈夫轉到女兒們身上。

「親愛的，你不必把這件事情看得這樣重要……但是隨你便好了。我的意思是要和他客氣些，把他引進我們的家庭裏來，因為這幾乎是一件善事。」

「引進我們的家庭裏來從瑞士麼？」

「瑞士並不妨礙；但是我重複一句，這隨你的便罷。我是因爲第一，他是同姓，也許還是親戚；第二，他無處安身。我甚至想到，你總會感到一點興趣的，因為到底是同姓。」

「爲什麼不呢，Maman，既然可以和他不講什麼客套。再加上他剛剛來到，一定想喫東西。既然他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爲什麼不請他喫一頓飯呢？」——年長的阿歷山大說。

「再加上他完全是一個小孩，還可以和他捉迷藏呢。」

「捉迷藏麼？怎麼捉法？」

「唉，Maman，請你不要裝樣了罷。」——阿格拉耶惱怒地插上去說。

第二個女兒阿台拉意達，性子愛笑，竟忍不住笑了。

「叫他進來罷，爸爸，媽媽允許了。」——阿格拉耶決定。將軍按鈴，吩咐請公爵進來。

「但是有一個條件，在他坐到桌子上的時候，一定要在他的頸額上繫上飯巾。」——將軍夫人決定了。——「叫費道爾來，或是瑪佛拉……讓她站在他背後，看他喫。至少他在發病的時候安靜不安靜呢？他揮搖手勢麼？」

「相反地，他甚至受了很好的教育，具有優雅的舉止。有時有點太隨便……現在他來了！我來介紹，最後的梅思金公爵，同宗，也許甚至是本家，請你們接待他，和和氣氣地接待他。早飯立刻開上來，公爵，請您寬光……我對不住得很，就誤了，我很忙……」

「我們知道你忙着到那裏去。」——將軍夫人威嚴地說。

「我忙得很，我忙得很，親愛的，我誤了！把你們的手冊給他，Monsieur，請他在上面寫幾個字，他的字法是稀有的！他真是天才！他在我那裏寫了古體的幾個字：「方丈伯夫努奇親筆書此」……唔，再見罷。」



「伯夫努奇麼？方丈麼？你等一等，等一等，你到那裏去什麼伯夫努奇？」——將軍夫人帶着堅執的惱恨，和近乎驚慌的神情朝跑出去的丈夫喊叫。

「是的，是的，親愛的，古代有一個方丈……我到伯爵那裏去，他早就等着我，主要的是他自己約定了的……伯爵，再見罷！」

將軍迅步退出去了。

「我知道他到那一位伯爵家裏去！」——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厲聲說，眼睛惹惱地轉移到伯爵身上，——「什麼事情！」——她嫌髒似的起始說，在惱恨中記了起來。——「什麼事情啊，對了！那一個方丈？」

「Maman,」——阿歷山大起始說，阿格拉耶甚至躁起腳來了。

「你不要攪我，阿歷山大·伊凡諾夫納，」——將軍夫人對她說，——「我也願意知道。伯爵，請您坐在那裏，就在這軟椅上，不對，就在這裏，就着太陽，靠近光亮的地方，讓我看得見。那是那一個方丈？」

「伯夫努奇方丈，」——伯爵注意而且嚴肅地回答。

「伯夫努奇麼？這很有趣。他怎麼樣呢？」

將軍夫人不耐煩地問着，說話迅快而且嚴厲，目不轉睛地朝伯爵身上看着。伯爵答話的時候，她隨着他的每一句話點着頭。

「伯夫努奇方丈是十四世紀的人，」——伯爵起始說，——「他治理伏爾卡河旁的沙原，就是現在

我們的郭司脫洛姆司卡耶省。他以他的神聖的生活著稱。他常到渥爾達去，襄助處理當時的事務，會在一個文件上簽了字，這簽字的攝影我看見過。他的筆法我很喜歡，我把它學會了。剛纔將軍想看一看我的字體，以便替我謀事，我使用各種不同的字體寫了幾句，又將伯夫努奇方丈親筆所寫「方丈伯夫努奇親筆書此」的幾個字描了下來。將軍很喜歡，所以現在提了起來。」

「阿格拉耶，——將軍夫人說，——「你記住：伯夫努奇，最好記下來，否則我永遠會忘記的。我心想還要有趣些。這簽字在那裏？」

「大概留在將軍書房裏桌子上面。」

「立刻叫人去取來。」

「我可以給您再寫一遍，假使您願意。」

「自然嘍。Maman，——阿歷山大說，——「現在最好喫早飯；我們想喫東西呢。」

「也好，——將軍夫人決定，——「我們去罷，公爵；您很想喫東西麼？」

「是的，現在很想喫，很感謝您。」

「您這樣客氣，這很好。我看出您並不是那樣的……怪人，像人家介紹您的那個樣子。我們走罷。您坐在這裏，對着我，——在走進客廳的時候，她讓公爵坐下，張羅起來。——我要看看您。阿歷山大，阿台拉意達，你們給公爵佈菜。對不對，他完全不是那樣……有病的？也許用不着飯巾……公爵，您喫飯的時候有人給您繫飯巾麼？」

「早先我七歲的時候，人家給我繫過的，現在我喫東西的時候，照例把飯巾放在膝上。」

「應該這樣的，但是癩痢病呢？」

「癩痢病麼？」——公爵有點奇怪，——「現在我不常犯病。但是我不知道；聽說這裏的氣候對我有害。」

「他說得很好，」——將軍夫人朝女兒們說，繼續隨着公爵的每一個字，點一下頭，——「我甚至料想不到。這樣說來，一切都是空虛而且不實在的。照例這樣。公爵，請喫罷。請您講一講，您在什麼地方生的？在什麼地方受的教育？我願意全都知道；您引起我極大的興趣。」

公爵道了一聲謝，一面津津有味地喫着東西，一面重又敘講他今天早晨已經說了好幾遍的事情。將軍夫人顯得更加滿意起來。姑娘們也很注意地傾聽着。他們敘起族譜來，原來公爵對於他的家譜十分熟諳。但是他們無論怎樣湊合，他和將軍夫人之間幾乎沒有任何同族的關係。在祖父和祖母們之間還算得上遠族。這種乾燥的材料使將軍夫人特別感到喜悅，她雖滿心願意，談論她的家譜，卻永遠無從談起。因此她從桌旁起坐的時候，懷着興奮的心神。

「我們大家到我們的集合室去，」——她說，——「咖啡將送到那邊去。我們有一間公共的，——她一面領公爵出去，一面說，——「實際祇是我的一間小客廳，在沒有客人的時候，我們就聚在那裏，每人做自己的事情：阿歷山大就是我的大女兒，奏鋼琴，或讀書，或縫紉；阿台拉意達畫山水和畫像，（但是她怎麼也畫不完，）惟有阿格拉耶坐在那裏，什麼事也不做。我的事情也是堆積着，一點也做不成。現在我們到

了。公爵您坐在這裏，坐在火爐旁邊，再講點什麼。我願意知道您怎樣講敘。我願意取得完全的信念。在下次和那老太婆，白洛孔司卡耶公爵夫人相見的時候，把您的一切事情講給她聽。我願意您也使她們大家發生興趣。唔，現在說罷。」

「Maman，這樣敘講是很奇怪的。」——阿台拉意達說。她那時候整理好她的畫架，取起畫筆和調色板，起始從彫版上膽描早就起始畫的山水。阿歷山大和阿格拉耶一塊兒坐在小沙發上，又着手預備聽談話。公爵看到，一種特別的注意從各方面聚到他的身上來。

「假使人家這樣吩咐我，我是講不出來的。」——阿格拉耶說。

「爲什麼這有什麼奇怪的地方？爲什麼他不能敘講舌頭是有的。我願意知道他怎樣會說話。唔，隨便講什麼。請你講一講，您喜歡瑞士不喜歡您的最初的印象是怎樣的？你們可以看到，他現在怎樣起始說，而且那樣美麗地起始說。」

「印象是強烈的……」——公爵起始說。

「對的，對的。」——性急的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搶上去說，——「他已經起始了。」

「您至少讓他說呀，Maman。」——阿歷山大阻止她，——「這位公爵也許是一個大惡棍，並不是白癡。」——她對阿格拉耶耳語。

「一定是這樣的，我早就看見了。」——阿格拉耶回答，——「他裝腔裝得真是討厭。他想用這種方法取勝麼？」

「最初的印象是很強烈的。」——公爵重複了一句。——「在人家領我離開俄羅斯，從許多德國的城市裏經過的時候，我祇是默默地看着，我記得甚至什麼話也不問。這是在我發作了許多次利害的，痛苦的癲癇病之後。在疾病加深，癲癇連上發作好幾次的時候，我便陷入完全愚鈍的情境裏去，完全喪失了記憶力，腦筋雖仍能工作，但思想的邏輯的行程卻似乎被扯斷了。我不能將兩三個以上的觀念順序地聯接在一起。我自己這樣覺得。但是在癲癇病靜寂下來的時候，我又立住腳跟，健康而且有力，像現在似的。我記得我心內的憂愁竟按捺不住；我甚至想哭；我老是感到驚訝和不安。我看見一切都是陌生的，這使我發生可怕的影響。這是我所瞭解的。陌生的一切壓抑着我。我記得，我完全從黑暗裏醒過來的時候，是在晚上巴再爾地方，瑞士的入境處所。城中市場上的驢鳴使我驚醒。這頭驢子使我異常震慄，不知爲甚緣故使我特別喜歡。同時我的頭裏似乎忽然全都明朗了。」

「驢子麼？這真是奇怪。」——將軍夫人說。——「但是這也沒有什麼可奇怪的，我們中間有的人還會戀上驢子的。」——她怒看發笑的女孩們。——「這在神話裏有的。您繼續說下去罷，公爵。」

「從那時起我很愛驢子。甚至成爲一種同情。我起始盤問關於驢子的一切，因爲以前我沒有看見過牠們。我立刻自己相信，牠是極有益處的動物，會做工，有力氣，能耐勞，有耐性，而且價錢便宜。爲了這驢子，我忽然對於整個瑞士都喜歡起來，以前的憂愁竟因此完全消失了。」

「這一切很奇怪，但是關於驢子一層可以忽略過去；讓我們轉到別的題目上去罷。你爲什麼儘笑，阿格拉耶？你也笑了，阿台拉意達公爵講驢子的事情講得很好。他自己看見牠，你看見過麼？你沒有到過外國

去罷？」

「我看見過驢子的，Maman。」——阿台拉意達說。

「我也聽見過的。」——阿格拉耶搶上去說。三個人又笑了。公爵也同她們一塊兒笑了起來。

「在你們方面這是很壞的。」——將軍夫人說。——「請您原諒她們，其實她們是善心的。我永遠和她們相罵，但是我愛她們。她們是輕浮的，無思想的，瘋狂的。」

「爲什麼呢？」——公爵笑。——「我處在她們的地位上，也是不肯放過機會的。不過我到底擁護着驢子：驢子是良善的，有益的東西。」

「然而您是良善的麼，公爵？我由於好奇而問這話。」——將軍夫人問。大家又笑了。

「那隻可詛咒的驢子又來了。我竟沒有想到牠！」——將軍夫人喊。——「請您相信我，將軍，我並沒有任何……」

「任何暗示麼？我毫無疑惑地相信！」

公爵也不斷地笑了。

「您笑是很好的。我看您是極善心的青年。」——將軍夫人說。

「有時是不善的。」——公爵回答。

「但是我是善心的。」——將軍夫人突然插上去說。——「我永遠是善心的。這是我的唯一的缺點，

因爲人是不應該永遠良善的。我時常發怒，對她們，特別對伊凡·費道洛維奇，但是最壞的是我在發怒的時候竟最爲良善。我剛纔在您進來以前，生了氣，假裝出一點也不明白，而且不會明白的樣子。這在我是常有的事。我和嬰孩一般。阿格拉耶給了我一個教訓；謝謝你，阿格拉耶。但是這一切全是無聊。我並不像外表那樣的愚蠢，並不像女兒們意中想像的那樣愚蠢。我具有性格，不很有羞恥心。我這話說得並不含有惡意。你到這裏來，阿格拉耶，吻我一下，唔……溫柔得够了。」——她說，當阿格拉耶帶着情感，吻她的嘴唇和手的時候，——「繼續說下去罷，公爵。也許您可以憶起一些比驢子還有趣的事情來。」

「我還是不明白，怎麼能這樣一直講出來。」——阿台拉意達又說，——「我是無論如何說不出來的。」

「公爵會說得出來的，因爲公爵十分聰明，至少比你聰明十倍，也許十二倍。我希望你以後會感到的。公爵，您對她們證明一下。您繼續說下去罷。至於驢子真是可以放在一邊。您在國外除去驢子以外還看見什麼？」

「關於驢子的話是說得很聰明的。」——阿歷山大說，——「公爵把自己的生病的情形，把他怎樣由於一個外面的衝動而對於一切都喜歡起來的話，講得十分有趣。我對於一個人發了瘋，以後又痊愈起來，是永遠感到興趣的。尤其在忽然發生這情形的時候。」

「這不對麼？這不對麼？」——將軍夫人喊，——「我看出你有時也會聰明起來的。唔，不要再笑了！您大概講起了瑞士的風景，公爵，是不是？」

「我們到了柳城，人家帶我到湖上去。我感到風景太好了，但同時心裏又覺得異常難受。」——公爵說。

「爲什麼？」——阿歷山大問。

「我不明白。我初次望着這風景永遠感到難受而且不安；又好，又不安；但是這一切是在病中呢。」

「我倒很想看一看。」——阿台拉意達說，——「我不明白，我們什麼時候可以到國外去一趟。我已經有兩年找不到圖畫的題材。」

「東方與南方早經描寫盡了」……

公爵，請您給我找出圖畫的題材來罷。」

「我對於這一點也不懂。我以為祇要看一看，就可以寫了。」

「我是不會看的。」

「你們說的是什麼啞謎？我一點也不明白！」——將軍夫人插上去說，——「怎麼叫做不會看？既然有眼睛，看好了。你不會在這裏看，到了外國也是不會的。公爵，您最好談一談，您自己是怎樣看的。」

「這好極了。」——阿台拉意達說，——「公爵是在國外學會了看的。」

「我不知道。我既在那裏恢復了健康。我不知道我學會了看沒有。然而我在那裏差不多永遠是很幸福的。」

「很幸福的！您會成爲很幸福的麼？」——阿格拉耶喊，——「那末您怎麼說您沒有學會看呢？您還



可以教我們一下。」

「請您教我們一下，」——阿台拉意達笑了。

「我一點也不能教，」——公爵也笑了，——「我在國外的時候差不多永遠住在瑞士的村裏；偶爾到不遠的地方去一趟；叫我教你們什麼？起初我祇是不煩悶；很快地恢復了健康；以後每一天日子在我看來是珍貴的，越來越見得珍貴，使我自己覺察了出來。我躺下睡覺的時候很為滿意，起牀的時候更加感到幸福。爲了什麼這樣，——是很難講解出來的。」

「那末您竟不想到任何什麼地方去？什麼地方都不能吸引您麼？」——阿歷山大問。

「起初，在最初的時候是吸引着的。我墮入極大的不安的情境中。我心裏老想我將如何生活；很想將自己的命運試驗一下，有些時候特別覺得不安。您知道，這樣的時間是有的，尤其是在孤獨着的時候。我們那裏有一個不大的瀑布，從山上高高地落下來，成爲一條柔細的線，幾乎是垂直線的樣子，——那樣的白白的喧鬧的，起了水沫的。這瀑布高高地落下來，卻顯得很低，離開半俄里遠，卻好像祇有五十步。我在夜裏愛聽牠的喧聲；在這時候有時便達到了極大的不安的情境。有時在正午的時候，走到山上去玩，一人立山中，週圍是松樹，又老，又大，又有油脂的松樹；岩石上面有一座中古世紀的舊堡廢墟。我們的小村在低下的遠處，看不大清楚。太陽是鮮明的，天空是蔚藍的，十分的靜寂。在這時候好像我將被什麼招引到什麼地方去。我總是覺得，假使一直走向前去，長遠長遠地走着，走到那條線外，走到天地相遇的那條線外，到了那裏一切啞謎全可取得解答，立刻會看到新的生活，比我們的生活強烈而且喧嘩到千倍的样子；我儘幻想

着一個像那不勒斯那樣大的城市，裏面有宮殿，喧嘩，熱鬧，和生命……我所幻想的真是不小呀！但是以後我覺得在監獄裏也可發現偉大的生命。」

「最後的一段可誇獎的念頭，我還在十二歲的時候，在我的讀本裏讀到的。」——阿格拉耶說。

「這全是哲學，」——阿台拉意達說，——「你是一個哲學家。您到這裏來教訓我們。」

「您的話也許是對的，」——公爵微笑了，——「我確乎也許是哲學家，誰知道，也許果真有教訓的意思……也許是這樣；真的也許是的。」

「您的哲學和葉夫拉姆比亞·尼古拉夫納的一樣，」——阿格拉耶說，——「她是一個官吏的寡妻，常到我們這裏來，有點女食客的樣子。她一生的任務就是便宜主義。祇要能便宜地生活下去，談論的儘是關於幾分錢的事情。您要注意，她有的是錢，她是一個狡猾的女人。這真和您在監獄中的偉大的生命一般，也許還和您在村中的四年的快樂的生活一般，爲了它您將您的那不勒斯城出賣了，好像還得利益，雖然它祇有幾分錢的價值。」

「關於監獄中的生命一層還可以不同意，」——公爵說，——「我聽過一個住在監獄裏十二年的人的敘講。他是我的那位教授的病人，他在那裏醫病。他時常發暈厥病。他時常感覺不安，老是哭泣，有一次甚至想自殺。他在監獄裏的生活是很悲慘的，這應該使您相信，但自然不是便宜的。他所認識的惟有蜘蛛，和在窗下生長出來的小樹……但是我不如對你們講我去年和一個人相遇的情形。這裏面有一樁事情很奇怪，——奇怪的就因爲這類事情是很少發現的。這個人有一次會同別人在一塊兒被押到斷頭臺上

去。爲了政治罪，他被判決槍斃。過了二十分鐘以後，又宣布了特赦的命令，定了另一種刑罰。但是在這兩個判決的中間，二十分鐘的時候，或者至少一刻鐘的時間內，他在幾分鐘內即將突然死去的無疑的信念之下度了過去。他 sometimes 提起他當時的印象的時候，我極想聽一聽，有好幾次起始對他重行盤問。他異常明晰地記得一切的情形。他說他永不會忘卻這幾分鐘內所經歷的一切。斷頭臺旁邊立着民衆和兵士，在離開二十步遠的地方，埋沒了三根柱子，因爲有好幾個罪人。首先把三個人領到柱子那裏，綁了起來，給他們穿上處死刑用的服裝，（白色的長袍，）眼上蓋着白軟帽，使他們看不見槍把。隨後幾個兵組成的小隊排立在每根柱子的對面。我的朋友的名次列在第八，所以第三次纜輪着他走到柱子前面去。神甫已經帶着十字架在大家面前走過了。他祇有五分鐘可活，不會多一點。他說，這五分鐘在他看來是無窮的時間，鉅大的財富；他覺得這五分鐘內他將度過如許的生命，使他現在還無須去想那最後的一瞬，因此他還作了各種處置。他勻出了時間，和同事們作別，規定用去兩分鐘的功夫。以後又分出兩分鐘，以便最後一次審思自己。隨後再最後一次向四圍環視。他很清楚地記得，他確乎作了這三種的處置，確乎這樣分配他的時間。他在二十七歲上，正當年富力強的時候，就要死去。他和同事們作別的時候，記得他會對他們中間的一個提出了極不相干的問題，甚至對於答話露出深切的注意。他在和同事們作別以後，臨到了他勻出來審思自己的那個兩分鐘。他預先知道他要想的是什麼。他老想弄明白，越快，越清楚越好，這究竟是怎麼會事。他現在活着，存在着，但是過了三分鐘以後他將成爲什麼東西，——什麼人或什麼東西，——那末究竟是什麼人呢？在那裏呢？這一切他想在這兩分鐘內加以決定！不遠的地方有一所教堂，牠的金碧輝煌的屋頂在鮮豔

的陽光下熠耀着。他記得他目不轉睛地釘看這屋頂和從屋頂上熠耀出來的光線。他的眼睛脫離不掉那光線；他覺得這光線是他的新的本體，他將在三分鐘內和這光線融化在一起……這未知的狀態和對於這新的，立刻就要臨到的事物的嫌惡是可怕的。但是他說，在這時候對於他沒有比一個無止歇的念頭再感到難受的。這念頭就是：「假使不死便怎樣呢！假使能將生命挽回轉來，——那是如何的無盡的時間呀！一切將成爲我的！那時候我將使每分鐘成爲整個的世紀，一點也不加以遺棄，每分鐘要數得清清楚楚，一點也不白白的浪費！」他說他的念頭竟變得那樣的憤激，他竟願意趕快把他槍斃了才好。」

公爵忽然沈默了。大家等候他繼續下去，還下結論。

「您完了麼？」——阿格拉耶問。

「什麼完啦？」——公爵說，從片刻的沈思中醒了轉來。

「您說這段事情，爲了什麼用意？」

「就是這樣……我記了起來……我祇是談談而已。」

「您的話是接不上氣的，」——阿歷山大說，——「公爵，您一定想表示，任何一個瞬間都不能用金錢來估計，五分鐘的時間有時比一所寶庫還珍貴些。這一切是可誇獎的，但是那位對您講出這種慘事來的朋友……他的刑罰減輕了，那就是說將這「無盡的生命」賞賜給他。以後他對於這財產如何處置？不是將每分鐘計算着生活的？」

「不，他自己對我說，——我已經問過他了，——他並不是這樣生活着，卻喪失了許多，許多的時間。」

「如此說來，這是給您的一個經驗。如此說來，生活真是不能計算着的。爲了什麼原因，這是不可能的。」

「是的，爲了什麼原因是不可能的。」——公爵重複着說，——「我自己也覺得如此……但到底有點不能置信……」

「您以爲您能比大家都生活得聰明些麼？」——阿格拉耶說。

「是的，我有時如此想過。」

「現在還想麼？」

「現在……還想。」——公爵回答，依舊帶着靜謐的，甚至畏蕙的微笑望着阿格拉耶；但是立刻放聲發笑，快樂地看着她。

「這真是謙虛呀！」——阿格拉耶說，幾乎惹惱起來。

「然而您真是勇敢，您現在笑着，但是他所講的一切使我十分驚愕，我以後竟做了夢，夢見了這五分鐘……」

他的眼睛又透澈而且嚴肅地朝幾個聽他說話的女人身上掃射了一下。

「你們不會爲了什麼事情對我生氣麼？」——他忽然問，似乎帶着慌亂的心神，但是還是直向大家看着。

( 癡 白 )

「爲了什麼？」——三位姑娘驚訝地喊。

「就爲了我似乎在那裏教訓人……」

大家全笑了。

「假使你們是生氣，請不必生氣罷。」——他說，——「我自己知道我比別人生活得少些，我對於生命比別人也了解得少些。我也許有時說得很奇怪……」

他堅決地顯出慚愧的神情。

「您既然說您是很幸福的，那末您生活得並不少些，卻是多些。您爲什麼裝腔作勢，說出抱歉的話來呢？」——阿格拉耶起始嚴厲而且啾啾不休地說話，——「請您不必爲了您教訓我們而感到不安，在您的方面並沒有任何勝利可言。以您的生性靜默，可以用幸福充滿您的百年的生命。假使給您指出死刑，又給您指出手指，您會從這兩方面一樣引出可誇獎的思想來，還引爲滿足。人是可以這樣生活下去的呀。」

「你爲什麼老是惱怒，我不明白。」——將軍夫人搶上去說。她早就在那裏觀察着說話的人們的臉部，——「你們說的是什麼話，我也不明白。什麼指頭？那是什麼無聊的話？公爵說得很好，不過有點憂愁。爲什麼你儘挫折他的勇氣剛纔他一邊說，一邊笑，現在卻完全憂鬱起來了。」

「不要緊，Maman，——公爵，可惜您沒有見過死刑，否則我倒想問您一件事情。」

「我看見過死刑的。」——公爵回答。

「看見過麼？」——阿格拉耶喊，——「我應該猜到的呀！這使一切事情都弄得圓滿了。您如果看見，那末怎麼會說您永遠生活得有幸福呢？我不是對您說的實話麼？」

「你們鄉村裏莫非也有過處死刑的事麼？」——阿台拉意達問。

「我在里昂看見的，我同施涅台爾到那裏去，他帶我一塊兒去。剛到那裏，就碰上了。」

「怎麼樣？您覺得有趣麼？有許多教訓在內麼？有些有益的東西麼？」——阿格拉耶問。

「我並不覺得有趣，我在看了以後生了一下病，但是說實話，我看得像被釘住了似的，眼睛都不能脫離開呢。」

「我也會脫離不開眼睛的。」——阿格拉耶說。

「他們那裏不喜歡女人去看，對於這類女人後來甚至在報上都記載過的。」

「既然他們認爲這不是女人的事情，那末他們的意思是說，（也就借此辯白，）這是男子的事情，對於這樣邏輯，是可以恭賀的。您自然也是這樣想罷。」

「請您講一講關於處死刑的情形。」——阿台拉意達插上去說。

「我現在很不樂意講……」——公爵感到慚愧，似乎皺緊了眉頭。

「您好像吝惜對我們講似的。」——阿格拉耶說了一句帶針刺的話。

「不，我是因爲我剛纔已經講過處死刑的事。」

「對誰講過？」

「對你們的管家，在等候的時候……」

「什麼管家？」——四面八方傳出這句問話。

「就是坐在前屋裏的，那個帶着白頭髮的，紅紅的臉；我坐在前屋裏等候進見伊凡·費道洛維奇。」  
「這真是奇怪，」——將軍夫人說。

「公爵是民主派，」——阿格拉耶說，——「您既然對阿萊克謝意講過，更不能拒絕我們呀。」  
「我一定要聽一聽，」——阿台拉意達重複着說。

「我剛纔確乎，」——公爵對她說，又有點眉飛色舞起來，（他是很快而且十分信賴地就會眉飛色舞起來的，）——「我確乎發生一個念頭。在您問我要圖畫的題材的時候，我想給您一個題材，就是畫一個被處決的人在斷頭刀打下去一分鐘前的臉部，那時他還站立在斷頭臺上，沒有躺到木板上面去。」

「什麼臉部？祇是一個臉部麼？」——阿台拉意達問，——「這是一個奇怪的題材，那是什麼圖畫？」  
「我不知道。爲什麼不呢？」——公爵用熱烈的情感堅持地說下去，——「新近我在巴再爾看見一幅這樣的圖畫。我很想對你們講一講……我以後要講一講……這幅圖畫使我十分驚愕。」

「關於巴再爾的圖畫您以後一定要講給我們聽，」——阿台拉意達說，——「現在先給我解釋那幅處死刑的圖畫。您能不能傳達出像您所想像的意思來？這臉部應該怎樣畫？就是一個臉部麼？怎麼樣的臉部？」

「這是在臨死的前一分鐘，」——公爵完全樂意地起始說。他被一種回憶所吸引，顯然立刻忘卻了其餘的一切，——「就在他升登小梯，剛走上斷頭臺的一瞬間。他朝我的方面看了一眼；我看了他的臉，全都明白了……但是這怎樣講法呢？我真希望，我真希望您或是別的什麼人能畫它下來！最好是您！我當時



就想到這圖畫是有益的。您知道，這裏必須將以前所有的一切全都設想一下，一切，一切全都設想一下。他住在監獄裏，估計行刑的日子至少還在一星期以後。他希望着普通的形式主義，希望那張判決書還要送到什麼地方去，一星期後才有結果。但是忽然爲了某種機會，這案件進行的期限縮短了。早晨五點鐘他還睡着。那時是十月底五點鐘的時候，天氣還冷，天色黑暗。監獄的執行吏帶着衛隊，靜悄悄地走了進來，謹慎地觸動他的肩膀；他擡起身來，身體斜靠着——看見了燈光：「什麼事？」——「十點鐘處死刑了。」他睡夢方醒，並不相信，起始辯論着說，公事在一星期後纔能出來，但是等到完全清醒轉來的時候，便停止辯論，沈默了——（這是人家那樣講的）——以後說道：「這樣突如其來總是很難過的……」又沈默了，以後就不想再說什麼話。三四小時在盡人皆知曉的事情上過去，例如神甫早餐，早餐時還有葡萄酒，咖啡和牛肉，（這不是取笑麼？你想想，這是如何的殘忍，另一方面說，這些天真爛漫的人們真是從純潔的心裏做出來的，他們相信這是愛人之道，）以後是梳洗，（您知道，罪犯的梳洗究竟有什麼用意？）最後便在城內游行，押到行刑場去……我以爲在押解的時候，總是覺得還可以無盡休地活將下去。我覺得，他一定在路上想：「還長遠呢。還留下三條街，可以活下去；現在把這條街走完，以後還會剩下另一條街，以後還有在麵包店右首的一條街……走到麵包店的門前還遠得很呢！」四週是民衆，呼喊，喧鬧，一萬隻眼，一萬隻眼睛——這一切全要忍受下去，而主要的是那個念頭：「這成萬的人，沒有人殺他們的頭，但是我的頭就要被切斷了！」這一切祇是一種預備的功夫。一座小梯通到斷頭臺上。他在小梯前面突然哭了。他是一個勇敢而且有毅力的人，聽說是極大的兇徒。神甫一步不離地和他在一起，和他同坐在大車上面，一直說着話，

——但是他不大聽見：他剛起始傾聽，但聽到第三句話上便聽不明白了。大概總是這樣的。他終於登上小梯。他的兩腿被綁，祇好用細步行動。神甫大概是聰明的人，停止了說話，老把十字架遞過去，讓他吻。他在梯子下面的時候，面色很慘白，一升上去，站在斷頭臺上，臉忽然白得像一張紙，完全像寫字用的白紙。他的腿一定軟而發僵，打着噁心，——喉嚨裏好像有什麼東西壓着，因此似乎發癢。在您發生驚恐的時候，或是在很可怕的時間內，當理智還存留着，卻沒有一點權力的時候，您曾經有過這樣的感覺麼？我覺得如果一個人面對着避免不掉的滅亡，如果房屋將壓到你身上來，會忽然想索性坐下來，閉上眼睛，等候着，——隨它去罷！……在起始發生這軟弱的情形時候，神甫連忙用迅速的姿勢，一言不發地，忽然把一隻小十字架，銀質的，四角的小十字架，伸到他的嘴脣上去，——他時常不停地伸過去。十字架剛觸到嘴脣，他張開眼睛，在幾秒鐘內又似乎活了轉來，腿也走得動了。他貪婪地吻着十字架，忙着吻，好像忙着忘記抓住什麼東西，以備萬一的用處，但是忽然在這時候感到了一點宗教的味道。這樣子一直到躺在木板上為止……奇怪的是在這最後的幾秒鐘不大有人昏暈過去的！相反地，頭腦可怕地生活着，工作着，大概工作得十分強烈，十分強烈，像在工作中的機器一般。我想像着，有各色各樣的念頭在那裏叩擊着，全是不完成的，也許是可笑的，枝節的念頭：「那個人在那裏張望着，——他的額角上長着小鬚根，這個劊子手，他的衣裳上下面一粒紐子長鏽了……」——一切都知道了，一切都記得；有一個點，是無論如何不會忘記的，也不會昏暈過去，老在那個點上行走，轉動。你想想，一直到最後的四分之一秒鐘都是如此，那時候腦袋已經躺在砧板上，面等候着……並且知道，也忽然會聽見鐵在你的頭上刷刷地響着！一定會聽得見的！假使我躺在那裏，我將

特地聽着，而且聽得見的！您想一想，至今還有人在那裏爭論，在腦袋飛落出去的時候，也許有一秒鐘會知道它飛落的，——這是如何的一個理想！假使有五秒鐘，便怎樣呢？……您可以畫一個斷頭臺，畫得祇有最後的小梯的一個階段是能明晰而且逼近地看清楚。罪犯跨到這階段上去；一個頭，臉龐白得好像一張紙，神甫把十字架遞過去，罪犯貪婪地拉長着他的發藍的嘴唇，眼睛望了一下，一切他都知道的。十字架和頭，——就是那樣的圖畫。此外還有神甫，劊子手和兩個職員的臉，下面是幾個腦袋和眼睛，——這一切可以在遠景上，在霧裏，在背景裏畫下來……這幅畫就是這樣的。」

公爵沈默了，望了大家一下。

「這自然不像靜寂主義，」——阿歷山大自言自語地說着。

「現在您講一講，您如何戀愛，」——阿台拉意達說。

公爵驚異地看了她一眼。

「您聽着，」——阿台拉意達似乎忙着說，——「您還欠下一段關於巴再爾的那幅圖畫的故事，但是現在我想聽一聽您怎樣戀愛。您不必推託，您是有過戀愛的。您現在一開始講，您就不必成爲一個哲學家了。」

「您祇要一終止講，您立刻會對於您所說的一切感到慚愧，」——阿格拉耶忽然說，——「這是什麼原因？」

「這纔愚蠢呢，」——將軍夫人喊，憤恨地望着阿格拉耶。

「不聰明」——阿歷山大證實着。

「您不要信她，」——將軍夫人對他說，——「她是爲了一種憤恨的心思故意說的。她所受的教育並不這樣傻。她們這樣逗您，您不要介意。她們一定有什麼計劃，然而她們是愛您的。我知道她們的臉色。」

「我也知道她們的臉色，」——公爵說，特別着重地說出他的話語。

「這是怎麼會事？」——阿台拉意達好奇地問。

「您知道我們的什麼樣的臉？」——別的幾位姑娘也好奇起來。

然而公爵沈默着，態度顯得十分嚴肅；大家等候他的回答。

「我以後對你們說，」——他輕聲而且嚴肅地說。

「您根本想引起我們的注意來，」——阿格拉耶喊，——「瞧您那種鄭重其事的樣子！」

「好罷，」——阿台拉意達又忙起來了，——「您既是觀察臉部的行家，一定是戀愛過的；我就算猜

對了。您講呀。」

「我沒有戀愛過，」——公爵還是輕聲而且嚴肅地回答，——「我……會有過另一種的幸福。」

「怎麼樣的有什麼幸福？」

「好罷，讓我對你們講出來，」——公爵似乎在深沈的沈慮中說着。

## 第六章

「你們現在大家，」——公爵起始說，——「這樣好奇地望着我，假如我不能給予你們滿足，您也許要生我的氣的。不是的，我是說着玩罷了。」——他連忙帶着微笑說，——「那邊……那邊全是小孩子，我永遠同小孩們在一起，單單同小孩子們在一起。他們都是那個村子裏的小孩，在小學校裏讀書。我並不是教他們。不是的，教他們的是小學教師敘里·帝包。我也許也教他們，但是我大半祇是和他們在一起，我的四個年頭就這樣過去。我並不需要別的什麼。我把一切的話都給他們說，一點也不加以隱瞞。他們的父親們和親族們全對我生氣，因為後來小孩們竟非我不可，全都聚在我的身邊，連那個小學教師也成爲我的第一個敵人了。我在那裏有許多仇人，全是爲了小孩們的緣故。甚至施涅台爾都責備我。他們這樣怕我是爲了什麼？一切都可以對小孩說出來，一切都可以的。有一個念頭使我驚愕，那就是大人們何以不大懂得小孩們，甚至父母都不大知道他們子女？一點也不應該瞞住小孩們，以他們年紀還小，知道這些還早爲藉口。那是如何憂鬱的，不幸的一個念頭！小孩們自己都看得很清楚，父親們把他們看得年紀太小，一點也不懂事，其實他們全都十分明白。大人們不知道小孩即使在極困難的事情上也能說出極重要的忠告來。喔，上帝呀！在這隻美麗的小鳥那樣信任而且幸福地看着你的時候，您會羞於欺騙牠的！我稱呼他們小鳥兒，因爲世上是沒有比小鳥兒好的。村裏大家生我的氣，多半是爲了一件事情……至於帝包祇是忌妒我而已。他起初一直在那裏搖頭稱奇，何以小孩們全了解我，而一點也不了解他。以後我對他說，我們兩人不會教出他們什麼來，他們反而會教我們，他便笑起我來。他自己也同小孩們在一起生活着，他怎麼能忌妒我，還造我的謠言呢？心曠由於小孩們而得到治療……在施涅台爾的醫院裏有一個病人，一個很不幸的人。

那真是可怕的不幸，無可類比的不幸。他爲了瘋狂病被送來治療；據我看來，他並不是瘋子，他祇是異常痛苦——他的病就是這樣的。假使你們知道，我們的孩子們以後對於他是如何的，那末……但是我不知以後再對你們談這個病人的事情。小孩們起初不愛我。我是這樣的大，我永遠帶着點拙笨的樣子；我知道我的相貌不好看……而且我是一個外國人。小孩起初笑我，以後看見我和瑪麗接吻，甚至用石塊向我身上投擲。但是我祇吻了她一次……不，你們不要好笑，——公爵連忙阻止他的女聽者們的訕笑，——這裏面並沒有愛情。假使你們知道她是一個如何不幸的生物，那末你們自己會很可憐她起來，正和我一樣。她是我們村裏的人。她的母親是一個年老的婦人，在她們的，小小的，完全陳舊的屋內有兩扇窗子，內中有一扇窗經村長的許可，另外隔開；准她從這窗裏售賣絲帶，針線，煙葉，肥皂等物，零零碎碎地出賣，她就靠這個生意度日。她有病，她的腿全腫了，所以祇好坐在那裏。瑪麗是她的女兒，年紀有二十歲模樣，身體軟弱而且削瘦；她早就得了瘵病，但是還到人家去按零工受雇着做沈重的工作，——擦地板，洗衣服，掃院子，收拾牲畜。一個過路的法國掮客引誘她，把她帶走，但是過了一星期後，竟把她一個人扔在路上，悄悄地逃走。她一邊求乞，一邊走回家來，滿身污泥，穿着破爛的衣裳，和洞穿的鞋子；她徒步行走了一星期，宿在田野裏，遭了冷；兩腳受了傷，手又腫，又破裂。她以前的臉貌已經不大好看；惟有眼睛是靜謐的，良善的，天真的。她太不愛說話。有一次，還在以前的時候，她忽然在工作時唱起歌來，我記得大家全感到驚訝，好笑起來。「瑪麗唱歌呢！怎麼會事？瑪麗唱歌呢！」她覺得十分慚愧，以後一輩子就沈默了。那時候還有人對她表示客氣，但是她抱了病，受了摧殘，走回家來的時候，沒有人對她生出任何的同情！他們真是殘忍！他們對於這件事情

抱着如何嚴重的見解！母親首先對她露出怨恨和賤蔑的意思：「你現在丟了我的臉面！」她首先把她奪出來，供人們的羞辱。村裏面聽見瑪麗回來了，大家跑來看她，幾乎全村的人都聚到老婦人的小屋裏來：老人，小孩，女人，姑娘們，大家全來，湊成匆遽的，貪饒的一堆。瑪麗躺在地板上，老婦人的脚下，肚裏飢餓，衣服破碎，哀哀的哭泣着。在大家全跑來的時候，她用散亂的頭髮掩住自己的臉，匍伏在地板上面。大家圍着她，像看毒蛇一般。老人們斥責着，辱罵着，年輕的人們甚至笑着，女人們罵她，責備她，帶着賤蔑的神情看她，像看一隻蜘蛛。母親任憑他們這樣做，自己坐在那裏點頭贊許。母親在這時候病得很利害，幾乎要死去。過了兩月以後，她果真死了。她知道自己快死，到底不想到在臨死之前和女兒和好，甚至和她不說一句話，趕她到外屋去睡，甚至不給她東西喫。她必須時常把病腳浸在溫水裏。瑪麗每天給她洗腳，侍候她。她老是默默地接受她的效勞，不對她說一句親藹的話。瑪麗忍受着一切。我以後在和她認識以後，看出連她自己也贊許這一切，自己認自己是一個最下賤的生物。在老婦完全躺到牀上以後，村中的老太婆們挨着班前來侍候她，這是那邊的一種規矩。那時候人家竟完全停止給瑪麗東西喫。村中大家驅逐她，甚至沒有人像以前那樣給她工作做。大家好像朝她的臉上唾痰，男子們甚至不把她當作女人，大家對她說極難聽的話。有時候，在很稀少的時候，酒鬼們在星期日喝個稀醉以後，爲了取笑起見，扔給她幾個銅板，一直朝地上扔擲。瑪麗默默地檢了起來。她當時已經開始咯血。以後她的破衣完全成爲爛布，所以竟羞於在村中露臉；她自從回家以後就光着腳走路。在那時候，特別是一些孩子們，竟結了隊伍，——一共有四十多個小學生，——起始逗她，甚至將爛泥擲到她身上去。她向牧人懇求，許她出去放牛，但是牧人把她趕走了。於是她不得人家的

尤許，自己隨着牲畜們，從家中走出去一整天。因為她使牧人得到很多的利益，所以他雖然看見，也不趕她，有時甚至把自己的飯食裏剩留下的東西，如牛酪和麵包之類給她喫。他認為這樣做，在他方面是莫大的恩惠。母親死後，牧師居然在教堂中當衆羞辱瑪麗。瑪麗立在棺材後面哭泣，還是穿着破爛的衣服。聚了許多的人，看她如何哭泣，如何跟在棺材後面走路。那位牧師還是青年人，他的全部志趣就是成爲一個極大的佈道師。他當時面對大衆，指着瑪麗說道：「你們看，誰是這位可尊敬的女人致死的原因？」（這是不確的，因為她已經病了兩年。）「她現在站在你們前面，不敢正看，因為她被上帝的手指注意到了。她現在光着腳，穿着破爛的衣裳，——這是給喪失了道德的人們的一個例子！她是誰？她就是她的女兒！」他說着諸如此類的話。你們想一想，這種醜惡的行爲在他們大家竟引爲十分高興的事。但是……後來發生了一段特別的故事。小孩們上來打抱不平，因為小孩們在這時候大家都站在我的一邊，愛起瑪麗來。這事情是這樣的。我想爲瑪麗做點事情；她需要錢，但是我身邊永遠沒有一文錢。我有一隻小鑽石別針，我把牠賣給收買舊貨的人；他到各村行走，買賣舊衣。他給我八個佛郎，但是那隻別針值四十佛郎。我費許多時候，想和瑪麗單獨相遇。我們終於在村後圍籬旁，通入山上的側面的小道旁的樹後相遇。我當時給她八個佛郎，對她說，叫她好生保藏，因爲我再也沒有錢了，以後我吻她，還對她說，讓她不要以爲我有什麼不好的意思，我吻她並非因爲愛她，卻因爲我很可憐她，我從最初就一點也不把她當作做了錯事的人，卻祇當作不幸的人。我很想在當時安慰她，使她相信，她不應該認自己是比衆人低賤的人，但是她似乎沒有了解。我立刻注意到這層，雖然她幾乎永遠沈默着，低垂眼皮，站在我的前面，十分羞慚。我說完了，她吻我的手，我立刻抓起她



的手，想吻牠，但是她連忙掙脫了。這時候一羣小孩突然張望我們。我以後纔知道，他們早就在那裏偵察我，他們起始呼嘯，拍掌，嘩笑。瑪麗跑走了。我想說話，但是他們起始把石子擲到我身上來。當天大家都知道，全村的人都知道。一切重又向瑪麗身上攻襲。大家更加不愛她起來。我甚至聽說有人打算判她的罪，懲罰她，但是幸而就這樣過去了。不過孩子們不給她一點安息，更加比以前逗得利害，朝她身上扔擲爛泥。他們追她，她從他們那裏逃走。她的胸脯很軟弱，跑得直喘氣，而他們追在後面，呼喊，辱罵。有一次我甚至跑過去和他們打架。以後我對他們說話，儘可能的範圍，每天說。他們有時止步傾聽，雖然還在那裏辱罵。我對他們講，瑪麗是一個如何不幸的女人。他們不久停止辱罵，默默地走開。我們漸漸兒談起話來，我一點也不對他們隱瞞。我把一切的話對他們講了出來。他們很好奇地聽着，很快就憐惜起瑪麗來了。有些孩子和她相遇時，親藹地對她道候。那裏的習慣是無論相識或不相識，在互相遇見的時候，總要鞠躬，還說：「您好呀。」我想像得出，這使瑪麗如何地驚訝。有一天有兩個小女孩取了食物，送到她那裏，交給她，回來以後，對我說。她們說，瑪麗哭了，她們現在很愛她。不久大家全愛起她來，同時也忽然愛起我來。他們時常到我那裏來，求我對他們講話。我覺得我講得還好，因為他們很愛聽我的講話。以後我也用起功來，還讀許多書，祇是爲了以後可以對他們講，以後我對他們講了整整的三年。在以後大家都責備我——施涅台爾也在其內——爲什麼我同他們說話，像同大人說話一樣，一點也不加以隱瞞，我當時回答他們，對他們撒謊是一件可羞恥的事，無論你怎樣隱瞞，他們會全都知道的，而且所知道的也許是很壞的事，但是從我那裏是不會知道很壞的話的。祇要每人都回憶一下，他自己做小孩的時候是怎樣的。他們不贊成我的話……我吻瑪麗，還

在她母親故世的兩星期前。牧師佈道的時候，小孩們已經完全立在我的一邊。我立刻對他們講出，而且解釋牧師的行爲。大家對他生起氣來，有幾個竟舉起石子，擊破他窗上的玻璃。我阻止他們，因爲這是很壞的行爲。但是村中立刻全都知道了這件事情，起始責備我把小孩子教壞。以後大家打聽出，孩子們全愛瑪麗，便十分懼怕；但是瑪麗已經是有幸福的了。他們甚至禁止小孩們和她相見，但是他們偷偷地跑到放牛羣的地方去找她，那地方很遠，離村子差不多有半俄里路。他們送給她糖菓喫，有些祇是特地跑去擁抱她，吻她，對她說：“Je vous aime, Marie!”以後就迅快地跑回去了。由於這突然飛來的幸福，瑪麗幾乎發狂。她又羞慚，又喜悅。主要的是孩子們，尤其是女孩們，都想跑到她那裏去，告訴她，我如何愛她，對他們講關於她的許多話。他們對她講，是我把一切事情轉告他們，所以他們現在愛她，憐惜她，而且永遠要這樣辦。以後他們又跑到我那裏來，露出快樂的，忙亂的臉色告訴我，他們剛剛看到瑪麗，瑪麗吩咐對我問候。到了晚上，我常到瀑布那裏去。那邊有一個地方是從村中完全看不到的。四圍長着白楊。他們到了晚上，便跑到那裏來找我，有的甚至偷偷摸摸地走來。我覺得，他們看我的愛瑪麗，是十分愉快的事情，然而就在這一件事情上，在我住在那裏的時間內，我是欺騙了他們。我沒有告訴他們，我並不愛瑪麗，那就是說我沒有戀上她，我祇是十分可憐她罷了。我從一切的情形上看出，他們最希望能實現如他們所想像的，和相互間決定的一切，因此我祇好沈默着，裝出他們已經猜到的樣子。這些小小的心真是如何的有禮貌，而且溫柔。他們以爲，他們的好口。如此愛瑪麗，而瑪麗竟穿得如此的壞，還沒有鞋穿，那實在不可能的。他們居然給她弄到

「我愛你，瑪麗！」

了鞋襪和內衣，甚至還有一件衣裳。他們用什麼巧妙的方法弄到的，我不明白。他們全體工作着。我問他們，他們祇是快樂地笑，女孩們拍掌，還吻我。我有時也偷偷兒跑去和瑪麗相見。她已經病得很利害，勉強走着路。後來她完全停止給牧人服務，卻還是每天早晨隨着牛羣出去。她坐在旁邊，在一個差不多垂直的，斜峻的岩壁旁邊有凸出的一塊地方。她就坐在隱密的角落裏的石頭上面，差不多整天坐在那裏，動也不動，從早晨起一直到牛羣回家的時候爲止。她爲了癆病，身體十分軟弱，一直閉住眼睛，坐在那裏，頭倚在岩石旁邊，打着盹，沈重地呼吸着。她的臉瘦得像骸骨一般，汗在額上和兩鬢間冒出來。我遇到她的時候永遠是這樣的。我到她那裏去一會兒，我也是不願意人家看見我。我剛出現，瑪麗立刻抖索了一下，張開眼睛，奔上來吻我的手。我不奪開手，因爲這對於她是極大的幸福。她在我坐着的時候儘抖索而且哭泣。雖然她有好幾次起始說話，但她的話是難於了解的。她像瘋子一般，露出異常的驚慌和歡欣的樣子。有時孩子們和我一塊兒去。那時候他們照例站在不遠的地方，起始保護我們，防備着什麼人或什麼東西，這對於他們是異常愉快的事。我們走後，瑪麗又獨自留在那裏，照舊動也不動，閉上眼睛，頭倚在岩壁上面。她也許在那裏做什麼夢。一天早晨，她已經不能走出去看守牛羣，留在自己的空虛的屋子裏面。小孩立刻打聽了出來，幾乎全體在當天到她家去探望。她孤孤單單地躺在牀上。孩子們侍候她兩天，輪流着到她那裏去。後來村裏聽說瑪麗果真快要死去，老太婆們便從村中跑來，坐在屋裏侍候她。村裏的人們大概起始憐惜她，至少不像以前那樣，阻止小孩們，也不罵了。瑪麗一直在那裏打盹，做着不安的夢。她咳嗽得十分利害。老太婆們把小孩們驅走，但是他們跑到窗前，有時祇有一分鐘的功夫，祇爲了說一句：“Bon, our, notre Bonne Marie.”

她祇要一看見他們，或是一聽見他們的聲音，便活潑起來，不聽老太婆們的勸告，立刻用力支起手肘，朝他們點頭，向他們道謝。他們照舊送給她糖菓，但是她一點也沒有喫。我可以告訴你們，爲了他們，她死時是幾乎有幸褔的。爲了他們，她忘記了她的可怕的災難，似乎從他們那裏接受了饒恕，因爲她一直到死都認自己是極大的罪犯。他們像小鳥般，在她的窗外震拍翅膀，每天早晨對她喊道：“*Vous t'aimez, Marie.*”

她不久就死了。我心想她會活得長久些的。在她死的頭一天，日落之前，我到她那裏去了一趟。她似乎認出我來。我最後一次握她的手。她的手真是如何的削瘦！忽然第二天早晨有人到我這裏來，對我說瑪麗死了。那時候小孩們是無從加以攔阻的了。他們在棺材上面放了許多花，在她的頭上放了一隻花圈。牧師在教堂裏不再羞辱死者，但是送殯的人很少，祇有幾個人爲了好奇而前去。在擡棺材的時候，小孩子全體奔過去，爭着擡牠。因爲他們不能擡，祇好幫幫忙，大家在棺材後面跑着，大家全哭了。自從那時起，瑪麗的小墳時常受到小孩們的尊敬。他們每年在她的墳上放些鮮花，四圍種上玫瑰。但是就從殯葬以來，爲了小孩們，全村起始對我實施主要的壓迫。主謀的是牧師和小學教師。他們竟嚴禁孩子們和我相遇，且竟責成施涅台爾留意監察。然而我們還是見面，遠遠裏用記號互相解釋。他們寫了小紙條送給我。以後一切都弄得妥當，但是當時是很好的。由於這壓迫，我甚至和孩子們更加接近些。最後的一年內，我甚至幾乎和帝包還和牧師言歸於好起來。施涅台爾對我說了許多，還和我辯論關於我的對待孩子們的危險的「方法。」我有什

「你好呀，我們的好瑪麗！」

「我們愛你，瑪麗！」

麼方法呀！以後，施涅台爾對我說出一個很奇怪的意思，這已在我將離開那裏之前，他對我說，他很相信我，自己完全是一個孩子，簡直就是嬰孩，祇是身龐和臉部像大人，至於在發育，心靈，性格，也許甚至在智識方面，我並非成人，即使我活到六十歲也將成爲這樣的。我大笑起來：他自然說得不對，因爲我那裏還是小孩呢？但是祇有一樁是對的，我真是不喜歡和人們，和大人們在一起——我這是早就注意到的——我不喜歡，因爲我不會。他們無論同我說什麼話，無論怎樣對我好，不知爲什麼緣故，我同他們在一起時總是感到難受，在我能很快地到同伴們那裏去的時候，我非常地高興，而我的同伴們永遠就是小孩，但這並非因爲我自己是嬰孩，卻祇因爲有一種吸引力，牽我到小孩們那裏去。還在我居住在鄉間的初期——當我一人跑到山裏發悶的時候——那時我獨自溜來溜去，有時遇見，特別在正午散學的時候遇見一羣小孩，一面喧鬧，一面迅跑，懷裏揣着書包和石板，帶着帶笑，同時還互相嘻戲，當時我的全部心靈忽然起始趨向到他們的前面。我不知道是怎麼會事，但是在我每次和他們相遇的時候，我起始發生某種異常強烈的，幸福的感觸。我時常止步，由於幸福而發笑，瞧着他們的小小的，閃現的，永遠迅跑的小腿，一塊兒快跑的男女小孩，又瞧着他們的笑和淚，（因爲許多人在從學校跑到家裏去的時間內，已經來得及打架，哭泣，重又和解，又一同遊戲，）於是我忘記了我的所有的煩悶。以後在這三年內，我竟無從了解，人們怎麼會煩悶，爲什麼會煩悶？我的全部命運都聚到他們身上了。我從來沒有想到離開村莊，我的腦筋裏決沒有想到，我在什麼時候會回到俄國來的。我以爲我將永遠住在那邊，但是我終於看出施涅台爾不能再養我下去，發生了似乎極重要的事，使施涅台爾自己催我動身，並且代我回復，說我就要回來。我要看一看這究竟是什麼會事，還

和什麼人商量一下。我的命運也許要完全變更，但是這完全不對，這完全不是主要的事情。主要的事情是我的全部生命已經變更。我在那裏遺留了許多東西，太多的東西，一切消逝了。我坐在車箱內，心想：「現在我走向人間；我也許一點也不知道，但是新的生命已經降臨了。」我決定誠實而且堅定地完成自己的事業。和人們在一起我也許會感到沈悶和難受。首先我決定以禮貌和誠懇對待一切人；總沒有一個人會向我要求比這多些的。在這裏也許有人會把我當作嬰孩，——那就隨他去罷！不知爲什麼原因大家還認我爲白癡，我確乎曾經生過病，當時很像白癡的樣子。但是現在，在我自己明白，人家認我作白癡的時候，我還是什麼樣的白癡呢？我走了進去，心想：「人家把我當作白癡，然而我到底是聰明的，他們猜不到……」我時常有這種念頭。我在柏林時收到從那裏寄來的幾封小信，是小孩們寫給我的，到那時候我纔明白我是如何的愛他們。收到第一封信時是很難受的。他們給我送行的時候，心裏是如何的煩悶！還在一個月之前，就起始送行：「L'eon sen va, L'eon sen va pour toujours!」每天晚上我們照舊在瀑布旁邊聚會，大家談論我們將如何分離。有時候感到還是和以前一樣的快乐；他們祇在深夜裏分手的時候，纔緊緊地，熱烈地擁抱着我，這是和以前不同的。有些孩子們瞞住衆人，私自跑到我那裏來，祇爲了暗地裏，不當着大家，擁抱我，吻我。我動身的時候大家結隊送我上車站。火車站離我們村子大概有一俄里路。他們竭力忍住不哭，但是許多人忍不住，放聲痛哭起來，特別是小姑娘們。我們忙忙地走着，生怕誤車，但是時常有一個孩子忽然從人羣裏走出來，奔到我面前，用小手抱住我，吻我，因此使全部隊伍都停止了。我們雖然匆忙，但是大家全都停了步，等候他和我道別。等我坐進火車裏去，火車動了的時候，他們大家全對我喊：「萬歲！」許

久站在那裏，直等到火車完全走開爲止。我也望着他們……在我剛纔走到這裏來，看到你們的可愛的臉龐，——我現在是很精細地看清楚了，——還聽到你們最初話語的時候，從那時起，我的心靈裏初次感到了輕鬆。我剛纔已經想到也許我果真是幸福的人們中的一個。我知道凡是使你立刻愛上的那些人是不大會遇到的，而我從火車裏下來，立刻就遇到了你們。我很知道把自己的情感對大家說是可羞的，現在我對你們說這話，我並不感到羞慚。我不善於交際，也許會許久不到你們那裏來。祇是請你們不要把這話認作壞念頭：我說這話，並非因爲不尊重你們。你們也不要以爲我生了什麼氣。你們問我，你們的臉是怎樣的？我看到了什麼？我極樂意對你們說。阿台拉意達·伊凡諾夫納，您的臉是幸福的，三張臉中最富於同情的。除去您的容貌十分美麗以外，人們看着您，會說道：「她具有和善良的妹妹一般的臉。」您自自然地走了攏來，顯得十分快樂，您會很快地認識人們的心。我對於您的臉就是這樣的看法。阿歷山大·伊凡諾夫納，您的臉也是很美麗的，很可愛的，但是您也許有某種祕密的憂愁，您的心靈無疑地是十分善良的，但是您並不快樂。您的臉上有一種特別的光彩，好像在特萊茲鄧那幅霍爾邊畫的聖母像的臉一樣。這就是對於您的臉的看法。我猜得對麼？您自己會承認我猜得很對的。至於說到您的臉，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他忽然對將軍夫人說，——「從您的臉上看來，我不但以爲，而且簡直深信您是十足的嬰孩，在一切一切方面，一切好的和壞的方面，雖然您已經上了歲數。我這樣說，您不會生我的氣麼？您知道，我把小孩們看作何等樣的人？我剛才把關於你們的臉部的一切說得這樣坦白，你們不要以爲是隨隨便便說出來的。不，完全不！也許我自有一種用意。」

公爵說完後，大家快樂地看着他，連阿格拉耶也在內，而麗薩·博羅可菲也夫納尤其如此。

「這纔是考試呢！」——她喊，——「小姐們，你們以為你們將像對待一個窮人似的保護他，但是他自己可沒有看在我眼上，還要附帶一個條件，說他祇能間或來一兩趟。我們反而成爲傻子，這個我極高興。伊凡·費道洛維奇尤其是的。妙極了，公爵！人家剛纔吩咐我們考您一下。至於您所說關於我的臉部的一切，這是完全實在的：我是嬰孩，我自己知道。我還比您知道得早些。您用一句話把我的意思表露出來了。您的性格我認爲和我相似。我很高興。真像兩滴水一樣相像。您單祇是一個男子，而我是女人，沒有到瑞士去過。這裏的區別，就是如此。」

「你不要忙，媽媽，」——阿格拉耶喊，——「公爵說，在他自承出來的話裏會有特別的意思，不是隨隨便便說的。」

「是呀，是呀，」——別人也笑了。

「親愛的，你們不要取笑他，也許比你們三個人合在一起還要狡猾。你們以後可以看到。但是公爵，您爲什麼對於阿格拉耶沒有說什麼話？阿格拉耶等候着，我也等候着。」

「現在我不能說什麼。我以後再說。」

「爲什麼她的相貌好像是顯著的，不是麼？」



「是的，顯著的。您是一位絕代的美女。您美麗得使人害怕看您。」

「祇是如此麼？她的品性呢？」——將軍夫人堅持着說。

「美是難於判斷的。我還沒有準備。美是一個謎。」

「那就是說您給阿格拉耶出了一個謎語。」——阿台拉意達說。——「你去猜罷，阿格拉耶。她到底美不美呢？公爵，美不美呢？」

「太美了！」——公爵熱烈地回答，熱情地瞧了阿格拉耶一眼。——「差不多和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一般，雖然臉部是完全不同的……」

大家驚訝地對看了一下。

「像誰呀？」——將軍夫人拉長着聲音說。——「像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麼？您在那兒看見娜司

泰謝·費里帕夫納那一個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

「剛纔筓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把她的照片給伊凡·費道洛維奇看過。」

「怎麼一張照片給伊凡·費道洛維奇拿來了麼？」

「給他看過。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今天送給筓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一張照片，他拿來給伊凡·費道洛維奇看。」

「我要看！」——將軍夫人喊了起來。——「那張照片在那裏？假使是送給他的，應該在他的手邊，他自然還在書房裏面。他每逢禮拜三到這裏來工作，非到四點以後不走。立刻叫筓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

「奇來！我並不急於想看他。勞您的駕，公爵，請您到書房裏去，向他取那張照片，拿到這裏來。您說有人要看一看費心，費心！」

「人是很好，不過有點太簡單。」——公爵出去以後，阿台拉意達說。

「是的，有點太那個。」——阿歷山大加以證實——「甚至顯得可笑。」

她們兩人似乎都沒有說出全部的意思。

「但是他對於我們的臉卻說得很漂亮。」——阿格拉耶說——「把大家都恭維了一頓，連媽媽也在內。」

「請你不要說俏皮話。」——將軍夫人喊——「不是他恭維我，是我受了恭維。」

「你以為他狡猾麼？」——阿台拉意達問。

「我以為他不很簡單。」

「去你的罷！」——將軍夫人生氣了——「據我看來，你比他還可笑些。他是簡單的，卻自有聰明之處，自然是指着極良好的方面。完全和我一樣。」

「我順嘴說出關於照片的話，自然不好。」——公爵一面走到書房裏去，一面自己尋思着，感到了一些良心的譴責……「但是……我多了嘴，也許反是好的……」他起始閃出一個奇怪的念頭，不過還是不十分明顯的念頭。

第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還坐在書房裏埋頭處理公文。大概他確乎不是白白的領取股份公司

的薪俸。公爵問起那張照片，還說出她們如何會曉得照片的情節的時候，筓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顯得十分困惑。

「唉！您何必這樣的多嘴！」——他帶着惡毒的惱恨喊了出來。——「您一點也不知道……真是白癡！」——他喃喃地自語。

「對不住，我完全沒有想一想；順嘴說了出來。我說了阿格拉耶差不多和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一樣的美麗。」

筓納請他詳細講一講；公爵敘講了一遍。筓納重又嘲笑地望了他一眼。

「您倒把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記在心上了……」——他喃喃說，沒有說完，沈思起來。他顯然感到恐慌。公爵又提起那一張照片。——「公爵您聽着，」——筓納忽然說，似乎有一個突然的念頭襲擊着他。——「我有一個極大的請求……不過我真是不知道……」

他感到不好意思，沒有說下去。他在那裏決定一樁什麼事情，似乎自己和自己相鬥。公爵默默地等着。筓納又用試誘的，凝聚的眼神朝他的身上看了一遭。

「公爵，」——他又開始說，——「她們現在對我……爲了一樁完全奇怪的情節……可笑的……我沒有錯處的情節……一句話，這是多餘的，——她們好像在對我生氣，所以我一時不願意未得邀請，就去見她們。我現在非常需要和阿格拉耶·伊凡諾夫談幾句話。我預先寫了幾句話，（他的手裏發現了一張小小的，摺疊好的紙條，）就不知道怎樣遞過去。公爵，您好不好現在替我轉給阿格拉耶·伊凡諾夫」

納，不過要在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一個人的時候遞給她，不讓任何人看見，您明白麼？這並不是什麼祕密，並沒有什麼事情……但是……你可以做到麼？」

「這事對於我不十分有趣。」——公爵回答。

「公爵，這是我十分需要的！」——筭納起始求他。——「她也許會回答的……您要相信，我祇是在不得已，十分不得已的情形之下纔求您……叫我交給誰去遞送呢……這是很重要的……對於我十分重要的……」

筭納深怕公爵不答應，帶着畏葸的請求，望着他的眼睛。

「好的，我來轉交。」

「不過不能讓任何人看見。」——高興了起來的筭納懇求着。——「公爵，我能希望您以名譽擔保麼？」

「我決不給任何人看。」——公爵說。

「這信沒有封，但是……」十分忙亂的筭納說了出來，感到慚愧，又止住了。

「我不會讀的。」——公爵十分自然地回答，取起照片，從書房裏走出去了。

筭納獨自留在那裏，捧住自己的頭。

「祇要她說一句話……我……我真是也許會一刀兩斷的……」

他由於慌擾和期待不能再坐下來辦理公事，起始在書房內踱步，從這角落到那角落。

公爵一邊走，一邊想。這樁委託使他感到不愉快的驚愕。他一想到笏納會寫信給阿格拉耶，這念頭也使他感到不愉快的驚愕。他走到離客廳兩間屋子的地方，忽然止步，似乎憶起什麼事，向四圍張望，走到旁近光亮的地方，看起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照片來。

他似乎想猜出隱在這臉上的，使他剛纔驚愕的一切。剛纔的印象差不多沒有離開他，所以現在他忙著想重新加以核計。這張在美貌方面和在別的什麼方面不尋常的臉現在更加使他驚愕得利害。這臉上似乎有無量的驕傲和賤蔑，差不多是仇恨，而同時還有一點信任的，特別坦白的樣子。在看到她的臉貌的時候，這兩種對比甚至似乎引起了一種憐憫心。這眩人的美甚至會使你感到難堪，一張慘白的臉，幾乎是陷凹的臉頰和熾燒的眼睛的美。真是奇怪的美！公爵看了一分鐘，忽然驚醒了，朝四圍看了一下，匆忙地把照片挨近唇邊，吻了一下。一分鐘後他走進客廳時，他的臉是完全安靜的。

但是他剛走進飯廳，（和客廳隔着一間屋子，）阿格拉耶正走出來，和他在門內幾乎相撞。她一個人在那裏。

「笏佛里拉·阿爾達里昂請我轉給您，——公爵說，把信遞給她。

阿格拉耶止步，取了信，似乎奇怪地望了公爵一眼。她的眼神裏沒有一點慚愧的樣子，祇是看出一些驚異的神情，這驚異似乎也祇是和公爵一人相關的。阿格拉耶好像藉着眼神要求他明白作答，——他怎麼會和笏納通同牽連在一起的？——她安靜而且傲慢地要求着。他們對立了兩三秒鐘。她的臉上終於微微露出一點訕笑。她微笑了一下，走了過去。

將軍夫人把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照片默默地，多少帶點淡漠的樣子審看着。她伸着手，握住照片，用特別和裝腔作勢的神氣，把照片放在離眼睛遠些的地方。

「是的，很美，」——她終於說，——「甚至太美了。我看見她兩次，祇是遠遠裏看。您對於這樣的美珍視麼？」——她忽然問公爵。

「是的……這樣的女人……」——公爵回答着，有點喫力的樣子。

「就是這樣的女人麼？」

「就是這樣的。」

「爲了什麼？」

「在這臉上……有許多悲哀……」公爵說，好像不經意地，似乎在那裏自言自語，並不回答問題。

「您也許在那裏說謊語，」——將軍夫人這樣決定，用傲慢的手勢把照片拋在桌上。阿歷山大取了起來，阿台拉意達走了過來，兩人起始審看。這時候阿格拉耶又回到客廳裏來了。

「真是一種力量！」——阿台拉意達忽然喊，從姊姊的肩後貪婪地審看照片。

「在那裏力量在那裏？」——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厲聲問。

「這樣的美真是一種力量，」——阿台拉意達熱烈地說，——「有這樣的美貌，可以推翻整個世界的！」

她帶着凝慮的樣子退到畫架那裏。阿格拉耶祇是朝照片瞥了一眼，眯細着眼睛，翹了翹下脣，便往後

走開，坐在一邊，交叉着手。

將軍夫人按鈴。

「請筈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奇進來，他在書房裏。」——她對走進來的僕人吩咐。

「媽媽！」——阿歷山大意義深長地喊了一聲。

「我要對他說兩句話，——就够了！」——將軍夫人迅快地喊出來，將異議阻止下去。她顯然是惹惱着。——「公爵，您瞧，我們這裏現在全是祕密，全是祕密！這是應有的文章，一種禮貌，愚傻極了。而這種事情最需要的是開誠布公，明白顯現和誠實的態度。起始了結婚，我真是不喜歡這樣的結婚……」

「媽媽，您怎麼啦？」——阿歷山大又忙着阻止她。

「你怎麼樣，親愛的閨女！你自己難道喜歡麼？公爵聽見也不妨，我們是至好。至少我和他是的。上帝尋覓的自然的好人，他不需要狠惡的，任性的人。特別不需要任性的人們，他們今天決定了一樁事情，明天又說別的話。你明白麼，阿歷山大·伊凡諾夫納公爵，她們說我是怪物，其實我是會辨清楚的。主要的是心，其餘全是無聊的東西。自然也需腦筋……也許腦筋是最主要的。阿格拉耶，我並不自相矛盾。有心而無腦筋的傻子是一個不幸的傻子，正和有腦筋而無心的傻子一般。這是陳舊的真理。我就是有心而無腦筋的傻子，而你是有腦筋而無心的傻子。我們兩人都是不幸的，兩人都受着痛苦。」

「您有什麼不幸，媽媽？」——阿台拉意達忍不住了，大概惟有她一人全體在座的人裏面沒有喪失快樂的心神。

「第一是爲了學識卓越的女兒們，」——將軍夫人說——「因爲這一樣就夠了，其餘的事情可不必多講。已經費了很多的話。我們來瞧一瞧，你們兩人（阿格拉耶我不算在內）將來怎樣打發你們的智識和那些囉唆的話語。可尊敬的阿歷山大·伊凡諾夫納，你將來和你可尊敬的先生會不會有幸福……啊……」——她看見筭納走了進來，便喊起來。——「又是一個婚姻的聯合走來了！您好呀！」——她回答着筭納的鞠躬，並不請他坐下來。——「您快要結婚了麼？」

「結婚……怎麼……什麼結婚……」——驚惶失措的筭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喃聲說着。他感到非常的惶惑。

「您是不是要娶親？假使您愛聽這種說法，我就這樣問。」

「不，不……我……不……」——筭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說着謊話，一陣羞慚的色彩在他的臉上泛溢着。他溜看了坐在一旁的阿格拉耶一眼，迅快地挪開眼睛。阿格拉耶用冷淡的，凝聚的，安靜的態度，目不轉睛地看着他，觀察他的不安的神色。

「不？您說不麼？」——毫不遷就的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堅決地盤問下去。——「够了，我要記得，您在今天，禮拜三的早晨，用『不』字回答我的問題。今天是不是禮拜三？」

「大概是禮拜三，媽媽，」——阿台拉意達回答。

「永遠不記得日子幾號呢？」

「二十七號，」——筭納回答。



「二十七號麼？在某種原因方面是很好的。再見罷，大概您的公事很忙，我也要穿衣裳出門。您把照片收下來罷。替我給不幸的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請安。再見罷，公爵！常來玩玩呀。我要特地到那個老太婆白洛孔司卡耶那裏去談論您的事情。親愛的，您聽着：我相信是上帝爲了我把您從瑞士引到彼得堡來的。也許您還有別的事情，然而主要的是爲了我。上帝是這樣安排着的。再見罷，親愛的女兒們。阿歷山大，你到我那裏來一趟。」

將軍夫人走了出去。箝納帶着垂頭喪氣，倉皇失措的樣子，惡狠狠地從桌上把照片取來，帶着歪斜的微笑朝公爵說話。

「公爵，我現在就要回家。假使您不變更住到我們那裏去的原意，我可以領您去，否則，您不會知道住址的。」

「您等一等，公爵。」——阿格拉耶說，忽然從椅上立起來。——「您還要在手冊上給我寫幾個字。爸爸說您是書法家。我就去給您取來。」

她也出去了。

「再見罷，公爵，我也要出去。」——阿台拉意達說。她緊緊地握住公爵的手，向他客氣地，和藹地微笑了一下，便出去了。她沒有看箝納一眼。

「這全是您呀。」——在大家剛走出去以後，箝納咬牙切齒地說着，忽然襲擊到公爵身上來了。——「我要娶親的話是您對她們說出來的！」——他用迅快的微語喃喃地說着，帶着一付瘋狂的臉，眼睛惡

狠狠地閃爍着。——「您是一個無恥的好搬口舌的人！」

「我敢保證您弄錯了。」——公爵有禮貌地、安靜地回答。——「我並沒有知道您要娶親。」

「您剛纔聽見伊凡·費道洛維奇說今天晚上一切事情將在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那裏取得解決，您竟把這話傳了過去！您說謊，她們從那裏知道的？除去您以外，誰會告訴她們？難道老太婆沒有暗示於我麼？」

「假使您覺得有人暗示於您，那末究竟是誰告訴的，您會知道得多些，我關於這事情沒有講過一句話。」

「信轉去了沒有回音呢？」——筵納用熱烈的不耐煩的態度插斷他的話。但是在這時候阿格拉耶回來了，公爵來不及回答什麼話。

「公爵，」——阿格拉耶說，把手冊放在小冊上面。——「請您挑選一頁，給我寫幾個字罷。筆在這裏，還有一支新筆。鋼的不要緊麼？我聽說，書法家不用鋼筆寫字。」

她和公爵談話的時候，似乎沒有注意到筵納在那裏。但是公爵正在那裏整理筆桿，尋找書頁，預備下筆的時候，筵納走近阿格拉耶站立着的壁爐旁邊，在公爵右面的身旁，用斷續的聲音附在她的耳朵上面說道：

「一句話，祇要從您的方面說出一句話，——我就得救了。」

公爵迅快地回轉身子，望着他們兩人。筵納的臉上露出真正的絕望。他說出這句話來的時候，似乎不

加尋思，十分懊喪。阿格拉耶望了他幾秒鐘，完全帶着極安靜的驚異的神情，像剛纔看公爵一般。她這安靜的驚異，這驚疑，似乎由於完全不明瞭人家對她所說的話而來的，在這時候對於笳納好像比最強烈的賤蔑還爲可怕。

「叫我寫什麼呢？」——公爵問。

「我現在就給您口授。」——阿格拉耶說，回轉身子來向着他，——「預備好了沒有寫罷？」我不願參加買賣。」——現在寫上日子和月份，給我看罷。」

公爵把手冊遞給她。

「妙極了！您寫得太好了。您的筆跡真是美透了！謝謝您。再見罷，公爵……等一等。」——她補充着說，似乎忽然憶起了什麼似的，——「我們走罷，我想送給您一點東西，作爲紀念。」

公爵跟着她出去。阿格拉耶走進飯廳，止步了。

「您讀一讀罷。」——她說，把笳納的信遞給他。

公爵取了信，驚疑地看了阿格拉耶一下。

「我知道您沒有讀，不會充當這人的心腹的。您讀罷，我要您讀一下。」

這封信顯然是在匆忙之中寫下的：

「我的命運將決於今天，您知道是如何決定的。今天我必須無可轉圜地說出我的話。我沒有任何權利，取得您的同情，也沒有任何的希望。但是您曾經在什麼時候說了一個字，祇是一個字，而這個字照耀

了黑夜般的我的全部生命，對於我成爲一座照海的燈塔。現在請您再說這樣的一個字，便可以從滅亡中救我出來！您祇要對我說：斷絕一切，我今天就可以斷絕一切。您說這話是不值得什麼的呀！我祇在這話裏尋覓您對我的同情和憐憫的表記，——祇是如此，祇是如此！沒有別的，沒有別的什麼！我不敢存什麼希望，因爲我不配。但是在您的那句話說了以後，我將重新接受我的貧窮，我將欣然忍受我的絕望的地位。我將迎接鬥爭，我將喜歡這鬥爭，我將在鬥爭中復生，取得新的力量！

「您將一句同情的話寄送給我罷，（祇要一句同情的話，我可以對您賭呢！）請您不要對於一個絕望的人，一個將沈溺的人的冒昧行動有所惱怒，爲了他膽敢作出最後的努力，從滅亡中將自己拯救出來。

C.I. 1

「這個人說，——公爵讀完以後，阿格拉耶厲聲說，——「那句『斷絕一切』的話不會沾污我的名譽，不致使我受到任何的約束，所以他自己給我一個書面的保證，就是這封信。您要注意，他是如何幼稚地忙着在幾個字旁邊加上雙圈，如何粗魯地透露他的祕密的意思。然而他知道，如果他斷絕了一切，自己一個人加以斷絕，不期待我的話語，甚至不向我說這件事情，對於我不存任何希望，那時候我可以變更我對於他的情感，也許會成爲他的朋友。他一定知道這一層！但是他的心靈是齷齪的：他知道，而不加以決斷；他既然知道，還要請求保證。他不能依靠信仰行事。他要我給他一個取到我的希望，以代替那個十萬塊錢。關於他在信內所說，似乎照耀他的生命的那句話，他在那裏說着無理的謊話。我祇是憐惜了他一次。但是他是一個無理，而且無恥的人：他當時立刻閃出可以獲得希望的念頭，我也立刻明白了。從那時

起，他起始捉我，到現在還捕捉着。但是够了。請您把這封信拿去，送還給他，立刻送還，在您離開我們的家以後；自然不必在這以前。」

「怎麼回答他呢？」

「自然一點也不去回答。這是最好的回答。您打算住在他的家裏麼？」

「伊凡·費道洛維奇剛纔自己介紹給我的。」——公爵說。

「您要留心他，我現在警告您。您現在把那封信退還給他，他是不會饒恕您的。」

阿格拉耶輕輕地握公爵的手，走出去了。她的臉是正經的，皺緊的，在和公爵點頭作別的時候，連微笑也不微笑一下。

「我立刻就來，單等我去取了那隻包袱。」——公爵對筭納說，——「我們可以出去。」

筭納踩着腳，表示不耐煩的神情。他的臉狂怒得甚至發黑。兩人終於走到街上，公爵手裏拿着包袱。

「回音呢？回音呢？」——筭納朝他身上攻襲着，——「她對您說什麼話？信轉去了沒有？」

公爵默默地將那封信遞給他。筭納楞住了。

「怎麼我的信？」——他喊，——「他竟沒有轉過去啊，我應該猜到這層的呀！真可惡……怪不得

她剛纔一點也沒有弄明白，那是容易了解的！您怎麼會，怎麼會不轉給她，唉，真是可惡……」

「對不住，您的信我反而能在您交給我的時候立刻轉過去，而且就照您所請求的那個樣子，牠在我那裏重又發現，那是因為阿格拉耶·伊凡諾夫剛纔退還了給我。」

「什麼時候？什麼時候？」

「在我剛在手冊上寫好了字，她請我出去說話的時候。（您聽見沒有？）我們走進飯廳裏去，她把書遞給我，讓我念一下，再退還給您。」

「可惡！」——筓納幾乎拉開了嗓子喊出來。——「念麼！念過了沒有？」

他站在行人道中間，又楞住了，驚訝得甚至張開了大嘴。

「是的，念過了，剛纔念的。」

「她自己，自己給您念的麼？自己麼？」

「她自己。您要相信，我不經她邀請是決不會念的。」

筓納沈默了一分鐘，懷着痛苦的努力思量着什麼，忽然喊道：

「不會的！她不會給您念的！您在那裏扯謊！您自己念的！」

「我說的是實話，」——公爵用以前的，完全不煩擾的口音回答，——「您要相信，這使我感到十分惋惜，這使我引起一種不愉快的印象。」

「但是不幸的人，至少她總會對您說什麼話麼？回答什麼話麼？」

「那自然啦。」

「你說呀，說呀，真見鬼……！」

筓納兩次在行人道上踩着穿了套鞋的右腳。

「我剛念完，她就對我說，您在那裏捉她。她說，您打算損壞她的名譽，以便從她那裏取得希望，然後依靠了這個希望，便可毫無損失地打破那個可以取到十萬塊錢的另一個希望。她又說，假使您不先和她討價還價，不向她預先請求保證，自己就斷絕了這一切，她也許會成爲您的朋友。好像就是如此。還有：我在取了信以後，問她，有什麼回音？她說，沒有回音就是最好的回音——好像就是如此。假使我忘了她的話的精確的說法，那是十分抱歉的，我祇是照我所瞭解的加以轉告。」

無可衡量的怨恨佔據了笳納的全身，他的瘋狂毫無抑止地衝決了出來：

「啊！原來如此！」——他咬牙切齒地說，——「把我的信往窗外扔出去！啊！她不願參加這買賣，——我是要參加的！我們往後看罷！我還有許多玩意……我們瞧着罷……我要叫你得到報應……！」

他的臉彎曲了，顯得慘白，嘴裏流着涎沫。他舉着拳頭威嚇着。他們這樣走了幾步。他一點也不和公爵客氣，好像獨自留在自己的屋內，因爲他認他爲一個毫不相干的人。但是他忽然打量着什麼，醒了轉來。

「究竟是怎麼會事？」——他忽然對公爵說，——「您（您這白癡！——他自言自語地說，）您怎麼忽然得到了她的信任，您和她剛剛認識了兩小時？這是怎麼會事？」

在一切苦痛之外還要添上一種忌妒的情感。它忽然咬啃他的心。

「這一層恕我不能對您解釋，」——公爵回答。

笳納惡毒地看了他一眼：

「她是不是把您叫到飯廳裏去把她的信任贈送給您？她不是預備贈送給您什麼東西麼？」

「我也就是這樣瞭解的。」

「爲了什麼呢？真見鬼！您究竟做了些什麼？您用什麼博到了她的歡心？您聽着，——他用全力張羅着，（在這時候他身上的一切似乎分散着，沸騰着，漫無秩序，使他的思想無從集中）——您聽着，您不能想法子記憶一下，挨着次序想一想，你們在那裏說了些什麼，把所有的話從頭到底想一想？您注意到什麼沒有，您記得麼？」

「可以，可以，」——公爵回答，——「從我走進去，相識了以後，我們首先講到瑞士的一切。」

「滾他娘的瑞士！」

「以後又談死刑……」

「死刑麼？」

「是的；爲了一樁事情……以後我對她們講我在那裏住了三年的情形，還講一段我和一個可憐的村女間所發生的歷史……」

「什麼可憐的村女，給我滾！往下說罷！」——筭納不耐煩地說。

「以後是施涅台爾對於我的性格表示他的意見，迫使我……」

「管他是什麼施涅台爾，管他有什麼意見！往下說罷！」

「以後，爲了一樁事情，我起始講人的臉，人的臉色，還說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和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差不多一樣的美麗。我這纔說出了關於照片的話……」



「但是您並沒有把剛纔在書房裏聽到的話轉說出來，不是麼？是不是？是不是？」

「我可以重複着說，不是的。」

「那末是那裏來的呢，真是見鬼……阿格拉耶沒有把信給老太婆看麼？」

「這一層我可以對您提出充分的保證，她並沒給她看。我一直在那裏；她沒有時間去做。」

「也許您自己沒有覺察出來……噢！真是可惡的白癡！」——他十分生氣，怒喊了起來。——「連講話都不會！」

笏納在開口罵人，沒有遇到抵抗以後，漸漸地喪失了一切的耐性，這在有些人方面是永遠如此的。再等一會，他也許會吐痰，他竟狂怒得如此地步。但是他也由於這狂怒而變為盲眩；否則，他早就會注意到，他以粗暴態度相侵的那個「白癡」，有時是極會精細地瞭解一切，令人十分滿意地傳達一切的。但是忽然發生了一點出乎意料的情形。

「我必須告訴您，笏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公爵忽然說，——「我以前果真不很健康，果真幾乎是一個白癡；但是現在我早就恢復了健康，所以人家當面稱我為白癡的時候，我感到有點不愉快。雖然從您的失敗的情形上看來，您是可以受原諒的，但是您在憤恨中甚至罵了我兩次。這對於我是很不願意的，特別是您一下子就來這手。現在我們正立在十字路口，我們兩人還是分手的好：您朝右面走回家去，我朝左面走。我手裏有二十五盧布，我一定可以找到寄宿的旅館。」

笏納十分不好意思，因為他被人家倉促地捉住，慚愧得滿臉通紅。

「對不住，公爵。」——他熱烈地喊了起來，忽然將辱罵的口氣變為異常客氣的態度。——「一看上帝份上，恕了我罷！你瞧，我是如何的不幸！您幾乎還是毫無所知，但是假使您知道了一切，一定會原諒我的。固然我這人是無可原恕的……」

「我並不需要這樣大的原諒。」——公爵連忙回答，——「我也明白您很不愉快，因此您罵起人來。唔，我們就到尊府上去罷。我很樂意……」

「不，現在放他走是不成的。」——筓納自己尋思着，一路上時時惡狠狠地望着公爵。——「這騙子從我身上探到了一切，以後忽然卸去了假面具……這中間含有一點意思。我們瞧下去罷！一切會得到解決的，一切，一切！今天就會得到解決！」

他們已經立在家門前了。

## 第八章

筓納的寓所在三樓，通着一條極清潔，明亮，而且寬闊的樓梯。這寓所有大小六七間屋子，全是極普通的，但無論如何，即使對於領取二千盧布薪俸的，有家室的官員也是住不起的。這寓所本來是預備連飯食帶僕役分租給人家的，筓納和他的家屬租下來還不到兩個月。租這房子使筓納感到不痛快，但是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和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納願意使自己成爲生利的，稍爲增加家庭的收入，極力主張着。筓納皺緊眉頭，認分租房間是敗壞名譽的行爲。在這樣做了以後，他似乎起始在社會上感到羞慚，

因爲他已習慣以帶着一些光明前途的青年人的資格，列身在社會中間。所有這一切對於命運的讓步，所有這一切拘束——這一切全是他的深刻的，精神上的傷痕。從一些時候起，他時常爲了各種瑣碎的情節過分而且不平均地惹惱着，假使還答應暫時讓步和忍耐，那末祇是因爲他決定在不久的時間內加以變更和改造。同時，這變更，他所選擇的那條出路，本身就成爲一個不小的難題，——這難題的解決恐怕要比其餘一切的事情更加麻煩而且苦惱些。

寓所中間有一條從門房那裏起始的走廊分隔着。在走廊的一面，有三間房間預備出租，租給「具有特別介紹」的房客。此外，還在走廊的這一面，它的盡頭處，廚房的旁邊，另有一間小屋，比其餘所有的房間都狹窄些，退伍的將軍伊伏爾根，一家之主，就住在裏面。他睡在寬闊的沙發上面，出進必須經過廚房，和後門的黑梯。筍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的十三歲的弟弟，中學生郭略，也住在這間小屋裏。他也被派定擠在裏面，還在裏面用功，睡在另一隻極陳舊的，狹短的小沙發上面，破洞極多的被單上面，而主要的是侍候並且監督父親，這辦法是逐漸越來越成爲必須的了。撥給公爵的是三間裏中央的一間；右面一間住着費爾特中閣，左面的一間還閒空着。筍納首先領公爵到家屬住的那一面房間裏去。這家屬住的一半房間是一間大廳，在必要時可以變爲飯廳，一間客廳，不過在早晨時纔成爲客廳，到了晚上便變爲筍納的書房和臥室，還有第三間是狹小而且永遠關住的，那是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和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納的臥室。總而言之，這寓所裏的一切是擁擠而且緊湊的。筍納祇好私下裏咬咬牙齒。他雖然對於母親是尊敬的，而且願意加以尊敬，但是從第一步起就可以看出他是家庭中極嚴厲的暴君。

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不是一人在客廳裏，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納和她同坐着。她們兩人在那裏編織什麼東西，還和客人伊凡·彼得洛維奇·波奇成談話。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有五十歲，一張瘦瘦的，凹陷下去的臉，眼睛下面有強烈的黑圈。她的樣式是病態的，帶點憂鬱性的，臉部和眼神卻是十分有趣的。從最初的一些話語上就露出嚴肅的，充滿真正的威嚴的性格。她雖然具有憂鬱的態度，但預感出一種堅定性，甚至決斷力。她穿得異常樸素，穿了深色的衣服，完全照老太婆的式樣，但是她的舉止，談話，一切姿態，表露出一個見過優良社會的婦人來。

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納是二十三歲的女郎，中等身材，很瘦，臉孔不見得很美麗，卻含有並不美麗而能取悅，且能吸引人的祕密。她很像母親，甚至穿得幾乎和母親一樣，由於完全不願裝飾的原因。她的灰色眼睛的神勢有時是很快樂和藹的，但時常顯得嚴肅而且沈鬱，有時甚至太為過分，尤其是在最近的時候。她的臉上也現出堅定和決斷，還預感出這堅定甚至會比母親還有力些，剛毅些。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納火性很大，她的兄弟有時還怕這火性。現在坐在他們家裏的客人伊凡·彼得洛維奇·波奇成也很怕她。他還是十分年輕的人，不到三十歲，衣服穿得樸素，卻還雅致，具有優美的，似乎太老成的姿勢。一簇深櫻色的鬚表示他是非公務員。他會作聰明的，有趣的談話，但時常沈默着。總之，他能引起極有趣的印象。他顯然對於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納不很冷淡，也不隱藏他的情感。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納對他還極友善，但是對於他的一些問題還遲遲作復，甚至不愛這些問題。但是波奇成並不因此喪失勇氣。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對他很和藹，近來甚至很信任他。大家都知道，他以放債圖利，收受一

些多少可靠的抵押品。他同笳納是極要好的朋友。

笳納很嚴肅地向母親問安，完全不和妹子道候，在廣泛地，零零落落將公爵介紹了以後，立刻把波奇引出屋外去了。尼納·阿歷山大洛夫對公爵說了幾句和藹的話語，吩咐在門外窺看的郭略領公爵到中間的屋子裏去。郭略是有快樂和藹的臉，還有信任坦白的舉止的男孩。

「您的行李在那裏？」——他領公爵進屋的時候說着。

「我有一個包袱；我把他留在門房裏。」

「我立刻去取來。我們家裏僕役祇有廚婦和瑪德鄰納兩人，所以我也幫着做做。瓦略監督一切，儘生氣。笳納說，您今天從瑞士來，是麼？」

「是的。」

「瑞士好麼？」

「很好。」

「有山麼？」

「有。」

「我立刻把您的包袱去取來。」

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納走了進來。

「瑪德鄰納就來給您鋪牀。您有箱子麼？」

「沒有，是一個包袱。令弟去給我取來，它就在門房裏。」

「那裏除了這個小包以外，沒有什麼包袱。您放在那裏了？」——郭略重又回屋問。

「除去這個，沒有別的。」——公爵一面說，一面收下包袱。

「啊！我心想，不要被費爾特申闖偷了去。」

「不許亂嚼不相干的話。」——瓦略厲聲說。她和公爵說話也是很乾澀的，祇是稍為客氣一點。

「Chère Babette，對待我可以溫柔些，我並非波奇成呀。」

「還可以揍你一頓，郭略，你還笨得很呢。要什麼，可以問瑪德鄰納。中飯在四點半鐘開。您可以同我們

一塊兒喫，也可以在自己屋內喫，隨您的便。走罷，郭略，你不要妨礙他。」

「走罷，堅決的性格！」

他們走出去的時候和筭納撞見。

「父親在家麼？」——筭納問郭略，在取到了郭略肯定的回答以後，向他附耳說了幾句話。

郭略點頭，隨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納走出去了。

「有兩句話，公爵。我竟忘記對您說了。我有一個請求：要費您的心——如果您並不覺得十分為難的

話，——請您不要在這裏漏出我剛纔和阿格拉耶之間所發生的一切，也不要在那裏講您在此地所發現

的一切。因為這裏也有許多亂七八糟的事情。然而管它呢……：那怕至少今天請您忍耐一下。」

「我可以使您相信，我說話比您所想的少得多。」——公爵說，對於筭納針刺的話有點惹惱的樣子。

他們中間的關係顯然越來越惡劣了。

「我今天爲了您受得夠了。一句話，我懇求您。」

「您還要注意這一層，笱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我剛纔受了什麼約束，爲什麼我不能提起照片的事？您並沒有請求我呀。」

「真是一間極壞的屋子，」——笱納說，賤蔑地向四圍望了一遭。——「這樣烏黑，窗戶還朝院子裏開着。在一切情形之下，您到我們這裏來未免不是時候……但這不是我的事情；不是我出租房間呀。」

波奇成探頭看了一下，叫了笱納一聲。笱納連忙拋開公爵，走了出去，顧不得還想說什麼話，但是顯然噤了下去，羞於開出口來。他罵房子也罵得似乎帶着不好意思的樣子。

公爵剛洗了臉，將他的頭髮多少整理了一下，門重又開了，一個新面龐窺視着。

這個人年紀有三十歲左右，身材不小，肩膀寬闊，頭顱巨大，頭髮蜷曲，作栗色。他的臉上肉多而紅潤，嘴唇厚厚的，鼻子寬寬的，扁扁的，眼睛是小小的，肥滿的，嘲笑的，似乎不斷地瞥來瞥去。整個地講來，這一切含着十分傲慢的性質。他穿得有點醜態。

他起初開門，開到恰巧可以探進頭去。探進來的頭向房屋環看了五秒鐘。以後門慢慢兒開了，整個身軀在門限上現露，但是客人還沒有進來，在門限上繼續眯着眼睛，審看公爵。他終於闔上了門，走近過來，坐在椅上，緊緊地拉住公爵的手，把他按坐在斜對着自己的沙發上面。

「費爾特申閣，」——他說，凝注而帶着疑問的樣子，審看公爵的臉。

「下面怎麼樣呢？」——公爵回答，幾乎發笑了。

「一個房客，」——費爾特申閣又說，仍舊審看着。

「您是想交朋友麼？」

「唉，唉！」——客人說，把頭髮揉得豎直起來，嘆了一口氣，起始向對面的角落裏看望。——「您有錢麼？」——他忽然問公爵。

「不多。」

「究竟多少？」

「二十五盧布。」

「拿出來看。」

公爵從背心的口袋裏掏出一張二十五盧布的鈔票，遞給費爾特申閣。費爾特申閣翻了轉來，看了一眼，以後翻到另一面，放在光亮上面看着。

「真奇怪，」——他似乎在沈思中說着。——「爲什麼是栗色的這種二十五盧布的鈔票有時發出可怕的栗色，有些又褪色。您拿去罷。」

公爵把鈔票收回。費爾特申閣從椅上立起來。

「我來警告您：第一，不要借給我錢，因爲我一定會借錢的。」

「好罷。」



「您打算在這裏付錢麼？」

「打算的。」

「我可是不打算謝謝。我住在從您那裏朝右的第一個門，您看見沒有？您不必時常光降到我那裏去。我可以到您這裏來，您不必擔心。將軍見過了沒有？」

「沒有。」

「還沒有聽見說過麼？」

「自然沒有。」

「那末您會看見，而且聽見的。他甚至會問我借錢！*Avis au lecteur.* 再見罷。一個人帶着費爾特申關的姓還可以生活下去麼？」

「爲什麼不能呢？」

「再見罷。」

(癡白)

他走出門外去了。公爵以後纔知道這位先生似乎自願負起一個責任，就是以古怪和快樂的行動使大家喫驚，但是不知道怎麼樣，永遠弄不對勁。他對於有些人甚至引起不愉快的印象，這使他感到真情的憂鬱，然而這責任他到底不肯放棄。他走到門外的時候，正和一位走進來的先生相撞，他的地位纔算恢復了一下。他讓這位新來的，公爵不熟識的客人走進來，在他身後做了幾次警告性的眉眼，因此到底帶着自信的心情走了。

新客身材高大，有五十五歲模樣，甚至還多些，身體十分笨重，血紅的，多肉的，鬆弛的臉，包圍在濃厚的，灰色的鬍鬚中間，還有一雙巨大的，瞪得極利害的眼睛。他的軀體如果沒有一些衰弱的，破爛的，甚至齷齪的樣子，一定是十分莊嚴的。他穿着舊外褂，手肘上幾乎是破穿的，內衣也染滿了油漬，——是居家的服色。臨近的時候，他身上帶點燒酒味。但是他的舉止是莊嚴的，研究得到家的，帶着以高貴的性格取勝的顯著的，忌妒性的願望。他走到公爵面前，不慌不忙，含着歡迎的微笑，默默地拉住他的手，握在手裏不放，審視他的臉一些時候，似乎在那裏辨認熟諳的臉相。

「是他呀！是他呀！」——他輕聲而且莊嚴地說，——「真像活的一般！我聽見人家反復說着一個熟諳的，親愛的名字，便記起了無可挽回的過去……是梅思金公爵麼？」

「是的。」

「伊伏爾金將軍，退職的，不幸的人。請問，你的名和父名？」

「萊夫·尼古拉也維奇。」

「是的，是的！是我的好友，可以說是總角之交，尼古拉·彼得洛維奇的兒子麼？」

「先父的名字是尼古拉·里伏維奇。」

「里伏維奇，」——將軍更正了一下，但並不慌忙，帶着十分信任的樣子，似乎他一點也沒有忘卻，祇是偶然說錯。他坐了下去，還是拉住公爵的手，讓他坐在自己身旁。——「我會抱過您的呀。」

「真的麼？」——公爵問，——「先父已經故世二十年了。」

「是的。二十年了。二十年零三個月。我們一塊兒求學；我一直進入軍界……」

「先父也是武職，曾充任瓦西里闊夫司基團部的少尉。」

「在白洛米爾司基團部裏。差不多在臨死之前調到白洛米爾司基團裏。他死的時候我曾在場，祝願他永久的安息。令堂太太……」

將軍似乎由於憂鬱的回憶，而停住沒有說話。

「她過了半年以後，爲了遭涼的毛病也死了。」——公爵說。

「不是爲了遭涼。不是爲了遭涼，你要相信我這老頭兒的話。我也在場，也是我葬她的。是的，公爵夫人我至今還記憶着青春的時代呀！爲了她，我和公爵，兩個總角之交，幾乎要成爲互相殺斫的兇手。」

公爵起始聽得帶點不信任的樣子。

「我深深地戀上了您的母親，還在她做未婚妻的時候。公爵看到以後，受到了極大的打擊。在一天早晨，七點鐘的時候，他跑來喚醒我。我驚訝地穿上衣裳。雙方沈默着。我明白了一切。他從口袋裏掏出兩支手槍。隔着一塊手絹。沒有證人。在五分鐘後就要互相送終，何必用證人呢？我們裝上了子彈，鋪好手絹，站在那裏，手槍互相對準了各人的心胸，互相看望各人的臉。忽然兩人眼睛裏像泉水似的流出淚水，手抖索了。兩個人，兩個人，同時來的！自然，互相擁抱，互相寬容。公爵喊：她是你的，我也喊：她是你的！一句話……一句話……您是到我們這裏來住的麼？」

「是的，也許住一些時候。」——公爵說，似乎有點口吃。

「公爵，家母請您去一躺。」——從門內窺視的郭略喊。公爵立起來想走，將軍的右掌放在他的肩上，用友誼的態度按他到沙發上去。

「我以令尊的知己朋友的資格，警告您一聲。」——將軍說。——「您自己看見，我爲了悲劇性的災難事件，受極深的痛苦。但是沒有經過審判！沒有經過審判！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是一個稀有的女人。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納，我的女兒，是一個稀有的女兒。我們爲了環境而開設宿舍，——真是從來沒有聽到的墮落！我原來是可以做到總督的人……但是我們永遠歡迎您。我的家中現在發生了悲劇！」

公爵顯出疑問的神氣，還露出極大的好奇。

「一件婚事正在預備着，一件稀有的婚事。一個暗昧性格的女人和一個可以做侍從官的青年的婚事。這女人將被領進我們的家庭裏來，而家庭裏還有我的妻子和我的女兒。但是在我有一口氣透着的時候，她是不會進門的！我要躺在門限上面，讓她跨過我的身體……我現在差不多不和筋納說話，甚至避免相遇。我特地警告您。您既然要住在我們家裏，那是一樣的，您總會成爲見證的。您是我的老友，兒子，我有權利希望……」

「公爵，勞駕，請您到我的客廳裏來一躺。」——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招呼着，那時候她自己已經在門裏出現了。

「你猜一猜，親愛的。」——將軍喊。——「原來公爵小的時候我還抱過的呢！」

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用責備的神氣看了將軍一眼，又用試探的態度看着公爵，一句話也沒有說。

公爵跟在她後面去了。他們剛走到客廳裏坐下，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剛起始很匆遽而且低聲地告訴公爵什麼話，將軍忽然親自光降到客廳裏來了。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立刻不作聲，帶着顯然的懊惱，俯身從事編織。將軍也許看出這懊惱的情景，但繼續處身於佳妙的心情的狀態之中。

「我的老友的儿子！」——他朝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喊。——「真是出乎意料之外！我早就停止了想像。但是親愛的，你難道不記得尼古拉·里伏維奇了麼？你遇見過他的……不是在特魏里麼？」

「我不記得尼古拉·里伏維奇。他是令尊大人麼？」——她問公爵。

「是先父。不過他好像不是死在特魏里，卻死在麗薩魏特格拉特。」——公爵對將軍畏葸地說，——「我從伯夫里柴夫那裏聽到的。」

「是在特魏里。」——將軍加以證實。——「在臨死之前調到特魏里去的，甚至還在起病之前。您那時歲數太小，記不得調遷和旅行的一切。伯夫里柴夫雖然是極好的人，也會弄錯的。」

「您還認識伯夫里柴夫麼？」

「他是一個稀有的人，但是我也在場眼見。我立在他的牀前，祝福他永恆的休息……」

「先父是在候審的時候死去的。」——公爵又說。——「我永遠沒有弄清楚，爲了什麼事情；他死在醫院裏面。」

「啊，這是關於兵士郭爾伯闊夫的案件，公爵本來可以被判決無罪。」

「是麼？您一定知道麼？」——公爵問，露出特別的好奇。

「自然嘍！」——將軍喊。——「法庭沒有判決，就停止進行了。那是一樁棘手的案子！甚至還可以說是神祕的案件。營長拉里昂諾夫中尉病得很重，公爵奉派暫時代理他的職務。很好。兵士郭爾伯闊夫偷竊同伴的製靴的皮件，賣去換酒喝。很好。公爵當着軍曹和伍長的面前，（這層要注意，）責罵郭爾伯闊夫一頓，還威嚇他說要鞭撻他。很好。郭爾伯闊夫走入營房，躺在鋪板上，過了一刻鐘以後就死了。這很好，這是意外的，幾乎棘手的一樁案件。不管怎樣，郭爾伯闊夫被埋葬了。公爵造了報告，郭爾伯闊夫的名字在名冊上被勾了去。似乎沒有比這再好的了罷？但是過了半年以後，兵士郭爾伯闊夫竟像沒事人似的在同師同旅的諾伏再姆亮司基步兵團第二營第三連內出現了！」

「怎麼？」——公爵驚訝得出聲喊了。

「這不對，這是錯誤！」——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忽然說道，幾乎帶着煩惱的樣子看着公爵。——

[Mon mari se trompe. ①]

「但是親愛的，Se trompe 不 Se trompe 是容易說的，你試着自己把這樁事情解決一下罷！大家全楞住了。我首先會說 Qu'on se trompe。但是不幸的是我親眼看見，自己參加在委員會裏面。所有認識他的人全供稱他就是那個兵士郭爾伯闊夫，完全就是他，就是半年前用普通的儀式，在軍鼓聲中埋葬了的。這實在是稀有的，幾乎不可能的事件，我同意，但是……」

「爸爸，飯開好了，」——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納走進屋裏來宣布。

●我的丈夫弄錯了。

「這好極了，妙極了！我餓得很……但甚至可以說是心理的事件……」

「湯又要涼了，」——瓦略不耐煩地說。

「就來，就來，」——將軍一邊走出房間，一邊喃聲說，——「而且無論怎樣調查也——」在走廊裏還聽得見這話。

「您如果在我們這裏住下來的話，有許多地方您應該原諒阿爾達里昂·阿歷山大洛維奇，」——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對公爵說，——「他不會十分驚吵您；他一個人喫飯。您自己要同意，每人都有自己的缺點，自己的特別的性格，有些人比我們平常用手指指點出的一些人還特別些。我有一件事情奉求：假使我的丈夫請您交付房租，您就對他說已經付給我了。自然付給阿爾達里昂·阿歷山大洛維奇的款子也會加進您的賬上去的，我請求你是單祇爲了謹慎起見……這是什麼，瓦略？」

瓦略回到屋內，把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照片默默地遞給母親。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抖索了一下，起初似乎帶着懼怕，以後又帶着壓抑下來的，悲苦的感覺，把照片審看了一會。她終於含着疑問望着瓦略。

「她今天自己送給他的，」——瓦略說，——「今天晚上一切都要解決了。」

「今天晚上！」——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好像絕望似的低聲反覆地說，——「怎麼樣？這件事情已經沒有一點疑惑，也沒有什麼希望：這照片預示了一切……這是他自己給你看的麼？」——她驚訝地問。

「您知道，我們幾乎整個月內沒有說過一句話。這一切是波奇成對我說的。那張照片就扔在桌旁地板上。我檢了起來。」

「公爵，——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忽然對他說，——我想問您，（我特地爲了這事請您來一趟，）您是不是早就認識小兒？他好像說您今天纔從什麼地方來到的，是麼？」

公爵把自己的事情簡單地解釋了一番，刪去了一大半。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和瓦略傾聽着。

「我現在要詢問您，並不想探聽關於筵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奇的什麼事情，——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說，——對於這層您不應該發生誤會。假使有什麼事他自己不能對我直說出來，我也就不願意背了他加以探聽。我所以這樣問，是因爲剛纔筵納當您面前，還有您走了以後，我問起您來的時候，他是回答我：『他是全知道的，不必和他客氣！』這是什麼意思？我願意知道，在什麼程度之下……」

筵納和波奇成突然走了進來。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立刻不響了。公爵仍舊留在她身旁的椅子上，瓦略退到一旁去了。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照片就放在極明顯的地方，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前面的工作桌子上面。筵納一看見這照片，就皺緊眉毛，恨恨地從桌上取起，扔到擺在屋子的另一端的書桌上去了。

「筵納，今天麼？」——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忽然問。

「什麼今天？」——筵納喫了一驚，忽然攻擊起公爵來了。——「我明白，您又夾在這裏頭了……您倒底是怎麼會事？是不是一種病？您竟不能忍一忍麼？大人，您要明白……」



「這是我的錯，筓納。這和別人無干。」——波奇成插上去說。

筓納帶着疑問看了他一眼。

「這樣好些，筓納再說，事情也已經完了。」——波奇成喃喃地說，退到一旁，坐在桌旁，從口袋裏掏出一張紙，精細地審看着。筓納站在那裏，顯得憂鬱，不安地等候家庭的口角的爆發。他並沒有想到在公爵前面道歉。

「如果一切都已完結，那末伊凡·彼得洛維奇的話是對的。」——尼納·阿歷山大洛夫說，——  
「筓納，你不要皺眉，也不必生氣。你自己不願意說的事情，我決不來問你。你要知道，我已經完全馴服了。你不必擔心。」

她說話的時候，並沒有中止工作，似乎真是安靜的樣子。筓納感到驚訝，卻謹慎地沈默着，眼看他的母親，等候她表示得明白些。家庭間的口角已使他償付了極貴的代價。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看出這謹慎來，便帶着悲苦的微笑說道：

「你還在那裏疑惑，不相信我。你不必着急，決不會再有眼淚和哀求，像以前那樣，至少在我的方面是如此的。我的全部願望是使你成爲幸福的人，你也知道這層。我服從了命運。無論我們以後住在一起，或是離開，我的心將永遠和你同在。自然我祇能對自己負責；你可是不能對你的妹妹作同樣的要求……」

「又是她來了！」——筓納喊，帶着譏笑和憤恨望着妹子，——「媽媽！我還要在您面前賭我以前賭過的呢；祇要我在這裏，祇要我活在世上，永遠沒有人敢怠慢您。無論講的是誰，隨便那一個，祇要跨進我

們家裏的門限，我要堅持地要求他對您表示尊敬……」

筭納高興得差不多用和解和摯愛的表情看望他的母親。

「我一點也不懼怕自己，筭納，你要知道。這些日子我儘着急，而且感到痛苦，並不是爲了自己。聽說今天可以了結。怎樣了結呢？」

「今天晚上在她家裏，她答應宣布她是否同意。」——筭納回答。

「我們幾乎有三個禮拜避免談論這件事情，這是好的。現在在一切都將了結的時候，我祇要問一樁事情：你既然並不愛她，她怎麼能對你表示同意，甚至把照片送給你呢？難道你能愛這樣……這樣……」

「這樣有經驗的女人，是不是？」

「我並不想這樣措詞。難道你會遮住她的眼睛到這種程度麼？」

在這問題裏忽然聽出不尋常的惹惱的調子。筭納站在那裏，尋思了一會，一面不隱藏他的譏笑，一面說道：

「媽媽，您又受了感情的衝動，您又忍不住了。您永遠這樣開始，慢慢地熾燒了起來。您說：決不會再有盤問和責備的事情，但是已經起始了！我們最好不必再談，真是不必再談；至少您有這念頭……我無論如何，永不離開你。至少別人是會從這樣的妹子身邊跑開的，——你瞧她現在怎樣望着我呀！我們就這樣完結！我已經十分高興起來……您怎麼會知道我欺騙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呢？至於說到瓦略一層，那就隨她便罷了。現在完全够了！」

笏納越說越興奮，無目的地在屋內踱起步來。這樣的談話立刻變為每個家庭人員的傷痕。

「我說過，假使她走進這家裏來，我就要離開此地，我決不食言！」——瓦略說。

「爲了固執！」——笏納喊——「你不肯出嫁，也是爲了固執的皮氣！你爲什麼和我生氣？我纔不管你這一套呢。隨你的便，——那怕現在就履行你的願望都可以。你們真使我感到討厭。怎麼？您現在到底決定離開我們了，公爵！」——他朝公爵呼喊，在看見他從座位上立起來的時候。

笏納的語調裏聽得出一種極深程度的惹惱，一個人到了這程度幾乎會自己喜悅這惹惱，毫無攔阻地將自身付託給它，而且事情無論弄到什麼地步，幾乎總會帶着日見增長的愉快。公爵在門前回轉身來，想回答幾句，但是從他的侮辱者病態的臉色上看出祇要再加上一滴水，便會使水缸溢滿的情形，當時回轉身來，默默地出去了。過了幾分鐘，從客廳裏流出來的回聲中他聽出，他走了以後，談話更加弄得喧鬧而且公開了。

他經過大廳，走到門房那裏去，以便折到走廊裏去，再從那裏回到自己屋裏。走近通樓梯的大門的時候，他聽到，而且注意到有人在門外用力拉鈴。但是鈴大概壞了：它祇是微微地抖索一下，沒有聲音。公爵卸下了門門，開了門，——驚訝得倒退了一步，甚至全身抖索起來：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站在他的面前。他從照片上認識了她。她一看到他，她的眼睛裏閃出一陣惱恨。她迅快地走進門房，肩膀撞着他，使他讓路，一面脫下皮大衣，一面忿忿地說：

「既然懶得修理門鈴，至少可以在門房裏坐一坐，等候人家叩門。你現在把皮大衣都扔落了，真是笨

蛋！」

那件皮大衣確乎落在地板上。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沒有等得及公爵替她脫下，自己脫下來，擲到他手裏，瞧也不瞧他一眼，弄得公爵來不及接下來。

「應該把你開除才對。快去通報呀。」

公爵想說什麼話，但是慌亂得一句也沒有說出來，竟捧着從地板上檢起來的皮大衣，向客廳那裏走去。

「現在竟捧着皮大衣走了！你爲什麼捧着皮大衣哈哈！哈哈！你是瘋子麼？」

公爵回轉身，望着她，像化石一般。她笑的時候，他也笑，但是舌頭總還是動彈不了。在他給她開門的一剎那，他的臉色死白，現在一陣紅潤忽然沖到他的臉上。

「這人真是白癡！」——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恨恨地喊着，朝他蹣跚——「你往那裏去？你去通報什麼人的名字？」

「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公爵喃喃地說。

「你爲什麼認識我？」——她迅快地問他。——「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你呀！你去通報罷……裏面喊嚷些什麼？」

「相罵呢，」——公爵回答，走到客廳裏去了。

他正在十分堅決的時間內走了進去：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準備完全忘卻她「服從一切。」她擁

護着瓦略。波奇成已經拋棄那張用鉛筆寫的紙，也站立在瓦略身旁。瓦略自己也並不膽怯，她不是一個怯生生的女郎。哥哥的粗魯的話越來越顯得不客氣，而且無從忍耐了。在這種情形之下，她照例停止說話，祇是帶着譏笑，默默地瞧着哥哥，眼睛裏也不霎。她也知道，這種辦法會把他弄得忿怒到最後的境界。就在這時候，公爵跨進屋內，宣布道：

「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

## 第九章

大家沈默着。大家望着公爵，好像不瞭解他，也不願意瞭解。筓納懼怕得楞住了。

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光降，尤其在現在的時候，對於大家成爲極奇怪的，極麻煩的意外事情。單就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還是第一次光臨一層看來已極可怪；而況在這以前她永遠保持着傲慢的態度，和筓納談話時甚至沒有表示過和他的家屬相見一下的願望，最近甚至完全沒有提起他們，好像世上沒有他們存在似的。筓納雖然對於這種在他極其麻煩的談話可予避免，部分地引爲快樂，但在心裏到底對於她的驕傲頗不謂然。總之，他所期望的至多是她對於他的家屬嘲笑和諷刺，而非專誠的拜訪。他確乎知道他家中爲了他的求婚所發生的一切，以及他的家屬對於她作如何的看法，是她所深悉的。她現在的來訪，在贈送了照片之後，在她的生日那天，在她答應解決他的命運的那天，其意義就等於這決意的本身。大家望着公爵時所生的驚疑持續得不久。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自己在客廳的門前出現，進屋時

又微微撞了公爵一下。

「好容易進來了……你們爲什麼把鈴兒繫牢？」——她快樂地說，向拔開腿跑到她面前的筭納伸手。——「您的臉何以這樣惱亂？您給我介紹呀……」

筭納弄得完全慌亂，首先把她介紹給瓦略。兩個女人在互相握手前，交換着奇怪的眼勢。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笑了一聲，戴上了快樂的假面具，瓦略卻不願意戴假面具，露出陰鬱和聚精會神的樣子。連普通的客氣所需要的微笑的影子也不露在她的臉上。筭納楞住了。懇求是無用，而且也沒有時間。他朝瓦略投擲恐嚇的眼勢。由於這眼勢，她明白這時間對於他的兄弟具有如何的意義。她當時似已決定對他讓步，向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微笑了一下。（他們的家庭裏大家還很相愛的。）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把局勢稍爲糾正了一下。筭納完全弄亂，在妹子之後纔來介紹給他母親，甚至首先把母親領到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面前去。但是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剛開始說她「如何榮幸」等等的話，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沒有聽完，迅速轉身向着筭納，還沒有經人家邀請，便坐在窗旁角落裏小沙發上面，喊道：

「您的書房在那兒？還有……還有房客在那兒？你們不是還出租房間麼？」

筭納的臉漲得通紅，口吃着想回答什麼話，但是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立刻說道：

「怎麼再出租房間呢？你們這裏連書房都沒有。這有好處麼？」——她忽然對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說。

「有點麻煩，」——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回答，——「自然應該有好處的。我們剛纔……」

但是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又沒有聽完。她看了笏納一眼，一面笑，一面對他喊道：

「您的臉怎麼啦？哎喲，您瞧，這時候您的臉！」

她笑了幾秒鐘，笏納的臉確乎顯得很歪曲：他的呆鈍的樣子，他的滑稽的，膽怯的，慌亂的神氣忽然消滅無踪，但是臉色異常的慘白；他默默地，聚精會神地，用惡劣的眼神，目不轉睛地望着繼續笑着的女客的臉。

當時還有一個觀察者，還沒有脫去在看到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時候那種驚愕的神情。他雖然站在原地方，客廳門前，像一根「木柱」，但看得出笏納臉上的慘白和惡性的變化。這觀察者便是公爵。他幾乎像受了懼怕似的，忽然機械地往前跨了一步。

「喝一點水罷。」——他對笏納微語。——「不要這樣看人……」

顯然，他說這話並無任何打算，並無任何特別的用意，祇是隨隨便便地，出於第一步的行動；但是他的話語引起了異常的影響。笏納所有的惡毒忽然全傾倒在公爵身上；他抓住他的肩膀，默默地看他，露出復仇和忿恨的神情，似乎無力說出話來。發生了普遍的驚慌：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甚至低聲呼喊了一下。波奇成不安地向前走了一步，在門前出現的郭略和費爾特申驚訝得止步，惟有瓦略仍舊露出愠怒的樣子，注意地觀察着。她沒有坐下來，卻站在母親身旁，手又在胸前。

笏納差不多在就要行動的最初的一剎那間立刻止住，發出神經性的轟笑。他完全醒了過來。

「您是什麼，公爵？您是醫生麼？」——他喊，盡可能地顯得快樂些，坦白些。——「他竟使我喫了一驚。」

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我來給您介紹，這是一位極珍貴的人物，雖然我自己從今天早晨起纔和他相認識。」

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驚疑地看着公爵。

「公爵他是公爵麼？你們猜怎麼的，我剛纔在門房裏把他當作了僕人，打發他到這裏來通報呢！哈哈！」

「沒有禍害，沒有禍害！」——費爾特申闕搶上去說，連忙走近去，看見有人笑，自己也高興起來。——「沒有禍害：Se non e vero……」

「還幾乎要罵您呢，公爵。對不住得很。費爾特申闕，您怎麼會在這裏？這個時候怎麼會在這裏？我至少以為可以碰不到您的。他是誰？那一個公爵梅思金麼？」——她反覆地問筭納。筭納還在抓住公爵的肩膀的時候就把他介紹了。

「我們的房客，」——筭納重複了一句。

顯然，人們把公爵當作一個稀奇的東西似的介紹給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大家認他可以成爲從虛偽的局面裏脫離的一條出路。公爵甚至清晰地聽到「白癡」的兩個字，似乎是費爾特申闕在他身後微語着，對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解釋。

「請問，剛纔我這樣可怕地……把您錯認了的時候，爲什麼您不對我說明白呢？」——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繼續說，用極無禮的態度從頭到腳審看着公爵。她不耐煩地等候回答，似乎完全相信他的



回答一定十分愚蠢，不會不發笑的。

「我突然看到您，十分驚訝……」——公爵喃喃地說。

「你怎麼知道是我呢？您以前在那裏看見過我？我好像真是在什麼地方看見過他的？請問您，您爲什麼剛纔站在那裏發楞？我身上有什麼可以使您發楞的地方？」

「來呀，來呀！」——費爾特申閣繼續扮着鬼臉。——「來呀！哎喲，叫我會說出多少話來，回答這個問題！來呀……公爵，你真是笨貨呀！」

「是的，我在您的地位上會說出許多話來的。」——公爵對費爾特申閣笑着。——「剛纔您的照片使得我十分驚愕。」——他繼續對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說。——「以後我又在葉潘欽夫人家裏提起您……今天一清早在火車上走近彼得堡的時候，帕爾芬·羅果靜還對我講了關於您的許多話……就是在我給您開門的那個時候，我也在想您，而您忽然來了。」

「您怎麼會認識我，知道是我呢？」

「從照片上看來，還有……」

「還有什麼？」

「還因爲我的想像中就有您這樣的影子……我好像也在什麼地方看見過您似的。」

「在什麼地方？在什麼地方？」

「我好像在什麼地方看見過您的眼睛……這是不會有的！我就是這樣說說罷了……我從來沒有

到過這裏。也許在夢中……」

「公爵真行呀！」——費爾特申闕喊。——「不行，我要把我所說的 *Se non e vero* 的話收回來。然而……然而他這全是由於天真爛漫而來的！」——他惋惜地說。

公爵用不安靜的語音說出這幾句話，並且斷斷續續的，時常透氣。過度的驚慌表露在他的身上。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好奇地望着他，並不發笑。就在這時候，緊緊地包圍着公爵和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一羣人的後面，忽然發出一個洪大的，新的聲音，當時使這一羣散開，分爲兩橛。一家之主，伊伏爾金將軍站在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前面。他穿着燕尾服，和潔淨的硬襯衫；他的鬍子染了顏色。

這真是使筭納不能忍受下去了。

他是野心勃勃的人，虛榮到了過分敏感和憂鬱症的程度。他在這兩月內儘尋求可以支持得比較體面些，在社會上顯得高貴些的某種支點。他感到他在所選擇的道路上還是生手，也許支持不住。他在家庭內本來是專橫的，因此他在絕望中決定在家裏做出一些完全傲慢的行動，但是又不敢在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面前這樣做。她一直在最後的一分鐘內還把他弄得糊裏糊塗，毫不憐憫地控制着他。他是一個「無耐心的乞丐，」這是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親自說出來的話，有人報告給他聽的。他用各式各樣的方式，宣誓他以後要趕上她，而同時又像小孩一般，有時不免幻想將極端聯接起來，將一切的矛盾加以調和。現在他還須喝喫這一杯可怕的酒，主要地是在這個時候！還有一個不可預見，卻對於愛虛榮的人十分可怕的磨刑，——就是爲自己的家屬感覺羞慚的痛苦，竟落到他的頭上來了。「這酬報自身到底是值得

的麼？——筋納的腦筋裏這時候閃過這個念頭。

就在這時候發生了這兩個月內作爲噩夢似的夢見，使他恐怖、羞慚的一切：終於發生了他的父親和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相遇的一幕。他有時逗惱着自己，試一試設想將軍在行結婚禮時的情景，但是永不會把這幅痛苦的圖畫看完，連忙拋棄掉了。也許他十分誇大着災害，但是凡是愛虛榮的人永遠是如此。他在這兩月內把這事思索了許多次數，決定無論如何要對於他的父親施加壓迫，至少是暫時的，並且設法在可能的範圍內讓他離開彼得堡，不管他母親同意與否。十分鐘以前，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走進來的時候，他驚愕而且震恐得完全忘記了阿爾達里昂·阿歷山大洛維奇出現的可能，並沒有作任何處置。現在將軍竟出現在大衆面前，還經過了鄭重的預備，穿上禮服，且正在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一尋覓機會，嘲弄他和他的家屬的時候，（對於這層他是深信無疑的。）她這次的拜訪到底有什麼意思，還不是這件事情麼？她跑來是爲了和他的母親和妹子親善呢？還是打算在他家裏侮辱她們一頓呢？但是從兩方面的態度看來，這件事情是毫無疑義的。他的母親和妹妹坐在一邊，像遭了辱罵一般，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甚至似乎忘記了她們和她同處一室……她這樣的舉動，自然另有用意！

費爾特申闊拉住將軍，領他到前面來。

「阿爾達里昂·阿歷山大洛維奇·伊伏爾金，」——將軍莊重地說，彎下身體，微笑起來，——「一個不幸的老兵和一個家庭的父親，這家庭感到十二分的榮幸，因爲它希望迎接如此美麗的一位……」

他沒有說完。費爾特申闊連忙把椅子放在他的身後，將軍的兩腿到了飯後有點發軟，所以他當時一

屁股坐下去，或者不如說是落到椅子上去，但是這並不使他感到困惑。他一直坐在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對面。發出愉快的假笑，慢吞吞地，極有做作地把她的手指放到他的嘴唇上面。總之，將軍是很難使他感到困惑的。他的外貌除了一點懶散以外總還是十分體面的，這是他自己知道得很清楚的。他以前也會廁身上等社會中，在兩三年以前纔完全脫離了。從那個時候起他纔毫無約束地，放縱他的幾個弱點；然而那種機警和愉快的態度至今還遺留在他身上。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以乎很高興與阿爾達里昂·阿歷山大洛維奇的出現，她對於他自然業已耳聞得很熟了。

「我聽說小兒……」——阿爾達里昂·阿歷山大洛維奇起始說。

「是的，那是令郎！您這父親也真好呀！您爲什麼永遠不到我家裏去？是您自己躲起來，或是令郎把您藏起來的？您是可以到我家裏來，不會使任何人的名譽有什麼糟蹋的。」

「十九世紀的孩子們和他們的父母們……」——將軍又起始說。

「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請您放阿爾達里昂·阿歷山大洛維奇出去一會兒，有人找他。」——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大聲說。

「放走麼？對不住，我聽得很多，所以早就想見一見他的事情怎麼樣？他不是退伍了麼？將軍，您不離開我麼？不會走麼？」

「我可以對您保證，他親自到您府上去，但是現在他需要休息。」

「阿爾達里昂·阿歷山大洛維奇，人家說您需要休息。」——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喊，扮出不滿

意的，嫌惡的鬼臉，好像一個被奪去玩具的輕浮的女傻子。將軍恰巧努力在那裏做得使他的地位更加顯得愚蠢。

「親愛的！親愛的！」——他用責備的口氣說着，得意地朝妻子看着，手放在心上。

「您不離開這裏麼，媽媽？」——瓦略大聲問。

「不，瓦略，我坐到完結為止。」

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不會不聽見這問答，但是她的快樂似乎因此更爲增加。她立刻重新對將軍發出各種問題，過了五分鐘以後將軍處於極得意的情緒之中，施逞他的辯才，博得在場的人們洪響的笑聲。

郭略拉公爵的衣襟一下。

「最好您想法拉他出去！不成？我請求您！」——可憐的男孩的眼裏甚至熾燒着憤恨的眼淚。——  
「笊納是真可惡！」——他自言自語地說。

「我的確和伊凡·費道洛維奇·葉潘欽交情很好，」——將軍回答着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問題，大放厥詞起來。——「我，他和去世的公爵萊夫·尼古拉維奇·梅思金，——他的公郎我今天在二十年的離別以後擁抱過，——我們三人是三個離不開的劍士；阿篤士，鮑篤士和阿拉米司。但是可憐一個已進入墳墓，受了謠言和子彈的傷創，另一個就在您的面前，還在和謠言和子彈奮鬥……」

「和子彈奮鬥！」——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喊。

「那子彈就在這裏，我的胸脯裏，在卡爾司的附近被擊中了。我遇到惡劣的天氣時便感到牠。在一切別的情形之下，我過着哲學家的生活，行路，游玩，在我的咖啡店裏下圍棋，像退職的資產階級的人物，還讀 Indépendance。但是關於我們的鮑篤司葉潘欽，在前年火車上發生了那段關於一隻小膝犬的歷史以後，我們的交情便完全了結。」

「小膝犬！這是怎麼會事？」——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特別好奇地問。——「關於小膝犬的事情麼？而且還在火車裏……」——她似乎記起什麼來似的。

「那是愚蠢的歷史，不值得去講的。那是爲了白洛孔司卡耶公爵夫人的保姆施密特太太，但是……不值得去講它。」

「一定要講的！」——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快樂地喊。

「我還沒有聽見過！」——費爾特申闕說。——「這是新鮮事情。」

「阿爾達里昂·阿歷山大洛維奇！——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的懇求的語音又傳出來了。」

「爸爸，有人找您！」——郭略喊。

「一樁愚蠢的歷史，兩句話可以說完，」——將軍用自滿的態度起始說。——「在兩年以前，是的大概在兩年以前，X X鐵路剛落成以後，我那時候已經穿上平常的大衣，爲了料理對於我極重要的事務，關於交卸職務方面的事情，我買了一張頭等車票，走進去，坐下來，抽煙。那就是說繼續抽煙，是以前點上煙的。」

我獨自坐在包房裏。吸煙既不禁止，但也不允准；照例是半准半禁，也看人的面貌而定。窗子開着。忽然在汽笛吹響之前，有兩個女太太帶着一隻膝犬，走了進來，坐在對面。她們來得遲了。有一位打扮得異常漂亮，穿着淡湖色的衣裳。另一位打扮得樸素些，穿着玄色的綢衣，外加披肩。她們姿色不壞，露出驕傲的神色，說英國話。我自然不管，還是抽煙。我本來想了一想，但是繼續抽煙，朝窗外噴，因為窗是開着的。那隻小膝犬伏在淡湖色女太太的膝上，小小的，像我的拳頭那般大小，腳爪是白白，真是稀貴的東西。頸圈是銀的，上面刻着題句。我不管那一套。我祇看見女太太們好像在那裏生氣，自然是爲了我抽煙。一個女人舉起玳瑁單眼鏡來看我。我還是不管，因為她們並沒有說什麼話！假使她們說了出來，警告我，請求我，她們到底是有舌頭的呀！可是她們沈默着……忽然——我對您說，這是毫無一點警告，真是毫無一點點的警告，完全似乎發了瘋——那個穿淡湖色衣裳的女人從我手裏搶去那根煙，就扔到窗外去了。火車飛馳着，我望着發楞。那是一個野蠻的女人；野蠻的女人，完全是野蠻的典型中的女人，不過身子結實，肥胖，頰長，金色的頭髮，紅潤的臉頰，（太紅潤了，）眼睛朝我看望，冒出火光。我不發一言，帶着特別的客氣，十足的客氣，細緻的客氣，兩隻手指挨近小膝犬，用優美的姿勢抓住牠的頭頸，把牠朝窗外一扔，跟着那根雪茄煙一塊兒去了！祇是尖叫了一聲！火車繼續飛馳……」

「您是一個怪物！」——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喊，一面哈哈大笑，一面拍掌，像一個女小孩子。

「妙極了，妙極了，」——費爾特申關喊。波奇成也冷笑了一聲，將軍的出現他也感到十分不愉快。連郭略都笑起來，也喊着「妙極了！」

「我是有理的，有理的，十分有理的！」——得意異常的將軍繼續熱烈地說——「因為火車內如果禁止吸煙，那末狗更要被禁止的呀！」

「妙極了，爸爸！」——郭略歡欣地呼喊——「好極了！我一定，一定也要這樣做！」

「那位太太呢？」——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不耐煩地問。

「她麼？一切的不愉快就在這上面。」——將軍皺着眉頭，繼續說下去——「一句話也不說，沒有一點警告，她就打我的臉頰！野蠻的女人；十足的野蠻典型的女人！」

「您呢？」

將軍垂下眼睛，擡了擡眉毛，擡了擡肩膀，咬緊嘴唇，擺開雙手，沈默了一會，忽然說道：

「我當時動起感情來了！」

「痛不痛？痛不痛？」

「真是不痛！發生了亂子，但是並不痛。我祇揮了一次手，單獨地揮一下罷了。然而見鬼！那個金黃頭髮的女人原來是英國女人，白洛孔司卡耶公爵夫人家裏的保姆，或是朋友，那個穿黑衣的白洛孔司卡耶公爵夫人的大女公子，三十五歲的老處女。大家都曉得葉潘欽將軍夫人和白洛孔司卡耶家有什麼關係。那些女公子們全都暈倒，哭泣，為她們所寵愛的小膝犬舉哀。四位女公子和一個英國女人的號哭和天眩地轉一般！我自然親自上門去表示懺悔，請求原恕，還寫了信送去，不接見我，也不接受信。我和葉潘欽發生了口角，隨着就是被開除和受驅逐！」



「等一等，這是怎麼會事？」——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忽然問，——「五六天以前我在 *Indépendance* 上讀到了這段同樣的故事，——我是時常讀 *Indépendance* 的，根本是相同的！這事發生在沿萊茵鐵路的火車上，一個法國男子和英國女人之間。也是同樣地被奪去雪茄，也是同樣地把小膝犬扔到窗外，終於也是和您的事情同樣的結果。甚至衣服也是淡湖色的！」

將軍臉紅得利害，郭略也臉紅起來，兩手指緊自己的頭。波奇成迅速地挪轉身去。祇有費爾特申一人仍舊呵呵地笑着。箭納是不必講了：他一直站在那裏，熬受沈默的，無可忍耐的痛苦。

「我可以對您保證，」——將軍喃喃地說，——「我也曾發生過同樣的事情……」

「爸爸的確會和白洛孔司卡耶的保姆施密特太太發生過不痛快的事情，」——郭略喊，——「我記得的。」

「怎麼完全一樣的嗎？在歐洲的兩頭出於同樣的歷史，而且連詳細情節都是一樣，淡湖色的衣裳都相同麼？」——毫無憐憫心的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固執地說，——「我可以把 *Indépendance Belge* 送給您看！」

「但是您要注意，」——將軍還在那裏固執地說，——「我這事情發生在兩年之前……」

「或者是這一點不同！」

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笑得像發作了歇司底里症。

「爸爸，我請你出去，有兩句話說，」——箭納用抖慄的，磨苦的聲音說，機械地抓住父親的肩膀。無窮

的忿怒在他的眼神裏沸騰着。

在這一剎那間門房裏鈴聲大震。這樣的震擊會把小鈴拉斷。一個不尋常的拜訪預示了出來。郭略跑去開門。

## 第十章

門房裏忽然喧嘩異常，顯得人很多的樣子。從客廳裏聽着，似乎有幾個人已從外面走進來，且還繼續走進來。有幾個聲音同時嚷說出來。在樓梯上就有人說話，呼喊，因為聽得見，通門房的那扇大門沒有關。這是異常奇怪的訪問。大家互相對看。筓納奔到大廳裏去，但是已經有幾個人走進大廳裏來了。

「這猶大在這裏呢！」——公爵熟稔的聲音喊着。——「你好呀，筓納，你這壞蛋！」

「就是他，就是他！」——另一個聲音湊上去說。

公爵沒有疑惑的餘地：一個聲音是羅果靜的，另一個聲音是萊白及夫的。

筓納站在客廳的門限上面，有點呆若木雞的樣子，默默地望着，看見有十個人或是十二個人跟着帕爾芬·羅果靜魚貫地走進大廳，並沒有加以攔阻。這一羣人是很混雜的，不但混雜，而且毫無秩序。有些人就穿着在街上所穿的大衣和皮裘走了進來。沒有完全喝醉的；但是大家似乎十分快樂。大家似乎都需要互相鼓勵，纔敢進來。沒有一個人單獨地是足夠勇氣的，然而大家似乎互相推搡着。連為首的羅果靜都謹慎地走路，顯得陰鬱，惹惱，而且煩慮。其餘的人們祇成爲一個歌詠班，或者不如說是維持隊。除萊白及夫以

外，燙了頭髮的扎聊茵夫也同來了。他當時把皮大衣在門房裏扔去，穿了一身漂亮服裝，瀟灑自如地走了進來。此外還有和他相仿的兩三個人，顯然是屬於商人階級的。有一個人穿着半武裝的大衣。一個人是身材矮小，異常肥胖的，時常發笑。還有一個人也是特別肥胖，身軀魁偉，有六英尺長，態度特別陰鬱，沈默寡言，顯然對於自己的拳頭頗有希望。還有一個醫學院的學生，和一個小波蘭人，追隨在衆人後面。有兩個女太太從樓梯上向門房裏窺望，卻不敢走進來。郭略就在她們的鼻子前面闔上門，用鈎子關上。

「你好呀，筊納，你這個壞蛋！不到帕爾芬·羅果靜會來的麼？」——羅果靜重復地說，走到客廳那裏，在門邊朝筊納站着。但是正當這時候，他忽然看見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在客廳裏，就在自己的對面。顯然他並不想在這裏遇見她的，因為他一發見她，就發生了特別的印像。他臉色慘白得連嘴唇都發藍了。——「如此說來，那是實在的事情！」——他輕輕地說，似乎自言自語，露出完全慌張的神色。——「完了……唔……你現在就回答我呀！」——他突然咬牙切齒說，帶着憤狂的惡意看着筊納……「唔……唉……」

他甚至喘起氣來，甚至困難地說出話來。他機械似地走進客廳。他跨門限的時候，忽然看見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和瓦略，立刻止步，不管如何的慌擾，竟露出慚愧的模樣。萊白及夫跟在他後面走進來。他像影子一般，寸步也不離開羅果靜，已經醉得很利害，隨後是大學生，握着拳頭的先生，向左右兩方面鞠躬的。扎聊茵夫，還有一個短矮的胖子擠了進來。有女太太們在場使他們大家還有點顧忌，顯然十分妨礙他們，自然祇是到開始時為止，到有呼喊出來，立刻開始動手的最初的藉口為止……到了這時候，任何的女太太

太們是無從加以阻止的。」

「怎麼？你也在這裏麼，公爵？」——羅果靜冷淡地說，爲了和公爵在這裏相遇有點兒感到驚異。——「嚇，還是穿着鞋罩呢！」——他嘆了一口氣，已經忘記了公爵，又將眼神移轉到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身上，挨近過去，牽引到她那裏去，像被磁石吸引似的。

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也是帶着不安的好奇望着客人們。

筭納終於醒了過來。

「但是對不住，這到底是什麼意思？」——他大聲說，嚴厲地朝走進來的人們瞥了一眼，專門朝着羅果靜說話——「你們並不是走進馬廐裏來，有我的母親和妹妹在這裏。」

「你的母親和妹妹，我們看見的，」——羅果靜從齒縫裏透出這句話來。

「母親和妹妹，這是看得見的，」——萊白及夫湊和上去。

握着拳頭的先生大概以爲時機已到，起始嘟囔了。

「這算什麼道理！」——筭納忽然好像沒有準度，爆裂了似的揚起嗓音，——「第一，請你們大家到大廳裏去，以後請問……」

「還用請問麼？」——羅果靜惡狠狠地咬緊牙齒，身子不動一動，——「你連羅果靜都不認識麼？」

「我好像和您在什麼地方遇見過，但是……」

「還說在什麼地方遇見過的呢！我剛在三個月之前還把父親的三百盧布輸給你，老頭子沒有來得

及查問出來，就一命嗚呼了。你拉我進去，克尼夫欺騙我。你竟不認識了嗎？波奇成可以做證人，祇要我拿出三個盧布來，現在就從口袋裏掏出來，你會爬在地上，一直爬到瓦西里也夫司基——你就是這樣的人！我現在就可以化錢把你買下來，你不要看我穿了這樣子的皮靴，我的錢多得很，我能把你連同你的心靈一齊腦買下來……祇要我願意，我把你們大家都買下來！全都買下來！——羅果靜的精神激越起來，似乎越來越醉了。——「唉！」——他喊，——「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您不要趕我出去，您說一句話：您想同他結婚麼？」

羅果靜提出這問題來，像一個絕望的人對他的某一位神提出來似的，他具有一個被判處死刑，因此再也無所虧損的人那樣的勇氣。他懷着死般的煩惱期待回答。

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用訕笑和傲慢的眼神向他掃射了一下，再轉過去看瓦略和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再看了筭納一眼，突然變換了語調。

「完全不是的。您這是怎麼啦？您怎麼竟想到問這種話呢？」——她輕輕地，嚴肅地回答，似乎有點驚奇。

「不麼？不麼！」——羅果靜喊，喜歡得幾乎發狂，——「不麼？但是他們對我說……唉！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他們說您和筭納訂婚了！和他訂婚麼？難道這是可能的麼？（我對他們大家這樣說）我可以化一百盧布把他整個收買下來，給他一千盧布，三千盧布，讓他退讓，他就會在喜期的頭一天逃之夭夭，把他的未婚妻留給我。真是這樣的，筭納，這壞蛋！他一定會收下三千盧布來的！錢就在這裏，就在這裏！我現在跑

來，就想問你取一張甘結。我說我要買下來——我就會買下來的！」

「你滾出去，你喝醉了酒！」——臉色倏紅倏白的筭納喊了出來。

他的喊聲後面忽然聽得見幾個語聲的爆發。羅果靜全隊人員早就等候着第一次的口號。萊白及夫就羅果靜的身旁低聲說話，露出十分討好的樣子。

「對呀，你這官員！」——羅果靜回答——「對呀，酒醉的靈魂！就這麼辦罷。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他喊，像傻子似的望着她，顯出膽怯的樣子，忽然又膽壯到胡鬧的樣子——「這裏是一萬八千盧布！」——他把用白紙包好，繩子繫好的一包東西放在她前面的小棹上面——「那不是麼……還有的是呢！」

他不敢說出他想說的話。

「不對，不對！」——萊白及夫重又對他微語，露出十分恐懼的樣子。可以猜到的是他懼怕數目太大，所以提議從比較小的數目上試起。

「不行，你對於這一層纔是傻子，你不知道你走到什麼地方去了……顯見得我同你兩個人全是傻子！」——在娜司泰謝·費里帕夫閃爍的眼神之下，羅果靜醒了過來，忽然抖索了一下——「唉！我胡說，我聽了你的話，」——他帶着深刻的懺悔這樣說。

娜司泰謝·費里帕夫朝羅果靜的憂慮的臉端詳了一會，忽然笑了。

「一萬八千給我麼？立刻顯出鄉下人的樣子來了！」——她忽然帶着傲慢的親昵的樣子說着，從沙

發上立了起來。筋納沈住心觀察這幕戲。

「那末四萬，四萬，不是一萬八千。」——羅果靜喊，——「溫卡·波奇成和皮司庫布答應在七點鐘的時候送四萬盧布來。四萬！全放在棹上！」

發生了極難看的一幕戲，但是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繼續笑着，不肯走，好像真是有意把這幕戲拉長似的。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和瓦略也從座位上立起來，默默地，懼怕地等候着，這事情弄到什麼地步。瓦略的眼睛閃爍着，然而這一切對於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發生病態的印象。她抖索着，好像立刻要昏暈似的。

「既然如此，——就是十萬罷！今天就送上十萬！波奇成，請你幫幫忙，借一點給我！」

「你發瘋了！」——波奇成忽然微語，迅速走到他面前，拉他的手。——「你喝醉了酒。人家會出去叫警察的。你知道，你在什麼地方？」

「他喝醉了以後，胡言亂語。」——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說，似乎挑逗他。

「決不是胡言亂語，錢是有的。到晚上就有。波奇成，你幫幫忙，你這重利盤剝的人，隨便你定多少利息，今天晚上就取十萬塊錢來。我要證明出，我是毫不遲疑的。」——羅果靜忽然興奮到狂歡的地步。

「但這是什麼意思？」——阿爾達里昂·阿歷山大洛夫維奇走近羅果靜面前，十分生氣，突然威風凜凜地喊了出來。本來不發一言的老人所做出的突如其來的舉動增添了許多滑稽的意味。發出了一陣笑聲。

「這是從那裏出來的？」——羅果諱笑了。——「老頭兒，我們一塊兒走，會使你喝醉一下的！」

「這也太無賴了！」——郭略喊，羞恥而且煩惱得哭泣起來。

「難道在你們裏面竟找不出了一個人，把這無恥的女人拉出去麼？」——瓦略忽然喊，忿怒得全身抖索。

「竟有人稱我為無恥的女人！」——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帶着賤蔑的快樂的樣子說。——「而我竟像傻子似的，還跑過來叫他們赴我家中的晚會！你瞧，令妹竟這樣對待我，筓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

筓納在他妹子發作的時候，站在那裏，像受了電擊一般，但是一看見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這一次果眞要走，便忿忿地奔到瓦略面前，發狂似的拉住她的手。

「你爲什麼這樣做？」——他喊着，望着她，似乎想把她就地燒成灰燼。他完全慌亂無措，腦筋裏轉不過念頭來了。

「我做了什麼事？你拉我到那兒去？是不是要我去向她賠罪，因爲她跑來把你的母親侮辱一頓，把你的家庭羞辱一下？你真是一個低卑的人！」——瓦略又喊，用得意和挑鬥的神情望着哥哥。

他們互相面對面地立了一會。筓納的手還拉住她的手。瓦略用力抽了一次，又一次，忍不住，忽然氣忿得朝他臉上唾了一口痰。

「這女郎纔有勁呢！」——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喊，——「妙極了！波奇成，我恭喜你。」



筓納眼睛發黑，完全忘卻了一切，用力伸手向他妹子那方面揮去。這一揮一定會擊中她的臉。但是另一隻手忽然從空中把筓納的手攔住。

公爵站立在他和他的妹子中間。

「得了罷，够了罷！」——他堅決地說，但是他的全身也抖索着，好像受了極強烈的震撼。

「你永遠攔阻我的去路！」——筓納吼叫着，把瓦略的手扔開，就用那隻空下來的手，在極度瘋狂的心情之下，兇狠地打了公爵一記耳光。

「哎喲！」——郭略擺着雙手，——「哎喲，我的天呀！」

四面八方傳來了喊聲。公爵面色慘白。他用奇怪的，責備的眼神逼直地看着筓納的眼睛；他的嘴唇抖索着，努力想說出什麼話來。一種奇怪的，完全不相稱的微笑把他的嘴唇變成彎曲。

「唔，隨他打我罷……我終歸不能讓她挨打……」——他終於輕輕地說，但是忽然忍不住，把筓納撇開，手掩住臉，走到角落裏，臉朝着牆，用斷續的語音說道：

「您這種舉動會感到如何的羞愧呀！」

筓納果真十分慚愧地站在那裏。郭略奔跑在公爵面前擁抱他，吻他。羅果靜，瓦略，波奇成，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甚至阿爾達里昂·阿歷山大洛維奇，大家擠在他後面。

「不要緊，不要緊！」——公爵對大家喃聲說話，還是帶着不相稱的微笑。

「他會後悔的！」——羅果靜喊，——「筓納，你侮辱了這樣的……綿羊，你會感到羞慚的！公爵，你儘

管離開他們，向他們唾痰。我們一塊兒去！你會曉得羅果靜如何地愛你！

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對於箭納的舉動和公爵的回答也感到十分的驚愕。她的臉平常是慘白的，凝慮的，永遠和剛纔那種做作出來的笑聲不相諧和，現在顯然已被一種新的情感所攪亂了。但是她到底似乎不願將這情感表示出來，一種訕笑好像勉強似地留在她的臉上。

「我眞是在什麼地方看見過他的臉！」——她忽然嚴肅地說，在突然重新憶起她剛纔的問話之後。

「您不會感到害臊麼？難道您眞是像現在所扮出來的那樣的人麼？這是可能的麼？」——公爵忽然喊，帶着深刻的，誠摯的責備的口氣。

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感到驚奇，冷笑了一聲，但似乎在微笑裏隱藏着什麼，有點顯得慌亂，看了箭納一眼，就從客廳裏走出去了。沒有走到門房那裏，忽然回轉來，迅速走到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面前，拉住她的手，放在自己的嘴唇上面。

「我其實並不是這樣的人，他猜對了，」——她迅快地，熱烈地微語着，滿臉通紅，當時轉過身來，還是迅快地走出去，使得誰也弄不明白，究竟她回來是爲了什麼。大家祇看見她對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微語一兩聲，大概還吻她的手。但是瓦略看見，還聽見了一切，驚異地目送着她。

箭納醒了轉來，跑過去送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但是她已經走出門外。在樓梯上，他追到了她。

「你不要送！」——她對他說。——「再見吧，晚上見您一定要來的呀！」

他顯得慚愧而且凝慮地走了回來。一個嚴重的謎落在他的心靈上面，比以前還感得嚴重。公爵的影

子在他的眼前幌來幌去……他竟忘神到連羅果靜的一羣隊伍從他身旁走過，甚至在門內推了他一下，匆匆忙忙地隨着羅果靜身後從屋子走出來也看不大清楚。那羣人在那裏大聲談論着什麼事情。羅果靜和波奇成同行，用堅決的態度講一件很重要的，顯然刻不容緩的事情。

「筭納，你輸了！」——他在走過的時候喊着。

筭納驚慌地目送着他們。

## 第十一章

公爵離開客廳，自己關在屋裏。郭略立刻跑來安慰他。這可憐的男孩現在似乎離不開他了。

「您走開了很好，」——他說，——「現在那邊會吵得更加利害。我們家裏每天如此，這全是爲了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緣故。」

「你們家裏有許多痛苦的事情，」——公爵說。

「是的，有許多。關於我們是不必多說的。那是我們自己的錯處。我有一個很好的朋友，他更加不幸些。可以不可以，我來介紹一下。」

「我很願意。他是你的同學麼？」

「是的，差不多和同學一樣。我以後再對您詳細解釋……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很美麗，您以爲怎樣？我以前從來沒有看見過她，卻真想見她。簡直使人的眼睛都眩耀了。假使筭納是爲了愛情，我可以原諒

他。爲什麼他要錢呢？這真是糟心！」

「是的，你的哥哥我不很喜歡。」

「那自然嘍！在出了那件事情以後，您還能……您知道不知道，我最恨這類亂七八糟的意見。有一個瘋子，或是傻子，或是瘋人模樣的惡徒，打了某人一記耳光，那個人就一輩子丟了名譽，非用血不能洗淨，或者必須跪下來請求饒恕才算罷休。據我看來，這是離奇得很，而且十分專暴。萊蒙託夫的劇本化妝舞會便是建築在這上面——據我看來，這是十分愚蠢的事。我是想說，這是不自然的。這個劇本是在兒童的時代寫成的。」

「我很喜歡你的姊姊。」

「她竟朝笳納的臉上唾痰。瓦略真勇敢！但是您並沒有唾痰，我相信這並非由於缺少勇氣。她自己來了，真是一說就到。我知道她會來的。她這人是正直的，雖然也有缺點。」

「你用不着在這裏留着，——瓦略先攻擊他，——你到你父親那裏去罷。您不覺得他討厭麼，公爵？」

「相反的，完全不。」

「姊姊，你又來了！她這人就是這一點不好。我心想父親一定同羅果靜走了。現在大概在那裏懊悔。應該去看一看，他究竟在那裏做什麼，——郭略一面說，一面走出去了。」

「謝天謝地，我把媽媽勸了出去，安頓她睡下，總算不再吵鬧了。笳納感到慚愧，沈思起來。也有點事情

可以使他沈思的。這真是一個教訓……我現在跑來向您道謝，還要問您一聲：您以前不認識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麼？

「不，不認識。」

「那末您爲什麼當面對她說，她不是『這樣的人』呢？而且您好像猜對了。她也許果真不是這樣的人。不過我弄不清楚她！自然她侮辱人家是有目的的，這是顯明的事。我以前也會聽到關於她的奇怪的話。但是如果她跑來邀請我們，她怎麼能對母親做出這般的行徑來呢？波奇成很知道她，他說他剛纔不能猜出她來。但是她同羅果靜的態度又是怎樣的呢？假使一個人有自尊心，那末在自己的那個……的家裏是不能這樣說話的。媽媽爲了您也很感到不安呢。」

「沒有關係！」——公爵說，揮了揮手。

「她怎麼會聽從您呢……？」

「聽從什麼？」

「您對她說，她應該感到害臊，她竟忽然完全改變了。您對於她的影響是很大的，公爵。」——瓦略說，微微地冷笑了一下。

門開了，筓納完全出人意外地走了進來。

他看到瓦略，居然沒有露出游疑的樣子。他在門限上站立了一會，忽然堅決地走到公爵面前。

「公爵，我做了卑鄙的行爲，請您饒恕我罷。」——他忽然帶着強烈的情感說。他的臉龐現露強烈的

痛苦。公爵驚訝地望着，不立即回答。——「對不住！對不住！」——筓納不耐煩地請求着。——「您願意不願意，讓我立刻來吻您的手！」

公爵異常驚愕，兩手抱住筓納，一言也不發。兩人誠摯地互相親吻。

「我怎麼也想不到，怎麼也想不到您竟是這樣的。」——公爵終於說，艱難地喘息着。——「我以為您……您是不會的。」

「不會賠罪麼……我剛纔怎麼會斷定您是一個白癡！您能注意到別人從來注意不到的事情。同您是可以談一談的，但是……還是不談的好！」

「這裏還有一個人，您應該對他賠一個不是。」——公爵說，指着瓦略。

「不，那全是我的仇敵。公爵，您應該相信，我嘗試過許多次。她們是不會誠懇地饒恕人的。」——筓納脫口說出這激烈的話，背過身子，不理瓦略。

「不，我會饒恕的！」——瓦略忽然說。

「晚上你也能到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家裏去麼？」

「如果您吩咐下來，我可以去。但是你自己好生地判斷一下：現在我有沒有去的可能？」

「她並不是這樣的人。她在那裏猜謎弄玄虛！」——筓納惡毒地笑了。

「我自己知道她不是這樣的人，並且在那裏弄玄虛。但是弄的是什麼玄虛呢？你瞧，筓納，她自己認你爲何等樣的人？隨她去吻媽媽的手也好。隨她弄什麼玄虛，但是她到底在那裏取笑你呢！這是不值七萬五

千盧布的，真是的，兄弟呀！你還能引起正直的情感，所以我對你這樣說。你自己也不必去！你必須當心呀！這是不會弄妥當的。」

興奮異常的瓦略說完了這句話以後，從屋內迅快地出去了。

「她們老是這樣說！」——筭納說，冷笑了一聲。——「難道她們以為我自己不知道這層麼？我比她們知道得多呢。」

筭納說完了以後，坐到沙發上面，顯然想繼續他的訪問。

「您既然自己知道，」——公爵十分畏葸地問，——「既然明知道她果真不值七萬五千盧布，何必又選擇這樣的苦刑呢？」

「我不是說這話，」——筭納喃聲說，——「我要順便問一句，請問，您以為怎樣，我想知道您的意見：這『苦刑』究竟值不值七萬五千盧布？」

「據我看來是不值的。」

「我知道您會這樣說的。這樣結婚可恥麼？」

「很可恥的。」

「那末你要知道，我一定要結婚，現在是一定的了。剛纔我還在遲疑，現在不啦！您不必說！我知道您想說什麼話……」

(癡·

白)

「我並不講您所想的那件事情，您那份過度的自信心纔使我十分驚訝……」

「信什麼？那一份自信心？」

「您深信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一定會嫁給您，一切都已決定好了。第二，您又深信，假使她居然嫁給您，那末七萬五千盧布會逕直地落到您的口袋裏去。這裏有許多情形我自然還不知道。」

筭納向公爵身旁移動得親近些。

「您自然不知道全部的情形。」——他說，——「否則，我又何苦把這重擔背在自己身上呢？」

「我覺得這是數見不鮮的事情：爲了金錢結婚，而金錢又在妻子身邊。」

「不，我們是不會這樣的……這裏面……這裏面還有些情節……」——筭納在驚慌的凝想的心情之下喃語着。——「至於說到她的答復，那是沒有疑惑的。」——他迅快地說。——「您根據什麼情形，斷定她會拒絕我呢？」

「我一點也不知道，除去已見到的一切以外。剛纔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納說……」

「她們是這樣的，她們不知道說什麼話。她剛纔是取笑羅果靜，您相信我的話，我看得很清楚。這是顯而易見的。我剛纔懼怕，現在看清楚了她對母親，對父親，對瓦略，或者也用了同樣的行徑，不是麼？」

「對您也是的。」

「也許。但這是老式的女人的復仇舉動，沒有別的。她是好惹惱的，受報復的，自私的女人。她好像鬱鬱不得志的官員。她想表現自己和對他們……也是對我的賤蔑的心思。這是實在的，我不否認……但是她終歸會嫁給我的。您不知道，一個人的驕傲會弄出怎樣的花樣來。她現在當我爲卑鄙的人，因爲我把她，把



別人的情婦，爲了金錢，那樣公開地收留下來，可是她不知道有的人還會把她騙得卑鄙些；他會纏住她，起始給她傾倒一些自由進步的玩意，還從各種婦女問題中掏點什麼出來，而她祇好陷入他的圈套，像線穿進針孔一般。他會使那個驕傲的傻女人相信（很容易使她相信）他娶她祇是爲了「正直的心和不幸」，但實際上還是爲了金錢。我博不到歡心，因爲我不願意裝假；但是應該裝一裝假。她自己怎麼做呢？不也是一樣麼？既然如此，爲什麼還要對不起我，想出這些把戲來呢？因爲我自己不願意降服，還表示驕傲。好啦，我們瞧着罷！

「在這以前，難道您愛她麼？」

「一起初是愛的。但是够了……有些女人祇能做情人，別的毫無用處。我不是說，她會做了我的情人。假使她願意馴順地生活下去，我也可以馴順地生活下去。假使她要造反，我立刻拋棄，把金錢搶在手裏。我不願意成爲可笑的人；最先，我不願意成爲可笑的人。」

「我老覺得，」——公爵謹慎地說，——「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是聰明的人。她既然預感這樣的苦刑，何必要落到陷阱裏去？她可以嫁別的男人。這是我覺得奇怪的地方。」

「一切的計算全在這上面！您還不完全知道這裏的情形，公爵……這裏面的情形……此外，她深信我瘋狂地愛她，這是我可以對您賭咒的。您知道，我還深深地疑惑，她也愛我，一種別致的愛法，那就是俗語所謂：『愛得深，打得重。』她會一輩子把我當作惡人（也許她必須如此），但到底用一種別致的樣子愛我。她預備這樣做，她的性格就是如此。她是十足的俄羅斯女人，我對您說。但是我要給她預備下意外的事。」

情。剛纔和瓦略的一齣戲是偶然發生的，但是對於我反而有益：她現在看到，而且深信我對她的深情，爲了她我可以弄斷一切的關係。如此說來，我們也並不是傻子，您相信這層罷。再說，您不會以爲我是一個愛嚼舌的人麼？公爵，我信任您，也許我做不好。但是因爲我在正直的人們中間，首先遇到了您，所以攻擊到您的身上來了，您不要把「攻擊」兩個字當作雙關的戲語。您不會爲了剛纔的事情生氣麼？整整的兩年內，我也許初次說出心上的話。此地誠實的人太少：比波奇成還誠實些的人是沒有的。您大概在那裏笑我，不是麼？卑鄙的人愛正直的人——您不知道這一點麼？至於我……從良心上講來，究竟我在那個地方是卑鄙的人？他們爲什麼全跟着她稱我做卑鄙的人？您要知道，我自己也會跟在他們和她的後面稱我自己爲卑鄙的人！這纔是卑鄙呢，這纔是卑鄙呢！

「我現在永遠不會稱你爲卑鄙的人了。」——公爵說——「剛纔我已經完全把您當作惡人看待，但是您忽然使我快樂起來。這真是一個教訓！一個人沒有經驗，不應該加以判斷。現在我看出不但不能把您當作惡人，還不能認您爲品行十分惡劣的人。據我看來，您祇是一個隨處可以找到的最普通的人，單祇顯得太軟弱，一點也不古怪。」

筓納私下裏惡毒地冷笑了一聲，沒有說話。公爵看出他的批評不受歡迎，感到慚愧，也不響了。

「我父親問您借過錢麼？」——筓納忽然問。

「沒有。」

「他會借的，可是您不必借給他。我記得，他以前甚至是一個體面的人。上等人家都接待他。但是這些

老年的體面人士，他們是如何迅速地走到末路上去！祇要環境稍有變更，以前的一切已毫無所有，像火藥似的燒得乾淨。他以前並不如此說謊，我可以對您保證。以前他祇是精神上十分歡欣的人——而現在變成什麼樣子了！自然，那是酒的害處。你知道不知道，他還姘着女人？他現在不單祇成爲一個天真爛漫的好說謊的人。我真不明白母親有這樣恆久的容忍心！他對您講過關於卡爾司被圍的故事沒有？或者講過他那匹灰色副馬說話的歷史沒有？他甚至會做到這地步的。」

笳納忽然笑到不可開交了。

「我真奇怪，您會笑得這樣誠懇。您的笑確乎還是兒童的笑。剛纔您走進來和我和解的時候，說：『如果您願意，我可以吻您的手。』——這好像小孩子和解。如此說來，您還能夠說出這樣的話，做出這樣的行動。但是您忽然起稿讀出關於黑暗的事情和七萬五千盧布的一套講義來了。這一切真是有點離奇，而且是不會有的事。」

「您想從這裏面取得什麼樣的結論？」

「那就是說您所做的行爲是不是過於疏忽，是不是應該先看一看清楚？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納也許說的是實話。」

「啊，一套道德的話！我自己也知道，我還是一個小孩。」——笳納熱烈地插上去說，——「單從和您作這類談話一層就可以看出來。公爵，我做這件事情並非單祇爲了金錢的原因。」——他繼續說，像一個自尊心受了傷害的青年人脫口說出來似的，——「如果爲了金錢的計算，我一定會弄錯的，因爲我的腦

筋和性格還未堅強。我是爲了熱情，爲了一種意向而做這事情，因爲我有一個基本的目的。您以爲我取到了七萬五千盧布，立刻要置備一輛馬車。不，我還要穿前年縫製的舊衣，拋棄在俱樂部裏的朋友。我們這裏的人很少有忍耐心，雖然大家全做着重利盤剝的事情，但我卻願意忍耐一切。最要緊的是堅持到底，——全部的問題都在這上面。波奇成十七歲的時候睡在街上，販賣修鉛筆刀子，從積蓄每個戈比做起。現在他已有六萬盧布，祇是在實行了這種體操以後得來的！我卻要把這種體操跳越過，一直從資本開始。十五年以後人家會說：「你瞧這伊伏爾金，猶太王！」您對我說，我不是古怪的人。您要注意，親愛的公爵，對現在的時代和種族的人說，他並不古怪，性格軟弱，沒有特別的天才，是一個普通的人，那是最侮辱他的一件事情。您甚至不高興認我是一個善良的壞蛋，爲了這，您知道，我剛纔真想吞噬您下去！您給我的侮辱比葉潘欽爲甚，他一句話也不說，並不對我所誘惑，帶着坦白的心胸，（這是要注意的，）竟認我是一個能將妻子出賣給他的人！這早就使我感到狂怒，同時我又需要金錢。等我賺到了錢，您知道——我將成爲一個極端古怪的人。金錢之所以可鄙，可憎，因爲它甚至能將天才隨着產生出來。一直到世界的末日也是如此。您以爲這一切帶點孩子氣，或許帶點詩味，——那有什麼，這樣子使我更加快樂，而事情是總要做到的。堅持到底，忍耐到底。Rira bien qui rira le dernier！葉潘欽爲什麼這樣侮辱我？是否爲了恨我。永遠不是的。祇是因爲我太渺小了。但是那時候……但是够了，我應該走了。郭略已經有兩次探進頭來；他來請您喫飯。我現在要出去一下。我有時要到您這裏來走動一下。您住在這裏，不會不舒服的；他們現在會把您當作親戚看待。可是您要留神，不要洩露我的祕密。我以爲你我兩人不是好友，便成爲仇敵。您以爲怎樣，公爵，假使我

剛纔吻了您的手，（我是出乎至誠的心思）我會不會以後成爲你的仇敵呢？」

「一定會的，不過不致於永遠如此，以後您會忍不住，而饒恕一切的。」——公爵尋思了一會，笑着說。

「唉！同您在一塊應該謹慎些。鬼知道，您竟把惡毒的意思灌進這句話裏去了。誰知道，也許您就是我的仇敵？哈哈，還有一件事！我忘記問您：我覺得您很喜歡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對不對？」

「是的……喜歡的。」

「愛麼？」

「不。」

「但是臉都紅了，還露出痛苦的样子。不要緊，不要緊，我不笑您。再見罷。您知道，她是一個有道德的女人，——您相信麼？您以爲，她和那個託慈基同居麼？！不！不！不！您注意到沒有，她這人並不機靈，剛纔偶然還顯出慚愧的樣子！真是的。這類人是愛駕馭別人的。唔，再見罷！」

笊納帶着佳美的心情走了出去，比剛纔走進來的時候還顯得瀟灑自如。公爵留在那裏，動也不動的尋思着，有十分鐘的樣子。

公爵的腦袋又伸進門裏去了。

「我不想喫飯，郭略，我剛纔在葉潘欽家裏喫早飯，喫得很飽。」

郭略完全走進門裏來，給公爵一張字條。那張字條是摺疊好，而且封好的，是將軍的手筆。從郭略的臉上看出他不大高興轉遞這字條。公爵讀了一遍，立起身來，取帽子。

「祇有兩步路，」——郭略露出慚愧的樣子，——「他現在坐在那裏喝酒。他怎麼會在那裏賒下了眼，——我不能明白。公爵，請您不要對我家裏的人說我轉遞這張字條。我會賭過一千遍的咒，不高興轉這字條，但是又覺得他很可憐。請您不要和他客氣給他一點零碎錢，事情就了結了。」

「郭略，我有一個念頭。我必須見你的父親一下……爲了一樁事情……我們走罷。」

## 第十二章

郭略領公爵到不遠的地方，就在李鐵因大街，一家附設彈子房的咖啡店。這咖啡店設在底層，門朝大街。阿爾達里昂·阿歷山大洛維奇坐在一個單間小屋的角落裏，像一個老熟客的樣子，面前小桌上放着一隻酒瓶，手裏果真執着一份 *Indépendance Belge*。他等候着公爵；看見以後立刻把報紙扔在一旁，起始作熱烈而且噲噲的解釋。公爵對於他的解釋幾乎一點也不瞭解，因爲將軍幾乎已經喝得可以了。

「我沒有十個盧布，」——公爵打岔他，——「這裏有二十五個盧布，您去換一換，把十五盧布還給我，因爲我自己身邊一個錢也沒有了。」

「一定，一定。請您相信，我立刻就……」

「此外，我還有一個請求，將軍。您從來沒有到過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家裏去麼？」

「我麼？我沒有去過麼？您對我說這樣的話麼？我去過好幾次，好幾次！——將軍喊着，發出自滿和得意的嘲諷的樣子。——但是我後來自己停止，因爲我不願鼓勵這不體面的結合。你自己看見，您是今天

早晨的證人：我做了一個父親能够做到的一切——一個溫馴的，寬容的父親。現在將有另一種的父親走上舞臺，那時我們可以看到：不是一個戰功顯赫的老戰士將陰謀克復下去，便是一齣無恥的趣劇走進高貴的家庭裏去。」

「我正好想求您一件事情，您能不能作為引見朋友似的，今天晚上帶我到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家裏去一餉？我今天一定要去。我有事情。但是我完全不知道怎樣纔能走進去。我剛纔已經被介紹過了，但是沒有被請：今天她那裏有宴會。我準備越過一點禮貌，甚至讓人家來笑我，祇要能設法走進去。」

「您的話完全合我的意思，我的青年的朋友。」——將軍歡欣地喊，——「我叫您來並不是為了通融一點零錢，」——他繼續說，一面把錢搶下，放到口袋裏去，——「我叫您來，本來就是請您一塊兒出發到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那裏去，或者是說向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進攻！伊伏爾金將軍和梅思金公爵！她會覺得如何的驚奇！我呢，我要藉着慶祝生日之便，表示出我的意見，——是間接的，不是直接的，但到底和直接一樣。笳納自己將看出他應該怎麼辦：不是戰功顯赫的父親……如何如何……便是……但是應該怎樣便怎樣罷！您的意思是十分豐富的。十點鐘的時候我們再動身去，現在還早呢。」

「她住在那兒？」

「離這裏很遠；大戲院附近，梅託夫曹瓦的房子，就在廣場上面，二層樓……今天雖然是她的命名日，但是不會有許多人的，而且散得很早……」

早就到了晚上。公爵還坐在那裏，一面等候，一面聽將軍說話。他起始說無數的笑話，但是任何一個笑

話也沒有說完。公爵到後，他重新叫了一瓶酒，一小時後纔喝完，以後又叫了一瓶，把它喝完了。可以想得到的，是將軍已將自己的歷史完全講了出來。公爵終於立起來說，他不能再等下去。將軍喝完了瓶底所剩的酒，立起身來，從屋內走出，踏着不很堅定的步伐。公爵陷入絕望裏去。他不明白，何以他竟會這樣愚蠢地信賴人家。實際上他永不信賴人家；他冀圖借將軍的助力，能够混入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家裏去，那怕甚至鬧出一點亂子來也不要緊，但是並不希望鬧出極大的亂子。現在將軍竟喝得爛醉，露出極端雄辯的才能，不停地說話，還帶着情感，在心靈裏流着眼淚。他不停地說，由於他全家的人品行惡劣，一切全都傾圮，現在是應該加以制止的時候了。他們以後走到李鐵因大街。冰凍還是繼續融化。憂鬱的，溫暖的，朽味的風在街上呼嘯，馬車在爛泥中躓頓，馬蹄在石子路上響亮地叩擊。步行的人們結成憂鬱的，溼淋淋的一羣在人行道上閒蕩。遇到一些酒醉的人們。

「您看見這燈光照耀的二層樓麼？」將軍說，——「這裏住着的全是我的同事們，而我是其中資格最老，受苦最利害的人，我現在竟會徒步走到大戲院旁邊一個行爲可疑的女人的寓所裏去！這是胸間有了十三個槍洞的人……您不相信麼？可是畢洛果夫還單特爲了我打電報到巴黎，暫時放棄被圍的賽瓦司託波兒，巴黎的御醫藉了科學的名義設法弄到了一張通行證，跑到被圍的賽瓦司託波兒城裏來診察我的身體。最高長官也知道這事情：「那個伊伏爾金是中了十三粒子彈的啊……」人家是如此說着的！公爵，您看見這所房子沒有？騷郭洛維奇將軍，我的老同事，就住在這所房子的二層樓上。他有一個正直的，人數衆多的家庭。這所房子，還有三家在涅夫司基大街，兩家在海洋街，——成爲現在我的朋友們



子，那就是說我個人所認識的一個圈子。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早就服從了環境。我呢，還繼續回憶……在以前的故舊和下屬的有智識的圈子裏休息着——他們至今還崇拜我呢。這位騷郭洛維奇將軍……（說起來，我有許多時候沒有到他家裏去過了，也沒有見到安納·費道洛夫納）……您知道，親愛的公爵，在自己家裏不接見賓客的時候，會身不由己地停止拜訪別人的……但是……您好像不相信……但是我爲什麼不能領我的最好的朋友，我的總角之交的公爵到這個可愛的家庭裏去呢？伊伏爾金將軍和梅思金公爵！您會看到一個出奇的女郎，而且不是一個，兩個，居然是三個，她們全是京城的交際花，美貌，學問，傾向……婦女問題，詩詞，這一切聚成一個幸福的，雜樣的混和品，至少每人身邊有八萬盧布的妝奩，純粹的現款，還不計算在內，這是無論在研究什麼婦女問題，社會問題的時候永遠沒有妨礙的……總而言之，我一定要，一定要領您去一爐。伊伏爾金將軍和梅思金公爵總而言之……一個精采的效果！」

「立刻去麼？現在就去麼？但是您忘記了，」——公爵起始說。

「我一點也沒有忘記，一點也沒有忘記，我們去罷！到這裏來，走上這座漂亮的樓梯。我真奇怪，何以看門人不在這裏，但是今天是休息日，看門人出去了。這個醉鬼還沒有被開除呢。這個騷郭洛維奇全生服務的幸禍都出於我之所賜，單祇出於我一個人，沒有別人……現在我們到了。」

公爵不再發言反對這次的拜訪，馴順地隨在將軍後面，不願惹惱他，因爲他深信騷郭洛維奇將軍和他的整個家庭會漸漸地像海市蜃樓似地歸諸消失，成爲不存在的東西，而他們將安靜地從樓梯上走將下來。但是使他駭怕的是他起始喪失這希望：將軍引他上樓，做出那種確有朋友在那裏的人的樣子，不時

插進一些傳記性質和地形性質的瑣節，充滿數學的精確性的瑣節。後來他們走上二樓，停在右首一個闊綽的寓所的門前，將軍動手拉鈴柄，公爵纔決定走開；但是有一樁奇怪的事實一下把他止住：

「您弄錯了，將軍。」——他說，——「門上寫的是庫拉闊夫，可是您想上騷郭洛維奇家去。」

「庫拉闊夫……庫拉闊夫是證明不出什麼來的。騷郭洛維奇的寓所，我現在要上騷郭洛維奇家去。庫拉闊夫是不相干的……現在有人開門呢。」

門果真開了。男僕探頭一望，說「主人們不在家。」

「很可惜，很可惜，好像故意似的！」——阿爾達里昂·阿歷山大洛維奇帶着深深的惋惜的意思，重複了幾遍。——「你以後報告一下，說伊伏爾金將軍和梅思金公爵特來拜訪，很可惜……」

這時候又有一個人臉從屋內朝敞開的門窺望，頗似管家婦，也許甚至是保姆，一個四十多歲的女人，穿着深色的衣裳。她聽到了伊伏爾金將軍和梅思金公爵的名字，懷着好奇和不信任走了過來。

「瑪麗亞·阿歷山大洛夫納不在家。」——她說，特別注視將軍，——「她同小姐阿歷山大·米哈意洛夫納到外祖母家去了。」

「連阿歷山大·米哈意洛夫納也同他們去了，天呀，這真是不幸！您想一想，太太，我永遠會得到這樣的不幸，請您代我轉達問候的意思，並且請阿歷山大·米哈意洛夫納記住……總而言之，請您轉告她，我是出自衷心地私祝她的願望的實現，這願望是她自己在禮拜四的晚上，在蕭邦的謠曲的樂聲之下表示出來的。我會記得的……我的出自衷心的私祝伊伏爾金將軍和梅思金公爵！」

「我不會忘記的，」——那位太太鞠了一躬，顯得信任些。

下樓時將軍還帶着不冷卻的熱情繼續惋惜地說沒有遇見，因此公爵不能交到極好朋友的話。

「您要知道，我在心靈上有點兒詩人的樣子，您注意到了麼？但是……但是我們好像走的地方不對，」——他忽然完全出其不意地說，——「我現在記了起來，騷郭洛維奇住在另外一所房子裏，現在大概住在莫斯科。是的，我有點弄錯了，但這是……不要緊的。」

「我祇願意知道一件事，」——公爵憂鬱地說，——「我是不是應該完全停止倚賴您，由我一個人前去？」

「停止倚賴一個人？這是爲什麼？既然這事對於我成爲一個主要的企圖，和我全家的命運發生極大的關係？我的年青的朋友呀，你還不大知道伊伏爾金的爲人。有人說出「伊伏爾金」這個字來，就等於說「牆壁」一樣。「信賴伊伏爾金，好像信賴牆壁一般。」——這句話是我起始服務的那個團部裏大家傳出來的。現在我祇是順路到一所房子裏去一過，我的靈魂就在這裏面休息着，已經有好幾年，在嘗遍了各種驚慌與試探之後……」

「您打算贊回家裏去麼？」

「不！我打算……去找帖林奇也瓦夫人，帖林奇也夫上尉的寡妻，他是我以前的屬員……也是我的好友……我在這上尉夫人家裏得到精神上的再生，將我一切生活上和家庭間的憂愁全帶到這裏……因爲我今天負着極大的，道德上的重載，所以我……」

「我以為我已經做了極可怕的愚蠢的事情。」——公爵喃喃地說，——「那就是剛纔驚吵了您。再加上您現在……再見罷！」

「但是我不能，我不能放您走，我的年青的好友！」——將軍喊着。——「一個寡婦，一個家庭的母親，從心裏漾出絃聲，在我的整個軀體內生出了回響。去拜訪她一次祇有五分鐘，我在這家人家一點也不客氣，我差不多住在這裏，等我洗一洗臉，好生打扮一下，再坐馬車到大戲院去。您應該相信，今天整個晚上我需要您……就在這所房子裏，我們已經到了……郭略，你已經來了麼？瑪爾法·鮑里騷夫納在家不在家？你自己是不是剛剛來到？」

「不是的，」——郭略回答，（他恰巧和他們在大門那裏撞見，）——「我早就在這裏，和伊鮑里特在一起，他的病不見好，今天早晨躺下了。我現在到小鋪去買紙牌。瑪爾法·鮑里騷夫納等候您呢。爸爸，您怎麼又這樣了……」——郭略說時仔細審看將軍的步法和立相。——「既然這樣，我們就去罷！」

和郭略相遇使公爵決定伴將軍到瑪爾法·鮑里騷夫納那裏去一鱣，但祇是去一會兒的功夫。公爵需要郭略。他已決定無論如何把將軍拋棄，對於剛纔竟想到倚靠他的一層，不能自己寬恕。他們彎彎曲曲地走了許多時候，順着後門的樓梯到四層樓上去。

「您想介紹公爵給他們麼？」——郭略路上問。

「是的，我想介紹一下：伊伏爾金將軍和梅思金公爵……怎麼樣……瑪爾法·鮑里騷夫納怎麼樣了……」

「爸爸，您知道，您最好不必去！她會吞噬您的。您有三天不照面，她正急着用錢。您爲什麼答應給她錢呢？您永遠這樣的！現在您自己去擺脫罷。」

到了四層樓，他們在低矮的門前止步。將軍顯然有點膽怯，推公爵在前面走。

「我要留在這裏，」——他喃喃地說，——「我要來一個出其不意……」

郭略首先進去。有一位太太，臉上塗得紅紅白白的，穿着便鞋和馬甲，頭髮編成小辮，有四十歲模樣，從門內窺望了一下，將軍的所謂出其不意竟突然爆裂了。那位太太剛看見他，立刻喊道：

「他來啦！這卑鄙的，狡詐的人來了！我的心正在等候着他！」

「我們進去罷。這本來是如此的，」——將軍向公爵喃喃語，還發出天真爛漫的笑聲。

但這並非如此。他們剛從黑暗，低矮的門房走進狹窄的大廳，——大廳裏擺着半打柳條椅子和兩隻牌桌用的小几，——女主人立刻用一種學熟而來的，哭泣的，普通的聲音繼續說道：

「你還不感到羞慚，還不感到羞慚，你這野蠻人和我的家庭裏的暴君，野蠻人和惡徒！你把我完全搶劫光了，把我的血汗完全吮吸盡了，還是不滿足。我不能再忍受你下去了，你這無恥的，不誠實的人！」

「瑪爾法·鮑里騷夫納！瑪爾法·鮑里騷夫納！這位是……梅思金公爵。伊伏爾金將軍和梅思金公爵，」——戰慄而且慌亂着的將軍喃喃地說。

「您相信不相信，」——上尉夫人忽然對公爵說，——「您相信不相信，這個無恥的人竟毫不憐恤我的孤苦的孩子們！他把一切東西都搶完，搬走，當賣完盡，一點也不留。你的借據叫我有什麼用呢，你這狡

猾的，無良心的人？你回答呀，狡猾的東西，你回答我呀，你這無屢足的心！我用什麼來喂我的孤兒寡女呀？現在喝醉了酒，跑了來，站也站不起來……我何以竟觸怒了上帝，你回答呀，你這卑鄙的，齷齪的滑頭！

但是將軍顧不到這些。

「瑪爾法。鮑里騷夫納，這裏是二十五盧布……這是藉着一個極體面的朋友的幫助借來的。公爵！我錯得太殘酷了！人生……就是如此……但是現在……對不住，我很軟弱，」——將軍繼續說，站在屋子中央，向四面八方鞠躬，——「我很軟弱，對不住！蓮努奇卡親愛的……拿枕頭來！」

蓮努奇卡是八歲的小姑娘，她立刻跑去取枕頭，取來放在漆布製的，堅硬而且破裂的沙發上面。將軍坐了下來，還打算說許多話，身子剛觸到沙發上面，立刻斜側過去，轉到牆壁那裏，昏沈地睡熟了。瑪爾法。鮑里騷夫納用客氣和悲切的態度給公爵指出牌桌旁的一張椅子，自己坐在對面，一隻手支住右頰，瞧着公爵，起始默默地嘆氣。三個小孩，兩個是女孩，一個是男孩，內中蓮努奇卡是最年長的，走近桌旁，三人大家把手放在桌上，三人全都釘看公爵。郭略從另一間屋內出現。

「郭略，我在這裏遇見了你，我很喜歡，」——公爵對他說，——「你能不能幫我的忙？我必須要到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家裏去一趟。剛纔我求阿爾達里昂·阿歷山大洛維奇帶我去，但是他睡熟了。請你送我去，因為我不認識街道。她的住址我是知道的：大戲院旁梅託夫曹瓦房子。」

「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麼？她從來沒有在大戲院旁邊住過，父親也從來沒有到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家裏去過，您要知道這層。真奇怪，您會希望他替您做點什麼事情出來。她住在佛拉地米爾司卡耶」

街，五叉口的附近，離這裏近得多。您現在就要去麼？現在是九點半。我可以領您去。」

公爵和郭略立刻走出去。咳！公爵竟連叫馬車的錢都沒有，必須步行前去。

「我很想把伊鮑里特介紹給您。」——郭略說——「他是那個穿馬甲的上尉夫人的長子，住在另一間屋內。他身體不好，今兒躺了一整天。但是他這人很奇怪。他太好惹氣，我覺得他會對您感到慚愧，因為您正在這個時間來到……我到底不像他那樣感到慚愧，因為我的一方面是父親，他的一方面卻是母親，這中間總歸有些區別，因為男性在這種情事之下是無所謂不名譽的。關於女性在這種事件上有所區別一層，也許是一種偏見。伊鮑里特是極好的少年，然而他是一些偏見的奴隸。」

「您說他有癆病麼？」

「是的，似乎最好是趕快死掉。我處在他的地位上一定希望早死。他很憐惜他的弟妹們，就是這幾個小孩。假使可能的話，假使有錢，我想和他合租一所單獨的住宅，和我們的家庭脫離關係。這是我們的理想。您知道，我剛纔把您的那件事情講給他聽，他竟大生其氣，說凡是遭了人家的耳光，放任過去，不要求實行決鬥的，這人必是卑鄙的人。他太好惹氣，我不和他去多辯論。大概現在是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請您去的麼？」

「並不是的。」

「那您何必去呢？」——郭略喊，甚至在行人道中間止步了。——「而且……還穿了這樣的衣服，那邊有宴會呢。」

「我真不知道我怎樣進去。人家肯接見，——那很好，不肯接見，事情也就吹了。關於衣服一層有什麼辦法呢？」

「您有事麼？或者您祇是爲了到體面人家去消遣時光？」

「不，我說起來是……我原來是有事情……我很難表示出來，但是……」

「究竟有什麼事情，那隨您的便好了，對於我最主要的是祇要您自己不是強闖到宴會上去，不是想揆進那些茶花女，將軍和重利盤剝者的佳美的社會裏去。假使這樣，那末對不住，公爵，我要取笑您，看不起您。誠實的人們在這裏是太少了，甚至完全沒有人可以值得尊敬的。一個人自然而然會驕傲起來，而他們大家全都要求尊敬。瓦略是第一個這樣的。您要注意，公爵，現代的人全是陰謀家！特地是在我們俄國，我們的可愛的祖國裏面。我不明白，怎麼一切都是這樣安排着的。似乎站得很堅穩，但是現在呢？大家都如此說，到處都這樣寫。大家都暴露着。我們這裏大家都在暴露着。父母們首先往後倒退，對於以前的道德自感慚愧。在莫斯科有一個做父親的勸他的兒子應不擇任何手段，獲得金錢。這事曾在報上登載過的。您再看一看我的父親。他成爲一個什麼樣的人呢？但是您知道，我覺得我的父親是一個誠實的人。真是如此！他祇是做出一些搗亂的行爲，再加上喝酒。真是如此！甚至看着可憐。我祇是怕說話，因爲大家會笑的。但是實在覺得他十分可憐。那些聰明的人們究竟有什麼把戲呢？他們全是重利盤剝的人們，一個一個都是的！伊鮑里特對於重利盤剝一層十分擁護，說這是必須的，這是經濟的搖撼，一種漲潮和落潮，真是弄不清楚那一套話。他這話我覺得十分可氣，但是他的脾氣是極惡劣的。您想一想，他的母親從將軍那裏取了錢來，竟立刻



交給他放出去求取短期的利息。這真是可恥已極！您想一想，我的母親，將軍夫人，就是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時常用金錢，衣服，內衣和一切東西幫助伊鮑里特，一部分是經伊鮑里特的手給那幾個小孩子們，因為他們是沒有人照顧的。瓦略也是這樣做。」

「您瞧，您說世上沒有誠實和有力的人，大家全是重利盤剝的人們；現在發現了有力的人們了，就是您的母親和瓦略。在這種情形之下，作這樣的幫忙，難道不是具有道德力量的一個表徵麼？」

「瓦略這樣做法是由於驕傲，由於誇口。她不肯落在母親的後面。母親卻真是的……我尊敬她。是的，這是我尊重，而且應該加以擁護的。連伊鮑里特都感覺出來。他差不多完全變得殘忍了。起初笑着，認母親這種行為十分卑鄙；但是現在起始有時感覺出來。唔！您認為這是一種力量麼？我要記往這層。筭納不知道，假如知道了，必定會認為姑息的。」

「筭納不知道麼？筭納好像有許多事情不知道的，——公爵沈思了一下，脫口說了出來。」

「公爵，我很喜歡您。剛纔發生的那件事情儘在我的腦筋裏想着。」

「我也很喜歡您，郭略。」

「喂，您打算在這裏怎樣生活下去？我快要找到一個職業，賺一點錢，我們來住在一塊兒，我，您，還有伊鮑里特，我們三人住在一起，租一所房子。我們還把將軍收留下來。」

「我是很樂意的。但我們以後再看。我現在很……心裏很亂。怎麼已經到了麼？就在這所房子裏……多末華麗的門面！還有看門人。郭略，我不知道這件事情會弄成什麼樣的局面。」

公爵站在那裏，露出倉皇失措的樣子。

「您明天講給我聽罷！不要太膽怯！但願上帝給您成功，因為我自己就是和您有着同樣的見解的！再見罷。我要回到那裏去，告訴伊鮑里特。他們會接待您，這是無庸疑感的，您不必害怕！她是一個很古怪的人。從這條樓梯上去，二層樓，看門人會指點的。」

### 第十三章

公爵走進去的時候，心裏很不安，努力鼓勵自己。他心裏想：「最了不得的也不過是不接待我，生出一點對於我不好的意見，或者接待了以後，當面笑我一頓……但這是不緊要的！」對於這層他並不很害怕；但是有一個問題：「他到了那裏將做些什麼事情？他爲了什麼到那裏去？」對於這個問題他根本找不到寬慰的回答。假使甚至可以用什麼方法，找到一個機會，對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說：「你不要嫁給這人，不要害自己，他不愛你，祇愛你的錢，他自己對我說的阿格拉耶·葉潘欽也對我說過，所以我來告訴你一聲，」那末這也不見得在各方面都合宜。他心裏還有一個無從解決的問題，非常重要的問題，重要得使公爵想都怕想它，連觸到它一下都不能，且不敢，更不知道如何使它形式化，一想到它便臉紅而且戰慄。但結果是他不顧一切的驚慌與疑惑，到底走了進去，請見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

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住在一所不很大，卻收拾得十分華美的寓所裏面。在她居住彼得堡的五年內，有一個時間，剛開始的時候，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最不憐惜地爲她化錢。那時他還希望得到她的愛

情，心想用舒適與奢侈誘惑她，因為他知道奢侈的習慣會如何容易地得到傳染，而以後在奢侈漸漸兒變成必要的時候，又如何難於擺脫。在這件事情上，託慈基極相信古時的良訓，不加以任何變更，十分尊敬情感影響的一切無從戰勝的力量。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並不拒絕奢侈，甚至愛它，但這是會使人覺得極奇怪的，——從不受它的降服，永遠好像沒有它也辦得到似的；甚至有幾次竟公然說出來，這使託慈基感到不愉快的驚訝。然而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身上有許多事情會使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感到不愉快的驚訝，（以後甚至到了賤蔑的地步。）對於她有時接近的那類人，也就是她傾向於接近的那類人，他們的不雅觀姑且不說，而她身上還同時露出幾種完全奇怪的傾向：發現兩種趣味的野蠻的混合，且有一種引某些事物為滿足的能力，而這些事物是使一個正經的，智識上極發展的人似乎覺得不能容其存在的。實際上，假使說個譬喻，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忽然表示出某種可愛的，雅致的無知，例如她不知道農婦不能穿她所穿的薄洋紗內衣之類，那末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似乎反而會引為十分滿意。所以引起這種結果的起初是由於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依照託慈基的計劃而受到的一切的教育，——託慈基對於這類事情本來是很明白的人，——然而可嘆的是那些結果竟是非常的奇怪。雖說如此，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身上到底還留下一點東西，那種特別的，有趣的古怪行為和它的力量，有時會使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自己都感到驚訝，甚至到了現在會使他覺得榮幸，到了以前他一切對於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計劃都已經毀滅了的時候。

公爵遇到了女僕，（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裏的僕役全是女性。）使他奇怪的是女僕聽到他請

見的話並沒有露出任何疑惑的樣子。他的體面的皮靴，寬邊的帽子，無袖的大氅，還有那種不好意思的神氣，都漲起她三鵞搖扇。她替他脫了大氅，請他在接待室裏等一等，立刻進去通報。

聚在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家裏的是極普通的，常來的一些朋友。比起以前每年在什麼日子裏舉行的集會，這一次人數並不見少。最先而且最重要地參加的是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託慈基和伊凡費道洛維奇·葉潘欽。他們兩人很和氣，但是兩人都處於不甚加以隱瞞的期待之中——他們期待着預定好了的宣佈關於筋納的事情——暗中顯得有點不安。除他們以外，筋納自然也在座。他也是很陰鬱，甚至幾乎完全「不和氣」，時常遠遠地立在一旁，一言不發。他不敢帶瓦略來，但是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也並沒有提到她，不過在和筋納握手的時候，提到他剛纔和公爵所做的一幕。將軍還沒有聽見過這件事，開始打聽起來。於是筋納簡單地，嚴肅地，卻很公開地敘講出剛纔發生的一切事情，還說他已經向公爵賠過罪。此外，他熱烈地表示意見說，人家稱公爵做「白癡」是很奇怪的，且不知爲了什麼，他覺得這是完全相反的，「這人自然是有點腦筋的」。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極注意地聽了這個批評，好奇地觀察着筋納。以後談話立即就轉到很重要地參加這段歷史的羅果靜身上。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和伊凡·費道洛維奇也起始十分好奇地注意起羅果靜來。後來是波奇成講出了關於羅果靜的許多特別的消息。他會爲了羅果靜的事情和他忙亂到晚上九點鐘。羅果靜極力主張，要在今天弄到十萬盧布。「他果然喝醉了酒，」——波奇成說，——「但是無論如何困難，十萬盧布大概是弄得到的，不過不知道是不是今天，是不是全數；有許多人替他張羅，金台爾呀，脫萊帕洛夫呀，皮司庫布呀；他肯出任何成數的利息。這一切全由於

喝醉了酒，且由於最初的喜悅。……波奇成結束着他的話。這些消息大家帶着興趣，一部分是陰鬱的興趣，接受了下來。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默不發言，顯然不欲表露意見。筋納也是如此。葉潘欽將軍暗中感到不安，甚於大家。他早晨送的那串珠子，帶了太冷淡的客氣樣子，甚至帶了一種特別嘲笑的样子收了下來。惟有費爾特中闕一人在眾客中仍露出極快樂的，幽閒的心神，有時不知爲什麼哈哈地發笑，但他這種樣子也祇是因爲他自己給自己加上了一個小丑的角色。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以能作細膩優美的談話著名，以前在這類晚會上總是他主持談話，但是現在顯然不大高興，甚至處於一種與他不相稱的騷亂的狀態之下。其餘的賓客不多，有一個可憐的，做教師的小老頭兒，不知爲了什麼被邀請了來，一個不相識的，很年輕的人，膽子極小，永遠不說話；一個舉動豪爽的四十多歲的女人，是優伶，還有一個極美麗的，穿得很講究的，特別不愛說話的青年女太太。他們這些人不但不會使談話弄得特別熱鬧，而有時簡直不知道說什麼話。

因此，公爵的出現是再巧也沒有的了。女僕的通報引起了大家的疑惑和幾聲奇怪的微笑，尤其在從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驚訝的態度上已看出她並沒有想請他的時候。但是在驚訝之後，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忽然表示喜悅，於是許多的人立刻準備用歡笑與快樂迎接這位不速之客。

「這也許是由於他的天真的原因，」——伊凡·費道洛維奇說，——「從一般上說起來，鼓勵這種傾向是極危險的，但是在這個時候他想到光降，即使用的是這樣古怪的方式，倒也不壞；他也許會使我們快樂些，這個我是至少可以推斷定的。」

「況且他是自己要來的！」——費爾特申閣立刻插進來說。

「那是什麼意思？」——將軍厲聲說，——他是看不起費爾特申閣的。

「那是說他應該付出入場的費用。」——費爾特申閣解釋。

「不過梅思金倒底不是費爾特申閣。」——將軍忍不住了，——他到現在一想到自己會和費爾特

申閣在一處起坐，平等相待，終歸是不甘心的。

「將軍，您饒費爾特申閣一遭罷。」——他回答，冷笑了一聲。——「我在這裏是有特別權利的。」

「您有什麼特別權利呢？」

「上一次我已經詳細解釋給大家聽過；我現在可以給大人再重複一遍。大人，您可以看到：大家都有機智，唯獨我沒有。於是我向大家請求允許我說實話，作為酬報，因為大家全知道惟有那個沒有機智的人纔會說實話。再加上我是一個極喜歡報復的人，也是因為沒有機智的緣故。我可以馴順地忍受各種恥辱，但祇到給侮辱於我的人最初失敗的時候為止，祇要遇到了最初的失敗，我立刻就會記起來，立刻就要想法報復，立刻就踢。」——這是伊凡·彼得洛維奇·波奇成形容我的話，自然他自己永遠不會踢任何人的。大人，您知道克萊洛夫那篇獅與驢的故事詩麼？我們兩人就是這樣寫的就是我們。」

「您大概又胡扯起來了，費爾特申閣。」——將軍發火了。

「您這又何必呢，大人？」——費爾特申閣接上去說，——他本來就料到可以接上去，多添點醬油上去的。——「您不要着急，大人，我知道自己的地位：假使我說我和您是克萊洛夫故事詩內的獅和驢，那末

驢的角色自然由我來擔任，大人呢，——擔任獅的角色。克萊洛夫的故事詩裏說得好：

「強大的獅，林中的霸王，

由於老衰而失去了力。」

大人，我就是那頭驢。」

「對於最後的一句話我是同意的，」——將軍不謹慎地脫口說出。

所有這一切自然很粗魯，而且是故意做出來的，但是費爾特申閣扮演小丑的角色，已成爲一種習慣。

「人家容留我，放我到這裏來，」——有一次費爾特申閣喊着——「就爲的是讓我說這類的話。果真的，像我這樣的人，能够受到接待麼？我很明白這一點。請問：能不能把我，把我這費爾特申閣，同像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那樣優雅的紳士放在一起呢？自然祇有一個解釋：放我在一塊兒起坐，本來是無從想像的。」

他的話雖然說得粗，但有時十分狠毒，不過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最喜歡聽。凡是願意到她家裏來的人們，祇好忍受費爾特申閣的一套。他也許已經猜到其中的實情，明白他之所以能够常受接待，乃是因爲他初次出現就使託慈基感覺難受的原故。翁納那方面也會受過他無窮的磨折。在這方面，費爾特申閣對於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是很有用的。

(癡白)

「公爵一開頭就會唱時髦的情歌，」——費爾特申閣一面說，一面看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要說些什麼話。

「不見得罷。費爾特申閣，請你不要弄得過火呀。」——她嚴澀地回答。

「啊！假使他受到了特別的保護，那末我也要柔軟下去……」

但是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立起身來，不聽他的說話，親自出去迎接公爵。

「我很可惜，」——她說着，忽然發現在公爵面前，——「剛纔匆忙中忘記了請您到我這裏來。我很高興，您現在自己給我一個機會，使我能够感謝而且恭維你這樣的決意。」

她說話時凝聚地審視着公爵，努力想把他的行爲稍爲弄明白一點。

公爵對於她的客氣話也許能回答幾句，但是他竟眩盲而且驚異得說不出話來了。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看見這樣子，覺得很高興。今天晚上她穿了盛裝，給人們引起不尋常的印象。她拉住他的手，引他到賓客面前去。在走進客廳以前，公爵突然止步，露出特別驚慌的樣子，匆匆忙忙地向她微語道：

「您身上一切都是完善的……連您的瘦和慘白也這樣……你一定是這樣的，不會不這樣的……我真想到您這裏來……我……對不住得很……」

「不要賠不是，」——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笑了。——「這樣子會損壞奇特和古怪。人家說您是奇怪的人，倒是實話。那末您認我是完善的人嗎？」

「是的。」

「您雖然會猜，不過您是猜錯了。今天我就會給您提出證明來的……」

她介紹公爵給衆賓客，內中有一大半都已經認識他。託慈基立刻說了幾句客氣的話。大家似乎活潑



了一點，大家一下子談笑起來。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讓公爵坐在自己身旁。

「公爵的出現有什麼奇怪的地方？」——費爾特申閣比大家都喊得洪響，——「事情是明顯的，事情自己在那裏說話！」

「事情確是太明顯，而且自己在那裏說話，」——本來沈默着的筭納忽然說，——「我今天差不多不停地觀察着公爵，從他剛纔初次在伊凡·費道洛維奇家內桌看上了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像片的那個時候起。我記得很清楚，剛纔還想到它，而現在已經完全相信，再說公爵也會親自對我表示過。」

這句話筭納非常正經地說了出來，沒有一點開玩笑的影子，甚至露出很陰鬱的態度，這使大家看來頗為奇怪。

「我沒有對您表示過，」——公爵漲紅了臉回答，——「我祇是回答您的問題。」

「妙極了，妙極了！」——費爾特申閣喊，——「至少是誠懇的，狡猾而且誠懇的！」

大家大笑起來。

「你不要喊叫，費爾特申閣，」——波奇成嫌惡地向他低聲說。

「公爵，我料不到您有這樣的企圖，」——伊凡·費道洛維奇說，——「您知道這對於誰是最恰當的？我還把您當作一個哲學家呢！看不出您這種靜靜的樣子！」

「從公爵爲了一句天真的玩笑話便臉紅得像天真的年青女郎一層上看來，我可以斷定他是正直的青年，心裏蓄有極可誇獎的意願，」——一個落了牙齒的，一直沒有發言過的七十歲老翁突然地，完全

出人不意地說出話來，或者不如說是嚼噀了出來。誰也料不到他在今天晚上會說出話來的。大家更加笑得利害。老翁大概心裏想人家在笑他的俏皮話，於是望着大家，也笑了起來，並且咳開了嗽，使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連忙去撫慰他，吻他，還吩咐僕人再給他斟一杯茶。她不知爲什麼緣故很愛這類古怪的老翁，老嫗，甚至瘋人。她向走進來的女僕要了一件斗篷，裹在身上，吩咐她再加點木柴到壁爐裏。她問現在幾點鐘，女僕回答已經十點半了。

「諸位，你們要不要喝香檳酒？」——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忽然問。——「我已經預備好了。也許會使你們快樂些。請你們不要客氣。」

從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嘴裏說出請喝酒的話，特別是用如此天真的辭令表示出來的，使大家顯得十分奇怪。大家都知道她以前的晚會是非常謹嚴的。一般地說來，晚會顯得熱鬧些，但並不是尋常的樣子。大家並不拒絕喝酒，首先是將軍，其次是豪爽的女太太，老翁，費爾特申閣，跟着大家都喝了。託慈基也拿起酒杯，希望使眼前那種新調子取得諧和，儘可能地加上一種可愛的玩笑的性質。惟有筭納一人一點也不喝。在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那種奇怪的，有時很堅決而且迅速的行動裏，——她也舉杯，並且宣布，今天晚上要喝盡三大杯，——在她那種忽而沈默地惰想，忽而歇司底里地，無目的地大笑的狀態之下，是難於明瞭什麼的。有的人疑惑她發瘧疾，起始覺察出她似乎自己在那裏等候什麼，時常看錶，顯出不耐煩和  
精神散漫的樣子。

「您不是有點小瘧疾麼？」——豪爽的女太太問。

「甚至是大的，不是小的。所以我裹在斗篷裏了。」——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回答，臉色果真顯得慘白，似乎有時勉強熬住身上強烈的抖慄。

大家驚慌起來，身體移動了一下。

「我們要不要讓女主人休息一下？」——託慈基主張着，眼望伊凡·費道洛維奇。

「諸位，不必！我反要請你們多坐一會。你們的光臨，今天對於我是特別必要的。」——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忽然堅持地，意義深長地說。因為衆賓客幾乎全知道今天晚上將有極重要的決定，所以這句話大家看來是十分有力量的。將軍和託慈基又互相對看了一眼，筭納拘攣地挪動着身體。

「最好是玩一種 *Petitjeu*。」——豪爽的女太太說。

「我知道一種最有意思的，新的 *Petitjeu*。」——費爾特申闖搶上去說。——「至少是那種剛在世上發生，而沒有成功的遊戲。」

「什麼？」——豪爽的女太太問。

「有一次我們幾個朋友聚在一起，自然喝了酒，忽然有人提議，讓我們每個人不必從桌旁立起來，而敘講一段自己的事情，這段事情必須是我們每人自己從誠摯的良心上認為一生中一切壞舉動中最壞的一個；但必須是誠實的，最要緊是誠實的，不能扯謊。」

「一個奇怪的意思。」——將軍說。

「真是沒有比這再奇怪的了，大人，但因此也是很好的。」

「一個可笑的意思。」——託慈基說——「不過這是可以理會得的；那是一種特別的誇耀。」

「也許這是應該的，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

「這樣的 *Petition* 會使我們哭，而不會使我們笑的。」——豪爽的女太太說。

「這是一件完全不可能，而且離奇的事情。」——波奇成應說。

「但是成功了沒有？」——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問。

「結果是沒有成功，弄得很壞，有的人確乎說了一點，許多人說了實話，有的人甚至極樂意去敘講，但是以後大家都感到羞慚，受不住了！不過整個地說來，倒弄得很熱鬧。」

「真是的，這倒還不錯！」——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說，忽然精神奮發了。——「真是可以試一試！」

今天我們真是有點不快樂。假使我們中間每人都答應講一點……那類的事情……自然必須得每人的同意。這裏是完全自由的。也許我們可以受得住。至少是極別致的事情。」

「一個聰明的意思！」——費爾特申闊搶上去說。——「女太太們除外，由男子先起始。大家抓鬪，和

那天一樣。一定這樣！一定這樣！如果有人不願意，自然可以不說，不過人不會那樣特別不客氣的把鬪放到我帽裏去，讓公爵來抓。這是一個極簡單的題目，敘講一生中最壞的行爲——諸位，這很容易的！你們瞧着罷！假使有人忘記，立刻歸我來提醒！」

這個遊戲是非常奇怪的，幾乎誰都不喜歡。有的人皺着眉毛，另一些人狡獪地微笑。有些人反對，但也不劇烈反對，譬如伊凡·費道洛維奇就是其中的一個——他不願意和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對抗，同

時看出這個奇怪的意思如何使她感到興趣，也許因為它是奇怪而且不可能的緣故。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每有所願望，祇要決定表露出來，是永遠攔阻不住，而且不惜一切的，那怕這是極任性，甚至對於她自己無益的願望。現在她好像發作了歇司底里，走來走去，拘攣地，間歇地發笑，特別笑託慈基驚慌的反對的論調。她的黑眼閃耀着，慘白的臉頰上露出兩個紅色的斑點。有幾個賓客的臉龐上憂鬱而且討厭的神色也許更加熾熱了她的嘲笑的願望，也許她喜歡這個遊戲的犬儒相和殘忍性。有的人甚至相信她有某種特別的打算。但是大家都同意了：無論如何，這事是很有興趣的，且對於許多人是誘惑的。費爾特申闊比大家都顯得忙亂。

「假如有些事情……當着女太太面前不能講出來，那便怎樣？」——一個沈默的青年畏葸地說。

「那末您可以不必講，除了這以外，不好的行爲還會少麼？」——費爾特申闊回答——「您真是青年人！」

「我可是不知道我的行爲裏那一種是最壞的，」——豪爽的女太太插進去說。

「女太太可以免去敘講的義務，」——費爾特申闊重複地說——「不過祇是免除而已；至於出乎自願的興會卻可以接受，而且是應當衷心感謝的。男子們如果實在不願意，也不妨加以免除。」

「怎麼能證明我不扯謊呢？」——筓納問——「假使我扯了謊，那末這遊戲的一切意義全行喪失了。而且誰能不扯謊呢？每個人一定會扯謊的。」

「就是看人扯謊，也是十分有趣的。至於你呢，筓納，也無用特別懼怕你會扯謊，因為你的最壞的行爲

不用你說，已經爲衆所週知的了。諸位，你們想一想，——費爾特申閣忽然極有興致地喊了出來。——

「你們想一想，明天，在敘講出來了以後，我們將用何種眼睛互相看望呢？」

「難道這是可能的麼？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難道這果真是正經的麼？」——託慈基嚴正地問。

「怕狼就不要進樹林！」——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嘲笑地回答。

「讓我問您一句，費爾特申閣先生，這個可以算做 *Peitje* 麼？」——託慈基更加顯得驚慌起來，繼

續說下去。——「我告訴您，這類玩意是永遠不會成功的。您自己說那一次沒有成功。」

「怎麼沒有成功！上一次我講我偷了三個盧布，我就老老實實地說了出來！」

「也許是的。不過您要說得好像真有其事，而且使大家相信，那是不可能的。筓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說得極對，祇要稍爲聽出一點虛假，遊戲的所有意義，便全都喪失了。真實祇在偶然間是可能的，而且必須處於極低劣作風的特別誇耀的情緒之中，而這種作風在這裏是無從想像，且也是完全不體面的。」

「您真是一個十分細膩的人，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您竟會使我都驚奇起來的！」——費爾特申

閣喊，——「諸位，你們想一想，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剛纔說我不能把我偷東西的事情講得好像真有

其事，他這句話是極細膩地暗示出我不會真正地偷竊，（因爲這種話直說出來是不雅觀的，）雖然也許自己私底下完全深信我費某人是很會去偷竊的！但是現在言歸正傳，諸位，言歸正傳，閣已經聚集好了。阿

法那西·伊凡諾維奇，您自己也已把圖放在裏面去，所以現在沒有人來拒絕！公爵，您抓罷。」

公爵默默地把手放到帽子裏，掏了第一個圖，——是費爾特申閣的，第二個是波奇成的，第三個是將

軍的，第四個是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的，第五個是自己的，第六個是筭納的，等等。女太太們沒有放過這去。

「天呀，這真是不幸！」——費爾特申閣喊。——「我以為第一個輪到公爵，第二個輪到將軍。但是還算好，至少伊凡·彼得洛維奇在我後面，我也算得到酬報了。諸位，我自然應該作出一個好榜樣，但是現在最可惜的是我這人太沒有價值，而且沒有什麼特色。連我的頭銜也是極小極小的。其實我費某做了什麼壞行為，人家對它究竟有什麼興趣呢？而且什麼是我的最壞的行為？這是 *embarras de richesse*。難道還是講那段偷竊的故事，爲了使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相信不做賊也可以偷東西麼？」

「費爾特申閣先生，您使我相信的是在沒有人來盤問而自己講出自己醜惡的行為的時候，確乎可以感到一種沈醉似的愉快……不過……請您恕我失言，費爾特申閣先生。」

「快開始罷，費爾特申閣，你儘講許多廢話，從來做不完一件事情！」——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着惱地，不耐煩地命令着。

大家都看出她在剛纔發出歇司底里性的大笑之後，忽然變得陰鬱，暴躁，而且着惱；雖然如此，她還是固執地，專擅地堅持着玩那種不可能的花樣。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感到十分悲哀。伊凡·費道洛維奇發了狂：他行若無事地坐在那裏喝香檳酒，甚至也許預備在輪到他的時候講點什麼。

「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我沒有機智，因此儘講費話。」——費爾特申閣剛開始講，便喊起來。——

「假使我有和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或伊凡·彼得洛維奇一樣的機智，我今天必定也是坐在那裏，一言不發，和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跟伊凡·彼得洛維奇一樣。公爵，我請問您的尊見如何？我總覺得世界上賊比非賊多，一輩子沒有偷什麼東西的誠實的人可以說是沒有的。這是我的私見，但是我並不因此斷定世界上大家全是賊，雖然說實話，有時真想作這樣的斷定。您以為如何？」

「噯，您這話說得真笨。」——達里亞·阿萊克謝夫納說。——「真是無聊的話！決不會每個人都偷東西；我從來什麼也沒有偷過。」

「您從來也沒有偷過什麼東西，達里亞·阿萊克謝夫納；但是且看公爵說什麼，他的臉忽然通紅起來了。」

「我覺得您說的是實話，不過太過甚其詞了。」——公爵說，果真不知為什麼原因漲紅了臉。

「公爵，您自己沒有偷過什麼東西麼？」

「噯，這真是可笑！您醒一醒罷，費爾特申閣先生。」——將軍插上去說。

「簡單得很，祇要一歸到正事，輪到您自己講就不好意思了，所以想把公爵聯串在一起，因為他是性情溫和的人。」——達里亞·阿萊克謝夫納說。

「費爾特申閣，你不講就閉住嘴不要說話。你單管你自己就好了。你叫人不耐煩起來。」——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嚴厲而且惱怒地說。



「立刻就來，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不過假使公爵已經承認了，——因為我堅持地說公爵的樣子是等於承認一樣，——那末譬如說，別的什麼人（不必指出誰來）如果想在什麼時候說實話，而說了出來，便怎樣呢？至於我呢，是沒有什麼可說的：很簡單，又愚笨，又惡劣。不過我應該告訴你們，我不是賊。我偷過東西，卻不知怎麼會偷的。這事發生在二年前，謝蒙·伊凡諾維奇·伊司城闊的別墅裏，一個星期日的晚上。飯後，男子們還留在那裏喝酒。我忽然想去請瑪麗亞·謝蒙諾夫納，主人的女兒，沒有出嫁的姑娘，奏鋼琴。我走過一間角落的房子，在瑪麗亞·謝蒙諾夫納的工桌上放着三個盧布，一張綠色的鈔票，是她取出來預備付什麼費用的。屋子裏什麼人也沒有。我取了這張鈔票，放在口袋裏，爲了什麼，——不知道。怎麼會這樣的，——我自己也不明白。不過我趕緊回來，坐在桌上。我老是坐在那裏等候，心裏感到十分強烈的騷動，嘴裏不停地亂說，說着笑話，哈哈地發笑。後來還坐到女太太們一邊去。大概過了半點鐘，主人發現了，便詢問女僕們。他們疑惑是女僕達里亞偷的。我當時露出特別好奇和開心的樣子。我還記得在達里亞露出慌張失措樣子的時候，我竟勸她認了錯，且一力擔保瑪麗亞·謝蒙諾夫納是心軟的。我這些話說得很響，還當着許多人面前。大家都瞧着。我感到特別的愉快，就因爲我在那裏教訓，而同時我的口袋裏卻放着那張鈔票。這三個盧布就在那天晚上在飯店裏用掉了。我一進飯店，就要了一瓶「辣飛德」酒。我從來沒有單要過一瓶酒，不叫一點別的東西。我想趕快用掉它。我在當時和以後都沒有感到良心上特別的譴責。第二次一定不會再重複；你們相信不相信，隨你們的便，我不管。現在完了。」

(癡

白)

「不過這自然不是您的最壞的行爲，」——達里亞·阿萊克謝夫納嫌惡地說。

「這是一樁心理的事件，並不是行爲。」——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說。

「那個女僕呢？」——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問，不隱匿那種極強烈的嫌惡。

「這女僕自然第二天就趕走了。那家人家是極嚴厲的。」

「您竟聽着不管麼？」

「這纔妙呢！我還能自己去自首麼？」——費爾特申闊嘻嘻地笑了，但是對於大家從他的敘講

得來的極不愉快的印象有點辯護。

「這真是齷齪極了！」——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喊。

「啊！您想從一個人那裏聽他講他的極壞的行爲，同時還要求光采麼？極壞的行爲永遠是很齷齪的，

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我們現在可以從伊凡·彼得洛維奇那裏聽到這個。有的是人在外面露出許多

光采，想裝出良善的樣子，因爲自己備了一輛馬車。有的是人是備有馬車的……而且是用了何等樣的方

法……」

一句話，費爾特申闊完全按捺不住，忽然惡狠起來，甚至於忘了自己，越出了範圍。他的臉竟彎曲了。說

來真也是奇怪，不過很可能的是他對於他的敘講期待着完全不同的效驗。這種惡劣情調的「失敗」和

「特別的誇耀」像託慈基所形容的那樣，是託慈基常有的事，和他的性格相合。

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竟忿怒得抖慄起來，釘看着費爾特申闊。費爾特申闊立刻膽虛，不響了，駭怕

得幾乎混身發冷。他是走得太遠了。

「好不好完全結束了罷？」——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狡獪地問。

「現在輪到我，但是我要利用我的特權，恕我不講了。」——波奇成堅決地說。

「您不願意講麼？」

「我不能講，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我認爲這種 *Petition* 是不可能的。」

「將軍，好像該輪到您了。」——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朝他說，——「假使您也拒絕，那末跟着就全都完結，而我會感到遺憾的，因爲我很想在結束的時候講一講『我自己的生活』裏的一個行爲，不過想在您和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講了之後，因爲你們應該鼓勵我。」——她說着，縱聲笑了。

「如果您答應講，」——將軍熱烈地喊，——「我準備把我一輩子的生活都對您講一遍。我說實話，在等候輪值的時候，就預備下了一段故事……」

「單祇從大人的臉色上就可以斷定，您用如何特別的文學的愉快編您的故事，」——還帶着一點慚愧的費爾特申闢又搶上來說了，露出惡毒的微笑。

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瞥看了將軍一眼，也暗自微笑了。但是，她心裏的苦悶和惹惱顯然越來越加強。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聽到她的預約，駭怕得更利害了。

「諸位，我和每個人一樣，一生中有時會做出不很雅觀的行爲，」——將軍起始說，——「但是最奇怪的，是我自己認我現在要說出來的那段短短的故事是我一生中最好的故事。這事已經過了三十五年；但是我在回憶的時候永遠不能擺脫一點使心上搔癢的印象。不過這是十分愚蠢的一件事情。我當時剛

剛充任了少尉，在軍隊裏混事。大家都曉得少尉是怎樣的！血像沸水一般，財產卻祇有一點點。我當時用了一個馬弁，名叫尼基福爾。他很關心我的家務，替我省錢，洗濯，縫補，都歸他管，甚至到處去偷竊可以拿取的東西，就爲了使家裏的財產增多。他真是一個極靠得住而且誠實的人。我對他自然很嚴，但是還公平。有一次，我們駐紮在小城裏。我住在近郊退職的少校的家裏。這位老太太有八十歲，至少也差不了許多。她的房屋是老舊的，極壞的，用木頭建造的。因爲境况艱窘，甚至不用女僕。主要的是她以前家裏人丁極旺，但是有的先死，有的走散，有的把老太太忘掉，她的丈夫也在五年以前死了。幾年以前還有一個姪女和她同住，是駝背，性情惡劣，像惡魔一般，有一次竟咬老太太的手指，後來她也死了。所以老太太已經有三年孤單單地住着。我住在她家裏很悶。再加上她這人是空空虛虛的，什麼也不能從她身上得到。有一次，她偷了我的雞，這事情至今還是模糊不明的，但是除了她以外沒有人偷。我們爲了那頭雞吵了嘴，吵得很利害。恰巧出了一個機會，經我一要求，就把我轉到另一個郊外，一個人口衆多的商人家庭裏去居住——我現在還記得這商人長了一臉的大鬍子。我和尼基福爾很高興地搬走，憤怒地離開這老太太。過了三天，我在教練完畢以後，走回家去。尼基福爾報告道：「我們那隻大碗被扣留在老太太那裏，現在沒有東西盛湯了。」我自然驚訝起來：「怎麼我們的大碗會留在女房東家裏的？」尼基福爾稟說，我們搬家時，女房東扣住我們的大碗不放，因爲我把自己的鍋子砸碎，所以她爲了她的鍋子把我們的大碗扣下，好像是我自己對她提議的。她這種卑鄙的舉動自然使我十分生氣。少尉的血沸騰了。我跳了起來，立刻飛了出去。我氣惱惱地走到老太太家裏。看見她一人坐在前屋角落裏，好像躲太陽似的手支在臉頰上面。我立刻朝她咆哮起來，

像霹靂一般。「你這是怎麼會事？你怎麼可以這樣！」說了一大套的話。我不過看着有點奇怪：她坐在那裏，臉朝我看，眼睛瞪出，一句話也沒有回答，眼神很是奇怪，身子好像在那裏搖晃。我靜了下去，仔細望了一下，好幾次問她，但還是一句話也不回答。我遲遲疑疑地立在那裏；蒼蠅嗡嗡地飛着，太陽斜落了，一片的靜寂。我終於十分慚愧地走了。還沒有到家，少校叫人傳我去，以後又到營隊裏去了一趟，回家時已經是晚上。尼基福爾第一句話就是：「大人，我們的女房東死了。」——「什麼時候死的？」——「今天晚上，一點半鐘以前。」如此說來，就在我罵她的時候，她曠了氣。這事情使我得到很深的印象，可以說是弄糊塗了。我心裏直想，夜裏做開了夢。我自然沒有迷信的成見，可是在第三天上便到教堂裏送殯去了。一句話，時間越隔得久，越想得利害。並不見得怎麼樣，不過有時一想到，便覺得不舒服。主要的是我究竟作了怎樣的推斷？第一，女人是我們現在所謂的 *humane* 的生物。她活着，活得許久，活到老年。曾經有過孩子，丈夫，家庭，親友。她周圍的一切好比是沸騰着，所有這些微笑，忽然完全消逝，全都從煙囪裏飛走，祇剩下她一個人……好像一隻蒼蠅，身上負擔着時代的詛咒，後來上帝把她引到末路上去了。在一個輕靜的夏夜，我的那個老太婆隨日落而同逝，自然這裏是不能沒有說教的意思的。而就在那個一剎那間，代替着痛悼的淚水的是那個在盛怒中的年青少尉，將兩手插在腰際，盛氣凌人地走着，爲了一隻遺失了的碗，用洪響的，俄羅斯式的罵人的話句恭送她從地面上仙逝。無疑地這是我的錯處。現在雖然事隔久遠，而且我本人的天性也有變更，早就看自己的行爲像是別人家所做的，但是我還繼續地惋惜。我甚至覺得奇怪，況且即使我有錯，也並不很錯：爲什麼她忽然想到在這個時候死去呢？自然這裏祇有一個辯白：那就是這行爲有點是

心理上的，但到底我不能安心下去，一直到十五年以前把兩個時常生病的老太婆由我擔任費用，送到養老院去，使她們能够舒舒服服地度過殘年，心裏才略見安靜。我想遺下一筆款子，使這件事情垂為永久。這事就是這樣。我還要重複一遍，我一生中也許做錯了許多事情，但是從良心上說來，我認這件事情是我一生最壞的一樁行為。」

「大人，您所講的並不是您一生中極壞的行為，卻是極好的行為，您騙我費某人！」——費爾特申閣說。

「將軍，我真是沒有想到您會有一個良善的心；我覺得很可惜。」——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不經心地說。

「可惜麼？為什麼？」——將軍問，客氣地笑着，不免帶着自滿的樣子，喝盡了香檳酒。

輪到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講。他也已預備好了。大家預先猜到他也和伊凡·彼得洛維奇一樣，不致於拒絕不講，還爲了某種原因，帶着特別的好奇等候他的敘講，一面還望着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他露出和他的威嚴的外表十分適合的特別尊貴的神氣，用靜謐而且客氣的聲音起始講出一段「可愛的故事。」（順便說一下：他這人態度莊嚴，大方，身材高大，頭髮有點禿，還帶點斑白，身體很肥胖，臉頰柔軟，紅潤，且稍垂弛，牙齒是裝上的。他穿着寬大的衣服，還很講究，內衣也是極漂亮的，白白的手是會使人注視不釋的，右手的第二指上戴着貴重的鑽石戒指。）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在他講述的時候，釘看着衣袖上的細繡花邊，用左手的兩指不住地搯着，竟一次也沒有看望過講述的人。

「最足以使我的任務減輕的，——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說，——倒還是那一定要講述一生中最壞行爲的義務。這種事情是無從游移的：良心和內心的記憶會指出應該講述些什麼事情。我敢悲哀地承認，在我一生中所有的，也許是無數的輕浮行爲中，祇有一個行爲，它的印象還很沈重地留在我的記憶裏。大概是二十年以前的事罷。我到鄉下波拉東·渥爾東采夫的家裏去。不久之前，他被選爲紳士長，和年輕的妻子一同回來，度冬天的佳節。那時恰巧又遇到安菲薩·阿萊克謝夫納的生日，所以決定舉行兩次舞會。當時小仲馬的名著小說茶花女還盛行一時，在上等社會裏轟動着。這部小說據我看來是不朽的佳作。外省中所有的女太太們都一致贊美，至少那些已經讀過這部書的人是如此。敘事的美妙，主要人物佈置的別致，研究得精細的，可羨慕的世界，還有散見書中的許多奇妙的瑣節，（例如輪流插用紅白茶花的環境，）總而言之，所有這些佳美的細節，連在一起，真會使人傾倒不置。茶花就此非常時髦起來。大家都需要茶花，大家在尋覓着。我問你們：一個縣城裏，在大家都需要茶花以備赴舞會的時候，——雖然舞會也不多，——究竟有多少茶花可以找到呢？當時彼卡·伏爾霍夫司基那個可憐的人，正在想安菲薩·阿萊克謝夫納。我實在不知道，他們中間有沒有事，我的意思是說他有没有有一點點正經的希望？這可憐的人竟爲了替安菲薩·阿萊克謝夫納尋覓赴舞會用的茶花而發狂起來。聽說從彼得堡來的騷瑟卡耶伯爵夫人，總督夫人的上客，還有騷費亞·白慈伯洛瓦一定會戴了茶花赴會。所以安菲薩·阿萊克謝夫納爲了取得一點特別的效果起見，想戴紅花。可憐的波拉東簡直東奔西跑地張羅起來；他是丈夫，自然不必提。他一口擔保可以弄到花的。然而結果如何呢？竟在頭天晚上被梅奇柴瓦·卡德鄰·阿歷山大洛夫納搶走了。

她是安菲薩·阿萊克謝夫納的在一切方面的可怕的競爭者，和她素不和睦。自然來了一套歐司底里和昏厥。波拉東完了。假使彼卡能在這個有趣的時間從什麼地方弄到那把花，那末他的事情會極順利地發展起來，是十分明白的。在這種情況之下，女人的感激是無窮的。他東奔西鑽，像身上着了火似的；但是事情是辦不到的，沒有法子想。在生日和舞會的頭一天晚上十一點鐘的時候，我忽然和他在瑪麗亞·彼得洛夫納·左跋考瓦，渥爾東采夫的女鄰舍家裏相遇。他滿面笑容。我問他：「你怎麼啦？」——「找到了！好極了！」——「老兄，你真是使我奇怪！那裏找到的？怎樣找到的？」——「在葉克沙意司克，一個小鎮，在二十俄里以外，不歸本縣所轄，有個商人，名叫脫萊伯洛夫，他滿臉長着鬍鬚，很有錢，和老妻同住，沒有孩子，祇有些鳥雀。兩人都愛花，他家裏有茶花的。」——「請問你，這有點不大妥當，萬一他不肯給呢？」——「我要跪下來，跪地不起，一直到他肯給的時候為止。拿不到手不走！」——「你什麼時候去？」——「明天一清早五點鐘。」——「好罷，祝你成功！」——我當時是很替他高興的。我回到渥爾東采夫家裏，已經一點多鐘了；心裏一直在想這件事情。我已經躺下來睡覺，忽然生出了一個十分古怪的念頭，立刻跑到廚房裏，把馬車夫薩魏里喚醒，給他十五盧布，「半點鐘以內把馬車給我套好！」過了半點鐘，自然是有輛馬車停在大門前面。人家告訴我，安菲薩·阿萊克謝夫納發作了頭痛，寒熱和譫語。我坐上馬車走了。四點半鐘到了葉克沙意司克的客店內。等到天亮，祇要等到天一亮就好辦了！我在六點多鐘時候便到脫萊伯洛夫家裏去。如此這般的說了一套，「您有沒有茶花？老先生，幫下忙罷，救一救，我要對您下跪！」老人是高高的身材，頭髮斑白，態度嚴厲，——真是可怕的老翁。——「不行，不行！我不贊成！」我朝他跪下，我簡直在地上躺



着不起！——「您怎麼啦？先生，您怎麼啦？」——竟害怕起來了。「這裏是關係着一個人的生命呢！」——我朝他喊。——「既然這樣，您就取去罷。」我立刻把紅茶花，全都剪下了來！真是美妙之極！他家裏有一間小小的花室。老人直嘆氣。我掏出一百盧布來。「不必，我不許您用這種樣子來欺侮我。」我說：「既然如此，就請把這一百盧布送到此地的醫院裏去作為改善病人伙食之用罷。」——他說：「這是另一件事情。這是善舉，我可以替您捐去，藉此祝您的康健。」這俄國老人，真正的道地的俄羅斯人，我真喜歡他。我得到了成功，立刻歡天喜地地乘車回去；還繞着路走，——免得和彼卡相遇。回家後，等到安菲薩·阿萊克謝夫納一醒，就把那把花送去。她當時的歡欣，感謝和感極而淚的情況是可想而知的！波拉東，昨天還是那樣垂頭喪氣，像死人似的波拉東，——竟伏在我的胸前痛哭！所有的丈夫們從創造……所謂正式的結婚制以來都是如此的啊！我不必再在這裏多添什麼話，不過那個可憐的彼卡的事情，就從那段事情起完全吹了。我起初心想他在弄清楚以後會把我殺死的，我也預備和他相見，但出了使我不能置信的事情：他竟發了昏厥，晚上說謊語，早晨起寒熱；哭得像嬰孩一般，還起了拘攣。一個月之後，病剛好，就請求調到高加索去。簡直出了一個嚴重的戀愛事件！結果是在克里米亞陣亡了。當時他的哥哥斯台潘·伏爾霍夫司基統率團部，立下了極大的戰功。說實話，以後許多年來我受着良心的譴責：為什麼我要這樣給他打擊呢？假使我當時自己也有了戀愛，那還好說。不過這僅祇是一種淘氣的行爲，普通的賣弄風情，並沒有別的。假使我不從他手裏搶走了這把花，誰知道，也許這人至今還活着，也許很有幸福，一切順手，決不想到攻擊土耳其人呢。

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帶着和起始敘講時相同的威嚴的態度，靜默了下去。大家看出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眼睛似乎特別的閃爍；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說完的時候，竟連嘴唇都抖索了。大家好奇地望着他們兩人。

「又騙了我費某人！真是騙了我！騙得我好利害呀！」——費爾特申闊用哭泣的聲音喊，明白在這裏可以而且應該加上一兩句話。

「誰讓你這樣不懂事？你應該從聰明人那裏學一學！」——得意洋洋的達里亞·阿萊克謝夫納向他嚴厲地說（她是託慈基忠實的老友和同盟）。

「您說得很對，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這 *Petitien* 乏味得很，應該趕緊了結它！」——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不經意地說，——「讓我說我預定了說的話，我們大家就來鬪牌。」

「預定了的故事應該最先說出來！」——將軍熱心地表示贊成。

「公爵，」——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忽然堅決而且出乎意料之外對他說，——「這裏有我的老朋友們，將軍和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打算叫我嫁人。請您說一說，您的意見以為怎樣，我能不能嫁人？您怎麼說，我就怎麼做。」

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臉色慘白，將軍楞住了；大家都瞪着眼睛，伸着頭。箱納在當地呆住了。

「嫁給——嫁給誰？」——公爵用垂死似的聲音問。

「嫁給箱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奇·伊伏爾金。」——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依舊堅決地，明晰

地說。

經過了幾秒鐘的沈默。公爵好像用着力量，說不出話來，像有可怕的重載壓住他的胸脯。

「不……您不要嫁！」——他終於微語着，用力透了一口氣。

「那末就是這樣罷！筭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她用了威嚴的神色，似乎得意洋洋地朝他

說，——「您聽見公爵的決定了麼？我的回答就是如此。這件事情就如此了結了罷！」

「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用抖慄的聲音說。

「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將軍用勸告的，但含着驚慌的聲音說。

大家的身體移動了一下，顯出驚惶的樣子。

「諸位，你們怎麼啦？」——她續說，似乎驚異地審視衆客。——「你們爲什麼這樣騷亂？你們大家的

臉色竟是這樣的！」

「但是……您要記得，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託慈基口吃地喃語着。——「您已經有了預

約……極其出於自願的預約，最好能憐憫人家一下……我很困難……自然感到慚愧，但是……一句話，現在，在這個時候，還當着……當着衆人，就這樣子……用那種 Pettitje 來解決一件正經的事情，名譽和愛情的事情……它還關涉到……」

「我不明您的話，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您真是完全弄糊塗了。第一層，什麼叫做「當着衆人」？難道我們不是在親密友好的朋友圈裏麼？這和 Pettitje 又有什麼相干？我確乎想敘講一段故事，現在敘

講了出來，難道不好麼？爲什麼您說是「不正經」呢？難道這還不正經麼？您聽見，我對公爵說：「您怎麼說，就怎麼辦。」假使他說了：「是，」我會立刻答應，但是他說了「不，」所以我拒絕了。難道這還是不正經麼？我的一生就懸在一根頭髮上面，還有什麼再正經些的？」

「但是公爵是怎麼會事？爲什麼把公爵加上去？到底公爵是什麼樣的人？」——將軍喃語着，幾乎無力壓止他對於公爵那樣可惱的威權的憤感。

「公爵對於我是這樣的！他是我一生中第一個人使我相信的。我相信他是誠懇的，忠心的人。他一看見我，就相信了，因此我也相信他。」

「我的一方面惟有感謝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爲了她對我那份異常客氣的心意。」——面色慘白的筭納彎斜着嘴唇，用抖索的聲音說，——「這自然是應該的……但是……公爵……公爵在這件事情裏……」

「他在想念那七萬五千盧布，是不是？」——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忽然插上去說。——「您不是想這樣說？您不要躲賴，您一定是想說這句話！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我忘記加上那句話：您可以把那七萬五千盧布收回，我不用您化錢，就給您自由。够了！您也該休息一下了！九年零三個月！明天要從新做起，今天是我的命名日，今天我一輩子初次爲人將軍，您把您的珍珠也收回去，送給您的太太。您拿去罷！從明天起我要從這個住宅裏搬走。諸位，以後晚會是不會有的了！」

她說完，忽然立起身來，好像想走開似的。

「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四面八方發出這聲音來。大家都驚慌了，大家立了起來。大家圍住她，大家不安地聽着這些零零落落的，瘋狂的，像謔語似的話句。大家感到一種零亂無秩序的狀態，沒有人弄得明白，沒有人了解內中的意義。這時候突然傳來了一陣響亮的，劇烈的拉鈴的聲音，正和剛才在筵納的家裏拉鈴的聲音一樣。

「啊！啊！結局到了！好容易到了！十一點半鐘！」——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喊。——「諸位，請你們大家坐下來，這是結局！」

她說完了後，自己坐下。奇怪的微笑在她的嘴唇上抖慄。她默默地坐着，熱烈地期待着，向門外看望。

「無疑的是羅果靜和十萬塊錢。」——波奇成喃聲說。

## 第十五章

女僕卡嘉十分驚懼地走了進來。

「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不知道怎麼會事，有十個人闖了進來，全喝醉了酒，要求進來，說是姓羅果靜，又說是您自己知道的。」

「對的，卡嘉，你立刻放他們大家進來。」

「把大家全放進來麼，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完全是不像樣的。真是的！」

「把大家，把大家都放進來，卡嘉，你不要怕，把他們一個一個全放進來，否則他們會自己進來的。他們

已經鬧得和剛纔一樣。諸位，你們也許要生氣，——她對客人們說，——「爲了我當着你們面前接待這羣人。我很遺憾，請你們寬恕，但這必須如此，所以我很希望你們大家留在這裏，做收場時的證人，不過一切都聽諸位自便就是了……」

客人們繼續驚訝，交頭接耳地微語，還互相窺視。大家完全明瞭，這一切是預先計劃而且安排好的，自然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發了瘋，但現在要使她讓步是不可能的。大家都生出好奇心來了。而且現在也沒有人懼怕。祇有兩位女太太：一位是達里亞·阿萊克謝夫納，這位太太很活潑，見過世面，不容易使她感到局促；還有一位是美麗的，生性沈默的，陌生的女太太。這位沈默的陌生的女人不見得會明白什麼：她是德國人，剛到這裏來，一點也不懂俄語；此外，她的愚蠢大概正和她的美麗相同。她是新奇的人物，照例應該邀請她赴各種著名的晚會。她穿着極華美的服裝，頭髮梳得像赴賽會一般，坐在那裏，好比一幅佳美的圖畫，給晚會添上美麗的妝飾，——正和有些人爲了舉行晚會向朋友借用圖畫，花瓶，石像或屏風一樣。至於說到男子們，那末波奇成和羅果靜是朋友。費爾特申闊是好比魚到了水中，恰到好處。箭納還沒有清醒過來，雖還含含糊糊地，但已無從抑止地自行感到有在恥辱的木柱旁站立到底的熱烈的需要。那位老教習不大明白內中的情節，看見周圍的人們和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臉上都露出特別驚慌的神氣，幾乎哭泣起來，簡直害怕得抖索着。他非常鍾愛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視作自己的孫女。他寧願死去，決不願在這時候離開她。至於說到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他自然不欲在這類事件上沾污自己的名譽；但是他對於這事太爲關切，雖然它已取得了如此瘋狂的轉變；再加上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會說過於他有

關的兩三句話，使他在不解釋清楚以前，無論如何不願意走。他決定坐到底，完全默不作聲，祇做一個觀察者，自然這是爲他的體面起見，不得不如此做的。祇有葉潘欽將軍一人剛纔已爲了那樣不客氣地，可笑地交還他的禮物而感到恥辱，現在看見所有這些不尋常的怪誕的行爲，又加上羅果靜的突然出現，便更加使他惱怒。像他這種地位的人，肯和波奇成、費爾特申閣等人一同起坐，已經遷就萬分。凡情慾的力量所能做到的一切，終於被責任的感覺、職務和爵位的觀念以及自己尊敬的心思所戰勝，所以羅果靜和他的同黨在將軍大人面前出現是一件難於容忍的事。

他剛向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聲明，她就立刻打斷他，說道：「啊！將軍！我竟忘記了！但是您必須相信，我已預先想到這一層。如果您感到恥辱，我並不堅持，也不再挽留，雖然我很希望現在有您在我身邊。無論怎樣，您和我相識了一場，並且那樣垂青於我，我總是非常感激的，但是假使您怕……」

「那裏的話，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將軍喊，露出了騎士般的寬大的態度。——「您這話是對誰說的？我現在單祇爲了表示忠實，一定要留在您的身邊。假使有了什麼危險，那末……再加上說老實話，我本來是具有好奇心的。我祇是覺得他們會弄壞地毯，也許還要砸碎什麼東西……我看，不必讓他們全都進來，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您以爲怎樣？」

「羅果靜來了！」——費爾特申閣宣布。

「您以爲如何，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將軍匆匆地向他微語。——「她是不是發了狂？那不是說比喻，卻用的是真正，醫學上的名詞。」

「我對您說過，她是永遠有這種傾向的。」——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狡猾地微語着。

「再加上發着瘧疾……」

羅果靜的一班人的數目和早晨相同；祇加上了一個放蕩的小老頭子。他曾做過一張名譽欠佳，專門揭人陰私的小報的主筆。他有一個笑話，說他把金鑲的牙齒押了錢，買酒喝。此外還有一個退伍的下尉，和早晨那位握着拳頭的先生，在技藝和職業方面都是死對頭和競爭者，羅果靜一派人裏誰也不認識他，卻是從街上，涅夫司基大街有太陽的一面檢來的。——他正在那裏攔住行人，用瑪爾林司基的文體請求人家幫忙，利用着一個狡猾的藉口，意思是說他自己「也會幫過人家的忙，給每個告幫的人十五盧布。」這兩個競爭者立刻互相仇視起來。剛纔那位握着拳頭的先生，在「告幫者」加進團體以後，竟感到了侮辱，因為他生性沈默，所以有時祇像狗熊似地吼叫一兩聲，賤蔑地望着「告幫者」。對他做出那份假意殷勤的樣子。「告幫者」是一個善於交際，極有政治手腕的人。從表面上看來，下尉能以靈巧與機敏取勝，而不見得能施展武力，況且他的身材比那位大拳頭先生矮得多。他用漂亮的態度，不和人家顯明地爭論，卻帶着非常誇耀的口氣，已經許多次暗示英國式的拳擊如何地高妙。一句話，他竟成爲一位純粹的西方派。大拳頭先生聽到「拳擊」兩個字，祇是賤蔑地，惱怒地微笑了一下，不屑和他的敵人作顯明的爭論，有時祇是默默地，似乎不在意似的，把一個完全民族性的東西使用出來——那就是一隻大拳頭，有筋力的，糾曲的大拳頭，上面長着一層栗色的茸毛。大家都明白，假使這民族性的東西百發百中地落在什麼東西上面，確乎會搗成肉醬的。



他們中間沒有一個人喝得爛醉，和剛纔一樣，這全是由於羅果靜的努力——因為他整天儘想着到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家裏拜訪的一件事情。他自己差不多已經完全清醒，但是由於在這一生中最亂七八糟的什麼也不像的一天，他所受到了的許多印象，他幾乎弄得愚蠢了。祇有一樁事情時常留在記憶裏和心裏，每分鐘，每刹那都想着。他爲了這一樁事情，從午後五點鐘一直到十一點鐘，處於無窮的煩悶和驚慌之中，和金台爾皮司庫布那班人忙亂着。那班人也幾乎發了瘋，爲了他的事情東奔西鑽，像身上着了火似的。但是十萬盧布的現款到底弄到了手——這筆款子就是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帶着嘲弄的樣子，偶然地，完全不清楚地暗示過的——至於利息的成數，連皮司庫布本人和金台爾談起來的時候，由於羞慚的緣故，都不肯高聲說出來，祇是用着微語。

羅果靜和剛纔一樣，首先走了進來，其餘的人們跟在後面移動着。雖然對於自己的特權很有深刻的認識，但到底有點膽怯。他們最怕的是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也不知是爲了什麼緣故。有一些人甚至心想立刻會把他們大家「從樓梯上趕下去的。」這般想的人們裏面，那個服裝漂亮，能博得婦人歡心的扎聊諾夫也在其內。但是別的人們，尤其是那位大拳頭先生，雖然不說出聲來，但在心裏卻對於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十分賤視，甚至仇怨，所以走到她家裏來，好像是進攻一個城堡一般。然而頭兩間屋內陳設的佳妙，他們從未見過的一些東西，稀貴的傢具，圖畫，巨大的愛神的像——所有這一切引起他們尊敬，甚至於恐怖的強烈印象。自然，這並不妨礙他們大家漸漸地，帶着傲慢的好奇，不顧一切的恐懼，跟在羅果靜後面，擁到客廳裏去。但是在大拳頭先生「告幫者」和別的一些人看見客人中有葉潘欽將軍在內的時候，

他們一下子弄得糊裏糊塗，摸不到頭腦，竟開始漸漸兒向後倒退到別間屋內。祇有萊白及夫一人是極勇敢，而且具有信心的，差不多和羅果靜並排着向前行進，明白一百四十萬的資財和現在在手裏的十萬現款到底是有點意義的。應該注意的是他們大家，連百知百曉的萊白及夫也在內，對於他們的能力範圍的認識已弄得非常錯亂。到底現在他們是不是可以一切准許做呢？萊白及夫有些時候準備賭呢，是一切准許的，但在另一些時候又感到有不安的需要，爲預防萬一起見，暗中記住六法全書中幾項特別可以安慰而且鼓勵的條文。

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客廳對於羅果靜引起了和他的同行者相反的印象。門簾剛揭起，他一看見了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其餘的一切已對於他停止存在，和早晨一樣，甚至比早晨還利害。可以猜到他的心劇烈地跳動着。他畏怯地，慌亂地，目不轉睛地望了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幾秒鐘。忽然似乎喪失了全部的理智，搖搖曳曳地走到桌旁；中途撞着波奇成的椅子，齷齪的皮靴踏在沈默的德國美人華美的湖色衣裳的絲繡邊上面。他沒有賠罪，沒有看見。走近桌旁，把一件奇怪的東西放在上面，這東西是他走進客廳時兩手捧在前面的。這是一大包紙，有三俄寸高，四俄寸長，用「市場公報」緊緊地包着，四面用厚繩紮得極牢，紮了兩道，就和紮大方塊的白糖一般。後來就站住了，一言不發，垂下手，似在等待自己的判決。他的服裝和剛纔完全一樣，祇是在頸上加了一條全新的鮮綠的絲圍巾，用一隻鑲成甲蟲形狀的大鑽石別針釘住，還在右手的齷齪的指頭上戴着一隻巨大的鑽石戒指。萊白及夫在離開桌子三步外立住；其餘的人們，上面已經說過，漸漸兒走進客廳裏來。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女僕卡嘉和勃紗也跑來，在揭

起的門簾外面窺望，露出深深的驚訝和恐懼。

「這是什麼東西？」——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問，好奇地釘看羅果靜，手指朝那件「東西」指着。

「十萬塊！」——他微聲回答。

「啊，居然不失信！請坐，請坐！就坐在這椅子上。同您在一塊兒的是什麼人？還是剛纔那班人麼？讓他們也進來坐；那邊沙發上可以坐，那邊還有一隻沙發，兩隻靠背椅……怎麼，他們不願意坐麼？」

果真，有幾個人感到十分慚愧，退了出，坐在別間屋內等候，但是有些人卻留在那裏，照着吩咐的樣子分別坐開，祇是離得桌子遠些，都在角落裏，有些人還打算溜走，另有些人卻越來越鼓起勇氣，鼓起得自然而然地迅快。羅果靜也坐在給他指示出的椅上，但是坐了不久，他立刻立起來，以後就不再坐下。他漸漸兒起始辨清東西，向衆客打量。他一看見笊納，惡毒地微笑了一下，自行微語着：「這東西！」他向將軍和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看望，不帶着不安的神情，甚至沒有露出特別的好奇。但是在看見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身旁坐着公爵的時候，竟許久目不轉睛地望着，十分驚訝，似乎沒有力量弄明白怎麼會相遇的。有人疑惑他有的時候在那裏完全說着胡話。他除了這一天一切的慌亂以外，昨天一夜在火車裏度過，還有兩晝夜沒有睡覺。

(癡白)

「諸位，這是十萬塊錢，」——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說，用一種像發着寒熱似的，不耐煩的挑戰的神氣朝大家看，——「就在這醜陋的紙包內。剛纔他像瘋子一樣，高聲喊着，要在晚上送給我十萬塊錢，所以我老是等候他。他把我拍賣：從一萬八千起，忽然加到四萬，以後又加上十萬。總算沒有失約！你們瞧他的

臉色多末慘白……這是剛纔在筭納家裏的事情；我去拜訪他母親，拜訪我的未來的家庭，但是他的妹妹當面對我喊：『爲什麼不把這無恥的女人趕出去！』還朝她哥哥筭納的臉上唾了一口。她是一個有性格的女郎！

「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將軍用責備的口氣說。他起始照他自己的想法，明白了一切。

「什麼事情，將軍？是不是不體面？不要再裝樣騙人了罷！我會經坐在法國戲院的包廂裏，像一個不可饒犯的美德的女人，我會經像野人似的躲避五年來追求我的一切人，當時我的態度是如何的像驕傲，清白的女人，但是這一切全是爲了我的一股子傻勁！現在有一個人當着你們面前，跑了來把十萬塊錢放在桌上，在我度過了五年的清白的生活以後！他一定已經備好了一輛三套馬車，等候在我家的門前。他把我估價，值十萬塊錢！筭納，我看你至今還在生我的氣。是不是？難道你真想引我進入你的家庭裏去麼？把我，把羅果靜的女人引進去麼？公爵剛纔說了什麼話呢？」

「我並沒有說您是羅果靜的，您決不是羅果靜的！」——公爵用抖戰的聲音說着。

「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算了罷，親愛的，得了罷！」——達里亞·阿萊克謝夫納忽然忍不住了。——

「你既然爲了他們覺得難受，又何必看他們呢？難道你真想跟這人走，那怕就是爲了十萬塊錢的緣故！十萬塊錢果然是一筆大款！你可以把十萬塊錢收下，再把他趕走，應該這樣對付他的。唉，我處在你的地位上，真要把他們全都……這算什麼樣子！」

達里亞·阿萊克謝夫納居然發怒了。她是具有善良的心的，容易感動的女人。

「你不要生氣，達里亞·阿萊克謝夫納，——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對她冷笑了一聲。——我對他說的時候並沒有生氣。我責備他麼？我簡直不明白，我怎麼會這樣的傻，怎麼會想加入進純潔的家庭裏去？我見到他的母親，吻她的手，箝納，我剛纔在你家裏說着取笑的話，那是因為我故意要在最後一次親自看一看：你這人究竟會做到什麼地步？你真是使我十分驚訝。我期待着一切，但沒有料到會這樣的！你明明知道他竟在結婚的前夜，送給我一串真珠，我還收下來，而你還能娶我！至於羅果靜呢？他在你的家裏，當着你的母親和妹妹，把我拍賣，而你到底還在這以後跑來求婚，還想把自己的妹子帶來！羅果靜說你肯爲了三個盧布爬到瓦西里也夫司基島上去，難道說的是實話麼？」

「會爬的，——羅果靜忽然輕聲說，露出深信不疑的神色。

「假使你要餓死，那還情有可原，但是聽說你所得的薪水並不少呢！再加上你除了受恥辱以外，還要把一個仇恨的妻子引到家裏去！（因為你仇恨我，我是知道的！）現在我相信像這樣的人會爲了銀錢殺死任何人的！現在這類人簡直個個都充滿了貪婪的心腸，他們儘想着錢，想得發狂了！自己還是一個嬰孩，就想出去放印子錢！有一個在剃刀上繞上綳子，綁得緊些，從後面輕輕地把自己的朋友殺死，像宰一頭綿羊。這是我新近在報上讀到的。你真是無恥的人！我是無恥的女人，而你比我更壞。至於那位取到花把的人我也不多說……」

「這是您麼？這是您麼？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將軍擺着手，露出十分憂慮的樣子。——「您是如何的優雅，有如何柔細的思想，而竟如此！您說的是什麼言語！什麼話語！」

「將軍，我已經喝得有點兒醉。」——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忽然笑了。——「我要出去游玩！今天是我的日子，我的佳節，我的大紀念日，我早就等候着這日子。達里亞·阿萊克謝夫納，你看這位奪人家花把的人，這位 *Monsieur aux camélias*，你看他坐在那裏，笑我們……」

「我並沒有笑，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祇是用極大的注意聽着。」——託慈基帶着尊嚴的神氣反駁。

「爲了什麼我在整整的五年裏磨折着他，不讓他離開我？值得這樣做麼？他不過是一個應該成爲這樣的人……他還會認我對他有錯？因爲他使我得到教育，當作伯爵夫人似的養着我，用去了許許多多的錢，在鄉下就給我尋覓誠實的丈夫，又在這裏給我找到了筵納。你以爲怎樣？在這五年來，我並沒有和他同居過，不過錢是問他拿的，心裏還覺得是應該拿的。我完全把自己弄糊塗了。你說，你可以收下十萬塊錢，再把他趕走，既然覺得討厭。實在是討厭……我早就可以出嫁，不見得就是嫁給筵納，然而也是覺得很討厭。爲了什麼我在這種怒恨的狀態之下費去了五年工夫？你相信不相信，我在四年以前有時就想着，我何不就嫁給我的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呢？當時我這樣想是由於忿怒的緣故。當時我的腦筋裏有許多亂七八糟的念頭。我會強迫他做的！他會自己請求的。你相信不相信？固然他喜歡撒謊，但是他很容易受誘惑，他不會堅持得很久。以後又想了想：有點不值得如此對他忿怒。當時我忽然覺得他很討厭，即便他自己向我求婚，我也決不嫁給他。整整的五年來，我就這樣裝腔作勢地對待他！不行，最好還是到街上去，那裏是我應該去的地方。不是和羅果靜在一塊兒游蕩，便是明天就去充當洗衣女！我身上沒有一點是我自己的。我走

的時候——要把一切東西都扔還給他，最後的一塊抹布都給他留下。假使我一無所有，請問誰會來娶我？問一問菲爾特申閣，娶我不娶？連費爾特申閣都不會娶我的……」

「費爾特申閣也許不會娶的，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我是一個很坦白的人。」——費爾特申閣插上去說。——「不過公爵會娶的！您坐在這裏訴怨，您且望一望公爵！我早就在觀察着……」

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好奇地回身望着公爵。

「真的麼？」

「真的。」——公爵微語着。

「您會娶我這空無所有的一個光身麼？」

「我會娶的，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

「又出了新的笑話！」——將軍喃聲說。——「這本來是可以料到的！」

公爵用憂愁，嚴厲和透徹的眼光望着繼續看他的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臉。

「又找到了一個！」——她突然又朝着達里亞·阿萊克謝夫納說。——「我知道，這真是出於好心。找到了一個恩人！人家說他那個也許是實在的。你既然這樣愛我，願意收我這種羅果靜的女人做妻子，但是你靠什麼生活下去呢？」

「我想娶的是像您這樣的純潔的女人，並不是羅果靜的女人。」——公爵說。

「我是純潔的女人麼？」

「您是。」

「唔，這一些……全是從小說裏來的！公爵，這一套話全是古舊的謔語，現在的社會已經聰明了一些。這全是胡說八道的話。你那邊還能娶親，你自己還需要一個保姆！」

公爵立了起來，用抖戰的，畏葸的聲音，同時又露出一個具有深信的人的神色，說道：

「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我一點也不知道，一點也沒有看見，您的話是對的，但是我……我認爲那是您給我，而不是我給您一個面子。我是一個無足重輕的人，您卻已受够了痛苦，從地獄裏出來還是那樣的純潔，這是很可以佩服的。您爲什麼感到慚愧，想跟羅果靜去呢？這是狂熱病……您把七萬五千塊錢交還給託慈基先生，還說這裏所有的一切您全要拋棄掉，這是誰也做不到的事情。我……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我愛您。我可以爲您而死。我不許任何人說您壞話……如果我們貧窮，我將工作……」

說出最後的那句話的時候，聽見費爾特申闊和萊白及夫嘻笑的聲音。將軍從鼻孔裏發了一聲嘔，表示極大的不愉快。波奇成和託慈基直想微笑，但是忍住了。其餘的人們竟驚異得張大着嘴。

「……但是我們也許不會受窮，反而會很富的，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公爵仍舊用畏葸的聲音繼續說，——「我還不知道究竟如何，可惜我至今還來不及弄得清楚。我在瑞士接到了莫斯科一位薩拉慈金先生的信，他通知我，似乎我可以收到一筆極大的遺產。這封信就是的……」

公爵果真從口袋裏掏出一封信來。

「他不是說謊語？」——將軍喃聲說。——「真正的瘋人院！」



一下子隨來了沈默。

「公爵，您好像說過，您收到了薩拉慈金先生的一封信麼？」——波奇成問。——「他是極有名的人。他是極著名的律師。如果確是他通知您，那您可以完全相信的。幸而我認識他的筆跡，因為不久會和他接洽過一樁事情……假使您讓我看一看，我也許可以對您說點什麼。」

公爵默不作聲，手抖索着伸出那封信來。

「什麼事？什麼事？」——將軍喊，像瘋子似的望着大家，——「果真是遺產麼？」

大家的眼睛全釘在看信的波奇成身上。衆人的好奇取得了新的，特別的衝動。費爾特申闕坐不住了。羅果靜帶着疑惑和極度不安的神情，一會兒向公爵看望，一會兒又轉到波奇成身上。達里亞·阿萊克謝夫納等候得像坐在針上一般。連萊白及夫都忍不住，從角落裏走出來，深深地彎腰，從波奇成的肩後窺望那封信，那神氣好像深怕有人爲了他這樣做，立刻會給他一拳似的。

## 第十六章

「事情是真的，」——波奇成終於說，一面折疊那封信，交還給公爵。——「您不用一點麻煩的手續，根據令姨母那張無可辯駁的遺囑，就可以取得極大的資財。」

「這是不會有的！」——將軍喊，好像放槍似的。

大家又張大了嘴。

波奇成於是解釋起來，特別對伊凡·費道洛維奇解釋。他說公爵的姨母於五月前死去，這位姨母他從來沒有見過，是他母親的親姊姊，莫斯科第三等商人伯蒲興的女兒。伯蒲興經商破產，在貧窮中死去。他的親哥哥卻是有名的富商，最近也死了。一年以前，他的僅有的兩個兒子在一個月內相繼死亡。這使他受到打擊，過了不久自己也得病而亡。他的妻子早已不在世，弄得一個承繼人也沒有，除了公爵的姨母，伯蒲興的親姪女以外。他的姨母是很窮的女人，住在別人家裏。在取到遺產的時候，這位姨母也已得了水腫症，離死不遠，但她立即委託薩拉慈金起始尋訪公爵，還立下了遺囑。顯然，公爵和醫生——公爵在瑞士時就住在他家裏，——兩人都不願意等候正式的通知，或先行調查一下，而由公爵親自懷着薩拉慈金的信，動身回國……

「祇有一樣可以對您說，」——波奇成對公爵說，——「那就是所有這一切是無可爭論，而且對的，薩拉慈金信上既說出無可爭論和合法的話，您就可以把它當作口袋裏的現錢一樣。我現在恭賀您，公爵！您也許也可以得到一百五十萬，或者多些。伯蒲興是很有錢的人。」

「最後的梅思金公爵萬歲！」——費爾特申闕喊。

「萬歲！」——萊白及夫用酒醉的聲音吼叫着。

「我剛纔還把二十五盧布借給這位窮人呢，哈哈！這真是童話裏的故事！」——將軍說，驚訝得幾乎聾了，——「恭喜，恭喜！」——立起來，走到公爵身前，擁抱他。別人也跟着他立起來，鑽到公爵的身旁。連退縮到門簾後面的人們都在客廳裏出現了，生出了模糊的語聲，呼喊，甚至傳來了要求開香檳酒的喊

聲。大家擁擠着，忙亂起來。一下子幾乎忘記了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忘記了她還是今天晚會上的女主角。但是等了一會，大家幾乎一下子想到公爵剛纔曾向她求婚。所以這事情弄得加倍地比以前瘋狂和特別。深深地驚訝着的託慈基聳着肩膀；差不多祇有他一人坐着，其餘的一羣全亂闖闖地擠在桌子旁邊。大家以後說，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就是從這時候起發了瘋。她繼續坐着，用一種奇異的、驚訝的眼神向大家看了一會，好像不明白什麼，努力在那裏思索。她以後忽然轉身向着公爵，威嚴地皺着眉毛，釘着他；但這祇是一剎那的工夫，也許她忽然覺得這全是玩笑和嘲諷；但是公爵的神色使她立刻明白了。她凝想着，又微笑了一下，似乎沒有明顯地感到她微笑的是什麼……

「這末說來，我真是公爵夫人了！」——她似乎嘲弄自己似的微語着，不經意地望了達里亞·阿萊克謝夫納一下，大笑起來。——「出人意料的收場……我……沒有料到的……諸位，你們爲什麼站在這裏？請你們大家坐下，給我和公爵道喜！好像有人要喝香檳酒。費爾特申，你去吩咐一下。卡嘉帕莎——她忽然在門旁看見了自己的女僕，——「你們來，我要出嫁了，你們聽見沒有。嫁給公爵，他有一百五十萬財產，他是梅思金公爵。他娶我！」

「靠上帝的福，應該是時候了！不要再放過去呀！」——達里亞·阿萊克謝夫納喊，深深地受了所發生的事情的震動。

「你坐到我身邊來，公爵，」——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繼續說。——「這樣就對了。現在酒取來了，諸位，請呀！」

「恭喜，恭喜！」——許多聲音喊。有許多人擠過去喝酒，羅果靜一夥的人差不多全在其內。他們雖然呼喊，而且準備呼喊，但是內中有許多人不管週圍的情勢和環境如何奇特，已經感覺到佈景在那裏變換。另有些人顯得不安，懷疑地等候着。有許多人互相耳語，說這事情也是極普通的，公爵們本來可娶任何女人，連吉卜賽女人也可以娶。羅果靜本人站在那裏望着，臉彎曲成呆板的，疑慮的微笑。

「公爵，好人兒，你醒了醒罷！」——將軍恐怖地微語，走到旁邊來，拉公爵的袖子。  
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看見了，哈哈地笑了。

「將軍！我現在已做了公爵夫人，你聽見沒有？公爵不容人家來侮辱我的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您來給我道喜呀！我現在可以和您的夫人到處同起同坐。您覺得我有了這樣的丈夫，好不好呢？有一百五十萬塊錢，再加上是公爵，再加上聽說是一個白癡。還有比這壞的麼？祇到了現在才開始真正的生活！你遲了一步，羅果靜！你把你一包錢拿走，我要嫁給公爵，我自己就比你富！」

羅果靜明白了怎麼會事。無可形容的悲哀印在他的臉上。他擺着雙手，從他的胸內透出了一聲呻吟。

「你把她讓給我！」——他對公爵喊。

周圍笑了。

「讓給你麼？」——達里亞·阿萊克謝夫納得意洋洋地搶上去說：——「你瞧你把錢往桌上一扔，你這鄉下人！公爵是娶她，而你是跑來搗亂的！」

「我也娶她！立刻就娶！我可以把一切都交出來……！」

「你瞧你這醉鬼，應該把你趕出去！」——達里亞·阿萊克謝夫憤憤地說。笑聲更顯得濃厚了。

「你聽着，公爵，」——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對他說，——「這鄉下人在那裏拍賣你的未婚妻。」

「他喝醉了，」——公爵說，——「他很愛您。」

「你的未婚妻幾乎同羅果靜跑走，你以後不會感到羞慚麼？」

「那是您在發着寒熱呢。您現在還在發寒熱，說謊語。」

「以後有人會說你的妻子和託慈基姘住過，你不會害臊麼？」

「不，我不會害臊……您在託慈基那裏並非出於自願。」

「永遠不會責備麼？」

「不會責備的。」

「你要留神，你不能擔保一輩子呀！」

「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公爵輕聲地，似乎有點悲哀地說，——「我剛纔對您說過，您同意嫁給我，我認爲這是一種榮耀。那是您給我體面，而不是我給您體面。您笑我這句話，我聽見，周圍的人也在那裏笑。也許我的辭令顯得很可笑，我自己也很可笑，但是我老覺得我……明白什麼是體面，並且相信我說的是實話。您現在想無可轉圜地害自己，因爲您以後永遠不會容恕您自己的，其實您並沒有一點錯處。您的生命決不會就此完結的。羅果靜到您這裏來，還有筮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想騙您，那於您有什麼

麼相干呢？爲什麼您不斷提起這些事情呢？您所做事情不見得許多人能够做，這是我反覆說着的。您想跟羅果靜去，那是您在病勢發作的時候決定的。您現在還在病中，您最好到牀上去睡一下。明天您去充當洗衣婦，而不願和羅果靜留在一起的。您很驕傲，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但是也許您太不幸，所以認自己是真正有錯處的。應該好生侍候您。我要侍候您。我剛纔看到了您的照片，好像看見了一個熟識的臉龐。我立刻覺得您似乎已經在那裏招喚我……我……我要尊敬您一輩子，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公爵忽然結束了他的話，好像忽然醒轉了，臉漲紅着，因爲他明白他當着何等樣的人們面前說出這種話來。

波奇成羞慚得垂下了頭，望着地上。託慈基心裏想：「雖然是白癡，卻知道諂媚是最容易得人歡心的方法。這是本能！」公爵又看見在角落裏閃耀着的笊納的眼神，——他似乎想用這眼神把公爵燒成灰燼。

「真是好人！」——受了感動的達里亞·阿萊克謝夫納說。

「有學問的人，但已經完了！」——將軍低聲微語着。

託慈基取起帽子，預備立起來，輕輕地溜走。他和將軍對看了一眼，預備一同走出去。

「謝謝你，公爵，沒有一個人在這以前和我講過這樣的話。」——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說，——

「大家都把我拍賣，正經的人裏還沒有一個向我求過婚。您聽見沒有，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公爵所說的一些話您覺得怎樣？差不多有點不體面……羅果靜！你等一等再走。你也不會走的，我看出來。也許我還要跟你走。你打算把我帶到那裏去？」

「葉加德鄰郭夫」——萊白及夫從角落裏報告着，而羅果靜祇是抖索了一下，張眼望着，似乎不相信自己。他完全呆頓住了，好像頭上喫了一下可怕的打擊。

「你怎麼啦？你怎麼啦？你真是有病；你是不是發了瘋？」——喫驚異常的達里亞·阿萊克謝夫納喊了上來。

「你以為是真的麼？」——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哈哈地笑着，從椅上躍起，——「真要害這小孩麼？這個和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恰巧相合，他是愛小孩的！我們走罷，羅果靜！預備好你的錢包！你想娶我，也不要緊，錢可是要給我的。我也許還不肯嫁給你。你想想，你自己想娶我，那包錢就是你的麼？你在胡說！我自己就是無恥的女人！我做了託慈基的姨太太……公爵！現在你需要阿格拉耶·葉潘欽，而不是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否則費爾特申閣那班人會點着手指看不起你的。你不怕，我可是怕我害你，還怕以後責備我。你宣布說，我給你一個體面，——這是託慈基知道的。笊納，你知道，你錯過了阿格拉耶·葉潘欽。你假使不和她講交易，她一定會嫁給你！你們這些人全是這樣的：你們應該一下子就加以選擇，不是和不體面的女人交往便是和體面的女人相識。否則你會自己弄糊塗的……你們瞧將軍的臉色，張大了嘴……」

「這真是地獄，這真是地獄！」——將軍反覆地說，聳起了肩膀。他也從沙發上立起來；大家又都立着。

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似乎發狂了。

「真的麼？」——公爵呻吟着，絞扭他的雙手。

「你以為不麼？我雖然是無恥的女人，但是也許我很驕傲。你剛纔稱我為完美的人。一個人單祇由於

誇耀自己看不起百萬家私和公爵的名位而往陋室裏走去，倒可以算做一種完美！但是在這以後，我能做你的什麼樣的妻子呢？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你知道我真是把百萬家私往窗外拋棄了！那末你以為我會嫁給箭納，爲了你的七萬五千塊錢出嫁麼？這七萬五千盧布你收回了罷，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連十萬都沒有到，讓羅果靜超越了過去）我自己來安慰箭納，我有了一個念頭。現在我要出去玩，我是街頭賣笑的女人！我在監獄裏坐了十年，現在我的幸福來了！你怎麼啦，羅果靜！快預備一下，我們就走。」

「我們就走罷！」——羅果靜吼叫起來，喜歡得幾乎發狂了。——「喂……你們……拿酒來！哈哈，哈哈……！」

「多預備點酒，我要喝。有沒有音樂？」

「有的，有的！你不許走近過來！」——羅果靜瘋狂地喊，看見了達里亞·阿萊克謝夫納走到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面前去。——「她是我的！一切是我的！皇后！完結了！」

他喜歡得喘不過氣來。他在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身旁走着，朝大家喊着：「不許走近！」他的一夥人全都擠到客廳裏來了。有些人喝酒，有些人呼喊，嘲笑，大家處於極興奮的，極不勉強的心神狀態之下。費爾特申闖試着歸附到他們一羣裏去。將軍和託慈基又作了想趕緊溜走的姿勢。箭納已經把帽子取在手裏，但是還默默地站在那裏，似乎還不能和在他面前展開來的圖畫相脫離。

「不許走近！」——羅果靜喊。

「你喊嚷做什麼！」——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向他哈哈地笑着。——「我還是我自己的主人。我



「不高興，還可以把你趕出去。我還沒有取你的錢，那筆錢還在那裏放着。你把它拿來，把整包拿來！這一包裏就有十萬麼？真是討厭！你怎麼啦，達里亞·阿萊西謝夫納？我真的要害他麼？（她指着公爵。）他那裏還能娶親，他自己還需要一個保姆。你瞧那個將軍，他會做他的保姆的。你瞧他儘在他前面侍候着。你瞧，公爵，你的未婚妻收了人家的錢，因為她是一個荒淫的女人，而你還想娶她！你何必哭呢？你覺得悲苦麼？我看你應該笑。」（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繼續說，她自己臉頰上已經有兩大粒淚珠閃爍着。）你必須信任時間——一切是都會過去的！將來後悔，不如現在仔細想一想……你們大家爲什麼儘哭——連卡嘉都哭了！卡嘉，親愛的，你怎麼啦？我要把許多東西留給你和帕莎，我已經安排好了。現在再見罷！我讓你這純潔的女人侍候我這荒淫的女人許多時候……這樣好些，公爵，這樣好些，以後你會賤視我，我們也決不會得到幸福！你不要發誓，我不相信那是多末愚蠢……我們不如好好地分手，否則我自己就是愛幻想的，會弄得不好！難道我自己不幻想着你麼？你的話很對，我早就幻想着。那時我住在他的鄉下，獨自住了五年，一直在那裏想呀，想呀——老是想像着像你這樣的人，良善的，誠實的，帶點傻氣的人，會忽然跑來說：『您沒有錯，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我崇拜您！』有時竟想到發狂的地步……但是來了那個人，每年住兩個月，帶來了恥辱，侮辱，頹廢，淫慾，後來就走了——我有一千次想朝湖裏投去，但我是卑賤的人，膽子太小，但是現在呢……羅果靜，預備好了沒有？」

「預備好了！不許走近！」

「預備好了！」——傳出了幾個聲音。

「帶小鈴的三套馬車等候着呢。」

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把那包錢抓在手裏。

「筭納，我生出一個念頭。我現在想獎賞你一下，因為你沒來由地喪失了一切。羅果靜，他爲了三個盧布會不會爬到瓦西里也夫司基島上去？」

「會爬的！」

「筭納，我想最後一次看一看你的靈魂；整整三個月來你磨折着我；現在輪到我了。你看這包東西，裏面有十萬塊錢。我現在把它扔到壁爐的火裏，就當大家面前，讓大家做證人！等到火把那紙包團團圍住，你就伸手到火爐裏，不能用手套，光着手，把袖子擄起，從火裏取出那紙包來！取了出來，就是你的，十萬塊錢全是你的！祇是把手燙痛一點，——可是你想想，有十萬塊錢呢！取出來是並不長久的！我要欣賞你的心靈，看你怎樣鑽到火裏去取我的錢。大家做見證，這包東西是你的！假使你不取，就讓它燒光；我不讓任何人搶救。走開！大家都走開！這是我的錢！我收下這筆錢，作爲在羅果靜那裏住一夜的代價。這是我的錢麼，羅果靜？」

「是你的，親愛的是你的，皇后！」

「那末大家都走開。我要怎樣做，就怎樣做！不許妨礙我！費爾特申闊，你把火弄弄好！」

「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我的手舉不起來呢！」——驚愕異常的費爾特申闊回答。

「真是的！」——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抓起火爐的鉗子，撥開了兩塊燒盡的木柴。火剛燒旺，就

把紙包扔進去。

周圍傳來了一陣喊聲；許多人居然畫起十字來了。

「發瘋了！發瘋了！」——周圍的人們喊着。

「不要……不要把她綁起來麼？」——將軍對波奇成微語。——「要不要喚醫生……她發了瘋，真是瘋了！是不是瘋了？」

「不，這也許不完全是瘋狂，」——波奇成微語着，臉色慘白得像一條手帕，混身抖索着，沒有力量使眼睛從發了火的紙包上移開。

「我對您說過，她是有彩色的女人，」——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喃聲說，臉色也有點慘白。

「但這是十萬塊錢呢……」

「天呀，天呀！」——周圍喊出喊聲。大家在壁爐旁邊擁擠着，大家都搶前來看，大家叫喊……有些人甚至跳到椅上，從人頭縫裏探望。達里亞·阿萊克謝夫納跳到另一間屋子，駭怕地跟卡嘉和帕莎微語。美麗的德國女人跑走了。

「母親！皇后！全能的女子！」——萊白及夫狂喊着，跪在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前面，手伸到壁爐那裏。——「十萬塊呢！十萬塊呢！我親自看見，當着我面前包封好的仁慈的母親！讓我爬到火爐裏去！我要把整個身子放進去，把我的斑白的頭伸到火裏去……我的妻子有病，沒有腿，有十三個小孩，——全是孤苦伶仃的。我上星期埋葬了我的父親，他沒有東西喫。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呀！」——他喊完以後就想爬

（癡白）

到壁爐裏去。

「走開！」——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喊，推開他。——「你們大家讓開一條路罷！筭納，你爲什麼站在那裏？你不要害臊！你鑽進去罷！祝你的幸福！」

然而筭納在這天和這天晚上所受的實在太多了，對於這最後的意料不到的試驗並沒有準備。那堆人當時向兩半邊讓開，使他和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面對面立着，祇距離三步遠。她立在爐旁等候，火燄似的，凝聚的眼神不肯從他身上移開。筭納身穿晚禮服，手執帽和手套，默默地，安靜地站在她面前，兩手交叉着，眼睛望着火光。癡迷的微笑在他的慘白如手帕的臉上晃漾。固然，他不能將眼睛從火上，從着了火的紙包上移開。但是有點新穎的什麼闖進他的心靈裏去。他似乎在發誓熬受這苦刑；他的身體動也不動。過了一會，大家開始明白，他不會走去取那紙包，不願意去。

「喂，會燒光的！人家會羞你的！」——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喊。——「以後你要上吊自殺，我並不說玩笑話！」

火起初在兩根快燒盡的木柴中間熾燒，後來在紙包扔上去，壓住了的時候，幾乎熄滅了。但是有一道小小的，發藍的火燄還抓住下面一根木柴的邊緣。後來一根柔細的，長長的火舌舐着那紙包，火一抓住，就跑到紙的邊上，突然地整個紙包在壁爐裏熠燒，鮮豔的火燄竄到上面，大家都嘆氣了。

「母親呀！」——萊白及夫又喊叫起來，又往前闖，但是羅果靜把他拉住，重又推開了。

羅果靜自身完全變成一個呆板不動的眼神。他的眼睛不能從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身上移開，

他被迷醉了。他快樂得像在七重天上。

「這真是皇后！」——他不時重複着，向周圍隨便什麼人說，——「這才是合我們的意思！」——他忘了自身似的喊着。——「你們這些小偷中間誰能做出這玩意來呀？」

公爵憂愁地，沈默地觀察着。

「祇要有人給我一千塊錢，我可以用人牙齒去銜它出來！」——費爾特申闊提議着。

「我也會用人牙齒的！」——大拳頭先生在大家背後狠命地喊出來。——「真是糟心！全燒光了！全燒光了！」——他看着火燄，喊了起來。

「燒光了！燒光了！」——大家齊聲喊，幾乎大家都搶到壁爐前面去。

「筋納，你不要裝腔了罷，我最後一次說話！」

「快爬過去罷！」——費爾特申闊吼叫着，簡直像發瘋似的跑到筋納面前，拉他的袖子。——「快爬

過去，你這吹牛皮的傢伙快燒光了！可詭詭的東西！」

筋納用力推費爾特申闊一下，轉過身子，向門外走去。但是沒有走上兩步，身體就搖曳着，倒在地板上了。

「暈過去了！」——周圍的人們喊。

「母親呀，快燒光了！」——萊白及夫喊。

「白白的燒光！」——四面八方怒吼起來。

「卡嘉，帕莎，取水來，取酒精來！」——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喊，一面抓起火爐的鉗子，把那紙包取了出來。外面的紙差不多已經燒成灰燼，但是立刻看出內部並沒有損壞。那疊鈔票用三層的報紙包住。錢是完整的。大家自由地嘆了一口氣。

「祇有一千塊錢有點損壞，其餘全是完整的。」——萊白及夫欣慰地說。

「全是他的！這包東西全是他的！諸位，你們聽着！」——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宣布出來，把那紙包放在笊納身旁。——「竟沒有去取，竟忍住了！這末說來，他的自尊心還比貪錢的心重些。不要緊，他會醒過來的！否則，也許會殺死什麼人……你們瞧，他已經醒過來了。將軍伊凡·彼得洛維奇，達里亞·阿萊克謝夫納，卡嘉，帕莎，羅果靜，你們聽見沒有這包錢是笊納的。我全部交給他享有，作為獎金……不管怎麼樣，都要交給他！你們對他說一聲，讓這紙包放在他的身邊……羅果靜，開步走！再見罷，公爵，我初次看到了一個人！再見罷，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謝謝你！」

羅果靜一夥人一面轟鬧着，呼喊着，一面從各屋裏走到門外，隨在羅果靜和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後面。女僕們在大廳裏遞給她皮大氅。廚婦瑪爾法從廚房裏跑來。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吻了大家一遍。——「難道，太太，您真要完全離開我麼？您要到那裏去？還在您生日的那天，這樣好日子裏！」——女僕們哭着問，吻她的手。

「我要到街上去，卡嘉，那裏是我應該去的地方，要不我就去做洗衣女人！我同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奇够了！你們代我向他致意。你們不要念我的短處……！」

公爵像飛箭似的奔到大門那裏，許多人分坐着四輛帶小鈴的馬車，將軍在樓梯上就把他追上。

「算了罷，公爵，醒一醒罷！」——他說着，拉住他的手。——「扔掉了罷！你瞧她是什麼樣的人！我用父親的資格對你說……」

公爵看了他一眼，沒有說一句話，掙脫了身子，跑下樓去。

大門那裏三套馬車剛剛開走。將軍看見公爵抓住第一輛馬車，向車夫喊着到葉加德鄰郭夫去，跟在三套馬車後面。後來將軍的那輛套着灰色馬的快車馳近前來，把將軍載回家去，心裏懷着新的希望和計劃，懷揣着剛纔的那串珠子。——將軍到底沒有忘記取在身邊。在一些計劃之中，娜司泰謝·費里帕夫誘人的形象也會閃爍過兩次。將軍嘆了一口氣：

「可惜得很！真是可惜！一個喪失了一切的女人！一個瘋狂的女人……現在公爵不該要娜司泰謝·費里帕夫……所以這事情弄成這樣子，倒是很好的。」

這類教訓式的，臨別贈言式的話語也會從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的賓客中其他兩個人嘴裏念了出來。——他們決定稍爲步行一點路。

「您知道，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聽說日本人裏也有這類事情發生的。」——伊凡·彼得洛維奇·波奇成說。——「一個受侮辱的人會走到侮辱者的面前，對他說：『你侮辱了我，因此我來到你面前剖腹。』說完這句話他果真當着侮辱者的眼前把肚腹剖開，大概感到十分滿足，好像業已報復了似的。世上真有些奇怪的性格，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

「您以為這裏有點相像麼？」——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微笑地回答。——「唔……您引了一個很俏皮的……極妙的比喻。但是您自己看見，伊凡·彼得洛維奇，我已經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我不能超越可能的範圍以上，您以為對不對？您還須同意，這個女人身上有些重要的優點……光明的性格。我剛纔甚至想對她喊，——假使我能允許自己在這亂糟糟的環境之下這樣做，——她本身就是對於她所有的責備的最好的辯解。誰能不被這女人迷惑到忘卻理性，忘卻一切的地步呢？您瞧這個鄉下佬，羅果靜，竟搬來了十萬塊錢！即使剛纔發生的一切是短促的，浪漫的，不雅觀的，但終歸是有色彩的，別致的，——這個您自己也會同意罷。天呀，以她這樣的性格，加上她這樣的美貌，可以做成何等的一個人呀！但是無論怎樣的努力，甚至無論有多大的學問，——一切都已經完了！一粒未經琢磨的鑽石，——這話我已經說過許多次了……」

於是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深深地嘆了一口氣。



## 第二卷

### 第一章

在發生了本書第一卷結束時所敘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晚會上那樁奇怪事件以後過了兩天，梅思金公爵忙着上莫斯科去，辦理領取意外遺產的手續。當時有人說，他的急於成行另有原因，但是關於這層，還有關於公爵在莫斯科，總之在他離開彼得堡的整個時期內的一切行動，我們祇能供給極少的材料。公爵離開了整整的六個月，即使是那些多少有點原因對於他的命運發生興趣的人們，在這個時期內也不大能够知道關於他的一切。固然，有些謠傳偶然達到一些人的耳中，但大半也是奇怪的，幾乎永遠互相矛盾的。對於公爵最有興趣的自然還是葉潘欽府上，公爵臨走的時候竟來不及向他們辭行。不過將軍會和他見過面，甚至見過兩三次；他們很正經地談論一些什麼問題。雖然將軍親自見過面，但他沒有把這事通知家人。總之，在最初的時期內，也就是在公爵離開後幾乎整整的一個月以內，葉府上絕口不提到他。祇有將軍夫人一人最初就表示，「她對公爵這個人的觀察得了殘酷的錯誤。」以後過了兩三天又說，但已經不再指出公爵的名字，卻是那樣不確定地說，「她一生主要的特質就是對於人們的認識不斷的錯誤。」過了十天以後，不知爲了什麼事情對女兒們生氣，又用格言的方式說：「錯誤得够了！以後不會再有

(癡白)

的！不能不使人注意的是有一種不愉快的情緒在他們家裏存在了許久。有一點沈重的，緊張的，說不出來的，好像口角的情形存在着。大家全顯出陰鬱的樣子。將軍日夜地忙，推行各種事務；他這樣繁忙，這樣積極，尤其在職務方面，是很少看見過的。家裏的人們簡直來不及看到他。至於那些小姐們，自然口頭上毫無表示。甚至她們自己在一起的時候，也許說得都很少。她們本來是驕傲的，矜持的千金小姐，她們有時還會互相感覺羞慚，然而不但在一句話語裏，即使從一個眼神上又全能互相了解，所以說許多話有時也大可不必。

祇有一樣可以由局外的觀察者加以判斷的，假使有這種人存在的話，那就是從一切上述的，還不多的材料上看來，公爵雖祇到葉潘欽家裏去了一次，而且是那樣匆匆忙忙地，但到底在那裏遺留下了特別的印象。也許這祇是普通的好奇的印象，由於公爵幾種瑰奇的舉動而發生的。無論怎樣說，印象是終歸遺留下來了。

漸漸地連那些在城裏傳播出的謠傳也蒙上了未知的黑影。大家講，有一個傻瓜公爵，（誰也不能確切地提出他的姓名，）突然領到了一筆鉅額遺產，娶了一個過路的法國女人，巴黎 Chateau-de-Fleurs 裏著名的跳 Can-can 的舞女。但是另一些人說，有一個將軍取到了遺產，還有一個俄國商人，擁有數不清的財產，娶了過路的法國女人和有名的舞女，在婚筵上喝醉了酒，由於誇口而把七十萬張最新發行的有獎公債票用蠟燭燒燬。然而所有這些謠言很快地靜寂了下去，而這是周圍的情勢加以助成的。譬如說，羅果靜的一夥裏本有許多人可以講述出來的，竟全體由羅果靜本人率領着，動身到莫斯科去了，就在葉加

答鄰郭夫車站可怕的豪飲以後整整地過了一星期的時候，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也參加這豪飲。有些不多的關心着的人們從某種謠傳上得悉，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在葉加答鄰郭夫豪飲的次日就逃走了，失蹤了，後來纔探出她到莫斯科去了；因此大家在羅果靜赴莫斯科一事上發現了和這謠傳相巧合的地方。

對於筊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伊伏爾金也發生了一些謠言。他在自己的團體裏本來也是很有名的人物。但是他身上也出了一樁事實，使那些關於他的不良流言迅快地冷卻了下去，而且完全消滅了：他得了極重的病，不但不能出現於任何的社會中間，且甚至不能出去辦公。他病了一個月模樣方纔痊愈，但不知爲何原因竟完全辭去了股份公司內的職務，而由他人繼任。他也再不在葉潘欽將軍家內出現一次，由別的官員上將軍那裏去。筊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的仇人們本可以猜到他們爲了所發生的一切事情感到非常的慚愧，竟不好意思走出街上；但是他果真得了病，甚至得了憂鬱病，顯出癡想和惹惱的樣子。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在那年的冬天和波奇成結婚。認識他們的人們全直率地指出這個婚事和筊納不願返就原職，不但停止贍養家庭，且自身也需要幫助，甚至需要他人服侍的事實相關。

（癡白）

我們必須附帶指出，在葉潘欽家內對於筊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這個人甚至從未提起過，——彷彿世界上都沒有這個人，不僅在他們家內。但是他們大家全很快地知道了一樁極有趣的事實，那就是：在那個對於他運定的夜裏，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家裏出了那樁不愉快的事件以後，筊納回家後，並沒有睡覺，卻用像犯瘧疾似的不耐煩的神情等候公爵的回來。公爵到葉加答鄰郭夫去，回來時已是早晨五

點多鐘。那時筭納走到他屋內把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在他暈倒時送給他的，燒焦了的一包錢放在桌上。他堅請公爵在遇到最初的可能機會時將這禮物還給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筭納到公爵那裏去的時候，帶着仇恨的，且近乎悲憤的心情。他和公爵中間彷彿祇說了幾句話，以後筭納竟在公爵那裏坐了兩小時，一直悲哀地痛哭着。兩人帶着友善的關係散走了。

葉潘欽家裏人全都聽到了的這個消息，以後證明出來是完全準確的。這類的消息會如此迅速地傳出來，打聽出來，自然是很奇怪的。例如，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家裏所發生的一切事情，到第二天葉潘欽家裏就全知道，甚至知道得非常詳細。關於筭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的消息可以猜想是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納帶到葉潘欽家裏去的，——她忽然出現在葉家的幾位小姐那裏，而且很快地和她們處得極熟，使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感到驚訝。但是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納雖然爲了什麼原因認爲必須和葉家姊妹們接近，但是一定不會和她們談自己兄弟的事情。她雖然在那個把她的兄弟驅逐出去的人家那裏結下了友誼，但她也是一個很驕傲的女子，不過她的驕傲是另一種的。以前她雖和葉家認識，但難得見面。但是她現在也差不多不常到客廳裏去，祇是從後門的臺階那裏進去，像溜進去似的。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從來不喜歡她，以前和現在都不喜歡，雖然她很尊敬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納的母親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她很驚訝而且生氣，認瓦略和她的女兒們的友誼是她們一種任性和專擅的行爲，「簡直不知道要想出什麼花樣來和她反對。」不過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納到底繼續上她們那裏去，嫁前嫁後都去。

公爵走後過了一月模樣，葉潘欽夫人接到了老公爵夫人白洛孔司卡耶一封信——她於兩星期前赴莫斯科看她的出嫁的長女。這封信給予葉夫人顯著的影響。她雖然沒有把信裏的內容告訴伊凡·費道洛維奇和女兒們，但是從許多痕跡上可以看出她有點特別的興奮，甚至驚擾。起始特別奇怪地和女兒們扳談，儘講些不尋常的題目。她顯然想說出來，但爲了什麼原因忍住了。接信的那天她對大家的態度非常和藹，甚至吻阿格拉耶和阿台拉意達，在她們面前說了一些懺悔的話，可是懺悔的究竟是什麼，她們也弄不清楚。甚至對整個月來失了寵的伊凡·費道洛維奇也寬宏起來。第二天上，她對於昨天那樣的感情作用異常生氣，在飯前已經和大家吵了一下嘴，但是到了晚上天空裏又晴朗了。總之，她在整整一個星期內處於充分明朗的情緒之中，這是早就沒有的。

又過了一星期，她又接到白洛孔司卡耶一封信，這一次決定說話了。她莊嚴地宣言，「白洛孔司卡耶老太婆」(背後講論她的時候，她從來不作另外稱呼的)，告訴她極可安慰的消息，關於「這個怪物，唔，就是那個公爵！」老太婆在莫斯科尋找他，探聽他，打聽到一點很好的消息。後來公爵親自上她那裏去，使她引起了特別的印象。她請他每天早晨上她家去，從一點到兩點，他就每天去，至今還沒有厭。最後將軍夫人還說，公爵由「老太婆」介紹，受兩三家人家慇懃招待。「他並不呆坐在家裏，也不像傻子似的害臊。」小姐們聽到這個消息以後，立刻覺察出，信裏有許多話母親瞞住了沒有說，也許她們是從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那裏知道的，自然，凡是波奇成所知道關於公爵和他在莫斯科的一切情形，她也會知道的。而波奇成所知道的甚至比大家都多。他在事務方面本來是過分沈默的人，雖然他有話也會告訴瓦略。

由於這，將軍夫人更加不愛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了。

無論怎麼說，冰既已被擊破。對於公爵已成爲大家可以出聲談論的人。同時更加明顯地發露了公爵在葉家引起而且遺留下來的特別印象和無從衡量的極大的興趣。將軍夫人對於莫斯科來的消息會引起她的女兒們如此深的印象一層深致驚訝。而女兒也驚奇她們的母親會如此隆重地宣布，「她一生主要的特質就在於對人們的認識不斷的錯誤，」而同時竟委託「有勢力的」老太婆白洛孔司卡耶在莫斯科注意公爵的行動，再加上必須藉基督和上帝的名義才能求到她的注意，因爲「老太婆」對於某些事情是懶得去做的。

冰剛被擊破，吹來了一陣新鮮的風，將軍也立即發表自己的意見。原來他也非常關心這件事情。不過他祇講到了一問題的事務方面。「原來，他爲了公爵的利益起見，曾委託兩位極靠得住的，在莫斯科極有勢力的先生監督他，且特別監督他的顧問薩拉慈金。關於遺產方面人們講論的一切，「那就是關於遺產的事實，」是十分正確的，但是遺產的本身卻並不十分鉅大，像以前風傳的那樣。財產的狀況有一半已經弄得零亂；發現了債務，且發現了另一些要求權利者，再加上公爵不管有人在爲他謀劃，還做出些事務方面毫無經驗的行動。「自然上帝會保佑他的。」現在，在「沈默的冰」已被擊破的時候，將軍樂於「完全誠心誠意地」作如此的聲明，因爲「這小子雖然有點那個，」但終歸是值得那個的。不過他到底有點傻裏傻氣。譬如說，發現了故世的商人的幾個債權人，持着一些沒有價值的大可爭論的憑據，還有些人探聽出公爵的爲人，竟毫無憑據，也跑了來。結果怎樣呢？公爵竟會使大家都得到了滿意，不管他的朋友們竭力

主張，說這些人們是沒有權利的。他之所以滿足他們的要求，也就因為內中有些人確乎受了損害。

將軍夫人回答說，白洛孔司卡耶關於這層也提到過。「這是蠢極了，太蠢了，傻子是無法治療的。」——她堅決地說，但是從她的臉上可以看出她很喜歡這「傻子」的行爲。後來將軍看出他的夫人對於公爵的關心好像對待自己的親兒子一般，又看出她對阿格拉耶特別和藹。他看到這情形，一時露出了極正經的臉色。

但是這種愉快的情緒並沒有存在了許多時候。祇過了兩星期，突然一切又變了，將軍夫人皺着眉頭，將軍聳了幾次肩膀，又服從了一沈默的冰。一事情是因為兩星期以前他偶然接到了一個消息，雖然是簡短的，不很清楚的，但是極準確的消息，說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起初在莫斯科失蹤，以後又在莫斯科被羅果靜找到，以後又失了踪，又被他找到，最後才給了嫁給他的正確的諾言。僅過了兩星期，將軍忽然接到消息，說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第三次逃走了，這一次逃到一個省城裏去，同時梅思金公爵也從莫斯科失蹤，把所有事務都交給薩拉慈金照顧，「是不是和她一塊去，或者不過是跟踪而去——不得而知，但是裏面有點把戲。」——將軍結束了他的話語。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的方面也收到了一些不愉快的消息。在公爵走後的兩個月，關於他的一切消息差不多已經在彼得堡完全靜寂了，而葉府上「沈默的冰」也不再被擊破。不過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納還是常去探望小姐們。

爲了結束所有這些謠傳和消息起見，我們要補說的是在春天時，葉府上發生了很多的變動，所以不忘記公爵是很難的，況且公爵自己也沒有透露，且也不願透露關於自己的消息。在冬天內他們漸漸地決

定到國外去消夏，那就是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帶着女兒們前去；將軍自然不能虛耗時間到「空虛的消遣」上面。這決定是由於小姐們特別固執的主張而成立的。她們深信不願意帶她們到國外去的原因是父母不斷地想遣嫁她們，爲她們尋覓未婚夫。也許父母終於相信未婚夫在國外也可以遇到的，而夏天的出國不但會破壞，且「反能助成」。這裏應該順便提起的是曾經計劃過的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託慈基和葉家大小姐的婚事業已完全失敗，形式上的求婚並未成立。這事情是自然而然的發生的，既未費過很多的閒話，也沒有經過任何家庭的鬥爭。自從公爵走後，兩方面忽然一切都沈靜了。這事實一部分可列入葉府內當時那種沈鬱情緒的原因之列，雖然將軍夫人當時就表示她很喜歡，喜歡得「用兩手畫十字」。將軍雖然失了寵，感到自己做了錯事，但到底還鬱鬱不樂了許多時候；他很可惜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掙下這許多財產，而且是這樣一個靈巧的人！」過了不久，將軍就知道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被一個過路的上等社會的法國女人迷住，她是侯爵夫人，宗社派。他們的婚事即將成立，結婚後阿法那西·伊凡諾維奇被帶到巴黎去，以後再到布勒塔尼去。——他跟法國女人去會倒楣的，——將軍決定。

葉潘欽一家人準備在初夏動身。忽然發生了一樁事實，使一切重新變更，他們的旅行又延了期，但這使將軍夫婦感到極大的喜悅。有一位公爵從莫斯科駕臨到彼得堡來，S公爵，一個出名的人，以很好的性格出名的人。他是那種誠實的，樸素的現代人，甚至可說是現代的事業家，他們誠懇地，有意識地盼求公衆的利益，永遠工作着，具着稀有的，快樂的性格，因此永遠找得到工作做。他並不想出鋒頭，避免各黨派殘狠的鬥爭和無聊的話語，自身並不隸屬黨派，但對於最近發生的許多事情卻有極深的了解。他以前做過官，



以後參加了地方自治的工作。此外，他還是幾個俄國科學會的通訊員。他同一個熟識的工程師一塊兒幫忙用搜集材料和調查的方法決定了一條在計劃中的主要鐵路線的比較正確的方向。他的年紀有三十五歲。他是「最上等社會」的人，擁有一「良好的，正經的，無可辯駁的財產」——將軍這樣地批評他。將軍爲了一樁極正經的事情和公爵在他的上司伯爵那裏遇見，就此互相認識了。公爵由於某種特別的好奇心，從不避免和俄國的「幹員」們交遊。恰巧公爵又和將軍的家屬認識了。她們姊妹中的第二位，阿台拉意達·伊凡諾夫納，引起他極強烈的印象。快近春天時，公爵向她求婚。阿台拉意達很喜歡他，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也喜歡他。將軍十分高興。旅行自然延了期。婚禮定在春天舉行。

旅行本來可以在中夏或夏盡時成爲事實，那怕由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帶着兩個留在她身邊的女兒出去遊玩一兩個月，也可以借此消除和阿台拉意達離別的愁情。但是又發生了一件新事：在春末時，（阿台拉意達的婚禮展緩到中夏才舉行），S公爵把他的一個相知極深的遠親引到葉府上來。他名喚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拉道姆司基，一個廿八歲左右的青年人，副官，圖畫上才有的美男子，「一族，」聰明而且漂亮，「新派，」學問玄博，「具有太多的，多得從來沒有聽見過的家產。關於最後一層，將軍是永遠很謹慎的。他調查過：「確乎有這種事情，——雖然還待加以調查。」這個年青而有前途的副官被老太婆白洛孔司卡耶從莫斯科來的批評擡得很高。惟有他的名譽有點不大穩固：有些和女人勾搭的事情，聽說是「征服」了幾個不幸的女人的心。他自從見到阿格拉耶以後，就在葉府上特別坐得長久。固然還沒有說出什麼話來，甚至連任何暗示都沒有，但是父母總歸覺得今年夏天國外旅行是大可不必去

想的了。阿格拉耶自己也許持着另一種見解。

這事發生在本書的主角第二次在我們這部小說的舞臺上出現之前。那時候從外表上判斷，可憐的梅思金公爵已在彼得堡被人完全遺忘了。現在他忽然在認識他的人們中間發現，似乎是從天上落下來一般。讓我們再來告訴一樁事實，借此結束我們的引子。

郭略·伊伏爾金在公爵走後起初繼續過他以前的生活，那就是上學，訪問伊鮑里特，照顧將軍，幫助瓦略管理家務，也就是替她跑腿。但是房客們很快地都走空了：費爾特申闊在出了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家的事情以後三天就搬出去，極快地失了踪，所以一切關於他的信息也就沈靜了；有人說他在什麼地方喝過酒，但是說得並不肯定。公爵到莫斯科去了。他一走，房客就沒有了。瓦略嫁後，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和筭納和她一塊兒搬到伊茲瑪意洛夫司基營波奇成的家裏去；至於說到伊伏爾金將軍，他發生了一樁完全不能預見的事實：他因欠債而被捕下獄。那是他的女朋友上尉夫人根據他在不同的時候簽給她的值兩千盧布的借據把他送進去的。這一切事情的發生對於他是完全的意外，可憐的將軍「根本」成爲「對於人心的正直無節制的信仰的犧牲，這人心是指一般而言的。」他有簽發借據和期票的緩和的習慣，沒有料到，無論什麼時候也沒有料到這些文件有發生效力的可能性，總以爲就是這樣的。其實並不是這樣。「現在你去信賴人罷！表示正直的信任罷！」——他悲苦地呼喊，那時他正和一些新交的朋友們坐在達拉騷夫的房子內喝酒，講敘關於包圍卡爾司和小兵復活的故事。他在那裏生活得很好。波奇成和瓦略說這是他應該住的地方；筭納也十分贊成他們的話。惟有可憐的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一人暗自

哀哀地哭泣，（這竟使家裏的人們深致驚訝，）時常扶病到伊茲瑪意洛夫司基營去和丈夫晤會。

自從發生了像郭略所說的「將軍的事件」以來，總之，自從他的姊姊出嫁以後，郭略幾乎完全從他們的手裏掙脫出去，甚至最近竟不大回家住宿。聽說他結交了許多新朋友；此外，他在債務監獄內已為大家所知曉。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在那裏沒有他會弄得無所措手；至於家裏現在已沒有人再用好奇的問題煩擾他。瓦略以前對他很嚴厲，現在則一點也不去盤問他的行徑；使家裏的人們十分驚訝的是，郭略現在和他說話，對待他，有時竟完全親密，不管他得了如何沈重的憂鬱症。這情形是以前所未有的，因為二十七歲的筭納自然不會對他的十五歲的兄弟有多少友善的注意，永遠對他粗暴，要求家人對他持嚴厲的手段，還時常以「揪他的耳朵」為威嚇，這使郭略達到了一人類的忍耐心的最後的境界。「現在郭略有時竟成爲筭納必要的人，這是可以想到的。對於筭納當時還錢的一層，使他感覺有點驚愕；因此他準備對他多所饒恕。」

公爵走後已過了三月，伊伏爾金家裏聽到郭略突然和葉家相識，受到幾位小姐很好的接待。瓦略不久就知道了這件事；不過郭略不是由瓦略介紹而認識的，卻是一自己介紹自己的。「葉府上漸漸都很愛他。將軍夫人起初很不滿意他，但不久就對他和氣起來，」爲了他的直率的性格，和不好諂媚的脾氣。「說郭略不好諂媚是十分對的。他在他們家裏立於完全對等和獨立的位置，雖然有時也給將軍夫人讀些書報——不過他是永遠變爲人家做事的。他有兩次狠狠地和麗薩·博羅·可菲也夫納吵嘴，說她是專暴的女人，他的脚以後不願再跨進她的家門。第一次的爭論爲了「婦女問題」而起，第二次則爲了每年

中什麼時候宜於捕捉金翅雀的問題。儘管如何不可思議，將軍夫人於爭論後的第三天上必派僕人送一封信給他，請他務必光降。郭略並不裝腔作勢，立刻就來了。祇有阿格拉耶一人時常不知爲什麼對他不合適，用傲慢的態度對待他。而他又恰巧注定了要使他吃驚一下。有一次——在復活節的時候——郭略捉到一個冷靜的機會，把一封信遞給阿格拉耶，祇說是有人託他親交給她。阿格拉耶威風凜凜地望了這驕慢的小孩一眼，但是郭略沒有等候，就離開她的身邊。她拆開信來，讀道：

「您以前曾經信任過我。也許您現在完全忘記我了。我怎麼會弄得又要寫信給您呢？我不知道。但是我懷着一種無可壓抑的願望，要向您提起我的存在，而且單單對您提起。你們三位有多少次是我感到極需要的，而三位中我祇看見您一個人。是的，您是我需要的，極需要的。關於我的一切，我沒有什麼可以寫給您，沒有什麼可講。我並不想這樣做，我最希望的是您能夠得到幸福。您有幸福麼？我想對您說的也祇是這句話。

您的長兄L.梅思金公爵上。」

阿格拉耶讀了這封簡短而極無意義的信以後，忽然滿臉發紅，沈思起來。她的思潮是我們難於傳達的。她自問道：「要不要給別人看呢？」她似乎有點害羞。結果是她帶着嘲諷的、奇怪的微笑把那封信朝小桌上一扔。第二天又取起來，放在一本裝訂着堅硬的封面的厚書裏面（她對於自己的文件時常這樣做，爲的是在需要的時候可以更快地找到。）過了一星期後她纔想看一看那是一本什麼書。原來是唐吉訶德傳。阿格拉耶哈哈地大笑，——不知道笑些什麼。

也不知道她會否把她收到的信給姊妹中什麼人看過。

但是還在讀信的時候，她突然想到：莫非這個傲慢的小孩和吹牛的小東西被公爵選做他的通訊員或者竟是他的唯一的通訊員？她雖然帶着特別不屑的神情，但到底把郭略叫來盤問了一下。但是這永遠好生氣的「男孩」這一次並沒有對她的不屑的神情稍加注意；他極簡單而且乾澀地對阿格拉耶解釋，他在公爵離彼得堡之前雖會告訴他一個經常通訊處，並且還表示願意爲他效勞，但這是他初次接到的一個委託，他接到的第一封信爲了證明他的話語起見，他掏出那封自己收到的信來。在致郭略的信裏有下面的幾句話：

「親愛的郭略，請你費神將附信轉交給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祝你的健康。

愛你的L.梅思金公爵上。」

「委託一個孩子辦事終歸是可笑的，」——阿格拉耶惱恨地說，一面把信交還給郭略，當時賤蔑地離開他的身邊。

這是郭略不能忍受的：他爲了這件事情，不說出什麼原因，特地向筵納懇求借用一條全新的綠色圍巾。他受了極大的侮辱。

## 第二章

已是六月初旬，彼得堡的天氣在整個星期內好得少見。葉家在伯夫洛夫司克有一所闊綽的自己置備的別墅。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忽然驚擾起來，活動起來；沒有忙上兩天，就搬走了。

在葉府搬到伯夫洛夫司克的次日或第三日，萊夫·尼古拉也維奇·梅思金公爵乘了早車從莫斯科來到。沒有人到車站迎接，但是下車時公爵忽然在包圍住乘客的一羣人裏面瞥見了兩隻眼睛的奇怪的，熱辣的神光。他仔細看一下，也辨別不清什麼。自然祇是一瞥而已；但遺留下了不愉快的印象。再加上公爵的心裏本來顯得悲哀，好像有什麼關心的事情。

馬車送他到離李鐵因大街不遠的一家旅館裏。那旅館不大好。公爵住了兩間不大的屋子，裏面的光線十分黑暗，陳設得也很簡陋。公爵洗了洗臉，穿好了衣裳，一點東西也沒有要，就匆遽地走出，似乎怕虛費光陰，或遇不到什麼人。

假使在半年以前他第一次到彼得堡時認識他的人們中間，有人現在看到他，必將斷定他的外貌已變得好些。其實並不如此。單在服裝方面有了完全的變動：所有的衣裳全是兩樣的，在莫斯科由好裁縫裁製的。不過他的服裝終歸有些缺點：似乎縫得太拘泥於時髦的樣本，（那些心地老實，但不很有才能的裁縫們永遠是這樣縫製的，）再加上穿在對於這事毫不發生興趣的人身上，所以在仔細地審看公爵的時候，喜歡發笑的人也許會找到什麼使他微笑的東西。可笑的原因還會少麼？

公爵雇了馬車，到潘司基去。在洛士臺司脫文司基街上，他迅速地找到了一所不大的木房。使他驚訝的是這所房屋外表上頗為美麗，清潔，收拾得十分整齊，前面有所小花園，裏面長着鮮花。臨街的窗開着，從裏面傳出一個銳厲的，無止斷的語聲，幾乎是呼喊，好像有人在那裏朗誦，或者簡直是演說；那語聲被幾個人洪響的笑聲所阻斷。公爵走入院裏，登上臺階，說要找萊白及夫先生。

「他在那邊呢，」——一個袖子擡到肘上的廚婦開門後回答，手指向「客廳」戳了一下。客廳用深藍色的花紙裱糊，收拾得乾乾淨淨，多少帶點漂亮，有圓桌和沙發，罩在玻璃裏的紫銅時鐘，一隻狹窄的鏡子貼在牆上，一盞帶着小玻璃的不大的掛燈，繫在古銅色的鐵鍊上，從天花板上垂落下來。萊白及夫先生立在客廳裏，背朝着走進去的公爵，穿着背心，沒有穿上衣，按照夏天的打扮，在那裏叩擊自己的胸脯，悲哀地演講着一個題目。聽衆是一個十五歲左右的男孩，一付十分快樂，並不愚蠢的臉，手內持着書，一個二十歲左右的青年女郎穿着孝服，手持乳孩，一個十三歲的姑娘，也戴孝，笑得很利害，可怕地張大了嘴，還有一個極奇怪的聽者，躺在沙發上，有二十歲左右，臉很美麗，微帶黑色，長長的，濃濃的頭髮，黑而大的眼睛，臉上露出髯鬚的小小的痕跡。這位聽者顯然時常打斷萊白及夫的演詞，還和他辯論。其餘的聽衆發笑的大概就是這個。

「羅吉央·蒂莫非維奇羅吉央·蒂莫非維奇！真是的！你向這裏瞧呀……您真是麻煩死人了！」  
廚婦揮了揮手，走開了，生氣得滿臉通紅。

萊白及夫回頭一看，看到了公爵，站立在那裏，像中了電擊，以後又帶着諂媚的微笑奔到他面前去，中途又似乎呆住了，說道：

「尊貴的公爵呀！」

但是好像還無力找到應持的態度似的，突然回過身去，沒頭沒腦地向手抱嬰孩的戴孝女郎面前奔去，使她愕然倒退了幾步，但他立即離開她，又去攻擊十三歲的小女孩，她正立在第二間屋子的門限上面，

臉上繼續堆着剛纔剩下來的笑容。她嚥不住他的呼喊，立刻溜到廚房裏去了。萊白及夫甚至朝她後面躁脚，以作加重的懲戒，但是遇到了公爵惶惑地懸望着的眼神，就解釋道：

「這是爲了……恭敬，哈哈！」

「您這大可不必……」——公爵起始說。

「就來，就來，就來……像一陣狂風似的！」

萊白及夫迅速地從屋內隱去。公爵驚異地看着女郎，男孩，還有躺在沙發上的那個。他們大家全笑着。公爵也笑起來。

「進去穿禮服呢，」——男孩說。

「這是很可惱的事，」——公爵起始說，——「我以爲……請問，他不是……」

「您以爲他喝醉了麼？」——一個聲音從沙發上喊出。——「一點也不！也許三四杯，或者五杯是有的，但是這不算得什麼，這是照例的規矩。」

公爵正想對沙發上的聲音回話，但是女郎先開口說話，可愛的臉上露出極坦白的神色：

「他早晨時從來不喝許多酒；假使您找他有什麼事情，現在說出來正好。正是時候。晚上一回來，就喝得醺醉。他現在到了夜裏就哭，對我們朗誦聖經，因爲我們的母親已在五星期前死去了。」

「他所以逃走，因爲他大概難於回答您的話，」——沙發上的青年笑了。——「我可以打賭他要欺騙你，現在正在想方法。」



「祇有五個星期！祇有五個星期！」——萊白及夫穿了禮服回來，搶上去說，眼睛閃耀着，從口袋內掏出帕來擦淚。——「這些孤兒們！」

「你爲什麼穿了破衣出來？」——女郎說。——「門後掛着一套新衣服，沒有看見麼？」

「不許響，小蜻蜓！」——萊白及夫對她喊。——「你呀！」——他朝她蹣脚。但是她這一次祇是笑了。一聲。

「你嚇唬我做什麼，我並不是達娜，決不會逃跑。你這樣會把劉葆赤卡吵醒，讓她得驚風的……你喊嚷什麼？」

「不，不，不！爛舌頭，爛舌頭……」——萊白及夫忽然驚懼得利害，跑到那睡在女兒手上的嬰孩面前，用了驚懼的神色朝她身上畫了幾次十字。——「主保佑她，主會保佑她的！這是我親生的小女兒劉葆赤卡。」——他對公爵說。——「我的故世的妻子葉蓮娜，我的正室夫人生的，產後她竟死了。這隻小鳥是我的女兒魏拉，戴着孝……至於這個，這個……」

「怎麼楞住了？」——青年人喊。——「你繼續說下去，不要害臊。」

「大人！」——萊白及夫忽然帶着一種衝動喊出。——「關於芮瑪林家的謀殺案您在報上看過沒有？」

「看過了。」——公爵說，帶着一點驚訝的神情。  
「那個殺死芮瑪林全家的真正兇手就是他！」

「您怎麼啦？」——公爵說。

「這是比喻的說法，未來的第二個茵瑪林家的未來的第二個兇手。他正在預備着呢……」  
大家笑了。公爵想到也許萊白及夫果真在那裏裝傻，祇是因為他預先感覺他將發問，不知如何回答，所以拖延時間。

「他在那裏陰謀造反呢！」——萊白及夫喊，好像無力忍住自己似的。——「我能不能，有沒有權利，把這好嚼舌的人，也可以說是浪子，壞貨，當作我的親外甥，我的去世的妹子阿尼謝的獨子看待呢？」

「住嘴罷，你這醉鬼！您相信不相信，公爵，他現在忽然想當律師，替人辯護訴訟事件；他想發展他的辯才，和家裏的孩子們用崇高的文體說話。五天以前在地方法院的推事面前說過話，而且担任辯護的您知道是誰：並不是那個央告過他的老太婆，那個卑鄙的借印子錢的人把她的五百盧布劫去，把所有她的財產奪為己有。他辯護的卻是那個借印子錢的人，扎意特萊爾，猶太鬼，就爲了他答應給他五十盧布……」  
「勝訴就給五十盧布，敗訴呢，祇有五個盧布。」——萊白及夫忽然用比以前不同的完全另一種語音解釋，那種樣子好像他從來沒有喊嚷過似的。

「他自然鬧出了笑話。現在並不是舊時的秩序。法院裏大家笑了他一頓。但是他自己很滿意。他說，公正無私的推事們，你們要想一想，一個悲苦的老人，喪失了腿，依靠正直的勞動而生，現在被奪去了最後的一塊麵包；請你們憶到立法者聰明的話語：「法庭上應以仁惠爲主。」您相信不相信：他每天早晨在這裏對我們覆述那篇演說，就和他在堂上說的一模一樣；今天是第五次了；就在您來到之前還念着，高興得了

不得。自吹自拍起來。還預備替什麼人辯護。您大概就是梅思金公爵，是不是？郭略常對我提到您，說他在世上至今還沒有遇到比您聰明的人……」

「不會的！不會的！世上聰明些的再也不會有的！」——萊白及夫立刻搶上去說。

「這位大概是扯謊。一個人愛您，另一人對您諂媚。我並不打算拍您的馬屁，您應該知道這層。您是懂得道理的：您把我和他評判一下，你要不要讓公爵評判我們？」——他對舅舅說，——「您跑了來我是很喜歡的，公爵。」

「我願意！」——萊白及夫堅決地喊，不自覺地朝又起始聚攏來的羣衆看了一眼。

「你們這裏有什麼事呢？」——公爵說，皺着眉頭。

他的頭果真發疼，再加上他越來越相信萊白及夫在那裏愚弄他，因此倒也喜歡把正事往旁邊挪一挪。

「案情是這樣的。我是他的外甥，這話他沒有扯謊，雖然他儘說些謊話。我沒有在學校內畢業也不打算畢業，而且一定要貫徹自己的主張，因為我有我自己的性格。但是爲了生活起見，我謀到了鐵路上的一個位置，每月有二十五盧布的薪水。我承認他已經幫過我兩三次的忙。我身邊有二十盧布，我把它輸掉了。你相信不相信，公爵，我的品行竟是那樣的卑鄙，那樣的低劣，我竟把那筆錢輸掉了！」

「而且輸給那個混蛋，那個不應該給他錢的混蛋，」——萊白及夫喊。

「是的，輸給那個混蛋，但終歸是應該給他錢的。」——青年繼續說，——「說他是混蛋，我可以證明，

但並不因為他揍了你的緣故。公爵，他是一個被革除的軍官，退伍的中尉，隸屬於以前的羅果靜的一夥裏面，教授拳術。他們大家自從被羅果靜解散以後就在各處流蕩着。最壞的是我很知道他，我知道他是混蛋，惡徒，小偷，而到底還和他坐下來賭錢，在輸到最後的一個盧布的時候，（我們賭一種「棍子」戲）我自己想：我輸完以後，便到羅吉央舅舅那裏央求，他不會拒絕的。這是太卑鄙了，這真是太卑鄙了！這真是有意識的卑鄙！

「這真是有意識的卑鄙！」——萊白及夫重複着。

「你不要得意，再等一下。」——外甥生氣地喊。——「他還高興呢。我到他這裏來，一切都向他直說了出來。我的行為很正直，我不寬宥自己，我在他面前痛罵自己，儘我的能力痛罵，這裏大家都可以做證人的。我爲了就鐵路上的位置，一定必須把服裝弄得整齊一點，因爲我身上穿的全是破爛的衣裳。您瞧這雙靴子！否則是不能去到差的，我假使不能如期到差，別人會占我的位置，那時我祇好失業，不知幾時纔會找到另一樁差使。現在我祇向他借十五盧布，並且答應以後再也不向他借錢，還在最初的三個月內，把債務全部還清，一個戈比也算清楚。我決不失信。我會在整整的幾個月內光吃麵包和汽水，因爲我是有性格的。三個月的新水一共七十五盧布。連同以前所借的，我一共欠他三十五盧布，所以我是有錢還的。儘管讓他在多少錢的利息，我不怕！他還不知道我麼？公爵，您問他：以前他幫助我的時候，我還過沒有爲什麼現在不願意借呢？他因爲我付給中尉賭賬而大生其氣，別的原因是沒有的！這人就是這個樣子！」

「竟不肯走！」——萊白及夫喊。——「躺在這裏，不肯走。」

「我已經對你說過。你不給錢，我決不走。您爲什麼微笑，公爵您大概認我是不對的麼？」

「我沒有笑，不過據我看來，您確乎有點不對。」——公爵不樂意地回答着。

「您不妨直說我不對，您不必裝腔作勢。什麼叫做『有點』？」

「假使您願意的話，您是完全不對的。」

「假使我願意的話！這真可笑！難道您以爲我自己都不知道這樣做法是很尷尬的麼？錢是他的，便應該由他來支配，我的方面這樣做，便成爲強制的行爲。但是公爵，您是不知道人生的。這種人不教訓他們是不行的。他們是應該加以教訓的。我的良心十分純潔；憑良心講來，我不會使他受損失，我要加上利息還給他。他也取到了精神上的滿足；他已經看見了我的屈辱。他還要什麼？他假使不幫人家的忙，他還有什麼用處呢？請問他自己做點什麼事情？請問他怎樣對付別人，怎樣愚弄人家？他靠什麼賺到了這所房產？假使他不已經愚弄您，假使他還不想再多多地愚弄您，我可以把腦袋都砍下來的！您微笑着！您不相信麼？」

「我覺得這和您的事情完全無關。」——公爵說。

「我已經在這裏躺到了第三天上，看見得太多了！」——青年人喊着，不聽見公爵的話。——「您想一想，他竟會疑心這安琪兒，這姑娘，現在是失了母親的孤女，竟會疑心到自己的女兒，每天夜裏到她那裏搜尋情友！還輕輕兒到我這裏來，在我的沙發下面搜尋。他疑心得發瘋；在每隻角落裏都看見小偷。夜裏時時刻刻跳起來，一會兒看一看窗關好了沒有，一會兒試一試門，朝火爐裏探望，這樣子一夜裏總要做七次。在法院裏替壞人說話，可是自己夜裏起來禱告三次，就跪在這間大廳裏，額角叩地，足足有半小時之久，而

且醉醺醺地替什麼人都禱告，什麼事情都哭訴出來。還替杜巴利公爵夫人靈魂的安謐禱告，我的耳朵親自聽見的，郭略也聽見了！完全發了瘋！

「公爵，您看，您聽，他怎樣羞辱我！」——萊白及夫喊，臉色通紅，真的發起火來。——但是他不知道，以我這樣醉鬼和小偷，強盜和惡徒，就做了一件好事，那就是替這個好嘲笑人的傢伙，在他還是嬰孩的時候，換過尿布，洗過澡，還整夜坐在我的守寡的妹子阿尼謝那裏，那時候她和他都窮困得不堪，我一夜一夜地不睡，侍候她們兩個病人，還到樓下看門人那裏去偷木柴，唱歌給他聽，碰指頭給他看，肚子裏餓得空空的，總算把他養大了，而他現在竟笑起我來了！假使我果真會有一天爲了杜巴利公爵夫人靈魂的安謐叩頭，於你又有什麼相干呢？公爵，我在前三天在一部辭書上初次讀到了她的傳記。你知道不知道，杜巴利是什麼人？你說，你知道不知道？」

「真是的，祇有你一個人知道麼？」——青年嘲笑地，不高興地喃語着。

「這個公爵夫人從羞辱的境況裏出來，得到了和皇后一樣的地位，有一位女皇在親筆的信內稱她爲“Ma cousine”，一個紅衣主教，教皇的使臣，在 *Levée du roi* 上，（你知道，什麼叫做 *Levée du roi*？）竟親自上去替她把絲襪穿在她的光裸的腳上，還自己認爲非常的榮耀，——以她這樣崇高的，神聖的人物！你知道不知道這個？我從臉上看你是不知道的！她怎樣死的？你既然知道，你就回答呀！」

「你滾罷！纏死人了！」

「她是這樣死的。在享受了一切榮華富貴之後，劊子手薩姆孫把這無辜的，過去的權貴夫人拖到斷

頭臺上，供巴黎的那些 Poissardes 的笑樂，她在驚嚇中竟還不明白出了什麼事情。她看見他拉住她的頸，頸向刀子底下套，還用腳踢她。——那些觀衆哈哈地笑着，——她喊道：「Encore, un moment, Monsieur le bourreau, encore un moment!」那就是說：「再等一分鐘，劊子手先生，再等一分鐘!」也許就爲了這一分鐘，上帝可以饒恕她，因爲對於一個人的心靈，像這樣的 Misère 是無從想像的。你知道不知道，Misère 是什麼意思？我一讀到公爵夫人呼喊出這一分鐘的話，我的心好像被針刺痛了。我在臨睡的時候裏想着提起她的名字，這大罪女的名字，又與你這條爬蟲有什麼相干呢？所以我提到她，也許因爲自從開天闢地以來，一定從來沒有一個人爲了她叩過頭，甚至連想都沒有想到這件事情。她在另一世界上一定會感到有趣，因爲地上居然發現和她一樣的罪人，爲她祈禱過一次。你笑什麼？你不相信，你這無神派。你怎麼知道呢？假使他偷聽我，那末又是扯謊：我並不單替杜巴利公爵夫人一個人禱告；我是這樣說的：「願主賜大罪女杜巴利公爵夫人和她相仿的人們以安謐。」這完全是兩件事，因爲有許多同樣的大罪女和變換命運的例子，還有許多受痛苦的人們，正在轉輾呻吟，靜心期待。我還爲了你，爲了像你這樣傲慢無禮的人們，在那裏禱告，假使你膽敢偷聽我的禱告……」

「够了，算了，隨你去替什麼人禱告罷，我不來管你。喊得這個樣子!」——外甥惱恨地插斷着。——  
 「他讀了許多書，公爵，您不知道麼?」——他說，露出一種尷尬的嘲笑。——「現在他儘讀各種書籍和回憶錄。」

「您的舅舅到底……不是沒有心腸的人，」——公爵不高興地說。他起始覺得這青年十分討厭。

「您這樣誇他，會誇出毛病來的！您瞧，他已經把手放在心上，嘴翹得高高的，立刻顯得津津有味。他也許不是無心腸的人，不過是一個騙子，這纔糟糕呢。再加上還喝醉了酒，整個身體像脫去了螺旋，好像喝上了幾年酒的人一樣，所以他永遠是那種不尷不尬的樣子。他愛小孩，也許還尊敬去世的舅母……他竟還愛我，在這囑裏給我留下了一部分。」

「一點也不留！」——萊白及夫兇狠地喊。

「您聽着，萊白及夫，」——公爵堅決地說，身體背着那個青年，——「我從經驗上知道您是一個事務家，假使您願意……我現在時間很少，假使您……對不住，您的大名和父名，我忘記了。」

「蒂莫菲意。」

「還有呢？」

「羅吉央諾維奇。」

在屋裏的人們全都笑了。

「撒謊！」——外甥喊。——「又撒謊了！公爵，他並不叫蒂莫菲意。羅吉央諾維奇，却叫羅吉央。蒂莫菲維奇。請問，你爲什麼撒謊？羅吉央呀，蒂莫菲意呀，你不是一樣的麼？於公爵又有什麼相干？他的撒謊祇是由於習慣，我可以告訴您！」

「難道是真的麼？」——公爵不耐煩地問。

「真的是羅吉央·蒂莫菲維奇，」——萊白及夫同意着，心裏感到慚愧，馴順地垂下眼睛，又把手放



在心上。

「您爲什麼要這樣，天呀？」

「爲了降低自己的身份，」——萊白及夫微語，更加恭順地垂下頭去。

「那裏是降低自己的身份！我現在要能知道到那裏去找到郭略才好呢！」——公爵說，回轉身來，就想走出去。

「我來對您說，郭略在那裏，」——青年人又告奮勇了。

「不用，不用！」——萊白及夫發了怒，興奮得忙亂了。

「郭略在這裏過了夜，早晨才去尋找他的將軍，就是公爵，您不知道爲了什麼原因，把他從監獄裏贖出來的。將軍昨天還答應光臨到這裏來過夜，但是並沒有光臨。大概住在「惠舍」旅館裏，離這裏不很遠。郭略不是在那邊，便是在伯夫洛夫司克葉潘欽家裏。他身邊有錢，昨天就想去的。所以不是在「惠舍」便是在伯夫洛夫司克。」

「他在伯夫洛夫司克，他在伯夫洛夫司克……我們到這裏來，到這裏來……喝一杯咖啡……」

萊白及夫拉公爵的手。他們從屋內出來，走過小院，走進園門裏去。裏面果真是一所極小的，極可愛的花園，園中的樹木因爲天氣好，都已舒展開綠葉了。萊白及夫請公爵坐在綠色的木長椅上，一隻綠色的，釘牢在地下的桌子後面，自己坐在他的對面。咖啡果真在一分鐘後端來了。公爵並不拒絕喝。萊白及夫用諂媚和貪婪的神情細看他的眼睛。

「我竟不知道您有這樣的房產。」——公爵說，帶出一付完全想別的事情的人的神色。

「那些孤兒們……」萊白及夫攪扭了身體，起始說，但是立刻中止了；公爵冷淡的眼光向前面看着，自然已經忘掉了自己的問題。又過了一分鐘；萊白及夫審看着，期待着。

「怎麼樣？」——公爵說，似乎醒了轉來。——「啊，是的！萊白及夫，您自己也知道，我們有什麼事情；我接到了您的信才趕來的。您說罷。」

萊白及夫露出慚愧的神色，想說什麼話，但祇是吃吃地說不出來。公爵等候着，發出悲苦的微笑。

「我大概很明白您，羅吉央·蒂莫菲維奇，您一定沒有料到我會來的。您心想我決不會一接到您的通知，就從荒僻的地方跑來，所以您寫一封信給我；為的是洗清您的良心。但是我竟趕來了！算了罷！您不要騙我罷。何必一人侍候兩個主人呢。羅果靜已經到了三個星期，我全知道。您已經來得及把她賣給他，像上次那樣麼？請你說出實話罷。」

「這壞蛋自己打聽出來的，自己打聽出來的。」

「您不要罵他；他自然對待您不大好……」

「他打我！他打我！」——萊白及夫用特別熱烈的樣子搶上去說。——「他在莫斯科喉使狗襲擊我，在一長條大街上追趕我，一隻獵狗。一隻可怕的野獸。」

「您把我當作小孩看待，萊白及夫。您說，她在莫斯科真的離開他了麼？」

「真的，真的，又從婚禮中逃脫了。那一位已經在那裏計算着幾分鐘的時間，她竟跑到彼得堡來，一直

到我這裏來，說：「羅吉央，你救救我罷，你不要對公爵說……」她還是最怕您，公爵，這裏是很奇妙的！」

萊白及夫狡猾地將手指按在額上。

「您現在又把他們牽在一起了罷？」

「尊貴的公爵，我怎麼能……我怎麼能不讓呢？」

「够了，我自己全會打聽出來的。祇要您說，她在那裏在他家裏麼？」

「不！不！不！她還是她自己。她說，我是自由的。她堅持着說這句話。她說，我還是完全自由的！她還住在彼得堡島，我的小姨的家裏，和我信中寫給您的一樣。」

「現在還在那兒麼？」

「不是在那裏，就是因為天氣好，到伯夫洛夫司克，達里亞·阿萊克謝夫納的別墅裏去了。她說，我是完全自由的。昨天還對郭略誇說了許多關於自由的話語。一個不好的預兆！」

萊白及夫露出牙齒笑了。

「郭略常在她那裏麼？」

「他又輕浮，又不可思議，但是做事並不秘密。」

「您到那裏去，得長久麼？」

「每天去，每天去。」

「昨天也去麼？」

「不，不，大前天去的。」

「可惜您喝了一點酒，萊白及夫！否則我要問您幾句話。」

「不，不，一點也沒有喝！」

萊白及夫的眼睛死釘着。

「您說一說，您離開時她是怎樣的？」

「尋覓着……」

「尋覓麼？」

「似乎老在那裏尋覓什麼，似乎丟失了什麼。一想到結婚就頭疼，認爲侮辱的事情。她想他，好像想一塊橘子皮，不過如此。也許還想得更多些，帶着恐懼的心思，甚至禁止提到他，在必要的時候才相見一下……」

他是感覺到這情形的，這是避免不掉的……她顯得不安，好嘲弄人，翻弄舌頭，行動粗暴……」

「翻弄舌頭，行動粗暴麼？」

「行動很粗暴，因爲上次爲了一句話狠狠地揪我的頭髮。我現在起始給她講默示錄。」

「什麼？」——公爵反問，心想是聽錯了。

「講默示錄。她是具有不安的想像的女人。我還觀察出，她有研究正經題目的傾向，固然研究的是一些不相干的題目。她愛這類的談話，她很愛的，甚至把它當作特別恭敬的表示。是的，我很會解釋默示錄，已經解釋了十五年。她贊成我，因爲我說，我們現在處於第三匹黑馬的時代，手持天平的騎士的時代，因爲在

現在的世紀裏一切都須在天平和合同上面衡量過，一切人單祇尋覓自己的權利；「一塊金幣買一升小麥，一塊金幣買三升大麥」……同時還想保持自由的精神，純潔的心，健康的身體，和上帝所賦賜的一切。但是單靠權利一樣是保持不住的，因此隨來了灰色馬和名喚「死亡」的那個人，隨着就是地獄……我們聚攏來以後，就談這類話，對於她發生了很利害的效力。」

「您自己也有這樣的信仰麼？」——公爵問，用奇特的眼神對萊白及夫看了一下。

「我有信仰，所以能解釋。因為我是窮窶而且光裸的人，且是人海的漩渦中的一個原子。有誰尊重萊白及夫呢？每人都超越在他的上面，每人都可以用腳踢他。但是在解釋聖經的時候，我的地位和大臣相等。因為我有智慧！大臣都會在我面前發抖……坐在沙發椅上，揣摩聖經的真義。大人，尼爾·阿萊克謝維奇，在前年復活節以前聽說了，——那時我還在他的部裏服務，——特地叫彼得·扎哈雷奇把我從值班室喚到辦公室裏去，私底下問我：「確不確，您是反基督教的教授？」我不瞞他，說道：「我是的，」當時就敘述起來，並不把恐怖減輕，展開了譬喻的畫軸，還舉出了日子和數字。他笑着，但是聽我說到日子和數字的時候竟料慄着，叫我把書闔上了，走出去。他在復活節時發給我一筆獎金，但是過了一個星期就升天見上帝去了。」

「真的麼，萊白及夫？」

「真的。他吃飯以後從馬車裏跌出來……鬚角撞到木樁上面，就像嬰孩一樣，就像嬰孩一樣，當時噁氣了。他的履歷上寫着七十三歲；臉色紅紅的，頭髮灰白，身上撒滿了香水，一直含笑着，老是含笑着，好像嬰

孩一般。彼得·扎哈雷奇當時記了起來，說道：「這是你預示的。」

公爵立起身來。萊白及夫驚訝了，對於公爵的起立感到莫明其妙。

「您的注意力好像不很集中，哈哈！」——他用詭媚的樣子大膽地說。

「我真是覺得不很舒服，頭重得利害，大概是路上累了。」——公爵回答，皺緊了眉頭。

「您最好住到別墅裏去。」——萊白及夫畏葸地說。

公爵立在那裏沈思。

「我過三天以後就要帶着家裏的人們到別墅裏去，爲了保持這新生的小鳥的健康，同時把此地的

房屋全都修理一下。我們也是到伯夫洛夫司克去。」

「您也到伯夫洛夫司克去麼？」——公爵忽然問，——「怎麼這裏大家都上伯夫洛夫司克去麼？您

說，您在那裏有一所別墅，是不是？」

「不見得大家都上伯夫洛夫司克去。伊凡·彼得洛維奇·波奇成把他用賤價購下的一所別墅讓

給我。那邊很好，很優雅，樹木又多，價錢又便宜，式樣高尚，富有音樂性，所以大家都上伯夫洛夫司克去。我不

過住在偏房裏，至於原來那個別墅……」

「租出去了麼？」

「不，不，沒有完全租出去。」

「租給我罷。」——公爵忽然提議。

大概萊白及夫也祇是想引到這上面去。三分鐘以前他的腦筋裏閃出了這個念頭。其實他並不需要房客；已經有人到他那裏來過，並且通知他，也許可以租下他的別墅。萊白及夫確切地知道不是「也許」却是一定會租下的。但是他現在突然閃出了一個照他的計算很有利的念頭，就是利用以前的承租人沒有作決定的表示，而將別墅租給公爵。「完全的衝突，完全新的轉變。」——他忽然想像着公爵的提議他幾乎歡欣地接受了下來，所以在他直率地問起價錢的時候他竟揮手了。

「隨您的便；我來調查一下；您不會吃虧的。」

他們兩人已經從花園內走出來了。

「我可以給您……我可以給您……假使您願意，我可以告訴你一點極有趣的，和那個問題有關的事情。」——萊白及夫喃語着，欣然地在公爵旁邊彎扭着身體。

公爵止步了。

「達里亞·阿萊克謝夫納在伯夫洛夫斯基也有別墅。」

「怎麼樣？」

「某一個人物是她的朋友，預備時常去拜訪她，帶着一種目的。」

「怎麼樣？」

「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

「够了，萊白及夫！」——公爵帶着一點不愉快的感覺插斷了他的話，好像碰撞到他發疼的地方——

般。——「這一切……全不對。您最好告訴我，您什麼時候搬家？我是越快越好，因為我住在旅館裏……」

他們一邊說話，一邊走出花園，不覺進屋內，越過了院子，就走到園門那裏。

「最好的是，」——萊白及夫終於想出了主意，——「您今天就從旅館搬到舍間來住，後天我們一塊兒到伯夫洛夫司克去。」

「等我斟酌一下，」——公爵沈鬱地說，走出門外去了。

萊白及夫目送他。公爵那種突如其來的心神不屬的樣子使他驚愕。他走時竟忘記了說：「再見罷，」甚至頭也沒有點，這是和萊白及夫所熟悉的公爵平常那份客氣和懇切的態度不相配稱的。

### 第三章

已經十一點多鐘了。公爵知道他到城裏葉潘欽府上去，祇能遇見將軍一人，——祇有他爲了職務的關係還留在城裏，——而且也不見得就在家。他想到將軍也許會拉住他，立刻帶他到伯夫洛夫司克去，但是他在這之前還想去訪問一個人。他冒了遲到葉府上去因此祇好延到明天再上伯夫洛夫司克去的危險，決定先去尋覓那所他極想去訪問的房屋。

這個訪問在某種關係上對於他是有一點冒險的。他感到困難，他游移。他知道那所房子在郭洛霍瓦耶街，離花園街不遠，決定先走到那裏去再說，希望一走到那裏，便會完全取得決定的。

他走到郭洛霍瓦耶街和花園街的十字路口，他的特別慌擾的心情使他自己也驚訝了。他料不到他



的心會這樣痛楚地跳躍。有一所房屋，大概從它特別的面目上看來，遠遠裏就吸引他的注意。公爵以後記到他對自己說：「一定就是這所房子。」他懷着特別的好奇，走上前去，想對一對他的猜想是否準確；他感到，假使他猜到了，不知爲什麼原因他會特別不愉快的。這所房屋龐大而且陰沈，有三層樓，沒有任何建築的式樣，帶着齷齪相的綠色。這類房屋是建築在上世紀末葉的，雖然不多，可是在這日新月異的彼得堡的街上，還有些是毫無變動地存在着的。它們建築得十分堅固，有厚厚的牆，不過窗子並不多。下層的窗子上有時裝着欄杆。樓下大半是兌換莊。一個關人<sup>◎</sup>坐在店裏，將樓上的房屋出租。這種房屋內外都有點不親藹，和嚴肅的樣子，似乎將一切隱匿着，爲什麼原因單就房屋的面目上看來就會有這樣的感覺，是難於解釋的。建築術上綫條的配合自有它的秘密。在這些房屋內住着的全是一些商人。公爵走到大門那裏，向牌上一看，上面寫着：「世襲尊貴市民羅果靜住宅」的字樣。

他不再遲疑，開了玻璃門。那扇門跟着喧嘩地關上了。他順着正面的樓梯走上二層樓去。樓梯是黑暗的，石頭的，粗製的，牆漆紅色。他知道羅果靜和母弟居住在這所沈悶的房屋的二層樓上。給公爵開門的僕人不去通報，就領他進去，領了許多時候。他們走過一間正廳，牆頭是「充大理石」的，橡木的地板用小塊砌成，一八二〇年代式的傢俱又粗又重。又走過一些像小籠似的房屋，彎彎曲曲地走着，一會兒升兩三級，一會兒又降兩三級，最後纔去叩一扇門。門是帕爾芬·謝蒙諾維奇自己開的。他一看見公爵，臉色慘白，就在當地楞住了，像一尊石彫像，露出呆板的，驚懼的眼神，嘴彎成極度驚疑的微笑，——似乎在公爵的拜訪

◎俄國的一個教派，信奉者概須將生殖器自行切割。——譯者。

中發現了一點不可能的，近乎奇蹟的東西。公爵雖然也期待到這類的情形，但竟也驚訝起來。

「帕爾芬，我也許來得不巧，那末我可以走的。」——他終於慚慚地說。

「來得巧！來得巧！」——帕爾芬終於醒轉了，——「請罷，請進來罷！」

他們互相以「你」字做稱呼。他們在莫斯科時常相見，晤談的時間極長。他們的晤面裏有幾次深深地鑄印在各人的心上。現在已經有三個多月未見了。

慘白和細碎的，流動的拘攣還未離開羅果靜的臉。他雖然招呼了客人，但是那種特別的不安還繼續存留着。在他領公爵到沙發椅旁，請他在桌旁坐下的時候，公爵偶然回轉身去，捉到了他的極奇怪的，沈重的眼神，不由得止步了。有什麼東西戳刺了公爵一下，同時使他憶起了什麼，——新近的，沈重的，陰黯的什麼。他不坐下去，呆板地站在那裏，直看羅果靜的眼睛，看了一會：這眼睛似乎閃耀得更加強烈了。羅果靜終於冷笑了一下，但是有點感到慚愧，似乎慌亂起來。

「你爲什麼這樣釘看着？」——他喃語道：——「你坐下呀！」

公爵坐下了。

「帕爾芬，——他說，——你對我直說出來，你知道我今天到彼得堡來麼？」

「你會來，我是想到的，你瞧，我並沒有錯誤。」——他說，惡毒地冷笑着，——「但是我那裏知道你今天來呢？」

包含在回答裏的問題那種堅決的激烈和奇怪的惹惱更加使公爵驚愕了。

「即使知道是今天，又何必這樣惹氣呢？」——公爵帶着慚愧的神色輕聲說。

「你問這個做什麼？」

「剛纔從火車裏下來的時候，我看到了一對眼睛，和你剛纔從後面瞧我的那付眼神一樣。」

「真是的？誰的眼睛呢？」——羅果靜用疑惑的神情喃喃語着。公爵覺得他抖索了一下。

「我不知道；在人羣裏，我甚至覺得是眼花了；我起始有點眼花。帕爾芬，現在我老感覺出那種和五年前發毛病時相仿的情景。」

「也許是眼花中閃現到的我不知道……」帕爾芬喃喃語。

他臉上的狡獪的微笑在這時候是很不相稱的，好像什麼東西在這微笑裏折斷了，帕爾芬似乎沒有一點力量把微笑黏貼上去，無論他怎樣努力。

「怎麼，又要到外國去麼？」——他問，忽然又說：「——你記得我們在火車裏，秋天，我從滿司可夫到這裏來，你穿了……斗篷，——記得麼？——還穿了鞋套？」

羅果靜突然笑了，這一次是露出公開的兇狠的樣子，似乎爲了能以借此將它表露出來而感到喜悅。

「你完全搬到這裏來住麼？」——公爵問，一面審視書房。

「是的，我住在自己的家裏。叫我到那裏去呢？」

「我們許久沒有見面。關於你，我聽到了許多話，好像不是你所做的。」

「人們的嘴是隨便什麼都說得出來的。」——羅果靜嚴肅地說。

共的？

「你把那夥人全解散了；自己坐在老家內，不出去搗亂一下子。這很好。這房子是你的呢？還是你們公

「母親的房子穿過走廊就走到她那裏。」

「你的兄弟住在那裏？」

「舍弟謝蒙·謝蒙諾維奇住在偏房裏。」

「他有家眷麼？」

「他的妻子死了。你問這些做什麼？」

公爵望了一下，沒有回答；他突然沈思着，似乎沒有聽見他的問話。羅果靜並不堅持下去，靜靜地期待着。兩人都沈默了。

「你的房子，我剛纔走近過來的時候，在一百步以外就猜到了。」——公爵說。

「爲什麼呢？」

「我完全不知道。你的房子具有你們的整個家庭，所有你們的羅果靜式的生活的面貌，你要問我爲什麼這樣判斷——我一點也不能加以解釋。自然，那是一種謊語。我甚至害怕，它會使我這樣感到煩惱。我以前沒有想到你住在這種房子裏，現在一看到，就立刻想着：「他是應該有這樣的房子的呀！」

「真是的！」——羅果靜不確定地冷笑了一聲，不十分明白公爵說話的模糊的意思。——「這所房子還是祖父造的。」——他說。——「裏面全住着閩人，赫魯賈可夫的一姓，現在還租住我們的房子。」

「真是黑暗。你在黑暗裏坐着。」——公爵說，審看着書房。

那是一間極大的房子，高而陰黑，堆滿了許多傢俱——多半是些大公事桌，寫字檯，書櫥，裏面存放着營業的簿冊和一些紙張。一隻紅色的，絨皮的，寬闊的長沙發大概給羅果靜充作牀鋪。公爵在羅果靜請他坐下來地方旁邊的桌上看見了兩三本書，內中一本是沙羅維也夫的歷史，業已翻了開來，還加上一些註脚。幾幅油畫裝在陰黯的，鍍金的框子裏，懸掛在壁上。那些畫業已被燻黑，難於辨清裏面的什麼。一幅全身畫像吸引公爵的注意：那是五十多歲的人，穿着德國式的常禮服，裾緣極長，頸上掛着兩枚勳章，灰白的鬚鬚又稀又短，一付皺褶的黃臉，露出可疑的，隱匿的，悲慘的眼神。

「這位是不是你的父親？」——公爵問。

「就是他。」——羅果靜回答，發出不愉快的冷笑，好像準備立刻對他的去世的父親說出什麼不禮貌的玩笑話。

「他並不屬於舊式的教派麼？」

「不，他常上教堂。他也確乎說過舊教派對些。他也很尊重闊人們。這就是他的書房。你爲什麼問起舊教派來？」

「你要在這裏辦喜事麼？」

「在這裏。」——羅果靜回答，爲了這突如其來的問題幾乎抖索了一下。  
「很快了罷？」

「你自己知道，這事能由我作主麼？」

「帕爾芬，我不是你的仇敵，也不打算妨礙你。我以前有一次，也是在和這相仿的時候，曾對你聲明過，現在也重複這句話。你的婚事在莫斯科進行的時候，我沒有妨礙，你知道的。第一次，她自己跑到我那裏，幾乎是從婚禮上逃出來的，求我從你手裏「救」她出來。我對你重複她自己的話。以後她從我那裏逃走；你又找到她，拉她和你結婚，聽說她又從你那裏逃到這兒來了。這話對不對？萊白及夫把這件事情通知我，我就來了。關於你們兩人在這裏重又和睦的一層，我昨天在火車裏聽到一個人說的，那是扎柳茨夫你以前的朋友告訴我的，假使你願意知道的話。我到這裏來另有一番用意：我想勸她出國去治療，她在身體和精神兩方面都很失調，特別是腦筋的方面，據我看來，是需要盡心治療才對。我自己並不想伴她到國外去，可是想把這件事情弄得妥貼，不經你的手。我對你說的是實實在在的話。如果你們重又和睦的話是確實的，我也決不再露到她的眼睛裏去，也決不再來見你。你自己知道，我不騙你，因為我和你永遠是開誠布公的。我從來沒有把我對於這件事情的意見隱瞞過你，永遠說她一跟你必將遭到滅亡。你也是滅亡……也許比她還壞些。假使你們又分拆開來，我是很滿意的；但是我自已並不打算拆散你們，離開你們。請你安心，不要疑心我。你自己也知道：我在什麼時候做過你的真正的情敵，即使在她跑到我那裏去的時候也沒有。你現在冷笑了一下；我知道你笑什麼。是的，我們分住在兩個不同的城市裏，你是知道得清清楚楚的。我已經對你講過，我的愛她不是「爲了愛情，卻是爲了憐惜。」我想我這話說得很確切。你當時說過，你瞭解我這些話的意思。對不對？瞭解了沒有呢？你瞧，你懷着這樣的仇恨看我！我跑來安慰你，因為我很看重你。我

很愛你，帕爾芬。現在我要離開你，再也不來了。再見罷。」

公爵立了起來。

「再和我坐一會。」——帕爾芬輕輕地說，身體沒有站起來，頭靠在右掌上面。——「我有許久沒有看見你了。」

公爵坐了下來。兩人又沈默了。

「萊夫·尼古拉也維奇，我一不看見，立刻就對你懷恨。在這沒有見到你的三個月內，我每分鐘在恨你，真是的！真要把你捉住，用什麼藥毒死你！竟是這樣的。現在，你還沒有和我坐上一刻鐘，我的恨意完全消滅了，我仍舊看你是很可愛的。你和我坐一會呀……」

「我和你在一塊兒的時候，你相信我，我不在的時候，你立刻不相信，又疑惑起我來。你真像你的考太爺！」——公爵回答，親熱地笑着，努力隱藏自己的情感。

「我和你坐在一起的時候，我相信你的聲音。我也明白，你和我兩人是不能比的……」

「你爲什麼這樣說？你又惹惱起來了。」——公爵說，對於羅果靜的行爲感到驚訝。

白）  
「老弟，關於這層人家是不會來問我們的意見的。」——羅果靜回答。——「不來問我們就會決定的。我們的愛也是不同的，在一切方面都有區別。」——他在沈默了一會以後，輕聲地說。——「你說，你的愛她是爲了憐惜。我對她可沒有任何憐惜的意思。她也最恨我。現在我每夜夢見她：她老是和別人在一塊兒笑我。其實就是這樣的。她準備和我上教堂去結婚，但同時竟忘記了我，好像是換鞋子一樣。你信不信，我

有五天沒有看見她，因為我不敢到她那裏去；她會問：「你光臨到這裏來有什麼事情？」她羞辱得我還少麼？……」

「羞辱什麼？你怎麼啦？」

「好像你還不知道呢！她是和你在一塊兒從我那裏逃走的，」從婚禮上「逃走的，你剛纔自己說過的。」

「你自己並不相信……」

「那末她在莫斯科不是和那個軍官宰姆邱士尼闊夫在一塊兒羞辱過我麼？我確乎知道她羞辱過的，現在在這以後竟自己定了結婚的日子。」

「不會的！」——公爵喊。

「我知道得很真確，」——羅果靜確信地說，——「你說，她不是這類的女人麼？你用不着說她不是這類的女人。這祇是無聊的話。也許她和你不會這樣，會自己感到這種事情的可怕，可是和我就不同了。確乎是如此。她把我當作一個最蹩腳的裁縫那樣看待。她和開歷爾那個軍官，會練拳術的那人搭在一起，我確實知道是爲了取笑我才做出來的……你還不知道她在莫斯科對我要了多少把戲！至於錢呢！我不知道匯了多少錢給她……」

「是的……但是你現在怎樣娶親呢？以後你怎麼辦呢？」——公爵帶着恐怖問。

羅果靜痛苦地，恐怖地看着公爵，一句話也沒有回答。



「我現在已經有五天沒有到她那裏去了。」——他繼續說，在沈默了一會以後。——「我老怕她驅逐我。她說，我還是自己的主人；我也許一高興，就把你完全趕出去，自己往國外一走。（她已經對我說過要到國外去了，——他補充地說着這句話，特別地望着公爵的眼睛。）有的時候祇是嚇唬嚇唬我，不知爲什麼，她老覺得我可笑。但是另有些時候真是皺緊了眉毛，低着頭，一句話也不說；我就是怕的這個。以後我想：讓我不要空着手去見她，——但是這祇是引起她發笑，以後竟逗出她的氣來了。她把我的那條圍巾賞給女僕卡嘉，那條圍巾即使她以前會過着奢侈的生活，但也許還沒有看見過的。關於什麼時候結婚一層，是不能提一句的。既然你連隨隨便便去一趟都不行，還算什麼未婚夫呢？我坐在家裏，心裏實在忍不住了，便偷偷兒到她所往的那條街上，她的房屋附近走來走去，或是躺在轉彎那裏。有一天守在她的大門旁邊，幾乎守到天明，——我當時眼睛裏好像閃過了什麼。她從窗內張望，說道：「假使你果真看出了欺騙的情形，你要拿我怎麼辦呢？」我忍不住，就說：「你自己知道的。」」

「知道什麼？」

「我又那裏會知道？」——羅果靜惡笑了一下。——「那時候在莫斯科捉不到她和任何什麼人在一起，雖然我找了許多時候。我有一天拉住她，說道：『你答應和我結婚，你將走進純潔的家庭裏去，可是你知道你現在是何等樣的人？』我說，你就是那種人！」

「你對她說了麼？」

「說了。」

「怎麼樣」

「她說：『我現在也許不願意收留你做我的僕人，不要說是妻子了。』我說：『那末我留着不出去，一樣是完結了！』她說：『我立刻去叫開歷爾來，對他說，讓他把你擡到大門外面去。』我當時奔到她身邊，打了她一頓，打得混身青紫。」

「不會有的事！」——公爵喊。

「我說是有的，」——羅果靜閃耀着眼睛，輕聲地說。——「整整的一個半晝夜沒有睡覺，不吃不喝，不離開她的屋內，跪在她面前，說道：『你不饒恕我，我死也不出去。你要是叫人把我擡出去，——我就投水淹死；因為現在我沒有了你，還有什麼辦法？』她那一天就像瘋子一般，一會兒哭，一會兒預備用刀子殺死我，一會兒罵我。把扎聊諾夫，開歷爾，宰姆邱士尼闊夫那般人全都叫來，對他們指着，我，羞辱我。『諸位，我們今天大夥兒去看戲，讓他坐在那裏，假使他不願意出去，我不能爲了他繫住我的身體。帕爾芬·謝蒙諾維奇，我不在這裏，人家會端茶給你的，你今天大概很餓了。』她從戲院裏獨自回來，說道：『他們全是膽小的，卑鄙的傢伙，都怕你，還嚇唬我，說他決不隨便離開，也許會殺死你的。可是我現在走到臥室裏，不關門；我怕你不怕！你應該知道，而且看見着！你喝過茶麼？』——我說：『沒有，我不要喝。』——她說：『拿點誠心出來才好，這樣子對於你也不見得高妙。』她說得出，就做得得到，果真沒有關房門。早晨走出來，笑着說：『你發瘋了麼？你這樣不會餓死的麼？』——我說：『你饒恕我罷。』——她說：『我已經說過，我不願意饒恕你，也不嫁給你。難道你在這沙發上坐了整夜，沒有睡覺麼？』——我說：『沒有睡覺。』她說：『這真聰明！你現在

還不想喝茶，吃飯麼？」——我說：「我說過了不喝也不吃，——你饒恕我罷！」她說：「你要曉得這種辦法對於你太不相稱，就像牛身上套了一付馬鞍。你是不是想嚇唬我？你挨了餓坐着，對於我是一件極糟糕的事情；你真把我嚇唬着了！」她生了氣，但是並不長久，又起始譏刺我了。我看着她覺得奇怪，她臉上完全沒有那種憤恨的樣子。她是會記恨的，她在別人身上記恨記得十分長久！那時我想到，她把我看得太輕，所以不會大大地記恨。這是實在的。她說：「你知道羅馬教皇麼？」——我說：「我聽見過的。」她說：「帕爾芬·謝蒙諾維奇，你是沒有學過世界歷史的！」我說：「我什麼也沒有學過。」——她說：「那末我要給你讀一下：有一個教皇對一個國皇發了怒，國皇在他那裏有三天不食不飲，光着腳，跪在他的宮殿前面。你以為，那個國皇跪了三天，心裏想些什麼？作了什麼樣的誓約……等一等，我自己來對你讀這一段！」她跳起來，把書取來，說道：「這是一篇詩，」於是對我朗誦着國皇在三天內如何立誓對教皇報仇的詩句。她說：「你難道不喜歡這個麼，帕爾芬·謝蒙諾維奇？」——我說：「你朗讀的一切，全是很對的。」——她說：「啊，你自己說很對，那末也許你會立誓說：祇要她一嫁給我，我就讓她曉得我的利害，我就要取笑她！」我說：「我不知道，也許我會這樣想的。」她說：「你還會不知道麼？」我說：「我真是不知道，現在我想的不全是這個。」她說：「那末你現在想什麼？」我說：「我從座位上立起，在旁邊走幾步，一面瞧你觀察你；你的衣裳一發響，我的心就跌落了。一走出屋子，我就回憶你的每一句話，用的是什麼聲音，說了什麼話。整夜裏什麼也沒有想，祇是聽你在夢中如何呼吸，轉動了兩次……」她笑了，說道：「你也許連打我的那件事情也不想，不想不記得了罷？」我說：「我也許想的，我不知道。」她說：「假使我不饒恕你，不肯嫁給你呢？」我說：「我說過，

我要投河。」她說：「在這以前，也許還要殺人罷……」她說完以後，癡想了一下。以後一生氣就出去了。過了一點鐘，帶着陰鬱的神情走出來見我，說道：「帕爾芬·謝蒙諾維奇，我要嫁給你，但並不因為我怕你。總歸一樣是幻滅。還要找什麼好地方呢？」她說：「你坐下來，我讓他們給你端飯來吃。我既然嫁給你，我要做你的忠實的妻子，你不必疑惑，也無用擔心。」她以後沈默了一下，說道：「你到底還不是奴僕；我以前心想你完全是一個僕人呢。」她當時規定了結婚的日子，過了一星期又離開我，逃到這裏來，逃到萊白及夫這裏來了。我一來，她就說：「我沒有完全拒絕你；我不過還想等一等，隨我等多多少時候，因為我還是自己的主人。你假使願意，你儘管等罷。」我們現在就是這個情形……你對於這一切有什麼想法，萊夫·尼古拉也維奇？」

「你自己有什麼想法？」——公爵反問，憂愁地望着羅果靜。

「我還能有什麼想法呢！」——羅果靜脫口說了出來。他還想補說幾句話，但是在無出路的厭悶之中沈默了下去。

公爵立起來，又想走。

「我總歸不來妨礙你，」——他輕輕地說，幾乎露出陰鬱的神情，似在回答他的內心的，穩穩的意思。「你知道，我要對你說什麼話！」——羅果靜突然興奮起來，他的眼睛閃耀了。——「你怎麼會對我這樣讓步，我不明白？是不是已經不愛她了？以前你到底感覺過煩悶；我是看出來的。那末你爲什麼現在又拚命追來呢？由於憐惜麼？（他的臉彎曲成惡毒的嘲笑。）哈哈！」

「你以為我騙你麼？」——公爵問。

「不，我相信你，祇是我一點也不明白。最可信的是你的憐惜還比我的愛情利害！」

有一點怨恨的，想立即表示出來的東西在他的臉上熾燃着。

「你的愛情和怨恨區別不清。」——公爵微笑。——「愛情一過去，也許更會糟糕的。帕爾芬，我要對你說這句話……」

「我會殺人的麼？」

公爵抖索了一下。

「爲了現在的愛，爲了你現在接受下的這番痛苦，你會深深地恨她的。我看來最奇怪的是她怎麼還能嫁給你？我昨天一聽見，——簡直不大會相信，我心裏起始感到痛苦。她已經拒絕你兩次，從婚禮裏逃走，這麼說來，總是有預感的……她現在需要你的，是什麼？難道是你的金錢麼？這全是胡說的話。你的錢大概也浪化得很多了。難道祇是爲了找一個丈夫麼？除你以外，那一個都比你好，因爲你也許真會宰死她的。她現在也許很明白這一點。也許因爲你愛她太深麼？也許就爲了這個……我聽說有這樣的人，尋覓的就是這類的愛情……」

公爵停止了說話，沈思起來。

「你怎麼又朝我父親的像片發笑？」——羅果靜問。他十分仔細地觀察公爵臉上一切的變化，一切流動的綫條。

(癡白)

「我笑什麼？我心里想到假使你沒有發生這個災禍，假使你沒有發生這段愛情，你也許會成爲和你的父親一模一樣的人，而且很快的。你會帶着你的馴順的，不辭不響的妻子，獨自沈默地住在這所房屋內，不常說話，說的儘是些嚴厲的話，不相信任何人，祇是默默地，陰鬱地賺錢。你至多也不過誇獎一些古書，注意到如何用兩隻手指畫十字，而這也須在老時方如此……」

「你儘管嘲笑罷。她新近在看到這幅像片的時候，也說了一模一樣的話！你們會異口同聲地說話，真是奇怪……」

「難道她已經到你這裏來過麼？」——公爵好奇地問。

「來過的。她看那張照片，看了半天，詳細盤問關於先父的一切。」你也會成爲和他一樣的。」——她對我笑了一聲。——「帕爾芬·謝蒙諾維奇，你有的是很強烈的情慾。假使你沒有了智慧，你的強烈的情慾會送你上西比利亞，過苦工去的。不過你的智慧是很大的。（她就是這樣說的，你相信不相信？我第一次聽到她說這樣的話！）你快點把所有這些瘋勁拋棄。因爲你是毫無學問的人，你會開始積錢，住在這所房裏，和那些闊人們在一起，像你的父親一樣；也許你到後來自己也會改信他們的教，你會愛上你的錢財，賺上二百萬，或竟賺到一千萬，且甚至會坐在錢袋上餓死，因爲情慾支配着你的全身，你會使一切都變成情慾的。」她就是這樣說的，說的就是這幾句話。在這以前，她從來沒有和我這樣說過！她儘和我說些不相干的話，儘嘲笑我；就在這裏，開頭也是笑着說的，以後纔露出了陰鬱的態度。她把這所房子都走遍了，到處審視着，好像有一點懼怕似的。我說：「我要把這一切完全變更一下，改造一下，或者另外買一所房子做喜

事。」她說：「不用，不用，這裏一點也不必變更，我們就這樣生活下去好了。我在做了你的妻子以後，我要在你的母親身旁住下去。」我領她到母親那裏去——我母親對她很恭敬，當作嫡親女兒一樣看待。我母親在以前，已經有兩年功夫，就生了病，理智不很清楚，父親死後竟完全成爲嬰孩，不大說話，坐在那裏，腿不能動彈，看到什麼人，祇是從座位上鞠躬。如果不給她東西吃，她會三天想不起吃來的。我取了母親的右手，彎折着，說道：「您祝福我們，她快和我結婚了。」她帶着情感，吻母親的手，說道：「你的母親一定遭受了許多憂愁。」她一看見我這本書，就說：「你竟開始讀俄國歷史了麼？（她在莫斯科時有一次對我說：『你最好做點自修的功夫，那怕把沙羅維也夫的俄羅斯史讀一遍呢，你是一點也不知道的。』）這很好，你就這樣做，你就讀下去。我親自來給你編目錄，你應該先念那一類書；你要不要？」她以前從來沒有對我這樣說過話，從來沒有，這竟使我非常驚訝起來。我初次像活人似的呼出了一口氣來。」

「我很喜歡這樣！帕爾芬，——公爵用誠摯的情感說。——我很喜歡，誰知道，也許上帝會把你們安排在一起的。」

「永遠不會這樣的！——羅果靜熱烈地喊。」

「帕爾芬，假使你這樣愛她，難道你不願意取得她的尊敬麼？假使你願意，難道你不去希望麼？我剛纔說，對於我是一個奇怪的難題：她爲什麼要嫁給你？這難題雖然我無從加以解決，但我到底無疑地覺得內中一定有一個充分的、合理的原因。她對於你的愛情是深信的，且對於你的幾種特性一定也具有確信。否則，是決不會的！你剛纔所說的話便給予我這個證明。你自己說，她認爲現在可以用比以前完全不同的言

語和你說話。你這人好疑，且愛忌妒，所以也就把你所見的壞的一切加以誇大。她並不怎樣對你發生惡劣的觀念，像你所說的那樣。否則，她一嫁給你，就等於有意識地投進水裏，或把頸子套到刀子下面去。這是可能的麼？誰會有意識地投進水裏，或把頸子套到刀子下面去呢？

帕爾芬用悲哀的嘲笑的神情聽着公爵熱情的話語。他的見解顯然是無可搖撼的。

「你現在怎麼這樣嚴重地看我呀，帕爾芬！」——公爵帶着沉重的情感脫口說出這句話來。

「投河，或是往刀子下面套！」——羅果靜終於說。——「嚇！她所以要嫁給我，一定因為期待我身後有一把刀子！公爵，難道你真至今還沒有猜到內中的真因麼？」

「我不明白你的話。」

「也許他果真不明白。哈哈！人家說你有點那個……她愛的是別人——你要明白呀！就像我現在這樣愛她，她也是現在這樣愛別人。你知道，那個別人是誰？就是你！怎麼，你不知道麼？」

「我麼？」

「就是你！她從那時候起，從命名日那天起，就愛上了你。不過她心想，她不能嫁給你，因為她好像會使你受到恥辱，把你的整個命運都陷害了。她說：『我明明已經成爲那樣的人了。』她至今還自己這樣說的。她一面朝我的臉上直看，一面把所有這些話說了出來。她怕害你，怕你受恥辱，可是嫁給我是不重要的，可以的，——她把我看得這樣低，你也要記住這一層！」

「她怎麼會從你那裏逃到我這裏來，又……從我那裏逃到……」



「從你那裏逃到我這裏！哈！她腦筋裏的花樣還會少麼？現在她好像全身發燒。一會兒對我喊：『我願意跟你一塊兒到水裏去！快點結婚罷！』她自己催我，定下了日子，可是日期快近——就害怕起來，或是生出別的念頭：誰知道怎麼會事？你自己看見過：她一會兒哭，一會兒笑，像發瘧疾似的抽搐。她從你那裏逃走，其實也沒有什麼可奇怪的。她當時離開你，因為她自己瞭解她如何劇烈地愛你。她覺得沒有力量再和你住在一起。你剛纔說，我那時在莫斯科尋覓她；那是不確的——她自己從你那裏跑到我這裏來，說：『你定下日子，我準備好了！你去取香檳酒來！我們到吉卜賽人那裏去！』她一直喊嚷着……如果沒有我，她早就會投水死的；我知道得很真確。她的不投河，還因為我也許比水可怕些。她懷着恨嫁給我……假使她果真出嫁，那末一定是懷着恨出嫁的，我說得十分確切。」

「但是，你怎麼能……你怎麼能……」——公爵喊了出來，沒有把話說完。他恐怖地望着羅果靜。

「你爲什麼不說完？」——羅果靜追上去說，露出牙齒笑了。——「你要不要讓我來說，你就在這時候心裏想：『她現在怎麼還能嫁給他？怎麼還能容許她到他身邊去？』你心裏明明想的就是這個……」

「我到這裏來並不是爲了這件事情，帕爾芬，我可以對你說，我的腦筋並沒有轉到這上面……」

「也許並不爲了這件事情，腦筋裏也沒有生過這念頭，不過現在一定是爲了這件事情。嚇！嚇！够了！罷！你爲什麼騷亂？難道你果真不知道麼？你真使我奇怪呀！」

「這全是忌妒心，帕爾芬，這全是病，你誇大得太過分了……」公爵過度驚擾地喃語着。——「你做什麼這樣？」

「你放下來，」——羅果靜說，迅速地从公爵的手裏搶下一把小刀，——這小刀是公爵從桌上，書籍旁邊取起來的，——重又把它放在原來的地方。

「我到彼得堡來的時候，彷彿知道，彷彿預感到的……」——公爵繼續說。——「我並不想到這裏來！我想把這裏的一切完全遺忘，從心裏拔出去，唔，再見罷……你做什麼這樣！」

公爵一面說話，一面在心神不屬中又想從桌上取起那把刀子，羅果靜又從他手裏搶下來，擲在桌上。那是一把式樣極普通的小刀，帶着鹿角的把手，不能褶疊起來，刀鋒有三個半俄寸寬。

羅果靜雖然看到公爵特別注意於兩次從他手內搶去這把刀子的情形，還是惡狠狠地抓住它，插進書內，還把書捧到別一隻桌上去。

「你是用來切書頁的麼？」——公爵問，但還帶着心神不屬的樣子，還似乎受着強烈的癡思的壓迫。

「是的，切書頁的……」

「但這不是花園裏用的刀子麼？」

「是的，花園裏用的。難道不能用園刀切紙頁麼？」

「它是……完全新的。」

「新的又有什麼難道我現在不能買新刀麼？」——羅果靜終於發狂般喊叫起來，露出越說越羞惱的樣子。

公爵抖索了，釘看着羅果靜。

「我們是怎麼啦！」——他忽然笑了，完全醒了轉來。——「老兄，請你恕我，在我的頭像現在這樣感到沈重的時候，還有這個病……我會完全變成那種心神不屬，而且十分可笑的樣子。我並不想問你這樁事情……我不記得想問什麼，再見罷……」

「不是走這兒的，」——羅果靜說。

「我忘記了！」

「走這兒，走這兒，來罷，我來領路。」

#### 第四章

他們從公爵已經走過的那些屋子裏走着。羅果靜走得稍前些，公爵跟在他後面。他們走進大廳。大廳牆上掛着幾張圖畫，全是些主教的照片和一點也辨別不出什麼來的風景畫。通第二間屋子的門上掛着一幅畫，具有十分奇怪的形式，寬有兩俄尺半，而高卻不到六俄寸。這畫寫着剛從十字架上卸下來的救主的像。公爵瞥看了它一下，似乎憶起什麼，但是沒有止步，想走到門外去。他心裏感到很痛苦，想趕快離開這所房子。但是羅果靜忽然在那幅畫面前止步了。

「所有這裏的畫，」——他說。——「祇是先父用一兩個盧布在拍賣場上買來的，他愛這些畫。有一位行家把這裏的畫全審看過；他說，全是不值錢的貨色，祇有這幅畫，在門上的，也是化兩個盧布買來的，他說不是賤貨。有一個人請先父把這畫出讓，肯出三百五十盧布，那個薩魏里也夫，伊凡·特米脫里奇，做生意。」

意的，很喜歡畫，他竟出到四百，上禮拜竟對舍弟謝蒙·謝蒙諾維奇說可以加到五百。我自己留下了。」

「這是……從干司·霍爾白因上摹畫下來的，——公爵在審看了這畫以後說，——我雖然是起碼的行家，但是我覺得這摹本是很好的。我在國外看見過這幅畫，現在還不能忘記它。但是……你怎麼啦……」

羅果靜忽然扔棄了畫，順着以前的道路向前走去。在羅果靜身上這樣突然發現的心神不屬，和特別的，奇怪的，惹惱的情緒自然也許可以解釋成爲這種鹵莽行動的原因。但是公爵到底有點覺得奇怪，並非由他開始的談話何以會突然中斷，羅果靜竟不回答他。

「萊夫·尼古拉也維奇，我早就想問你，你信不信上帝？」——羅果靜走了幾步，忽然又說起話來。

「你問得真奇怪……你的眼神多末奇怪！」——公爵不由己地說。

「我愛着這幅畫，」——羅果靜在沈默了一會以後又喃語着，好像又忘記了他的問題。

「看這幅畫！」——公爵忽然喊起來，受了一個突襲來的思念的印象：——「看這幅畫！有的人看了

這幅畫會把信仰喪失的！」

「自然會喪失的，」——羅果靜忽然出於意料地表示贊成。他們已經走到正門那裏了。

「怎麼？」——公爵忽然止步。——「你是怎麼啦？我差不多是開開玩笑，你竟這樣嚴重起來！你問我信不信上帝是什麼意思？」

「沒有什麼，隨便問問。我以前就想問。現在有許多人信不信上帝。有一個人喝醉了酒，對我說，在我們俄

「國不信上帝的人比別的地方多。你是到過國外的，你說對不對？他說：『在這件事情上我們比起他們來，感覺得輕鬆些，因為我們已經走在他們的前面。』……」

羅果靜苦笑了一聲。他在說出他的問題以後，忽然開了門，手握住鎖把，等候公爵出來。公爵覺得奇怪，但是走出去了。羅果靜跟他到樓梯口，關好了門。兩人對立着，帶着那種好像兩人都忘記來到什麼地方，現在要做什麼事情的神色。

「再見罷，」——公爵說，伸出手來。

「再見罷，」——羅果靜說，緊緊地，但是完全機械地握住公爵伸出來的手。

公爵走下一級，回轉身來。

「關於信仰的一層，」——他微笑了一下，起始說，（顯然不願意就這樣離開羅果靜，）同時他受了一個突襲來的回憶的印象而活潑起來。——「關於信仰的一層，我在上星期兩天內，發生了四個不同的遭遇。早晨在一條新鐵路上搭火車，和一個姓S的在火車裏談了四小時，立刻做成了朋友。我以前就聽到人家講過他許多話，還說他是無神派。他是很有學問的人，我能和真正的學者交談很是高興。此外，他還有極好的教養，和我說話完全像對在意識與見解方面相等的人說話一般。他不信上帝。單單有一樁事情使我驚愕：他在所有的時候，好像講的並不是那個問題。我所以驚愕的是因為以前我遇見許多不信上帝的人們，還讀過許多這類的書籍，我老是覺得他們嘴裏所說的，書上所寫的好像完全不是那個問題，雖然從表面上看來講的就是那個問題。我當時把這意思對他表示，大概說得不清楚，或是不會表示，因為他一點

也沒有明白……晚上我住在一個小縣的客棧內過宿，恰巧頭一天夜裏客棧內出了一樁命案，我來到的時候，大家都在談論着。兩個農人都上了點年紀，都不會喝酒，並且早已互相認識，做了朋友，喝好了茶，打算在一間小屋內躺下睡覺。在最後的兩天內，一個人看見另一個人身邊有一隻銀錶，繫在一根黃色玻璃珠練條上面。這隻錶他從未看見他的朋友戴過。這人並不是小偷，甚至是極誠實的人，照農家的風俗，並不貧窮。但是這隻錶太中他的意，把他誘惑得終於忍不住，取起刀子，在朋友轉身的時候，謹慎地從後面走過去，瞄準了以後，眼睛朝天上看，畫了十字，暗中念出悲苦的禱詞：「主看基督的份上恕我罷！」——就一下子把朋友殺死，像殺死一隻綿羊，又從他身上掏出了那隻錶。」

羅果靜笑得前仰後合。他笑得像發了癲癩。在剛纔那種陰沈的情緒之後，看着這笑聲未免覺得奇怪。「這是我喜歡的！這是最好不過的！」——他癡癡地喊出，幾乎喘不出氣來。——「一個完全不信上帝，另一個卻信得一面禱告，一面殺人……公爵，這是虛構不出的哈哈，哈哈，這是最好不過的！」

「早晨我在城裏閒蕩，」——公爵繼續說，在羅果靜剛停住了以後，雖然笑還在他唇上癡癡地，癡癡性地抖索。——「我看見一個酒醉的小兵在木板鋪成的人行道上幌來幌去，穿扮得完全不整齊。他走到我面前，說道：『老爺，請你買下這銀質的十字架，祇要化兩角錢銀子的。』我看見他手裏握着十字架，大概是剛從自己身上解下來的，繫在一條湖色的，破舊不堪的綢帶上面，不過實在是錫質的，一眼就看出來。它的尺寸極大，八角形，完全是拜占庭式。我掏出兩角錢給他，當時就把十字架佩戴在身上，——從他的臉色上看出他很滿意，因為把一個最蠢的老爺騙過了，當時就去把賣十字架的錢換酒喝，這也是一定無疑的。」

老兄，這樣涵湧到我身上來的俄羅斯的一切給予我極強烈的印象。我以前對於它什麼也不明白，好像沒有聲響似地生長着，在國外的五年來我對於祖國的回憶帶着一種理想的形式。我走在路上，心裏想：這個出賣基督的人我還是等一等再責備罷。惟有上帝知道，在這些酒醉的，軟弱的心裏藏些什麼。一小時後，回到客棧裏去的時候，遇到一個村婦抱着乳孩。這村婦年紀還輕，嬰孩祇生下了六星期。嬰孩對她微笑了一下，據她的觀察，是生下來初次的微笑。我看她十分虔敬地，突然十分虔敬地畫了十字。我說：「你這是什麼意思，小娘子？」（我當時逢着什麼便詢問。）她說：「一個母親看見了她的嬰孩初次的微笑，心裏的那份喜悅，正和上帝在天上每次看見罪人立在他面前作從心裏發出的禱告時所感的喜悅一樣。」這是一個村婦說的，說了差不多這樣的話，也就表示出一種柔細的，真摯的，宗教的思想，所有基督教的真義全含在其中，那就是視上帝如我們的親父，上帝對人們的喜悅像父親看着親生孩兒時所生出的喜悅一樣的種種見解。這原來就是基督的主要的思想！一個普通的村婦！她固然是母親……但是誰知道，也許這村婦就是那個小兵的妻子。你聽着，帕爾芬，你剛纔問我，現在就是我的回答：宗教情感的實質不能歸屬到任何議論上去，和任何行爲和犯罪，任何無神論都不相干，這裏有點不對，永遠有點不是那麼會事。這裏有點東西是無神論者永遠滑溜過去，永遠說得不對勁的。但是主要的是你會在俄國人的心裏比較最明顯些地，最迅快地地看出這情形來，這就是我的結論！這是我從我們的俄羅斯得來的我的最初的信念。有許多事情可以做，帕爾芬！在我們俄羅斯的土地上有許多事情可以做，你要相信我！你記得，我們在莫斯科有一個時候常常聚會談話……我現在完全不想回到這裏來！也完全沒有想到和你在這裏相見……唔，好了罷……

唔，再見罷！上帝是不會離開你的。」

他回轉身去，順着樓梯走下去了。

「萊夫·尼古拉也維奇！」——羅果靜從上面喊在公爵走到第一個轉彎的梯頭的時候，——「你向小兵買來的十字架在你身邊麼？」

「是的，在我身上。」

公爵又停住了。

「你拿來給我看看。」

又是新鮮的怪事！他想了想，走上去，把十字架掏出來給他看，但沒有從頸額上脫下。

「你送給我罷。」——羅果靜說。

「爲什麼？難道你……？」

公爵不想和這十字架分手。

「我來戴它，把自己的給你，你戴上它。」

「你要交換十字架麼？好的，我很喜歡。我們結爲義兄弟了！」

公爵脫下錫質的十字架，羅果靜脫下金質的，互相交換了。羅果靜沈默着。公爵懷着沈重的驚異看出，以前那種不信任，以前那種苦澀的，近乎嘲諷的微笑似乎還沒有離開他的義兄的臉，至少在剎那間強烈地表露了出來。羅果靜終於默默地執公爵的手，站立了一會，似乎想做什麼，而尙未決定；後來拉住他，用聽



不大清楚的聲音問：「我們走罷。」走到二層樓的梯頭那門，在他們走出來的那扇門的對面門上按鈴。門很快就開了。一個老太婆，全身僵僵，穿着黑衣，頭上包紮巾帕，一聲不發，向羅果靜低低地鞠躬。羅果靜迅速地問她什麼話，但是沒有停下來聽取回答，就領公爵走進屋內。又走過一些黑暗的房舍。那些房舍顯出特別的，冷靜的清潔，冷淡而且嚴肅地陳設些古老的木器，全蒙上潔淨的白布套。羅果靜並不通報一聲，就領公爵到一間不大的屋子裏去，那間屋子像客廳的模樣，用褪色的紅木屏風隔成兩截，旁邊有兩扇門，裏面大概是臥室。一個小老太婆坐在客廳角落爐旁沙發上面，她的樣子不能算很老，甚至有一付充分健康的，愉快的，圓圓的臉，但是頭髮業已完全灰白。一眼看去就可斷定她已陷入窘境。她穿了玄色的毛織衣裳，頸上圍着一條大黑頭巾，還戴了一隻白色的，乾淨的，繫着黑緞帶的帽子。她的脚支靠在小長椅上面。她身傍坐着另一個乾淨的老太婆，比她年長，也戴着孝，也戴了白帽，大概是一個食客。她默默地針織襪子。她們兩人大概一直沈默着。第一個老太婆看見了羅果靜和公爵，微笑了一下，好幾次和藹地低頭，表示喜悅的樣子。

「媽媽，——羅果靜說，吻她的手。——這是我的知己朋友，萊夫·尼古拉也維奇·梅思金公爵。我和他交換了十字架。他在莫斯科的時候會和我處得像嫡親的兄弟一般，爲我做了許多事情。媽媽，你祝福他，像你祝福親生的兒子一般。等一等，這樣子，讓我把你的手指疊好了……」

但是老太婆沒有等到羅果靜動手，就舉起右手，把三隻指頭疊在一處，虔敬地向公爵畫了三次的十字。以後又和藹地，溫柔地對他點頭。

「我們走罷，萊夫·尼古拉也維奇。」——羅果靜說，——「我引你來就是爲了這件事情……」

她們又走到樓梯上的時候，他說：

「人家說什麼話，她一點也不明白。她並不明白我的話，但還是爲你祝福，可見是她自己願意的……唔，再見罷。我有點事，你也該走了。」

他開了門。

「至少讓我在離別的時候抱你一下。你真是一個奇怪的人！」——公爵喊，用溫柔的責備的神氣看着他，想去抱他。但是羅果靜剛舉起手來，立刻又垂落了下去。他沒有決心；他回轉身去，不敢看公爵。他不想抱他。

「你別怕！我雖然取了你的十字架，但是不會爲了鉅殺人的！」——他模糊地喃語，忽然似乎很奇怪地笑了。但是他的臉突然改變：他的臉色發白，嘴唇抖索，眼睛熾燒。他舉起手，緊緊地抱住公爵，喘着氣說：

「你就把她取去罷，既然命運是如此的！她是你的！我讓給你……你記住羅果靜這個人！」

拋棄了公爵，不看他一眼，匆遽地走到自己屋裏去，把門闔上了。

## 第五章

時間已晚，差不多兩點半鐘，公爵到葉潘欽家裏去，沒有遇到他。他留下一張名片，決定到惠舍旅館找郭略。假使他不在家，便留一張紙條給他。惠舍旅館的人說尼古拉·阿爾達里昂南奇——從早晨就出去

了，臨走時留下話，假使有人來找他，讓我們通知他，說他大約三點鐘左右回來。假如三點半還沒有來，——那就是乘火車上伯夫洛夫司克，到葉潘欽將軍夫人的別墅裏去，在那裏用飯。」公爵坐下來等候，順便叫了飯喫。

到了三點半鐘，甚至到了四點鐘，郭略還沒有來。公爵走了，機械似地，無目的地走着。彼得堡的初夏，有時會遇到一些奇麗的日子，——晴朗的，炎熱的，靜謐的日子。像故意似的，今天就是這種稀有的日子。公爵無目的地閒走了一會。他不大熟悉這城市。他在十字街頭，一些房屋的前面，廣場上和橋上，偶爾止步，有一次走進一家糖菓店去休息。他有時用極大的驚異審看行人；但是他時常並沒有注意到行人，也不知道在什麼地方走路。他感到痛苦的興奮和不安，同時又覺得有孤寂的特別需要。他想離羣獨處，完全被動地將自身交付與這痛苦的緊張，不尋覓一點點的出路。他懷着嫌惡不想解決涵湧到他心頭和靈魂裏的問題。——難道這一切是我的錯處麼？——他暗自喃語着，毫不意識到自己的話語。

六點鐘時他發現自己立在一「皇村」鐵路車站的月臺上。他不久感覺孤寂是無可忍耐的；新鮮的激動熱烈地包圍他的心，使他的靈魂感到煩悶的黑暗一下裏熾成鮮耀的光明。他買了到伯夫洛夫司克的車票，不耐煩地忙着動身。但是自然有什麼東西在追襲他，而這是現實，並非理想，像他本來樂於這樣想像的那個樣子。他差不多已在車廂內坐定，忽然把剛買好的車票往地板上一扔，從車站裏走回去，帶着慚愧和陰鬱的心神。過了一會，他在街上忽然似乎憶起了什麼，似乎突然領悟到什麼，一種很奇怪的，長久就使

(癡白)

他不安的意念。他忽然有意識地捉着自己在做着一樁事情，這事情做了長久，但在這時期以前他並沒有覺察到；已經有數小時之久，甚至還在「惠舍」旅館內，大概甚至還在「惠舍」旅館之前，他忽然起始似乎在自己周圍尋覓什麼。一會兒忘記了，甚至忘得很長遠，有半小時之久，忽然又不安地環顧，向周圍尋覓。

他剛在自己身上覺察出了這病態的，至今還完全無意識的，久已佔據住他的行動，忽然在他面前閃現了使他感到極度興趣的另一種回憶。他憶起，在他覺察出老在自己周圍尋覓什麼的時候，他正立在一所店鋪窗前的人行道上，用極大的好奇審看窗上陳列出的貨品。他現在一定想查一查：他是否果真立在這店鋪的窗前，也許已經立了五分鐘之久，他是不是在做夢，是不是弄錯了？這店鋪，這貨品果真存在麼？

今天確乎處於特別的，病態的情緒之中，幾乎和以前他初次得癲癇病時的情形一樣。他知道在癲癇發作的前驅的日子裏，他的精神顯得特別的散漫，時常甚至認錯物件和臉龐，假使不用特別緊張的注意加以審視。但是還另有特別的原因，爲什麼他急於想知道他是否立在店鋪前，在店窗內陳列着的貨物中間他看到了一件東西，估價五十銀戈比，他記得很清楚，不管他的精神如何散漫，心裏如何騷亂。假使這店鋪是存在的，這件東西也確乎在許多貨物中間陳列着，那末他的止步就是爲了這件東西。如此說來，這件東西必含有極強烈的興趣，竟還能在他剛離開鐵路車站，心內感到沈重的騷亂的時候，吸引他的注意。他走着，煩惱地向右面看望，由於無寧靜的不耐煩，心劇烈地跳着。但是這個店鋪，他終於找到了！他已經離開那店鋪五十步遠，才想到回轉去。這件東西值六十戈比，一自然值六十戈比，多了不值！——他現在得到了證實，不由得笑了。但是他的笑是歎詞底里性的，他覺得很痛苦。他現在明晰地憶起，就在這裏，站立在窗前的

時候，他突然回轉身去，像剛纔在自己身上捉到羅果靜的眼睛的時候一樣。他既然相信他沒有錯誤，（其實他在查核之前也完全深信的）便拋棄了店鋪，趕快從那裏走開。應該把這一切趕快細想一下，一定應該的；現在他明白他在車站上並沒有眼花，一定發生了一點實在的，和他以前的不安相關的事情。但是，一種內心的，無可克服的嫌疑又盤據在他的心上，他不願意去想什麼，他不去想；他完全想別的事情。

他想起在他的癲癇的狀態中有一個癲癇前的階段，（假使癲癇在醒着的時候發生）那時在憂愁裏，在心靈的黑暗和壓迫之中，他的腦子似乎忽然在一剎那間發出了火燄，他的生命的一切力量一下子特別狂激地緊張起來。在這像閃電般持續的一剎那間，生命和自我意識的感覺幾乎增加了十倍。智慧和心燦耀出不尋常的光亮；一切的騷亂，一切的疑惑，一切似已一下子平復了，融成一種高尙的靜謐，這靜謐充滿明朗的，和諧的快樂和希望，充滿理性和最終的原因。但是這一瞬，這閃光還祇是最後的一秒鐘的預感，（從來不會超過一秒鐘的）就從這一秒鐘起發生了癲癇。這一秒鐘自然是難忍的。以後在想到這一瞬的時候，已在健康的狀態中，他時常對自己說：所有這些高尙的自我感覺與自我意識，也就是「最高的生存」的閃電祇是一種疾病，祇是平常狀態的破壞。既然如此，這並非最高的生存，相反地，應該歸類於最低的生存去。但他到底得到了極怪誕的結論：「即使這是疾病，又有什麼呢？」——他終於決定——「就說這緊張的狀態是非正常的，也有什麼相干呢，假使結果的本身，假使在健康時候可以記憶到，分析到的那種感覺的一瞬變為最高階段的和諧與美麗，給予了前所未聞，且未猜到的感覺，圓滿，均衡，調和的感覺，狂熱地，虔信地，和最高的生命的綜合相融合的感覺。」這種模糊的表現在他自己看來是易於了解的，雖

然還是太軟弱的。關於這確是「美麗和虔敬」確是「生命的最高的綜合」他是無可置疑的，也不能容許疑惑的存在的。他在這一瞬間並非夢見了什麼幻境，那種不正常的，不存在的，使理智受壓迫，靈魂成爲歪曲的幻境，像服了麻醉藥，鴉片或酒以後的情形一般。關於這層，在疾病的終了以後，他可以健全地加以判斷。這一瞬間祇是自我意識的一種不尋常的增強——假使可以用一個名詞表現這種心神狀態——一種自我意識，而同時又是極高度的，直接的自我感覺。假使在這一秒鐘裏，在最後的，有意識的癲癇前的一瞬間，他能够明晰地，有意識地對自己說：「是的，爲了這一瞬間可以將整個生命交出去！」——那末這一瞬間自然是值得整個生命的。然而他不能堅持他的結論的辯證部分：遲鈍，心靈的黑暗，白癡，立在他面前，成爲這一「最高的一瞬」的鮮耀的後果。他自然決不作正經的辯論。在結論裏，在對於這一瞬的估價裏，無疑地會有錯誤的，自是這感覺的現實性到底使他感覺困窘。果真怎樣對付現實呢？這情形是有過的，就在那個一秒鐘內，他自己還來得及對自己說，這一秒鐘在他完全感受到的無上的幸福方面也許會值得整個的生命。「在這一瞬間，」——有一次他在莫斯科和羅果靜聚會的時候對他說，——「在這一瞬間，我似乎起始領悟了一句不尋常的話，那就是說時間是再也沒有的。大概這一秒鐘（他微笑着補充上去）就是發狂癲的穆罕默德的被顛覆的桶裏的水還來不及流出，而他已在這時觀察到了阿拉的全部住處的那一瞬。走的，在莫斯科他時常和羅果靜聚會，談論的不僅祇這一樁事情。」羅果靜剛纔說，我在那時做了他的弟兄；這是他今天初次說的，——公爵自己想着。

他想的時候正坐在夏園樹下的長椅上。時間大約七點鐘。花園是空虛的；黑暗一下子遮住了正在

逝去的太陽。天氣很悶；頗像將有雷雨的預兆。他現在這種沈思的狀態對於他成爲一種誘惑。他的回憶和腦力附黏在每一個外在的物件上面，這使他喜歡；他儘想遺忘什麼，遺忘現在的，緊要的一切，但是在向周圍環顧的時候，他立刻又認清了陰黯的思想，他極願加以擺脫的那種陰黯的思想。他憶到他剛纔在飯店裏喫飯時和夥計談話，談到新近發生的一樁極奇怪的，轟動一時的命案。他剛憶到這，他忽然又發生了一些特別的事情。

一種異常的，無從壓抑的願望，近乎誘惑的東西，突然麻痺他的意志。他從椅上立起，離開花園，一直到彼得堡區上去。他剛纔在涅瓦河岸旁，問過一個行人，請他指示越過涅瓦河到彼得堡區去的道路。人家告訴他，但是他當時並沒有去。無論怎麼說，今天是不必去的；他知道這情形。他早就知道了地址；他很容易尋到萊白及夫的女戚的房子；不過他確實地知道他不會遇到她的。「她一定到伯夫洛夫司克去了，否則郭略會照約好的樣子，在「惠舍」旅館裏留下話來的。」所以他現在去，自然並非爲了見到她。另一個陰黯的，痛苦的好奇心誘惑了他。一個新穎的，突襲來的念頭到了他的頭裏去了……

但是對於他的方面，祇要他走了去，還知道往那裏去，就已經很够的了。過了一分鐘，他走着走着，又幾乎不辨識他的走的道路了。「把這突襲來的念頭」再仔細地想一下，他立刻覺得是十分的討厭，而且幾乎不可能。他帶着痛苦的，緊張的注意，審視他眼中落到的一切事物，望着天和涅瓦河。他想和對面遇到的一個嬰孩搭談。也許，他的癲癩的狀態越來越加深了。雷雨似乎確在聚緊繃來，雖然是極延緩的。在遠遠的地方起始了雷聲。太悶熱了……

他不知爲何原因，現在憶起了他剛纔見到的萊白及夫的外甥，像偶然憶起一個擺脫不下的，討厭到愚蠢程度的音樂基調一樣。奇怪的是他記憶着的是萊白及夫在把外甥介紹給他時提到的那個兇手的模樣。是的，他新近還讀到關於這兇手的新聞。自從回到俄羅斯以後，他讀到而且聽到許多關於這類事情的消息；他頑強地留心這一切。剛纔和夥計談到關於殺死茵瑪林全家的案件時，就露出極大的注意。夥計很贊成他的話，他記起來了。他又記起那個夥計；他是一個不愚蠢的，老練而且謹慎的小夥子，「不過誰知道他是什麼樣的人。在新的田地上是很難懂識新的人物的。」他已起始熱烈地相信俄國人的心靈。在這六個月內，他遭受了許多，許多完全對於他新穎的，猜不到的，沒有聽見過的，意料不到的一切。陌生人的心靈是黑暗的一片，俄國人的心靈也是黑暗的一片，對於許多人是黑暗的一片。他和羅果靜相聚了許久，相處得很近，「像弟兄似的相處着，」——但是他知道不知道羅果靜呢？有時候在這一切裏面是如何的混亂，如何的空謔，如何的醜陋！剛纔萊白及夫的那個外甥又是如何的一個討厭的，自滿的膿包？但是我怎麼啦？（公爵繼續幻想着。）難道他殺死了那六個人麼？……我似乎弄錯了……真是奇怪！我的頭有點旋轉……萊白及夫的長女有張多末可愛的，多末有趣的臉，還有那個抱嬰孩的女郎的臉容是如何的天真，如何的孩子氣，發出幾乎是小孩子似的笑聲！奇怪的是他差不多忘記了這付臉，現在才憶起來了。萊白及夫雖然向她們蹣跚，大概很喜歡她們。而像二加二等於四似的準確的，那就是萊白及夫也摯愛他的外甥！然而他何必這樣對他們作最終的判決，他是今天纔來到的，又何必說出這樣的判決？萊白及夫今天給了他一個謎：他會料到萊白及夫是這樣的麼？難道他以前所知道的萊白及夫是這樣的麼？萊白及夫和



杜巴利，——天呀！然而如果羅果靜殺人，至少不會這樣無秩序地殺人的。決不致於這樣的混亂。按照圖畫特製的兇器和六個人的被殺，完全在精神錯亂中做下了的！難道羅果靜有按照圖畫特製的兇器麼？……難道他……但是……難道已決定羅果靜會殺人麼？公爵突然抖索了。——作這樣膽大無恥的，公然的猜測，在我的方面，不是犯罪麼？不是卑劣的行爲麼？——他喊着，羞慚的紅潤一下子泛溢他的臉。他驚訝起來，在路上立着，像釘在地上一般。他一下子憶起了剛纔的伯夫洛夫司克車站，剛纔的尼古拉也夫司克車站，當面對羅果靜提出的關於眼睛的問話，現在套在他身上的羅果靜的十字架，他母親的祝福，他自己領他到她面前去的，還有在樓梯上最後的痙攣性的擁抱，羅果靜的最後的那句遜讓的話，——而在這以後，竟發現自己在自己的周圍不斷地尋覓什麼，還有那店鋪，那件東西……這真是卑劣！而在這以後，他現在還走到一個地方去，懷着一特別的用意，——懷着特別的一突襲到的意念！——悲憤和痛苦盤據他整個的心靈。公爵立刻想回到自己旅館裏去；甚至已經回轉身來走了；但是過了一分鐘又止步，想了一想，重新回到原路上去了。

(癡白)

他已經到了彼得堡區，離那所房屋很近。他現在不是懷着以前的目的走到那裏去的，不是懷着一特別的意念！的！怎麼會這樣呢？是的，他的病回來了，這是一定的；也許他的癲癇今天一定會來的。由於癲癇而來的黑暗，由於癲癇而生的一意念！——現在黑暗被驅散了，魔鬼被逐走了，疑惑不再存在，快樂在他的心裏！他沒有看見她如此的久，他必須看到她。是的，他現在願意遇見羅果靜，他要拉着他的手，他們會一塊兒去……他的心是純潔的。難道他是羅果靜的情敵麼？明天他自己去，對羅果靜說，他看到了她；他是飛到這

裏來，像羅果靜剛纔所說的樣子，就爲了見她一面的！也許他會遇到她，她並不一定到伯夫洛夫司克去的！

是的，現在必須使這一切明明白白地擺放出來，大家必須互相清清楚楚地讀出各人身上的一切，不許再有陰黯的，熱情的，遜讓的話，像羅果靜剛纔的樣子，讓這一切安排得自由而且……光明。難道羅果靜沒有走向光明的能力麼？他說他愛她愛得不同，他的口裏沒有慈悲，沒有一任何的憐憫。果然他以後補充地說，「你的憐憫也許比我的愛深些，——但這是他造自己的謠言。唔……羅果靜竟念起書來——」

難道這不是一憐憫，不是一憐憫的起始麼？難道這本書的存在不巳證明他充分地感覺他對於她的態度麼？還有他剛纔所講的那段話呢？這比單單的熱情深得多。難道她的臉單祇暗示出一種熱情麼？現在這臉還能不能暗示出熱情呢？它暗示出的是痛苦，痛苦盤據整個的心靈……於是濃密的，痛苦的回憶突然從公爵的心上通過。

是的，那是痛苦的回憶。他憶起，他在最近初次發現她身上瘋狂的表徵的時候，感到了極大的痛苦。那時他所感到的幾乎是絕望。她當時從他那邊逃到羅果靜那裏去的時候，他怎麼可以離開她呢？他應該自己跑去找她，不應該等候消息。但是……羅果靜難道至今還沒有看出她的瘋狂來麼？……羅果靜看見的是別種原因，情慾的原因！真是瘋狂的忌妒！他剛纔的猜想的話究竟是什麼意思呢？（公爵突然臉紅，他的心裏似乎有點抖索。）

何必回憶這一切呢？這在兩方面都是瘋狂的行動。說他，說公爵熱情地愛這女人，——那幾乎是無可思議，幾乎是殘忍，無人道。是的，是的，羅果靜造自己的謠言；他有一個巨大的心，可以受痛苦，也可以發出同

情。在他知道了所有的真相，相信這受了殘傷的，半瘋的女人是如何一個可憐的生物的時候——難道他當時不會寬恕她以前的一切，寬恕他所受的一切痛苦麼？難道他不會成爲她的僕人，弟兄，知己，護神麼？同情心會使羅果靜領悟，會教會他的。同情是主要的，也許是唯一的，全人類生存的法則。他真是無可饒恕地，不名譽地，在羅果靜面前犯了過錯！不是的，並非「俄國人的靈魂是一片的黑暗」，卻是他自己的心靈裏是一片的黑暗，假使他能將這樣的恐怖的心情描寫出的話。爲了在莫斯科說出幾句熱情的，出自肺腑的話，羅果靜竟稱他爲兄弟，而他呢……但這是病！這是精神錯亂！這一切會解決的……剛纔羅果靜說他喪失了信仰，說得多末的陰黯！這人應該懷着極大的痛苦。他說，他「愛看這幅圖畫」，「不是愛，卻是感到需要。羅果靜不僅有一個熱情的心靈；他還是一個戰士；他想用武力追回他的已喪失了的信仰。他現在需要她到了痛苦的地步……是的！應該相信什麼！應該相信什麼人！霍爾白因的那幅畫多少奇怪呀……現在走到這條街上！大概就是這所房子，對了，十六號，「十品文官夫人斐理騷瓦公館」就在這裏！公爵按鈴，請見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

女房東自己出來回答他，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已於早晨到伯夫洛夫司克達里亞·阿萊克謝夫納家裏去，「也許會留在那裏幾天都難說的。」斐理騷瓦是小小的，尖眼尖臉的女人，四十歲模樣，狡獪地，凝聚地看人。她問他的姓名，——她說出這問題時似乎有意加上了神祕的色調，——他起初不想回答；但是立刻就回了轉來，堅請他把他的姓名轉告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斐理騷瓦用加强的注意接受那份偏強，還帶着特別祕密的神色，似乎想聲明，「您不要着急，我明白了。」公爵的姓名顯然引起她極強烈的

印象。公爵精神散漫地看了她一眼，轉身走向旅館去了。他走出來時候的態度和叩門時不同。他的心上似乎在一剎那間又發生了不尋常的變動；他又顯得慘白，軟弱，苦痛，慌擾；他的膝蓋抖慄，模糊的，慌亂的微笑在他的藍脣上幌動；他的「突襲來的意念」忽然得了證明和辯解——他又相信魔鬼了！

但是果真得到證明了麼？得到辯解了麼？他的身上爲什麼又來了這抖索，這冷汗，這心靈的黑暗和寒冷？冷是不是因爲他現在又看見了這雙眼睛？他所以從夏園到這裏來，也單祇爲了看這眼睛！他的「突襲來的意念」也就是如此。他堅持地想看「剛纔那雙眼睛」爲了從根本上使自己確信他一定會在那裏，那所房屋的附近遇見那眼睛。這是他的痙攣般的願望。他現在果真看見了，爲什麼又這樣精神頹喪而且驚愕呢？好像沒有料到似的。是的，就是那雙眼睛，（對於就是那雙的一層，現在是毫無可疑的！）在早晨他從尼古拉也夫司克鐵路的車廂裏出來時在人羣中向他閃瞥的也就是那雙，（完全是的！）以後他坐到羅果靜的椅上時，在肩後捉到了它的眼神。羅果靜剛纔一口回絕：他帶着歪斜的，冰冷的微笑問：「那是誰的眼睛呢？」公爵還在「皇村」鐵路的車站上，已經坐在車廂裏，預備到阿格拉耶那裏去，忽然又看見了這雙眼睛。他當時真想走到羅果靜的面前，對他說：「那是誰的眼睛呢？」但是他從車站裏跑了出來，祇在他立在刀鋪門前，估計一件帶鹿角把手的東西值六十戈比的時候纔醒了轉來。奇怪的，可怕的魔鬼完全附在他身上，不再想離開他。他坐在夏園裏的菩提樹下，渾忘一切的時候，這個魔鬼對他微語，如果羅果靜從早晨就偵探他，一步步地追他，那末一知道他不上伯夫洛夫司克去，（這自然對於羅果靜是運定的消息）一定會到那裏去，到彼得堡區的那所房子那裏去，一定在那裏守候公爵，這公爵還在早晨時候就發

誓「不再見她」還說：「他到彼得堡並非爲了這件事情。」於是公爵癡癡地奔到那所房子那裏去。其實就說他果真在那裏遇見了羅果靜，也有什麼呢？他祇看見了一個不幸的人，他的心靈的情緒十分陰沈，但又極易了解。這個不幸的人現在甚至不躲藏了。是的，羅果靜剛纔不知爲什麼閃躲，撒謊，但是在一皇村「車站上卻並不躲藏。躲藏的甚至是他，公爵，而不是羅果靜。現在他站在那所房子附近，街的斜對面，離開五十步遠，人行道上，叉手等候着。他立在完全顯著的地方，似乎故意想立在顯著的地方。他立在那裏，像一個原告，像一個裁判官，並不像……並不像什麼？」

爲什麼他，公爵，現在不親自走到他面前去，卻轉身離開他，似乎一點也沒有看見，雖然他們的眼睛於相遇了。（是的，他們的眼睛是相遇了！他們還互相看望了一下。）他不是剛纔自己還想拉他的手，和他一塊兒到那裏去的麼？他不是自己想明天到他那裏去，對他說他到過她那裏去的麼？他不是剛纔到那裏去的時候，在半路上自己摔脫了他的魔鬼，心靈上突然充滿了喜悅的麼？要在羅果靜的身上果真有一點什麼，那就是說在這人的整個的今天的形象裏，在他的話語，行動，行爲，眼神的總和裏果真有一點什麼，可使公爵的可怕的預感，他的魔鬼的惱恨的微語有所辯解呢？不是有一點什麼可以自然而然的看出來，但難於分析和敘講，且不能用充分的理由加以辯白，又不管艱難和不可能，會引起十分完整的，無可搖撼的印象，又自然而然地轉爲完全的信念呢？

信什麼？（這信念，這一低劣的預感）的怪誕，卑鄙，如何地使公爵感到痛苦！他如何地責備自己！假使你敢，你說你信什麼？——他不斷地對自己說，帶着責備和挑鬥，——把你的思想用公式表示出來，明晰

地，正確地，無遲疑地大膽表現出來！唉，我真是太不誠實了！——他憤憤地反覆說着，臉上露出紅暈。——現在我一輩子要用什麼樣的眼睛看這人呢！喔，這是什麼樣的一天！天呀，這是怎樣的一個噩夢！

有一個時候，在這條長長的，痛苦的，從彼得堡區走來的路程的終結時，一個無從壓止的願望突然佔據公爵的全身，——立刻到羅果靜那裏去，等候他，擁抱他，帶着羞愧，眼淚，對他說出一切，一下子了結一切。但是他已經立在自己的旅館旁邊……剛纔他真是不喜歡這旅館，這走廊，這所房子，它的房間，初看上去就不喜歡；他在這一天有好幾次帶着一種特別嫌惡的心情憶起他必須回到這旅館裏來……「我今天真像一個有病的女人，怎麼儘相信一切的預感！」——他心想，帶着惹惱的嘲笑，停立在大門那裏。在這剎那間他特別地想到今天的一樁事實，但是想得很「冷靜」，帶着「完全的理智」，「沒有噩夢」。他忽然憶到了剛纔在羅果靜桌上的那把刀子。「但是羅果靜真是爲什麼不應該在桌上放些刀子呢！」——他忽然可怕地訝異起自己來，當時他又忽然想到他剛纔立在刀鋪門前的情形，更加驚異得楞住了。「這裏面到底有什麼關係呢……」他喊出來，却沒有喊完。一陣新的按捺不住的羞愧，幾乎是絕望，就在進門的地方把他釘住了。他停留了一會。人們有時是這樣的：按捺不住的，突襲來的回憶，特別是和羞愧相連的，照例會使人停留在一個地方。「是的，我是沒有心的人，我是懦夫！」——他陰沈地，反覆地說，激遽地向前走，去……又止住了。

在這本來黑暗的大門內這時候很黑暗；聚攏來的烏雲吞沒了黃昏的微光。公爵正走近房子的那個當兒，烏雲忽然洞穿，下了陣雨。在他停步了一會，激遽地動身走去的時候，他正在大門前面，從大街到進門

的地方。他忽然在大門深處半黑暗的地方看見了一個人。這人似乎期待着什麼，但又匆遽地閃過，立刻隱滅了。公爵看不清這人，自然無論如何不能說他是誰？再加上這裏來來往往，有許多人；這裏是一個旅館，有人不斷地走過，跑到走廊裏去，又從走廊裏出來。但是他忽然感到了極深的，推翻不掉的信念；他深信他認識這人，這人就是羅果靜。過了一刹那，公爵跟在他後面，奔到樓梯上去。他的心沈住了。「一切立刻會解決的！」——他帶着奇怪的信念自言自語地說。

公爵從大門裏跑上去的那座樓梯通頭層和二層的走廊，旅館的房間就安設在走廊的兩邊。這座樓梯和一切早先建築的房屋一般，是石頭的，黑暗的，狹窄的，在一根厚石柱周圍繞來繞去。在第一個梯頭上有一個凹地，頗像壁龕，不到一步寬，半步深。這人可以藏身在這裏面的。無論怎樣黑暗，公爵一跑到梯頭那裏，立刻辨出一個人不知為什麼藏在這凹地裏。公爵突然想走了過去，不向右面望一望。他已經跨了一步，但是忍不住，回轉身去了。

剛纔的一雙眼睛，就是那一雙，忽然和他的眼神相遇。藏在凹地裏的那個人已經從裏面跨出了一步。他們兩人互相緊挨着立了一秒鐘。公爵突然抓他的肩膀，把他拉到樓梯旁光明的地方去；他想看清楚這臉。

羅果靜的眼睛閃耀，瘋狂的微笑把他的臉弄成彎曲。他的右手舉了起來，手裏有什麼亮晶晶的東西；公爵不想止住那手。他祇記得他似乎喊了聲：

「帕爾芬，我不相信……」

以後他的面前似乎忽然有什麼東西洞穿了；不尋常的，內部的光明照耀他的心靈。這一瞬也許祇持續了半秒鐘；但是他明晰地，有意識地記住了那個開始，可怕的呼號的第一個聲音，那是從他的胸內自然而然地掙奪了出來，用任何力量都不能止住的。以後他的意識立即熄滅，隨來了完全的黑暗。

他發作了早已離開他的癲癇。大家都知道，癲癇病會在一剎那間來的。在這一剎那間，臉，特別是眼神，突然變了樣子。抽瘋和痙攣佔據了整個身體，整個臉龐。一陣可怕的，無從形容的，什麼也不像的呼號從胸內掙奪出來；在這呼號裏，所有的人，忽然好像消滅了，旁觀者無論怎樣也不能，至少是很難想像而且承認，呼號的就是這個人。甚至覺得是另一個人，在這人的身內發喊。至少有許多會發生這般的印象，至於有些人一看見狂癲病的發作，就會引起根本的，難忍的恐怖，甚至帶着一些神祕性的恐怖。可以意料到的，是這種突襲來的恐怖的印象，再加上隨以俱來的一切別的可怖的印象，忽然麻痺了羅果靜的行動，也就使公爵躲去了無從避免的，已將落到他身上來的一刀。羅果靜當時還沒有來得及猜到那是癲癇的發作，一看見公爵從他身旁倒退，忽然跌落下來，一直朝樓梯上滾下，後腦一下子撞到石級上面——他立刻拚命地往下跑走，越過躺下來的人，幾乎像失了理智似的從旅館內跑走了。

由於抽瘋，抖慄和痙攣，病人的身體從樓梯的階段上滾下來——一共不到十五級——滾到了梯底下。他躺在那裏，很快地，還不到五分鐘，就被人發現，於是聚了一堆人。頭旁一堆的血引起大家的疑惑：這是不是自行摔落，或者「出了什麼罪孽？」有幾個人認出他發作了癲癇；旅館茶房也看出公爵是剛來到的旅客。由於一樁幸運的事實，這慌亂終於幸運地解決了。



郭略·伊伏爾金本來約定四點鐘回到惠舍旅館去，但又有事到伯夫洛夫司克去了。他由於一個突襲來的打算，拒絕在葉潘欽將軍夫人家裏吃飯，回到彼得堡來，忙着走到惠舍旅館，晚上七點鐘左右便到了那裏。他從留下來的字條上曉得公爵已在城裏，便按字條上留下的住址跑來找他。旅館裏告訴他公爵出了門，他便到下面飯廳裏等候，一面喝茶，一面聽奏風琴。他偶然聽見人家說有人發作了癲癇，由於一種正確的預感，他立刻跑到那裏去，看見了公爵。立刻做了相當的步驟。先把公爵搬進房間。他雖已醒轉，但有許多時候沒有恢復全部的意識。一位醫生被邀請診察他的受傷的頭，貼了膏藥，宣布說沒有危險。過了一小時，在公爵已能明瞭周圍的一切的時候，郭略雇了馬車，送他到萊白及夫家裏去。萊白及夫用異常的熱心和尊敬的態度接待公爵。就爲了他，加速了搬到別墅去的日期；第三天上，大家已經在伯夫洛夫司克了。

## 第六章

萊白及夫的別墅並不大，但是很舒適，甚至美麗。她的預備出租的部分修飾得特別講究。在極廣闊的平臺上面，從街上到屋裏去的入口處，有幾株橘樹，檸檬樹和素馨樹，種在綠色的大木桶裏。照萊白及夫的計算，這可以使別墅增添嫵媚的式樣。內中有幾棵樹他連同別墅一起買下，爲了那些樹在平臺上所引起的效果而感到喜悅，當時決定遇機會在拍賣場上添買同樣的種在木桶裏的樹棵。在所有的樹全運到別墅擺設好了的時候，萊白及夫在那天好幾次從平臺的梯級上跑到街上，從街上賞覽自己的房產，每次都

在思想裏添加打算向未來的房客要求的數目。公爵很喜歡這別墅。他的身體還很軟弱，心裏煩悶，精神不

振，不過在搬到伯夫洛夫司克來的那天，也就是發瘋癩病後的第三天，公爵在外表上已具有差不多是健康的人的樣子，雖然在內心裏還感到自己尚未復原。他很喜歡這三天內在自己周圍看到的一切人們，他很喜歡差不多沒有離開他一步的郭略，他也喜歡萊白及夫的全家，（外甥不在內，他不知隱到什麼地方去了，）還喜歡萊白及夫本人，甚至極愉快地接待在城裏就已拜訪他的伊伏爾金將軍。他搬家的那天晚上，有許多客人聚在平臺上他的周圍：筋納首先來到，公爵不大認識他了，——在這時候他的樣子變了，他很瘦。以後瓦略和波奇成來了。他們也住在伯夫洛夫司克避暑。伊伏爾金將軍差不多一直住在萊白及夫的住宅裏，和他一塊兒搬來的。萊白及夫努力設法不他去見公爵，把他留在自己那裏。他對他很要好，他們顯然是早已相識的。公爵看出這三天內他們有時作冗長的談話，時常互相呼喊，爭論，甚至還談論學術上的問題，這顯然給與萊白及夫極大的快樂。可以想到他甚至是需要將軍的。但是像對待將軍那樣嚴防的處置，萊白及夫從搬到別墅以來，也開始對他的家族施展了。他藉口不驚訝公爵，不放任何人到他那裏去，蹀脚，追趕女兒們，連抱嬰孩的魏拉也不在例外，祇要一疑惑他們走到公爵坐着的平臺上去，也不管公爵屢次請他不要趕走任何人。

「第一層，如果把他们放縱下去，他們不會生出任何尊敬心來，第二層，他們也不大雅觀……」——在公爵直接問他的時候，他終於這樣的解釋。

「那爲什麼呢？」——公爵抗議了。——「您那種監督和看守的舉動祇是使我感到痛苦。我一個人住在這裏很悶，我已經對您說過許多次了。您老是不斷的揮手，還顛着脚走路，更加會添上許多沈悶。」

公爵暗示着，萊白及夫雖然藉口病人需要安靜，把家人全都驅趕走了，但自己在這三天內幾乎時時刻刻地到公爵那裏來，每次先開了門，伸進頭來，向室內環顧，似欲弄明白：在這裏沒有沒有逃走麼？以後顧着脚，用潛匿的步伐慢慢吞吞地走到躺椅那裏，有時竟於無意中使房客吃了一嚇。他不斷地詢問公爵需要什么，公爵後來對他說，讓他走開，他便馴順地，不聲不響地回轉身子，蹣跚走出門外，在走的時候，老是揮搖雙手，似乎暗示着，他祇是這樣，他決不說一句話，他已經走出來了，不會再來的，然而過了十分鐘，或至少過了一刻鐘，重又來了。在公爵那裏自由出入的郭略引起萊白及夫的生氣，甚至惱恨。郭略覺察出萊白及夫在門外站立半小時，偷聽他和公爵的談話，自然也把這舉動通知了公爵。

「您好像把我搶來，鎖了起來。」——公爵抗議——「至少在別墅裏不能這樣，我隨便想見誰，就見誰，隨便到那裏去，就到那裏去。」

「這是沒有什麼疑感的。」——萊白及夫揮手。

公爵從頭到脚釘看了他一下。

「羅吉央·蒂莫菲維奇，您那隻掛在床頭上面的小棚也搬到這裏來了麼？」

「不，沒有搬來。」

「果真留在那裏了麼？」

「不能搬，必須拆壞牆……釘得很牢，很牢。」

「也許這裏也有同樣的東西罷？」

「還好些，還好些，爲了有這個才把別墅買下來的。」

「啊！您剛纔不放誰到我這裏來？在一點鐘以前。」

「那是……那是將軍。我確乎沒有放他進來，他到您這裏來不大便。我很尊敬這人；您不相信麼？您以後會看出來的。公爵，您最好不要接見這人。」

「請問你，那是爲什麼呢？萊白及夫，您爲什麼現在顛着腳站在那裏，走到我面前來的時候，永遠好像要就着耳朵告訴秘密似的。」

「我感覺我是低卑的，我是低卑的。」——萊白及夫出乎意料之外地回答，帶着情感叩擊自己的胸脯。——將軍對於您不會太好客麼？」

「太好客麼？」

「是的，太好客了。第一層，他已準備住在我家裏；這隨他去罷，不過他的心太熱中，立刻就扳起親戚來了。我和他已有許多次認爲親戚，原來是連襟。您也成爲他的母系方面的表姪，還是昨天對我解釋的。假使您是表姪，那末我和您也成爲親戚了。這還不要緊，小小的一個弱點，但是剛纔還說，他一輩子，從少尉一直到去年六月十一日，每天不下二百人坐下吃飯。後來弄到從桌上也不立起，一晝夜之間有十五小時連着吃中飯，吃晚飯，喝茶，三十年來一直沒有間斷，簡直沒有功夫換桌毯。一個人立起來，走了，另一個人又來，在節假的日子竟有三百個客人。在俄羅斯建國千年紀念的日子，到了五百位客人。這是一種情慾；這樣的消息是很壞的預兆。接待這類好客的人是很可怕的，所以我想：他對於您不會顯得過分好客麼？」

「您大概和他交情很好罷。」

「我們像弟兄一樣，我認爲這是一樁玩笑。就算我們是連襟；我沒有關係——這於我更顯得榮耀。我就是從他那套二百位客人和俄羅斯建國千年紀念的話上，也看出他是一個極好的人。這話我誠懇地說着。公爵，您剛纔講起祕密的話，好像我走過來想說什麼祕密話。祕密確是有的，好像故意似的。有一位女太太剛纔通知我，說她願意和您祕密相見。」

「爲什麼祕密麼？這並不是的。我自己要到她那裏去，今天都可以。」

「並不是的，並不是的。」——萊白及夫揮手。——「她並不像您所想的那樣懼怕誰。我順便提一聲：那個惡徒每天必來打聽您的健康，您知道麼？」

「您爲什麼時常稱他惡徒，這個我覺得很可疑。」

「不會有什麼可疑的，不會有的。」——萊白及夫連忙否認。——「我祇想解釋的是那位女太太不是懼怕他，卻是懼怕完全另一個人，完全另一個人。」

「怕什麼，你快說呀。」——公爵不耐煩地盤問着，望着萊白及夫那種神祕的吞吞吐吐的話。

「祕密就在這裏呀。」

萊白及夫笑了。

「誰的祕密？」

「您的祕密。您自己禁止我在您面前說話……」——萊白及夫喃語着，在他看見他把聽者的好奇

弄到了病態的不耐煩的境地以後，忽然說——「怕的是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

公爵皺了眉頭，沈默了一會。

「萊白及夫，我真是想離開您這所別墅，」——他突然說，——「筓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和波奇成夫婦在那裏？在您那裏麼？您也把他們誘引到自己那裏去了麼？」

「來啦，來啦。連將軍也跟在他們後面來了。我要把所有的門打開，把大家，大家，立刻都叫來，立刻都叫來，」——萊白及夫畏懼地微語，揮着手，從一扇門跑到另一扇門那裏去。

這時候郭略在平臺上發現了，從街上走了進來，宣布說有客人快來了，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和三個女兒。

「放不放波奇成夫婦和筓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進來呢？放不放將軍進來呢？」——萊白及夫跳了過來，被這消息弄得震驚了。

「爲什麼不呢？全放進來，隨大家的便。我告訴你，萊白及夫，您一起始就不大明白我的態度；您有一種不斷的錯誤。我沒有任何理由躲避人，瞞人，」——公爵笑了。萊白及夫望着他，也認爲有跟着笑的義務。萊白及夫雖然心裏感到十分慌擾，也顯然還是很滿意。

郭略所告訴的消息是正確的，他祇比葉潘欽一家人早到了幾步，爲了預先來通知一聲，客人們忽然從兩方面走了進來，葉潘欽一家從平臺上來，波奇成，筓納和伊伏爾金將軍從屋內來。

葉潘欽現在才從郭略那裏知道公爵生了病，來到了伯夫洛夫司克，在這以前，將軍夫人感到沈重的

惶惑。將軍在前天就把公爵的名刺交到他的家裏。這張名刺使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深信公爵自己會立即隨在名刺之後到伯夫洛夫司克見她們。姑娘們白白地告訴她，半年來沒有通過信的人也許現在並不會如此急急，他在彼得堡也許有許多事情要做——誰知道他有什麼事情呢？將軍夫人對於這意見十分生氣，準備打賭，說公爵要在第二天上就來，雖然「這已經顯得晚了。」第二天，她等候了一早晨；吃飯時，晚上也等着；等到天色完全黑暗的時候，她對一切生氣，和一切人拌嘴，對於成爲吵嘴理由的公爵未提過一句話。阿格拉耶在吃飯時偶然脫口說出，母親生氣着，因爲公爵沒有來，將軍當時回答說：「這不是他的錯處。」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立起身來，忿怒地離開了桌子，郭略晚上終於來到，報告一切的新聞，敘述他所知道的關於公爵遭遇到的一切事情。結果，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得了勝，但是郭略到底結結實實地挨了幾句：「有的時候整天到這裏旋轉着，弄也弄不掉他。那怕自己不想光降，先派人通知我們一聲也好呀。」爲了這句「弄也弄不掉他」的話，郭略立刻想生氣，但決定留到下次再說。這句話假使不太可氣，他也許會完全加以饒恕的。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在聽到公爵生病的消息時那份慌亂和不安使他十分喜歡。她許久地主張必須立刻派專人到彼得堡去延請醫學界著名人物，乘第一次列車載到這裏來。但是女兒們勸止住了。後來她們的母親準備立刻去訪問病人，她們倒也不願離開她。

「他處在生死關頭上，」——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一面忙亂，一面說，——「我們還要守什麼禮節？他是不是我們家庭的密友呢？」

「不問水勢深淺，就鑽進去也是不對的，」——阿格拉耶說。

「那末你不必去，這更好；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快來了，沒有人接待他。」

在這句話說出之後，阿格拉耶自然立刻隨着大家同去，其實不如此她還是打算前去的。S公爵正和阿台拉意達坐在一起，經她一邀請，立刻答應伴女太太們前去。他在以前和葉潘欽家相識的初時，聽到她們講起公爵的事情，就十分感覺興趣。原來他和他曾經相識，不久的時候在什麼地方認識以後，曾同住小城內兩星期之久。他居然講出關於公爵的許多事情，總之，對他下了很同情的批評，所以現在極願意一同去拜訪老友伊凡·費道洛維奇將軍沒有在家。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還沒有來。

從葉潘欽的別墅到萊白及夫那裏不到三百步路。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的第一個不愉快的印象，就是遇到了一大羣的客人在他的周圍，不用說，在這羣人裏有兩三個是她根本仇恨的；第二個印象是看見了一個外表上完全健康的，穿着漂亮衣裳，滿面笑容的青年人，跨前一步，迎接他們，而並不奄奄一息地睡在牀上，像她期望的那個樣子，這使她感到驚異。她甚至在惶惑中止步，使郭略覺得十分快樂，他本來還可以在她沒有從別墅裏動身之前，就好生解釋，並沒有人即將死去，也沒有人睡在生死交替的牀上。但是他沒有解釋，狡猾地預感到將軍夫人那份未來的，滑稽的怒氣，他估計到那時她一定會因為遇見了自己的好友那種健康的樣子而生氣。郭略甚至太不容氣，竟把自己的猜度說了出來，為的是要使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澈底地惹惱一下，他和她雖然交情很深，但是他有時會和她惡狠地舌戰一場。

「等一等，親愛的，你不要忙，不要得意忘形呀！」——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回答，坐在公爵給她拉過去的椅子上面。



萊白及夫、波奇成、伊伏爾金將軍忙着給小姐們端椅子，將軍給阿格拉耶取來了一隻椅子。萊白及夫也給S公爵端來了椅子，甚至在他的腰身的曲線上都描畫出特別的尊敬。瓦略照例帶着喜欣和微語和小姐們握手。

「公爵，我心想我會見到你睡在牀上，在驚嚇中未免誇張了一點，這是真話，我決不想撒謊，我剛纔看到你的幸福的臉，覺得很可恨，但我可以對你發誓，這祇是一分鐘的工夫，在還沒有細想的時候。我祇要一細想，永遠會比較聰明的說話而且做事。我想你也是這樣。老實說，我看到你的痊愈，心裏那份喜歡，要比見到自己的親兒子生病後的復原還利害，假使我有親兒子的話。如果你不相信我，那是你的羞恥，不是我的。至於那個惡毒的小孩對我開的還不止是這樣的玩笑。你好像保護他，所以我警告你，在一個佳好的早晨，我也許會不再喜歡享受和他相識的那份榮耀。」

「我有什麼錯處呢？」——郭略喊——「我無論怎樣告訴您，公爵已經差不多痊愈了，你決不願意相信，因為您想像他奄奄一息地睡在牀上，似乎有趣得多。」

「您是不是打算久住在我們這裏？」——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對公爵說。

「住一夏天，也許再久些。」

「你是一人麼？沒有婆親麼？」

「不，沒有婆親，」——公爵對於所下的譏諷的那份天真微笑了。

「不必微笑；這是常有的事。我講的是那所別墅：你爲什麼不搬到我們這裏來住？我們那裏整個偏房

是空着的。但是隨你便罷。你是向他租的麼？向這人麼？——她輕聲說，朝萊白及夫點頭。——「他為什麼儘彎腰鞠躬？」

在這時候魏拉從屋內出來，照例手裏抱着嬰孩。萊白及夫儘在椅子附近繞來繞去，根本不知道向何處安身，但是真不想走開，忽然攻擊起魏拉來，向她揮手，趕她離開平臺，甚至忘其所以地蹣跚起腳來。

「他是瘋子麼？」——將軍夫人忽然說。

「不是的，他……」

「也許喝醉了麼？你的那夥朋友不大強，」——她喊了出來，眼神向其餘的客人們身上也掃射了一下。——「不過這位姑娘多可愛呀！她是誰？」

「魏拉·羅吉央諾夫納，這位萊白及夫的女兒。」

「啊……很可愛的。我想和她認識認識。」

萊白及夫聽到了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誇獎的話，自己拉女兒過來介紹相見。

「孤兒們，孤兒們，」——他走過來的時候，喃喃地說，——「她抱着的那個嬰孩也是孤兒，她的妹妹，劉葆赤卡，是我的正式妻房葉連娜生下來的，可憐她產後就死去，受了上帝的寵招，在六個星期之前……是的……代替了母親，其實不過是姊姊，不過是姊姊……不過是的，不過是的……」

「先生，你也不過是一個傻瓜，恕我說這句話。但是够了，你自己明白，我想，」——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忽然十分憤怒地說。

「千真萬確的事。」——萊白及夫恭敬地，深深地鞠躬。

「您聽着，萊白及夫先生，人家說您會講解默示錄，對不對？」——阿格拉耶問。

「千真萬確的事……有十五年了。」

「我聽見到的，報上好像還登過您的事麼？」

「不，這是關於另一個講解人的，關於另一個人，那個人已經死了，他死後祇剩了我一個人。」——萊白及夫說着，喜歡得忘其所以了。

「請您費神一天給我講解一下，因為我們是鄰居。我對於默示錄一點也不明白。」

「我不能不警告您，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他這一切全是騙人的把戲，您要相信我的話。」——伊伏爾金將軍突然迅速地插進話來。他像坐在針刺上似地等候着，努力想起始談話；他和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坐在一起。——「自然，在別墅上避暑有它的權利。」——他繼續說。——「也有它的愉快，用這種特別的方法以解釋默示錄，也算是另一種遊戲，甚至在智力上極有趣味的遊戲，但是我……您大概對我十分驚異麼？伊伏爾金將軍，我介紹我自己。我還抱過您的呢，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

「我很高興。我和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納，還有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都相識的。」——阿格拉耶喃喃說，努力屏住氣，不笑出聲來。

麗薩魏達·博羅可非也夫納臉紅了。早就在她的心靈內積蓄着的一切忽然要求出路。她最看不慣伊伏爾金將軍，她以前確和他相識過，不過已經很久了。

「你照例撒謊，你從來沒有抱過她，——她憤憤地向他喊。

「你忘記了，媽媽，他真是抱過的，在脫萬里地方，——阿格拉耶忽然出來證明，——我們那時住在脫萬里。我那時有六歲，我記得的。他給我做了一個弓和箭，還教我射箭，我射死了一隻鴿子。您記得，我和您在一塊兒射死鴿子的事麼？」

「那時候他給我用紙板做了一隻軍帽，還做了木劍，我也記得的！——阿台拉意達喊。

「我也記得的，——阿歷山大說。——你們當時還爲了那隻受傷的鴿子吵嘴，罰你們立過壁角；阿台拉意達還戴着軍帽，佩着木劍立壁角。」

將軍對阿格拉耶說他抱過她，本來是隨便說說，祇是爲了引起談話，也就因爲他和一切青年人談話差不多永遠這樣起始，在他認爲必須和他們相識的時候。但是這一次恰巧他說了實在的情形，又恰巧他自己忘記了實在的情形。因此，當阿格拉耶現在忽然證實她會和他兩人一同射死鴿子，他自己也就詳細地憶起了一切情景，老年時關於遼遠的過去的一切本來時常會記憶得極清楚的。在這回憶裏有什麼東西會使這可憐的，照例帶着薄醉的將軍發生如此強烈的影響是難於傳達的，不過他忽然顯得特別的感動。

「我記得的，全都記得的！」——他喊。——「我那時是二等上尉。您是那樣的小，那樣的美。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笳納……我在你們府上……承你們的接待。伊凡·費道洛維奇……」

「你瞧，你現在竟到了這種地步！」——將軍夫人搶上去說。——「你既然受了這樣的感動，你到底

還沒有把你的正直的情感全都喝完了！你把你的太太磨折得可以。你應該做孩子們的表率，但是你自己竟坐到債務監獄裏去了。你快些離開這裏，走到什麼地方去，立在門角落裏，痛哭一下，回憶你的過去的清白，也許上帝還可以饒恕你去罷，去罷，我對你說的是正經話。在懺悔中回憶過去是改過自新的最好的途徑。」

將她所說的正經話重覆一遍是不必的：將軍和一切時常喝醉的人們一樣，是善感的，又和一切墮落太深的喝醉的人們一樣，是不大容易擔當幸福的過去中的回憶的。他立起來，馴順地走出門外，這倒使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立刻可憐他起來。

「阿爾達里昂·阿歷山大洛維奇！」——她朝他後面呼喊。——「你立定一會。我們大家都是有的。在你感到良心不大責備你的時候，你到我家裏坐一會，談談過去的事情。我的罪也許比你多五十倍；現在你去罷，再見罷，你不必再坐在這裏……」——她忽然怕他再回來。

「你暫時不必去理他，」——公爵看見郭略想跟着父親出去，便阻擋他，——「否則，一分鐘以後他又耍來麻煩，那末整個的時間全糟塌掉了。」

「這是對的，你不要管他；過半點鐘以後再去。」——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決定。

「這就是所謂一輩子說了一次實在的話，竟感動得下淚了！」——萊白及夫插上一句話進去。

(癡 白)

「假使我聽到的話是實在的，那末你大概也是好人呀，」——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立刻攻擊他起來。

聚在公爵那裏的客人們的相互關係漸漸地決定了。公爵對於將軍夫人和她的女兒們對他的那份關切的程度自然能以珍重，且也加以珍重的。他自然對她們誠懇地說，他自己今天在她們來訪之前就打算到她們那裏去，不管他有病，也不管時間晚不晚。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望了他的客人們一下，回答說這是立刻可以做到的。波奇成是有禮貌的，極機警的人，很快就立起來，走到萊白及夫的偏房裏去，極希望把萊白及夫拖走。萊白及夫答應就去；那時瓦略和小姐們說開了話，因此留在那裏。她和筭納很高興將軍走了出去；一會兒筭納自己也隨在波奇成後面走了。他當葉潘欽一家人來到平臺上的幾分鐘內，他的態度露出謙恭的樣子，保持着體面。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用堅決的眼神，從頭至踵看了他兩遍，他的神色一點也不慌亂。以前認識他的人們確乎可以想到他很改變了。阿格拉耶看着很喜歡。

「剛纔出去的是筭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麼？」——她突然問。她有時愛這樣大聲地，堅決地發問，把別人的談話打斷，而不單獨對任何人說話。

「就是他，」——公爵說。

「不大認識他了。他改變了許多……向好的地方改變。」

「我替他很高興，」——公爵說。

「他病得很利害呢，」——瓦略說，帶着欣悅的同情。

「怎麼向好的地方改變呢？」——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問，露出忿怒的困窘，且幾乎帶着驚

嚇。——「你這是從那裏說起一點也沒有好的地方。你覺得好在那裏？」

「比『可憐的騎士』好的是沒有的」——郭略忽然開口說。他一直立在廳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的椅子旁邊。

「我也是這樣想，」——S公爵說，笑了。

「我的意見也完全相同，」——阿台拉意達莊嚴地宣言。

「什麼叫做『可憐的騎士』？」——將軍夫人問，困窘地，惱恨地朝幾個說話的人身上瞧了一眼，看見阿格拉耶臉上發紅，便生氣地續說下去。——「一些無聊的話！什麼叫做『可憐的騎士』？」

「您寵愛的那個小孩儘附會別人所說的話也不止一次了！」——阿格拉耶帶着傲慢的悻悻回答。在阿格拉耶每次發作忿怒的時候，（她是時常發怒的，）不管她在表面上如何正經和嚴肅，差不多每次還要露出一點孩子氣的小學生般不耐煩的，而且躲藏得不好的樣色，所以有時看着她，不能不笑出來，但是這使阿格拉耶異常氣惱，因為她不明白人家笑些什麼，「他們怎麼能笑，怎麼敢笑。」現在姊妹們和S公爵都笑了，連萊夫·尼古拉也維奇公爵也微笑了，不知爲什麼緣故臉上也露出了紅暈。郭略哈哈地笑着，露出得意洋洋的態度。阿格拉耶一本正經地生了氣，臉上顯得更加嫵媚。她的困窘的神色和她的臉很相配，再加上就爲了這困窘又恨起自己來了。

「他把你們的話牽強附會得還少麼？」——她說。

「我是根據您自己所說的話呀！」——郭略喊。——「一個月之前你讀唐吉訶德傳時，喊出了這句「比『貧窮的騎士』好的怕沒有罷」的話。我不知道您當時說誰說唐吉訶德呢，還是說葉夫格尼·柏

夫洛維奇，或是說另一個人，不過您一定在說着一個人，談話是來得很長的……」

「我看你來得太隨便了一點。」——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帶着猜疑和惱恨阻止他。

「難道是我一個人麼？」——郭略不肯閉嘴。——「當時大家說着，現在人家也說着。剛纔S公爵和阿台拉意達還說他們也擁護『可憐的騎士』，所以『可憐的騎士』是存在着的，一定有的，據我看來，假使不是阿台拉意達，我們大家早就知道，這『可憐的騎士』是誰。」

「我有什麼錯呢？」——阿台拉意達笑了。

「您不願意畫那幅像，——這就是您的過錯！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那時請您畫『可憐的騎士』的像，甚至把她自己編的那幅圖畫的題材講了出來。你記得那題材麼？但是您不願意畫……」

「叫我怎麼畫？畫誰呢？從題材上看出這『可憐的騎士』是

「臉上的鋼盔

從未在人前揭過。」

那末他有一付什麼樣的臉？叫我畫什麼？那鋼盔麼？無名的人物麼？」

「我一點也不明白，那裏來的鋼盔！」——將軍夫人惹惱了。她心內自己明白，這個『可憐的騎士』的稱呼指的是誰，（這稱呼大概是早已約定好了的。）但是特別使她生氣的是萊夫·尼古拉也維奇也露出困窘的神色，終於感到十分不好意思，像十歲的男孩一樣。——「這愚蠢的把戲幾時才完呢？有沒有

人對我講出『可憐的騎士』是什麼樣的人？這裏面是不是有什麼可怕的祕密，竟不能去接近麼？」



然而大家祇是繼續笑着。

「這不過是一首奇怪的俄國詩，——S公爵終於挺身說出，顯然想加以彌縫，把談話的題目改變一下。——」描寫一個「可憐的騎士」無首無尾的一首斷片詩。在一個月以前，飯後大家一塊兒談笑着，照例為阿台拉意達·伊凡諾夫納的未來的圖畫尋覓題材。您知道為阿台拉意達·伊凡諾夫納的圖畫尋覓題材早就成為全家公共的任務。當時就發現了那個「可憐的騎士」誰先發現的，我不記得了……」

「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郭略喊。

「也許是的，我同意，不過我不記得了，——S公爵繼續說。——」有些人笑這題材，另一些人聲明這是再高尚也沒有的，但是描寫這「可憐的騎士」無論如何必須有一個人的臉；大家起始研究一切認識的人們的臉，一個也不合適，也就這樣擱起了。就是這樣。我不明白，為什麼尼古拉·阿爾達里昂南奇忽然記起，搬了出來？以前也許可笑，而且很巧，現在是完全沒有意思的。」

「因為又暗指出什麼新鮮的愚蠢的把戲來了，——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惡毒地，惱怒地說。

（白）

「這裏面沒有什麼愚蠢的把戲，除去深深的敬意之外，——阿格拉耶完全出於意料外地用莊重的，嚴正的聲音說，她已完全恢復了原狀，把以前的困窘的神氣壓抑下去了。不但如此，在望着她的時候，從一些特徵上可以料到，現在她自己對於玩笑的弄得越來越深，覺得很喜歡。她身上的整個的變化就發生在公爵的越發增長的，且達到了極度的困窘太明顯地發露出來的一瞬間。

「一會兒笑得像瘋子，一會兒又來了深深的敬意瘋子，敬意是什麼你現在就說爲什麼你沒頭沒腦地來了深深的敬意？」

「深深的敬意是因爲，」——阿格拉耶還是莊重地，嚴正地說，回答她母親的惱怒的問話。——「那是因爲這首詩裏描寫着一個人，他具有理想，在設下了理想之後，又能以信它，信它之後，又能以盲目地將一生交付給它。這種人在現在的時代是難以遇見的。在那首詩裏並沒有說出「可憐的騎士」的理想究竟是什麼，但顯然這是一個光明的形象，「純美的形象，」那個陷在戀愛中的騎士竟把佛珠代替了圍巾，套在自己的頸項上。還有一種黑暗的，隱藏的記號，A.N.D.三個字母，畫在他的盾牌上……」

[A.N.D.]——郭略加以更正。

「我說是A.N.D.我要這樣說，」——阿格拉耶惱怒地說。——「無論怎樣說，很明顯的是這可憐的騎士什麼也不在乎：不管他的愛人是誰，不管他做什麼事情，祇要他選上了她，相信她的「純潔的美」就夠了，以後便會崇拜她一輩子。他的本領是以後假使她做了小偷，他還應該相信她，爲了她的純潔的美而摧折槍矛。詩人大概想把一個純潔高尚的騎士的中古世紀的，柏拉圖式的愛情的一切真義裝入一個眩耀的形象裏去。自然，這一切全是理想。但是在「可憐的騎兵」身上，這情感已達到了最後的階段，達到了禁慾主義。應該從實指出的是一個人能以生出這樣的情感便已具有極多的意義，這樣的情感會遺留下極深的，極可誇獎的特質，關於唐吉訶德那更不必說了。「可憐的騎士」就是唐吉訶德，不過是正經的，不是滑稽的。我起初不了解，所以笑他，現在卻愛這「可憐的騎士」，主要的是尊敬他的業績。」

阿格拉耶說完了，看着她，竟難於了解，她說的是正經話，還是笑話。

「那就是一個傻瓜，連他和他的業績都是的！」——將軍夫人說。——「你說的是無聊的話，竟說了一大套的議論。據我看來，這於你不大合適。總而言之，是不相宜的。什麼詩？你念出來，你一定知道的！我一定要知道這首詩。我一輩子最不喜歡詩，我是預感到了的。公爵，看上帝的份上，忍耐一下，你我兩人祇好一塊兒忍耐一下。」——她對萊夫·尼古拉也維奇公爵說。她顯得十分惱恨。

萊夫·尼古拉也維奇公爵想說什麼話，但是由於還在繼續中的困窘，竟一句話也說不出來。惟有在那套「議論」裏大肆厥詞的阿格拉耶一點也不感到慚愧，反而甚至高興。她當時立起來，還照舊嚴肅而且莊重地，帶着那種似乎早就預備好，祇在期待人家邀請的神色，走到平臺的中央，立在公爵的對面。公爵還繼續坐在沙發上面。大家全帶着一些驚異看她，S公爵，姊妹們，母親，大家幾乎都帶着不愉快的情感，看這新鮮的，正在預備做的淘氣行爲，無論如何有點弄得太過火的淘氣行爲。但是顯然地，阿格拉耶很喜歡她起始作讀詩的儀節時那種矯飾的舉動。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幾乎想把她趕回原位，但是就在阿格拉耶剛開始朗誦著名的歌謠的那個當兒，兩個新客人一面大聲說話，一面從街上走到平臺上來。一個是伊凡·費道洛維奇·葉潘欽將軍，隨在他後面的是一個青年。發生了小小的騷亂。

## 第七章

伴將軍同來的青年有二十七歲模樣，身材高挺，而且齊整，有一付美麗的，聰明的臉，大黑眼內露出閃

耀的，充滿機智與嘲笑的神勢。阿格拉耶甚至不看他一眼，繼續讀詩，帶着矯飾的神情，單祇看望公爵一人也單祇朝他一人讀。公爵明白她這樣做另有她的特別的計算。至少新來的客人們把他的不合適的地位稍為改正了一些。他一看見他們就立起來，從遠遠裏有禮貌地向將軍點頭，做了不要打斷朗誦的手勢，自己就乘此機會溜到沙發後面，左手靠在椅背上，繼續傾聽那首歌謠，現在是保持着比較方便的，且並不怎樣「可笑」的姿勢，像坐在沙發上的時候那樣。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也用命令的姿勢向走進來的人們揮了兩次手，吩咐他們止步。同時公爵對於伴將軍同來的新客人露出極大的興趣；他明晰地猜出他就是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拉道姆司基。他已經聽到關於他的許多事情，且曾想過他不止一次。使他覺得惶惑的是他穿了便服；他聽說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是軍人。在朗誦的全部時間內，新客的唇上浮出嘲弄的微笑，他似已聽見過關於「可憐的騎士」的一些話語。

「也許是他自己想出來的。」——公爵暗中思想着。

但是阿格拉耶的情形卻完全不同。她把立起來朗誦時原有的那份矯飾和莊嚴遮掩了過去，而露出嚴正態度和深明詩作的精神與意義的樣子。她用深刻的意義讀出詩篇的每一個字，用高尙的坦白說了出來，所以在讀完的時候不但引到了大眾的注意，且因為她傳達出了歌謠的高尙的精神，而使她莊嚴地走到平臺中央時那份加強的矯飾的鄭重得到了部分的辯解。在這鄭重裏現在可以看出來的祇是她對於自願傳達的東西的尊敬是如何的漫無邊涯，也許甚至是如何的天真。她的眼睛閃爍，靈感與歡欣的輕鬆而不很顯著的抖慄兩次從她的美麗的臉上通過。她朗誦如下：

世上有一個可憐的騎士，  
具有沈默和平凡的性格，  
慘白的臉上露出陰鬱，  
但充滿勇敢直率的精神。

他有一個幻象

是腦力無從捉摸的，

深刻的印象

刻劃在他的心中。

從此他的心靈熾燒，

他不再正看女人，

他至死不願

和任何女人說話。

他把佛珠套在頸上

代替了圍巾，

臉上的鋼盔

從未在人前揭過。

充滿純潔的愛情，

忠事甜蜜的幻想，

A. M. D. 三個字母

蘸了血畫在盾上。

英勇的武士們，

在巴力斯坦的沙原上，

洪響地呼喊貴婦的芳名，

在岩石間馳騁衝陣。

*Lumen coeli, sancta Rosai*

他野蠻而且驕驕地呼喚，

他的恐嚇像一聲霹靂，  
使回教徒心驚膽落。

回到遼遠的城堡，

他度着孤寂的生涯，

無聲地，悲慘地，

在瘋狂中死去。

公爵以後憶起所有這時間，許久時候感到異常的困窘，爲一個不易使他解決的問題所苦：如何可以將這般真正的，佳好的情感與如此顯明的，忿怒的嘲笑相聯結？內中有嘲笑存在，是他深信不疑的；他明白地了解這個，且具有理由：阿格拉耶誦詩時竟將 A. M. D. 三字讀成 N. F. B. 這裏並不是錯誤，且不是他誤聽，——也是他無從置疑的（以後這都得到證明了）。總而言之，阿格拉耶的舉動顯係出自故意，——自然這不過是一個玩笑，雖然是殘酷的，輕浮的玩笑。關於這一可憐的騎士，大家在二月以前就談論過，（也會「笑過」）但是以後公爵儘管怎樣回憶，總覺得阿格拉耶說出這三個字母的時候不僅沒有任何開玩笑的樣子，或任何嘲笑，且甚至沒有對這三字母如何着重地誦讀，以像浮彫似的傳達出其中隱

(癡 白)

● N. F. B. 爲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巴拉士關瓦的姓名的三首字母。——譯者。

藏的意義。相反地，她用的是一種不變的，嚴肅的態度，天真爛漫的平凡的态度，會使人想到在歌謠裏的就是這三個字母，書中就是這樣刊載着的。有些沈重的，不愉快的東西，針刺了公爵一下。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自然沒有明白，也沒有覺察到字母的更換和暗示的意思。伊凡·費道洛維奇祇是明白在朗誦一首詩而已。其餘的聽者中有許多人明白了，對於這舉動的勇敢和它的用意深致驚異，但是沒有說話，努力不露出來。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不僅明白（公爵甚至敢打賭）且甚至努力裝出明白的樣子，他發出了嘲弄的微笑。

「這是多末妙呀！」——誦讀完後，將軍夫人喊，露出真摯的醇醉的樣子。——「誰做的詩？」

「媽媽，普希金的詩，您不要使我們害臊。這真是難為情！」——阿台拉意達喊。

「有了你們這般女兒，我成爲傻子是不希奇的。」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用了悲苦的神情回答。——「真是羞恥！我們一回家，就把普希金的詩給我看！」

「我們那裏大概沒有普希金的詩。」

「自從久遠的時代起，」——阿歷山大補充着說。——「有兩本破書橫放在什麼地方。」

「立刻派人到城裏去買，派費道爾或阿歷克賽去，乘第一趟火車，最好派阿歷克賽去。阿格拉耶，你來！你吻我一下，你讀得很好。假使你誠懇地讀着，」——她用微語說。——「我可憐你；假使你帶着嘲笑讀它，我不贊成你的情感，所以最好是完全不去讀它。你明白麼？你去罷，以後我還要和你談這件事情，我們也坐得太久了。」



這時候公爵和伊凡·費道洛維奇將軍握手，將軍把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拉道姆司基介紹給公爵。

「路上遇到了他，他剛從火車上下來；他知道我到這裏來，我們家裏的人都在這裏……」

「也知道了您在這裏。」——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插上去說——「又因為我早就想尋覓一個不但和您相識，且和您發生友誼的機會，現在自然不願意喪失它了。您不很健康麼？我剛剛纔知道……」

「我的身體還健康。我很高興認識你，聽到關於您的許多事，甚至和S公爵還談到您。」——萊夫·尼古拉也維奇回答，一面把手遞過去。

兩人互相說過了客套話，還握過了手，互相釘看了一眼。談話一下裏成爲普通的。公爵覺察出（他現在是迅快而且貪婪地覺察出一切，甚至也許覺察出完全沒有的一切）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的便服引起了普通的，特別強烈的驚異，甚至使其餘一切的印象一時被遺忘而且磨平了。可以推測到的是在這服裝的更換裏含有一點特別重要的意味。阿台拉意達和阿歷山大驚疑地盤問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他的親戚，S公爵，甚至懷着極大的不安；將軍則帶着騷亂說話。祇有阿格拉耶一人好奇地，卻完全安靜地看了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一會，似乎祇想比較軍服和便服，那一種和他的臉色相配，但是一分鐘後竟扭轉身去，不再看他了。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也不想問什麼，雖然也許有點不安。公爵覺得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似乎在她身邊失了寵。

「他真是使我喫驚！」——伊凡·費道洛維奇喃喃說，回答各人的問話——「我剛纔在彼得堡遇

見他的時候，真不相信。爲什麼這樣突如其來？這真是一個疑問！他自己常噉着，人不應該隨便砸破自己的飯碗。」

從後來的談話裏發現，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早就提過辭職的話；但是每次說的時候並不正經。不能使人相信他。再加他談正經事情的時候永遠帶着開玩笑的樣子，怎麼也弄不清楚他的意思，尤其假使他自己願意人家弄清楚。

「我的退伍是暫時的，幾個月，至多一年。」——拉道姆斯基笑了。

「並沒有任何必要，我至少是知道您的事情的。」——將軍更加發火了。

「到采邑上去巡視一下呢？你自己勸過我；我還想到國外游歷一遭……」

談話的題目不久就變換了；但是根據公爵從旁觀察的意見，那種過分特別的，還繼續存在着的，不安軼出了應有的範圍，其內一定有點特別的原因。

「這樣說，『可憐的騎士』又上舞臺了麼？」——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走近阿格拉耶身邊，問她。

使公爵驚訝的是她困窘地，疑問地看了他一眼，似乎想要告訴他，他們中間不會有關於「可憐的騎士」的談話的存在，她甚至不明白問題的眞意。

「現在派人到城裏去買普希金的書太晚了！」——郭略費盡全力，和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

爭論。——「我對您說過三千遍：已經晚了。」

「是的，現在打發人到城裏去真是晚了。」——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連忙離開阿格拉耶，參加到

這裏來了。——我恐怕彼得堡的店舖已經關閉，已經八點多了。——他說着，掏出一隻錶來。

「既然等候了這許久，也可以忍耐到明天的。」——阿台拉意達插進話去。

「而且高等社會的人們太注意文學也是不大體面的。」——郭略說。——「您問一問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最體面的是注意紅漆輪子的黃色馬車。」

「你又從書本裏抄來的罷。」——阿台拉意達說。

「他說話總是掉文的。」——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搶上去說。——「儘借用批評文字的整個語句。我很有榮幸，早已聽過他的談話，但這一次他不是從書本上弄來的。尼古拉·阿爾達里昂南奇顯然暗指我那輛紅漆輪子的黃色馬車。不過我已經換掉它了，您說得晚了一點。」

公爵傾聽拉道姆司基所說的一切話……他覺得他的態度很大方，帶着謙恭和快樂，和挑逗他的郭略談話用完全平等的友誼的樣子，這尤其使他喜歡。

「這是什麼？」——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對魏拉·萊白及夫的女兒說，她立在她面前，手持幾本巨幅的書，裝釘得很漂亮，差不多是新的。

「普希金的書。」——魏拉說。——「我們的普希金。爸爸叫我送給您。」

「那怎麼啦？那怎麼行？」——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驚異了。

「並不是送禮，並不是送禮！我不敢的！」——萊白及夫從女兒肩後跳出來。——「可以算錢！我持着崇拜的心獻送，想把它賣給您，藉此滿足您這種高尚的文學欣賞的慾望。」

「你想賣，那是多謝得很。你不會吃虧的，你要相信。不過請你不要裝腔作勢。我聽見有人說起你，人家都說你讀許多書，我們以後再談一下。你自己送到我家裏去麼？」

「我願意帶着崇拜……和尊敬的心送去！」——異常滿足的萊白及夫一面扮着鬼臉，一面把書從女兒的手裏搶下。

「不過你不要扔散它，就送去好了，不必帶什麼尊敬心，不過有個條件。」——她說，釘看着他。

「我祇許你走到門限那裏爲止，今天我還打算接待你。你的女兒魏拉，你現在打發她來都可以，我很喜歡她。」

「您怎麼不講那幾個人呢？」——魏拉不耐煩地對父親說。——「這樣弄下去，他們會走進來，要鬧出亂子來的。萊夫·尼古拉也維奇。」——她對公爵說，那時公爵已經取起了帽子。——「有幾個人求見您，一共有四個，等在我們那裏，罵罵咧咧的，我父親不許他們上您這裏來。」

「什麼客人？」——公爵問。

「他們說有事情，不過他們那種人是這樣的，假使你現在不放他們進來，他們會在路上攔阻您的。萊夫·尼古拉也維奇，您最好放他們進來，以後再趕他們出去。筓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和波奇成在那裏勸他們，他們不肯聽。」

「伯夫里柴夫的兒子！伯夫里柴夫的兒子！不必，不必。」——萊白及夫揮手。——「不必聽他的！而且公爵，您爲這事情操心有點不體面。真是的。他們是不配的……」

「伯夫里柴夫的兒子！我的天呀！——公爵喊，露出異常的困窘。——我知道……但是我……我把這件事情已經委託筈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去代辦。剛纔筈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對我說……」

但是筈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已經從屋內走到平臺上來；波奇成跟在後面。在臨近的一間屋內聽得見喧嚷和伊伏爾金將軍洪響的聲音，他們欲將幾個聲音全壓喊下去。郭略立刻向喊嚷的地方跑去。

「這是很有趣的！」——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出聲地說。

「如此說來，他是知道這件事情的！」

「那一個伯夫里柴夫的兒子？又怎麼會出來一個伯夫里柴夫的兒子？」——伊凡·費道洛維奇將軍驚疑地問，好奇地望着大家的臉，驚異地看出這段新的歷史惟有他一人不知曉。

果真，大家都露出興奮和期待的心神。公爵深深地驚異，何以這件完全屬於他個人的事會如此強烈地使大家發生興趣。

「假使您現在自己把這事情了一了，是很好的。」——阿格拉耶說，帶着特別正經的樣子走到公爵身邊。——「您還讓我們大家做您的證人。公爵，人家想糟蹋您的名譽，你必須用莊嚴的形式爲自己洗刷，我預先替你喜歡。」

「我也願意讓這件醜惡的勒索案件早點了結。」——將軍夫人喊。——「公爵，你好生來一下，不要饒恕他們！這件案子人家議論得把我的耳朵都弄聾了。我爲了你喪失了許多的血。再說，看一看也是很有

意思的。你叫他們進來，我們坐下來。阿格拉耶的主意想得很好。您聽見人家說過這件案子麼，公爵？——她對S公爵說。

「自然聽見過的，就是您講的。我很想看一看這一般青年人。」——S公爵回答。

「他們就是虛無派麼？」

「不，他們並不見得是虛無派。」——萊白及夫向前跨走了一步。他也慌擾得幾乎抖慄。——「這是另一派，特別的，我的外甥說他們比虛無派還走得遠。您心想有您在旁邊做見證，會使他們感到慚愧，那是無用的；他們決不會覺得慚愧。虛無派有時到底是有智識的人，甚至是有學問的，這班人可是離得很遠，因為他們首先是做生意的。這祇是虛無主義的一種後果，但走的不是是一條直路，却是聽來的，間接的，並不在某一篇雜誌文字中表現自己，却是一直從事情上出發。譬如說，講的不是關於普希金的如何無意義，也不是講俄羅斯必須分裂為幾塊。不是的，現在已經認為當然的權利的是假使想得到什麼東西，那末任何障礙都不能加以阻擋，那怕要當場殺死八個人都行。公爵，我總歸不勸您……」

但是公爵已走去為客人們開門。

「你這是誣讒人家，萊白及夫。」——他微笑着說。——「您的外甥得罪了您。您不要信他的話，麗薩

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我對您說，歌爾司基和達尼洛夫一般人不過是偶然的……他們祇是有點……

錯誤……不過我不想在這裏，當着大家對不住，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他們進來以後，我給您看一下，以後就領他們出去。諸位，請進來罷！」

最使他不安的是另一個因惱着他的念頭。他突然閃過一個念頭：是不是有人現在預先把這件事情安排得在這時候發生，使這些證人看到，爲了使他得到預期的羞辱，而非勝利。但是他爲了這一離奇的，惡毒的疑心病，一感覺得太悲苦了。假使有人知道他心裏生出這個念頭，他似乎會死去的。在他的新客人們走進來的當兒，他誠意地準備承認自己在圍住他的一切人們中間是道德方面最後的，最起碼的一個人。

走進五個人，四個是新客，第五個隨在他們後面的是伊伏爾金將軍。他露出極激烈的態度，心神顯得慌擾，正處於辯才的強度的發作之中。「這一個一定擁護我的！」——公爵微笑地想。郭略隨着大家溜了進來。他和訪客中間的伊鮑里特熱烈地說着話：伊鮑里特一面聽，一面冷笑。

公爵請大家坐下。他們全是年輕的，甚至是未成年的，使得人家對於這些事情的發生和因此而起的那一套儀節感到驚異。譬如說，伊凡·費道洛維奇·葉潘欽對「這個新案件」一點也不明白，一點也不知道，看着那些客人們那樣的年輕，甚至憤恨起來，假使不是他的夫人那份使他感到奇怪的，對於公爵的尋常利益的熱心阻止着他，他一定會說出抗議的話。但是他仍舊留在那裏，一部分由於好奇，一部分則由於心善甚至希望幫點忙，在萬一出事的時候使用他的威權。但是伊伏爾金將軍走了進來，遠遠裏向他鞠躬，重又使他生出了憤怒。他皺緊了眉頭，決定頑強地沈默下去。

四個年輕的訪客中間，有一個是三十多歲的，退伍的中尉，羅果靜，一夥的拳術家，就是那個「給乞丐每人十五盧布的人」。大家猜出他伴其餘的人們來是爲了壯壯膽子，以知己朋友的資格，於必要時，幫幫忙。其餘的人們中間居首席，且扮第一名角色的就是那個被稱呼作「伯夫里柴夫的兒子」的人，雖然他

給自己介紹時稱爲安其帕·蒲爾道夫司基。他的年紀很輕，穿得貧窮而且不修整，一件常禮服袖口上油污得發出玻璃般的光耀，油污的馬甲擡到上面，襯衫隱到裏面去了，一條黑絲圍巾油膩得不可開交，搓成一條麻繩的樣子，手沒有洗，臉上露出許多的疙疸，頭髮作金黃色，眼神是大真而且傲慢的，如果可以這樣形容的話。他的身材並不低矮，瘦拐拐的，有二十二歲模樣。他的臉上沒有一點譏刺，一點內省的代表；相反的，露出對自身的權利遲鈍的，十二分醇醉的樣子，同時且對於時常受欺侮，和感覺自己受欺侮，到了有奇怪的，不斷的需要的地步。他說話時帶着慌亂，匆促而且口吃，似乎不大說得出話來，頗像大舌頭的人，或甚至異邦人，其實他的出身卻是純粹的俄羅斯人。

伴他同來的首先是讀者已知悉的萊白及夫的外甥，還有一個是伊鮑里特。伊鮑里特是很年輕的人，有十七歲，也許十八歲，帶着一付聰明的，然而時常惹惱的臉色，疾病已在他臉上留下了可怕的痕跡。他瘦得像一個骨架，皮膚作淡黃色，眼睛閃耀，臉頰上熾燒出兩個紅斑點。他不停歇地咳嗽；他的每句話，幾乎每一個呼吸都有哮喘相伴。看起來是極深期的肺癆。好像他活不上兩三星期。他很累乏，首先垂坐在椅上。其餘的人們走進來的時候有點守規矩，幾乎感到慚愧，但是露出莊重的樣子，顯然怕丟面子，這又和他們往常否認交際場上一切無益瑣節，一切偏見，否認除自己利益以外的世間一切的那份名譽奇特地不相和諧。

「安其帕·蒲爾道夫司基，——」伯夫里柴夫兒子「匆遽地，口吃地說。

「佛拉地米·陶克達連闊，——」萊白及夫的外甥自己介紹着，用明晰的聲音說，似在誇耀他姓陶



克達連闊。

「開歷爾！——退伍的中尉喃聲說。」

「伊鮑里特·帖連奇也夫，——最後的一個用尖喊的聲音突如其來的說。大家終於坐在公爵對面的一排椅子上，在自己介紹以後立刻皺了眉毛，爲了顯得膽壯起見，把自己的帽子從這隻手移轉到另一隻手上，大家都預備說話，但是大家都不說話，用挑戰的神色期待着什麼，這神色裏讀得出：「不，老兄，你在撒謊，你騙不了我，」——感覺得祇要有人起始說出第一句話來，大家立刻會一起說話，互相搶先，互相打插。」

## 第八章

「諸位，我料不到你們會來的，」——公爵說，——「我本人一直到今天還生着病，您的那一件事情，（他對安其帕·蒲爾道夫司基說）我還在一個月以前，就委託筭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伊伏爾金辦理，當時也會通知過您的。自然我不拒絕由我自己來解釋一番，不過現在這時候，您大概也同意……我提議請您和我到另外一間屋內去，假使時間不長的話……我的朋友們現在都在這裏，您要知道……」

「朋友們……隨便多少都行，不過請問一聲，」——萊白及夫的外甥忽然用教訓的口氣插上來說，不過還沒有十分提高嗓音，——「請允許我們聲明一下，您應該對我們客氣一點，不應該讓我們在您的下房裏等候了兩小時……」

「自然啦……我也……這是公爵的派頭！這……您也許是將軍！我可不是您的僕人我……」——

安其帕·蒲爾道夫司基突然特別騷亂地喃語着，嘴唇抖索，聲音裏露出惱怒的抖慄，嘴內飛出唾沫，整個嘴似已漲破或裂碎。他忽然忙亂得從十個字上，就無從了解他說的是什麼。

「這是公爵的派頭！」——伊鮑里特用尖銳的，破裂的聲音喊。

「如果對我也是這樣，」——拳術家喃語，——「如果這於我有直接關係，和我這種有體面的人相關，那就是說如果我處在蒲爾道夫司基的地位上……我……」

「諸位，我祇在一分鐘之前才知道你們到這裏來，這是實在的，」——公爵又覆說了一遍。

「公爵，我們不怕您的朋友們，不管他們是什麼樣的人，因為我們是有權利的，」——萊白及夫的外甥又聲明了一句。

「請問您，有什麼權利。」——伊鮑里特又尖叫起來，顯出十分激烈的樣子。——「把蒲爾道夫司基的案件放在您的朋友們面前裁判呢？我們也許不願意您的朋友們來裁判；您的朋友們的裁判會有什麼意義，是很容易了解的……」

「假使蒲爾道夫司基先生，您不願意在這裏說話，」——對於這樣的開始感覺驚愕的公爵好不容易纔插進了話去，——「那末我對您說，我們立刻可以到另一間屋內去，至於你們諸位的光降，我重覆說一遍，此刻才聽到的……」

「但是您沒有權利，您沒有權利。您沒有權利……把您的朋友們……是的……」——蒲爾道夫司基忽然又喃語着，用野蠻和畏葸的神色向四圍環着，火氣發得越大，越不相信人，也越顯出蠻性。——「您

沒有權利！——說完了這句以後，突然停止，好像扯斷了什麼似的，無聲無響地瞪出近視的，凸得太利害的，帶着厚紅筋的眼睛，用疑問的神氣，釘着公爵，整個身軀向前僵彎。這一次公爵驚異得自己都沈默了，也瞪出眼睛看他，一句話不說。

「萊夫·尼古拉也維奇！」——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忽然招呼他。——「你現在讀一讀，立刻讀，這於你的事情有直接關係的。」

她匆遽地把一張滑稽性質的週報遞給他，用手指指點出一篇文章。萊白及夫還在客人們走進來的時候就從側面跳到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身邊，——他是以侍候她為榮耀的，——一句話也不說，從旁邊的口袋裏掏出這張報紙，一直放到她的眼前，指着圈劃出的一欄文字。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所讀到的一切，使她非常驚訝而且慌擾。

「最好不要出聲讀，」——公爵顯得十分慚愧地喃語着。——「讓我獨自讀一下……以後……」

「那末你來讀，立刻就讀。出聲讀！出聲讀！」——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對郭略說，不耐煩地從公爵手裏把報紙搶走，——公爵剛剛纔摸到了這張報紙，——「對大家出聲念，使每人都聽得見。」

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是有火氣的，易動情感的女人，有時會一下子想也不想地拔起所有的鐵錨，不管氣候的好壞，開駛到海洋上去。伊凡·費道洛維奇不安地移動了一下身體。但是在大家最初不由己地停了一下，驚疑地等候着的時候，郭略打開了報紙，起始從萊白及夫跳過來指給他看的地方朗誦道：

「賤民與貴裔。行動無異白晝行劫！進步歟！革新歟！公理歟！」

「出了希奇的事情，在我們所謂神聖的俄羅斯國內，凡百革新，股份公司企業風起的時代，民族主義與每年向國外運出達數萬萬元的時代，鼓勵實業，壓制勞工的時代，等等，（諸位，這裏讀不盡的許多，還是逕直言歸本傳罷。）一個過去的貴族階級的後裔發生了希奇的笑話。這名門後裔的祖父們已在輪盤的賭博上輸光了銀錢，父親們不得不服軍役，充當士官候補生和中尉，照例爲了公款裏有一點天真的誤算，死在監獄裏面，孩子們則像我們們的故事裏的主角，長大時不是成爲白癡，便是犯了刑事案件而被捕下獄，不過裁判官會對他們判決無罪，希望他們改過自新；結果或竟會做出一些笑話，使人們驚異，且玷辱我們這頹廢時代。我們的名門後裔半年前穿了外國式樣的鞋套，一點也沒有襯的大氅，冬天從瑞士回返俄國。他在瑞士治療白癡病。說老實話，他的時運太好，爲了有趣的疾病而到瑞士去治療一層固不必提，（請問，白癡病能治療的麼？）他確能證明出他自己信守着「特種階級的人永遠有幸福」的一句俄國諺語。你們自己判斷一下：我們那位男爵的父親死時他還是一個哺乳期的嬰孩，他的父親聽說是中尉，爲了將旅團的公款在賭牌時輸光，而吃官司，就在獄中死去，或者也許因爲鞭打屬下打得太過分而吃官司亦未可知。（讀者諸君，你們必須記住這是舊時代的情形。）當下有一個家財萬貫的田主發了慈悲，將我們這位男爵收養下來。這位俄國田主，——我們姑且稱他爲P，——在以前黃金時代擁有四千農奴的靈魂，（農奴的靈魂！諸位，你們了解這名詞麼？我不明白。應該查一查音義字典：『傳說雖尚新鮮，但已難於置信。』）他顯然是俄國的懶人和食客之一，在國外度閒暇的歲月，夏天在水上，冬天在巴黎 Chateau de Fleurs

一輩子在那裏留下了無數的金錢。可以確定地說，至少所有以前農奴所繳納的租稅額的三分之一由巴黎 *Chateau-de-Fleurs* 的老闆領收下來。（他總算是有幸福的人！無論怎樣，無憂無慮的 P 把這貴族的孤兒教養得如同一個公爵，爲他雇了男教師和女保姆，（無疑地，全是美貌的，）是他自己從巴黎帶來的。但是族內最後的貴族後裔是一個白癡。 *Chateau-de-Fleurs* 的保姆愛莫能助，所以我們的學生在二十歲以前甚至沒有學會說任何一種言語，俄文也不例外。最後的一層是可以饒恕的。終於有一個奇想鑽進 P 的俄羅斯農奴式的腦筋裏，那就是在瑞士可以致白癡，使他成爲聰明的人，——這奇想自然是合邏輯的：懶惰的資本家自然會想像出，祇要化錢，腦筋也可以在市場上買到，尤其在瑞士如此。於是在瑞士一個著名的教授那裏治療了五年，錢用去好幾千，白癡自然並未成爲聰明的人，但總算有點像人，無疑地，有一半是勉強的。P 忽得暴病身亡，沒有留下任何遺產；財產方面照例是漫無秩序，貪婪的繼承人來了一大堆，他們已經顧不得在瑞士治療白癡的那位最後的貴裔。這貴裔雖係白癡，但也會瞞過他的教授，聽說竟在他那裏自治了兩年，把恩人死亡的消息隱匿住了。不過教授也是厲害角色，看見這二十五歲的食客囊中空空如也，又對於他的食慾深懷懼怕，便給他穿上了他的舊鞋套，又送給他一件破大氅，還基於慈善的心腸打發他乘三等車回俄國，——一脚把他從瑞士踢走了。似乎幸福已背向我們的英雄。但是事實並非如此：幸運之神會使好幾省的人民餓死，而竟將他一切的賞賜全傾注到一個貴族身上，好比克雷洛夫的黑雲在枯乾的田野上面馳過，而在海洋上傾瀉，差不多就在他從瑞士到彼得堡去的那個時候，他母親的一個親戚，（自然他母親是出身商人家庭的，）在莫斯科死去。他是無兒女的老人，一輩子經營商業，鬻鬚蓄得很长，信奉舊教。遺留下幾百萬財產，全是無可爭論的，圓圓的，乾乾淨淨的現款，全都歸給我們的貴族後裔，全都

歸粉在瑞士治白癡的那位男爵了！(讀者，你如能得到這筆財產纔好呢！) 頓時奏起了完全不同的音樂。在男爵身旁忽然聚集了一大羣的朋友，而男爵自己也拚命追求起一個著名的美麗的歌姬來了。他的身邊甚至發現了親戚，還聚起一大羣正當人家的姑娘，——她們發狂似的想出嫁，而這人是再好也沒有的貴族，財主，且加上是自癡，——一下子有這許多性格，這樣的丈夫是點了燈籠都找不到，也定製不出來的……」

「這個……這個我就不明白了！——伊凡·費道洛維奇，心裏極度的憤恨。」

「停止了罷，郭略，——公爵用哀求的口氣喊。四面傳出了呼喊。」

「讀下去！無論如何讀下去！」——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厲聲說，顯然用異常的努力忍住自己。——「公爵！假使停下來不讀，——我們要吵嘴的。」

沒有辦法，郭略的神經顯得異常興奮，漲紅了臉，用慌擾的聲音繼續讀下去：

「正當這位新成熟的財主處於極樂世界的時候，發生了一樁完全枝節的事實。在一個佳美的早晨有一位訪客來見他。這客人帶着安靜，嚴肅的臉色，說出極有禮貌的體面而且公正的言語，衣裳穿得樸素而且大方，思想裏有顯著的，進步的傾向，用兩句話解釋他訪問的原因：他是著名的律師，一個青年人委託他辦理一件事情；他代表他來訪問。這青年人就是去世的P的兒子，雖然他用的是另一個姓。好色的P在青年時把一位誠實的，貧窮的女郎誘騙上手，——她是農僕出身，但受過歐洲的教育，——這裏自然是與過去時代農奴制度中貴族所享的權利有關的，) 在看出了他這段關係將有避免不了的，而且不久就發生的後果，連忙把她嫁給一個做買賣，且曾在政界服務的人，他具有正直的性格，早就愛上這位姑娘。他起初還幫助這一對新婚夫婦，但是由於她的丈夫的

正直的性格，他們拒絕他的幫助。過了多少時候，P 漸漸兒忘記遺女耶，還有他和她倆生下的兒子，在死去的時候，並沒有留下什麼遺囑。他的兒子在他母親和別人的正式婚姻內生了下來，在別人的姓之下長大，由於他母親的丈夫正直的性格而被承認爲他自己的兒子，但是他也死了，因此他惟有靠自己的力量生活下去，留他的多病的，失去雙腿的母親在遼遠的外省內，而自己則在京城裏賴每天的正當的勞力賺錢，在商人裏教授功課，一面在中學裏讀書，以後又去旁聽他認爲有益的課目，爲將來繼續發展之用。但是在商人裏教授功課，每小時一角錢，也得不到許多，再加上還要贍養他的失去雙腿的，多病的母親，即使在遼遠的省份內死去也不會使他感覺輕鬆。現在的問題是我們的貴族後裔應該如何下公正的判斷？讀者諸位，你們自然會以爲，他必將自語道：『我一生受 P 的恩惠；爲了我的教育，爲了聘雇保姆，和治療白癡，化去了幾萬塊錢。現在我自己擁有百萬家私，而具有正直性格的 P 的兒子卻在養不活自己的教授功課下天天向死亡的路上走去，其實他本身對於這輕浮的，把他遺忘的父親所做的行爲是毫無錯處的。在我身上用去的一切，照公理講來，應該用到他身上去。爲了我化去的那筆鉅款實際上不是我的，這祇是命運的盲目的錯誤；這是應該由 P 的兒子享受的。應該化到他身上，而不應化在我身上。——這本是由於輕浮而善忘的 P 一種理想的任性行爲所產生的。假使我爲人正直，懂禮，公平，我應該將我所承繼財產的半數交給他的兒子；但是因爲我最先是有計算的人，我很明白這事情不是法律問題，我不能將財產的半數交出去。假使我現在不把 P 爲治療我的白癡而用去的幾萬塊錢歸還給他的兒子，那末至少在我的方面是很低卑而且無恥的，（這貴族後裔忘記還是無算計的。）這裏惟有良心與公理！如果 P 當時不擔任教養我的費用，拋棄了我，照顧自己的兒子，我將成爲什麼樣的人呢？』

「但是不對的，讀者諸君！我們的貴族後裔並不作這樣的判斷。那位青年人的律師純粹爲了友誼起見擔任替他辦理這件事情，差不多是違反了他的意志，差不多是強制的。但是無論這律師如何對他講，如何在他面前指出名譽、體面、公理，甚至普通的計算心一類的話，這位瑞士的學生始終不爲所動。結果如何呢？其實這也沒有什麼最不可恕，而且不能以任何有趣的疾病加以解釋的是這位剛拋棄了鞋套的財主竟不能了解，具有正直性格，在教課上葬送一生的青年人要求於他的不是恩惠與幫助，卻是自己的權利，雖非法律上的，卻是應得的權利，甚至並不是他自己要求，祇是朋友們替他請求。我們這位貴族後裔用那種自大的態度，持着財勢任意欺壓人的態度，掏出五張十元鈔票，以傲慢無禮的施捨的形式送給正直的青年人。你們不相信麼？讀者諸君！你們會感到憤怒，感到侮辱，你們胸中塞滿了不平的呼喊。但是他已經這樣做了！自然那筆錢當時歸還給他，那就是扔還到他的臉上去。這件事情如何解決呢？這並不是法律問題，現在祇剩了向社會宣布的一法！我們把這段笑話向社會宣布，我們保證它完全是真確的事實。聽說有一位著名的幽默家特地做了一首佳妙的諷刺詩，這首詩不僅可在省城裏，且在北京城中的風俗小品文中佔取相當的地位：

「小小的萊夫（附註一）五年來，

穿了施涅台爾（附註二）的大衣，

儘用些愚傻的遊戲，

消磨這空虛的時間。



穿了狹窄的鞋套回來，

領到一百萬的家私，

像俄人一樣地祈禱上帝，

還搶劫貧苦的學生。

(附註一) 貴族後裔的名字。

(附註二) 瑞士教授的名字。

郭略讀完以後連忙將報紙交給公爵，一句話也不說，跑到角落那裏，緊緊地撞在牆上，手掩住臉。他覺得十分慚愧，他的童真的，對於人間的齷齪尚未慣熟的靈敏感覺，過分地受了摧殘。他覺得發生了一點不尋常的事，一下子傾圮了下來，而他自己也幾乎成爲這一切的原因，一部分是由於他朗誦了出來的緣故。但是大家也似乎感到這一點。

(凝白)

小姐們覺得羞慚，而且不合適。麗薩魏達·博羅可非也夫納竭力忍住過分的忿怒，也許也深深地後悔她參與了這件事情；現在她沈默着。公爵也發生了那些太拘束的人們在遇到這類情事時常有的情形：他爲了別人的行爲感到羞慚，他替自己的客人們羞愧，最初竟弄得不敢正眼看他們。波奇成，瓦略，笳納，甚至萊白及夫，——大家都似乎露出一點慚愧的態度。最奇怪的是伊鮑里特和「伯夫里柴夫的儿子」也似乎有點驚訝；萊白及夫的外甥顯然不滿意。祇有拳術家一人坐在那裏完全的安靜，捲捲鬚鬚，露出莊嚴

的神色，眼睛稍爲垂下，但並非由於慚愧，卻相反地由於正直的謙恭，由於太顯露的得意。顯然他很喜歡這篇文字。

「這真是不知所云，——伊凡·費道洛維奇低聲喃語。——好像有五十名奴僕聚在一起，寫成了這篇文字。」

「請問您，親愛的先生，您怎麼能用這樣猜度的言詞侮辱人家？」——伊鮑里特聲明，全身抖戰着。

「這個，這個，這是對待一個正直的人……您自己會承認，將軍，假使你是正直的人，這是侮辱的行爲！」——拳術家喃聲說，也忽然不知爲什麼抖戰了一下，捲捲鬚鬚，抽動肩膀和身軀。

「第一，我不是你們的「親愛的先生，」第二，我不打算給予你們任何的解釋。」——異常生氣的伊凡·費道洛維奇嚴厲地回答，從座位上立起，不發一言，退到平臺的出口處，立在上面的梯級那裏，背朝着衆人，——心裏對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蓄藏極大的憤激，她到了現在竟還不想離開她的座位。

「諸位，諸位，請許我說一句話，——公爵煩悶地，慌擾地呼喊。——讓我們來談一談，互相了解一下。關於那篇文字我是無所謂的；不過這篇文字裏所發表的一切全是不實在的話。我這樣說，因爲你們自己也明白；甚至是可恥的事。因此，這篇東西假使是你們中間那一位寫的，我根本感到驚異。」

「在此刻之前我不知道有這篇文字發表，——伊鮑里特聲明。——我不贊成這篇文字。」

「我雖然知道是人家寫的，但是……我也不贊成發表，因爲還早，——萊白及夫的外甥追上去說。

「我知道的，但是我有權利……我……」——「伯夫里柴夫的兒子」喃聲說。

「怎麼這全是你們自己寫的麼？」——公爵問，好奇地看着蒲爾道夫司基，——「這是不會有的！」

「我們不能承認您有發出這類問題的權利。」——萊白及夫的外甥攙進去說。

「我祇是驚異蒲爾道夫司基先生已經……但是……我想說的是您既然把這事情宣布了出來，那末剛纔我當着我的朋友面前談起來的時候，爲什麼你們又這樣生氣呢？」

「這纔對了！」——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憤激地喃語着。

「公爵，您還忘記了，」——按捺不住的萊白及夫忽然在椅子中間溜了出來，有點像得了寒熱似的喊叫起來，——「您忘記了，您接見他們，聽他們的說話，祇是出於您的善良的意願，和您的無可模擬的善心，他們並沒有提出這種要求的權利，而況您已經把這件事情委託笏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去辦理，您這種做法也是出於您的過分的善心，現在您正和幾位優秀的朋友們談心，您不能夠爲了這幾位先生而犧牲您的交際機會，您應該立刻把這幾位先生送到臺階外面，我以房東的資格是非常喜歡您這樣做的……」

「這話太對了！」——伊伏爾金將軍忽然從房屋的深處喊叫起來。

「够了，萊白及夫，够了，够了，」——公爵開始說，但是整個的憤怒的爆發將他的話語掩住了。

「不行，對不住，公爵，對不住，現在這是不夠的！」——萊白及夫的外甥比大家喊得更響，——「現在我們應該把這問題明白而且堅定地提出來，因爲顯然有人沒有了解它。這裏關涉到一些法律上的小關節，而根據了這些小關節，我們頗有被驅逐到臺階外去的危險！公爵，難道您認我們是大傻瓜，您以爲我們

自己也不明白我們這件事情並不是法律問題，假使從法律上加以研究，我們沒有向您要求一個虛布的權利麼？但是我們明白假使並沒有法律上的權利，那末還有人類的，自然的權利，常識和良心聲音的權利，即使我們的權利並沒有載在任何腐敗的人類的法典裏，但是一個正直的，誠實的人，也就是具有常識的人，即使在沒有在法典上記載着的那些條目中，也應該成爲一個正直的，誠實的人。因此我們走了進來，並不怕人家把我們趕出階外，（像您剛纔那樣威嚇似的，）爲了我們提出的是要求，而不是請求，又因爲我們在這樣深晚時候作失禮的拜訪，（雖然我們來的時候還不晚，您讓我們在下屋裏候了許多時候，）我們毫不懼怕地跑了來，因爲我們料到您是一個具有常識的人，也就是有良心和名譽的人。是的，這是對的，我們走進來時並不露出馴順的樣子，不像那些食客和求情告幫的人們，卻是擡起腦袋，像自由的人們，並不想來請求，卻帶着自由的，驕傲的要求。（您聽着，不是請求，卻是要求，您要牢牢地記住！）我們體面地，直率地在您面前提出一個問題：在蒲爾道夫的這個案件裏您承認自己是有理的，或無理的？您是不是承認您受過伯夫里柴夫的恩，也許甚至是他救活您的命的？假使您承認了，（這是顯然會承認的，）那末您打算不打算，或者是不是認爲良心上應該在取得了百萬的遺產之後，給這處於貧窮中的伯夫里柴夫的兒子一點相當的報酬，雖然他的頭上還戴出蒲爾道夫的姓名？或不是假使是的，換一句話說，假使你果真有像您的舌尖上常帶出的所謂名譽和良心，而我們卻正確地稱爲常識的東西，那末您應該滿足我們的要求，事情也就了結。您滿足我們的要求，並不冀求我們方面的哀懇或感謝，您也不必希望我們會哀懇或感謝，因爲您這樣做，並不是爲了我們，卻是爲了公理。但是假使您不想滿足我們的要求，回答了

一個「不」字，我們立刻就走，事情也就中止進行了。我們便要當面對您說，當着您許多證人面前說，您是一個具有粗暴的智慧和低劣的發展的人，您以後不敢，也沒有權利自己稱做有名譽和良心的人，您想用太便宜的價錢買下這權利來。我說完了。我把問題提出來了。您現在可以把我們趕出去，假使您敢。您可以這樣做，您有這個力量。但是您要記住，我們到底是要求，而不是請求。要求而不是請求……」

萊白及夫的外甥停止了說話，顯出十分生氣的樣子。

「要求，要求，而不是請求……」——蒲爾道夫司基喃喃地說，臉紅得像一隻蝦。

在萊白及夫的外甥說完了這幾句話以後，衆人中間隨來了一陣騷動，甚至起了幾句怨言，雖然客人裏大家顯然避免參與這件事情，除去萊白及夫一人，他好像正發着厲害的寒熱。（奇怪的事情。萊白及夫明明幫着公爵，但對於他的外甥的那套演說又多少感到一種家族的驕傲和愉快；至少帶着一些特別的滿足的神色向衆賓客掃射了一下。）

「據我的意思看來，」——公爵很嚴肅地起始說，——「據我的意思看來，陶克達連闊先生，您剛纔所說的話裏有一半是完全對的，我甚至同意有一大半是對的，我可以完全同意您的話，假使您的話裏沒有放過去一點什麼。您放過去的是什麼，我沒有力量，也不能正確地對您有所表示，但是爲了使您的話語完全合理，自然還短少些什麼。我們現在且講正事再說。我請問你們，諸位，你們爲什麼發表這篇文章？這文字裏每一句話儘是誣蔑。據我看來，你們做出了極卑鄙的行爲。」

「什麼……」

「先生……」

「這真是……這真是……這真是……」——賓客中間一下子騷亂了起來。

「關於那篇文字，」——伊鮑里特用尖銳的聲音搶上去說。——「關於那篇文字，我已經對您說過，我和別人全都不贊成。寫是他寫的，（他指出坐在旁邊的拳術家，）寫得不漂亮，我同意的，寫得不通文理，而且用的是像他那類退伍的軍官們常用的風格。他的人很傻，還加上是一個商人，我也同意，我每天當面對他直說，但是他有一半是對的：公開宣布是每個人的合法的權利，也就是蒲爾道夫司基的權利。他的話說得離奇不離奇，由他自己負責。至於說到我剛纔代表大家反對您的朋友們在場的一層，我認為必須對你們聲明，我的反對祇是爲了聲明我們的權利，實際上我們還願意有證人們在場，剛纔還沒有進來之前，我們四人已經同意這層了。不管您的證人是誰，那怕是您的知己朋友也行，因爲他們不能不承認蒲爾道夫司基的權利，（因爲這權利顯然和數學公式一般的，）所以證人越是您的知己朋友越好，更可以明白地顯露出真理來。」

「這是實在的，我們同意，」——萊白及夫的外甥加以證實。

「那末在剛開頭談話的時候爲什麼又起了呼喊和吵嚷呢！」——公爵驚異了。

「關於那篇文字，公爵，」——拳術家插進話去，他極想找機會說話，所以現在露出愉快的活潑的神色。（女太太們的在場顯然引起他強烈的印象是可以猜疑到的，）——「關於那篇文字，我承認作者是我。雖然我的那位抱病的朋友剛纔對它大肆攻擊，但是由於他的病體的衰弱，我已慣於饒恕他。我把它寫

好了，拿到一個好朋友的雜誌裏去，用通訊的體裁發表。惟有那首詩不是我做的，確乎是屬於一位著名的幽默家的手筆。我祇給蒲爾道夫司基念了一下，也沒有全念出來，立刻從他那裏取得了發表的同意，但是您要明白，我不得他的同意也可以發表的。公開宣布是一個普通的，正當的，有益的權利。公爵，您是很開通的，我希望您不會否認……」

「我一點也不否認，但是您必須知道，在您的文字裏……」

「太激烈些，您想說，是不是？但這裏是所謂於社會有益，這層您必須同意，怎麼能够把彰明較著的事件忽略過去呢？這對於犯錯的人們自然不好，但最先是於社會有益。至於說到一些不盡屬實的地方，所謂誇張詞，那末您必須同意，最要緊的是動機，最要緊的是目的和用意；最要緊的是有益的例子，以後才能研究個別的事件，還有所謂風格，所謂幽默的任務，再加上大家全是這樣寫的，您自己必須同意！哈哈！」

「這是一條完全虛偽的道路！我告訴你們，諸位！」——公爵喊。——「你們發表這篇文章，以為我無論如何不會答應蒲爾道夫司基先生的要求，所以想用這個嚇唬我一下，報復一下。但是你們何以知道：我也許決定滿足蒲爾道夫司基呢？我現在當着大家，直接對你們聲明，我可以滿足……」

「這才是一個聰明而正直的人一句聰明而正直的話！」——拳術家喊了起來。

「天呀！」——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脫口說了一句。

「這真是令人難於忍受！」——將軍喃聲說。

「等一等，諸位，等一等，容我來把事實講一講。」——公爵懇求着。——「蒲爾道夫司基先生，在五星

期以前您的代理人和律師到Z城來見我。他姓戚巴洛夫。您在那篇文字裏把他描寫得太好了，開歷爾先生——公爵忽然笑着對拳術家說——「但是我完全不喜歡這個人。我一下子就明白一切要緊的關鍵全在這個戚巴洛夫身上，也許就是他利用蒲爾道夫司基先生，您的老誠的性格，挑撥你做這件事情，假使說得公開些。」

「您沒有權利……我……我不是一個普通人……這個……」——蒲爾道夫司基在慌亂中喃語。

「您沒有任何的權利可以做這樣的推測。」——萊白及夫的外甥用教訓的口氣插進來說。

「這太可氣了！」——伊鮑里特尖叫着。——「這推測是可氣的，虛偽的，於正文無涉的。」

「對不住，諸位，對不住。」——公爵匆忙地賠罪。——「請你們恕罪。這是因為我覺得我們最好還是互相公開地說話，但這是你們的自由，隨你們的便。我對戚巴洛夫說，因為我不在彼得堡，我要立刻委託一位朋友辦理這件案子，也會把這話對您通知過的，蒲爾道夫司基先生。諸位，我對你們直說，我覺得這件事情是一個大騙局，也就因為有戚巴洛夫在裏面參加的緣故……啊，你們不要生氣，諸位！看上帝的面，不要生氣！」——公爵驚懼地喊叫，重又看見蒲爾道夫司基發現惱怒的騷亂，還有他的朋友們的臉上露出惱亂和抗議的神色。——「我說我認這事帶有欺騙性質，這是於你們本身無關的。當時我並不認識你們中間的任何人，還不知道你們的姓名；我是從戚巴洛夫一人身上作判斷的，因為……你們要知道，自從我取得遺產以來，人家如何來欺騙我呀！」

「公爵，您是太天真了。」——萊白及夫的外甥嘲笑地說。



「再加上您是公爵和百萬的富翁！您也許果真具有善良的、坦白的心，但是您終歸不能躲避普通的法律。」——伊鮑里特喊。

「也許，也許會的，諸位。」——公爵忙着說，——「雖然我並不明白您講的是什麼樣的普通法律。我還要繼續說下去，祇是請你們不要無端生氣；我敢賭咒，我沒有一點侮辱你們的意思。諸位，這究竟是什麼道理，諸位：一句誠誠懇懇的話都不能說，你們立刻會生氣！但是第一層，使我驚訝的是世上竟有「伯夫里柴夫的兒子」存在着，而且存在於像戚巴洛夫對我解釋那樣可怕的境況裏。伯夫里柴夫是我的恩人和先父的知友。（唉，開歷爾先生，您何必在那篇文字裏寫許多關於先父的不實在的話？並沒有挪用軍團的公款，也沒有任何侮辱下屬的事情，這是我肯定地相信的。您的尊手怎麼會舉得起來，寫這種造謠的話？）您所寫關於伯夫里柴夫的一切是完全無可忍耐的：您稱這位極正直的人為貪女色的、輕浮的人，說得那樣的勇敢，那樣的肯定，好像您真是說着實話，其實他是一個極有節操的人，這種人是世上少有的，他甚至是一位著名的學者；他是許多可尊敬的科學界人物的通訊員，化許多金錢幫助科學。至於說到他的心，他的善事，那您自然寫得很對，我當時幾乎成爲白癡，一無所知。（雖然我還能說俄國話，也能了解俄國話。）但是我總能對於我現在記憶的一切作確切的估計……」

「對不住，」——伊鮑里特尖聲叫，——「這不會太情感了罷？我們不是小孩。您本來打算一直講到本題上去的；現在已經八點多鐘，您要記住呀。」

（癡）「好罷好罷，諸位。」——公爵立刻同意了，——「在最初的不信任以後，我決定我會錯誤，伯夫里柴

夫也許真會生下一個兒子。但是使我異常驚訝的是這個兒子竟這樣輕鬆地，我要說是這樣公開地發表他的出生的祕密，主要的是毀損他的母親的名譽。因為威巴洛夫在那時就以公開宣布威嚇我了……

「多末愚蠢的話！」——萊白及夫喊。

「您沒有權利……沒有權利……」——蒲爾道夫喊。

「兒子不能替父親的淫蕩行為負責，母親並沒有做錯事情。」——伊鮑里特熱烈地尖叫起來。

「那末似乎更加應該愛惜她……」——公爵畏葸地說。

「公爵，您不但天真，也許走到還遠些。」——萊白及夫的外甥惡狠狠地冷笑了一下。

「您有什麼權利……」——伊鮑里特用極不自然的聲音尖叫。

「沒有什麼權利，沒有什麼權利！」——公爵連忙說。——「這話您說得很對，我說老實話，我當時就會對自己說，我的個人的情感不應該影響到事情的本身上去，因為假使我自己已經承認應該滿足蒲爾道夫先生的要求，爲了我對於伯夫里柴夫的感情，那末無論在什麼情形下是應該滿足的，那就是說不管我對於蒲爾道夫尊敬不尊敬。諸位，我起始這樣說，是因為我終歸覺得兒子公開洩漏母親的祕密是不自然的事情……總而言之，我也就因此深信威巴洛夫應該是一個壞蛋，是他自己教唆蒲爾道夫先生以欺騙手段做這樣敲詐舉動。」

「這真是無從忍耐！」——他的客人們方面呼喊出這句話來，有幾個人甚至從椅上立起。

「諸位！我也就決定，這個可憐的蒲爾道夫先生大概是極普通的，孤立無助的人，很容易上那些

壞人的當，因此我更應該幫助他，像幫助「伯夫里柴夫的兒子一樣。」——第一步先反對威巴洛夫先生。第二步以我的忠實和友誼指導他，第三步是付給他一萬盧布，那就是照我的計算，伯夫里柴夫化在我身上的一切的錢款……」

「怎麼！祇有一萬盧布！」——伊鮑里特喊。

「公爵，你不是對於數學不大精明，便是太精明了，雖然您裝出那種優裏優氣的樣子。」——萊白及夫的外甥喊。

「一萬盧布我不同意。」——蒲爾道夫司基說。

「安其帕！你就答應罷！」——拳術家從後面隔着伊鮑里特的椅背彎過身來，用迅速而且明顯的姿勢說。——「你先答應下來，以後再說！」

「您聽着，梅思金先生。」——伊鮑里特大聲喊起來。——「您要明白，我們並不是傻瓜，並不是庸俗的傻瓜，像您那幾位客人和女太太們所想的那樣，他們竟這樣憤激地朝我們冷笑，特別是這位體面的紳士，（他指着葉夫格尼·枯夫洛維奇）我還沒有認識他，不過好像聽見過的……」

「對不住，對不住，諸位，你們又沒有了解我！」——公爵慌亂地對他們說。——「第一，開歷爾先生，您在那篇文字裏把我的財產估計得太不準確；我並沒有取到幾百萬的遺產；我也許祇有您所猜的數目的百分之八或百分之十；第二，在瑞士我化去的用費並沒有到幾萬盧布；施涅台爾每年祇收到六百，也祇是最初的三年如此。伯夫里柴夫也從來沒有到巴黎去聘雇美貌的保姆；這又是謠言。據我看來，在我身上一

共化去了不到一萬盧布，但是我規定了一萬的數目，您自己要同意，我歸還債務的時候，無論如何不能把再多些的數目交給蒲爾道夫 司基先生，甚至即使我很愛他。我不能，還由於一種微妙的情感，也就是因為我是還債，而不是施捨。我不知道，諸位，您何以不明白這層！但是我想在以後用我的友誼補償這一切，我將對於不幸的蒲爾道夫 司基先生的命運積極的關心，他顯然是受了騙，因為他決不能不受欺騙，而自己同意於這種卑鄙的行動，像今天在開歷爾先生的文字裏公開宣布關於他母親的一切……諸位，你們為什麼又生氣了！這樣子，我們終歸不會完全互相了解的！結果還是我的話說對了我現在親眼相信我的猜測是準確的。」——公爵熱烈地說，希望將騷亂減輕，卻沒有注意到祇是加增。

「怎麼相信什麼？」——幾乎帶着激怒圍攻他。

「對不住得很，第一，我已經自己當面把蒲爾道夫 司基先生看得很清楚，我現在自己看出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他是一個天真爛漫的人，大家都可以欺哄他！他是一個孤立無助的人……所以我應該憐惜他。第二，我把這件事情委託箱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辦理，我有許多時候沒有接到什麼消息，因為我正在路上，以後又在彼得堡病了三天。現在他忽然在一小時以前，第一次和我晤面的時候，告訴我，他已弄清楚了戚巴洛夫的用意，有相當的證據，戚巴洛夫就是我所推測的那種人。諸位，我自己知道許多人認我為白癡，因為我素有隨便把金錢給人的名聲，所以戚巴洛夫夫心想很容易騙我，他所靠的也就是我對於伯夫里柴夫的感情。但是主要的是——諸位，請聽下去，注意聽下去——主要的是現在忽然發現蒲爾道夫 司基並不是伯夫里柴夫的兒子！剛纔箱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告訴了我，還說他獲得了確鑿的

證據。你們會覺得，在發生了這一切情形之後是難於置信的！但是有確鑿的證據！我還不相信，自己還不相信，我告訴你們；我還疑惑，因為筭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還沒有來得及把所有詳細的情形告訴我，至於說到威巴洛夫是壞蛋一層，現在這是毫無疑義的！他把不幸的蒲爾道夫司基先生，把你們諸位由於正義跑來幫你們的朋友的忙的，（因為他顯然是需要幫助的，我也明白這個！）把你們大家全哄騙過了，把你們大家都牽涉到這個敲詐的舉動裏面，因為這實在是一樁欺騙和敲詐的案件！

「怎麼是敲詐……怎麼不是『伯夫里柴夫的兒子」……那怎麼可以……」——傳出了喊聲。蒲爾道夫司基的整個團體處於無可形容的騷亂的情況之中。

「自然是敲詐……假使蒲爾道夫司基現在並不是『伯夫里柴夫的兒子』，那末蒲爾道夫司基先生的要求簡直就是敲詐，（自然假使他知道真相）但是因為人家騙了他，所以我主張替他辯白，所以我說以他這種老實的性格是值得憐惜的，不能不加以幫忙的；否則他在這件事情裏也成爲壞蛋了。我自己深信，他一點也不明白！我自己在到瑞士去以前也有這樣的情形，也喃喃地說出一些無聯貫的話語——想表示意思而不能……我明白這個；我很同情，因為我自己也差不多是這樣的人，我可以說這個話！雖然現在已經沒有『伯夫里柴夫的兒子』，一切都成爲虛假，我到底不變更自己的決定，準備歸還這一萬塊錢，作爲紀念伯夫里柴夫。我在蒲爾道夫司基以前就想提出一萬塊錢充作小學校的經費，以紀念伯夫里柴夫，但是現在呢，用作學校的經費，或是交給蒲爾道夫司基先生，全是一樣的，因為蒲爾道夫司基先生即使不是『伯夫里柴夫的兒子』，也差不多和『伯夫里柴夫的兒子』一樣；因為他自己也是受了惡騙，他

自己誠懇地認自己是伯夫里柴夫的兒子！諸位，請你們聽筈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說話，我們就來了結它，你們不要生氣，不要着急，請坐下！筈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立刻對你們解釋一切，說老實話，我已很願意曉得一切的細節。他說他還到過蒲爾道夫司基先生的令堂，她並沒有就要死去，像那篇文字上所記載的樣子……你們坐下來，諸位，請坐下來！

公爵坐下，還請已經從座位上跳起來的蒲爾道夫司基先生的那夥人仍舊坐下來。在最後的十分鐘或二十分鐘內，他越說越激烈，用不耐煩的快語大聲地說，越來越起勁，努力比大家說得多，比大家喊得響，自然他以後對於一些脫口而出的話語和推測深深地感到後悔。假使不是人家弄得使他惱怒，不是人家弄得使他起火，——他決不會這樣明白地，匆遽地出聲表露他的一些猜測和過分的坦白的話。然而他剛坐下來，一陣濃重的後悔立刻刺痛他的心。他公開地猜測蒲爾道夫司基有那種和他一樣的病，就是他到瑞士去求治的那個病，未免「侮辱」了蒲爾道夫司基先生，再加上又提出了一萬的數目，不捐給學校而送給他，據他看來這又是一個粗暴的，不謹慎的舉動，等於施捨一般，尤其因為在人面前發表出來，更加顯得不安。「應該等一等，到明天再暗中向他提出來，——公爵當時想，——現在也許是無從挽救的了！是的，我是一個白癡，真正的白癡，——他自行決定，發出一陣羞愧和過分的惱怒。」

在這以前躲在一邊，固執地沈默着的筈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經公爵邀請，便走向前面來，立在他身旁，起始安靜而且明晰地報告公爵委託他辦理的那個案件。所有的談話頓時沈寂了。大家用異常好奇的心神聽着，特別是蒲爾道夫司基的那夥人。

## 第九章

「您自然不會否認，」——筈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一直朝蒲爾道夫司基說，他正瞪出驚訝的眼睛，努力地聽着，顯然心神裏感到強烈的騷亂。——「您不會否認，自然也不打算正經地否認，您在令堂和令尊十品文官蒲爾道夫司基先生正式結婚後過了兩年纔生下來。您的出生時間是很容易用事實來證明的，所以開歷爾先生的文章裏那種足以使您和令堂感到侮辱的曲解事實的地方僅祇可用開歷爾先生自己的幻想的遊戲加以解釋。他以為這樣可以強調您的權利的顯著性，也就有助於您的利益。開歷爾先生預先把這篇文章對您讀過，雖然並未全部讀過……無疑地，他並沒有讀到這個地方……」

「確是沒有讀到，」——拳術家打斷他，——「但是所有的事實是一位有關係的人物通知我的，所以我……」

「對不住，開歷爾先生，」——筈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阻止他，——「請您許我說下去。我可以給您保證，您的那篇文章一會兒會輪到的，您到那時再宣布您的解釋，現在我們最好挨着次序說下去。經舍妹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納從中幫忙，我完全偶然地從她的知己女友魏拉·阿萊克謝夫納·佐勃可瓦那裏，（她是守寡的女田主）取到了尼古拉·阿萊克謝維奇·伯夫里柴夫的一封信，是他在二十四年以前從國外寄給她的。我和魏拉·阿萊克謝夫納接近之後，依照她的指示，前去見退伍的中尉蒂莫費意·費道洛維奇·瓦作夫金，他是伯夫里柴夫先生的遠親，同時還是極要好的朋友。我從他那裏

得到了尼古拉·安特列維奇<sup>①</sup>的兩封信，也是從國外寄來的。從這三封信上，從信上的日期，和信裏所講的事實看來，可以像數學公式般證明，毫無推翻，或甚至疑惑的餘地，那就是在蒲爾道夫司基先生出生前一年半以前，尼古拉·安特列維奇到國外去了，連上在那裏住了三年。您也知道，令堂從來沒有離開過俄國……現在我也不必讀出這幾封信來。現在時間已晚；我祇是把事實宣布出來。蒲爾道夫司基先生，假使您願意，明天可以到我那裏見面，您儘管帶您的證人（有多少都可以）和專家一同來核對筆跡，那時您不會不相信我所講的事實十分確鑿，這是我深信無疑的。果真如此，那末這件案子就算自然而然地消滅了。」

又隨來了一陣普遍的騷動和深深的慌擾。蒲爾道夫司基忽然從椅上立起。

「既然如此，我是被騙了，不是受了戚巴洛夫的騙，卻是早已的了，早已的了；我不需要專家，也不必見面，我相信，我拒絕……拒絕收這一萬塊錢……再見罷……」

他取了帽子，把椅子一推，就想走出去。

「假使可以的話，蒲爾道夫司基先生，——」筊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輕輕地，用甜蜜的聲音阻止他。——「最好再留上五分鐘。從這件案子上還發現了幾樁極重要的事實，無論如何特別對於您是極有趣的。據我看來，您不應該不知道這幾樁事實，假使能把這件事情完全解釋清楚，您自己也許會感到愉

① 伯夫里柴夫之父名初為阿萊克謝維奇，此處又改為安特列維奇，似屬兩歧，但因俄文原本如此，所以各仍其舊——譯者。



快的……」

蒲爾道夫司基默默地坐下來，頭微微地低垂着，似乎帶着強烈的凝慮。萊白及夫的外甥本來已經立了起來，伴送蒲爾道夫司基出去的，這時也隨了他坐下來。這位雖然還沒有喪失頭腦和勇氣，但顯已十分惶惑。伊鮑里特皺緊了眉頭，面帶愁容，似乎很為驚訝。這時候他劇烈地咳了一陣嗽，手帕上塗污了血。拳術家居然吃驚了：

「唉，安其帕！——他悲苦地喊。——前天我就對你說，你也許真的不是伯夫里柴夫的兒子！」

傳出了一陣壓抑的笑聲，兩三個人笑得比別人洪響。

「開歷爾先生，您剛纔告訴我們的事實是極可珍貴的。」——筭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搶上去說。——「我根據極真確的材料，有完全的權利判斷，蒲爾道夫司基先生雖然深悉他的出生時代，但竟完全不知伯夫里柴夫在國外居住的那段事實。——其實他在國外度過了他的——大部分的生命，以極短的時間回到俄國。而且當時出國的那個事實自身並不怎樣顯着，不見得在二十年後還會記得，即使和伯夫里柴夫接近的人們也是如此，那時還未生出來的蒲爾道夫司基更不必說了。自然現在從事調查不見得不可能；但是我應該說實話，我所調查到的一切完全得諸偶然，但也許會完全得不到。因此，對於蒲爾道夫司基先生，甚至對於戚巴洛夫，這種調查確是不可能的，即使他們想去調查一下也無從下手。再加上他們也會完全想不到的……」

(癡白)

「容我說一句，伊伏爾金先生，」——伊鮑里特忽然惹惱地插斷他，——「這一大套嘮嘮叨叨的話

做什麼用呀？（請您恕我直說出來。）現在事情已經解釋清楚。主要的事實我們可以相信，又何必囉囉唆唆地來一套繁瑣的，可氣的話？您也許想誇耀您的偵查手段的巧妙，在我們面前，還在公爵面前表示，您是怎樣一個優秀的檢察官，偵探，是不是？或者您想出來替蒲爾道夫司基辯白，饒恕他，說他是由於不知而參與這件事情的，是不是？但這是太魯莽了！蒲爾道夫司基並不需要您的辯白和饒恕，這是您必須知道的！他現在覺得痛苦，他覺得太難受了，他處於一個不合適的局面之下，您應該猜到，應該明白……

「够了，帖連奇也夫先生，够了，——箱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奇打斷他。——您安靜一下，不要惹怒自己。您大概很不舒服麼？我很同情您。在這種情形之下，祇要您願意，就此完結也好，我現在祇是簡單地告訴你們一點事實，這事實據我看來是不妨全部知道一下的，——他說的時候覺察出衆人裏發生和不耐煩相似的普遍的騷動。——我祇想通知有關係的人們，我還可以提出證據來，我想通知的是蒲爾道夫司基先生的令堂太太時常受到伯夫里柴夫的優待和照顧的緣故，單祇因為她是他年輕時所鍾愛的一位農僕的女郎的嫡親妹子，他鍾愛她得假使她不是暴病而死，一定會娶她為妻的。我身邊有證據，可以證明這個完全真確可靠的事實不為人們所知曉，且甚至完全被遺忘了。往下我還可以說的是令堂太太在十歲上由伯夫里柴夫先生當作親戚似的收養下來，還給她提一筆鉅款的粧奩，所有這些照顧當時引起了伯夫里柴夫許多家屬間極恐慌的謠言，他們甚至以為他會娶她，然而結果是她在二十歲上由於愛情嫁給丈量委員蒲爾道夫司基先生，（由於愛情是我可以正確地證明出來的。）我那裏還聚集了可作證件的幾個正確的事實，那就是令尊蒲爾道夫司基先生完全不是一位事務人才，在取得令堂那

筆一萬五千的粧奩以後，便辭去了職務，經營商業，受了人家的騙，把資本完全失去，因為不勝憂愁，開始飲酒，就此得了病，終於在和令堂結婚後第八年上死去。以後，根據令堂親口所說的話，她陷入貧窮的境地，假使沒有伯夫里柴夫時常作寬宏的幫助，會完全走頭無路。他每年津貼她六百盧布。還有無數的證據可以證明他很愛小孩時的您。從這些證據上，又根據令堂的證明，發現他的愛您純粹爲了您在孩童時代具有口吃的樣子，殘廢的樣子，可憐的，不幸的嬰孩的樣子。（我從準確的證據上可以判明，伯夫里柴夫一生有一種特別癖好，就是愛撫被自然壓迫和殘狀的一切，尤其對於小孩如此——這事實我相信是對於本案極重要的。）我可以誇耀我對於一個重要的事實已做到了正確的偵查，那就是伯夫里柴夫的鍾愛您，（您由於他的努力考進了中學，在特別的監督之下讀書，）使伯夫里柴夫的親戚和家屬間漸漸兒產生了一個念頭，那就是您是他的兒子，而令尊祇是一個受了欺騙的丈夫。主要的是在伯夫里柴夫最後的幾年內這念頭已經十分牢靠，變爲正確的，普遍的深信，那時候大家都爲遺囑擔心，最初的事實已被遺忘，而調查是不可能的。無疑地，這念頭會達到您的耳裏，把您全部盤據住了。令堂我會當面見過，據她說她雖然知道這一些謠言，但至今甚至還不知道。（我也瞞住她，）您的兒子，會受到這謠言的蠱惑。我在蒲司可夫見到您的令堂太太的時候，她正有病，境况非常艱窘，在伯夫里柴夫死後陷到這種境地裏去。她含着感謝的眼淚告訴我，她祇是爲了您，還靠着您的幫助纔活在世上。她對於您的將來有許多期待，她熱烈地相信您的未來的成功……

「這真是無可忍耐！」——萊白及夫的外甥忽然用不耐煩的神情大聲宣言。——「這一套浪漫的

情緒有什麼目的？」

「真是太不體面了！」——伊鮑里特劇烈地轉動着身體。但是蒲爾道夫司基一句話也不說，運動也沒有動。

「有什麼目的？爲什麼？」——筭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奇狡獪地說，準備用刻毒的口吻說出他的結論。——「第一層，蒲爾道夫司基先生現在也許完全相信，伯夫里柴夫愛您是由於仁愛的心腸，而並非當作兒子看待。這一樁事實是蒲爾道夫司基先生必須知道的，因爲剛纔蒲爾道夫司基先生在讀過那篇文章以後對於開歷爾先生的話深表贊成，且加證明。我這樣說，因爲我認蒲爾道夫司基先生是一個正經的人。第二層，原來這件案子裏戚巴洛夫並沒有絲毫敲詐欺騙的意思。這對於我是極重要的一點，因爲公爵剛纔在發火時會提過我也有把這不幸的事件看作敲詐欺騙的意見。其實相反地，各方面都對於這事具有確信。雖然戚巴洛夫也許實在是一個大光棍，但是在這件案子裏他不過是好耍手段的，詭計多端的訟師。他希望以律師的資格賺到一筆大錢，他的計劃不但細膩巧妙，而且很正確：這計劃建築在公爵的輕於施捨和他對於去世的伯夫里柴夫尊敬的、感恩的情感上面；而最要緊的卻是建築在公爵對於名譽與良心的義務具有一定的騎士氣的見解上面。至於說到蒲爾道夫司基先生本人，甚至可以說他由於一些自己的見解，已被戚巴洛夫和包圍他的一夥人調整得竟把這案子看成非爲了冀圖物質利益，而幾乎是爲真理、進化和人類服務。現在在已將各種事實發表了以後，大家全會明白，蒲爾道夫司基先生不管外表如何，總是一個純潔的人，公爵現在必會比剛纔還迅速而且樂意地對他作友誼上的協助，和積極的幫忙。

像他剛纔談到學校和伯夫里柴夫時所提到的那種幫忙。」

「停住，筈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停住！」——公爵喊，露出真正的恐懼，但是已經晚了。

「我說過，我已經說過三次了，」——蒲爾道夫司基惹惱地喊。——「我不要錢。我不能收……爲什麼……我不要……走罷……！」

他幾乎從平臺上跑出。但是萊白及夫的兒子拉住他的手，對他微語了幾句。他迅速回轉來，從口袋內掏出一隻沒有封口的大信封，扔到公爵身邊的小桌上。

「錢在這裏……您怎麼敢……怎麼敢……錢……！」

「這就是您經戚巴洛夫的手用施捨的形式寄給他的二百五十盧布。」——陶克達連闕解釋。

「文章裏說是五十盧布。」——郭略喊。

「我錯了！」——公爵走到蒲爾道夫司基面前說。——「我在您面前犯了錯事，蒲爾道夫司基，但是我寄給您的錢並沒有施捨的性質，您要相信這層。我現在還是錯的……我剛纔做錯了。（公爵露出憂愁的樣子，帶着疲乏和軟弱的神色，他的話語是不相連貫的。）我說到敲詐的話……但這不是說您，我錯了。我說您是……您是和我一樣的病人。但是您並不像我……您……您還教功課，贍養您的老母。我說您玷辱您母親的名節，但是您愛她；她自己說的……我不知道……筈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剛纔並沒有說完……我錯了。我竟敢對您提出一萬塊錢的話，那是我的錯，我不應該這樣做，但是現在……是沒有法子挽救了，因爲您現在看不起我……！」

（癡白）

「這真是瘋人院！」——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喊。

「自然是瘋人院！」——阿格拉耶忍耐不住，堅決地說，但是她的話語沈失在大家的嘈囂中；大家全大聲說話，大家都討論起來，有的辯論，有的笑。伊凡·費道洛維奇·葉潘欽憤激到了最後的階段，帶着受侮辱的尊嚴的態度，等候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萊白及夫的外甥最後說道：

「是的，公爵，應該對您說句公平話，您很會利用您的……您的疾病，（說得體面些，）您居然會用這種靈巧的形式提出關於友誼和金錢的話，使一個正直的人無論在何種情形之下難於接受。這不是太天真，便是太靈巧……您自己總知道得多些。」

「等一等，諸位，」——筊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喊，把那隻裝銀錢的信封打了開來。——「這裏面沒有二百五十盧布，祇有一百。公爵，我說這句話，是爲了不要發生什麼誤會。」

「管它呢，管它呢，」——公爵對筊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揮手。

「不行，這不能不管的！」——萊白及夫的外甥立刻搶上去說，——「公爵，您這句『管它呢』的話使我們感到侮辱。我們並不躲藏，我們公開地聲明，是的，這裏祇有一百盧布，不是二百五十盧布的全數，但這不是一樣的麼……」

「不，這不是一樣的，」——筊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帶着天真的驚訝的態度插上去說。

「您別打斷我；我們並不是像您所想那樣的傻瓜，律師先生，」——萊白及夫的外甥憤激地說，——「自然，一百盧布不是二百五十盧布，並不是一樣的，然而主要的是那個原則；主要的是動機，至於缺少一

百五十盧布，那祇是個別的情形。主要的是蒲爾道夫司基不接收您的施捨，而擲還到您的臉上去，在這意義上，無論一百或二百五十都是一樣的。蒲爾道夫司基沒有接受一萬塊錢，那是您看見的。假使他是不誠實的人，他也決不會歸還一百盧布。這一百五十盧布付給戚巴洛夫，算作他到公爵那裏去的旅費。您現在可以趕快笑我們笨拙，笑我們不會辦事；您已經用盡力量使我們成爲可笑的人物；但是您不應該說我們是不誠實的。這一百五十盧布由我們大家合力歸還公爵；我們那怕一個盧布，一個盧布地歸還，都可以還要加上利息。蒲爾道夫司基很窮，蒲爾道夫司基沒有百萬家私，但是戚巴洛夫回來以後提出了一張賬單。我們希望得到勝訴……誰在他的地位上不是這樣做的！

「這是什麼意思？」——S公爵喊。

「我簡直要發瘋了！」——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喊。

「這有點像，」——許多時候站在那裏觀察的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笑了。——「這有點像新近一個律師著名的辯護詞。他替一下子殺死六個人，意圖劫財的兇手辯護，提出他的貧窮，作爲可以饒恕的理由，忽然說了下面的話：『自然被告是爲了貧窮纔想到殺死六個人，而且誰在他的地位上不會這樣想呢？』他說着這一類很有趣的話。」

「够了！」——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忽然喊，憤怒得幾乎抖慄。——「現在該停止這套囉唆的玩意了……」

她異常興奮；她威嚴地仰着頭，帶着傲慢的，熱烈的，不耐煩的挑鬥的神色，把閃爍的眼神向全體客人

掃射，不去辨清朋友和仇敵。她已達到了蘊蓄已久，而終於爆發的忿怒的頂點，那時候立即出戰，立行起來攻擊什麼人的需要已成為主要的衝動。知道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的人們立刻感覺她的心裏發生了什麼特別的情形。伊凡·費道洛維奇第二天就對S公爵說，「這是她常有的，不過弄到像昨天那樣的程度卻竟是少有的事，三年中來一次，不會多的！決不會多的！」——他切實聲明。

「够了，伊凡·費道洛維奇！離開我！」——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喊。——「您爲什麼現在才把手伸過來？剛纔到不會拉人家出去；您是丈夫，您是一家之主；您應該揪我這傻瓜的耳朵，假使我不肯聽您的話，不肯走出去。那怕爲了女兒們也應該關心些！現在沒有您，我們也會得找到回家去的道路，這恥辱是够一年去受的……等一等，我還謝謝公爵……公爵，多謝您的厚賜，我竟坐了下來聽開那般青年人來了……這真是卑鄙，這真是卑鄙！這種亂七八糟的醜態，是連做夢也見不到的，難道這類的人很多麼……住嘴，阿格拉耶！住嘴，阿歷山大！不是你們的事情……不要在我身邊打旋轉，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我討厭您……你這可愛的人，你竟向他們請求饒恕麼？」——她又朝公爵說。——「你說：『我做錯了事，我竟敢送錢給您……』同時你還好說大話的人還敢笑人家！」——她忽然朝萊白及夫的外甥攻擊。——「你說：『我們拒絕收錢，我們是要求，並不是請求！』好像還不知道，那位白癡明天就會跑到你們那裏，親自送錢上門的，你去不去？去不去？你去不去呢？」

「我會去的，」——公爵用靜謐和馴順的聲音說。

「你們聽見了呀！你就是料到這一點，」——她又對陶克達連闊說，——「現在那筆錢就等於在口



袋裏放着一般，所以你敢說大話，敢掉槍花……不，你去尋找別的傻瓜罷，我可是看透你們了……你們那套把戲全看了出來！」

「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公爵喊。

「我們離開這裏，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是時候了，我們把公爵也一塊兒帶去。」——S公爵說，努力顯出安靜的樣子，微微地笑着。小姐們站立在旁邊，幾乎帶着驚懼的神色，將軍卻驚嚇得可以；大家都感到驚異。有些人立得遠些，偷偷地發出冷笑，還互相切切地私語。萊白及夫的臉形容出極度的歡欣。

「醜態和亂七八糟的情形是到處可以發見的，太太。」——顯得十分狼狽的萊白及夫的外甥說。

「可不是這樣的！先生，可不是像你們這樣的。」——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帶着幸災樂禍的神氣搶上去說，似乎發作歇斯底里病似的。——「你們離開我好不好呢。」——她對勸她的人們喊。——

「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您剛纔自己說，連律師都會在法院裏聲明，爲了貧窮一連弄死六個人是最自然的一件事，那末真是到了最後的末日了。我還從來沒有聽見過這種事情。現在我全都得到解釋了！這個結舌的人（她指着蒲爾道夫司基，他正帶着特別的驚疑望她）難道他不會殺人麼？我敢打賭，他會殺人的！他也許不會取你的一萬塊錢，爲了良心的原因不肯收，可是他夜裏會跑來把人殺死，從箱子裏搶去。也是爲了良心的原因而搶的！這就不算失面子！這是所謂「正直的憤激的衝動」，這是「否定」，誰知道什麼……嗤！一切都翻了身，大家都倒栽了跟斗走路。一個女孩在家內養大，忽然朝街中心一跳，跳到馬車上，說道：『媽媽，我不久就要嫁給某一個卡爾雷奇或伊凡南奇，再見罷！』你們以爲這種行爲好麼？值得尊敬

麼？自然麼？這是婦女問題麼？這個小孩，（她指着郭略，）剛纔已經爭論過，說這就是「婦女問題」，即使母親是一個傻瓜，你也應該把她當作人看呀……你們剛纔仰起頸子走進來做什麼？「你們別走近！」我們來了。「你把所有權利都交給我們，可不許你在我們面前開一句口。你應該對我們表示一切的敬意，甚至從來沒有過的敬意，可是我們對待你，比對待最起碼的僕人還壞！」他們尋覓真理，主張權利，可是在文章裏又像邪教徒似的竭力誹謗他。「我們要求，卻不請求，您聽不到任何的感謝，因為您是爲了滿足自己的良心而做這件事情的！」這是一種特別的理論：假使從你那裏得不到任何的感謝，那末公爵也會回答你，他對於伯夫里柴夫也沒有任何感謝，因為伯夫里柴夫的行善是爲了滿足自己的良心。你祇是依賴他對伯夫里柴夫感恩圖報的一點：因為他並沒有向你借錢，他沒有欠你的錢，那末你不依賴感恩的一點，便依賴什麼呢？那末你自己又怎麼可以不承認感恩呢？真是瘋子！他們認社會是野蠻的，無人性的，因為它看不起被誘姦的女郎，引爲羞恥。你既然承認社會是無人性的，那末也就承認這女郎對於這社會感到痛苦。既然感到痛苦，那末你爲什麼又自己在報紙上把她寫出來，給這個社會看，還要求不使她感受痛苦呢？真是瘋子！真是好虛榮！不信仰上帝，不信仰基督！其實虛榮和驕傲已把你們啃喫得結果會弄到你們互相啃喫的地步，這是我預先告訴你們的。這不是空話，這不是亂七八糟，這不是醜態百出麼？而在這以後，這個受了恥辱的人還要鑽上前去，請求他們的饒恕！你們這種人究竟多不多呢？你們笑什麼？笑我和你們在一塊兒，自己喪失體面麼？已經喪失了體面，還有什麼辦法……你不許笑，你這骯髒的人！（她突然朝伊鮑里特攻擊）自己連呼吸都快沒有，還要引壞別人。你把我這小孩引壞了，（她又指着郭略，）他儘說些關於你的

謔語，你教他無神論，你不信仰上帝，真想揍你一頓！去你們的罷……你去不去呢，萊夫·尼古拉也維奇公爵，明天你到他們那裏去不去呢？」——她又問公爵，幾乎喘不過氣來。

「去的。」

「那末我不願意再認識你了！」——她想迅快地回轉身走出去，但是忽然又回來了。——「你到這無神派那裏去麼？」——她指着伊鮑里特。——「你爲什麼對我笑？」——她好像不自然地喊了一聲，忽然奔到伊鮑里特身旁，受不住他的嘲笑。

「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四面八方一下子說出來。

「Maman，這太不好了！」——阿格拉耶大聲喊。

「您不要着急，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伊鮑里特安靜地回答。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跳了過去，一把抓住伊鮑里特，不知道爲什麼緊緊地拉着他的手；她站立在他的面前，用瘋狂的眼神釘住他。——「您不要着急，您的 Maman 會看得出對一個快要死的人是不能攻擊……我準備解釋，我爲什麼笑……假使您許我說，我是很喜歡的……」

他忽然很利害地咳起嗽來，有整整的一分鐘不能壓止咳嗽。

「已經快死了，還要演說！」——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喊，放鬆了手，幾乎帶着恐怖看他擦嘴唇上的血。——「你還要說什麼話！你簡直應該躺下去睡覺……」

「好罷。」——伊鮑里特用輕靜的，嘶啞的微語回答。——「我今天一回去，立刻就躺下……我知道我過兩星期以後便要死去……上個星期B自己對我說過的……假使你允許，我想對您說兩句臨別的話。」

「你發瘋了麼？這真是胡鬧！必須去治病，現在還要說什麼話快去，快去，快去躺下……」——麗薩魏達

博羅可菲也夫納懼怕地喊。

「一躺下來，便起不來牀，一直到死。」——伊鮑里特微笑了。——「我昨天就想躺下來，再也不起牀，一直到死，但是決定延到明天再說，在那雙腿還能走路以前……就為的同他們一塊兒到這裏來……祇是太累了……」

「坐下來，坐下來，為什麼站着這兒有一張椅子。」——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跑過去，自己把椅子挪到他身邊。

「謝謝您。」——伊鮑里特輕輕地說。——「您自己坐在對面，我們來談幾句話……我們一定要談一談，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我現在要堅持着這一點……」——他又向她微笑。——「您想一想，我今天最後一次吸着新鮮的空氣，和人們在一塊兒，過兩星期便會進入土中。所以這就等於和人們，和自然的告別。我雖然不是感傷主義者，但是您知道，我是很喜歡使這一切發生在伯夫洛夫司克到底還可以望一望樹上的葉子。」

「現在還要談什麼話？」——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更加喫驚起來。——「你全身發燒剛纔」

還嘖嘖喳喳地亂叫，現在竟透不過氣來，悶死了！」

「我就會休息過來的。您爲什麼想拒絕我的最後的願望……您知道不知道，我早就想和您碰見，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我聽到關於您的許多話……從郭略那裏聽見的。差不多祇有他一個人不離開我……您是一個古怪的女人，有僻性的女人，我現在自己也看見……您知道不知道，我甚至還有點愛您。」

「天呀，我竟幾乎打他一頓。」

「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攔住了您。我沒有弄錯麼？這位不是您的女兒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麼？她的像貌長得太美，我雖然從來沒有見過她，可是看了一眼就猜到是她。讓我最後一次看一看美人，也算不虛此生了。」——他發生一種不靈巧的，歪斜的微笑。——「公爵在這裏，您的老爺也在這裏，大家都在這裏。你們爲什麼拒絕我的最後的願望？」

「椅子！」——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喊，但是她自己抓起來，坐在伊鮑里特的對面。——「郭略，」——她下命令，——「你立刻和他一塊兒去，送他回去，明天我自己一定……」

「假使您允許，我想請公爵給我一杯茶……我太累了。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您好像打算請公爵到您府上去喝茶，好不好請您留在這裏，一塊兒再坐一會，公爵一定會預備茶給我們大家喝的。我這樣自己安排着，真是對不住得很……我知道您，您的心很善，公爵也是的……我們大家都是心善得到了滑稽程度的人們……」

公爵忙亂起來，萊白及夫從屋內跑出，魏拉也跟在他後面跑出去。

「這是很對的，」——將軍夫人說，——「你說罷，不過說得輕些，不要太興奮！你使我的心變軟了……公爵！你不值得我在你這裏喝茶，不過已經這樣，我就留在這裏罷，雖然我決不向任何人請求饒恕！決不向任何人胡說……假使我罵了你，公爵，請你恕我，——如果你想這樣做，我並不想留任何人在這裏，——她忽然用異常忿怒的神色對丈夫和女兒們說，好像他們對她做錯了什麼事情似的，——我一個人也會走回家去的……」

但是大家不讓她說完。大家走近過去，欣悅地圍住她。公爵立刻請大家留在這裏喝茶，還道歉地說，他以前竟沒有想到這層。將軍非常客氣，喃喃地說出一些安慰的話，還客氣地問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在平臺上不覺得太涼了麼？」他甚至幾乎想問伊鮑里特：「他在大學裏讀了多少時候書？」但是沒有問。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和S公爵忽然十分客氣而且快樂起來，阿台拉意達和阿歷山大的臉上，從繼續存留着的驚異中，甚至透露出愉快的樣子。一句話，大家顯然很高興，因為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心裏那種激發的情緒業已平復下去了。惟有阿格拉耶一人皺着眉頭，默默地坐在遠處。其餘的客人全留下來；沒有人想走，連伊伏爾金將軍也是的。萊白及夫在匆忙間對他微語出幾句大概不很愉快的話，因此將軍立刻退到一個角落裏去了。公爵也走到蒲爾道夫司基一夥人面前去邀請，沒有例外。他們露出拘束的神色，喃喃地說他們要等待伊鮑里特，立刻退到平臺最遠的角落裏去，又大家排齊着坐了下來。大概萊白及夫那裏早就爲自己預備好了茶水，所以立刻就端來了。鐘打了十一下。

## 第十章

伊鮑里特在魏拉·萊白及夫遞給他的一杯茶裏浸溼了一下嘴唇，就把杯子放在桌上，忽然好像感到不好意思似的，向四圍慚愧地望了一下。

「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您瞧這茶杯，——他帶着奇特的匆忙的樣子說，——這磁杯大概是很好的磁器，永遠放在萊白及夫的玻璃櫃裏面，從來不取出來用過……這是他妻子的嫁粧……照例應該存放起來的……現在他取出來給我們喝茶，大概是爲了您這位貴客，他太高興了……」

他還想加上什麼話，但是沒有說出來。

「他覺得有點兒不合適，我是料到的！」——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忽然朝公爵的耳旁微語。——「這是危險的。這是一個可靠的徵候，表示出他會懷着恨意做出什麼怪僻的把戲，使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坐不住的。」

公爵帶着疑問看他。

「您不怕怪僻的行爲麼？」——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又說，——「我其實也想看的。我單希望我們的可愛的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得到懲罰，而且現在立刻就實現，非看到她受了懲罰，決不走。您大概發寒熱麼？」

「以後再說，請不要妨礙我。是的，我不大舒服，——公爵用散漫的神色，甚至不耐煩地回答。他聽到

了自己的名字，伊鮑里特提到他。

「您不相信麼？」——伊鮑里特歇司底里地笑，——「也許會的。不過公爵會一下子就相信，毫不驚異的。」

「你聽見麼，公爵？」——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回身對他說，——「你聽見沒有？」

周圍都笑了。萊白及夫忙亂地挺身向前，在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面前旋轉着。

「他說這小丑，你的主人……會給那位先生修改過剛纔讀過的關於你的文章。」

公爵驚異地看了萊白及夫一眼。

「你爲什麼不說話？」——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甚至蹙腳了。

「那有什麼？」——公爵喃聲地說，繼續審視萊白及夫，——「我已經看出是他修改的。」

「真的麼？」——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迅速地轉身問萊白及夫。

「實在的事情，夫人！」——他堅定地，毫不搖撼地回答，手合在心房上面。

「好像還誇口呢！」——她幾乎從椅上跳起來。

「低賤，低賤！」——萊白及夫喃聲說，起始叩擊自己的胸脯，頭俯得越來越低。

「你低賤不低賤，於我有什麼相干！他以爲他一說了低賤，就會卸脫責任。公爵，我還要問你，你和這般人來往，不覺得害臊麼？我永遠不會饒恕你的！」

「公爵會饒恕我的！」——萊白及夫帶着確信和欣悅說。



「也就是爲了我本性正直。」——開歷爾忽然跳過來，一直朝着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用洪響的聲音說，——「也就是爲了我本性正直，還爲了不願意破壞朋友的名譽，我剛纔沒有提起修改的話，雖然剛纔您自己也聽見，他竟提議從樓梯上趕我們下去。現在，我爲了弄明白真相起見，我承認我確會化了六個盧布，請教過他的，但並不爲了修改文字，卻爲是弄明白我大半不知道的事實，因爲他是知道內中底細的。關於鞋套，關於瑞士教授家內的食慾，關於付出五十盧布，而不說付出二百五十盧布，一句話，所有這些佈局全出於他的手筆，一共給了他六個盧布，不過文體倒沒有修改。」

「我應該聲明，」——萊白及夫用犯寒熱病人的不耐煩的神情和一種像爬行似的聲音打斷他的話，同時別人的笑聲也越來越多起來，——「我修改的祇是那篇文章的前半段，但是因爲中間的一段我們意見不合，還爲了一個意思爭論過，所以我並沒有修改下半部，所以那些不通文理的地方，（不通地方是很多的）完全和我不相干……」

「他關心的原來還是這一層！」——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喊。

「請問，」——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對開歷爾說，——「你們什麼時候修改這篇文章的？」

「昨天早晨，」——開歷爾報告，——「我們會見了一次，雙方約好互相守秘密。」

「這就是他在你面前爬着，講他如何盡忠於你的時候。人心真是不可測呀！我不需要你的普希金集，你的女兒也不必上我的門！」

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想立起來，忽然惹惱地對發笑的伊鮑里特說：

「你是想把我引出來，給你做嘲笑的資料麼？」

「那裏的話，」——伊鮑里特歪着嘴微笑。——「不過最使我驚訝的是您的過分怪僻的性格。說實話，我故意引出萊白及夫修改的話來，我知道這對於您會發生影響的，光是對於您一人，因為公爵確乎會饒恕，而且一定已經饒恕了……也許甚至已經在腦筋裏尋覓道歉的話，對不對，公爵？」

他喘息着，他的奇怪的興奮的狀態隨着每一句話增長起來。

「怎麼樣？」——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忿怒地說，對於他說話的口氣深致驚訝。——「怎麼

樣？」

「關於您，我已經聽得許多，全是關於這一類的……我十分欣悅……我已經學會了尊敬您，」——伊鮑里特續說。

他說的是一件事情，但說得好像想用這些話語講完全另一件事情。他說話時帶着嘲笑的影子，同時又不相諧致地驚慌着，疑惑地向後面看望，說每一個字時都顯得茫亂和攪擾，再加上他的癆病的樣子，奇怪的閃耀的，又似乎瘋狂的眼神，不由得會吸引人們對他的注意。

「我雖然不懂世事，（我承認這個，）但是使我驚異的是您不但自己留在我們這羣對於您不體面的夥伴裏面，還把那幾位……小姐留下，讓她們聽這樁醜惡的事情，雖然她們也已經在小說裏面讀過。我也許不知道……因為我說的話是那樣七不搭八的，但是無論怎麼說，除了您以外，誰還能依從一個小孩的請求，（我還是小孩，我也承認，）伴他在一塊兒談一晚上的天……對於一切都表示同情……而到了

第二天上又感到羞愧……（我也同意，我的意思表示得不大對，）對於這一切我十分佩服，十分尊敬。雖然從您的老爺的臉色上可以看出這一切對於他是如何的不慣……嘻嘻！——他嘻嘻地笑着，完全弄得糊塗了，忽然發出一陣劇烈的咳嗽，有兩分鐘不能說下去。

「竟喘不出氣了！」——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冷冷地，嚴嚴地說，用嚴厲的好奇審看他。——  
「可愛的小孩，够了罷。是時候了。」

「先生，容我對您說一句話。」——伊凡·費道洛維奇喪失了最後的忍耐，忽然惹惱地說，——「內人留在萊夫·尼古拉也維奇公爵家裏，他是我們的好友和鄰居。無論如何，不該由您這種青年人判斷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的行爲，更不該當面說出我臉上寫的是什麼。是的。假使內人留在這裏，——他越說越加惹惱，——「多半是由於驚異，由於大家易於了解的，現代人的，想看一看奇怪青年的好奇心。我自己也留在這裏，這好比有時候在街上停留下來，逢到我看到了什麼東西，值得我把它當作……當作……當作……當作……」

「當作稀希的東西看，」——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提了一句。

「又對，又妙，」——一時想不出比喻來的將軍高興起來，——「就是當作稀希的東西看。無論如何，我覺得最奇怪，而且可氣的，假使文法上可以這樣表示，那就是您居然不會明白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現在所以留在這裏，是爲了您的病，——假使您果真就要死去，——所謂由於同情心，由於您說了一套可憐的話，所以隨便怎樣的爛泥是無論如何不會黏到她的名譽，性格和地位上去的……麗薩魏達·

博羅可菲也夫納！——臉漲得紅紅的將軍說，——「假使你想走，我們就和我們那一位善心的公爵告別……」

「多謝您的教訓，將軍，——伊鮑里特突然用嚴正的神色插上這句話，陰鬱地看着他。

「我們走罷，Maman，還要留多少時候呢……」——阿格拉耶從椅上立起，不耐煩地，忿怒地說。

「還等兩分鐘，親愛的伊凡·費道洛維奇，假使你允許的話，——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威嚴地轉身對她的丈夫說，——「我覺得他全身發寒熱，簡直是在那裏發譫語；我從他的眼睛上看出來，不

能够這樣聽任他。萊夫·尼古拉也維奇可以不可以讓他在你這裏住一夜，免得今天還要回到彼得堡去？」

Cher Prince, (親愛的公爵)您不覺得悶麼？」——她不知爲什麼緣故忽然對S公爵說，——「你到這裏來，阿歷山大，把頭髮弄一弄齊。」

她替她整理了不必加以整理的頭髮，吻她一下。她叫她來就是爲了這件事情。

「我覺得您是有發展的能力的……」——伊鮑里特又說起話來，脫離了陰鬱的態度，——「是的！

這就是我想說的話！——他好像忽然憶起了什麼似的高興起來，——「蒲爾道夫司基出乎至誠地想

保護他的母親，不對麼？但是結果反而損毀了她的名譽。公爵想幫助蒲爾道夫司基，也是出乎至誠地，將他

的友誼和金錢供獻給他，你們大家中間也許惟有他一人不對他發生厭惡，但是他們互相對立着，像真正

的仇敵……哈哈，哈哈！你們大家都恨蒲爾道夫司基，因爲據你們看來對待他的母親不很美麗，不很雅觀，對

不對？不對呢？不對呢？你們大家最愛的是形式的美麗和雅觀，你們所主張的就是這個，不對麼？（我早

就疑惑所主張的祇是這個！那末你們要知道，你們中間也許沒有一個人會像蒲爾道夫司基那樣地愛自己的母親！公爵，我知道您暗暗兒叫筭納寄錢給蒲爾道夫司基的母親，我敢打賭，（嘻嘻，嘻嘻！他歇司底里性地笑着。）我敢打賭，蒲爾道夫司基現在會責備您形式的不雅觀和對於他母親的不尊敬的，實在是，哈哈，哈哈！

他又發喘，咳嗽了。

「完了罷？現在全說了罷，全說了罷？現在你可以去睡一會，你在發寒熱呢，」——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不耐煩地打斷他的話，用不安的眼神釘着他。——「哎呀！他還要說話呢！」

「您大概在那裏發笑麼？您爲什麼儘笑我？我看出您儘笑我。」——他忽然不安地，惹惱地對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說；他眞是在那裏發笑。

「我祇想問您一句，伊鮑里特……先生……對不住，我忘掉了您的姓。」

「帖連奇也夫先生，」——公爵說。

「是的，帖連奇也夫，謝謝您，公爵，剛纔說過的，我的腦子裏記不起來了……我想問您一句，帖連奇也夫先生，我聽見您說您祇要有一刻鐘向窗外對人民說話，他們立刻會贊成您的話，立刻會跟隨您的，對不對？」

「也許是我說過的……」伊鮑里特回答，似乎憶起了什麼，——「一定說過的！」——他忽然說，精神又活潑了起來，堅定地望着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那又有什麼呢？」

「沒有什麼；我不過是看作補充的資料。」

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不響了，但是伊鮑里特還帶着不耐煩的期待看他。

「怎麼完了麼？」——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對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說，——「你快說完，

他應該去睡覺呢。你是說不出來麼？」（她顯得異常惱怒。）

「我並不反對加以補說，」——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繼續微笑地說，——「帖連奇也夫先生，我從您的朋友們那裏聽到的一切，還有您剛纔施展那份無可置疑的天才，而敘述出來的話，據我看來，全應該歸到一個學說裏去，那就是權利應該佔得優勢，在一切之前，越過一切，甚至排斥一切，甚至也許在研究權利的內容之前，也許我這話說錯了罷？」

「自然是錯的，我甚至沒有了解您的意思……底下呢？」

一陣怨語在角落裏傳出。萊白及夫的外甥喃喃地說出什麼話。

「底下差不多沒有什麼，」——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續說，——「我祇想說從這裏會一下子跳躍到力的權利上去，也就是個人的拳頭和私願上去，世界上時常會有這樣結果的。普魯東所主張的就是力的權利。在美國戰爭時，有許多極前進的自由派宣布擁護移民人們的利益，意思說黑奴總歸是黑奴，比白種低，力的權利應該在白種人方面……」

「怎麼樣？」

「那就是說您並不否認力的權利？」

「底下呢？」

「那末說，您是合邏輯的。我祇想說，從力的權利到老虎與鱷魚的權利，甚至到達尼洛夫和郭爾司基，並不很遠。」

「我不知道。底下呢？」

伊鮑里特不大聽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的說話，即使在那裏說着：「怎麼樣？」「底下呢？」一套的話，似乎多半由於談話裏的舊習慣，並非由於注意與好奇。

「底下沒有什麼……完了。」

「然而我並不生氣您。」——伊鮑里特完全出人意料地忽然說，似乎沒有完全意識到做什麼似的，伸出手來，甚至帶着微笑。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起初很驚奇，但是帶着極嚴肅的神情朝伸出來的手碰觸了一下，似乎接受人家賠罪的意思。

「我不能再補說一句。」——他用含糊的，尊敬的口氣說，——「那就是我很感謝您的好意，你聽我說話時的那份注意，因為根據我許多次的觀察，我們的自由派從來不會容許別人有特別的見解，不會不用辱罵的言詞，甚至用別種更壞一點的方法對待相對的方面……」

「您說得很對。」——伊凡·費道洛維奇將軍說，手又在背後，帶着厭悶的神情退到平臺的出口處，惱怒地打了一個哈欠。

「你够了。」——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忽然對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宣布，——「你使我

(癡白)

感到討厭……」

「是時候了，」——伊鮑里特忽然關心地，幾乎恐懼地立了起來，惶惑地向四圍環顧。——「我把你們留住了；我想對你們全說出來……我心想大家……最後一次……這是一個幻想……」

顯然他的活潑是由於衝動而來的，忽然從真正的謔語中脫離了幾秒鐘，忽然帶着完全的知覺記起了什麼，便說出來，大半是零零落落，也許是早已想到，學到的一切，在牀上，在孤寂裏，在失眠時，長久的，沈悶的時刻內。

「唔，再見罷！」——他忽然厲聲說。——「你們以為我十分容易說出這個『再見罷！』的話來麼？哈！哈！」——他惱怒地自行嘲笑這個笨拙的問話，忽然好像爲了他總是不能說出他想說的話來而生氣，大聲地，惹惱地說，——「將軍！我請您光臨我的葬禮，假使肯賞光的話……請諸位大家都來，隨在將軍的後面……」

他又笑了；但這是瘋子的笑聲。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驚懼地奔到他面前，拉他的手。他凝着她，帶着同樣的笑，但已不繼續着，而似已在臉上停止而且凝結住了。

「您知道不知道，我到這裏來，是爲了看樹木的麼？就是這些樹……（他指花園裏的樹）這不是可笑麼？這裏不是並沒有什麼可笑的地方麼？」——他嚴肅地問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忽然沈思了一下；過了一會又擡起頭來，在人羣裏用好奇的眼睛尋覓。他尋覓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他正立在右面不遠，還是以前的那個地方，——但是他已經忘記了，向四圍尋覓，——「啊，您還沒有走！」——他終



於找到了他，——「您剛纔笑我想向窗外說一刻鐘的話……您知道我的歲數並不祇有十八歲：我已經有多少時候躺在這枕頭上面，有多少時候向窗外看望，有多少時候思想……這一切……死人是沒有年歲的，您知道不知道。我在上禮拜，夜裏醒轉來的時候還想到這層的……你們知道不知道你們最怕的是什麼？你們最怕的是我們的誠懇，雖然你們看不起我們！我當時在夜裏枕頭上面也想到了……您以為我剛纔想笑您麼，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不，我不是笑您，我祇是想誇獎你……郭略說公爵稱您為嬰孩……這很好……我要說什麼……我還想說什麼……」

他用手掩臉，沈思了一會。

「是這樣的：剛纔您想離開這裏的時候，我忽然想：現在這些人在這裏，以後他們是永遠不會有的，永遠不會有的！樹木也是這樣。留下的祇是一座磚牆，紅色的，梅也洛夫的房子……在我的窗子的對面……你把所有這些話對他們說……試着說出來。那邊是一個美女……你是死人，就應該自己介紹自己是死人，你就說：『死人是什麼話都可以說的』……瑪麗亞·阿萊克謝夫納不會罵的，哈哈……你們不笑我麼？——他用疑惑的神情向大家圍看了一下。——「你們知道，我在枕上生出了許多念頭……你們知道，我相信自然是很會嘲笑人的……你們剛纔說我是無神派，可是你們應該知道這自然……你們為什麼又笑了？你們是極殘忍的人！——他忽然朝人家看了一眼，帶着憂鬱的憤激說。——「我並沒有引壞郭略，——他用完全另一種口氣說，用一種嚴肅的，確信的口氣，好像忽然想起來似的。

「沒有人，沒有人在這裏笑你，你放心罷！——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簡直感到了痛苦，——

「明天可以請一位新醫生來；那位醫生診察錯了。你坐下來，你站不住腳的！你在那裏說胡話……現在怎麼處置他呢？」——她忙亂着，把他放到沙發椅上去。淚珠在她的臉頰上閃耀。

伊鮑里特驚愕地止了步，擡起手，畏葸地伸了出來，觸摸那淚珠。他發出小孩般的微笑。

「我……對您……」——他快樂地說，——「您不知道我對您……他永遠十分歡欣地講到您，就是他郭略……我並沒有引壞他！我祇是把他遺留下了……我想留下每一個人，我想留下大家——但是我沒有什麼人可留……我想做點事情，我有權利……我真想做許多事！我現在是什麼也不想，什麼也不願意想，我已經自己有了什麼也不想的誓約；讓他們自己去尋覓真理罷！是的，自然是好嘲弄的。」——他忽然熱烈地說，——「它造成一些極優良的生物，就是爲了以後去嘲笑他們麼？也就是它做的事，使一個單獨的生物在地上被認爲完善的人……也就是它做的事，在把他顯示於人前之後，又派他來說出一些會因此流出許多血來的話語，假使這血一下子全行流出，一定會使人們淹死在裏面的！幸而我就要死的！否則我也許會說出一些可怕的謊話，自然是會這樣擺弄的……我沒有引壞任何人……我想爲了大眾的幸福，爲了真理的發現和宣布而生活下去……我向窗外梅也洛夫的牆上看望，祇想說一刻鐘的話，勸信大家，勸信大家，一生中有一次和你們相遇在一起，假使不是和所有的人們！但是結果怎樣呢？沒有什麼結果是你們看不起我！這末說來，我是傻瓜，我沒有用。這末說來，我應該死了！任何的回憶也沒有留下來！沒有聲音，沒有痕跡，沒有一件事情，也不傳播一個信念……你們不要笑傻子！你們忘掉他！忘掉一切……你們忘記了罷，不要這樣殘忍！你們要知道，假使沒有發作癆病，我會自殺的……」

他還想說許多話，但是沒有說完，倒在沙發椅上，手掩住臉，痛哭得像一個小孩。

「現在怎麼樣辦呢？」——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喊，跳到他面前，抓他的頭，緊緊地，緊緊地偎在胸前。他癡癡地嗚咽着。——「得啦，得啦！你不要哭。得啦！你是一個好孩子，上帝會饒恕你的，爲了你的無知。够了！勇敢一些……以後你會害臊的……」

「我家裏有，」——伊鮑里特說，努力擡頭。——「我家裏有一個兄弟和妹妹們，小小的，貧窮的，天真的……她會教壞他們的！您是神聖的，您自己……就是嬰孩，——您救救他們罷！從那個女人手裏搶奪出來……她……真是羞恥……您幫助他們罷，幫助一下罷，上帝會加上百倍酬報您的，看了上帝的份上，看了基督的份上……」

「伊凡·費道洛維奇，你到底說，應該怎麼辦呢？」——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惹惱地說，——「請您打斷您的莊嚴的沈默！假使您不決定，您要知道，我自己要留在這裏過夜；您用專制手段壓迫得我也够了！」

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用熱烈和忿怒的口氣問，期待立時的答復。但是在這類情形之下，在座的人們，即使人很多，大半都以沈默與被動的好奇作答，不願自己擔負什麼責任，在許久以後纔表示自己的意見。在座的人們中間有一些人準備坐到明天早晨，也不發出一句話來，譬如說，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蘇索納整晚上遠遠地坐着，沈默寡言，用異常的好奇一直在那裏傾聽，也許自有一種原因。

「我的意思是，」——將軍發言了，——「必須現在找到一個看護婦，要比我們那份着急好得多。或

者找到個可靠的，清醒的人侍候他一夜。無論如何必須請教公爵……使病人得到休息。明天再想法照顧他。」

「現在已經有十二點鐘，我們走罷。他還是和我們一塊兒去呢？或是留在您那裏？」——陶克達連闕對公爵惹惱地，生氣地說。

「假使你們願意，你們也可以和他一塊兒留下來。」——公爵說。——「地方是有的。」

「將軍大人。」——開歷爾出乎意料外地，歡欣地跳到將軍身邊。——「假使需要適當的人守夜，我準備爲朋友犧牲……他的心靈是很好的！我早就認他爲偉大的大人！我的學問自然十分欠缺，但是他的批評，那真是一粒粒的珠子，一粒粒的珠子撒落下來，大人……」

將軍失望地回轉身去。

「他留在這裏，我是很高興的。自然他現在回去是很困難的。」——公爵說，回答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惹惱的發問。

「你是睡着了麼？假使你不願意，我可以把他搬到我那裏去的。天呀！他自己幾乎站不住腳呢，你是有病麼？」

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剛纔沒有發現公爵睡在病牀上，從他的外表上加以判斷，未免對於公爵健康狀態的佳良確有過分誇大的地方，但是得了不久的疾病，隨以俱來的沈重的回憶，忙亂了一晚上而感到的疲乏，「伯夫里柴夫的兒子」的事件，現在這個伊鮑里特的事件，——這一切把公爵敏感的神

經刺激到了發寒熱的地步。除此以外，他的眼睛裏現在還有別的什麼憂慮，甚至是懼怕；他畏葸地看着伊鮑里特，似乎期待他還要做出什麼事情來。

伊鮑里特突然立起，臉色異常慘白，在他的變形的臉上露出可怕的，達到絕望地步的羞慚的神色。在他的又忿恨，又畏葸地瞻望衆人的眼神裏，抖慄的嘴唇上茫然的，歪曲的，爬行的嘲笑裏，這神色特別顯露得清楚。他立刻垂下眼神，搖曳着身體，一邊還在微笑，走到蒲爾道夫司基和陶克達連闊身旁。他們正坐在平臺的出口處。他要和他們一塊兒走。

「這就是我所怕的！」——公爵說。——「這是應該如此的！」

伊鮑里特帶着極瘋狂的忿怒迅速地轉身向他，他臉上的每一條點線似乎在他的臉上抖慄，說話：

「啊，這就是您所怕的！據您看來，『這是應該如此的』麼？那末您要知道，假使我在這裏對什麼人仇恨的話，——」——他大喊起來，帶着嘶啞和尖叫，嘴裏還濺滿了唾沫，——「（我仇恨你們大家，你們大家！）而以你，你，你這個假善的，糖蜜的靈魂，白癡，做慈善事業的百萬富翁，我恨得比大家，比世上一切人都利害！我早就了解你，恨你，在我聽到人家說起你的時候，我用全心靈恨你……這全是你現在擺弄出來的！這全是你把我弄得發作的！你把垂死的人弄到羞慚的地步，你，你應該對於我這樣卑鄙的懼怯負責！假使我還能留在人世，我要殺死你！我不需要你的慈善，我不願從任何人手裏接受，你們聽着，從任何人手裏都不願！我在那裏說謊語，你們不要得意……我咒詛你們大家，永遠咒詛你們大家！」

他完全喘不過氣來了。

「他羞慚他的眼淚了！」——萊白及夫對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微語——「這是應該如此的！」公爵真行！一下子看透了……」

但是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連看他都不看他。她站在那裏，驕傲地挺直身體，仰着頭，帶着賤蔑的好奇審看「這些小人兒。」伊鮑里特說完以後，將軍聳了聳肩；她忿怒地從頭到腳看了他一眼，似乎要

求他解答他的行動的意義。她立刻轉身向公爵。

「謝謝你，公爵，我們家裏的怪僻的好友，你給予我們大家一個愉快的晚會。大概你的心現在很高興，因為你把我們都牽進你所做的愚蠢行爲裏去了……够了，親愛的朋友，謝謝你，你總算讓我看清了你自己……」

她憤激地整理自己的斗篷，等候「那般人」先走。一輛馬車這時候馳近「那般人」身旁，是一刻鐘以前陶克達連闖打發萊白及夫的兒子，那個中學生去叫來的。將軍立刻隨着他的夫人插進話去：

「公爵，我真是料不到的……在這以後，在所有這些友誼的關係以後……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

「唔，那怎麼成呢？」——阿台拉意達喊，迅速地走到公爵那裏，把手遞給他。

公爵帶着茫然的神色向她微笑。突然，一陣熱辣的，迅快的微語似乎炙燒他的耳朵。

「假使您不立刻拋棄這些討厭的東西，我一輩子，一輩子要仇恨您一個人！」——阿格拉耶微語；她似乎發着瘋狂，但是公爵還來不及朝她看一眼，她就轉過身去了。然而他也已無可拋棄，也不必拋棄：他們

已把有病的伊鮑里特攙到馬車裏坐下，馬車馳走了。

「怎麼這一切還要繼續得多久呢？伊凡·費道洛維奇您以為如何？我要受這般惡毒的小人們的氣受得多久呢？」

「是的，我……我……我自然準備，而且……公爵也……」

伊凡·費道洛維奇向公爵伸出手來，但是來不及握，就跟着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跑走。她帶着忿怒和響聲從平臺上走下去。阿台拉意達，她的未婚夫，還有阿歷山大誠摯地，和藹地和公爵告別。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也在裏面，他一人是快樂的。

「照我的意思實現了！祇是可惜您受了損害。」——他帶着極可愛的嘲笑微語着。

阿格拉耶沒有告別就走了。

但是這晚上的把戲還沒有完；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又須遇到一樁意外飛來的事情。

她還沒有從樓梯走到彎曲地圍繞着花園的街上，忽然一輛漂亮的馬車，套着兩匹白馬，從公爵的別墅旁邊馳過。馬車上坐着兩位漂亮的女太太。那輛馬車還沒有走過十步路，忽然停止了；一位女太太迅速地回轉身來，似乎突然想認清她極需要的一位朋友。

「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這是你麼？」——一個響亮的，佳妙的聲音忽然喊出。這聲音使公爵抖擻了一下，也許還使另一個人抖擻。——「我很喜歡，到底找到了！我特地打發人到城裏去找你。打發了兩個人！整天尋找你！」

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站在樓梯的階段上面。像遭了電擊。麗薩魏達·博羅司菲也夫納也立在那裏，但並不像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似的恐怖和呆傻。她還是那樣驕傲地，露出冷淡的賤蔑，看着這大膽的女人，像五分鐘前看「那般小人物」一般。她立刻將凝聚的眼神轉到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身上。

「一個新聞！」——響亮的聲音繼續說，——「庫布費洛夫的期票你不要擔心。羅果靜已經照三十的價錢買下來了。我勸他的。你至少有三個月可以安靜下來。至於那個皮司庫布和那些賤東西，爲了朋友的交情，我們總可以講得通的！所以一切都很順利。你快樂快樂罷。明天見！」

馬車走了，迅快地消失了。

「她是瘋子！」——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終於喊出來，憤激得滿面通紅，驚疑地向周圍環顧。——

「我簡直不知道她說什麼話？什麼期票？她是誰？」

麗薩魏達·博羅司菲也夫納又繼續看了他兩秒鐘；終於迅速地，堅決地走到自己的別墅那裏去，大家都跟在她後面走去。在過了整整的一分鐘以後，異常驚慌的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回到公爵的平臺上去。

「公爵，您說實話，您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

「我一點也不知道。」——公爵回答。他自己也處於病態的，極度的緊張之中。

「不知道麼？」

「不。」



「我也不知道。」——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忽然笑了，——「真是的，對於這些期票我是毫無關係的，請您相信我的誠懇的話語……您怎麼啦？您要昏暈麼？」

「不，不，我對您說，不會的……」

## 第十一章

到了第三天上，葉潘欽一家人的態度方纔和緩下來。公爵雖然有許多事情照例責備自己，誠懇地期待懲罰，但是他起初就有一個完全的內心的信念，那就是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決不會對他嚴重地生氣，而多半是生自己的氣。因此，快到第三天的時候，這樣長時期的仇恨使他感到了陰鬱的狼狽。還指出了其他的情形，特別是內中的一樁。所有這三天內，這情形在公爵懷疑的腦筋裏繼續增高起來。（公爵新近還責備自己已有兩個極端：一個是不尋常的，「無意義的，固執的」信任心，另外一個是「陰鬱的，低卑的」疑心病。）總而言之，那個古怪的女太太從馬車裏和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談話的故事，到了第三天終結時，在他的腦筋裏取得了可怕的，神謎的式樣。在公爵看來，這個謎的本質，除去事情的另一方面不提，就在於一個可悲的問題：是不是他對於這個新的「怪僻」的行為應負責任，或者祇是……他沒有說出還有誰。至於說到Z. H. B.三個字母，據他的觀察，那不過是一個天真的淘氣行為，甚至是小孩的淘氣行為，所以怎麼樣去想它，也未免不好意思，甚至在某種關係上幾乎是不名譽的。

（癡白）

在那個不堪的「晚會」後的第二天早晨，——對於這「晚會」的紊亂公爵認自己為主要的「原

因，——公爵接見了S公爵和阿台拉意達兩人；他們到這裏來，主要的是爲了探問公爵的健康，他們兩人出去散步後順便來看看他。阿台拉意達立刻在花園內發現了一棵樹，奇怪的老樹，枝葉繁茂，有長長的彎曲的樹枝，蒙在嫩綠的濃葉裏，樹上有空洞和裂縫；她決意，決意去畫它！她拜訪的半小時內差不多講的就是這件事情。S公爵照例露出客氣和藹的態度，拿以前的事情問公爵，憶起他們初次相識時的情形，因此關於昨天的事情差不多絕口不提。阿台拉意達終於忍耐不住，笑了一聲，承認他們是私下裏來的；但是所承認的也不過是這一句話，雖然從這「私下裏」三個字就可以看出父母，主要的是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正處於特別的不痛快的狀態之中。但是阿台拉意達和S公爵在這次拜訪的時候並沒有說出一句話，講到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和阿格拉耶，甚至連伊凡·費道洛維奇也沒有講。他們再去散步時，並沒有請公爵同去。至於說到請他到他們家裏去一層，是連暗示都沒有的。關於這一層，阿台拉意達甚至透露了一句很特別的話：她講起她的一張水彩畫的工作，忽然表示很願意給公爵看：「怎麼能弄得快一點呢？——等！我不是今天打發郭略送給您，假使他來的時候，或者明天和公爵出來散步的時候，親自送給您，——」她結束她的疑難的問題，爲了她竟會這樣巧妙地，對於大家都方便地解決了這個難題而感到喜悅。

S公爵在差不多業已告別以後，好像忽然憶起來了：

「對了，——他問，——您知道不知道，親愛的萊夫·尼古拉也維奇，昨天在馬車裏對了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喊叫的那位太太是誰？」

「她是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公爵說——「難道您還不知道她是誰和她在一起的不知道是誰？」

「我知道的，聽見的！」——S公爵搶上去說。——「這呼喊是什麼意思？老實說，這對於我真是一個謎……對於我也對於別人。」

S公爵用特別而且顯著的驚訝的神情說話。

「她講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的什麼期票，——公爵很隨便地回答。——「由於她的請求，從一個借印子錢的商人那裏轉給羅果靜，現在羅果靜可以等候着，由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隨便什麼時候歸還都可以。」

「我聽見的，聽見的，但這是不會有的事情！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決不會出什麼期票！他有的是財產……自然他以前也出過這類事情，由於他那種輕浮的脾氣，我甚至也給他解過圍的……但是以他這樣豐富的財產，出期票給借印子錢的商人，且爲了這期票擔心，是不可能的。他也決不會和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發生這樣親密的關係，——這是最主要的一個問題。他宣誓說他一點也不明白，我很相信他，不過我想問您一下，您知道不知道內中的原因？那就是說會不會偶然有什麼消息傳到您那裏去？」

「不，我一點也不知道。我還要向您聲明，我對於這件事情絲毫沒有參加。」

「唉，公爵，您怎麼會這樣的？我今天真是不認識您了。我難道會猜疑您參加這類事情麼……您今天精神上不大痛快。」

他抱他，吻他。

「參加那一種『這類』事情？我沒有看見任何『這類』事情。」

「無疑地，這位女太太希望用什麼方法阻礙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做一件什麼事情，想在證人們眼內給他添加他未有，且不會有的性格。」——S公爵十分嚴澀地回答。

萊夫·尼古拉也維奇公爵感到慚愧，但還用凝聚的，疑問的眼神繼續看望S公爵。S沒有說話。——是不是簡單的關於期票的事情？是不是就像昨天她所說的那樣？——公爵終於不耐煩地喃語着。

「我對您說過，您自己判斷一下，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和……她，還加上羅果靜，他們中間究竟有什麼共通點呢？他的財產很多，那是我深知道的；還有一筆財產，他正等候他的叔父遺下來。那不過是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

S公爵忽然又沈默了，顯然因為他不願意繼續對公爵講起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來。

「這末說來，他究竟認識她麼？」——沈默了一會以後，萊夫·尼古拉也維奇忽然問。

「大概是認識的。他是一個輕佻的人！不過即使認識，也是很早，還在以前，兩三年以前。他和託慈基也認識的。現在決不會有這類的事情，他們也永遠不會這樣親密的！您自己也知道，她一直沒有在這裏，什麼地方也沒有見到她。有許多人還不知道她重新出現。那輛馬車我看見了還不到三天。」

「一輛漂亮的馬車！」——阿台拉意達說。

「是的，馬車是漂亮的。」

兩人辭走了，對於萊夫·尼古拉也維奇公爵懷着極友誼的，也許可以說是像兄弟一般的親密的同情。

但是對於我們的主角，這次的拜訪甚至含有極重要的性質。從昨天夜裏起（也許還早些）連他自己也有許多疑惑，但是一直在他們拜訪以前還不敢對於自己的疑懼加以充分的辯解。現在才明瞭了：公爵對於事情的解釋固然不免有些錯誤，但是他到底在真理的附近徘徊着，到底明白了內中有陰謀的存在。（公爵心想，S在自己心裏也許了解得完全正確，不過不願意表示出來，所以故意作錯誤的解釋。）最明顯的是他們（也就是S公爵）現在到他這裏來，懷了取得一些解釋的希望；既然如此，人家簡直認他爲陰謀的參加者。此外，假使這果係如此，果真有這樣重大的關係，那末她一定有某種可怕的目的。但是什麼目的呢？真是可怕！怎麼才能阻止她呢？阻止她是毫無可能的，在她確信自己的目的的時候！這是公爵從經驗上知道的。「瘋子瘋子！」

但是這天早晨聚集了其他太多，太多的，無從解決的事態，而且這一切都在一個時期內發生，都需要立即加以解決，因此公爵顯得十分憂愁。使他稍爲解悶的是魏拉·萊白及夫。她帶着劉葆赤卡到他那裏去，一面笑，一面講述什麼事情，講了許多時候。她的妹妹張開了嘴，也跑來了。那個中學生，萊白及夫的兒子，也跟了來，說在默示錄裏，那顆落到地上，泉水上的名叫「苦艾」的行星，根據他父親的解釋，就是遍播歐洲的鐵路網。公爵不相信萊白及夫這樣解釋，決定得便時間萊白及夫本人。公爵從魏拉那裏知道開歷爾

從昨天起就移轉到他們那裏來，看樣子一時不會離開他們，因為他找到了夥伴，和伊伏爾金將軍處得很好。他宣布他留在這裏，祇是爲了完成他的學業。在大體上，公爵開始一天天愛起萊白及夫的孩子們來了。郭略整天沒有來；他一清早就上彼得堡去了。（萊白及夫也爲了自己的什麼事情剛天亮就走了。）但是公爵不耐煩地等候筊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奇的光降，他今天一定要到他家裏來一趟。

他在下午六點多鐘，吃完飯以後光臨了。公爵初看他一眼，就心想至少這位先生應該毫無錯誤地知道一切的底細，——他身邊有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納和她的丈夫爲助手，還能不知道麼？但是公爵和筊納的關係還是有點特別。譬如說，公爵委託他辦理蒲爾道夫司基的案子，而且特別懇求他辦理；但是不管他如何信託他，不管以前發生的一切，在兩人中間時常還留着幾個似乎互相決定絕口不提的節目。公爵有時覺得筊納也許極願意作友誼的，誠懇的表示。譬如說，現在他剛進來，公爵立刻覺得筊納深信現在已到了擊破他們中間一切節目上的堅冰的時候。（筊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奇很忙；他的姊姊在萊白及夫那裏等他；他們兩人有事到什麼地方去。）

假使筊納果真期待着各種不耐煩的發問，一些出於至情的敘述，友誼的流露，那末他自然是很錯誤的。在他來訪的二十分鐘以內，公爵甚至很陰鬱，精神幾乎顯得散漫。期待着的發問，或者不如說是筊納最期待着的一個主要的問題，是不會有的了。那時候筊納決定用極大的含蓄說話。他無止歇地講了二十分鐘，一面笑，一面作極輕鬆的和藹的，迅速的談話，但是沒有提到主要的問題。

筊納講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來到伯夫洛夫司克祇有四天，已經引起了大眾的注意。她住在水手

街上一所不大的，笨拙的房屋裏，達里亞·阿萊克謝夫家裏，她的馬車幾乎是伯夫洛夫司克最漂亮的一輛。她的身邊已經聚了一大羣年老和年輕的追求者；有時有人騎着馬伴在馬車後面。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還和以前一樣的挑剔，經過選擇以後才容許他們上門。但是在她身旁到底組成了一隊的人，在必要時會有人替她撐腰的。有一個住在別墅裏的未婚夫，已爲了她和自己的未婚妻爭吵；一位老將軍爲了她，幾乎咒罵他的兒子。她時常帶一個漂亮的小姑娘乘馬車出游，她祇有十六歲，是達里亞·阿歷克謝夫的遠親。這個姑娘唱得很好，——所以到了晚上她們的房屋很能引起人們的注意。不過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舉動還很體面，服裝也不顯赫，且具有特別的趣味，所有的女太太們全羨慕她的趣味，美貌和那輛馬車。

「昨天那樁怪僻的事件，」——筭納說，——「自然是預謀的，自然不應該算數。如果想找她的錯，必須故意尋覓因頭，或造她的謠言，這是人家立刻會去做的。」——筭納說，等候公爵立刻問：「爲什麼他認昨天的事件是預謀的事件？爲什麼人家立刻會去做呢？」但是公爵沒有問。

關於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的事情筭納又是自己說出來的，公爵並沒有特別問他，這是很奇怪的，因爲他沒有任何理由就把他插進談話裏去了。照筭佛里拉·阿爾達里昂諾夫納的看法，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以前並不認識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現在也祇是勉強強地認識，也就因爲四天以前在散步的時候有人介紹給她，一次都不見得會和別人一塊兒到她家裏去過。期票一層也許會有的，（這甚至於是筭納所深知的。）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的財產自然很多，但是——出產方面有些事情確乎有點紊

亂。」到了這有趣材料上，筭納忽然中斷了。關於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昨天的舉動，他沒有說一句話，除去上面偶然說出來的以外。以後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納跑來找筭納，坐了一會，也是沒有經人家問起，就宣布說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今天或明天會上彼得堡去，她的丈夫（伊凡·彼得洛維奇·波奇成）已在彼得堡，也是爲了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的事情，內中確會出了什麼情形。臨走時她說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今日心緒不佳，最奇怪的是阿格拉耶和全家吵嘴，不但和父母，甚至和兩位姊姊，「這是很不好的。」兄妹兩人把最後的一椿對於公爵極重要的新聞似乎在無意之間講出了以後，就走了。關於「伯夫里柴夫的兒子」的事情筭納也沒有提一句話，也許是由於虛假的謙恭，但也許是爲了一憐惜公爵的情感，「不過公爵對於他這樣努力辦理案件又向他道謝了一次。」

公爵很喜歡他現在終於可以獨自留在那裏；他從平臺上走下來，穿過道路，走入花園；他想考慮並且解決一個步驟。但是這個「步驟」並不屬於應該考慮的，卻屬於不應該考慮，而就這樣簡單地加以決定的；他忽然想放棄這裏的一切，自己走回到從那裏來的地方，走到遼遠的，荒僻的地方，立刻就走，甚至不和任何人告別。他預感到假使再在這裏留下幾天，一定會無可挽回地被吸進這社會裏去，從此他的命運就和這社會相聯結了。但是他沒有考慮上十分鐘，就決定逃走是「不可能的，」這近乎一種懼怯，他面前有許多任務，不去解決它們，或至少不用全力去解決他們，現在是沒有任何權利的了。他懷着這樣的思念回到家去，游玩了不到一刻鐘。他在這時候感到異常的不幸。

萊白及夫還沒有回家，快到黃昏時，開歷爾闖到公爵那裏去，並沒有喝醉，卻預備下了滿腔的感情的



出自肺腑的話。他逕直宣言，他跑來對公爵講述自己的一生，就是爲了這個才留在伯夫洛夫司基。趕走他是絕對的不可能；他決不肯的。他預備說得很長久，說得不連貫，但是忽然從最初幾句話起就跳到結論上去，當時宣布他已經喪失了「一切道德的幻影，（祇是爲了不信仰上帝而起）」竟偷起東西來了。——

「您想一想竟會這樣的！」

「開歷爾，以我處在您的地位上說，最好在沒有特別需要的時候不必說出實話來。」——公爵起始說，——「不過您也許故意說您自己的壞話？」

「我是對您，單單對您一人說的，單單是爲了幫助自己的發展而說的！我決不對任何人說；我寧願死去，穿着壽衣帶走我的秘密！公爵，您要知道，您要知道，在我們這時代弄錢真是難事！請問您，究竟從那裏去弄呢？就有一句回答：『你拿金子和金鋼鑽來抵押，我們纔可以借給你錢。』那就是我恰巧沒有的東西。您想一想看呀！我後來生了氣，一直立在那裏。『用子母綠抵押能借錢麼？』他說：『子母綠是可以的。』——『那很好了，』——我說，戴上帽子就走了。鬼和你們在一起，你們這些壞蛋！真是的！」

「您莫非有子母綠麼？」

「我那裏會有呢！公爵，您還是那樣地光明而且天真，甚至可以說是帶着牧童的眼光觀察人生！」

公爵起始對他有點感到不像憐惜，卻像慚愧的樣子。他的心裏甚至閃過了一個念頭：「不可以不用別人的良好的影響把這人的性格改一下。」他自己的影響是他從一些原因上認爲極不相宜的，——並非由於自視太低，卻爲了對於人生具有一些特別的眼光。他們漸漸兒談起話來，談到不想分開的地步。

開歷爾特別樂意地直說出各種事情，這類事情是怎麼也不能想像，何以能講出來的。他每次着手講一件事情的時候，肯定地說他內心如何的懺悔，「充滿了眼淚，」但是講得好像對於他的舉動十分驕傲，同時有時講得非常可笑，使他和公爵笑得像瘋子。

「主要的是您這人身上似乎有一種孩子氣的信任心，和不尋常的真實性，」——公爵終於說，——「您知道，就從這一點您能贖取許多的罪。」

「謝謝，謝謝，騎士式的感謝！」——開歷爾和悅地說。——「但是您知道，公爵，這一切全出於幻想，全出於誇口，事實上是永遠不會有的！爲什麼這樣？我真不明白。」

「您不要失望。現在可以肯定地說，您已把您的一切事情都對我講過；至少我覺得在您所講的以外，現在是沒有什麼可添加的了，對不對？」

「沒有什麼可添加的！」——開歷爾帶着一些惋惜呼喊着。——「公爵，您真是還在用瑞士的樣子了解人。」

「難道還可以添加麼？」——公爵帶着畏葸的驚異說。——「那末您希望於我的是什麼？您說罷！您跑來做這樣的懺悔爲了什麼？」

「希望您希望什麼？第一層，看看您那種坦白的性格是很有趣的；同您坐一會談談也是有趣的；我至少知道在我面前的是一個有德行的人物，第二層……第二層……」

他遲頓着。

「也許您想借錢麼？」——公爵很正經而且隨便地說，甚至好像帶點長蔥的樣子。

好像有人把開歷爾抽拉了一下；他帶着以前那種驚異的態度匆遽地向公爵眼內逼直地看了一下，拳頭朝桌上叩擊。

「您竟會用這種法子把人打得發昏！公爵，您真行！一會是那樣的坦白，那樣的天真，簡直是黃金時代所未聞的，同時忽然把一個人像利箭似的戳得洞穿，使用這樣深刻的心理觀察的方法。然而這是需要加以解釋的，因為我……我簡直弄得糊塗了！自然，我的最終的目的是借錢，但是您問我的時候，好像問得並不發現什麼可以責備的地方，好像是應該如此的。」

「是的……從您的方面是應該如此的。」

「您不感到憤激麼？」

「有什麼可憤激的呢？」

「您聽着，公爵，我從昨天晚上就留在這裏，第一層，是爲了對於法國主教蒲爾達爾表示特別的敬意，（在萊白及夫那裏開着瓶子，一直開到三點鐘，）第二層，且是主要的一層，（我可以用一切的十字架發誓，我說的是真正的實話！）我所以留在這裏，乃是爲了想把我的心靈裏的懺悔告訴給您聽，以便助成我的個人的發展；我就懷着這樣的思念在三點多鐘的時候包着眼淚睡着了。您現在相信不相信一個正直的人的話：正在我滿含了內心的，且加上是外表的眼淚，（因爲我到底哭了，我是記得的！）想昏昏地睡熟的那個當兒，我發生了一個惡毒的念頭：「要不要在懺悔以後向他借錢呢？」因此，我預備下了一片懺悔

詞，好像燒了一盆「眼淚炒肉片，」就想用這眼淚填路，使您在感動之下借給我五十盧布。您看這不是太卑鄙麼？」

「這一定是不對的，不過是巧合罷了。兩種思想遇合在一處，是很常見的事。我也不斷發生這情形。我以為這不大好，您知道，開歷爾對於這情形我首先責備自己。您現在好像把我自己的事情講給我聽。我有時還想，」——公爵繼續很正經而且誠懇地說，露出深刻的、真切的注意。——「所有的人全是如此，所以我開始贊許自己，因為和這雙重的思想奮鬥是很困難的。我是經歷過的。天知道這些思想怎樣的來，怎樣的產生。您竟稱這為卑鄙！現在我又起始怕這些思想。無論怎樣，我不是您的裁判官。據我看來，不能逕直稱為卑鄙，您以為如何？您想用眼淚騙錢，這種手段是巧妙的，但您自己也會發誓，您的懺悔具有另一種高尚的目的，並不僅祇是金錢上的目的；至於說到金錢一層，那您是預備用來喝酒的，不是麼？而在這樣的懺悔之後，自然是懦怯的行爲。但是同時你又怎麼能拒絕喝酒呢？這是不可能的。怎麼辦呢？最好是照您自己的良心去做，您以為怎樣？」

公爵用極大的好奇看望開歷爾。關於雙重思想的問題顯然早已佔住他的心。

「在這以後爲什麼還要喚你爲白癡呢，我不明白！」——開歷爾喊。

公爵微微地臉紅了。

「傳道者蒲爾達魯是不憐憫人的，您卻憐憫人，從人道上批判我爲了懲罰自己，且爲了表示我的感動的意思，我不向您借一百五十盧布，祇要給我二十五盧布就夠了！這是我至少在兩星期以內所需要的。」

我在兩星期以前決不問您再要錢。我想讓阿格士卡快樂一下，但她是不值得的。親愛的公爵，願上帝祝福您！

萊白及夫剛回家就進來了，看見開歷爾手裏握着二十五盧布，便皺了眉。但是開歷爾一有錢，就忙着走開，頓時溜之大吉。萊白及夫立刻起始說他的壞話。

「您是不公平的，他確是誠懇地懺悔，——公爵終於說。

「什麼叫做懺悔！那就和我昨天一樣：『低賤，代賤』的一套，其實祇是空話而已！」

「那末您所說的祇是一些空話麼？我總以為……」

「現在我祇對您一人宣布實在的話，因為您看人很透澈：言語和行爲，虛謊和真理——在我那裏是合在一起，完全誠懇的。真理和行爲存留在我的誠摯的懺悔之中，信不信隨您，我是可以賭誓的，言語和虛謊則藏在魔鬼的思想裏，（這思想永遠是現實的），那就是如何捉住人，如何用懺悔的淚水佔得便宜！真是這樣的！我不會對別人說這種話，——人家會笑一聲，或者唾口痰；然而您是從人道上加以判斷的。」

「恰巧就和他剛纔對我所說的話一模一樣，——公爵喊，——你們兩人都好像在那裏誇大口！您竟使我感到驚訝，不過他比您誠懇些，您竟把這一切變成了根本的職業。够了，不要皺眉頭罷，萊白及夫，不必把手按在心上。您有什麼話對我說麼？您沒有事決不會來的……」

萊白及夫扮着鬼臉，扭起身體來了。

「我整天等候您，想向您提出一個問題；最好請您一開口就說實話，那怕一輩子說一次實話也好；昨

天那輛馬車的事情您多少參加過沒有？」

萊白及夫又扮起鬼臉，起始嘻嘻地笑，擦着手，甚至打了噴嚏，但還不敢說出什麼話來。

「我看出您是參加的。」

「不過是間接的，僅祇是間接的！我說的是實話！我的參加就是預先報告那位女太太，我家裏聚了一羣朋友，有某些人在座。」

「我知道您打發您的兒子到那裏去，他剛纔自己對我說過，但這是什麼樣的一個陰謀！」——公爵不耐煩地喊。

「不是我的陰謀，不是的，」——萊白及夫搖手。——「另一些人在裏面，另一些人在裏面，說是陰謀，還不如說是幻想。」

「究竟是怎麼會事呢？看基督的份上，對我解釋一下罷！難道您還不明白這是於我有直接關係的麼？這簡直是糟場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的名譽。」

「公爵！尊貴的公爵！」——萊白及夫又扭起身體來了。——「您並不許我說完全的實話；我已經開始對您講過實話；不止一次；您不許我續講下去……」

公爵沈默着，尋思了一會。

「好極了。您說實話罷，」——他沈重地說，顯然經過了一番極大的內心的爭鬥。

「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萊白及夫立刻起始說。

「不許響，不許響，」——公爵瘋狂地喊，由於憤激，也許還由於羞慚，滿臉都紅了。——「這是不會有的，這全是胡說！這全是您自己想出來的，或是和您一樣地瘋狂的人們想出來的。我永遠也不願意再聽您說這種話了！」

在十一點鐘很晚的時候，郭略帶着整盒子的消息跑來了。他的消息有兩種：彼得堡的和柏夫洛夫司克的。他先迅速地講述了彼得堡方面的主要新聞（專特關於伊鮑里特和昨天的那樁故事），以便以後再加以補充，連忙轉到柏夫洛夫司克的新聞上去。三小時以前，他從彼得堡回來，不先講到公爵那裏，一直就到葉府上去。「那裏出了些可怕的事情！」自然，馬車的事件處於畫面的前景上，但是一定還發生了他和公爵兩人都不知曉的一些事情。「我自然不去偵探他們，也不想細問任何人；不過他們把我接待得太好了，好得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但是他們一句話也沒有提到您！」最重要而且有趣的是阿格拉耶爲了箭納剛纔和家內的人們爭論起來。內中詳細情形如何，——我不知道，不過確是爲了箭納（您想一想居然會這樣的！）甚至爭吵得利害，那末一定是極重要的事情。將軍回來得很晚，皺着眉頭，和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一塊來。大家款待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很爲優渥，他自己也異常快樂，和藹。最重要的新聞是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悄悄地坐在小姐們那裏的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納叫去，一刀兩斷地，把她從家裏趕走，不過用的是極客氣的方式，——親自從瓦略那裏聽來的。「瓦略從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出來，和小姐們告別時，她們並不知道她永遠被拒絕上門，她和她們是最後一次的辭別。」

——但是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納七點鐘時候曾經到我這裏來過的，——驚異的公爵問。

「七點以後，或是八點鐘時候她被趕走的。我很可憐瓦略，很可憐筭納……他們無疑地永遠在那裏弄陰謀，他們非此不行。我從來也不知道他們想些什麼，也不願意知道。但是您必須相信，親愛的公爵，筭納是有良心的。他在許多方面自然是完結的人，但是在許多方面他具有一些祇要去尋找總可以覓到的性格。我以前沒有了解他，是永不饒恕自己的事……我不知道現在出了瓦略的那段歷史以後，是不是仍舊到他們那裏去。不過我從開頭就用完全獨立和單獨的形式和他們相見的，但是總要考慮一下。」

「您太可憐令兄是不必的。」——公爵對他說，——「既然事情已經弄到這種地步，筭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已在羅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的眼裏成爲危險人物，那末他的某種希望是可以成立的。」

「什麼希望！」——郭略驚奇地喊。——「您是不是以爲阿格拉耶……這是不會有的！」公爵沈默了。

「您是一個可怕的懷疑派，公爵。」——郭略過了兩分鐘後說，——「我覺得您從什麼時候起成爲一個極端的懷疑派；您起始什麼也不相信，儘加以猜疑……在這種情形之下我用了「懷疑派」這個字，用得對麼？」

「我覺得是對的，雖然我自己並不知道。」

「我自己現在拒絕用這個『懷疑派』的名詞，因爲我發現了新的解釋。」——郭略忽然喊。——「您不是懷疑派，卻是喜歡吃醋的人！您爲了那一位驕傲的女郎和筭納吃醋！」



說了這句話以後，郭略跳起來，哈哈地大笑。他也許從來沒有那樣笑過。他看見公爵滿臉發紅，更加大笑。他很喜歡他想出了公爵爲阿格拉耶吃醋的意思，但是一看見他真的生了氣，立刻沈默了。以後他們又很正經地，關心地談了一小時或半小時。

第二天公爵爲了一樁不能延緩的事情，一早晨就到彼得堡去了。回到伯夫洛夫司克的時候已是下午四點多鐘，他在車站上和伊凡·費道洛維奇相遇。伊凡·費道洛維奇匆遽地拉住他的手，向四圍環顧，似乎顯得驚懼，把公爵拖到頭等車裏，一塊兒坐下。他滿身熾燒着談論什麼重要問題的願望。

「第一層，公爵，您不要生我的氣，我的方面有什麼不那個——你忘記了罷。我自己昨天就想上你那裏去，但是不知道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對於這層……我家裏簡直成爲地獄，一個神祕的人面獅身獸(Sphinx)往到裏面去了，我在裏面簡直弄得莫名其妙。至於你的方面，我認爲你的錯處比我們大家都少，自然許多事情是由於你而起的。你知道，公爵，做仁者是有趣的，但也有苦處。你也許自己已經嘗到了。我自然愛善心的人，還尊敬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但是……」

將軍還繼續說了這一類的話，但是他的話語太不聯貫。顯然他爲一件極不瞭解的事情所煩惱，使他感到震撼。

「對於我無疑的是你在這裏毫不相干，——他終於表示出較明顯的意思。——但是你一時不要來看我們，一直到風改換方向的時候再說。——至於說到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他特別熱烈地喊，——那全是無意義的誣蟻，誣蟻裏的誣蟻！這是一種策略，一種陰謀，意思在於破壞一切，離開我們。」

公爵，我對你附着耳朵說：我們和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之間還沒有說過一句話，你明白麼？我們並沒有什麼拘束。但是這句話是也許會說出來的，甚至很快，也許甚至很快！那末這是爲了破壞這件事情。但是爲什麼，有什麼原因——我不明白！女人是奇怪的，女人是有怪僻的，我真是怕她，簡直睡也睡不着。那輛馬車，白馬，這真是 Chic。真是法文裏所說的 Chic？誰供給她的？我真是犯了罪過，前天對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發生了懷疑。但是後來發現這是不會有的。既然不會有，爲什麼他想破壞呢？那真是一個難題！爲了保留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在身邊麼？但是我對你說，且可以對你畫十字，他和她並不相識，關於期票也是虛構的事情！竟會這樣無禮地在大街上「你呀，你呀」的呼喊着！純粹是一個陰謀！顯然應該賤蔑地置諸不理，對於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加倍地尊敬。我已經對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表示過了。我現在對你說出一個極祕密的念頭：我深信她是爲了對我個人的報復而做出這件事情來的，你記得就是爲了以前的一切，雖然我在她面前從來沒有做過什麼錯事。我一回憶起來就會臉紅。現在她又出現了，我以爲她是完全失蹤了。請問您，這個羅果靜一直在那裏？我心想她早就成爲羅果靜太太了。」

總而言之，這人的腦筋弄得十分糊塗。在一小時的路程裏，他一人說話，獨自發出問題，又自己加以解答，握公爵的手，至少有一件事情使公爵相信的是他並不疑惑他什麼。這對於公爵是極重要的。結末時他講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嫡親的叔叔，彼得堡某機關的長官——「他的地位很顯赫，有七十歲，一個好揮霍，好吃食的人，總之，是一個有癖性的老頭子……哈哈！我知道他也聽見了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芳名，甚至也去追求過。我剛纔到他家裏去過；他沒有接見，不舒服，但是很有錢，很有錢，還有地位……但願

上帝賜他長壽，但是他身後的財產全會遺給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的……是的，是的……我到底有點怕。我不明白怕什麼，可是很怕。好像有什麼東西在空中飛來飛去，一個災難好像蝙蝠似的飛來飛去。我真怕，我真怕……」

終於在第三天上，我們上面已經講過了，葉家纔和萊夫·尼古拉也維奇在形式上重歸於好。

## 第十二章

下午七點鐘左右，公爵預備到花園裏去。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突然一人走到他平臺上來了。

「第一，你不要以為，」——她起始說，——「我是來給你賠罪的。那是胡鬧！你是完全有錯的。」

公爵沈默着。

「有錯沒有錯呢？」

「我錯得和您一樣。不過我和你，我們兩人所做的錯事並不是故意的。前天我認自己是有錯的，現在纔曉得不對。」

「你要來是這樣的那很好。你聽我說，你先坐下來，因為我並不打算站着。」

兩人坐下了。

(癡白)

「第二，關於那些奸惡的男孩們不許說一個字！我要和你坐下來談十分鐘；我跑來向你調查一件事，（你心想是怎麼會事呀？）假使您有一個字提到那些膽大妄為的小孩，我立起來就走，完全和你斷絕

關係。」

「好的。」——公爵回答。

「請問你：兩個月，或兩個半月以前，大約復活節左右，你寄過一封信給阿格拉耶沒有？」

「寫過的。」

「什麼用意？信裏寫什麼？把信給我看一看。」

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的眼睛熾燒着，她不耐煩得幾乎抖索着。

「我身邊沒有信。」——公爵驚異起來，顯得異常的膽怯。——「假使那封信還完整着，那末應該在

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的身邊。」

「不許裝腔！你寫什麼？」

「我不是裝腔。我一點也不怕。我沒有看見我不應給她寫信的任何理由……」

「不許響！你以後再說。信裏面有什麼話？你爲什麼臉紅了？」

公爵尋思了一下。

「我不知道您的思想，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我單祇看出您很不喜歡這封信。您必須同意，我本來可以拒絕這樣的問題；但是爲了對您表示我並不爲了這封信有所懼怕，也不對於所寫的話有什麼遺憾，我決非爲了這個臉紅，（公爵臉紅得更加利害了，）我現在對您讀這封信，因爲我大概會背得出來的。」

公爵說完以後，就讀這封信，幾乎是一個字，一個字地和原來一樣。

「真是空話！據你看來，這類胡來的話究竟有什麼意思？」——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嚴厲地問，在非常注意地聽了這封信裏的話以後。

「我自己完全不知道；我祇知道我的情感是誠懇的。在那個時候我心裏充滿豐富的生命力和特別的希望。」

「什麼希望？」

「那是難於解釋的，不過並不是您現在也許心裏所想的那種希望……一句話，那是未來的希望和快樂，由於我在那裏並不是陌生的，並不是外人而感到的快樂。我忽然很喜歡祖國的一切。於是在一個陽光的早晨裏，我取了筆，寫給她這封信。爲什麼寫給她，——我不知道。有時候人是希望有一個知己在旁邊的；我顯然希望得到一個知己……」——公爵在沈默了以後又說。

「你有了戀愛麼？」

「不。我……我這封信好像是寫給妹子的。我署名也用兄長的稱呼。」

「唔！故意的。我明白。」

「我很難回答您這些問題，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

「我知道你很難，不過你難不難於我毫無關係。你老老實實的回答我，像在上帝面前：你對我說的是謊話呢？或者不是謊話？」

「我沒有說謊。」

「你說你沒有戀愛，這話是真確的麼？」

「大概是完全真確的。」

「什麼叫做『大概』？那男孩傳過話沒有？」

「我請求尼古拉·阿爾達里昂南奇……」

「那個男孩麼？那個男孩麼？」——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奮激地插上去說，——「我不知道

什麼尼古拉·阿爾達里昂南奇就是那個男孩麼？」

「尼古拉·阿爾達里昂南奇……」

「我告訴你，那是男孩！」

「不，不是男孩，卻是尼古拉·阿爾達里昂南奇，——公爵終於堅決地，十分輕聲地回答。

「好罷，好罷！我記住你。」——她努力壓住她的騷亂的心情，休息了一下。

「那個『可憐的騎士』是什麼意思？」

「我完全不知道。這於我無關。這是玩笑。」

「聽着到也有趣的！不過她難道果真對你發生興趣麼？她自己常稱你為『小怪物』和『白癡。』」

「您可以不必轉告給我聽的。」——公爵用責備的神色微語地說出。

「你不要生氣。她是一個任性的，瘋狂的，慣寵的女人，——愛上了，一定要出聲辱罵，當面取笑；我以

前也是這樣的。不過請你不必得意；她不會是你的。我不願意相信這個，她決不會是你的！我說這話，爲了使你現在就想法子。你聽着，你現在發誓，你不娶那個婦人。」

「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您說什麼話？」——公爵幾乎驚訝得跳了起來。

「你不是幾乎快娶她麼？」

「幾乎娶她，」——公爵微語，垂下頭來。

「這末說來，你是愛上她了麼？現在就爲了她來的麼？爲了那個婦人麼？」

「我到這裏來不是爲了結婚的，」——公爵回答。

「你在世界上有沒有神聖的東西？」

「有的。」

「你發誓並不是爲了娶她而來的。」

「我可以指着隨便您需要的什麼發誓！」

「我相信。你吻我一下。我這纔能够自由地透了一口氣。但是您知道：阿格拉耶並不愛你，你應該去想

法。我活在世上一天，她不會嫁給你的！你聽見沒有？」

「聽見了。」

公爵臉紅得竟不能直看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

「你記住了罷。我等候着你，把你當待天神似的看待，（你是不值得這樣看待的！）我在夜裏把枕頭

都哭溼了，——但並不是爲了你，你不必着急，我另有一種憂愁，永恆的，永遠是如此的。我所以這樣不耐煩地等候你，是爲了這個原因：我還相信你是上帝親自派來，當作我的知己朋友和親兄弟一般。我身邊沒有一個人，除去那個老太婆白洛孔司卡耶以外，連她也飛走了，再加上她由於年紀太老，笨得像一隻山羊。現在你簡單地回答一聲：是或不是？你知道她前天從馬車上呼喊有什麼用意？

「說老實話，我並沒有參與，一點也不知道！」

「够了，我相信。關於這件事情現在我另有一個意思。昨天早晨的時候，我還責備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前天一整天，還有昨天早晨。現在我自然不能不同意他們的意見，顯然是人家在那裏笑他，把他當作傻子看待，爲了什麼緣故，總有些原因，（這一點就很可疑！這就是不大體面！）但是阿格拉耶決不會嫁給他，我對你說！即使他是好人，事情也就是如此。我以前曾經搖動，現在確已決定了：「先把我放在棺材裏去，埋在土裏，以後再把女兒嫁給他。」我今天對伊凡·費道洛維奇這樣說。你瞧我多末信任你，你看見了沒有？」

「我看見，也明白。」

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尖銳地審看公爵；她也許很想知道關於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的消息使他引起怎樣的印象。

「關於箭佛里拉·伊凡諾維奇你一點也不知道麼？」

「您是說……我知道得很多。」



「你知道不知道，他和阿格拉耶通信麼？」

「我完全不知道。」——公爵驚異起來，甚至抖索了一下，——「您說筭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和阿格拉耶·伊凡諾夫通信麼？這是不會有的！」

「還不很久。他的妹子一冬天替他開路，像一隻老鼠似的工作着。」

「我不相信。」——公爵在稍加考慮，還露出騷亂的神情以後，堅定地說：——「假使有這事情，我一定會知道的。」

「難道他會自己跑來，在你胸前帶着眼淚直說出來麼？你真是一個蠢貨！你真是一個蠢貨！大家全騙你，把你看作……看作……你信任他不覺得可恥麼？難道你沒有看見他從四面八方欺騙你麼？」

「我很知道他有時欺騙我。」——公爵不樂意地輕聲說着。——「他也知道我知道……」——他補說了一句，沒有說完。

「既然知道，還信任他！真有這樣的事！但是從你那裏是會做得出的。我還有什麼可奇怪的。天呀！曾經有過像這樣的人麼？你知道不知道這位筭納，或是那個瓦略竟從中設法，使她和娜司泰謝·費里帕夫通信。」

「使誰？」

「就是阿格拉耶。」

「我不信！不會有的！有什麼目的呢？」

他從椅上跳起來了。

「我也不相信，雖然是有證據的。她是一個個強的女孩，理想的女孩，瘋狂的女孩！一個脾氣壞透的，壞透的女孩！我可以在一千年內證明她是壞脾氣的女孩。我那幾個女孩現在都是如此的，連那個淫母雞阿歷山大都是的，但是這個女孩最不聽話。不過我也不相信！也許因為我不願意相信！」——她好像自言自語地說，——「你爲什麼不來？」——她忽然轉身，向着公爵，——「這三天你爲什麼不來？」——她不耐煩地又朝他喊。

公爵起始講述原因，但是她又插斷了。

「大家都認你爲傻瓜，大家都騙你！你昨天進城去了；我敢打賭，你跪着求那個壞蛋接受一萬塊錢！」

「完全不是的。我想也沒有想到。甚至沒有見到他。他也並不是壞蛋。我接到他一封信。」

「你把那封信給我看看！」

公爵從皮包裹取出一張字條，遞給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字條裏說道：

「先生，我在人們眼中自然沒有絲毫權利還能容許自尊心的存在。根據人們的意見，我是太渺小的人。但這是在人們眼中，而不是在您的眼中。我深信您也許比別人好些。我和陶克達連闊意見不合，和他分離了。我決不再願收您分文，承您幫助家母，我應該感激您，雖然我認爲這是一種軟弱。總之，我對您的觀察不同，這是認爲必須通知您的。我覺得我們中間以後任何的關係是不會有的了。」

再啓者：前款不足數計二百盧布隨後奉還不誤。」

「真是無聊！」——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一邊把字條扔還給他，一邊說。——「不值得去讀它。你冷笑什麼？」

「我看您讀了這封信會感覺愉快的。」

「怎麼！這一篇充滿虛榮的無聊的話麼？難道你不看見他們全都驕傲而且虛榮得發了瘋麼？」

「是的，不過他總算認了錯，和陶克達連關脫離關係了。他的虛榮心越利害，越有價值。您真是一個小孩，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

「你是打算喫我一記耳光麼？」

「不是的，我並不打算。因為您既喜歡這字條，卻又隱瞞着。您何必對於自己的情感慚愧呢？您在每件事情上都是如此的。」

「現在不許你再跨到我家裏去。」——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跳起來了。忿怒得臉色發出慘白。——「從今以後連你的靈魂都不許上我的家裏去！」

「三天以後您會自己跑來，叫我去的……您怎麼不害臊呢？這是您的最好的情感，您爲什麼發生羞慚呢？您祇是自己磨折自己罷了。」

(癡白)

「我從此死也不叫你去！我要把你的名字忘記光了。已經忘掉了！」  
她離開公爵，跑出去了。

「沒有您，人家也早就禁止我上您府上去呢。」——公爵朝她後面喊。

「什麼誰禁止你的？」

她迅速地回轉身來，好像有一根針刺了她一下。公爵遲遲不答，他感到他無意中說漏了話。

「誰禁止你的？」——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發狂地喊。

「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禁止的……」

「什麼時候快說呀！」

「今天早晨送來的，讓我永遠不要到您府上去。」

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站在那裏楞住了，但是她在這裏盤算着。

「送什麼來派什麼人來經那個男孩的手麼傳口話麼？」——她忽然又喊了。

「我接到了一張字條，」——公爵說。

「在那裏快拿來快快！」

公爵想了一會，但是從背心口袋裏掏出一張不整齊的碎紙，寫着下面的話：

「萊夫·尼古拉也維奇公爵鑒：假使在發生了一切情事之後，您還想光降到舍間來，使我驚愕，那末您要知道，您不會在歡迎的人們中間發現我的。」

阿格拉耶·葉潘欽

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想了一會，以後忽然跑到公爵身前，抓住他的手，把他拉走。

「快快去！故意現在就去，立刻就去！」——她喊，發作了一陣特別的騷亂和不耐煩的神氣。

「您這樣會使我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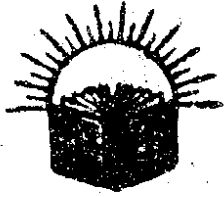
「惹什麼？你真是天真爛漫的蠢貨！甚至不像男人！現在我自己全都看見，親眼看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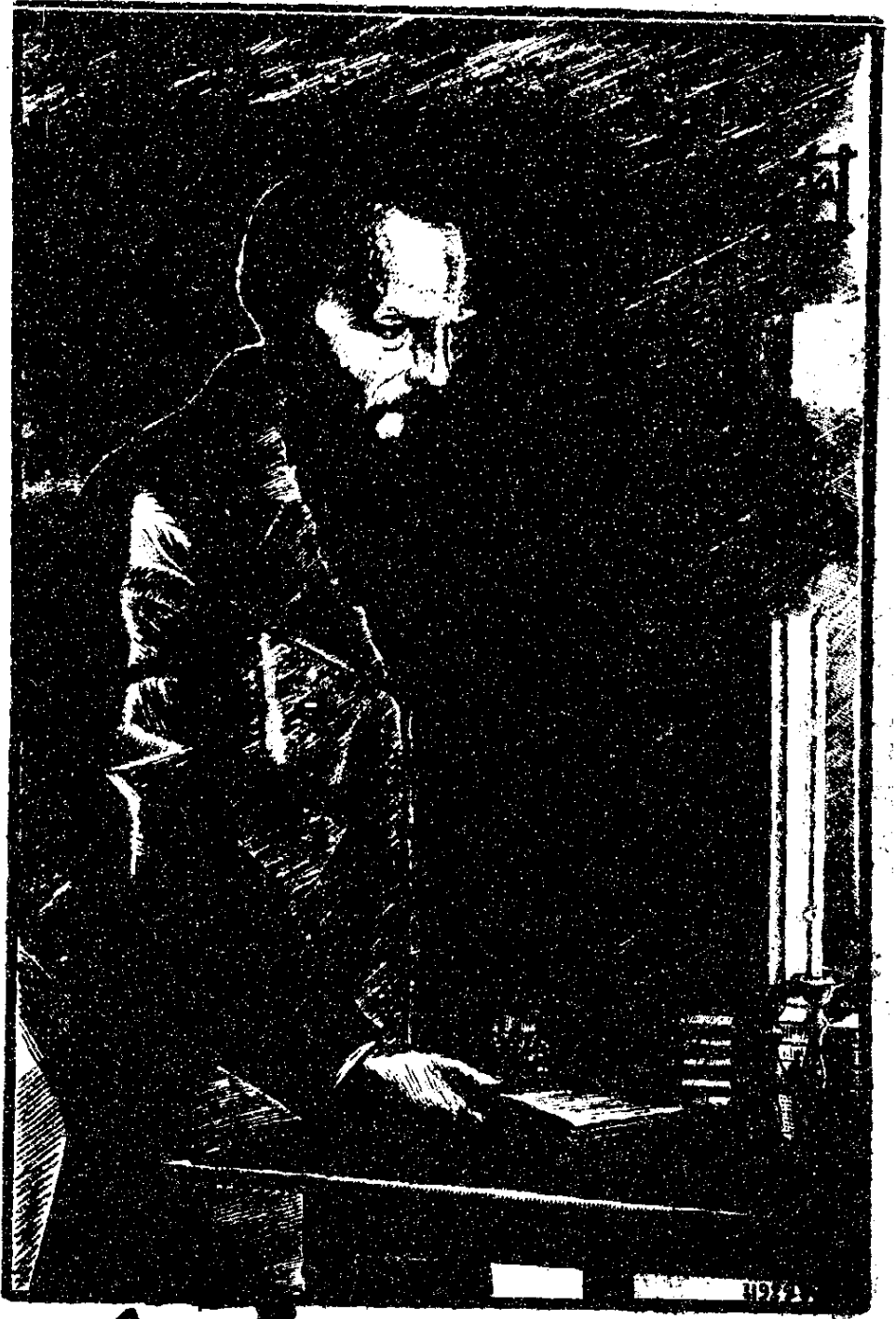
「至少讓我拿一頂帽子呀……」

「你的那頂討厭的帽子在這裏！我們走罷！你甚至連好好的式樣都不會挑……這是她……這是她在剛纔發生了那樁事情之後……這是在氣頭上寫的。」——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喃喃地說，拉住公爵，一刻也不放手。——「我剛纔替你辯護，大聲說您不來是一個傻子……否則他是不会寫這種無意義的字條的！一張不體面的字條。對於一個正經的，有學問的，有教養的，聰明的女郎不體面的字條……唔！」——她繼續說。——「或者……或者也許……也許她自己因為你不去而動氣，祇是沒有料到給一個人寫這樣的信是不能的，因為他會當真的。你為什麼偷聽？」——她喊，自己覺察她說漏了話。——「她需要像你這樣的丑角，她許久沒有見到。她請求你的就是這個！我很喜歡，我很喜歡聽她現在怎樣取笑你。真喜歡！你是值得這樣對待的。她會得很！她真會……」

7147  
2-12  
121

Handwritten scribbles and lines, possibly representing a signature or abstract drawing.





# 癡日

卅 下

著 基 斯 夫 也 妥 司 陀  
譯 之 濟 耿

## 第三卷

### 第一章

時常有人訴說我們沒有實用人才，譬如說，政治的人物是有的；將軍也很多；各種管理員，無論需要多少，立刻可以任意找到；——然而實用的人物卻沒有。至少大家全在訴說沒有。據說在幾條鐵路上連正正經經的車役都沒有；又說，在輪船公司裏組織一個稍為看得過的管理機關是無論如何不可能的。聽說在某一條新開闢的鐵路上車輛互撞，或在橋上傾覆；又有人記載，一列火車幾乎在雪地裏過冬；開行了幾小時，便在雪裏停留五天。又說，有好幾千鋪特的貨物放在一個地方兩三個月，等候發運，竟朽爛了；又說，（但這甚至是無從置信的）有一個商店的夥計追着問一位管理員，什麼監察之類，要求發運貨物，竟吃了他幾記耳光，事後他解釋這種行爲，說是因爲「他性情變爲暴躁了。」政界裏的位置似乎多得想起來會使人可怕；大家以前全去做官，現在還是做官，大家都想做官，——那末從這許多材料裏似乎怎麼還不能組織成一個體面的輪船公司呢？

(419)

對於這問題有時會給予十分簡單的回答，——簡單得甚至令人難於相信這樣的解釋。固然，人家都說我們這裏大家在以前和現在都做官，這是依照最好的德國的模範，從會祖到會孫二百年來延襲下來





的——但是做官的人們是最不實用的，結果是抽象與缺乏實用知識在做官的人們中間直到最近還被認為極大的美德和褒獎。然而我們徒然講起做官的人們，我們想講的還是那些實用的人們。無疑地，畏葸和充分缺乏自己的主張以前時常被我們認為一個實用的人主要的，最好的表徵——甚至現在還認為如此。但是何必單祇責備自己——假使這種意見可認為責備古怪脾氣的缺乏在全世界的各處，從古以來，就永遠被認為幹練的，會做事的，有實用的人的第一美德和最佳的褒獎，至少百人中有九十九人（這是至少的限度）永遠持着這個意見，祇有百分之一的人時常作不同的看法。

發明家和天才在他們事業發軔的初時，（也時常在終結時）被社會認為傻子——這是極陳腐的，盡人皆知的見解。譬如說，大家在十年來全把錢送往當店存放，按四厘的利息存放了幾十萬萬，那末當店一不存在，大家須憑藉自己的主意以支配金錢，自然鉅資的一大部分一定將在股票交易的狂熱中在騙子的手裏傷亡殆盡——而這甚至出於體面和禮節的需要。是的，一定是出於禮節的需要；如果有禮節的畏葸和有體面的缺乏古怪脾氣，按照公認的見解，至今還成為能幹的，體面的人的不可或缺的性格，那末太突然加以變更是太不體面，甚至太無禮節。譬如說，那一個熱愛自己兒女的母親，在她的兒子或女兒稍有越軌行動的時候，不會感到驚懼或嚇出毛病來呢？——但願他取得幸福，在滿足中過一輩子，不做出古怪的行爲來————每個母親在搖她的孩子安睡時總是這樣想的。從古以來，我們的保姆們安撫孩子時總要在嘴裏念念有詞地說：「但願你將來穿金衣裳，取得將軍的頭銜，」是的，在我們的保姆們看來，將軍的頭銜是俄國人幸福的頂極，成為和平優美的極樂境地的最普遍，且具有民族性的理想。果真的：在庸庸

碌碌地舉行了考試，且當了三十五年差使以後，——誰能不終於充當將軍，且不在當店裏積下一筆款項呢？因此，俄國人幾乎不用任何努力，就獲得了一個能幹的、實用的人的頭銜。實際上，惟有古怪的人，換一句話，也就是不安靜的人，纔能不成爲將軍。也許這裏面有些誤會；但是從一般上講來，這大概是對的，我們的社會在下關於實用的人的定義的時候是完全合理的。我們到底說了一大堆多餘的話，我們本來祇想說幾句話，解釋我們熟識的葉潘欽的家庭。這家裏的人們，或者至少這家庭內最有自省力的分子，時常爲一種幾乎是，家族中普遍的性格而感到苦痛，——這性格恰和我們剛纔在上面討論過的那種美德相反。他們並不充分了解事實，（因爲那是難於了解的，）卻有時總要疑惑，他們的家庭裏的一切與別人家大不相同。別人家是平滑的，而他們那裏卻是崎嶇難行；別人家順着鐵軌滾溜，——他們卻時時刻刻地從軌道上跳出。別人都是時時刻刻，知禮識趣地畏葸，他們卻不如此。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固然過分地驚懼一切，但這到底不是他們所企求的知禮識趣的體面社會上的那份畏葸。也許祇有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一人驚慌；小姐們還年輕，——雖然都是聰明的、愛嘲諷的人，至於將軍也是聰慧過人，（自然不能不帶點勉強，）但在遇到困難的情形時候祇會說：「唔」的一字，而終於將一切希望歸到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身上去。因此，責任是應該由她負的。這家庭也並不見得以怎樣的具有自出心裁的進取性著稱於世，且也不見得由於有意識地對古怪脾氣的傾向而越出軌道之外，這自然是完全不體面的。不是的！實際上，這一點也沒有，那就是說並無任何有意識地設定下的目的，而結果總覺得葉潘欽家雖然是很尊嚴的，卻有點不對勁，和一般尊貴的家庭不大相同。近來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常認自己

和自己的「不幸」的性格應負全責——因此更增加了她的痛苦。她自己時時刻刻以「愚蠢的，不體面的古怪女人」尊稱自己，為懷疑所苦，處於不停歇的惶惑的境地裏，不能在某種極普通的事物的衝突內發現出路，時時刻刻將災害誇張着。

我們還在本書開始時就提過葉潘欽一家人受大家真正的尊敬，伊凡·費道洛維奇將軍自己雖出身不明，但也無可爭辯地到處受大家尊敬的接待。他之值得尊敬，第一因為他是富人，「不是最起碼的人」，第二因為他這人目光雖不遼遠，但十分正經。但是智識的多少帶點遲鈍幾乎是一切的事業家，至少所有正經的賺錢的人必須的性格。加以將軍具有體面的舉止，謙恭的行爲。他還會沈默，同時不讓人踏自己的腳，並不單單爲了他是將軍，且因為他是誠實的，正直的人。最重要的是他有極強的奧援。至於說到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前面業已解釋過，她出自望族，雖然我們這裏對於氏族並不看重，假使沒有相當的奧援。然而她也有奧援，所以被那般人所敬愛，自然大家也應該隨在他們之後尊敬她，接待她。無疑地，她對於家庭感到的痛苦是無根據的，具有些微的原因，而且誇大得可笑。假使某人鼻上或額上有了硬疣，總覺得世界上大家祇有一樣事情做，那就是看你的硬疣，嘲笑它，爲了它責備你，那怕你會發現了美洲大陸。無疑的是社會上確乎認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爲「怪物」，但同時又無可爭辯地尊敬她；不過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並不相信人家尊敬她，——一切的不幸全在這上面。她看着自己的女兒們，疑心自己不斷地妨害她們的前途，疑心她的性格是可笑的，不體面的，無可忍耐的，——爲了這，又不斷地責備女兒們和伊凡·費道洛維奇，整天和他們爭吵，同時又愛他們到了把自己遺忘的地步，幾乎到了狂

熱的程度。

最使她困惱的是她疑心女兒們成爲和她一樣的「怪物」，像她們那樣的女孩是世上沒有，也不應該有的。一長出些女虛無派來，也就是這樣！——她時時刻刻對自己說。在最後的一年，特別在最近的時候，這種憂鬱的念頭一天天地在她心裏根深蒂固起來。「第一，爲什麼她們不出嫁呢？」——她時時刻刻問自己。「爲了磨折母親，——她們看出這是她們的生命目的，這自然是對的，因爲這全是新的觀念，全是可惡的婦女問題在那裏作怪！阿格拉耶不是想在半年前剪去她的漂亮的頭髮麼？（天呀，在我的時代我甚至還沒有這樣的頭髮呢！）一把剪刀已經握在手裏，是我跪下來求她，才沒有剪……大概她是在氣忿中這樣做，爲了磨折母親，因爲她是一個惡狠的，專擅的，嬌寵的女郎，而主要的是惡狠的，惡狠的，惡狠的！難道那個胖阿歷山大不也跟在她後面想剪去她的茸毛，但並非由於狠惡，並非由於任性，都像傻瓜似的出於至誠。阿格拉耶竟會勸得使她相信沒有頭髮可以睡得舒適些，頭也不會痛。在這五年裏她們有多少未婚夫，不知道有多少！有些人真是很好的，甚至是很好的！她們等候什麼？爲什麼還不出嫁？也祇是爲了使母親生氣，——別的什麼原因也沒有！任何原因也沒有！任何原因也沒有！」

慈母的心上終於升出太陽來了。總算有一個女兒，總算阿台拉意達的親事終於弄妥貼了：「總算有一個女兒從肩上脫卸下來了，——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說，在必須出聲表示的時候。（她在暗中卻表示得特別溫柔。）這件事情辦得真好，真體面；交際場上大家全帶着尊敬的态度講這件事情。一個有名的人，公爵有財產，爲人又好，再加上很合她的心意，還能比這好麼？但是她以前對阿台拉意達的擔心

比對別的女兒們少些，雖然她那種藝術家的習氣有時使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不斷地懷疑着的心感到困惑。——然而她的性格是快樂的，還有許多理智，——所以這女孩是不會倒楣的，——她這樣安慰自己。她最擔心的是阿格拉耶。順便提一句，關於長女阿歷山大，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自己也不知道怎麼辦：是不是要替她擔憂？一會兒她覺得這女孩「完全完了」；已經二十五歲，——一定會成爲老處女。——一面她又是那樣的美……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甚至在夜裏爲她哭泣，而同時阿歷山大·伊凡諾夫納卻在做極安靜的夢。——她究竟是什麼東西？——虛無派呢？還是傻瓜？——她並非傻瓜，——那又是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不加以任何疑惑的：因爲她極尊重阿歷山大·伊凡諾夫納的見解，愛和她相商。至於說她是「溼母雞」——這是毫無可疑的：「安靜得無法和她講解清楚！不過『溼母雞』是不會安靜的。噢！她們竟把我弄得糊裏糊塗起來了！」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對於阿歷山大·伊凡諾夫納懷着一種無可解釋的哀憐和同情，甚至比對成爲她的偶像的阿格拉耶還利害。但是那些性急的，暴躁的行爲，（她的母性的關注和同情多半在這裏面表現出來，）吹毛求疵的話句，「溼母雞」的稱呼，祇是使阿歷山大覺得可笑。有時竟弄到一些極不相干的事情也會使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異常生氣，甚至狂怒。譬如說，阿歷山大愛多睡，時常做許多夢。但是她的夢時常顯得特別空虛而且天真，——那是七歲的孩子應該做的夢。連這些天真的夢不知爲什麼原因竟會使母親惹惱。有一次，阿歷山大夢見九隻雞，爲了這，她和母親之間竟出了大大的爭吵。爲甚麼？那是很難解釋的。有一次，祇有一次，她做了一個好像很古怪的夢，——她夢見一個僧士獨處黑暗的房間內，她怕走進去。這個夢立刻由兩個嘻嘻哈哈笑

着的姊妹鄭重其事地報告給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聽。但是母親又生起氣來，罵她們三個傻瓜，「嚇！安靜得像傻瓜，其實完全是一隻『溼母雞』對她講不清楚，可是也會發愁，有的時候完全露出憂愁的眼神。發愁什麼？她發愁的是什麼？」她有時也對伊凡·費道洛維奇提出這個問題，照例是歇司底里性地威嚴地立等着回答。伊凡·費道洛維奇「唔！」「唔！」地答應，皺緊眉頭，聳起肩膀，擺着兩手，決定道：

「她需要一個丈夫！」

「但願上帝賜給她一個和你不一樣的丈夫，伊凡·費道洛維奇！」——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終於像炸彈似的爆發了，——「在思想和判斷上不像你，也不像你那樣的粗暴……」

伊凡·費道洛維奇立刻溜走，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在發過脾氣以後也就安靜下來了。那一天晚上她自然免不了會對伊凡·費道洛維奇，那「粗暴的」伊凡·費道洛維奇，和善的，可愛的，受崇拜的伊凡·費道洛維奇變得特別地注意，靜謐和藹，恭敬，因為她一輩子愛，甚至深戀伊凡·費道洛維奇，這在伊凡·費道洛維奇方面亦所深悉，他自己也非常敬愛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

然而成爲她主要的煩惱，時常縈迴着的是阿格拉耶。

「完全像我一樣，在各種關係上完全是我本人的肖像，」——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自己說，——「一個自滿的，惡劣脾氣的小鬼！虛無派，怪物，瘋子，惡狠的，惡狠的傢伙！天呀，她是如何的不幸！」

但是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升出來的太陽立刻使一切變得柔和，而且照遍了一切。差不多有一個月

工夫，在她一生中，完全擺脫了一切的不安而休息着。社會上爲了阿台拉意達的快將結婚也提到阿格拉耶的事情，況且阿格拉耶到處保持良好的態度，顯得平和、聰明，露出戰勝者的神情，有點驕傲，而這對於她是極相配的！她在整個月內對母親是如何的和藹、歡欣（「自然，這位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還須好生加以調查，好生研究，況且阿格拉耶似乎也不見得把他看得比別人重！」）她到底忽然成爲一個漂亮的女郎，——她是多少美呀，天，她是多少美呀，一天比一天好看！但是現在……

現在這位極壞的公爵，這位不值錢的白癡一出場，立刻一切弄得攪亂，家裏全都翻覆轉來了！究竟出了什麼事情呢？

在別人看來一定沒有出什麼事情。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和人家不相同的地方是她能在一些極平常的事情的結合和錯綜的狀態內，藉着她那種永遠賦有的不安的性格，看出一些有時會使她驚嚇成病的東西，——那是一種極可疑的，極難加以解釋的，也就是極沈重的恐怖。自然她的心境是可想而知的，在現在忽然從一些弄不清楚的，可笑而且無根據的不安的情態之中，果真發現一種似乎確極重要的，似乎確值得驚慌、疑惑、和遲疑的東西。

「怎麼敢，怎麼敢寫給我這封可惡的匿名信，信裏寫着那個女人竟和阿格拉耶互相通訊的事情？」——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在拉公爵到她家裏時，一路上這樣想，到家後把他按坐在全家都圍聚着的圓桌旁邊時也這樣想；——「怎麼敢想到這層？假使我會有一點點的相信，或者把這封信給阿格拉耶看，我要羞慚死的！真是對於我們，對於葉潘欽一家的嘲笑！而這全是由於伊凡·費道洛維奇，由於

你，伊凡·費道洛維奇！爲什麼不搬到葉拉根去？我已經說過要到葉拉根去的！這信也許是瓦略寫的，我知道，或者也許……一切，一切都是伊凡·費道洛維奇的過錯！這是那個女人對他開玩笑，記念以前那段關係，使他成爲傻子，給大家看，正和以前那樣笑他，愚弄他，把他當傻子看待，而他還買了一串珠子送給她……不過我們到底都被牽涉了進去，伊凡·費道洛維奇，你的女兒們，未出閣的千金小姐，上等社會的女郎，待嫁的閨女，到底全都被牽涉進去了。她們都在場，立在那裏，聽到了一切，且在那幾個小孩的故事裏被牽涉了進去。你高興高興罷，她們也在那裏，聽到了一切！我決不饒恕，決不饒恕這小公爵，永遠不饒恕他！

阿格拉耶爲什麼犯了三天的歇司底里，爲什麼和姊姊們幾次三番地拌嘴，甚至和阿歷山大也吵嘴——阿格拉耶是永遠吻她的手，像吻母親的手似的，她是那樣的尊敬她！爲什麼她在這三天內給大家看神祕的臉色，讓大家猜不透她的啞謎？

筊佛里拉·伊凡爾金是怎麼回事呢？爲什麼她在昨天和今天竟起始誇獎筊佛里拉·伊凡爾金，還痛哭了一場？爲什麼匿名信裏提起關於那個可惡的「貧窮的騎士」的話，而公爵的來信竟連姊姊們都沒有給看一下？爲什麼……爲了什麼事情，爲了什麼事情我現在竟像一隻眩暈的小貓似的跑到他那裏去，還自己拖他到這裏來？天呀，我發了瘋，我現在做出了什麼事情！和一個青年人談論女兒的祕密，還談論的是……幾乎和他本人有關的一些祕密！天呀，幸而他還是一個傻瓜，而且……而且……還是通家之好！不過難道阿格拉耶果真着了那個醜八怪的迷了麼？天呀，我在那裏胡扯些什麼？！我們都是古怪的……應該把我們大家放在玻璃底下給大家看，首先把我拿出來看，門票每張收十個戈比。我是不能饒恕你的，伊凡·費道洛維奇，永遠不能饒恕你！爲什麼她現在不嘲弄他？她答應嘲



弄，可是沒有嘲弄！你瞧她睜着大眼看他，一聲也不響，不走開，站在那裏，可是自己不許他上門……他坐在那裏，臉色完全死白。可惡的，這個可惡的饒舌的人，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一人把全部的談話都攔斷了。瞧他竟打開了話盒，說個不休，連一句話也插不進去。我現在就可以把一切調查清楚，祇要一說上話就行……」

公爵果真坐在圓桌旁邊，臉上有點慘白，好像顯得非常恐怖，同時又在一剎那間發生他自己也無從了解的，振蕩心胸的欣悅。他真是怕朝那方面看，怕朝那隻角落裏看，那裏有一雙熟悉的黑眼向他盯着，同時爲了在她寫信給他以後又坐在他們中間，可以聽到熟悉的聲音，而感到了無上的幸福。「天呀，她現在要說什麼話呢？」他自己是一句話還沒有說出，興奮地傾聽着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的一套「傾瀉出來」的話。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處於像今天晚上那樣滿足和興奮的精神狀態中是少見的事。公爵聽他的說話，有許多時候差不多一句話也不明白。除去尙未從彼得堡回來的伊凡·費道洛維奇以外，全體都在座。S公爵也在那裏。他們似乎預備等一會，在喝茶以前，一塊兒出去聽音樂。現在的談話顯然在公爵來到之前就已開始。一會兒，郭略不知從什麼地方跑來，溜到平臺上來了。「這末說，他照舊受人家招待的，——公爵自己想着的。」

(癡白)

葉潘欽的別墅是一所奢華的別墅，具有瑞士的農舍的趣味，到處全是花草，收拾得十分雅緻。一所不大的，美麗的花園從四面圍住它。大家都坐在平臺上，和在公爵那裏一樣；不過平臺比較寬敞些，設備得漂亮些。

談話的題目並不見得使許多人愉快；可以猜料到的是這談話由於一種不耐煩的爭論而起，自然大家都想變更題材，但是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竟更加顯得固執，不去看他人的印象；公爵的來到似乎使他更加興奮。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皺緊了眉頭，雖然她並沒有完全了解。坐在旁邊角落裏的阿格拉耶並不走，傾聽着，固執地沈默着。

「對不住，」——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熱烈地辯駁着。——「我一點也不反對自由主義。自由主義並不是罪；這是一個整體中必要的，實質的部分，沒有它便將解體或竟僵死；自由主義具有生存的權利，和最賢明的保守主義一樣；但是我攻擊俄國的自由主義，還要重複說一遍的是我所以攻擊它，因為俄國的自由派並不是俄國的自由派，卻是非俄國的自由派。你們把俄國的自由派拿出來，我可以立刻當着你們面前吻他。」

「祇看他願意不願意吻你，」——阿歷山大·伊凡諾夫納異常興奮地說。她的臉頰竟紅得比尋常利害。

「你瞧，」——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自己想。——「她不是睡覺，喫飯，簡直推不動他，便是忽然立起來，每年一次，說出祇好叫人向她搖手的話來。」

公爵偶然發覺出阿歷山大·伊凡諾夫納大概很不喜歡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說得太快樂，談論正經的題目，似乎很激昂，而同時又似乎開玩笑。

「公爵，我在您到這裏來以前曾表示着一個意見，」——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繼續說。——「那

就是我們國內的自由派直到如今祇由兩種團體組成，一是以前的地主團體，（現在業已廢除了，）一是宗教團體。因為兩個團體終於完全成爲階級，和民族完全殊異的東西，代代相襲，越來越甚，所以他們所做的，和正在做的一切完全不是民族本身的……」

「怎麼樣？這末說來，他們所做的一切全不是俄羅斯的麼？」——S公爵反駁。

「不是民族本身的。雖然依照俄國的式樣，但並不是民族的。我們這裏自由派是非俄羅斯的，保守派也是非俄羅斯的，就是這樣……你們要相信，凡是地主和教會所做的一切，民族決不會承認，現在不，以後也不……」

「這真是妙極了！您怎麼能發出這樣的奇論，假使您說的是正經的話，我不能容忍這種攻擊俄羅斯地主的話，您自己也是俄國的地主。」——S公爵熱烈地反駁。

「我所說關於俄國地主的話並沒有帶着您所想到的意義。這是一個可尊敬的階級，那怕從我也屬於這階級一層上便可看出，尤其在現在它已停止成爲一個階級的時候……」

「難道文學裏也毫無民族性麼？」——阿歷山大·伊凡諾夫插上去說。

「我對於文學完全外行，但是俄國文學，據我看來，完全不是俄羅斯的，除去羅莫諾索夫，普希金和果戈里以外。」

「第一，這已經不少，第二，一個來自民間，另外兩個卻是地主。」——阿台拉意達笑了。

「對是對的，但是您不要得意。因為從所有的俄國作家裏祇有三人到現在爲止還能每人說出一些

確乎是自己的，自己個人的，不向任何人借襲的東西，因此這三個人立刻就成爲民族的了。俄羅斯人裏祇要有人說出，寫出或做出一點自己的，自己的無缺損的，非借襲的東西，那末他一定免不了將成爲民族的，即使他不大會說俄國話也不要緊。這對於我是一個不易的公理。但是我們並沒有談論文學，我們講到社會主義派，就從他們那裏開始了談話，我主張我們國內並沒有一個俄國的社會主義派，現在沒有，以前也沒有，因爲所有我們的社會主義派也全是地主或宗教階閥出身。所有那些彰明較著的，經過一陣宣傳的社會主義派，無論本地或國外，也祇是農奴制度時代地主裏的自由主義派。你們笑什麼？把他們的書拿來，把他們的學說，他們的回憶拿出來看，我自己並不是文學批評家，但是可以對你們寫出一篇極信靠的文學批評的文字，明明白白地證明出來，他們那些書籍，小冊，回憶錄的每一頁最先就出於以前的俄國地主的手筆。他們的怨恨，憤怒，機巧，全是地主式的（甚至是法莫騷夫以前的地主）他們的喜歡，他們的眼淚，也許是真正的，誠懇的眼淚，但是地主式的！不是地主式，便是教會式……你們又笑了，您也笑了，公爵您也不贊成麼？

果真大家都笑了，公爵也笑了一下。

「我還不能直說，我贊成不贊成，——公爵說，忽然停止了笑，抖索一下，露出被捉住的小學生的神色，——但是我可以使您相信，我帶着特別的愉快傾聽您的言論……」

他說話時幾乎喘不過氣來，一陣冷汗竟在他的額上透出。這是他坐下來以後說出的第一句話。他試

着向四圍環顧，但又不敢；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捉住他的眼勢，微笑了。

「諸位，我要對你們說出事實來。」——他用以前的口氣繼續說，那就是一面似乎帶着不尋常的熱情和激烈的口氣，一面幾乎在那裏發笑，也許是笑自己的話語。——「這種事實的觀察和發現我應該歸功於自己，甚至自己一人；至少無論在什麼地方還沒有說過或寫過。我前面所說的那類俄國自由主義的實質就表現在這個事實裏。第一，從一般上講來，自由主義究竟是什麼，不就是攻擊現存的事物秩序麼？（這攻擊是有理性的，或錯誤的，那是另一問題。）不就是麼？現在我的事實卻在於俄國的自由主義並非攻擊現存的事物秩序，卻是攻擊事物的本質，攻擊事物本身，並不僅攻擊秩序，俄國的秩序，卻攻擊俄國本身。我的自由派竟弄到了否認俄羅斯本身，那就是等於仇恨和毆打自己的母親。每一個不幸的，失敗的俄國的事實引起他的笑和歡欣。他仇恨人民的風俗，俄國的歷史。他仇恨一切。假使有可以為他辯解的地方，那就是他不明白自己做的是什麼，而把仇恨俄國的心當作最豐肥的自由主義。（你們時常會遇到一個自由派，受衆人鼓掌歡迎，其實也許是最離奇，最呆鈍，最危險的保守派，自己還不知道！）這種恨俄國的心，在不久以前，有些自由派還幾乎看作真正的愛國心，爲了比別人看得真切些而自己誇耀。但是現在已經變得公開些，甚至看見「愛國」兩字就生羞慚，甚至把這個名詞的意義加以驅趕，排斥，看作有害的，無意義的東西。這事實是正確的，我敢擔保……有的時候必須把事實完全表示出來，簡單地，公開地表示出來；但是這事實同時是無論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從古以來，無論在那一種民族裏都不會有，且也不會發生的，所以這事實是偶然的，會過去的，我同意。仇恨自己祖國的自由派是無論在什麼地方不會有的。這一切

應該怎樣去解釋呢？也就是用以前一樣的話加以解釋——那就是俄國的自由派暫時還不是俄國的自由派，什麼也不是，據我看來。」

「您所說的一切我認爲祇是開玩笑而已，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S公爵正經地反駁。

「所有的自由派我都沒有見過，所以不能加以判斷。」——阿歷山大·伊凡諾夫納說——「但是我帶着憤激的心情聽您發表的意見，您取了個別的事件，認作普通的規則，所以也就等於誣蔑。」

「個別的事件麼？啊！這句話說了出來了！」——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搶上去說——「公爵，您怎樣看法？這是個別的事件麼？」

「我也應該聲明，我不大和自由派見面，不大和他們在一起。」——公爵說——「但是我以爲您也許說得有點對，您所說的那種俄國的自由主義，確乎一部分有仇恨俄羅斯本身，而不單單仇恨它的社會秩序的傾向。自然這祇是一部分……自然對於全體是不公平的……」

他含糊糊地沒有說完。他的心神雖然顯得騷亂，但對於談話卻露出極大的興趣。公爵身上有一個特點，那就是他聽他感到興趣的話時永遠帶着的那份注意和人家問他時所作的回答都見得特別的天真。這天真，這不疑惑有嘲笑和幽默存在的信任在他的臉上，甚至在他的軀體的姿勢裏反映出來。雖然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朝他發問的時候總是帶點特別的嘲笑，但是現在經他這樣一回答，竟很正經的望着他，似未料到他會有這樣的回答。

「啊……您的話有點奇怪，」——他說——「您果真是正正經經地回答我麼，公爵？」

「您難道不是正正經經地問我麼？」——公爵驚異地反駁。

大家笑了。

「您相信他能，」——阿台拉意達說，——「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永遠愚弄人家！您知道，他有時是會很正經地講什麼事情的！」

「據我看來，這是一個嚴重的談話題目，本來不應該提出來的，」——阿歷山大嚴厲地說，——「我們本來想出去遊玩的……」

「我們就走罷，今天晚上是很佳妙的！」——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喊，——「但是爲了向你們證明這一次我說得十分正經，主要的是爲了向公爵證明（公爵，您使我發生極大的興趣，我可以向您賭咒，我還完全不是那種被人家看得一定如此的空虛的人，——雖然實際上我本來也是空虛的人）假使你們允許，諸位，我要對公爵提出最後的一個問題，由於我自身的好奇而提出，也就此了結這談話。這個問題是我在兩小時以前好像特地鑽進我的腦筋裏來的，（你瞧，公爵，我有時也思索正經的問題）我已經把它解決了，但是我們要看公爵怎麼說。剛纔談到一個別的事件」的問題。這名詞在我們這裏是很出鋒頭的，時常可以聽到它。最近大家都談論，而且寫一個青年殺死六人的慘案，審判時那個律師發出奇怪的言論，說在兇手艱窘的境況之下，他自然應該會想到殺死六個人的。據我個人的意見看來，這位律師在表示這種奇怪的意見的時候深信他說着在現在時代可以說的最自由，最人道，最進步的話。但是您的尊見如何？這種意義和信念的曲解，這種對於事物歪曲的，有趣的觀察，究竟是個別的事件呢？還是普通的事件？」

大家哈哈地笑了。

「個別的，自然是個別的。」——阿歷山大和阿台拉意達笑了。

「還要容我對您提醒一下，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S公爵說——「你的玩笑已經陳舊了。」

「您以為怎樣，公爵？」——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沒有聽完，捉住了萊夫·尼古拉也維奇公爵向

他身上來的的好奇而且嚴正的眼光。——「您覺得這是個別的事件呢？還是普通的事件說實話，我是爲

了您想出這個問題來的？」

「不，這不是個別的事件。」——公爵輕微地，但堅定地說。

「得了罷，萊夫·尼古拉也維奇。」——S公爵多少帶點惱恨的意思說。——「您難道沒有看見他

想捉住您？他根本在那裏取笑，想和您開一下玩笑。」

「我以為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說得很正經呢。」——公爵臉紅了，垂下眼睛。

「親愛的公爵。」——S公爵繼續說。——「您記得不記得，有一次，三個月以前，我和您談論什麼；我

們講，在我們新設立的，年輕的法院裏可以指出許多著名的，有天才的律師來！陪審官方面有多少著名的

裁決呢？您自己當時很喜悅，我當時也如何爲您的喜悅而喜悅……我們說，我們應該引爲驕傲……這種

不靈巧的辯護詞，這奇怪的論辯自然祇是偶然，祇是千中的單位。」

萊夫·尼古拉也維奇公爵想了想，用十分確信的態度，輕輕地，甚至似乎畏葸地說道：

「我祇想說，觀念和意義的曲解，（像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表示出來似的，）是時常可以遇見的。」



不幸的是普通的事件比個別的事件多。假使這曲解並不是一種普通的事件，那末也許不致於發生這類不可能的犯罪……」

「不可能的犯罪麼？但是我可以告訴您，這樣的犯罪，也許更加可怕些的，以前都有過，而且永遠有，不僅我們國內，且到處都有，據我看來，還會長久地覆演出來。區別的地方就在於我們這裏以前不大公開，現在纔起始公然談論，甚至寫文討論，因此纔覺得這類犯罪是現在剛發現的。您的錯誤就在這裏，這是一個極天真的錯誤，公爵，」——S公爵嘲弄地微笑了一下。

「我自己知道犯罪以前也是很多的，而且全是可怕的；我新近到監獄裏去過，和幾個罪犯和被告認識。罪犯中甚至有比這一位還可怕的，有殺過十人而完全不懺悔的。我注意到的是即使最心硬的，不肯懺悔的兇手也知道他是一個罪人，那就是良心上承認他做了不好的行爲，雖然並沒有絲毫的懺悔。他們中間全是如此的。但是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所說的那般人竟不願承認自己是罪犯，心想他們是有權利的……甚至做得很好，簡直就是這樣。據我看來，可怕的區別就在這上面。還要注意的是他們全是青年人，他們的年齡是最容易，且也最無保障地會受觀念歪曲的影響。」

S公爵不再發笑，惶惑地傾聽公爵的說話。阿歷山大·伊凡諾夫納早就想說什麼話，卻沈默，好像有一種特別的念頭阻止她。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十分驚異地看着公爵，這一次沒有絲毫諷笑的样子。

「您爲什麼這樣驚訝地看他？」——麗薩魏達·博羅可非也夫納突然干涉起來。——「他是比您傻，不能照您的方法判斷事情麼？」

「不是的，我不講這個。」——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說。——「不過，公爵，（對不住，我要問您一聲，）假使您也看到，且觀察到這一層，那末爲什麼您在那件奇怪的事情裏……（我還要向您道一聲歉）……就是新近發生的……就是蒲爾道夫司基的那樁公案裏，好像是……爲什麼您沒有看出觀念和道德見解的歪曲呢？實際上是一模一樣的，我當時覺得您完全沒有看出來呢。」

「是這樣的，先生。」——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興致發出來了。——「我們大家都注意到，我們坐在那裏，在他面前誇嘴，但是他今天接到了他們中間一個人的信，就是那個主要的，臉上長小疙瘩的，你記得麼，阿歷山大？他來信道歉，固然用的是他自己的樣式。他還說，他和那個挑唆他的夥伴分手了。——你記得他麼，阿歷山大？——現在他最相信的就是公爵。我們還沒有收到過這樣的信，雖然我們不用學也會在他面前做出輕蔑的事情。」

「伊鮑里特剛纔也搬到我們別墅裏了！」——郭略喊。

「怎麼已經來了麼？」——公爵顯得驚慌起來。

「您和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剛走，他就來了，我帶他來的！」

「我可以打賭。」——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忽然發火，完全忘記她剛纔還誇獎過公爵。——

「我敢打賭，他昨天到他的閣樓上去，跪着求他饒恕，懇求這惡毒的傢伙搬到這裏來的。你昨天去了麼？你剛纔還自己承認過的。是不是這樣？你是不是跪下的？」

「並沒有跪。」——郭略喊。——「完全相反：昨天是伊鮑里特拉住公爵的手吻了兩次，我親眼看見

的，他們兩人的解釋也就完了。此外，公爵祇說，他假使能在別墅裏住一下，病會減輕些。伊鮑里特立刻答應等病勢稍見輕減，便搬過來住。」

「你這何必呢，郭略……」——公爵喃聲說，立起身來取帽子。——「你何必講這話……我……」

「往那兒去呢？」——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阻止他。

「您不必擔心，公爵，」——郭略興奮地說，——「您不必去，不要驚吵他，他在旅行以後睡熟了。他很高興。據我看來，公爵，您最好今天不要見他，甚至延到明天再說，否則他又覺得慚愧的。剛纔早晨他說他已有整整的半年沒有感到心裏這樣爽快，而且有力；甚至咳嗽也咳得少三倍。」

公爵看見阿格拉耶忽然離開座位，走到桌旁。他不敢望她，但是他從整個身體裏感出在這一刹那她正看着他，也許威稜地看着，她的烏黑的眼睛裏一定露出憤恨，他的臉頓時通紅起來。

「尼古拉·阿爾達里昂南奇，我覺得您白白地把他帶到這裏來，假使他就是那個犯癆病的男孩，當時哭泣着，請人家參加他的葬禮的那個人，」——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說，——「他當時那樣美麗地描寫那座鄰家的牆，以後他一定會思念這牆的，您要相信這一層。」

「你說得很對：他會吵嘴，和你打架，隨後就一怒而去，——也就完了。」

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威嚴地把放針線的筐子挪到自己身邊，忘記大家已經立起身來預備出去遊玩了。

「我記得他對於那座牆很加讚揚，」——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又搶上去說，——「沒有這座牆，

他不能在巧辯中死去，他是很想在巧辯中死去的。」

「那有什麼？」——公爵喃聲說。——「假使您不想饒恕他，他不用您也會死的……現在他是爲了樹木搬來的。」

「在我的方面我可以饒恕他一切；您可以把這話轉告給他。」

「這話不應該這樣了解，」——公爵輕聲地，似乎不樂意似地說，繼續朝地板上的——一個點看望，不舉起眼睛來，——「應該使您先準備接受他的饒恕。」

「這於我有什麼相干？我在他面前有什麼錯呢？」

「假使您不明白，那末……不過您是明白的。他當時打算祝福你們大家，也從你們方面接受祝福，就是這樣……」

「親愛的公爵，」——S公爵似乎帶着畏葸的樣子趕緊搶上去說，和在座中的某人對看了一眼。——「天堂在地上是不容易得到的；您到底對於天堂有點希冀；天堂是極難的東西，公爵，比您的美麗的心中所能想像的還難。我們最好不要再談，否則我們大家也許又要慚愧起來，那時候……」

「我們出去聽音樂罷，」——麗薩韋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厲聲說，生氣地從座位上立起來。大家跟着她立起來了。

公爵忽然走到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身旁。

「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他用奇怪的熱烈的態度說，抓住他的手，——您要相信，我認您是一個極正直的，極好的人，無論出什麼情形都是的。請您相信我這句話……」

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驚異得竟退後了一步。他立刻壓下忍不住的笑的迸發；但是仔細一看，他發出公爵似乎有點心神不屬，至少處於某種特別的心情之下。

「我敢打賭，——他喊，——公爵，您想說的完全不是那句話，也許完全不是對我說的……您怎麼啦？您不覺得不舒服麼？」

「也許，真是也許，您說我也許並不想朝您說話，這話說得很精細！」

他說完以後似乎奇怪地，甚至可笑地微笑了一下，但是忽然似乎熱烈起來，喊道：

「您不要對我提起三天以前我所做的行爲！我對於這三天感覺到十分的羞慚……我知道我有錯……」

「是的……您究竟做了什麼可怕的事呀？」

「我看見您也許爲我慚愧得比別人還利害，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您臉紅了。這是您有一顆好心的表示。我立刻就走，請您相信。」

「他這是怎麼啦？他的毛病總是這樣起始的麼？」——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對郭略說。

「您不必注意，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我沒發病。我立刻就走。我知道我……受了自然的侮辱。」

我病了二十四年，從生產下來一直到二十四歲，您現在就把我當作病人看待罷。我立刻就走，立刻就走，您相信我。我並不臉紅——因為爲了這個而臉紅是很奇怪的，不對麼？——但是在社會裏我是多餘的人……我並不是由於自尊……我在這三天內反覆地思索着，決定我應該在遇到第一個機會的時候用誠懇，正直的態度通知您。有些理想，有些崇高的理想，是我不應該起始說的，因為我一定會逗出你們大家的笑來。S公爵剛纔對我提過了……我沒有優雅的姿勢，沒有比例的感覺；我的話語是不同的，和思想不相稱的，這是對於思想的一種侮辱。因此我沒有權利……再說我善疑……我……我相信這府上沒有人侮辱我，大家愛我，比我值得的多，但是我知道（我一定知道）在病了二十年以後，一定會遺留一點什麼，因此人家不會不笑我……有時候會笑我……不是麼？

他向四圍環望，似在期待回答和決定。大家被這突如其來的，病態的，在任何情勢下顯然無理由的舉動弄得特別驚疑。但是這舉動引起了一段奇怪的插話。

「您爲什麼在這裏說這個話？」——阿格拉耶忽然喊。——「爲什麼您對他們說這個對他們對他們？」

她顯然達到了憤激的最後階段：她的眼睛裏冒出火星。公爵啞口無言地立在她面前，臉色突然慘白。「這裏沒有一個人值得聽這種話的！」——阿格拉耶爆發出來了。——「這裏大家，大家，連您的一隻小指頭都不如，都不及您的聰明，不如您的心善！您比大家都誠懇，比大家都正直，比大家都好，比大家都心善，比大家都聰明！——這裏有些人連彎下身去，檢起您剛纔掉落的手帕都不配的……您爲什麼看輕

自己，把自己放得比大家都低？您爲什麼歪曲自己身上的一切，您爲什麼沒有驕傲心？」

「天呀，那裏想得到呢？」——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擺着雙手。

「可憐的騎士萬歲呀！」——郭略醇醉似的喊出。

「不許響……怎麼敢在您的家裏侮辱我！」——阿格拉耶忽然朝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喊，已達到了不顧一切界限，越過一切障礙的歇司底里的狀態。——「爲什麼大家，大家聯在一起磨折我！公爵，他們在這三天內爲什麼爲了您儘和我死纏？我無論如何不會嫁給您的！您知道，無論如何，永遠不會的！您要知道這個！難道能够嫁給像您這樣可笑的人麼？您現在用鏡子照照自己，您現在站在這裏像什麼樣子……爲什麼，爲什麼他們儘逗我，說我想嫁給您呢？您大概知道罷，您也和他們同謀！」

「從來沒有人逗你呀！」——阿台拉意達驚懼地喃語。

「誰的腦筋裏都沒有想到，一句話也沒有說過！」——阿歷山大·伊凡諾夫納喊。

「誰逗她什麼時候逗她？誰會對她說這種話？她是不是說夢話？」——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朝大家說，忿怒得抖慄。

「大家說，大家一齊說，在這三天內！我永遠，我永遠不嫁給他！」

阿格拉耶流着悲苦的眼淚，用手帕蒙臉，身子落到椅上。

「他還沒有對你求……」

「我還沒有對您求過，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公爵忽然脫口說出。

「什麼？」——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忽然驚訝地，憤激地，恐怖地喊出。——「什麼？」她不願意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想說……我想說……」——公爵抖慄了一下。——「我祇想對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解釋……誠敬地解釋，我並沒有意思……向她求婚……甚至將來也不……我對於這件事情一點也沒有過錯，真是的，一點也沒有過錯，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我從來不打算，我的腦筋從來沒有過，我永遠不打算，您自己可以看出：您應該相信！一定是有什麼壞人在您面前造我的謠言！您放心罷！」

他一邊說，一邊走近阿格拉耶身邊。她除去了蒙臉的手帕，迅速地望他，和他的整個的驚懼的身形，細嚼他所說的話語的意義，忽然一陣嘩笑一直朝他的眼上衝去。——那是一種快樂的，阻止不住的嘩笑，可笑的，嘲弄的嘩笑，使阿台拉意達首先熬不住，尤其在她也看了公爵一眼的時候，頓時奔到妹子身旁，抱住她，發出和她一樣的，阻留不住的，小學生般快樂的笑聲。公爵望着她們，忽然也微笑起來，用快樂的，幸願的神情反覆地說着：

「唔，謝天謝地，謝天謝地！」

阿歷山大當時也忍不住，從整個的心胸內發出哈哈的大笑。好像這三個人的笑聲是無休止的。

「真是瘋子！」——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喃語着。——「一會兒把人嚇死，一會兒又……」但是S公爵也笑了，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也笑了，郭略哈哈地笑個不歇，公爵望着他們也哈哈大笑了。



「我們去散步，我們去散步！」——阿台拉意達喊。——「大家一塊兒去，公爵一定也要同去。您不必走，您是一個可愛的人！他真是一個多末可愛的人，阿格拉耶！對不對，媽媽？我一定應該抱他，吻他一下……爲了他剛纔和阿格拉耶那番解釋。親愛的 Maman，你許我吻他麼？阿格拉耶！你許我吻你的公爵！」——這淘氣的姑娘喊着，果真跳到公爵身旁，吻他的額角。他抓住她的手，緊緊地握住，弄得阿台拉意達幾乎驚喊出來，帶着無窮的喜悅看她，突然迅速地把她的手放在嘴唇上面，吻了三遍。

「我們走罷！」——阿格拉耶招呼。——「公爵，您攙住我。可以麼，Maman？已經拒絕我的未婚夫可以麼？您不是已經永遠拒絕我麼，公爵？不是這樣的，不是這樣對女太太伸手的，難道您不知道應該怎樣和女太太攙手走路麼？是這樣的，我們走罷，我們走到他們前面去，您不想走在大家前面，面對面說話呢？」她無止歇地說着，還在那裏一陣陣地發笑。

謝天謝地！謝天謝地！——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嘮嘮叨叨地說，自己不知道喜歡什麼。——「真是太奇怪的人們！」——S公爵想，也許自從和他們相遇以來已經想了一百遍，但是……他很喜欢這些奇怪的人。至於說到公爵，他也許不十分喜歡他。在大家都走出去散步的時候，S公爵皺着眉頭，似乎十分憂慮的樣子。

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顯然具有極快樂的心神，一路上一直到車站，儘逗阿歷山大和阿台拉意達發笑。她們帶着一種十分特別的樂意，笑他所說的玩笑話，笑得使他開始有點疑惑她們也許完全沒有聽他的說話。由於這念頭，他忽然不解釋任何理由，哈哈地笑起來，帶着十分的，特別的誠懇笑起來。（他的性

格就是如此！懷着極閒適的心緒的兩姊妹不斷地看望在前面走着的阿格拉耶和公爵。顯然她們的妹子讓她們猜一個極大的謎。S公爵努力和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談些不相干的事情，也許爲了給她解悶，但使她感覺討厭。她顯然被零落的思想完全縈繞住，胡亂地回答，有時完全不回答，但是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的謎在這晚上還沒有完。最後的一個謎落到公爵一人身上。他們離開別墅，走了一百步路的時候，阿格拉耶用匆遽的微語對固執地沈默着的男友說道：

「您朝右面看呀。」

公爵看了一下。

「您仔細看一看。您瞧那隻長椅，在公園裏，那裏有三棵大樹……那不是一隻綠色的長椅麼？」

公爵回答說看見的。

「您喜歡這地方麼？我有時在早晨七點鐘大家睡覺的時候，一人到這裏來坐坐。」

公爵喃聲說這地方很美。

「現在您離開我罷，我不願意再和您攜手同行。不過最好攙着手，但是不要和我說一句話。我願意獨自想心事……」

這警告總歸是多餘的：公爵就是沒有命令，一定也不會在一路上說出一句話來的。他聽到關於長椅的話的時候，他的心打擊得異常劇烈。他在一分鐘後醒了轉來，羞慚地驅走自己的離奇的念頭……

在伯夫洛夫司克車站裏，大家都知道，至少大家都在那裏說，平常日子所聚的羣衆，比星期日和節假

日一優秀些。因爲在星期日和節假日，會從城裏跑來各色各樣的人物。羣衆在平常日子的衣裝並不見得顯赫，但極美觀。大家聚著聽音樂已成爲一個習慣。樂隊也許確是俄國公園樂隊中最好的一隊，奏演着新曲。顯得過分的體面和合禮，雖然露出一些樸素，甚至親密的神色。相識的朋友們，所有避匿的人們，大家都聚在此地互相觀看。有許多人帶着真正的愉快做着這件事情，而且單祇爲了這件事情而來。但是也有爲了單單聽音樂而來的。鬧亂子的事情特別稀少，雖然甚至在平常日子裏也有過。不出點事情是不行的。

今天是一個優美的晚上，聽衆很多。正在奏演着的樂隊附近的位置全已占滿了。我們的一夥坐在稍偏旁邊的椅上，最左的那個車站大門附近。觀衆和音樂使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的精神活潑了一些，也使小姐們解去煩悶。她們已經和幾個朋友對看過，和幾個人遠遠裏客氣地點頭。她們已經研究過服裝的樣式，發現一些奇怪的地方，討論了一番，發出嘲諷的微笑。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也時常和人家鞠躬。也已經有人注意到還在一起的阿格拉耶和公爵。相識的青年人裏不久就有人走到母親和小姐們身前來；有兩三個人留下來談話；大家都是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的朋友。他們中間有一個年青的，很美麗的軍官，性格很快樂，很愛說話。他忙着和阿格拉耶談話，用全力設法使他注意他。阿格拉耶對他很和氣，露出極活潑的樣子。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請公爵允許他把這個朋友介紹給他，公爵不見得了解人家要他做什麼事，但是介紹成功了，兩人深深的鞠躬，互相伸出手來。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的朋友提出一個問題，但是公爵好像沒有回答，或是奇怪地自行咕噥了幾句話，使得軍官對他凝視了一會，以後又看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一眼，立刻明白他爲什麼想介紹他們，微微地冷笑了一聲，又朝阿格拉耶說話了。葉夫

格尼·柏夫洛維奇一人看見阿格拉耶突然臉紅了。

公爵甚至沒有覺察出別人在那裏和阿格拉耶談話，獻殷勤，有時候甚至幾乎忘記自己坐在她的身旁。他有時想走到什麼地方去，完全離開這裏，即使到一個陰沈的，空曠的地方去也是高興的，祇要能夠獨自懷着他的思想，使任何人都不知道他的所在。或者至少回到自己家裏的平臺上去，但必須無人在旁，萊白及夫和小孩們都不要；然後倒在沙發上，臉埋在枕頭裏，躺這麼一天，一夜，還躺一天。有的時候他也想到那些山，山上熟識的一個點，是他在住在那裏的時候，永遠愛憶起，且愛去的那個地方，從那裏瞭望下面的鄉村，瞭望在下面微微地閃耀着的白線似的瀑布，瞭望白雲和傾圮的老堡壘。他現在是真想到那裏去，祇想一件事情——一輩子祇想這件事情——够他想一輩子！讓這裏大家完全忘記他。這甚至是一必須的，甚至還好些，假使人家能完全不認識他，而這所見的一切祇成爲一個夢境。夢見和眼見不還是一樣的麼？他

有時忽然起始審看阿格拉耶，眼神有五分鐘不離開她的臉。他的眼神太奇怪了：他望着她，顯然像看離他身邊二俄里遠的東西，或者似乎在看她的照片，而不是看她自己。

「您爲什麼這樣看我，公爵？」她忽然說，打斷了和周圍人們的談笑。——「我怕您。我老覺得您想伸出手來，用手指觸我的臉，撫摸一下。對不對，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他的眼神不是這樣的麼？」

公爵傾聽着，看見人家對他說話感到驚異，尋思了一下，雖然也許不十分了解，並沒有回答，但是看見她和大家都在笑，忽然也張嘴，自己笑起來了。周圍的笑更是加增；軍官大概是愛笑的人，簡直笑得不停。阿格拉耶突然忿怒地自己微語道：

「白癡！」

「天呀！難道她會……難道她完全發了瘋！」——麗薩魏達·博羅可非也夫納自言自語的說。

「這是一個玩笑。這和剛纔『可憐的騎士』一樣，不過是一個玩笑。」——阿歷山大堅定地朝她的耳上微語。——「別的沒有什麼！她用那種別致的方法，又和他開起玩笑來了。不過這玩笑鬧得太過分；應該把它停止，Maman 剛纔她像戲子似的，演出她的拿手好戲，鬧得把我們全嚇着了……」

「幸而她攻擊的是一個白癡。」——麗薩魏達·博羅可非也夫納和她微語着。女兒的話到底使她感到輕鬆。

公爵聽見人家叫他白癡，抖索了一下，但並非由於人家叫他白癡的緣故。「白癡」的稱呼他立刻忘記了。但是在人羣，離他所坐的地方不遠，在旁邊什麼地方，——他怎麼也指不出來，究竟在什麼地方，在那一個點上，——閃出一個人臉，慘白的臉，帶着蜷曲的，黑暗的頭髮，有熟識的，很熟識的微笑和眼神，——閃就隱滅了。也許這祇是他的想像；從所見的全部的顯景中，留在他印象裏的惟有歪曲的微笑，眼睛，和繫在閃過的那位先生身上的淡綠的，漂亮的領帶。

過了一分鐘，他忽然迅速地，不安地向四圍環望；這第一個顯景大概是第二個顯景的預兆和前驅。這大概是一定的。在動身到車站上來的時候，他莫非忘記了可能的遭遇麼？固然，他上車站來的時候，大概並不完全知道這裏來，——他處於這樣的精神狀態之中。假使他會或能够多加些注意，他在一刻鐘以前就能覺察出阿格拉耶也似乎間或在那裏不安地環望，也好像在自己周圍尋覓什麼。現在，他的不安顯露

出來的時候，阿格拉耶的騷亂和不安也隨着增長，他剛回頭一看，她也立刻回頭看望。不久就隨來了驚慌的解釋。

從車站的旁門裏，公爵和葉潘欽家裏一夥人所坐的地方的附近，忽然出現了一羣人，至少有十個人。那羣人的前面有三個女人；內中兩個長得很美麗，在她們後面跟着這許多崇拜的人們是不足為奇的。但是這些崇拜的人們和女人們——全具有一點特別的，和聚在這裏聽音樂的其他觀眾完全不同的地方。差不多大家立刻看到他們，但是大半都努力做出完全不看見他們的樣子，祇在青年中還有幾個人向他們微笑，低聲互相傳達什麼話語。不看見他們是完全不行的：他們公然表露自己，大聲說話，談笑自若。可以猜想到的是他們中間有許多是薄醉的，雖然在外表上有幾個人穿着漂亮美麗的服裝；但是還有些人具有極奇怪的神氣，穿着奇怪的衣服，有紅得奇怪的臉；他們中間還有幾個軍人；也不全是青年人；有的人打扮得很舒適，穿着縫得寬闊而且優雅的衣服，手上戴着戒指，袖上套着鈕扣，有漂亮的，漆黑的假髮和髯鬚，臉上露出特別正直的，雖然帶點嫌髒相的威嚴，但是這種人在社會上是避若惡疫的。在我們那些郊外的避暑勝地中固然有些具有特別良好的名譽，以特別謹嚴著稱；但是極謹慎的人也不能在所有的時間內保障自己，不受鄰屋上落下來的磚頭的襲擊。這磚頭現在準備落到聚在那裏聽音樂的體面的觀眾頭上。

從車站走到樂隊所在的小場那裏去，必須走完三級石階。這羣人就在石階上止步，沒有敢走下來。但是女人中有一個向前直進，她的隨員中祇有兩個人敢跟在她後面。一個是帶着極樸素樣子的中年人，外貌在各方面都還體面，卻具有完全孤苦伶仃的人的樣子，那就是從來不認識任何人的樣子，也沒有人認識他們。

的那類人物。還有一個不離這位女太太一步的人是完全穿得破破爛爛的，具有極曖昧的神色。此外沒有人跟在這位怪誕的女太太後面。走下去的時候，她甚至沒有往後看一眼，彷彿有人跟她不跟她，是根本無所謂的。她照舊笑着，還大聲說話；她穿得特別有趣味，且極闊綽，但是有點過分的奢侈。她經過樂隊，走到小場的另一頭那裏，在那邊附近的道旁正等候什麼人家的一輛馬車。

公爵沒有看見她，已經有三個多月了。他來到彼得堡後的這幾天內，一直想去見她；但是一個祕密的預感阻止住他。至少他怎麼也不能猜到，他在遇見她的時候將發生怎樣的印象，他有時懷着恐怖努力加以想像。使他覺得明顯的是這遇見必定是很痛苦的。在這六個月內，他好幾次憶起他初次看見這女人的照片時，她的臉使他引起如何的最初的感覺；但是他憶起，即使在照片的印象裏，也含有很多痛苦的成分。在省城裏他和她每天相見的一個月引起他一種可怕的影響，竟使公爵有時甚至願意把這相當不久的時代的回憶努力地驅趕。在這女人的臉上永遠有使他感覺痛苦的東西。公爵和羅果靜談話時用無盡的愛憐的感覺將這感覺譯出，這是對的：這個臉從照片上就在他心裏勾起了整個的憐惜的情感。他對於這女人愛憐的印象，甚至為她痛苦的感覺，永不離開他的心，現在也不離開。不對的，甚至還強烈些。但是他並不滿意自己對羅果靜所說的話；到了現在，在她突然出現的一剎那間，也許從直接的接觸上了解他對羅果靜所說的話裏不夠的是什麼。不夠的是那可以描寫出恐怖的話語。是的，就是恐怖！他現在，在這時間內，十分感到它；他相信，由於自己的特別的原因，完全相信這女人是瘋子。假使你愛一個女人甚於世間的一切，或已預感到這種愛情的可能，而忽然看見她被鎖在鐵窗後面，呻吟於看守的棍杖之下，——那末這

印象和公爵現在所感覺到的有點相像了。

「您怎麼啦？」——阿格拉耶匆遽地微語，回頭看他，天真地拉他的手。

他的頭轉到她那邊去，看了她一眼，望着她烏黑的，在這時間閃耀得使他無從了解的眼睛，試着對她笑一下，但是好像在一剎那間忘記了她，眼睛忽然又移向右面，又起始觀察他的特別的顯景。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這時候正從小姐們的椅子旁邊走過。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繼續對阿歷山大·伊凡諾夫納講一些大概很可笑而且有趣的話，說得迅快而且熱烈。公爵記得阿格拉耶忽然微語地說：「怎樣的女人……」

這是一句不確定的，沒有說完的話；她立即忍住，不增添什麼話，但是已經很够了。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已經走了過去，好像沒有特別看到什麼人，這時忽然回頭朝他們的方面看去，似乎現在纔發覺了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

「噢！他在這裏呢！」——她忽然止步呼喊。——「人家打發多少聽差尋找，都找不到他，他到像故意似的坐在這裏。真是想不到……我以為你已經……到你叔叔那裏去了！」

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滿臉通紅，瘋狂地望着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但是很快地回轉身去，背着她。

「什麼？你難道不知道麼？他還不知道，想想看！用手槍自殺了你的叔叔！今天早晨用手槍自殺了！在兩點鐘時候人家對着我講，現在半城的人都已经知道；聽說缺少了三十五萬公款，有的人說五十萬。我還以為



他會給你留下遺產的；現在他全都弄光了。他是一個荒蕩的小老頭子……唔，再見罷，祝你的幸運！難道你不去麼？怪不得你預先辭職，狡猾的人！這是胡話，你知道的，預先知道的。也許昨天就知道了……」

雖然在這無禮的糾纏裏，公然宣布本來沒有的親密的交情裏，一定含有什麼目的，現在這已是毫無疑竇的了——但是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起初想含糊了事，無論如何不去理會這個施侮辱的女人。但是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話語像霹靂似的打擊他；他一聽到叔叔的死去，臉白得像手帕，轉身向她看去。這時候麗薩魏達·博羅司菲也夫納匆遽地從座位上立起來，使大家也隨着她立起，幾乎從那個地方跑走了。祇有萊夫·尼古拉也維奇公爵還在原位上留了一會，似乎遲疑不決似的，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還站在那裏，沒有醒轉來。但是葉潘欽一家人還沒有走上二十步，就出了一個可怕的亂子。

那個和阿格拉耶說話的軍官，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的好友，達到了憤激的最高的階段：

「簡單應該用鞭子抽，否則沒法駕馭這賤婦！」——他幾乎洪響地說。（他大概以前就成爲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的心腹。）

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立刻轉身向他。她的眼睛閃耀，她奔到立在離她兩步以外，她完全不認識的青年人面前，奪去握在他手裏的一根柔細的，繩編的馬鞭，用全力斜斜地抽打這施侮辱的人的臉。這一切發生在一剎那的功夫……軍官忘了自己，奔到她身上來。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隨員裏已沒有一個人在她身旁；那個中年的，打扮得體面的先生已經不知溜到什麼地方去了，那個歡樂的先生竟站在一旁，拚命地大笑。過一分鐘後警察自然會趕到的，但是在這一分鐘內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一定要喫點苦

頭，假使沒有人作意外的援手。公爵也立在兩步內，連忙從後面抓住軍官的手。軍官一面掙脫他的手，一面朝他的胸脯上劇烈地推了一下；公爵躍出三步，落在椅上。但是這時候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身旁又發現了兩個保護者。那個拳術家，讀者已熟知的那篇文章的作者，和以前羅果靜一夥中的常任會員，立在攻擊的軍官面前。

「開歷爾！退伍的中尉！」——他惡狠狠地自行介紹。——「假使您想打架，上尉，我可以代替軟弱的女性，和您周旋一下。我會學過英國的拳術。上尉，您不要推來推去；我很同情您受了血的侮辱，但是當着大衆面前和一個女人比拳是我不能允許的。既然您是一個正直的紳士，應該用別種方法去對付。——您自然明白我的意思，上尉……」

但是上尉已經醒了過來，不再聽他的說話。這時羅果靜從人羣內出現，迅速地拉住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手，引她走開。羅果靜本人顯得十分震動，臉色發白，浑身抖索。他領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走開的時候，朝軍官的眼前惡狠狠地笑了一下，用得意的，商販的口氣說：

「噓！竟做這種事！臉上全是血噓！」

軍官清醒了轉來，並且完全想出——他應該和什麼人辦交涉，因此一面用手帕掩住臉，一面有禮貌地朝正從椅上立起來的公爵說話。

「您是我剛纔被介紹認識的梅思金公爵麼？」

「她是瘋子！得了瘋病！請您相信我的話！」——公爵用抖慄的聲音回答，不知爲什麼向他伸出抖慄

的手。

「我自然不敢誇口，說我知道這類的消息；但是我必須知道您的尊姓大名。」

他點了點頭，就走開了。警察在最後的演出人物走開以後，過了整整的五秒鐘纔趕到。但是這亂子持續了不過兩分鐘。羣衆中有人立起來走了，有些人祇從這個座位上移到另一個座位上；有些人很喜歡看熱鬧；還有些人紛紛議論，露出極大的興趣。總而言之，這事情就平平常常地了結了。樂隊重又奏起。公爵跟着葉潘欽一家人後面走去。假使他在被人家推開，坐在椅上的時候猜到或來得及向左面看一看，一定會看見阿格拉耶停留在離他二十步遠的地方，看這個亂子的進展，不聽離走得較遠的母親和姊姊們的呼喚。S公爵跑到她面前，勸她趕快走。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記得阿格拉耶持着極度的騷亂的心神回到她們那裏來，她當時不見得聽見她們的呼喚。祇在他們走進公園，過了兩分鐘以後，阿格拉耶纔用尋常的，冷淡的，任性的聲音說道：

「我想看一看這趣劇怎樣了結。」

### 第三章

(癡 白)

車站上的事件使母親和女兒們發生近乎恐怖的印象。在驚慌和騷亂中的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領着女兒們幾乎從車站上一路跑回家去。照她的觀察和見解，在這事件裏發生了，暴露了太多的東西，使她的腦子裏，不管如何的紊亂和恐懼，竟產生出一些堅決的思想來了。大家全明白，發生了一點特別

的情形，也許，而且是幸運地，起始暴露出一些特別的祕密。任憑 S 公爵以前怎樣解釋，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現在露出狐狸尾巴來了，——被暴露了，被發現了，——正式被發現他和這賤人有關係。——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還有她的兩個大女兒都這樣想。從這結論裏所得到的，是啞謎更加積聚得多了。小姐們雖然對於母親那種劇烈的驚懼和顯明的逃走暗自有點憤慨，但是在騷亂的初期他們不敢向她發問。此外，不知爲甚緣故，她們以爲她們的妹子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在這件事情上知道得比她們和母親三人多。S 公爵也是陰沈得像黑夜，也很疑慮。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一路上不和他說一句話，他好像沒有注意到。阿格拉意達試着問她：「剛纔講的是那一個叔叔？彼得堡出了什麼事情？」但是他的臉上露出極尖酸的神情，喃喃地回答一些關於必須加以調查等極不確定的話句，還說這自然祇是荒誕的話。——這是無可置疑的！——阿格拉意達回答，以後再也不問什麼。阿格拉耶起始顯得特別安靜，祇在路上說跑得太快了。她回頭看了一次，看見公爵在追趕他們。她看到他努力追趕的情形，冷笑了一聲，再也不看他一眼。

最後，差不多在別墅附近，遇到了迎面向他們走來的伊凡·費道洛維奇。他剛從彼得堡回來。他在第一句開口的時候立即詢問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但是他的夫人威風凜凜地從他面前走過，不回答，甚至不看他一眼。從女兒們和 S 公爵的眼神上，他立刻猜到家裏發生了暴風雨。但是即使不這樣，他自己的臉上也反映出特別的不安。他立刻攙住 S 公爵的手，使他停留在家門附近，微聲地和他說幾句話。從他們兩人走到平臺上，到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那裏去時那種驚慌的神色上可以想到他們兩人聽到

了一種特別的新聞。大家漸漸地聚在樓上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那裏，平臺上祇留下公爵一人。他坐在角落裏，似乎等待什麼，但是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他看見這人家混亂的情形，竟沒有想到走開；他顯然忘卻了整個宇宙，準備連着坐上兩年，隨便人家把他放在什麼地方。他有時聽見樓上驚慌的談話的聲音。他自己說不出他在這裏坐了多少時候。天色已晚，完全昏黑了。阿格拉耶突然走到平臺上來。外表上她很安靜，雖然臉色有點慘白。她看見公爵坐在角落裏椅上，一顯然料不到一會在這裏見到他，不由得驚疑地微笑了。

「您在這裏做什麼？」——她走到他身前。

公爵喃聲說些什麼，露出慚愧的樣子，從椅上跳起；但是阿格拉耶立刻坐在他身旁，他也坐下來了。她忽然精細地看了他一下，又朝窗外看，似乎並沒有想什麼，以後又朝他看。「也許她想笑。」——公爵想，但是「不會的，她當時就會笑的。」

「您也許想喝茶，我去吩咐他們。」——她在沈默了一會以後說。

「不，不……我不知道……」

「怎麼不知道啊，是的，您聽着假使有人喚您去決鬥，您要怎麼辦呢？我剛纔就想問您。」

「但是誰呢……沒有人會喚我去決鬥的。」

「假使喚呢？您會懼怕麼？」

「我想，我會……很怕的。」

「正經的話麼？那末您是懦徒麼？」

「不，也許不。懼怕而跑走的纔是懦徒；雖懼怕而不跑的，還不是懦徒。」——公爵想了一想，微笑了。

「您不會跑麼？」

「也許不會跑，」——他終於笑起阿格拉耶的問話來了。

「我雖然是女人，但是我無論如何決不跑走。」——她幾乎惱怒地說。——「不過您在那裏笑我，您照例裝腔作勢，顯出您是一個極有趣味的人。請問你：槍擊是不是照例須在二十步以外？也有十步的麼？如此說來，是一定會被打死，或受傷的麼？」

「決鬥時大概不大會擊中的。」

「怎麼不大會呢？普希金不是被打死了麼？」

「這也許是偶然的。」

「完全不是偶然；這是一場死鬥，他被殺死了。」

「子彈落得很低，唐臺司一定向高處瞄準，向胸前或頭上；沒有人會這樣瞄準的，所以這子彈大概偶然打中普希金，一定是錯誤的結果。內行的人們對我說過的。」

「我有一次和一個小兵談話，他對我說，他們的隊伍分散開來射擊的時候，根據教練操法，必須朝半身瞄準。他們就叫做『朝半身射擊。』不是朝胸部，也不是朝頭部，卻是朝半身射擊。我以後問過一位軍官，他說這是對的。」

「這是對的，因為是遠距離的射擊。」

「您會射擊麼？」

「我從來沒有射擊過。」

「難道上彈藥都不會麼？」

「不會。不過我明白怎樣做，但是自己從來沒有這樣上過。」

「那末您不會，因為這是需要經驗的！您聽着，好生記住：最先要買一點上好的手槍用的火藥，不要溼的，（人家說不能用溼的，卻要用很乾的，）還要細碎的，您必須買這樣的貨色，放砲用的是不行的人家說子彈是他們自己鑄成的。您有手槍麼？」

「沒有，也用不着，」——公爵忽然笑了。

「這真是沒有意義的話！您一定應該去買，買一支上好的，英國式或法國式的，聽說那是最好的手槍。然後取一把火藥，或者兩把，塞進去。越多越好。然後塞進一塊毛氈，（聽說必須用毛氈纜行，不知為什麼緣故，）這可以想法弄到，從一條牀褥裏，或是從門上，有時人家用毛氈釘在門上。以後，在毛氈塞進去以後，再把子彈放進去，——您聽着，必須後放子彈，先放火藥，否則射不出來的。您笑什麼？我希望您每天練習幾次，一定可以學會向標的上射中。您能够照辦麼？」

公爵笑了。阿格拉耶恨恨地蹙腳。她在談話時那種嚴肅的神色使公爵感到驚異。他一部分感到他必須打聽些什麼，問些什麼，——總之，是問些比如何裝手槍還正經些的事情。但是這一切從他的腦筋裏飛

走，除去一樣以外，那就是她坐在他身邊，他瞧着她。至於她講什麼話，在這時間他幾乎是無所謂的。

伊凡·費道洛維奇終於從樓上走到平臺上來。他帶着蹙眉的，憂慮的，堅決的神情到什麼地方去。

「萊夫·尼古拉也維奇，你……你現在到那裏去？」——他問，雖然萊夫·尼古拉也維奇並不想走出去：——「我們走，我要對你說一句話。」

「再見罷，」——阿格拉耶說，給公爵伸出手來。

平臺上已經很黑，公爵在這時候完全不能明顯地看清她的臉。一分鐘後，他和將軍從別墅裏走出去的時候，他突然臉色發紅，緊緊地握住自己的右手。

原來伊凡·費道洛維奇和他順路；伊凡·費道洛維奇不顧時間已晚，忙着去和什麼人談話。但是他暫時忽然匆遽地，驚慌地，極不連貫地和公爵說話，在談話裏時常提起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的名字。假使公爵在這時間內能够注意一些，他也許會猜得到伊凡·費道洛維奇想向他探聽什麼事情，或者最好說是想直接了當地，公然地向他問什麼事情，但是到底不能觸到一個最主要的點上去。使公爵感到慚愧的是他的心神十分散漫，竟沒有聽見最初說的是什麼，等到將軍向他提出一個熱烈的問題的時候，他不能不承認，他一點也沒有明白。

將軍聳了聳肩。

「你們全是一些奇怪的人，從各方面都是的，」——他又起始說，——「我對你說，我完全不明白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的思想和驚慌。她犯了歇司底里症，一面哭，一面說，人家侮辱她，她受了侮辱，但



是誰呢？怎樣呢？和誰呢？什麼時候？爲什麼原因？我老實說，我是有錯的，（這個我承認，）我有許多過錯，但是這個不安靜的女人，（再加上是行爲不端的，）那種逼迫的手段可以喚警察來加以限制，我今天就打算和一個人見面，警告他一聲。一切都可以輕輕地，溫情地，甚至和藹地，借着朋友的交情，安排得妥當，不出什麼亂子。我也同意，將來會發生許多事件，有許多未曾解釋清楚的問題。這裏有陰謀；假使這裏大家一點不曉得，那末那裏人家還是不會解釋清楚的。假使我不聽見，你不聽見，他不聽見，第五個人也一點不聽見，那末請問，誰會聽見呢？據你看來，應該怎樣加以解釋，假使不解釋爲一種虛誕的，不存在的事情，像月光……或其他幻景？」

「她是瘋子，——公爵喃聲說，忽然痛苦地憶起了以前的一切。」

「假使你講的是她，那末我有一句話要說。我有時也會發生這樣的念頭，我就安安靜靜地沈睡了。但是我現在看出她們的意見正確些，便不相信她的發狂。這女人固然很無聊，然而心思極細，並不瘋。今天關於加比東·阿萊克謝奇的那套話是可以證明出來的。在她的方面是一種欺詐的手段，至少是陰陰的舉動，懷着特別的用意。」

「那一個加比東·阿萊克謝奇？」

「唉，天呀，萊夫·尼古拉也維奇，你一點沒有聽我的說話。我一開頭就和你談起那個加比東·阿萊克謝奇。我驚駭得甚至現在手脚還在那裏抖慄。也就爲了這件事情在城裏遲留了一會。加比東·阿萊克謝奇·拉道姆司基，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的叔叔……」

「怎麼樣呢？」

「今天早晨，天剛亮，七點鐘，自殺了。老頭兒是很可尊敬的，有七十歲，快樂派，——正和她所說的一模一樣，——公款，一筆很大的款子！」

「她怎麼會……？」

「怎麼會知道的麼？哈哈！她一出現，她的周圍已經組成了整個的司令部。你知道現在有什麼人物到她那裏去，尋覓『結交的榮耀』。自然她會從她那些客人那裏聽到的，因為現在整個彼得堡已經全都知道了，伯夫洛夫司克也總有一半人已經知道了。她所說關於軍服的那句話多末細膩呀！他們轉講給我聽的。她說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是預先辭職的！這真是一個惡毒的暗示！不，這並沒有瘋狂的表示。我自然不相信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會預先知道這禍事在什麼時候發生，那就是某天的七點鐘等等。但是他總會預先感覺出一點來的。我們大家，還有S公爵，全都以為他會留給他一份遺產的！可怕呀！可怕呀！但是我不責備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什麼，這是應該對你解釋的，不過到底有點可疑。S公爵十分驚愕。這一切發生得太奇怪了。」

「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的行為裏有什麼可疑的呢？」

「一點也沒有！他的舉止是很正直的。我並不作什麼暗示。我看他自己的財產是完整的。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不願意聽這個……但是最要緊的是所有這類家庭的災禍，或者最好說是所有這類無聊的談話，簡直不知道怎樣去稱呼……萊夫·尼古拉也維奇，你可以說是我們家庭的密友，你想一想，原

來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在一個月以前就已向阿格拉耶求婚，遭到她的拒絕，固然這消息確不確還不得而知。

「這是不會的！——公爵熱烈地喊。

「難道你知道點什麼事情麼？——將軍抖慄了一下，露出驚異的樣子，停住了腳，像在地上生了根。——「你瞧，親愛的，我也許對你說出了無用的，不體面的話，但這是因為你……因為你……可以說是那樣的人，也許你知道點特別的情形麼？」

「關於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我一點也不知道，——公爵喃聲地說。

「我也不知道！人家根本想把我……把我往土裏活埋，也不想一想，這對於一個人是多末難受的事情，我是忍受不了的。剛纔又發生了一場吵鬧，真可怕！我對你說這話，因為我把你當作嫡親的兒子看待。主要的是阿格拉耶好像在那裏笑她的母親。關於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一月之前曾向她正式求婚，經她拒絕的一層是姊姊們說出來的，作為一種猜測……不過是堅定的猜測。她是一個任性的，怪誕的生物，那是不能以言語形容的！她也許有的是寬仁和豁達，有的是心智方面優良的性格，但是那份任性，那份好嘲笑，一句話，具有一個魔鬼的性格，還加上荒誕的理想。現在她當面笑母親，笑姊姊們，笑S公爵。對我更不必提，她很少的時候不取笑我，至於我呢，我十分愛她，甚至她取笑我也愛她，——這小鬼就為這個特別愛我，大概愛得比其餘別人多。我敢打賭，她也在那裏取笑你。我剛纔看見你們在那裏談話，在樓上吵鬧了一陣以後，她和你坐在一起，像無事人似的。」

公爵臉色頰紅，緊握住右手，但是沈默着。

「親愛的，良善的萊夫·尼古拉也維奇！」——將軍忽然帶着熱烈的情感說，——「我……連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在一塊兒，她又起始罵你，還爲了你罵我，不明白爲什麼緣故，我們總是愛你的，誠懇地敬愛你的，甚至不管出什麼事情，不管外表如何。但是你必須同意，你自己必須同意，突然來了一個多末難猜的啞謎，多末感到懊喪，當你聽到這個冷血的小鬼忽然，（因爲她立在母親面前，露出對於我們的一切問話，特別對於我的問話深深的賤視的態度，因我鬼使神差地發了傻氣，忽然想表示自己是一家之主，——真是發了傻氣，）這個冷血的小鬼竟忽然嘲笑地宣布，那個「女瘋子」（她是這樣稱呼她的，我覺得奇怪，她會和你說一樣的話，她說：「難道你們至今還沒有猜到麼？」）這個女瘋子「自己在心裏決定，無論如何，想法使我嫁給萊夫·尼古拉也維奇公爵，就爲了這個用意竭力想把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從我們家裏轟出去」……她祇說了這句話，不加任何解釋，自己哈哈地笑着。我們當時張開了嘴。她當時把門拍的一帶，就出去了。後來有人對我講剛纔你和他出了一段笑話……親愛的公爵，你聽着，你是一個不愛生氣，很有判斷力的人，我看出你身上這一點來的，但是……你不要生氣：她確乎是取笑你。她像小孩似地取笑人，所以你不必生她的氣，但是這決定是如此的。你不必想到別的上，——她祇是想愚弄你，愚弄我們大家，由於無事可做的緣故。唔，再見罷！你知道我們的情感？我們對你的誠摯的感情？這感情是永遠不變的……但是我現在要到這裏去，再見罷！我像今天那樣心緒不佳是很少的……這也算住別墅避暑！」

公爵獨自留在交叉路口，向四面環顧了一下，匆遽地越過那條路，走近一所別墅的發亮的窗子那裏，打開剛纔和伊凡·費道洛維奇談話時緊握在右手裏的那張小紙，利用微弱的燈光讀道：

「明晨七時，我將在公園綠椅上等候您。我決定和您談那件於您直接有關的極重要的事情。再啓者：希望您不要把這封信給任何人看。我對您下這樣的命令雖然感到不好意思，但是我覺得這是您應得的處分，也就寫下了，——同時爲您的可笑的性格羞慚至於臉紅。」

又啓者：那張綠椅就是我剛纔指給您看的。您應該感到羞慚！我不能不補寫在後面。」

這張字條大概是阿格拉耶走到平臺上來之前匆忙中寫下，麻麻虎虎摺好的。公爵露出無可形容的和驚懼相仿的慌擾的神情，又緊緊地將那張小紙握在手內，趕緊從窗旁，從光明那裏跳走，像受驚嚇的小偷。就在這行動裏，忽然和一直立在他肩膀的一位先生相撞。

「我在監督着您呢，公爵，——那位先生說。」

「是您麼，開歷爾？——公爵驚異地喊。」

「我正尋找您呢，公爵。我在葉潘欽的別墅附近等候您，自然不能進去。您和將軍同行的時候，我在後面跟着。公爵，我願意爲您效勞，您可以支使我。我準備犧牲，甚至準備死，在需要的時候。」

「但是……爲了什麼？」

「一定會決鬥的。那個莫洛夫錯夫中尉，我知道他，不過當面還不認識……他是不肯忍受侮辱的。我們這班人，我和羅果靜，他自然看得一錢不值，這也許是應得的，因此惟有您一人負責。祇好歸您付酒錢。他

問過您的姓名，我聽見的。明天他的朋友一定會上您那裏去，也許現在已經在那裏等候。假使您看得起我，選我爲證人，我是準備爲您當差的；我就爲了這件事情找您。」

「您也講起決鬥來了！」——公爵忽然哈哈地笑，使開歷爾感到特別驚異。他笑得利害。開歷爾在提出充當證人的要求還沒有得到滿足之前，確乎像坐在針刺上似的感覺不安，現在看着公爵這樣歡笑，幾乎生起氣來。

「公爵，您剛纔抓住他的手。一個體面的人士在大衆面前是難於忍受的。」

「但是他推我的胸脯！」——公爵笑着喊。——「我們沒有什麼可決鬥的！我向他賠一個罪，也就完了。但是一定要打架，就打架罷！讓他先放槍，我還願意呢。哈哈！我現在會裝手槍了。您知道不知道，剛纔有人教我裝手槍？您會裝手槍麼，開歷爾？先去買一點火藥，手槍用的，不要溼的，也不要放砲用的粗的；先把火藥放進去，再從門上取一塊毛氈，以後再塞進子彈，應該先放火藥，後放子彈，否則是不響的。開歷爾，您聽着：會放不響的。哈哈！難道這不是至理名言麼，開歷爾？您知道，我現在想抱着您，吻您一下。哈哈！您剛纔怎麼會立在他面前的？您快點到我家裏去喝香檳酒。我們大家都喝得爛醉！您知道不知道，我有一打香檳酒，放在萊白及夫的地窖裏？前天，我搬到他那裏去的第二天，萊白及夫「偶然」賣給我的，我全都把它買下來了！我要邀請一大批客人！怎麼，您今天夜裏還想睡覺麼？」

「和每個夜裏一樣。」

「那末祝您安睡，哈哈！」

公爵越過道路，隱到公園裏去了，把開歷爾弄得莫明其妙，尋思起來。他從未看見公爵有過這樣奇怪的情緒，簡直想像不到他會這樣的。

「也許發了瘧疾，因為他是一個神經質的人，這一切使他發生強烈的印象，但是自然他是不会膽怯的。這類人是不會膽怯的！」——開歷爾自己想。「唔！香檳酒！一個有趣的新聞。十二瓶酒；一打存貨倒還不少。我敢打賭，這批香檳酒是萊白及夫從什麼人那裏收受下來作為典押的。唔……這公爵是很可愛的人；我真愛這類人；現在不必喪失好機會……假使有香檳酒，那末現在正是應該喝的時候……」

公爵正在發瘧疾一層自然是對的。

他在黑暗的公園內蕩走了許多時候，終於一發現自己——在林間小道上走來走去。他的意識裏留下一個回憶。那就是他已在這林間小道上，從長椅到一株高大的，顯明的老樹那裏，一共一百步路，來回走了三四十次。他怎麼也不能記起，他在公園裏逗留了至少一小時，在這時間內想的是什麼，即使他願意記起也不能。他捉住自己在想着一個念頭，爲了這念頭他忽然忍不住笑出來了。雖然沒有什麼可笑的地方，但是他老想笑。他想到關於決鬥的猜測，決不止祇在開歷爾一人的腦筋裏產生，那末如何裝實子彈的故事也許不是偶然說出來的……「啊喲！」——他忽然止步！腦筋裏閃出了另一個意念——「她剛纔到平臺上去的時候，我正坐在角落裏。她發現我在那裏，顯得特別驚訝——竟笑了……還講到喝茶的話。其實她的手裏那時候已經握着那張紙頭，那末她一定知道我坐在平臺上，爲什麼要驚訝呢？哈哈！」

他從口袋裏取出那張紙，吻了一下，但是立刻止步，凝想起來：

「這真是奇怪！這真是奇怪！」——一分鐘以後他甚至帶着一種憂愁說着：在強烈地感到快樂的時候，他永遠會覺得憂愁，他自己不知道爲什麼緣故。他向四圍仔細地審看了一下，很驚訝他會跑到這裏來了。他很累，走到長椅那裏，坐了下來。四圍是特別的靜寂。車站上的音樂業已完結；公園內也許沒有一個人；時間自然在十一點半以後。夜是靜謐的，溫暖的，光明的——那是六月初的彼得堡的夜。在濃密陰沈的公園裏，在他坐在那裏的林間小道上差不多完全是黑暗的。

假使有人在這時候對他說，他落在情網裏，他發生了熱情的愛戀，他將驚異地否認，甚至也許發生憤慨。假使有人說，阿格拉耶的信是一封情書，是約期幽會，那末他會替那人羞慚得無地自容，也許要喚他出去決鬥。這一切是完全誠懇的。他一次也不疑惑，或者容許一點點「雙重」的意念的存在，那就是關於這女郎會愛他，或者甚至他會愛這女郎的意念。他一想到這上去便感到羞慚：愛他，愛「他這樣的人」，他認爲是一件怪誕的事情。他想，假使果真有什麼事情，那不過是她的淘氣的行爲；他對於這意志感到太冷淡，認爲這是題中應有的文章；而自己呢，卻忙於完全另外一件事情，爲另外一件事情而憂慮。剛纔那個慌亂的將軍說過，她在那裏取笑大家，取笑他，特別取笑公爵的那句話，他倒是完全相信的。但是他並不感到絲毫的侮辱；據他看來，這是應該如此的。在他方面認爲主要的是他明天，在清晨時，又可以看見她，又將和她並坐在綠椅上，聽如何裝實子彈的方法，看她的臉。他不需要什麼別的東西。關於她打算說什麼話，那直接於他有關的重要的事情是什麼的一類問題，也會在他的腦筋裏閃現過一兩次。對於這件「重要事情」，爲了它他被召喚去商量的，實際上確是存在的一層，他一刻也不疑惑，但是現在差不多完全不去想這件



重要的事情，甚至不感到一點點想到它的意向。

林間小道的沙土上一陣輕靜的步聲使他擡起頭來。有一個人走到長椅旁，坐在他身旁。這人的臉龐在黑暗中難於辨清。公爵迅速地挪到他身邊，挨得很近，這纔看清了羅果靜的慘白的臉。

「我就知道你在這裏什麼地方溜躑，不費多少工夫就找到了。」——羅果靜從牙縫裏喃聲說。

他們在那一天旅館的走廊裏相遇以後，第一次聚在一處。公爵被羅果靜的突然發現喫了一驚，有一個時候不能集中他的思想，痛苦的感覺在他的心裏復活。羅果靜顯然明白他給予公爵一個怎樣的印象；他雖然起初有點混亂，似乎用一種練熟的輕盈的態度說話，但是公爵不久就覺得他並沒有一點練熟的，甚至並沒有一點特別的慚愧的神色；即使在他的姿勢與談話中有什麼不靈便的地方，那祇是外表；在心靈方面這人是不會變的。

「你怎麼會在這裏找我？」——公爵問，爲了說點什麼話出來。

「開歷爾告訴我的（我到你那裏去過），」到公園裏去了。我心想，原來如此。」

「什麼叫做『原來如此』……」——公爵驚慌地抓住這句脫口說出的話。

羅果靜冷笑了一聲，沒有加以解釋。

「我接到了你的信，萊夫·尼古拉也維奇。你這一套來得無謂……你何必如此……我現在代表她來見你；她一定請你去一趟。她有話對你說。請你今天就去。」

「我明天去。我現在要回家去；你……到我家裏去麼？」

「有什麼事？我已經對你全說過了。再見罷。」

「你難道不去麼？」——公爵輕聲問他。

「你這人真怪，萊夫·尼古拉也維奇，看着你真奇怪。」

羅果靜惡毒地冷笑了一下。

「爲什麼？爲什麼你現在這樣恨我？」——公爵憂愁地，熱烈地搶上去說。——「現在你自己也知道，你所想的一切是不實在的。我覺得你至今還沒有消去對我的仇恨。你知道爲什麼緣故？因爲你曾經圖謀過我的性命，因此你的恨意還沒有消釋。我對你說，我祇記得一個帕爾芬·羅果靜，我在那天會和他結爲義弟兄的。我在昨天那封信裏寫過，希望你忘記去想這噩夢，不要起始和我說這件事情。你爲什麼從我的身邊躲開？爲什麼把手藏了起來？我對你說，那天的一切我祇認爲一種噩夢；我在那一天內完全把你認識得很清楚，像認識自己一般。你想像的一切是不存在的，不會存在的。我們的仇恨爲什麼必須存在呢？」

「你還會有什麼仇恨？」——羅果靜回答着公爵的熱情的，突如其來的話語，又笑了。他確乎躲着他，立在一旁，倒退了兩步，手藏了起來。

「現在我到您那裏去是毫無理由的，萊夫·尼古拉也維奇。」——他慢吞吞地，簡潔地說。

「你竟恨我到這種地步麼？」

「我不愛你，萊夫·尼古拉也維奇，爲什麼要到你那裏去呢？公爵，你就像一個嬰孩，你想弄玩具——你可以掏出來擺設，但是你不明白事情。你現在所說的一切，在信上全都寫得清楚，難道我不相信你麼？」

相信你的每一句話，我知道你從來不會騙我，將來也不會騙。但是我到底不愛你。你信上寫你忘卻了一切，祇記得一個義兄弟羅果靜，而並不記得當時動刀殺你的羅果靜。你爲什麼知道我的情感？（羅果靜又笑了。）也許我從那時起一次也沒有懺悔過，而你已經把你的饒恕送給我了。我也許在那天晚上已經完全想別的事情，至於這件事情……」

「竟忘記想了！」——公爵搶上去說。——「那自然啦！我可以打賭，你當時一直坐了鐵悶車，到伯夫洛夫司克來聽音樂，就像今天似的在人羣裏監視，張望。這不會使我驚訝的。你當時假使不處於祇能想一件事的那種情形之下，是決不會舉刀殺我的。那天我從早晨起，一看到你，就有了預感；你知道不知道，你那時是怎樣的？我們一交換十字架的時候，我就生出這個念頭。你那時爲什麼領我到老太太那裏去？不是想藉此攔阻你的手麼？不見得是想，卻祇是感覺得，像我一樣……我們當時具有同樣的感覺。假使你當時不舉手殺我，（上帝把這手挪開了，）我在你面前將成爲怎樣的人呢？我總歸已經疑惑你，我們的罪是一樣的，相同的！（你不要皺眉！你笑什麼？）「你沒有懺悔！」即使你想懺悔，也許還不能，因爲你並不愛我。即使我像安琪兒一般，在你面前是純潔的，你總歸不會容忍我，在你心想她愛我，而不愛你的時候。這就是妒忌。我在這星期內曾經仔細想過，帕爾芬，現在對你說：她現在也許愛你比愛任何人都利害，她是越磨折你，越愛你。她不會對你說這個，但是必須自己會看。爲什麼她到底還要嫁給你呢？以後她會對你自己說的。有些女人竟希望人家這樣愛她們。她就具有這樣的性格！你的性格和你的愛情會使她發生強烈的印象。你知道不知道，女人是能夠用殘忍和嘲笑磨折男子，而從來就不感到良心的責備的，因爲她每次會看着

你，心想：『現在我把他磨折得要命，以後可以用我的愛情補償他的』……」

羅果靜聽完公爵的說話，哈哈地笑了。

「公爵，你不是自己碰到這樣女人麼？我也聽到人家講你的事情，就不知道確不確？」

「你會聽到什麼話呢？」——公爵忽然抖索了一下，止住步，顯出異常慚愧的樣子。

羅果靜繼續笑。他，不免帶着好奇，也許還帶着愉快，傾聽公爵的話。公爵那種快樂的，熱烈的激情使他感到驚愕，且使他鼓勵。

「不但聽到，現在自己也看出是實在的，」——他說。——「你從什麼時候起像現在那樣說話的？這樣的談話好像不是從你的嘴裏說出來的。我假使不聽到人家說你這類話，我也許不會到這裏來；半夜裏到公園裏來。」

「我完全不明白你的話，帕爾芬·謝蒙諾維奇。」

「她早已對我解釋過關於你的事情，現在我自己看到你在那一位同坐在一起聽音樂。她對我罰咒，昨天和今天都對我罰咒，說你像一隻小貓似的愛上了阿格拉耶·葉潘欽。公爵，這對於我是一樣的，而且於我不相干；即使你不再愛她，她還沒有不愛你。你知道，她一定要你和那一位結婚，她竟發了誓，哈哈！她對我說：『非如此不嫁給你，他們到教堂裏去，我們也到教堂裏去。』這是什麼意思，我無從了解，而且永遠不會了解；是不是愛你愛得沒有止境……但是既然愛你，何必又要你和別的女人結婚呢？她說：『我想看見他取得幸福，』這末說來，她是愛你的。」

「我對你說過，還在信上寫着，她……腦筋有點不清楚。」——公爵在痛苦地聽着羅果靜的話以後說着。

「天曉得！你也許弄錯了……不過她今天在我把她從音樂隊那裏領開的時候，就定下了結婚的日期；那就是過三星期以後，也許早些，她說，我們就要結婚；她起誓，把神像摘了下來，吻了一下。公爵，現在一切都在你的身上。哈哈！」

「這全是謔語！你所說關於我的一切是永遠不會有的，永遠不會有的！我明天到你那裏去……」

「那裏是瘋子？」——羅果靜說。——「別人看來，她的神智很清楚，惟獨你一人看出她是瘋子？她怎麼會寫信到那邊去呢？既然是瘋子，從信上就可以看出來的。」

「什麼信？」——公爵驚懼地問。

「她寫信給那一位，那一位讀她的信。你還不知道麼？你會知道的；她一定會自己給你看的。」

「這真是無從相信！」——公爵喊。

「唉！萊夫·尼古拉也維奇，你呀！我看你在這段路上纔走了不多，你纔開始走。你等一等：你會雇用自己的偵探，自己日夜看守着，打聽她每一步的行動，祇要……」

「你停止住，永遠不要說這件事情！」——公爵喊。——「帕爾芬，我剛纔在沒有和你遇到以前，在這裏走來走去，突然笑了起來，不知道笑什麼，但是原因是我記起明天恰巧是我的生日。現在差不多有十二點鐘。我們去歡迎這個日子！我有酒，我們可以喝一杯，你可以祝我成就我現在自己也不知道願意如此成

就的一切。你祝我的幸福，我也祝你的幸福。否則你簡直把十字架還給我！第二天你並沒有把十字架送還呀！不是還在你身上麼？現在還在你身上麼？

「在我身上呢，——羅果靜說。」

「我們走罷。我沒有你，不願意迎接我的新生命，因我的新生命開始了！你不知道，帕爾芬，我的新生命今天開始了麼？」

「現在我自己看見，自己知道是開始了。我要對她這樣報告。你現在完全不像你自己了，萊夫·尼古拉也維奇！」

#### 第四章

公爵同着羅果靜走近自己別墅的時候，特別驚異地看見他的平臺上燈光照耀得通明，聚了許多人。快樂的一夥正在嘩笑，高談；他們甚至似乎辯論至於呼喊。乍看上去就會料到他們正在快樂地消遣時光。他走上平臺的時候，果真看見大家在那裏喝酒，喝香檳酒，似乎喝得很久，因此裏面有許多人已露出異常興奮的樣子。客人們全是公爵認識的，但是奇怪的是他們大家一下子聚了攏來，好像被邀請似的，雖然公爵並沒有邀請任何人，他自己的生日自己還是剛纔偶然憶起來的。

「你一定告訴過什麼人，你要開香檳酒，所以他們全跑來了，」——羅果靜喃喃地說，隨着公爵到平臺上去。——「我們知道這情形；祇要朝他們吹一聲胡哨就夠了，……他幾乎狠惡地說，顯然憶起了他

的不遠的過去。

大家用呼喊和頌禱歡迎公爵，圍住了他。有些人很喧嚷，另有些人比較安靜些，但是大家聽到了生日的消息，都忙着道賀，大家輪流上前。有幾人在場，使公爵感到興趣，譬如蒲爾道夫司基就是的；但是最使他驚異的是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忽然發現在這夥人裏面。公爵幾乎不願意相信自己，一看到他，竟懼怕了。

臉紅紅的，幾乎帶着歡欣狀態的萊白及夫立刻跑來解釋；他的酒喝得很够程度了。從他的囉囀的話裏聽得大家聚攏來是完全自然而然，甚至是偶然的。伊鮑里特在黃昏前首先來到，因為感到自己好些，所以想在平臺上等候公爵。他橫躺在沙發上面；以後萊白及夫跑來看他，以後他的整個家庭都來了，那就是伊伏爾金將軍和女兒們。蒲爾道夫司基是伴送伊鮑里特來的。笳納和波奇成大概來得不久，走過這裏，進來看一看，（他們的出現和車站上出事的時間相差不多。）以後開歷爾出現了，宣佈公爵的生日，要求開香檳酒。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於半小時前來到。主張開香檳酒，舉行慶祝最力的是郭略·萊白及夫，很樂意地把香檳酒取出來。

「不過是自己的，自己的酒！」——他對公爵喃語。——「由我會鈔，表示頌祝和敬賀的意思，還預備了小菜，涼盆，小女正在張羅着。公爵，您知道他們在討論什麼題目呀？您記得漢恩烈所說「是或不是」的話麼？一個現實的題目，現實的問和答……帖連奇也夫先生正處於崇高的階段上面……他不想睡，香檳酒他喝了一口，喝了一口是不會有害處的……公爵，您挪坐得近些，決定一下！大家全等候您，大家祇等候

您施展幸福的聰明……」

公爵看到魏拉·萊白及夫的和藹的眼神——她也忙着從人羣裏擠到他面前來。他越過大家，先伸出手來給她；她快樂得臉紅，祝他「從今天起一直過着幸福的生活。」她以後匆遽地跑進廚房；她正在那裏預備涼盆；在公爵回家之前，纔抽出了一點空工夫，跑到平臺上來，用心傾聽那些喝了酒的賓客中間無止歇地進行着的關於極抽象的，對於她很奇特的問題的辯論。她的小妹子張着嘴，在另一間屋的箱子上面睡熟了，但是那個男孩，萊白及夫的兒子，卻站立在郭略和伊鮑里特身旁，單從他的興奮的臉色上就能表示出他準備立在這裏，欣賞而且傾聽着，那怕一下子立上十個鐘頭都可以。

「我特別等候着您，看見您帶着這樣幸福的神色回來，尤其感到異常高興。」——伊鮑里特說，當公爵在魏拉之後立刻走過去和他握手的時候。

「您怎麼知道我有幸福呢？」

「從臉上看出來的。您和他們握手以後，趕快坐到我們這裏來。我特別等候您。」——他又補充了一句，特別着重在等候您的幾個字上。公爵問，「他坐得這麼久，會不會妨害他的身體的健康？」——他回答說，他自己也覺得奇怪，他在三天前怎麼想死，他永不感到自己像今天那樣的舒服。

蒲爾道夫司基跳了起來，喃聲說是一這樣的……他是伴伊鮑里特同來的，他也很喜歡；他在這裏寫了些「無聊的話，」現在「很高興……」他沒有說完，就緊握公爵的手，坐到椅上去了。

公爵最後纔到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面前去。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立刻攙住他的手。



「我有兩句話對您說，」——他微聲說，——「有一樁極重要的事情。我們到那裏去一會。」

「兩句話，」——另一個聲音朝公爵的另一隻耳朵上微語，公爵驚異地看見毛髮異常蓬鬆，臉色發出紫紅，一面擠眉弄眼，一面笑的一個人形，立刻認出他就是費爾特申閣，不知道是從那裏鑽出來的。

「費爾特申閣你還記得麼？」——那人問。

「您從那裏來的？」——公爵喊。

「他正懺悔着呢，」——開歷爾跑過來喊。——「他躲藏起來，不願意出來見您，他躲在角落裏，在那裏懺悔，公爵，他覺得自己做了錯事。」

「有什麼錯處？有什麼錯處？」

「我遇見了他，我剛纔遇見他，把他領來了；他是我的一个稀少的朋友；他在那裏懺悔。」

「諸位，我很高興；你們去和大家坐在一塊兒，我立刻就來，」——公爵終於擺脫了他們，匆忙地走到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那裏去。

「你這裏很有趣，」——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說，——「我很愉快地等候了您半小時。是這樣的，萊夫·尼古拉也維奇，我和庫爾梅塞夫全說妥了，所以跑來安慰您。您不必擔心，他把這事情看得很有理，而況據我看來，他本來是自己的錯。」

「和那一個庫爾梅塞夫？」

「就是您剛纔拉住他的手……他忿怒得打算明天打發人來和您解釋。」

「得了罷，真是無聊！」

「自然是無聊，也祇好以無聊了結它；但是我們這些人……」

「你也許還爲了別的什麼事情來的麼？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

「自然還有別的事情。」——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笑了。——「親愛的公爵，我明天天一亮就到彼得堡去辦那件不幸的事情（就是家叔的事情）你想想，這一切都是確實的。除我以外，大家全都知道了。這使我驚愕到竟來不及上那邊去（上葉家去）明天我也不去，因爲我要上彼得堡去，您明白麼？我也許有三天不能回來。總而言之，我的事情有點尷尬。雖然事情並不特別重要，但是我想我必須用極公開的方式和您解釋一下，而且不能喪失時機，必須在離開這裏以前。我現在想坐一會，等一等，等他們那夥人散走；再加上我也沒有地方去，我的精神十分不安，終歸睡不着覺。雖然我這樣直接麻煩人，有點沒有良心，而且不體面，但是我要對您直說；我是跑來尋覓您的友誼的。你是一個天下少有的人，那就是說並非在每步路上必須說謊，也許完全不說謊，而我在一件事情上需要一個朋友和顧問，因爲我現在根本已列入不幸的人裏面去了……」

他又笑了。

「事情糟糕的是，」——公爵尋思了一會。——「您想等他們散走，但是天曉得什麼時候走呢。我們現在最好到公園裏去；他們可以等候一下的。我可以向他們道歉。」

「不必，不必，我有理由，不願人家疑惑我和您進行着含有目的的緊急的談話；這裏有些人對於我們

的關係很感興趣。——您不知道麼，公爵最好是使他們看見我們處於極友善的，並不緊急的關係上面。——您明白麼？他們過兩點鐘後散走；我祇要費去二十分鐘，或半小時的功夫就夠了……」

「好罷，好罷。就是不解釋我也很快樂。我很感謝您那句友善的關係的話。您恕我今天的精神這樣散漫；您知道，我不知爲什麼這時候竟不能集中注意。」

「我看見的，我看見的。」——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帶着輕鬆的嘲笑喃聲地說。他這天晚上很愛笑。

「您看見什麼？」

「您不疑惑，親愛的公爵。」——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繼續訕笑，不回答直接的問題。——「您不疑惑，我到這裏來是存心騙您，還從旁向您探聽什麼事情麼？」

「關於您到這裏探聽的一層是無可疑惑的。」——公爵終於笑了。——「您也許甚至決定騙我一下。但是我並不怕您；再說我現在有點滿不在乎，您相信麼？而況……而況……而況因爲我首先相信您終歸是一個極好的人，結果我們也許果真會保持友誼的。我很喜歡您，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您……您是一個很正經的，據我看來很正經的人！」

「無論如何，我和您相處是極有趣味的，甚至無論辦什麼事情。」——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說。——「我們來，我來喝一杯酒，祝您的健康。我到您這裏來，很感到滿意。」——他忽然止步。——「那位伊鮑里特先生搬到您這裏來住麼？」

「是的。」

「我覺得，他不會現在就死罷？」

「怎麼樣呢？」

「沒有什麼；我和他在這裏同坐了半小時……」

伊鮑里特這些時候一直在等候公爵，不斷地望着他和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在他們移到一旁談話的時候。他們一走近桌旁，他像得了惡瘡似的活潑起來了。他感到不安和興奮；汗在他的額上流出。他的閃耀的眼睛裏，除去一種迷惘的，時常的不安以外，還流露出一種不確定的不耐煩；他的眼神無目的地從此物移到彼物，從這臉移到那臉。他雖然至今還積極參加全體的喧嚷的談話，但是他的興奮不過是帶着瘡疾性的。其實他並不注意談話；他的辯論是不聯貫的，嘲諷的，疏忽的，怪僻的。他沒有說完，便扔棄一分鐘以前自己起始熱烈地說着的話。公爵驚異地，惋惜地看出人家竟準許他在今天晚上喝盡兩大杯香檳酒，起始喝的，放在他面前的酒杯已經是第三杯了。但是他以後纔知道；現在他並沒有注意到。

「您知道，恰巧今天逢到您的生日，我很覺得高興。」——伊鮑里特喊。

「爲什麼？」

「您以後可以看見的；快坐下來罷。第一，因爲您那批朋友全都聚集了。我早料到會有人來的；我一生第一次料事成功了！可惜我不知道您的生日，否則我要帶點禮物來的……哈哈！也許我帶着禮物來了！到天亮的時候還長遠麼？」

「不到兩小時就要天亮，」——波奇成說，看了看錶。

「現在爲什麼還要天亮，既然在外面還可以讀書？」——有人說。

「就爲了我必須看一看太陽的邊沿。不能喝一杯酒祝太陽的健康，公爵，您以爲怎樣？」

伊鮑里特厲聲地問，無禮貌地向大家看望，好像指揮人家，但是自己似乎沒有覺察出來。

「我們也許可以喝；但是您應該安靜一下了罷，伊鮑里特？」

「您老是講睡覺的話。公爵，您是我的保姆！等太陽一出現在天上，『發出聲響，』（誰做的一首詩：

『太陽在天上發出聲響？』這句子沒有意義，但是很好！）我們再睡覺。萊白及夫太陽不是生命的源泉麼？」

默示錄裏所謂『生命的源泉』是什麼意思？你聽見關於『苦艾』星的話麼，公爵？」

「我聽見萊白及夫認『苦艾』星是遍播歐洲的鐵路網。」

「不對不住，這是不行的！」——萊白及夫喊，跳躍起來，揮搖着手，似乎想止住剛開始的大家的講

笑。——「對不住！同這些先生們……這些先生們，」——他忽然轉身對公爵說，——「在某一點上是的，

就是的……」——於是他毫不客氣地朝桌上叩擊兩次，因此使笑聲更加增強了。

萊白及夫雖然處於普通的，「晚上」的心情狀態中，但這一次被前面那段長久的「學術」的爭論

惹得太見興奮，在這種情形之下他總是對自己的對手方持着無窮的，十分公開的賤蔑的態度。

「這不對！公爵，我們在半小時前曾經互相約定，一個人說話時，別人不許打斷，不許笑，讓他自由地發

表一切，以後再由無神派反駁，假使他們願意。我們還舉公爵爲主席。就是的！要不怎麼辦呢？這樣會把任何

人的高深理想打斷的……」

「您說罷，您說罷：沒有人來打斷您呀！」——幾個聲音發了出來。

「您儘管說，但是不要瞎說。」

「什麼叫做『苦艾』星？」——有人問。

「我不明白！」——伊伏爾金將軍回答，帶着威嚴的態度，占據了以前的主席的地位。

「我最愛所有這些爭論和辯駁，自然是學術方面的。」——開歷爾喃聲說，帶着過度的興奮和不耐煩的態度在椅上轉來轉去。——「學術和政治方面的。」——他出乎意料外地忽然對和他並坐的葉夫

格尼·柏夫洛維奇說，——「您知道，我極愛讀報上關於英國議會的記載，並不是關於他們在那裏議論些什麼，（您知道，我並不是政治家，）卻是關於他們如何互相解釋，如何做出政治家的風度，譬如「坐在對面的可尊敬的子爵，」「贊成鄙見的可尊敬的伯爵，」「我的可尊敬的反對者，他的提議使歐洲驚愕不置的，」諸如此類的詞句，所有這些自由民族的議會政治，——是對於我們極有興趣的！我被迷惑了，公爵！我在心靈深處永遠是一個藝術家，我可以起誓，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

「據您說起來，」——箝納在另一角落裏興奮起來了。——「鐵路是可詛咒的，鐵路是害人的，它是降到地上的災疫，以污染『生命的泉源，』對不對？」

這天晚上，箝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奇處於特別興奮的情緒中，快樂的，在公爵看來幾乎是得意的情緒中。他自然和萊白及夫開玩笑，煽動他，但是自己不久也惹出火氣來了。

「不是鐵路，不是的！」——萊白及夫反駁着，一面發火，一面感到無窮的愉快。——「單是鐵路不會污染生命的泉源，但是這整個的一切是可詛咒的，我們最近數世紀的情緒，在整個的學術和經驗的方面，也許確是可詛咒的。」

「是一定可詛咒呢？或者也許可詛咒呢？這是必須弄明白的。」——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問。

「可詛咒的，可詛咒的，一定可詛咒的！」——萊白及夫情熱地加以證實。

「您不要忙，萊白及夫，您在早晨時心善得多。」——波奇成微笑着說。

「但是到了晚上坦白些！到了晚上誠實些，坦白些！」——萊白及夫熱烈地對他說。——「誠懇些，確定些，正直些，可尊敬些，這樣雖把我的弱點暴露給你們看，但是並沒有關係；我現在和你們大家和所有的無神派挑戰；你們用什麼拯救這世界，那裏去尋覓正常的生活途徑。——你們那些科學，工業，會社，工資還有其餘一切的人們？用什麼用借款麼？什麼是借款？借款將領你們到什麼地方去呢？」

「您的好奇心很大呀！」——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說。

「我的意思是凡不注意這類問題的人便是上等社會裏的無賴！」

「至少會弄到利益的一致和均等上面去的。」——波奇成說。

「也就完了！也就完了！不承認任何道德上的根據，除去滿足個人的利己主義和物資的必要以外。全面的和平，全面的幸福，——由於必要而起！請問，我是不是這樣了解您的意思，先生？」

「生存與飲食的普遍需要，還有一種完全的，根據科學的信念，就是如果沒有利益的聯結和一致決

不能使這需要得到滿足，大概是一種充分堅強的思想，可成爲人類將來的支柱點和「生命的泉源。」——十分興奮的筋納說。

「飲食的需要，那祇是一種自衛的情感……」

「單祇是自衛的情感還少麼？——自衛的情感是人類的正常的法則……」

「誰對您說的？」——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喊。——「法則是對的，但是正常的法則也不過就是破壞的法則，也許甚至是自己破壞的法則。難道人類正常的法則僅祇在於自衛麼？」

「嚇嚇！」——伊鮑里特喊，迅速地轉身向着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用野蠻的好奇的神情審看他；但是看見他笑，自己也笑了出來，把站在旁邊的郭略推了一下，重又問他幾點鐘，甚至親自把郭略的銀錶拉過來，貪婪地看着錶針。以後好像把一切都遺忘了，在沙發上伸展着身體，手叉在頭後，望着天花板；半分鐘後他又坐在桌旁，挺直了身體，傾聽興奮到最後程度的萊白及夫的嘮嘮叨叨的話語。

「一個狡猾的，嘲諷的意思，陰險的意思！」——萊白及夫貪婪地抓住了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的怪論。——「發表這意思的目的在於誘引敵方戰鬥，——但那是一個正確的意思！因爲您是上等社會裏專好嘲笑的人，您是騎兵隊的軍官，（自然不是沒有能力的！）您自己不知道您的意思是如何深刻的意思，是如何正確的意思！的自己破壞的法則和自己防衛的法則在人類中是同樣堅強的！魔鬼同樣統治人類，到我們還不知曉的時間的界限爲止。你們笑麼？你們不相信魔鬼麼？不信魔鬼是法國式的思想，是輕鬆的思想。你們知道魔鬼是誰？你們知道他的名字是什麼？你們連他的名字都不知道，你們竟會笑他的形



式，做照福祿特爾的例子，笑他的蹄子，尾巴和尖角，笑你們自己造出來的東西；因為不清潔的神是偉大的，可畏的神，並不帶着你們自己造出來的蹄子和尖角。但是現在問題不在他的身上……」

「您爲什麼知道現在事情不在他的身上呢？」——伊鮑里特忽然喊，笑得似乎發了歇司底里病。

「一個巧妙的，暗示的思想！」——萊白及夫搶上去說。——「但是事情並不在此，卻在於「生命的源泉」會不會枯竭下去，自從增強了……」

「鐵路麼？」——郭略喊。

「不是鐵路的交通，年輕而急性的少年，卻是整個的趨向，鐵路是可以做它的圖畫，他的藝術表現的。忙着，哄鬧着，叩擊着，爲了人類的幸福，他們說：『人類顯得太喧鬧，且富於企業性，缺少精神的安寧。』——一個隱逸的思想家訴怨。『隨它去罷；但是運糧食給飢餓的人類的車輪的叩擊也許比精神的安寧好些。』」另一個到各處走動的思想家用戰勝者的口吻回答他，懷着虛榮離開他走了。我這個卑賤的萊白及夫，我不相信給人類運糧食的大車！因爲給全人類運糧食的大車，如無對於行爲的道德上的根據，會十分冷淡地阻止大部分的人類，使他們不能享受運來的東西，這種事情是有的……」

「大車會冷淡地阻止麼？」——有人搶上去說。

「這種事情是有的。」——萊白及夫重複了一句，不去注意人家的問話。——「已經有了一個馬爾薩斯，人類的好友。但是人類的好友如具有脆薄的道德根據便成爲喫人的東西，至於他的虛榮更不必提；因爲祇要把這些無數的好友中任何人的虛榮加以侮辱，他立即懷着淺薄的復仇的心理，準備從四面八

方放火縱燒全世界，像我們中間任何人一樣，說實話，像我這種最卑賤的人一樣，因為我也許會首先把木柴送來，而自己連忙跑開的。但事情並不在這上面！

「到底在什麼上面呢？」

「討厭死了！」

「事情在於下面一段過去世紀的故事，因為我必須講述過去世紀的故事。在現在的時代，我們的祖國裏面，——諸位，我希望——們是和我一樣愛它的，因為我自己準備流盡我身上的全部的血，爲了……」

「往下說！往下說！」

「在我們的祖國裏面，正和歐洲一般，根據可能的計算，還按照我所能記憶的，現在每逢四分之一世紀，換句話，每二十五年一次，必有全面的，到處的，可怕的饑饉降臨人類。對於正確的數字我不加辯論，然而是很稀少的，比較地稀少的。」

「比較什麼？」

「比較十二世紀，還有和它相鄰近的數世紀，在它前後的數世紀。因為根據作家們的記載和證明，當時每兩年一次，至少每三年一次，必有普遍的饑饉降臨，在這種情形之下人們竟會互相殘食，雖然還保持着祕密。有一個喫人肉的人晚年時毫不勉強，自行宣佈他在長久的，艱苦的一生中，親自，且在祕密中殺死了，還喫掉了六十名僧士，和幾個俗世的小孩，——一共有六個，並不多，那就是比他喫去的僧士的數目少得多。至於說到俗世的成人，他從來沒有持着這個目的接觸過他們。」

「這是不會有的！」——充當主席的將軍甚至幾乎用惱怒的口音喊叫。——「我時常和他討論和爭辯，講的儘是這一類的問題；但是他時常說出那些離奇的話，連耳朵都聽得疼了，一點點也靠不住！」

「將軍！請你回憶卡爾司的被圍。諸位，你們要知道我的故事是千真萬確的事實。我自己覺得一切的現實雖有它不易的法則，但永遠是難於置信，且永遠是不像實有其事似的。無論什麼事情越現實，有時越不像事實。」

「喫掉六十個僧士是可能的麼？」——四圍的人們都笑了。

「他並非一下子把他們吞喫，這是十分顯然的。也許在十五年或二十年中間喫的，那就顯得完全容易了解，而且自然了……」

「自然麼？」

「是自然的！」——萊白及夫用拘迂的固執的態度說。——「此外，加特力教的僧士是容易被誘引，且極好奇的，很容易把他誘入林中，或幽僻的處所，照上述的方法處置他，——但是我對於被喫去的人數顯得太多一層是不加否認的。」

「也許這是實在的，諸位。」——公爵忽然說。

他在這以前沈默地傾聽爭論，不攙進談話裏去；時常隨在普遍的笑聲的爆發之後，發出誠摯的笑。可見他極喜歡一切快樂和喧嘩，甚至喜歡他們喝這許多酒。也許他整個晚上不說一句話，但是忽然會說起話來。他用極正經的態度說話，所以大家忽然都好奇地朝他看望起來。

「諸位，我說的是當時確乎常有這樣饑饉的情事。我雖然不大知道歷史，但也聽見過這種事情。大概是應該如此的。我走到瑞士的山裏去，對於古代騎士城堡的廢墟深為驚異，這些城堡建築在山坡上，傾嶮的岩壁上，至少在半俄里高的峻峻的岩石上面，（那就是數俄里長的山徑。）城堡本來就是一整堆的石子。那是一種極艱難的，不容易完成的工作，這自然全是那些窮人臣屬們建築的。他們還須繳付各種捐稅，供養僧侶階級。那裏還能耕田養活自己呢！他們當時已經很少，大概餓死了許多，也許簡直沒有東西可喫。我有時甚至心想：當時這些人民怎麼竟沒有完全根滅，怎麼竟沒有出什麼事情，怎麼能夠擔擋得住，忍受得住的？他們裏面有喫人肉的，也許還很多，這層萊白及夫無疑地說得很對；我單祇不知道，為什麼他把僧士攙了進去，這種說法究竟有什麼意思？」

「那就是說在十二世紀裏祇有僧士們可喫，因為惟有僧士們是肥胖的。」——筓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說。

「一個佳妙的，正確的思想！」——萊白及夫喊。——「因為他居然沒有碰俗世的人們一下。在六個僧士中沒有一個俗世的人。這是一個可怕的思想，歷史的思想，統計學的思想，歷史就是從這類事實裏由內行的人造成的。因為從精確的數字方面可以證明，僧侶階級的生活過得比其餘的人們至少舒適而且快樂六十倍。也許至少有六十倍，比其餘的人類肥胖……」

「這是誇張的說詞！這是誇張的說詞！萊白及夫！」——周圍哈哈的笑。

「這是一個歷史的思想，我同意，但是您這種說法含着什麼用意？」——公爵繼續問。（他十分正經

地說話，並沒有一點開玩笑，和嘲笑大家全在嘲笑着的萊白及夫的意思，因此他的口氣在一夥人普通的口氣中間，不由得成爲滑稽的了；再等一會，人家也會笑他，但是他沒有注意到。

「難道您不看見公爵，他是一個瘋子麼？」——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朝他彎身過來。——「剛纔有人對我說，他爲了想做律師和編辯護詞發了瘋，想去應考呢。我等候着聽有趣的遊戲文。」

「我想取得一個極大的結論。」——萊白及夫喊叫起來。——「但是最首要研究罪人心理的和法律的狀態。我們看見這罪人，也就是我的顧客，不管尋覓別種可喫的東西是如何的不可能，也會在這有趣的生涯中好幾次表示懺悔的意思，拒絕喫僧侶階級。我們可以從事實上明顯地看出來：要知道他到底喫了五六個小孩，這數目自然比較不多，但在另一方面是值得注意的。顯然他受着可怕的良心上的責備，（因爲我的顧客是虔信的，有良心的人，我可以加以證明）爲了在可能的範圍內減少自己的罪孽，以試驗的形式，六次將僧侶的肉改爲世俗人的肉。說是爲了試驗，那也是無可置疑的；因爲假使祇是爲了食慾的變化，那末六的數字未免太少；爲什麼祇是六，而不是三十呢？（我以一半對一半來說。）但是假使這祇是試驗，由於恐懼瀆神和污辱教會而起的一種絕望的心思，那末六的數字是太容易了解的；因爲作六個試驗以滿足良心的責備已經很够，試驗本來是不會成功的。第一，據我看來，嬰孩太少，身體不大，所以在一定的時間內喫世俗的嬰孩需要比喫僧侶五倍或六倍多的數目，所以一方面罪固然減少，另一方面卻大見增加，不是質的，卻是量的增加。我這樣判斷，自然深進十二世紀罪人的心內。至於說到我這種十九世紀的人，我也許另有判斷的方法，這是應該通知你們的，所以你們諸位也不必露出牙齒笑我。將軍，您這樣是

完全不雅觀的。第二，根據我個人的意見，嬰孩是不滋養的，也許甚至太甜，氣味也難聞，所以既不能滿足需要，反祇留下良心的責備。現在是結論終點，在終點裏包含着當時和現在時代一個大問題的解答。結果，那罪人竟跑去向僧正自首，把自己交在政府手裏。請問，照當時的情形他將遭遇什麼樣的苦刑，——車輪呢？火堆呢？火呢？誰推他去自首的？爲什麼不簡直停留在六十的數字方面，保守祕密到最後的呼吸爲止呢？爲什麼不簡單地放棄僧侶，像隱逸士似地生活在懺悔中呢？爲什麼自己不去充當僧職呢？這問題的解答就在這上面！如此說來，有比火堆和火燄，甚至比二十年的習慣還利害的東西！如此說來，有一種思想比一切的不幸，歉收，虐害，瘟疫，麻瘋還強烈，人類假使沒有這種使人們互相聯結，引導他們的心靈，充實生命的源泉的思想，是不堪忍受一切地獄的境界的。在我們這種罪惡和鐵路的時代中……也就可以說是輪船和火車的時代，但是我說了在罪惡和鐵路的時代中，因爲我喝醉了酒，但是我很公道！——在這時代中，你們把和這力量相仿的東西拿出來給我看！你們把聯結現在人類的思想，祇及當時那些世紀的思想一半力量的，拿出來給我看。你們大膽地說，在這顆「星」底下，在把人們綁縛住的網底下，生命的泉源並沒有衰弱下去，並沒有顯得混濁。你們不必用你們的繁榮，你們的財富，饑饉的稀見和交通的發達嚇唬我！財富多些，但是力量少些；聯結的思想沒有了；一切都鬆軟了，一切顯得沒有力量，大家全顯得沒有力量！我們大家，大家都像蒸熟了似地鬆軟了……够了！現在事情並不在這上面，卻在於要不要請諸位客人來吃早就給他們預備好了的涼菜，尊貴的公爵？」

萊白及夫幾乎把幾個聽衆弄到真正憤激的地步，（應該注意的是酒瓶一直不斷地開着，）現在說

出了這個突如其來的關於涼菜的結論，立刻使那些反對者心平氣和了。他自己稱這結論是一巧妙的，律師式的終結。「快樂的笑聲又起來了，客人們顯得活潑得多；大家從桌上立起來，鬆散鬆散四肢，在平臺上走一走。惟有開歷爾不滿意萊白及夫的言論，顯得特別的驚騷。

「攻擊文化，宣傳十二世紀的迷信，裝腔做勢，甚至不帶任何真摯的情感：請問，他自己是怎樣賺到那所房屋的？」——他大聲說，攔阻住每個客人。

「我看見過一個真正解釋默示錄的人，——將軍在另一角落裏對另一些聽者說，還特地抓住波奇成的紐扣，對他說，——「那便是去世的格里哥里·謝蒙諾維奇·蒲爾米司脫洛夫，他會把人們的心燃熾起來。首先戴上了眼鏡，翻開一冊巨大的古書，用黑皮裝釘的，再加上一把灰白的鬚鬚，兩枚爲了捐款而領到的勳章。他威嚴地開始說話，將軍們全對他低頭，女太太們昏暈過去，——然而這位竟用涼菜作爲結論！真是什麼也不像！」

波奇成聽將軍說話，微笑了，似想取起帽子，而又似乎不敢，或竟不斷地忘掉自己的願望。茄納還在大家從桌上立起來以前，忽然停止了喝酒，把酒杯從自己身旁推開。一點陰影在他的臉上飄過。現在大家立起來的時候，他走到羅果靜身旁，和他並肩坐下。這樣子會使人家猜想，他們之間有極友善的關係。羅果靜起初也有幾次想輕輕地溜走，現在坐在那裏，動也不動，低垂着頭，似乎也忘記他想走開。他在整個晚上沒有喝一滴酒，露出很沈鬱的樣子；偶然舉起眼睛，朝大家和每人身上看了一下。現在可以猜到，他在這裏等候對於他十分重要的事情，所以暫時決定不走。

公爵一共喝了兩三杯酒，稍爲顯得快樂一點。他從桌上立起，遇到了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的眼神，憶起他們中間將有一番解釋，不由得愉快地微笑了。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對他點頭，忽然朝伊鮑里特指着——這時候他正在凝聚地觀察着他。伊鮑里特的身體在沙發上舒伸着，竟睡熟了。

「公爵，這小孩爲什麼儘纏在您的身上？」——他忽然說，帶着一種明顯的惱恨的神氣，甚至懷着怨恨的心思，這使公爵感到驚異。——「我敢打賭，他懷着不好的意念！」

「我也覺察到的，」——公爵說，——「我至少覺得，他今天使您發生極大的興趣。對不對？」

「您可以補上一句：在我自己身上本來也有些事情應該去想一想，而我整個晚上竟不能把眼睛從這個可憎的面龐上面移開，使我自己也感到驚異！」

「他有一個美麗的臉龐……」

「你瞧，你瞧！」——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喊，拉住公爵的手。——「你瞧……」

公爵又驚異地向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看了一眼。

## 第五章

伊鮑里特在萊白及夫講演終結時忽然在沙發上睡熟，現在忽然又醒了轉來，好像有人推他的背，抖索了一下，舉起身來，向四圍環顧，臉色發白；他甚至懷着驚懼向四圍看望了一遭；在他憶起一切，努力考慮的時候，他的臉上幾乎露出了恐怖。



「他們散了麼？完了麼？全完了麼？太陽出來了麼？」——他驚慌地問，抓住公爵的手。——「幾點鐘了？看上帝的份上：幾點鐘？我睡過時候了。我睡得久麼？」——他幾乎用絕望的神色說，好像他睡得失去了一點至少和他的全部命運有關的機會。

「你睡了七八分鐘。」——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回答。

伊鮑里特貪婪地看了他一下，考量了幾秒鐘：

「啊……祇有這些時候麼？這末說，我……」

他貪婪地，深刻地透了一口氣，似乎從身上卸去了特別的重負。他終於猜到，一切並「沒有完」，天還沒有亮，客人們從桌上立起，祇是爲了預備吃涼菜，單祇萊白及夫那番嘮叨的話剛剛說完。他微笑了，癆病的紅暈，像兩個鮮豔的斑點，在他的臉上遊戲着。

「我睡覺的時候，您竟替我一分一分地數起來了，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他嘲笑地說，——

「您整個晚上目不轉睛地望着我，我看見的……啊，羅果靜！我剛纔夢見他。」——他對公爵微語，皺着眉頭，朝坐在桌旁的羅果靜點頭。——「啊喲！」——他忽然又跳到別人身上去了。——「那位雄辯家那裏去了？萊白及夫那裏去了？萊白及夫說完了麼？他說什麼？公爵，對不對，您有一次說過，「美」可以拯救世界麼？諸位！」——他對大家大聲喊。——「公爵說，美可以拯救世界！我說，他所以生出這種遊戲的思想，因爲他現在有了愛情。諸位，公爵有了戀愛了；剛纔他走進來時候，我就相信是這樣的。您不要臉紅，公爵，我會覺得您很可憐的。什麼樣的美拯救世界呢？這話是郭略轉告給我聽的……您是不是熱心的基督徒？郭略

說您自稱爲基督徒。」

公爵注意地審着他，不回答他。

「您不回答我麼？您也許心想我很愛您麼？」——伊鮑里特忽然補上這句話，似乎是脫口說出的。

「不，我並不想。我知道您不愛我。」

「怎麼？甚至在昨天那件事情以後也如此麼？昨天我不是和您十分誠懇麼？」

「我在昨天也知道您不愛我。」

「那是因爲我忌妒您，忌妒您，是不是？您永遠這樣想，現在還這樣想，但是……但是我爲什麼對您說這個話呢？我還想喝香檳酒；請您倒一杯，開歷爾。」

「您不能再喝了，伊鮑里特，我不能讓您再喝……」

公爵把酒杯從他身邊挪開。

「真是的……」——他立刻同意。一面似乎沈思着。——「也許人家會說……不過我纔不管人家說什麼！對不對？對不對？隨他們以後怎麼說，對不對，公爵以後怎麼樣，於我們大家有什麼相干……不過我是剛醒過來。我做了一個可怕的夢，現在纔想了起來……我不希望您做這樣的夢，公爵，雖然我確乎也許不愛您。即使您不愛這個人，也何必希望他遭惡運呢？對不對？我爲什麼儘問；我問它做什麼？您把手伸出來；我要緊緊地握一下，就是這樣……您居然把手伸了過來？這末說來，您知道，我會誠懇地握它麼……也許我不再喝酒了！幾點鐘了？不用啦，我……是幾點鐘。時間到了，現在正是那個時候。怎麼在角落裏擺上涼菜

了麼？這末說來，這桌子是空着的麼？好極了，諸位，我……但是這幾位先生沒有聽着……我打算讀一篇文章，公爵，涼菜自然是有趣些，但是……」

忽然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地，他從上面的，旁邊的口袋裏掏出一隻巨大的，蓋着大紅印的，公事房用的式樣的信封。他把它放在桌上，自己的面前。

這突如其來的舉動，在沒有準備的，或者不如說是準備着而不準備到這上去的一羣人裏，發生了印象。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甚至從椅上跳了起來。筭納迅速地挪近桌旁；羅果靜也這樣做，但帶着一種嫌惡的氣惱，似乎明白是怎麼會事。恰巧立在附近的萊白及夫帶着好奇的眼神走了過來，看着那信封，努力猜測是怎麼會事。

「您這是什麼？」——公爵不安地問。

「太陽的邊緣一出來，我就要躺下，公爵，這話我說過的；實在的話：您以後看得見的！」——伊鮑里特喊。——但是……但是……難道您以為我不會拆開這信封麼？」——他補充着說，帶着一種挑戰的神氣用眼睛向大家身上掃射了一下，似乎毫無區別地對着大家。公爵看出他全身發抖。

「我們裏面誰也沒有這樣想。」——公爵代表大家回答。——「您為什麼以為我們什麼人裏面會有這樣的念頭呢？您怎麼會生出這個奇怪的讀這篇東西的念頭來的？您那篇文字是什麼東西，伊鮑里特？」

「這是什麼？他又出了什麼事情？」——周圍的人們問着。大家走近過來；有的人還在喫着涼菜；那隻

蓋着紅印的信封像磁鐵似的吸引大家。

「這是我昨天自己寫的，就在我答應您到這裏來居住以後，公爵，我昨天寫了一天，又一夜，今天早晨纔寫完；夜裏，天快亮的時候，我做了一個夢……」

「明天不好麼？」——公爵畏葸地打斷他。

「明天『沒有時間了！』——伊鮑里特歇司底里地笑着。——『但是您不要着急，有四十分鐘，或者一小時就可以讀完……您瞧，大家都發生興趣了；大家都走過來了；大家都看我的印，假使我不把那篇文章封在信封裏，不會發生任何印象的！哈哈！所謂神祕，就是這個意思！打開不打開，諸位！——他喊着，發出奇怪的笑聲，眼睛閃耀着。——『祕密，祕密！您記得不記得，公爵，誰宣布『沒有時間了！』的那是默示錄裏一個魁偉的，强有力的安琪兒宣布的。』」

「最好不要讀！」——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忽然喊，但露出一種意料不到的不安的神色，使許多人感覺奇怪。

「不要讀！」——公爵也喊起來，手放在信封上面。

「念什麼？現在是喫涼菜的時候。」——有人說。——「一篇文章麼？送到雜誌社裏去的麼？」——另一個人詢問。——「也許是極沈悶的麼？」——第三個人補充着。——「裏面究竟是什麼東西？」——其餘的人們詢問。但是公爵那種畏葸的手勢也好像使伊鮑里特自己都懼怕起來了。

「那末……不要念麼？」——他似乎畏葸地對他微語，發藍的脣上露出歪曲的微笑。——「不要念

麼？」——他喃喃地說，眼神朝衆人身上，朝大家的眼睛裏和臉上掃射，似乎抓住大家，露出以前的，好像攻擊大家的侵略的態度。——「您……：懼怕麼？」——他又轉身向着公爵。

「怕什麼？」——公爵問，神色越來越變。

「誰有一隻雙角幣，二十戈比？」——伊鮑里特忽然從椅上跳了起來，好像有人拖他一把。——「隨

便什麼錢幣？」

「這兒有！」——萊白及夫立刻遞過去；他的心裏閃出一個念頭，伊鮑里特一定發了瘋。

「魏拉·羅吉央諾夫納！」——伊鮑里特匆遽地邀請。——「您取着，扔到桌上去；是鷹呢？還是字假

使是鷹，——就應該念！」

魏拉驚懼地看着銀幣和伊鮑里特，又看父親，帶着不好意思的樣子，頭往上一聳，似乎相信她自己不應該看那銀幣，當時把它往桌上一扔，發現了鷹。

「應該念！」——伊鮑里特微語，似乎受了命運的決定的壓迫；即使對他宣讀死刑的判決，他的臉色決不會慘白得更多些。——「但是，——」——他忽然抖索了一下，沈默了半分鐘。——「這是怎麼會事？難道我真的卜卦了麼？」——他帶着那種強項的，公開的神氣向大家環看了一下。——「這是奇怪的心理上的性格！」——他忽然對公爵喊，露出真誠的驚異。——「這是……：這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性格！」——他的精神活潑起來，似乎醒了轉來。——「公爵，您可以寫下來，記住它，您大概在收集關於死刑的材料……：有人對我說的，哈哈，天呀，那是如何無意義的荒唐事情！」——他坐在沙發上，雙手支在桌上，捧住自己

的頭。——這甚至是可恥的……我纔不管羞恥不羞恥呢！——他立刻舉起頭來。——「諸位！諸位！現在要打開箱封了！」——他帶着突然襲來的決心宣布。——「不過我……我並不強迫你們聽……」他用驚慌得發抖的手拆開了信封，從裏面掏出幾張信紙，紙上寫滿了一行行的細字。他把那幾張紙放在前面，起始整理着。

「這是什麼？這是什麼東西？他要讀什麼？」——有幾個人陰鬱地喃語着；另一些人卻沈默着。但是大家全坐了下來，好奇地張望着。也許果真在等候一些不尋常的事情。魏拉緊緊地抓住父親坐的椅子，驚懼得幾乎哭出來；郭略也很害怕。已經坐下來的萊白及夫忽然立了起來，抓起蠟燭，放在伊鮑里特身邊，使他讀起來明亮些。

「諸位，你們立刻可以看出這是怎麼會事來的，」——伊鮑里特不知爲了什麼補充了一句，突然起始念道：「『必要的解釋』……題句：『Après moi le déluge』……噉！見鬼！——他喊着，好像被燙痛了似的。——「我真會一本正經地寫下這種愚蠢的題句麼……你們聽着，諸位……我可以告訴你們，這一切也許終究是可怕的瑣節！這裏祇是我的一些意思……你們不要以爲這裏……有什麼神祕的……或是犯禁的……一句話……」

「不必加上序言就讀下去罷，」——郭略打斷他。

「裝腔作勢！」——另一個人補充着說。

「空話倒是很多，」——一直沈默着的羅果靜插進話去。

伊鮑里特忽然朝他看望，在他們的眼睛相遇的時候，羅果靜露出牙齒，做了一個陰沈的苦笑，慢吞吞地說出奇怪的話語：

「這問題不應該這樣提出來，不應該這樣……」

羅果靜想說什麼自然誰也不明白，但是他的話語對於大家引起了極奇怪的印象：有一個共同的思想觸到每個人的心邊上面。這話語給伊鮑里特引起了可怕的印象：他抖索得十分利害，使公爵連忙伸出手來，扶住他；他也一定會叫喊出來的，假使他的聲音沒有突然被扯斷。他有整整的一分鐘不能說出話來，沈重地呼吸着，一直向羅果靜看望。他終於氣喘着，用極大的努力說：

「原來是您……是您……您麼？」

「什麼？我是什麼？」——羅果靜驚疑地回答，但是伊鮑里特漲紅着臉，他的全身忽然被瘋狂包圍住，厲聲喊道：

「您在上禮拜夜裏兩點鐘時候，到我那裏去過的，就是我早晨到您那裏去的那一天。那是您！您直說，是您麼？」

「上禮拜夜裏麼？你真發瘋了罷，小夥子？」

「小夥子」又沈默了一會，食指按在額上，似在打量什麼事情；但是在他的慘白的，由於恐怖發出歪曲姿勢的微笑裏忽然似乎閃過一點狡猾的，甚至得意的神勢。

「一定是您！」——他重複着，幾乎用微語，但露出特別的確信。——「是您到我這裏來，默默地在我

窗旁椅上坐了整整的一小時；還坐得多些；在半夜一兩點鐘的時候；在三點鐘時，您立起來，走了……這一定是您，一定是您！您爲什麼嚇唬我，爲什麼跑來磨折我——我不明白，但這一定是您！

他的眼勢忽然閃過了無窮的仇恨，雖然由於驚懼他全身還鎮壓不住地發抖。

「諸位，你們立刻就會知道的……我……我……你們聽着……」

他又特別匆忙地抓起自己的一小疊紙；那些紙張全扔散了，顯得十分零亂；他努力摺疊起來；那些紙在他抖索的手裏抖擻着；他有許久時候不能收拾齊全。

「他發瘋了，或者在說謊語呢！」——羅果靜用低微的聲音喃語。

誦讀起始了。起初，有五分鐘功夫，這篇奇文的作者還在那裏一面哮喘，一面不聯貫地，不齊整地誦讀着；但是以後他的噪音發硬，起始完全表現出所誦讀的文章的意義來了。有時惟有一陣十分劇烈的咳嗽打斷他；讀到一半的時候他的噪音嘶啞了；在誦讀進行時越來越加强的特別興奮，最後竟達到了極高的程度，和對於讀者的病態的印象一般。下面就是那篇「文章」

「我的必要的解釋」

“Après moi le déluge!”

「公爵昨晨來余寓；他勸我遷到他的別墅裏去。我知道他一定會堅持地主張着，還深信他會直率地對我說，我到了別墅以後，『在人們和樹木中間可以死得輕鬆些，』這是他的說法。但是他今天沒有說出「死」字，卻說



了：「可以生活得輕鬆些，」這對於我，在我的地位上，幾乎是一樣的。我問他，他不斷地提出「樹木」的話究竟含着什麼意思？他爲什麼儘用這些「樹木」來纏我，——當時我驚異地從他那裏聽到，是我自己在那天晚上說過，我最後一次到伯夫洛夫司克來看看樹木。我對他說，總是一樣的死，在樹木底下是死，望着窗外的磚牆也是死，兩星期的日子是用不著這樣客氣的，他當時對於我的話頗表同意。但是據他看來，樹木和清新空氣一定會使我發生一些體質上的變化，我的驚慌和我的夢會變化的，也許會減輕些的。我又笑着對他說，他的說話像唯物派。他微笑着回答我，他永遠是一個唯物派。因爲他從不說謊，所以他的話語具有一點意義。他的微笑是好的；我現在把他看得比較清楚些。我不知道，我現在愛他不愛他；現在我沒有時間研究這個。五個月來我對他的仇恨在最後的一個月內起始完全平靜下去。誰知道，我也許到伯夫洛夫司克去，主要的就是爲了看他。但是……我爲什麼當時離開我的屋子呢？被判處死刑的人不應該離開他的角落，假使我現在不取最後的決定，相反地，決定等候到最後的一小時，那末自然無論如何決不會離開自己的屋子，也不會接受搬到伯夫洛夫司克去「死」的提議的。

「我必須忙着在明天之前寫完這篇「解釋。」因此我沒有重讀，且加整理的時間；明天再去重讀，在對着公爵和希望在他那裏發現的兩三個證人面前讀的時候。因爲這篇文字裏沒有一句虛謊的話語，而全是真實，最後的，隆重的真實，所以我預先感到好奇，在我起始重讀的那個時間，它會對我自己引起如何的印象？這句「最後的，隆重的真實」的話我寫得未免無聊；爲了兩星期的時間是不值得去說謊的，因爲活兩星期是不值得的；還是我單祇會寫出真實的最好的證明。（附註：不要忘記一個思想：我在這時候，也就是在這幾分鐘內，是不是發了瘋？有人對我說，最後階段的癆病人有時在一定時間內會發瘋的。明天在誦讀時，從對於讀者的印象上加以觀察，這問

題必須十分精密地解決一下；否則，是什麼事情也無從着手的。）

「我覺得我現在寫了一些可怕愚蠢的話語。但是我說過，我沒有功夫加以修改；再說，我特意決定不在這篇手稿裏修改任何一行，即使我自己發覺在每五行間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也是如此。我想在明天誦讀的時候決定的就是我的思想的邏輯的進程是否正確，也就是我在這六個月內在我的屋內反覆思想着的一切是否正確，或祇是一種謬語。

「假使兩月以前我必須像現在似的完全離開我的屋子，和梅逸爾的牆分離，我相信，我會感到憂愁。現在我什麼感覺也沒有，而明天便要永遠離開這屋子，這牆！因此，我的信念，那就是爲了兩星期不值得加以惋惜，且也不必發生什麼感覺的信念，竟征服了我的天性，且可以指揮我的一切的情感。但這是真實的麼？我的天性現在完全被征服是真實的麼？假使人家現在拷打我，我一定會喊叫出來，決不會說不值得喊叫，和感覺痛苦的話，因爲我活在世上祇剩下兩星期了。

「然而我祇能活兩星期，不會再多活些日子一層究竟是實在的麼？我當時在伯夫洛夫司克說了謊：B並沒有對我說什麼，從來沒有見過我。但是一星期以前有人領一個學生，姓基司洛羅道夫的，前來見我。從他的見解上看來，他是一個唯物派，無神派，虛無派。我所以要叫他來的緣故，因爲我需要一個人對我說出赤裸的眞話，說得不婉轉，也不客氣。他就這樣做了，不但十分願意，一點也不客氣，甚至還露出顯著的愉快。（這層據我看來，未免是多餘的。）他直率地對我講，我祇能活一個月；也許稍爲多些，假使環境良好；但是也許很早就會死的。據他的意見看來，我會突然死去，甚至明天就會死的；這類的事實是有的，在科洛姆那，有一位年青的女太太，得了癆病，情況和我

相彷彿，三天前預備上菜市買菜，忽然感到不舒適，躺到沙發上，嘆了一口氣就死了。基司洛羅道夫將這一切告訴我，甚至做出淡漠和不謹慎的虛假的態度，好像給我一個面子，借此表示他也把我看作否定一切的、高尚的人物，正好比他自已一樣，因為在他看來死是無足重輕的事。不過事實終歸已經取得了印證：一個月的期限，不會多的！他不會發生錯誤，我是深信不疑的。

「使我十分驚訝的是公爵爲什麼剛纔會猜到我做『壞夢』。他簡直說，在伯夫洛夫司克，『我的驚慌和夢』會變化的。怎麼知道是夢呢？他不是通曉醫術，便是果真具有異常的聰明，能夠猜到很多的事情。（至於他到底是一個『白癡』，這又是無可疑惑的。）像故意似的，在他來到之前，我做了一個美麗的夢。（這種夢我時常會夢見幾百次。）我睡熟了，——我覺得正在他到我這裏來的前一小時，——夢見我在一間屋內，（並不是我自己的屋子。）那屋子比我的大而高，陳設得好些，很光明，有衣櫃，五星櫃，沙發，一隻寬大的牀，上面鋪着綠綢棉被。但是我在這屋內看到了一隻可怕的動物，一個怪物。牠像蠍子，但並不是蠍子，更加難看而且可怕些，大概是因爲天地間並沒有這種動物，而是特意在我那裏發現的，因此內中含着一種祕密，我看得很清楚；牠是栗色的，有殼的，爬行的動物，長四俄寸，腦袋有兩隻手指那樣的厚，越到尾巴那裏，漸漸越發柔細，因此尾巴尖上不到十俄分厚，離頭一俄寸遠，從軀幹上，四十五度的角度下，挺出了兩隻腳爪，一邊一隻，有兩俄寸長，所以整個動物從上面看來，好像三叉戟的樣子。頭我沒有看清楚，祇看見了兩根不長的鬚鬚，像兩隻堅硬的針，也是栗色的。尾巴尖上和每隻腳爪尖上也有兩根鬚鬚，一共有八根。那隻動物在屋內迅快地跑來跑去，腳爪和尾巴支在地上，跑的時候軀幹和腳爪彎曲得像蛇一樣，雖然有殼，還是跑得飛快，看得使人感到討厭。我極怕牠針螫我；有人對我說過，牠是含有毒質的，但

是最使我感到苦惱的。誰打發牠到我屋子裏來的？有什麼用意？內中有什麼秘密？牠藏在五星櫃下，衣櫥下，爬到角落裏。我盤腿坐到椅上，兩腳壓在身子底下。牠從斜刺裏跑過整個屋子，在我的椅子附近隱滅了。我驚嚇得向四處張望，因為我盤腿而坐，所以希望牠不會爬到椅上去。我忽然聽見身後我的腦袋附近，一種軋轆的悉索聲。我回轉身去，看見那東西在牆上爬着，已經和我的頭並齊，牠的尾巴甚至觸到我的頭髮，在那裏旋轉，而且蜿蜒得特別的快。我跳起來，那動物立刻隱滅了。我怕躺到牀上，因為怕牠會爬到枕頭下面去。我的母親，還有她的一個朋友走進屋內。他們起始捕捉那動物，但是比我顯得安靜，甚至一點也不怕。他們一點也不明白。突然那動物又爬出來了；這一次他爬得很慢，似乎具有一種特別的用意，慢吞吞地又斜爬過屋子，爬到門前去，那種爬行的樣子更加顯得難看。我的母親開門，叫我們的狗諾爾瑪過來。那是一隻龐大的，烏黑的，龍毛的紐芬蘭狗；牠在五年前死了。牠跑進屋內，突然停在爬蟲面前，像生了釘一般。那爬蟲也站住，但是還在那裏蜿蜒，腳爪和尾巴尖叩擊地板。假使我沒有弄錯，動物是不會感到神祕性的駭懼的。但是這時候我覺得諾爾瑪的駭懼中似乎含有很特別的，似乎也幾乎是神祕的東西，牠也和我一樣預感到這野獸身上含有一點運定的東西，含有某種秘密。牠慢慢地從爬蟲身邊向後倒退，那爬蟲卻輕輕地，謹慎地向牠那裏爬着；牠似乎打算忽然奔過去，針螫那隻狗一下。諾爾瑪雖然很駭怕，整個肢體發抖，但是露出十分狠惡的樣子。牠突然慢吞吞地露出可怕的牙齒，張開大紅嘴，蹲伏着，安排好了，決定好了，突然用牙齒抓住那隻爬蟲。那爬蟲用勁一掙脫，諾爾瑪又一把捉住他，兩次用整個大嘴把牠啃住，好像要吞下去似的。硬殼在牠的牙齒上吱吱地發響；露出狗嘴外面的爬蟲的尾巴和腳爪動得特別的快。諾爾瑪忽然可憐地尖叫了一聲：那爬蟲針螫了牠的舌頭。牠痛得張開了嘴，帶着尖叫和嗥鳴，我看見那條被嚼咬的爬蟲還在牠的嘴邊上。

動彈，從被咬嚼一半的軀體上放出許多白汁到牠的舌頭上面，那白汁頗像被壓扁的黑蟻的汁水……我當時  
 醒轉來，公爵走了進來。」

「諸位，」——伊鮑里特說，忽然中斷了誦讀，甚至幾乎懷着羞慚，——「我並沒有重讀過，但是我似乎確已寫了許多累贅的話。這個夢……」

「有點這樣，」——筭納忙着插進話去。

「我同意！這裏有許多關於私人的，那就是說關於我自己的……」

伊鮑里特說話時露出疲乏，鬆軟的神色，用手帕擦額上的汗。

「是的，您太注意自己了，」——萊白及夫說。

「諸位，我並不強迫任何人，我還是說這句話：誰不願意聽，儘管請退出去。」

「在別人的家裏……趕人出去，」——羅果靜用低微的聲音說。

「叫我們大家怎樣立起來就走呢？」——費爾特申突然說話了。在這以前是不敢出聲說什麼話的。

伊鮑里特忽然垂下眼皮，抓住那疊手稿；但是這時候又舉起頭來，閃耀着眼睛，頰上露出兩個紅斑點，  
 盯着費爾特申，說道：

「您完全不愛我！」

傳出了笑聲；但是大多數的人並不笑。伊鮑里特臉紅得利害。

「伊鮑里特，」——公爵說，——「您把您的稿子闔上，交給我；自己就在我屋內躺下來。我們可以在睡夢前和明天談一下子；但是以永遠不要再翻開這稿子來爲條件。好不好？」

「難道這是可能的麼？」——伊鮑里特懷着十分驚異的態度向他看望。——「諸位，」——他又喊起來，露出發瘧疾似的興奮。——「這是一段愚蠢的枝節事情，在這件事情裏我不會做出適宜的舉動。我決不願意使誦讀中斷。羞恥很快就過去了……」

「關於不值得生活這幾個星期的觀念，（他繼續讀下去，）起始真正地襲擊我，我覺得是在一個月之前，那時我還能活上四個星期，但是在三天前，我那天晚上從伯夫洛夫司克回來的時候，這觀念完全把我占據住了。完全地，直觀地領會到這思想的最初刹那發生在公爵的平臺上面，就在我想做最後的生命的試驗，想看一看人們和樹木的那個時候，（就算這句話是我自己說的，）就在我興奮着，主張蒲爾道夫司基，「我的好友」的權利，幻想着他們大家會忽然張開手，把我接受到自己的擁抱中，向我求恕，我也向他們求恕的時候；一句話，結果我成爲一個無才能的傻子。就在這時間內「最後的信念」在我心裏熾燒了。現在我覺得奇怪，我怎麼會生活了整整的六個月，不生出道「信念」來！我肯定地知道我得了無法治療的癆病；我不騙自己，很明白地了解事理。但是我越了解它，便越想生活下去；我抓住這生命，無論如何想生活下去。我同意，我會憎恨黑暗的，暗啞的命運，它壓迫我，像壓死着蠅一般，自然並不知道爲什麼這樣憎恨，但是我又爲什麼祇限於忿恨呢？我爲什麼又想起始生活下去，明知我已經不能起始；又想試一試，明知我已經無可再試？我甚至讀不下書去，我停止了讀書；祇剩了六個月，何必去讀，何必去尋求智識呢？這種思想使我屢次想扔棄書本。

「是的，梅逸爾的牆會轉講出許多話來。我在這牆上記載了許多話。在這污穢的牆上，沒有一個斑點，不經我研究得爛熟的。這可詛咒的牆呀！在我的方面，它到底比所有伯夫洛夫司克的樹木都珍貴，那就是說應該比一切都珍貴，假使我現在對於一切不持着無所謂的態度。

「我現在憶起，我當時用如何貪婪的注意偵察他們的生活；這樣的興趣是以前沒有的。在我病得很利害，不能離開屋子的時候，我有時不耐煩地等着郵略，一面辱罵着他。我開始注意到一切的瑣節，對於各種謠言全發生興趣，竟成爲一個愛嚼舌的人。譬如說，我總是不明白這些人既有這許多生活，竟不會成爲富翁，（我現在還不明白。）我認識一個窮人，後來有人對我說他餓死了。我記得，這消息使我憤慨；假使可以使這窮人復活，我大概會把他處死的。我有時在整整的幾個星期內感到輕鬆，我可以上街去走走；但是街道會勾起我的一種怨恨，所以我雖然可以和大家一樣走出去，然而還是整天故意把自己關在屋子裏面。我忍受不下這些在行人道上我的身旁穿來穿去，疾行奔馳，永遠焦慮着，陰沈而且驚慌的人們。他們這種永恆的憂愁，永恆的驚慌和忙亂，永恆的陰鬱的仇恨究竟是爲了什麼？（他們的性格是兇惡的，兇惡的，兇惡的。）他們的前面已經有了六十年的歲月，但是他們很不幸，不會生活，究竟是誰的錯處呢？扎爾尼城年紀活到了六十歲，何以竟把自己弄到了餓死的地步？每人都顯示自己的破壞，自己的做工的手，怨毒地呼喊：「我們做着牛馬般的工作，我們勞動着，我們餓得像狗，而且窮得要命！別人並不工作，並不勞動，但是他們很有錢！」（一套永恆的調子！）在他們旁邊，一個「正經人」出身的可憐蟲，伊凡·福米奇·蘇里闊夫，從早到夜，東奔西跑，忙忙碌碌——他住在我們的房子裏面，我們的樓上——所穿的衣裳永遠在手臂上裂破，鈕釦散落無踪，受各種人差遣，替許多人跑來跑去，從早到晚。你和他談話，他總是說：

「貧窮呀，沒有錢呀，妻子死了，沒有錢買藥；長女被人家包去姘住了……」永遠擗鼻涕，永遠哭泣！我對於這些傻瓜一點點憐惜，一點點憐惜都沒有——我可以帶着驕傲這樣說！他爲什麼自己不做洛特柴爾德呢？他沒有百萬家財，像洛特柴爾德一樣，他沒有金幣堆成的山，像狂歡節時搭成的高山，那是誰的錯處？他既然活在世上，那末一切全在他的權力之下！他不明白這個，那是誰的錯處呢？

「現在我是滿不在乎，現在我沒有時間加以怨恨，然而當時，當時，我簡直整夜裏狂怒得咬枕頭，撕被服。我當時真是幻想着，真是希望，故意地希望人家把十八歲的我，沒有什麼衣服穿，沒有什麼東西蓋的小孩，突然趕到街上，完全一個人，沒有住所，沒有工作，沒有麵包，沒有親屬，沒有一個朋友，在龐大的城市裏，受餓，挨打，（這樣更好！）然而身體很健康，我可以拿點顏色出來……」

「拿什麼顏色出來呢？」

「難道你們以爲我不知道這篇『解釋』已使自己降低身份麼？那個人不承認我是不懂人生的可憐蟲，同時忘記我已經不是十八歲的人，忘記像我在這六個月內所過的那樣的生活等於已經活到白髮了，儘管讓他們去笑，讓他們去說，這一切全是一些故事。我確乎在那裏對自己講故事。我用這些故事充實我的漫漫的長夜；我現在記得很清楚。」

「難道現在我還要重新講述一番——現在，故事的時代業已對於我成爲過去的時候，對誰去講述呢？我當時以此自慰，在我明顯地見到我想研究希臘文法，而甚至遭到禁阻的時候。」我讀不到文句構造法就會死的。」我從第一頁上就這樣想，把那本書扔到桌子底下去了。它現在還橫躺在那裏；我禁止瑪德林納檢起它。



「隨那些見到我的這篇『解釋』，而具有耐心去讀它的人，認我爲瘋子，或者甚至認我爲中學生都可以，或者最正確些的是認我爲被判處死刑的人，這種人會覺得所有的人們除他以外太不珍惜生命，太便宜地把它浪費，太懶惰，太無良心地加以享受，因此所有的人們全是和這生命不配合的結果怎樣呢？我現在宣布，我的讀者是錯誤的，我的信念和我的死刑完全無關。你去問他們，你去問他們，他們大家明白不明白什麼是幸福？你必須相信，哥倫布的感到幸福並不在發現了美洲的時候，而在正在發現美洲的時候；你必須相信，他的幸福的最高的時間也許恰巧在發現新世界的前三天，叛變的船員懷着絕望幾乎迫使他們駕駛的船折回歐洲去。事情並不在於新世界，即使它陷了下去也不相關。哥倫布並沒有看到它就死了，實際上並不知道是他發現的一切在於生命，單祇在於生命——在於發現它，不斷地，永恆地發現它，而完全不在於發現的本身有什麼可說的！我疑惑，現在我所說的一切很像極普通的句子，大家一定認我爲低年級的學生，繳呈關於『日出』的作文卷子，或者會說我也許想有所表現，但是空懷着滿腔的願望，而不能『將自己表白出來』。但是我還要追加一句，在每一個天才的，或新穎的人類的思想裏，或者甚至單祇在某一人的腦筋內產生出的每個嚴肅的人類的思想裏，永遠會存留着一些怎樣也不能傳達給別人的東西，那怕你用三十五年的功夫寫滿了巨冊的卷帙以解釋你的思想，永遠會存留着一些怎樣也不願從你的腦蓋裏離走而永遠留在你心頭中的東西；你竟會帶着它死去，也許沒有把你的最主要的思想傳達給任何人。假使我現在不會傳達出在這六個月內使我煩惱的一切，至少人家會明白我在取得我現在的『最後的信念』時，也許支付了極貴重的代價。這就是我認爲必須爲了我自己知曉的目的，在這篇『解釋』裏先行申明的地方。

「讓我再繼續下去。」

## 第六章

「我不願說謊；在這六個月內現實把我捉上鉤子，有時誘引得使我忘卻了我的判決，不願去思索它，甚至做起工作來了。這裏順便提一提我當時的環境。八個月之前，我病得很利害的時候，我曾停止一切交際，將以前我的同學們全都遺棄了。因為我永遠是極陰鬱的人，同學們也就很容易忘記我。即使沒有這段情節，他們也會忘掉我的。我在家裏的環境，也就是『在家庭裏』的環境也是很孤獨的。五個月以前，我決定將房門從裏面關起，使自己和家庭住的房屋完全隔斷。家裏的人們都有聽從我，誰也不敢走進來，除去在一定的時間內進來收拾房屋，端飯給我以外。我的母親戰戰兢兢地服從我的命令，我有時決定放她進屋來，她甚至不敢在我面前低聲耳語。她時常爲了我毆打孩子們，不許他們喧嚷，不許他們驚訝我。我時常對於他們的喊嚷抱怨着，但是他們大概現在還很愛我。『忠實的韜略，』我這樣稱呼他，我覺得我儘磨折他。近來他也磨折我：這一切是極自然的人們是爲了互相磨折而創造的。但是我覺察到他忍受我的惹惱的性子，彷彿預先定下了寬恕病人的決心。自然，這更使我惹惱；但是他似乎竟想模倣公爵那種『基督教的溫馴』的性格，這未免有點可笑。他是一個年青，性烈的男孩，自然模倣一切；但是我有時覺得他應該用自己的腦筋生活下去。我很愛他。我也磨折住在我們樓上，從早到晚，受別人委託跑來跑去的蘇里闊夫。我時常對他證明，他的貧窮是他自己的錯處，他終於害怕起來，停止到我那裏來了。他是一個十分溫馴的人，最溫馴的生物。（附註：聽說溫馴是可怕的力量；必須問一問公爵，這是他自己的辭句。）但是我

月上樓到他家去，想看一看他們如何像他所說的把那嬰孩「冰凍死」的，偶然朝他的嬰孩的屍身冷笑了一下，因為我又起始對蘇里闊夫解釋，那是他「自己的錯處」，這傢伙的嘴唇突然抖慄，他一隻手抓住我的肩膀，另一隻手指着門外，輕輕地，幾乎和微語一般，對我說：「走罷！」我走出去了。這使我喜歡，當時就使我喜歡，甚至在他趕我出去的那個時候。但他的話語，在以後回憶時，曾許久使我引起一種奇特的，看不起他的憐惜的沈重的印象，——這憐惜是我不想感到的。甚至在受侮辱的時候，（我感到我侮辱了他，雖然我並沒有這個意思，）甚至在這時候，這人還不會發怒！當時他的嘴脣抖慄，並非由於忿怒，我敢起誓：他抓我的手，說出那句漂亮的「走罷！」的話時，根本並不生氣。威嚴是有的，甚至很多，並不和他的臉相配，（老實說，這裏有許多滑稽的地方，）但是忿怒是沒有的。也許他祇是忽然起始看不起我。從那時候起，我有兩三次在樓梯上遇見他，他忽然在我面前脫下帽子，這是我以前永遠不這樣做的，但是他不再像以前似的停留下來，卻露出慚愧的樣子，從我面前跑了過去。假使他看不起我，那末是另有一種樣子：他是「馴順地賤蔑着」的。也許他的脫帽乃是對債主的兒子的恐懼，因為他時常欠我母親的債，無論如何沒有力量從債務裏脫身出來。這甚至是最可靠的原因。我打算和他解釋一下，並且一定知道他在十分鐘以後會請求我的饒恕的；但是我後來決定還是不去動他的好。

「在這時候，就在三月中旬左右，蘇里闊夫把嬰孩「凍死」的時候，不知為甚原因，我忽然感到十分輕鬆，這樣過了兩星期。我起始出門，多半在黃昏時候。我最愛三月間的黃昏，正在開始冰凍，點燃煤氣燈的時候。我有時走得很遠。有一次，在六店街上，一個「上等」人在黑暗裏追到我面前來，我沒有看清他的臉；他手裏拿着紙包的東西，穿了一件短尾的，難看的大氈，——薄得和時令不合。他走到街燈面前的時候，在我前面有十步遠，我看見有什

麼東西從他的口袋裏掉落出來。我忙着撿起來——恰巧撿得正是時候，因為當時就有一個穿長衫的人跳了過來，但是一看見東西落在我的手裏，並不爭論，朝我的手裏偷看了一下，就溜走了。這東西是一隻舊式的鞞皮夾，裏面裝滿了許多東西，但是不知爲什麼緣故，我一眼就猜到裏面是別的什麼東西，但決不是銀錢。那個丟東西的人已經離開我四十步，很快就要在人羣裏看不見了。我跑過去，朝他呼喊，但是因爲除去「喂！」以外，喊不出什麼來，所以他竟沒有轉過身子來。他突然朝左面一所房屋的大門裏拐進去。等到我跑進烏黑的大門裏的時候，那邊已經闌無一人。這所房屋很大，這類的大房是那些投機家造成了，分爲許多小宅，出租給人家的；有些房子裏有時會有一百個號頭。我跑進大門時覺得一所大院的右面的，後邊的角落裏彷彿有人走路，雖然我在黑暗裏看不大清楚。我跑到角落那裏，看見了通到樓梯上去的一個入口。樓梯又窄，又髒，完全沒有點燈。但是聽得見一個人在梯級上跑着，我趕緊跑上樓梯，心裏猜料着，在有人給他開門的當兒，我便可追到他。結果真是這樣。樓梯是極短的，數目是無盡的，我跑得喘不過氣來。在第五層上門開而又闔，我在下面三層的樓梯那裏就猜到了。等到我跑了過去，在梯臺上透了一口氣，尋覓門鈴的時候，已經過了幾分鐘。一個村婦給我開了門。她在窄小的廚房裏生火爐，她默默地傾聽我的問話，自然一點也沒有明白，默默地給我開了通第二間屋子的門——那間屋子也很小，低矮得利害，放着整脚的，應用的傢具，還有一張寬大的牀，牀前垂着簾子，「鐵冷奇茲」（女人這樣喊叫他）正躺在上面，我覺得他露出薄醉的樣子。桌上一根蠟頭在鐵蠟臺上熾燒，還有一隻酒瓶，差不多斟空了。鐵冷奇茲躺在那裏，對我咕嚕咕嚕地說着什麼，朝第二間屋子揮手，那時那個女人已經走了，我沒有別的方法，祇好去開那扇門。我當下就開了門，走進另一間屋子裏去。

「這間屋子比前面的那間更窄更擠，我甚至不知道如何轉身，角落裏一隻狹窄的，單人的牀占了許多位置，其餘的傢具祇有三隻普通的椅子，上面堆滿了各色各樣的破絮，一隻極普通的，廚房用的木桌放在漆布面的舊沙發前面。因此桌子和牀舖之間差不多無從走路。桌上熾燃着和那間屋子一樣的插在蠟燭臺上的蠟燭。一個小小的嬰孩在牀上哭叫，從哭聲裏可以判斷出也許祇生下了三個星期。一個有病的，臉色慘白的女人替他換尿布。這女人年紀似乎還輕，穿着內衣，也許產後纔起牀。那嬰孩不耐煩地喊叫着，期待瘦弱的母親的乳頭。另外一個小孩睡在沙發上，那是三歲的女孩，好像用燕尾服蓋住身體。一位穿很破的常禮服的先生立在桌旁，（他已脫下大衣，它放在牀上，）正在打開藍紙包，裏面包着兩磅小麥麵包和兩條小香腸。桌上放着一把茶壺，裏面有茶，還放着幾塊黑麵包。一隻沒有關好的皮箱從牀下探頭出來，露出兩個包袱，裏面放着些爛布。」

「總而言之，秩序紊亂得可怕。我一眼就看出他們兩人，先生和太太，本來是體面的人士，但是被貧窮弄到最低的地位上去。在這地位上面，紊亂的秩序終於戰勝了一切想和它奮鬥的嘗試，甚至使人們感到有在滑每天增加的紊亂的秩序本身上面發現某種悲苦的，似乎是神祕的快感的需要。」

「我走進去時，那位先生也是剛剛在我之前走了進來，正在打開食品紙包，和他的妻子迅速地，熱烈地說着話。妻子雖還沒有換好尿布，但已經啜泣起來，大概聽到的消息照例是惡劣的。這位先生看上去有二十八歲模樣，他的臉是陰黑的，乾癟的，黑鬚在四圍包住，下頰剃得精光，在我看來是極體面，甚至愉快的。這張臉是憂鬱的，帶着憂鬱的眼神，但露出一種病態的，很容易惹惱的驕傲的影子。我走進去的時候，發生了奇怪的一幕。」

「有些人會在惹惱的銳覺中發現特別的愉快，尤其在它已達到了最後限度的時候，（這是永遠很快地發

生的。)在這剎那間，他們大概甚至會覺得受侮辱比不受侮辱愉快些。這些惹惱的人們以後永遠會感到懺悔，假使他們是聰明的，假使他們會想到他們的發火超過了應有的十倍以上。這位先生驚異地望了我一會，他的太太甚至露出驚嚇的神氣，彷彿有人會到他們那裏來是一件可怕的事；但是他突然帶着瘋狂的樣子朝我的身前奔來。我還來不及喃喃地說上兩句話。他特別因為看見我穿得體面，所以對於我膽敢如此無禮地張望他的角落，看到這一切使他自己也感到羞慚的簡陋的陳設，認為是對於自己的莫大的侮辱。自然使他很高興的是他得到了一個機會，可以在一個什麼人身上發洩對於他所遭的失敗的恨意。有一個時候，我甚至覺得他要跑過來打架，他的臉色慘白得像發作了女人的歇司底里症，使他的太太感到異常的驚嚇。

「您怎麼敢走進來的？滾出去！」——他喊着，混身發抖，甚至說不出話來。但是他突然看見自己的皮夾握在我的手裏。

「大概是您失落的。」——我說着，盡可能地顯得安靜些，嚴肅些。(這自然是應該如此的。)

「他立在我面前，露出十分驚嚇的神情，一時似乎什麼也不了解，以後匆遽地抓住自己的旁邊的口袋，驚嚇得張大了嘴，手擊打自己的額角。」

「天呀！您在那裏找到的？怎麼找到的？」

「我用極簡短的話句解釋，且盡可能地說得乾澀些。我講我如何檢起皮夾，如何奔跑着，叫喚他，終於根據自己的猜想，幾乎在摸索中，跟着他走上樓梯。」

「哎喲，天呀！」——他對他的妻子叫喊起來，——「所有我們的證件都在這裏，所有我的最後的工具都

在這裏，這裏是我的一切……先生，您知道不知道，您爲我做了什麼事情？否則，我會完結的呀！」

「我當時抓住門柄，想不加回答，卽行退出去。但是我自己發了氣喘，我的興奮引起一陣強烈的，抵禦不住的咳嗽。我看見這位先生向四處亂竄，給我找一隻空椅，終於從一隻椅子上抓起一些破衣，扔到地板上，匆忙地把椅子遞給我，謹慎地把我按坐下來。但是我的咳嗽繼續下去，在三分鐘內沒有止歇。在我恢復原狀的時候，他坐在我的旁邊的另一隻椅子上面——大概也是把一些破絮爛布從椅上扔到地板上——正在盯着我。」

「您大概……有病麼？」——他用那種醫生着手診察病人時普通所說的口氣說着——「我自己是……醫務人員，（他不說醫生）」——說完這句話，他不知爲了什麼目的，用手指着那間屋子，似乎對於自己現在的地位發生抗議——「我看您……」

「『我有癆病，』——我盡可能地說得簡短些，立了起來。」

「他也立刻立了起來。」

「『您也許說得誇張一點……在適當治療以後……』」

「他被攪得十分糊塗，似乎還沒有清醒轉來；那隻皮夾握在他的左手裏。」

「『您不必擔心，』——我又和他打插，一面抓住了門上的把手——『上星期B來診察過，（我又把B拉了進去）——我的命運已經決定了。請您恕我……』」

「我又想開門，離開這位窘迫的，感謝的，懷着羞恥的醫生，但是萬惡的咳嗽又來襲擊我。我的醫生當時堅持着讓我再坐下來休息一會；他對他的太太看了一眼，她並沒有離開原來的位，對我說了幾句感謝和歡迎的話。」

她也感到困窘，一陣紅暈在她的淡黃的，乾癟的臉頰上面遊戲着。我留下了，但是露出每秒鐘都在怕使他們受到拘束的那種神色，（這大概是如此的。）我那位醫生的懺悔終於磨折着他，我看了出來。

「假使我……」——他起始說，時時刻刻地打斷話句，從這句跳到那句，——「我很感謝您，在您面前犯了錯事……我……您瞧……」——他又指着這間屋子，——「現在我處於這樣的境況之下……」

「啊，——我說，——這也不必看，事情是明白的，您大概失去了位置，所以到這裏來設法解釋一下，再尋覓一個位置，不是麼？」

「您……爲什麼知道的？」——他驚異地問。

「——一眼就看出來了，——我不由己地用嘲笑的口氣說，——『有許多人從省裏到這裏來，懷了莫大的希望，跑來跑去，也就這樣生活下去了。』」

「他忽然熱烈地說起話來，嘴脣發着抖慄；他起始怨訴，起始講述。老實說，他的自述使我感到了興趣；我坐在他那裏，差不多有一小時左右。他給我講自己的歷史，一段很平常的歷史。他是省城裏的醫生，當官家的差使，但是出了一些陰謀，甚至把他的妻子也攪進裏面去了。他露出一些驕傲，發了一些火，省城當局的態度變得於他的仇敵有利。人家施展起陰謀來，控訴着他。他就此喪失了位置，於是化用了最後的資財，跑到彼得堡來自己洗刷一番。到了彼得堡，自然人家有許久不肯聽他的陳述，後來聽了，後來加以駁斥，後來又給他一個希望，後來又發出嚴厲的回復，後來吩咐他用書面解釋，後來拒絕接收他所寫的東西，吩咐他另遞呈文，——一句話，他已經跑了五個月，把一切都吃盡當光了；最後的妻子的衣服都已付諸典肆；那時恰巧生了一個嬰孩，而……而『今天是對於所遞



的呈文下來了最後的駁復，我差不多已經沒有麵包，什麼也沒有，妻子生了孩子。我……」

「他從椅上跳躍起來，背轉身去了。他的妻子在角落裏哭泣，嬰孩起始又號哭了。我掏出我的日記簿，記載起來。等到我記完以後，立了起來，他立在我面前，帶着畏蕙的好奇望我。」

「『我記下了您的名字，』——我說，——『還有其餘的一切：如服務地點，貴省總督的姓名，日月等。我有一個同學，姓巴赫莫託夫，他有一個叔叔，彼得·瑪德魏維奇·巴赫莫託夫，是實任的五品官，充任司長……』」

「『彼得·瑪德魏維奇·巴赫莫託夫』——我的醫生喊了出來，幾乎抖索起來。——『但是這一切是由他主管的呢！』」

「果真，在我的醫生的那段故事和它的結局中，由於我偶然的從旁幫忙，一切都弄得十分妥貼，似乎是故意預備好了的，簡直就像說部裏的故事一般。我對這兩個可憐的人說，請他們不要對於我存什麼希望，我自己還祇是一個貧窮的中學生，（我故意誇張我的低卑的地位；我早就畢業，已經不是中學生了。）我的姓名他們也不必知道，但是我立刻就到瓦西里也夫司基島上去，找我的同學巴赫莫託夫，因為我確切知道他的叔叔，那個實任的五品文官，是沒有子女的鰥夫，根本崇拜自己的姪子，非常鍾愛他，把他看作自己的氏族裏的最後一支，所以『我的同學也許會爲你們，也就是爲我，向他的叔叔說情的……』」

「『祇要能允許我和那位大人解釋一下就好了！祇要我能蒙他恩施，取得口頭解釋的機會纔好呢！』——他喊着，抖索得像發瘧疾一般，露出閃耀的眼神。他簡直說出『蒙他恩施』的話。我又重複了一遍，這事情一定會吹的，一切會弄不好的。我後來說，假使明天早晨我不到他們這裏來，那末事情已經完了，他們不必再等候。他們聽着

躬送我出去，他們幾乎發了狂。他們的臉色我是從來不會忘卻的。我雇了馬車，立刻上瓦西里也夫司基島上去了。

「我在中學裏幾年來和這個巴赫莫託夫時常處於敵對的地位。他在中學裏被認為貴族，至少我這樣稱呼他；他穿得很講究，坐自己的馬車上學，但是一點也不擺架子，永遠極容易相處，永遠露出特別快樂的樣子，有時甚至還有一些小聰明，雖然他的智力並不見得十分高明，即使他在班裏永遠考第一名。至於我呢，無論在那門功課上永遠不會考第一名。所有的同學們全愛他，除我一人以外。他在這幾年來有好幾次想和我接近，但是我每次總是陰鬱地，惹惱地背轉身來不理他。現在我已經有一年不見他的面了。他在大學裏求學。在八點多鐘的時候，我走到他家裏去，（用了極大的儀節：僕人先行通報我的姓名，）他起初帶着驚異迎接我，甚至一點也不歡迎，但是立刻快樂了起來，望着我，忽然哈哈大笑。

「您忽然想到我這裏來做什麼，帖連奇也夫？——他喊着，露出那種永遠可愛的逍遙自在的態度，有時是做慢的，但永不含着侮辱性質的，——我極愛他這種態度，同時恨他也是爲了這個態度。——但這是怎麼會事？」——他驚懼地呼喊。——「您竟病到這種地步了！」

「咳嗽又來磨折我，我垂落到椅上，簡直喘不過氣來。」

「您不要着急，我這是癆病，——我說，——我有事來尋您。」

「他驚異地坐了下來，我立刻把醫生的那段故事講給他聽，並且說他既對於他的叔叔具有特別的勢力，也許可以幫一點兒忙。」

「我可以幫忙，一定幫忙，明天就開始攻擊家叔。我很喜歡。您把這件事情講得太好了……但是帖連奇

也，您到底怎麼會想到求我呢？」

「這件事情完全在令叔一人身上，況且我們兩人永遠是仇敵，因為您是一個正直的人，我覺得您不會拒絕一個仇敵的。」——我帶着嘲諷補上這句話。

「好比拿破崙向英國求救！」——他喊着，哈哈地笑了。——「我來幫忙，我來幫忙！甚至立刻就去！」——他匆遽地說，在看見我嚴肅地從椅上立起來的時候。

「這件事情果真出乎意料之外地進行得十分順利，過了一個半月以後，我們的醫生重又在別一省內謀得了位置，領到川資，外加津貼費。我疑惑，當到他們家裏去的巴赫莫託夫（同時我故意絕跡不上他們家去，幾乎用嚴峻的態度接待跑來看我的醫生，）我疑惑巴赫莫託夫甚至能勸服醫生接受他的借款。在這六星期內，我和巴赫莫託夫見了兩次，第三次在給醫生送行的時候。巴赫莫託夫在自己家內設筵給醫生送行，還預備了香檳酒，醫生的太太也被邀列席；但是很快就回家看嬰孩去了。那天是五月初旬，一個晴朗的黃昏，巨球似的太陽落入海灣。巴赫莫託夫送我回家；我們在尼古拉也夫前基橋上走着，兩人都喝了一點酒。巴赫莫託夫說道事情得到這樣好的結果，使他十分欣悅，所以他很感謝我，因為他在做了好事以後，現在感到愉快，他還說這件事情的功勞應該屬於我，許多人現在主張行單獨的善事毫無意義——層是不對的。我也極想發表自己的意見。

「凡攻擊單獨的「行善」的，——我起始說，——等於攻擊人的天性，蔑視個性的尊嚴。但是「公共的行善」的組織和個人自由的問題是兩個不同的，但非互不相容的問題。單獨的善事是會永遠存留着的，因為它的一種個性的需要，此一個性直接影響彼一個性的活潑的需要。在莫斯科住着一個老人，一個「將軍」也就是

實任的五品官。他有一個德國人的姓。他一生在監獄裏走動，和罪人們周旋；每一批朝西比利亞充軍的囚犯預先知道在雷山上會有一位「老將軍」拜訪他們。他極正經而且虔誠地做自己的事情；他來到以後，在充軍囚犯的行列裏走着。他們把他圍住，他在每人前面停留下來，問每人有什麼需要，幾乎從來不對任何人說出教訓的話，稱呼大家爲「親愛的人」。他給錢，贈送各種日用品，——裹腿帶，襯衣，麻布之類，有些帶來一些拯救心靈的書籍，分送每個識字的人，深信他們會在路上加以誦讀，由識字的人讀給不識字的人聽。他不大問人家犯什麼罪，假使罪犯自己起始說，他纔去聽。一切的罪犯在他看來都處於平等的地位，並無區別。他和他們說話，像和弟兄們說話一般。以後他們自己開始認他爲父親了。如果看到一個充軍的女人，抱着嬰孩在手內，他便走近過去，引逗那個嬰孩，手指碰擊出聲音，引他發笑。他這樣做了許多年，直到死爲止；後來弄到全俄羅斯，全西比利亞都認識他了，那就是指着全部的罪犯而言。有一個到過西比利亞的人對我講，他親自看見有些極兇惡的罪犯在回憶着那位將軍，但是將軍在訪問他們的時候，不見得能給每人施發二十戈比。固然，回憶到他的時候並不見得如何熱烈，祇是有一點極正經的樣子。這些「不幸的人們」中間有一個，殺死了十二條命，斫掉了六個小孩，單祇出於他一時之興。（據說這類人是有的，）忽然無緣無故地，也許二十年來祇有一次忽然嘆了一口氣，說道：「現在那位老將軍怎麼樣啦？還活着麼？」也許甚至還要發出一聲冷笑，——這樣也就完了。您知道不知道，這位「老將軍」二十年來沒有被他遺忘的，投擲怎樣的種子到他的心靈裏去呢？您知道不知道，巴赫莫託夫，個性的互相聯結在被聯結的個性的命運裏具有怎樣的意義？……這裏是整個的生命和無量數隱藏在我們後面的枝節。最好的象棋能手，他們中間最巧妙的也祇能預行猜到幾步的棋子；有一個法國的比賽員，會預先猜中十步棋，大家在報上盛讚爲奇蹟。有

多少的棋步，有多少是我們不知曉的？你在投擲你的種子，投擲你的「行善」，你的好事，無論具有什麼形式都行的時候，你已將你的個性的一部分交付出去，而將另一個性的一部分接受了下來；你們互相取得了聯結。如再多加以注意，你便獲得了報酬，因為你多得一些知識，有了出於意外的發現。你一定會把你的事業看作一種學問；它把你的整個生命抓住，它可以充實你的生命。從另一方面看來，所有你的思想，你投擲過而也許已被你遺忘的種子會滋長增大起來，從你那裏取得的人會轉付給別人的。你那裏知道，你將在人類命運的未來的解決裏占據怎樣的地位？假使智識和這一生的工作使你可以投擲巨大的種子，將巨大的思想遺留給世界，那末……」這一套的話，我當時說得很多。

「再想一想，您竟遭到了生命的拒絕！」——巴赫莫託夫喊，似乎熱烈地責備什麼人。

「這時候我們立在橋上，身子靠在欄杆上面，向涅瓦河上瞭望。

「您知道，我想什麼？」——我說，更加在欄杆上面彎下身子。

「難道想投水麼？」——巴赫莫託夫吃驚地喊。也許他讀出了我臉上的思想。

「不，暫時祇是一些理想，下面就是：我現在祇能活兩三個月，也許四個月；但是譬如說，在祇剩下兩個月的時候，假使我忽然想做一樁好事，這事情需要工作，奔跑和張羅，就像我們那位醫生的事情似的，那末我爲了所剩時間的不夠，祇好拒絕做這件事情，而另尋比較小些的一件「好事」，爲我的能力所能辦得到的。（假使我真是想做好事。）您必須同意，這是一個有趣的意思！」

「可憐的巴赫莫託夫爲我深深地擔憂，他送我到家，識趣得一次也不安慰我，幾乎儘沈默着。他和我作別時，

熱烈地握我的手，請我許他時常來看望我。我回答他，假使他想以「安慰者」的資格來看我，（因為他假使甚至沈默着，終歸等於安慰一樣，我這樣向他解釋，）那末他每次會對我提起死來的。他聳了聳肩膀，對於我的話表示贊成；我們十分客氣地分了手，這是我料想不到的。

「就在這個晚上，就在這個夜裏，投擲了我的『最後的信念』的第一粒種子。我貪婪地抓住這新思想，從它所有的彎岔方面，從它所有的種類方面，加以精細的研究，（我整夜沒有睡，）我研究得越深遠，越把這思想吸收得多，便越加覺得害怕。可怕的驚懼終於攻襲我，在以後的幾天內也不離開我。有時在想起我這種時常的恐懼的時候，我又生出了新的恐怖，混身感得發冷。我可以從這恐懼方面判斷我的『最後的信念』在我心裏十分嚴正地生了根，一定會取得解決的。但是我沒有決心作最後的解決。三星期後一切都完了，決心有了，由於一樁極奇怪的情事而來的。

「在我這篇解釋裏我將所有的日期和數字全記載下來。我自然認為一切全是無所謂的，但是現在，（也許祇在這時候，）我希望那些判斷我的行為的人們能以明白地看出我的『最後的信念』是從何種邏輯的結論裏發生出來的。我剛纔寫過，我爲履行『最後的信念』不夠的決心好像並不從邏輯的結論中發生，而由於一種奇怪的衝動，由於一種奇怪的事實，（許和事情本身並沒有任何關係的事實。十天以前，羅果靜爲了一件事情到我這裏來，道事情在這裏不必去講。我以前從未見過羅果靜，但是聽得很多關於他的話。我給予他一切需要的消息，他很快就走了。因爲他到這裏來祇是爲了調查一件事情，我們中間的事情也就完了。但是他使我發生很大的興趣，這一天我受了極奇怪的思想的影響，所以決定第二天自己到他家裏去回拜。羅果靜顯然不喜歡我，甚至

「很客氣地」暗示出我們不必再繼續結交的意思。但是我總算過了很有趣的一小時，他大概也是如此。我們中間的矛盾太大，不會不被我們兩人，尤其我所注意：我是一個垂死的人，他卻過着極充實的、直觀的生活，過着現時的生活，一點也不考慮到「最後」的結論，數字，或任何別的事情，除去那件……那件……那件使他發狂的事情；請羅果靜恕我寫下這樣的辭句，把我當作一個不會表現自己思想的蹩腳文學家看待。這人雖然不懂得客氣，但是我覺得他是一個聰明的人，會了解許多事情，雖然他對於與他無涉的事情不十分感到興趣。我沒有將我的「最後的信念」對他所暗示，但是我不知爲什麼原因覺得他聽我說話的時候，已經猜着了。他沈默着，他太不愛說話。我臨走時對他所暗示，我們中間雖然性格殊異，雖然有各種矛盾——但是 *les extrêmes se touchent*（我用俄文對他解釋這句話），所以我覺得，他自己也許離我的「最後的信念」不遠。他扮了一個極陰鬱的、苦澀的鬼臉答復我，立起身來，自己替我找到帽子，做出我似乎自己想走的樣子，而其實是我從他的陰沈的屋內趕走，還做出殷勤地送我的神情。他的房子使我吃驚，它像一所墳山，但是他似乎很喜歡它，這是容易了解的：他所過的那種充實的、直觀的生活本身太爲豐富，不需要什麼佈景。

「這次回拜羅果靜使我十分疲倦。再說，我從早晨起就感到不很舒服；到了晚上我的身體很軟弱，我躺到牀上，有時覺得身上十分煩熱，有時甚至發出譫語。郭略伴我坐到十一點鐘。但是我記得所有他對我講，和我們談論的一切，在我的眼睛有時合上的時候，我儘看到伊凡·福米奇，似乎取得了幾百萬的財產。他並不知道如何處置這些財產，絞盡了腦筋去想，生怕人家偷走，終於決定把它埋在地裏。我勸他不必把這一大堆的金子埋入地裏，還不如用這一堆金子給那個「凍死」的嬰孩鑄一隻小棺，還把這小孩特地從土裏掘出來。蘇里闊夫流着感激的

眼淚，接受了我的譏刺的提議，立刻着手履行這計劃。我唾了一口痰，就離開他走了。我醒過來的時候，郭略告訴我，我並沒有睡，卻一直在和他談論蘇里闊夫。有的時候我感到極度的煩悶和騷擾，因此郭略臨走時露出不安的樣子。在我自己起牀，關門上鎖的時候，我突然憶起，我剛纔在羅果靜那裏，一間最陰沈的大廳的門上看到了一幅油畫。他無意中自己指給我看；我站在那幅畫面前大概有五分鐘之久。這幅畫在藝術方面並沒有什麼好，但是它使我引起一種奇怪的不安。

「這幅畫上畫着剛從十字架上卸下來的基督。我覺得，畫家們平常畫在十字架上或從十字架上卸下來的基督的時候，總是把他的臉畫得特別的美；甚至在他受着劇烈的苦痛的時候，他們還要努力保持着這美。但是在羅果靜的畫裏關於美一層是不必提的；這完全是一個人的屍骸，他在上十字架之前忍受着無窮的痛苦，傷創，凌辱，守卒的毆打，人民的聚撲，在他背負了十字架，在十字架下面倒地的時候，最後還吃了六小時之久的十字架上痛苦。（根據我的計算至少有六小時。）固然，這是一個剛從十字架上卸下來的人的臉龐，那就是說在這臉龐上還保存着很多活氣，溫暖氣。死者身上還一點也沒有變硬，臉上甚至露出痛苦，似乎現在還在感到的痛苦。（畫家很妙地捉住了這一點。）這臉畫得一點也不留情面，上面顯露出的單祇是自然。一個人的屍骸，無論他是什麼人，在受了這種痛苦以後，總應該是如此的。我知道，基督教會在最初的數世紀內就規定基督所受的不是形象上的，卻是實際的苦痛，他的身體在十字架上完全服從着自然的法則。這幅畫上的臉龐因為挨了兇惡的毆打，顯得浮腫，露出可怕的，浮腫的，血污的傷痕，眼睛張開着，眼珠發歪；巨大的，張開着的眼白閃耀出一種死沈的，玻璃般的光彩。奇怪的是在你望着這個被磨折的人的屍骸的時候，會生出一個特別的，有趣的問題：如果這樣的屍骸，（它



一定應該是這樣的，爲基督的學生們，他的未來的，主要的使徒們看見了，爲跟在他後面走着，立在十字架旁邊的婦人們，爲一切信仰他，崇拜他的人們看見了，那末他們望着這樣的屍骸，怎麼會相信這受苦難的人會復活的？到了這裏，不由得會發生一個見解，那就是假使死是這樣可怕，自然的法則是這樣的有力，那末如何加以克復呢？叫他們如何去克復，假使連他現在都不能戰勝，他曾經在生前戰勝過自然，使它服從他，呼喊過：『姑娘，立起來罷！』——那姑娘就立了起來——『拉薩羅斯，出來！』——那死人就走出來了？在看着這幅畫的時候自然幻成爲一隻龐大的，殘忍的，啞聲的野獸的形狀，或者說得正確些，雖然有點奇怪——那就是幻成爲一隻新型的大機器，將一個偉大的，珍貴的生物無意義地抓住了，揉得粉碎，吞沒了下去，陰沈地，無感覺地——這生物本身值得整個的自然，它的一切的法則，一切的土地，也許這土地就是單祇爲了使這生物出現而創造的呀！這幅畫所表現的也就是關於這黑暗的，傲慢的，無意義的，永恆的力量的觀念。這觀念自然而然地傳達到你的心中。圍在死人身邊，但是圖畫中一個也沒有描寫出來的人們，在這個一下子將他們所有的希望和信仰打擊得粉碎的晚上，應該感到可怕的煩悶和騷亂。他們應該懷着可怕的恐怖散走，雖然每人在心中帶走了一個巨大的思想，永不會推翻的思想。如果這位教師自己可以在被處死刑之前看到自己的形象，他自己會願意升上十字架，像現在似的從容就死麼？在看到这幅畫的時候，自然而然會發生這個問題出來的。

「這一切在郭略走後整整的一小時半中間，零零落落浮現了出來，也許確乎夾在謔語中間，有時甚至在形象中表現，沒有形象的一切能不能在形象中浮現呢？但是我有時似乎覺得，我在一些奇怪的，不可能的形式中間看出了這種無窮盡的力量，這個無聲的，黑暗的，陰沈的生物。我記得，彷彿有人牽我的手，持着蠟燭，給我看一隻

龐大的，難看的蜘蛛，起始告訴我，這就是那個黑暗的，陰沈的，強有力的生物，同時還對於我的憤恨付諸一笑。我屋內的神像前面，夜間永遠點燃着一盞油燈，——顯出黯淡的，微弱的光線，但是還能看清一切東西，在油燈底下甚至還能讀書。我覺得那時在十二點鐘以後，我完全沒有睡，張着眼睛躺在那裏；忽然我的房門開了，羅果靜走了進來。

「他走了進來，關上門，默默地望着我，輕輕地走到角落裏的在油燈底下放着的那張椅子那裏去。我很奇怪，用期待的神情望着羅果靜的身體靠在小桌上，默默地望我。過了兩三分鐘，我記得他的沈默使我很惱怒。他爲什麼不願意說話呢？他這樣晚還到我這裏來一層自然使我覺得奇怪，但是我記得，我對於這個倒並不怎樣驚訝。甚至相反地：我雖然早晨沒有將我的思想向他明白地表示出來，但是我知道他是了解的。這思想自然是本來可以爲了它再跑來談論一次，那怕甚至時間很晚也值得。我心想他是爲這個而來的。早晨我們離別的時候多少帶着仇視的樣子，我甚至記得，他曾很嘲笑地看了我兩次。就是這嘲笑我現在在他的眼神裏讀了出來，這嘲笑使我感到侮辱。至於說到他確是羅果靜本人，並不是幻象，也不是譫夢，我起初一點也不疑惑。甚至沒有遺念頭。

「他繼續坐在那裏，還是用那種嘲笑的样子望我。我惡狠狠地地在牀上轉了一個身，手也支在枕頭上面，決定也故意沈默着，一直就這樣坐下去。我不知爲什麼一定要他首先說話。我心想這樣過了二十分鐘模樣。我突然想起一個念頭假使他不是羅果靜，而祇是一個幻象，那便怎樣呢？

「我生病時和生病以前從來還沒有看見過一個幻象，我永遠覺得，還在我孩童時代，甚至現在，那就是在不久的時候，還覺得我祇要看見一次幻想，當時就會死去的，雖然我任何幻象都不相信。但是我想到那人不是羅果

靜，卻祇是幻想的時候，我記得我一點也不害怕。不但如此，我甚至惱怒了。奇怪的是關於是幻象，或是羅果靜的問題的解決並不怎樣使我發生興趣，也不怎樣使我感到驚慌，好像是應該如此的。我覺得我當時想的是一些別的事情。最使我發生興趣的——譬如說罷——那就是羅果靜剛纔穿了家用的晨服和軟底鞋的，爲什麼現在竟穿了燕尾服，白背心，和白領結。我心裏還閃出一個念頭：如果這是一個幻象，我並不怕他，那末爲什麼不立起來，走到他面前，親自加以證實呢？也許我不敢，也許我害怕。但是在我剛想到我害怕的時候，忽然像有一陣冰水灌到我的全身上去；我感到背上發涼，我的膝蓋抖索。就在這一剎那間，羅果靜好像猜到我害怕似的，移開靠在桌上的那隻手，挺起身子，起始移動自己的嘴，似欲發笑；他盯着看我，狂怒攻襲着我，我堅決地想朝他身上奔去；但是因爲我賭咒不首先開始說話，所以仍舊留在牀上，況且我還沒有相信，他究竟是不是羅果靜？

「我不記得這情形持續了多少時候；也確乎不記得，我有時是不是處於完全忘記的境地。羅果靜終於立起身來，慢慢地仔細地望着我，像剛纔走進來時一樣，但是停止了嘲笑，輕輕地躡着腳，走近門前，開了門，走了出去。我沒有下牀；不記得我張着眼睛，輪了多少時候，一直在那裏想着。誰知道我想什麼；我也不記得我怎樣遺忘了一切。第二天，九點多鐘的時候，外面叩門，我纔醒來。我和他們約定，假使在九點以前我自己不開門出來，喊他們端早茶，瑪德隣納應該自己叩我的門。我給她開門的時候，立刻生出一個念頭；門關得好好的，他怎麼能走進來呢？我調查了一下，更加相信真正的羅果靜是不會走進來的，因爲我們家裏所有的門全是上鎖關好的。」

「這段經我詳細描寫下來的特別的事件成爲我完全『決定』的一個原因。如此說來，促成這最後的解決的不是邏輯，不是邏輯的信念，卻是嫌惡。生命既取得如此奇怪的，使我感受侮辱的形式，是不能再留在這生命裏

的了。這幻象使我感到侮辱。我無力服從具有蜘蛛的形式的黑暗的力量。祇在我到了黃昏時，終於感到最後的完全的決意的時候，我的心裏方纔輕鬆一些。這祇是最初的剎那；在第二剎那的時候我便來到伯夫洛夫司克，但這已經解釋得很多了。

## 第七章

「我有一支袖珍的小手槍，還在小孩時買來的，那時候正屬於那種可笑的年齡，會忽然起始喜歡關於決鬥，盜匪搶劫等等的故事，喜歡關於人家如何喚我決鬥，我如何帶着威嚴的神色立在手槍前面的故事。一個月之前，我把這手槍審查了一下，預備了一下。在放這手槍的匣內發現了兩粒子彈，火藥匣內還存有放三次的火藥。這支手槍是起碼貨，向一旁射擊，祇能射十五步遠；但是假使把它放在太陽穴上，自然也可以把腦壳翻到一旁去。

「我決定到伯夫洛夫司克去尋死，在太陽剛升出來的時候，還在公園裏，免得驚吵別墅中的任何人。我這篇『解釋』已足夠把這件案子給警察解釋清楚。愛研究心理學的人們，還有那些必須知道的人們，可以從這篇文字裏尋繹出他們所需要的一切。但是我不願意把這篇稿件公布於世。我請公爵把這稿件自己存留一份，而將另一份送與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葉潘欽。這就是我的遺囑。我將我的腦壳遺給醫學研究院，以作科學上的需用。

「我不承認任何人有裁判我的權利。我知道我現在處於裁判官的一切權力之外。有一個理想最近還使我發笑：如果我忽然現在想殺死任何人，那怕一口氣殺死十個人，或者做出一些在遺世上被認為最可怕的最可怕

的事情，那末在現在苦刑和拷問已被廢止了的時候，在我這有限的兩三個星期內，裁判官在我面前豈非成爲傻瓜了麼？我可以在他們的醫院裏，在精細的醫生的診察之下，暖暖和和地舒舒服服地死去，也許比在自己家裏還見得舒適，溫暖。我不明白，何以像我這樣地位的人們腦筋裏不生出這樣的思想，那怕祇是爲了開玩笑起見，然而也許會生出來的；我們這裏快樂的人可以找到許多。

「如果我不承認人家裁判我，我終歸知道在我已經成爲無聲息的被告的時候，人家總要裁判我的。我在不留下回答的話的時候，決不願意就此走開。那是自由的，不強迫的話，且並非爲了辯解——不是的！我不必向任何人請求什麼原諒，——祇是如此，因爲我自己願意如此。

「第一，這裏發生了一個奇怪的思想：什麼人根據什麼權利，憑藉什麼樣的衝動，忽然想在此時和我計較這兩三星期的短長？這和那一個裁判官有什麼相干？誰需要我不僅被判決，且善良地熬過判決的期限？難道果眞有人需要麼？爲了道德麼？我還明白，假使我在完全健康，且有有力的時候，冀圖取去我的生命——這生命——也許會有益於我的鄰人。」——那末道德也許會依照傳統的習慣，責備我問也不問便支配了我自己的生命，或者用它自己知道的一套理由加以責備。但是現在，現在，在已經對我宣讀過判決的期限的時候，便怎樣呢？什麼樣的道德在你的生命以外還需要那最後的哮喘，那就是你隨着它交出你的最後的生命的原子，一面還傾聽公爵安慰的話語。他想據基督教的理論一定會說出一種幸福的理論，那就是實際上還是死了的好。（像他這樣的基督徒永遠會講出這種理論來的：這是他們心愛的策略。）他們帶來了他們的可笑的『伯夫洛夫司克的樹木』想做什麼？欣賞我的生命的最後的時間麼？難道他們不明白，我越忘得淨盡，越獻身於這最後的生命與愛情的幻影——

他們想用這個把我的梅逸爾的牆和牆上那樣公開而且坦白地寫出的一切遮掩住了——他們便越使我成爲不幸的人麼？你們的自然風景，你們的伯夫洛夫司克公園，你們的日出和日落，你們的蔚藍的天和你們的志滿意得的臉對於我有什麼用處，在這整個的，沒有終結的筵席開始時就先把我一人當作多餘的人的時候？這一切的美於我有什麼相干，當我於每分鐘，每秒鐘內應該知道，不能不知道，連那隻現在在我身旁，陽光底下嗡嗡的小蠅，連那隻小蠅都參加在這筵席和歌詠隊裏面，知道自己的地位，愛它，且感到榮幸，而我一人成爲被遺棄的孤兒，祇是由於我的懼怯至今還不願了解這個！我也知道，公爵和他們一切人真想把我不弄得放棄所有一切「狡獪，惡毒」的言語，發出善心，且爲了道德的勝利，唱出米爾瓦（Mllevoix）著名的，古典的詩句：

“O, puissent voir votre beauté sacrée

Tant d'amis, sourds à mes odieux!

Qu'ils meurent pleins de jours, que leur mort soit pleurée,

Qu'un ami leur ferme les yeux!”

「但是你們相信不相信，相信不相信，誠實的人們，在這首法文詩內，在這善良的詩句裏，在這學院派的對於世界的頌禱裏含有許多隱密的苦味，許多無從調和的，隱匿在韻腳內的忿恨，連詩人自己也許甚至會成爲傻瓜，將這忿恨當作和悅的眼淚，就這樣死去；願他的靈魂取得安謐！你們要知道，恥辱在自我的低卑與軟弱的感覺中自有其限界，人不能越過這限界，人從那裏曾起在恥辱本身中感到極大的愉快……自然馴順在這個意義裏是一種偉大的力量，我承認這個，——雖然和宗教把馴順認爲一種力量的意義迥不相同。

「宗教！永恆的生命我是承認的，也許永遠承認的。讓意識用崇高力量的意志燃燒起來，讓意識向世界窺望，說道：『我是的，』讓這最高的力量忽然命令它自行消滅，因為由於什麼目的，——甚至不必解釋爲了什麼目的，——這是必要的，我全都承認，但是又來了一個永恆的問題：我的馴順到底有什麼用處？難道不能簡直把我吞喫下去，而不要求我對於吞喫我加以頌禱麼？難道在那個世界裏會有人因爲我不願等候兩星期而感到侮辱麼？我不相信這個；最好是猜想，這裏所需要的祇是我的低微的生命，原子的生命，爲了充實一種整個的，全面的和諧，爲了一些加與減，(Plus and Minus) 爲了一些什麼矛盾，正好比每天需要犧牲幾百萬生物的生命一樣。假使他們不死，其餘的世界便將不能成立，（雖然它本身並不是很偉大的思想，這是應該注意的。）但是隨它去罷！我同意，世界不是這樣，那就是不是不斷地互相殘食，使無從成立下去；我甚至可以承認我對於這種組織毫不了解；但是我確乎知道：假使我被允許有這種『我是的』的意識，那末我對於世界組織的具有錯誤，不如此不能成立下去的一層有什麼相干呢？在這以後誰來裁判我？而且裁判我什麼？隨便你們怎麼說，這一切是不可能，而且不公平的。」

「我雖極願意，但從來沒有設想到未來的生活和神是沒有的。大概這一切是有的，但是我們對於未來的生活和它的法則並無了解。但是假使這一切這樣難於了解，甚至完全不能了解，難道我會負不能理解不可思議的事物的責任麼？固然，他們會說，自然公爵也會和他們在一起說，這裏需要服從，不加任何理論，單祇出於虔信，而服從着，爲了我的馴順，我一定會在另一世界內取得酬報。我們將上帝貶謫下來，將我們的觀念加在他身上，由於我們不能了解他而感到惱怒。但是假使這無從加以了解，那末我要重複一句，我們便難於真不使人們了解的責任。」

既然如此，又如何可以因為我不能了解神的真正的意志和律法，而裁判我呢？我們最好不要討論宗教。

「夠了。在我寫到這幾行的時候，太陽一定已經升將出來，」在天上發響，「偉大的，無從計算的力量在整個大地上流注。隨它去罷！我直看着力量和生命的泉源而死去！我不需要這生命了！如果我具有不生出來的權力，一定不願在這種嘲笑的条件之下接受我的生存。但是我還有死的權力，雖然交付的已是數得清的日子。既沒有偉大的權力，更沒有偉大的反抗。

「最後的一個解釋：我的死並非爲了無力忍受這三星期；我的力量是夠的，假使我願意，祇要有我所受的侮辱的一種感覺，便足以自慰而有餘；但我既非法國詩人，所以不願有這樣的安慰。最後那是一個誘惑：自然以三星期的判決限制我的行爲，使我感到也許自殺是我還可以按照我自己的意志起始去做，且予以了結的唯一的行爲。也許我願意利用行爲的最後的可能反抗有時並非一樁小事呀……」

「解釋」完了；伊鮑里特終於停止了誦讀。

在發生極端的情事時，有一種最後的不顧臉面的、公開的階段，會使一個神經質的人惹惱而生氣得不再懼怕一切，準備做一切的搗亂行爲，甚至樂於去做；他會向人們攻擊，而自己也懷着一個不清楚的，但是很堅定的目的，決定在一分鐘後從鐘樓上躍下，一下子解決一切會發生的疑難。體力的近乎消竭普通成爲這種心境的前兆。伊鮑里特在這以前保持着的特別的，近乎不自然的興奮達到了這種最後的階段。這個十七歲的，被疾病磨折的男孩本身就軟弱像從樹上摘下的抖索的樹葉；但是他的眼神剛朝那些聽衆們掃射了一下，——在最後的一小時內這是第一次，——他的眼神和微笑裏立刻表現出極傲慢的，極



賤蔑的，惱怒的嫌惡。他忙着向大家挑戰。但是聽眾們也露出完全的憤激。大家帶着喧嘩和惱怒從桌旁立起。疲倦，酒力，神經的興奮增加了印象的紊亂和醜觀，假使可以如此形容。

伊鮑里特突然匆遽地從椅上躍起，好像有人把他從座位上拖下來似的。

「太陽升出來了！」——他喊，看到了閃耀着的樹梢，向公爵指着，當作奇蹟一般。——「升出來了！」

「您以為不會升出來的麼？」——費爾特申闕說。

「又要熱一整天。」——笊納露出不經意的惱怒喃嚅說，手裏取起帽子，欠伸着身體，打了哈欠。——

「一個月來這樣的乾燥……走不走，波奇成？」

伊鮑里特帶着和昏迷相仿的驚異傾聽着；他的臉色忽然慘白得可怕，全身抖慄着。

「您做出您的冷淡的樣子，想侮辱我，但是做得太笨拙了。」——他盯看住笊納，對他說。——「您是

混蛋！」

「這樣胡鬧，真不知道是怎麼一會事！」——費爾特申闕喊嚷起來。——「真是十二分的懦弱的行

爲！」

「簡直是傻瓜。」——笊納說。

伊鮑里特鎮定了一會。

「我明白，諸位。」——他起始說，照舊抖索着，在每句話上都結結地說不出來。——「我理應受你們

大家的報復……我用這一篇夢囈（他指着稿件）磨折你們，我感到十分可惜，但是我又可惜，我完全沒

有磨折你們……(他愚傻地微笑着)磨折了沒有,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他忽然跳到他那面,發出了問話。——「磨折了沒有您說呀!」

「有點冗長,但是……」

「全說出來呀!不要撒謊,那怕一生中有一次不要撒謊?」——伊鮑里特一面抖索,一面發命令。

「這對於我根本是一樣的!勞您的駕,請您放過我罷!」——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嫌惡地回轉身去。

「明天見,公爵!」——波奇成走近公爵身邊。

「他立刻就會用手槍自殺的!你們怎麼啦!你們瞧他呀!」——魏拉喊出來,跑到伊鮑里特身邊,露出特別的驚懼,甚至抓他的手。——「他說過太陽升出來以後就要自殺的!你們怎麼啦!」

「不會自殺的!」——有幾個人喃聲說,帶着幸災樂禍的神情,笱納也在其內。

「諸位,留神呀!」——郭略喊,也抓住伊鮑里特的手。——「你們祇要看一看他的臉!公爵!公爵!你們怎麼啦!」

魏拉,郭略,旎歷爾和蒲爾道夫司基圍在伊鮑里特身旁;四人全用手抓住他。

「他有權利的!他有權利的!……」——蒲爾道夫司基喃聲說,但是也顯出無所措手的樣子。

「公爵,您有什麼吩咐?」——萊白及夫走到公爵面前。他喝得醉醺醺的,忿怒得到了出言不遜的地步。

「不行；對不住；今天我是主人，雖然我並不願意失去對您的敬意……即使主人是您，但是我不願意在我自己的房屋內這樣……就是的。」

「他不會自殺的。這男孩太嬌養了！」——伊伏爾金將軍帶着憤怒和自信，出人意外地喊出。

「將軍的話够味兒！」——費爾道申闊搶上去說。

「我知道他不會自殺的，將軍，可尊敬的將軍，但是總歸……總歸我是主人。」

「您聽着，帖連奇也夫先生，」——波奇成突然說，一面和公爵告別，給伊鮑里特伸出手來。——「您

在那篇文章裏好像提起過您的腦壳，您想把它遺給科學研究院，是不是？您講的是您的腦壳，您自己的腦壳，那就是您想把您的骨頭遺給它麼？」

「是的，我的骨頭……」

「那就對了。否則會弄錯的。聽說，已經有過這樣的事情。」

「您何必逗他呢？」——公爵忽然喊。

「弄到流出眼淚來了，」——費爾特申闊補充上說。

但是伊鮑里特並沒有哭。他想從座位上立起，但是圍住他的四個人忽然一下子抓住他的手，傳出了一陣笑聲。

「弄得叫人家抓起他的手來了；讀那篇文章也就爲了這個緣故罷。」——羅果靜說。——「再見罷，公爵。我們坐得很久了。骨頭都痛了。」

「假使您果真打算自殺，帖連奇也夫。」——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笑了。——「假使我處於您的地位上面，在人家說了這一套誇獎的話語以後，爲了逗一逗他們，故意不自殺。」

「他們真是希望看見我自殺呢！」——伊鮑里特向他攻擊。

他說着話，好像準備向人們撲過去似的。

「他們看不到會惱恨起來的。」

「您以爲他們看不到麼？」

「我並不煽動您；相反地，我以爲您也許會自殺的。主要的是請您不要生氣……」——葉夫格尼·

柏夫洛維奇說，用保護的口氣拉長着他的話語。

「我現在纔看出，我把那篇東西讀給他們聽，犯了可怕的錯誤！」——伊鮑里特說，突然用信任的神

色看望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彷彿向知己的好友有所請教。

「一個可笑的地位，但是……說實話，我不知道應該替您出什麼主意。」——葉夫格尼·柏夫洛維

奇微笑着回答。

伊鮑里特嚴厲地盯着他，眼珠轉也不轉，一直沈默着。可以料到他有時完全遺忘了自己。

「對不住，他這種做事的態度有點那個。」——萊白及夫說。——「他說：『我要在公園內開槍自殺，

免得驚吵任何人！』他心想他祇要從梯級上跨三步到花園裏去，就不會驚吵任何人了。」

「諸位……」——公爵起始說。

「對不住，可尊敬的公爵。」——萊白及夫憤怒地搶上去說。——「因為您自己看見這並不是玩笑，因為您的朋友中間至少有一半人意見相同，全相信他在說出了這一套話以後，現在一定會開槍自殺，爲了保持他的名譽起見，那末我以主人的資格，當着許多證人面前，宣布我應該請您幫忙。」

「叫我應該做什麼呢，萊白及夫？我準備幫您的忙。」

「是這樣的：第一層，他應該立刻把他在我們面前誇耀的手槍和一切零件交出來。假使交了出來，我同意准許他在這房子裏住宿一夜，爲了他的身體有病的緣故，同時自然必須受我的監督。但是明天他必須離開這裏，隨他到什麼地方去都可以。對不住得很，公爵！但是假使他不交出武器，我立刻要抓住他的手，我抓一隻手，將軍抓另一隻手，同時立刻派人通知警察，那時這事情就可以交給警察去審理了。費爾特申閣先生，看了交情的份上，您去一下罷。」

嘈亂的聲音增強了；萊白及夫冒着火，壓抑不住他的情感。費爾特申閣預備到警區裏去，箭納拚命主張，沒有人會自殺的，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沈默着。

「公爵，您曾經從鐘樓上跳躍過麼？」——伊鮑里特突然向他微語。

「沒有……」——公爵天真地回答。

「難道您以爲我不能預見所有這些仇恨麼？」——伊鮑里特又微語着，閃耀着眼睛，望着公爵，彷彿真是期待他的回答。——「够了！」——他忽然朝衆人喊嚷。——「我錯了……比大家都錯得利害！萊白及夫，鑰匙就在這裏（他掏出一個皮包，從裏面取出一隻鋼圈，上面繫着三四個不大的鑰匙。）就是這個，

末後第二個……郭略會指點給您看的……郭略！郭略那裏去了？——他喊，向郭略看望，但並沒有看見他。——「是的……他會指給您看的。他剛纔和我一塊兒整理那隻手提包的。你領他去，郭略；在公爵的書房裏，桌子底下……我的手提包……就用這鑰匙，在底下，小箱裏……我的手槍和火藥匣。萊白及夫先生，那是他自己放好的，他會指給您看的；但是有一個條件，明天一清早我回到彼得堡去的時候，您應該把手槍交還給我。您聽見沒有？我爲了公爵這樣做，並不是爲了您。」

「這樣就好了！」——萊白及夫抓住鑰匙，好惡地冷笑了一聲，跑到鄰屋裏去了。郭略停了步，想說什麼話，但是萊白及夫拉他走了。

伊鮑里特望着那些發笑的客人們；公爵發覺他的牙齒叩擊着，像發着劇烈的冷戰。

「他們大家全是混蛋！」——伊鮑里特又瘋狂地對公爵微語。他和公爵說話的時候，老是俯下身體微語。

「您不要管他們；您的身體是很軟弱的……」

「立刻，立刻……我立刻就走。」

他突然擁抱了公爵。

「您也許覺得我是瘋子麼？」——他望着他，奇怪地笑了。

「不，但是您……」

「立刻，立刻，請您不要說；一句話也不要說；請您站在這裏……我想看您的眼睛……您這樣站着，讓

我看一下。我在和人類告別呢。」

他站在那裏，呆望着公爵，默默地望了十秒鐘，臉色十分慘白，鬢角間被汗水浸透了，手奇怪地抓住公爵，似乎怕放走他。

「伊鮑里特！伊鮑里特！您怎麼啦？」——公爵喊。

「立刻……够了……我要躺下來……我要喝一口酒，祝太陽的健康……我要，我要，你們不要管我！」

他迅速地从桌上拿起酒杯，從原來的地方走開，一剎那間走到平臺上的梯級那裏。公爵想跑過去追他，但是恰巧像故意似的，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伸出手來和他告別。過了一秒鐘，突然許多人的喊聲在平臺上傳了出來。隨後臨到了極度騷亂的時間。

發生了下面的事實：

伊鮑里特在走近平臺的梯級那裏，便停了步，左手握杯，右手垂到大衣的右邊的口袋裏。開歷爾以後說，伊鮑里特還在以前就把這手放在右面的口袋裏，還在他和公爵說話，用左手抓他的肩和領口的時候，開歷爾說，他將右手放在口袋裏一層使他，開歷爾首先發生了疑惑。無論怎麼說，總歸有點不安的心緒迫使他跑去追伊鮑里特。但是他沒有趕上。他祇看見伊鮑里特的右手裏突然有什麼發亮，就在這一秒鐘內一隻小小的袖珍的手槍突然發現在他的鬢角旁邊。開歷爾奔了過去，抓住他的手，但是就在這一秒鐘內伊鮑里特撥動了彈機。發生了彈機的激越的，乾澀的響聲，但是並沒有隨來了射擊的聲音。開歷爾攬腰抱

住伊鮑里特，他倒在他的手上，好像失了知覺，也許確乎想像着他已經中彈死了。手槍已經落在開歷爾手裏。大家抓住伊鮑里特，端了一隻椅子，讓他坐下。大家都圍在四面，大家全呼喊，詢問。大家聽到彈機的軋響，但看見了一個活人，甚至沒有受被擦破的微傷。伊鮑里特自己坐在那裏，不明白發生什麼事情，用無意義的眼神向周圍掃射。萊白及夫和郭略就在這時跑了進來。

「火門閉塞了麼？」——周圍的人們問。

「也許沒有裝火藥麼？」——另一些人猜度。

「裝的！」——開歷爾宣布，審視着手槍。——「但是……」

「難道是火閉塞麼？」

「完全沒有銅帽。」——開歷爾宣布。

下面的一幕可憐的戲是難以用筆墨形容的。大家最初的驚懼起始代以笑聲；有些人甚至哈哈地笑，在這事情裏發現惡意的愉快。伊鮑里特歇司底里地嗚咽着，扭轉自己的手，奔到衆人面前，甚至到費爾特申闊面前，雙手抓住他，向他發誓，他忘記了，「完全偶然地，不是故意地忘記了。」放銅帽進去，「這些銅帽就在這裏，在背心口袋內，有十個。」（他取出給大家看。）他以前沒有裝進去，因為怕在口袋裏會無意間放射出來，心想在需要的時候總還來得及裝進去，但是忽然忘記了。他奔到公爵面前，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面前，哀求開歷爾把手槍還給他，他立刻對大家證明，「他的名譽，名譽……」他現在「永遠喪失了名譽……」



他終於倒下地來，失去了知覺。大家把他擡進公爵的書房裏去，完全醒轉酒來的萊白及夫立刻打發人去請醫生，自己同女兒，兒子，蒲爾道夫司基和將軍留在病人牀前。無知覺的伊鮑里特被擡進去的時候，開歷爾立在屋子中間，大聲宣告，把每個字分得十分響亮，露出極大的靈感：

「諸位，假使你們中間還有人當我面前出聲表示疑惑，那銅帽是故意遺忘了的，因此主張這可憐的青年祇是在那裏扮演喜劇，——那末這一位先生應該和我說話。」

但是人家沒有回答他。客人們終於魚貫地，匆忙地散走了。波奇成，筭納和羅果靜一同走。

公爵很奇怪，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竟變更了主意，不和他解釋就要走出去。

「您不是想在大家散走的時候和我說話麼？」——公爵問他。

「是的。」——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說，突然坐在椅上，請公爵坐在自己身邊，——「但是現在我暫時變更了主意。我對您說實話，我有點惶惑，您也是的。我的思想被攪亂了。再說，我想和您解釋的那件事情對於我是極重要的，對於您也是的。您瞧，公爵，我想在一生中有一次做一樁完全誠實的事情，那就是說完全沒有陰暗的動機，但是我覺得我現在，在這時候，不十分會做完全誠實的事情，您也許也……所以……唔……我們以後再談罷。也許事情會弄得明顯些，對於您，也對於我，假使我們再等兩三天，這幾天我要到彼得堡去一趟。」

他又從椅上立起來，很奇怪地，不知爲了什麼，又坐了下來。公爵也覺得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不滿意而且生着氣，露出仇視的眼神，完全和剛纔不同。

「您現在想去看病人麼？」

「是的……我怕。」——公爵說。

「您不要怕；他一定會活過六星期，也許甚至會在這裏治好病的。最好明天就趕走他。」

「也許真是我推了他一把，爲了……我沒有說一句話的緣故；也許他心想，我疑惑他會自殺的？您看

怎麼樣，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

「不，不。您的心真是太善了，您竟會顧到這一層上去。這類事情我曾經聽見過，但是從來沒有在實地看到，一個人會爲了人家恭維他，或是爲了人家不恭維他，懷了恨而故意自殺的。主要的是這種公開的懼怯是難於置信的！明天您還是趕走他的好。」

「您以爲他還會自殺麼？」

「不，他現在不會自殺的。但是您對於我們這類在家裏生長的拉賽涅應該當心一點！我重複一句：犯罪是這種無能的，無耐性的，貪婪的無用東西太尋常的待避所。」

「難道他是拉賽涅麼？」

「實際是一樣的，雖然也許典型不同。這位先生也許會弄死十個人，單祇爲了『開開玩笑，』正好像他自己在『解釋』裏所寫的那樣。他的話現在會使我睡不着覺。」

「您也許太擔心了罷。」

「公爵，你這人真是奇怪；您不相信他現在會殺死十個人。」

「我怕回答您；這是很奇怪的；但是……」

「隨您便罷；隨您便罷！」——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惹惱地說。——「再說您是一個勇敢的人；您自己不要落到十個人的數目裏去呀。」

「他多半不會殺死任何人的。」——公爵說，陰鬱地望着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惡毒地笑了。

「再見罷！是時候了！您注意到，他把懺悔錄的抄件遺給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麼？」

「是的，注意到的……而且還在想這層。」

「這是對的，假使殺死了十個人。」——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又笑了，隨着就走了。

一小時後，三點多鐘的時候，公爵走進公園裏去。他試着在家裏睡一會，但是不能睡，心臟劇烈地跳動着。家裏一切都安排妥當，儘可能地安靜了下去。病人睡熟了，醫生來後，宣布說沒有任何特別的危險。萊白及夫，郭略，蒲爾道夫司基在病人的屋內躺下，以便輪流守值；因此並沒有擔心的地方。

但是公爵的不安在每分鐘內增長着。他在公園內閒走，心神不屬地向自己周圍看望，走到車站前的小廣場上，看見一排空虛的長椅，和樂隊的譜架的時候，驚異地停了步。這地方使他驚愕。不知爲什麼原因他覺得這地方醜陋得可怕。他回轉去，一直順着昨天和葉潘欽一家人上車站的那條路，走到那隻綠長椅那裏，就是約定好和他見面的地方，坐在上面，突然大聲發笑，卻立刻轉到極度的憤激上去。他的煩悶繼續着；他想到什麼地方去……他不知道往那裏去。小鳥在他的頭上，樹上啼唱，他的眼睛起始在樹葉間尋覓

它。突然小鳥從樹上飛走，這時候他不知爲什麼憶起在「炙熱的陽光下」的「小蠅」就是伊鮑里特所寫的那隻「小蠅」，還憶起那個「它知道自己的地位，參加公共的歌詠隊，惟有他一人被人們遺棄」的話。這句話剛纔使他感到驚愕，現在他憶起這個來了。一個早就被遺忘的回憶在他的心裏蠕動，忽然一下子顯得晴朗了。

這事發生在瑞士，他受療治的第一年，甚至是最初的幾個月。那時候他還完全是一個白癡，甚至不會好生說話，有時不能了解人家要求的是什麼。他有一次，在一個晴朗的，瀰滿陽光的日子裏，上山去走了許久，懷着一個痛苦的，怎麼也取不到形式的思念。在他前面的是燦爛的天，下面是湖，周圍是沒有邊涯的，永無窮盡的，光明的地平線。他瞭望了許久，心中感到莫名的痛苦。他現在憶起，他曾將兩手伸向光明的，無窮盡的蔚藍的天空，而痛哭着。使他感到痛苦的是他成爲對於這一切完全陌生的人。那還算做什麼樣的筵席？那還算做什麼樣的偉大的佳節，它永無盡期，早就誘引着他，從孩童時代就誘引他，但他怎麼也不能參加進去？每天早晨升出一樣的光明的太陽；每天早晨瀑布上發現虹彩，每天晚上極高的雪山，在天邊的遠處燃燒起紫紅的火燄；每隻「在炙熱的陽光下面，他的身旁嗡嗡的小蠅參加在歌詠隊裏；知道自己的地位，愛這地位，且感到幸福」；每根小草生長出來，感到幸福！一切都有自己的道路，全都知道自己的道路，唱歌而去，唱歌而來；惟有他一人一點也不知道，一點也不明白，既不了解人們，更不了解聲音，對於一切都顯得陌生，成爲被遺棄的孤兒。當時他自然不能用這話語說將出來，不能表示出自己的問題；他在無聲裏和暗啞中痛苦着；但是現在他覺得他當時也會說過這一切。所有這些話語，所有關於「小蠅」的話是伊鮑

里特從他那裏，從他當時的話語和眼淚裏取來的。他深信這個，他想到這裏，他的心不知爲甚麼跳躍起來了……

他在長椅上睡熟了，但是他的驚慌還在夢中存留着。他在睡夢之前憶起伊鮑里特會殺死十個人的話，爲了這猜測的離奇而發笑。他的周圍是美麗的，明朗的靜寂，惟有樹葉發出微響，使周圍顯得更加靜寂而且孤獨。他做了許多夢，全是驚慌的，因此時時刻刻地抖索着。一個女人終於到他那裏來了。他認識她，帶着痛苦認識她；他永遠會喚出她的名字，指出她這人來；但是奇怪得很，現在她的臉彷彿完全和他以前所知道的不同，他根本不願把他認作那個女人。在這臉上有許多懺悔和可怕的形象，好像她就是可怕的罪犯，剛做下了可怕的罪案。淚水在她的慘白的臉頰上抖索；她用手招引他，手指按在脣上，似乎警告他在她後面輕輕地走着。他的心沈死了；他怎樣也不願，怎樣也不願認她爲罪犯；但是他感到立刻會發生他一生中最可怕的事。她大概想在公園裏，不遠的什麼地方，指給他看一件什麼東西。他立起身來，想跟她走去，忽然在他身旁傳出了什麼人的光明的，新鮮的笑聲；一隻手突然發現在他的手裏。他抓住這手，緊緊地握住，就此醒了。阿格拉耶立在他面前，大聲笑着。

## 第八章

她又笑又生氣。

「睡覺呢！你竟睡着了！」——她帶着賤蔑的驚異喊着。

「那是您呀！」——公爵喃聲說，還沒有完全醒轉來，驚異地辨認出她來。——「哎喲！是的！這是我們的約會……我在這兒睡熟了。」

「我看見的。」

「除了您以外，沒有人叫醒我麼？除您以外，沒有人在這裏麼？我心想，另一個女人到這裏來過。」

「另一個女人到這裏來過麼？」

他終於完全醒轉來了。

「這不過是一個夢，」——他陰鬱地說，——「很奇怪，在這時候會做這樣的夢……您請坐罷。」

他掉她的手，讓她坐在長椅上；自己坐在她身旁，沈思起來。阿格拉耶不起始談話，祇是凝聚地審看她的對手方。他也看她，但是有時看得好像完全沒有看見她似的。她起始臉紅了。

「啊，是的！」——公爵抖索了一下。——「伊鮑里特開槍自殺了！」

「什麼時候在你家裏麼？」——她問，但是沒有露出極大的驚異。——「他昨天晚上大概還活着的麼？您在出了這一切事情以後，怎麼還能在這裏睡覺呢？」——她喊了出來，突然顯得活潑起來。

「他並沒有死，手槍沒有放響。」

經不起阿格拉耶固執的主張，公爵立刻甚至詳詳細細地把昨天夜裏的一段故事講了出來。她時時刻刻催他講得快些，但自己儘用些不斷的，差不多全是枝節的問題和他打插。她用極大的好奇傾聽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所說的話，有幾次甚至反覆地發問。

「够了，應該快一點。」——她在聽到了一切以後說着。——「我們在這裏祇有一點鐘的時間，到八點鐘為止，因為我必須在八點鐘的時候回家，不使他們知道我到這裏來過。我到這裏來是有事情的。我有許多話要告訴您。不過您現在完全把我攪亂了。對於伊鮑里特，我以為他的手槍應該放不出來，這是和他這個人的性格相合的。您相信他一定想開槍自殺，並沒有欺騙麼？」

「並沒有絲毫的欺騙。」

「這大概是對的。他竟寫出來，請您把他的懺悔錄送給我保存麼？您為什麼沒有送來呢？」

「但是他並沒有死呀。我去問他一下。」

「您一定要送來，不必再問。他一定感到這是愉快的事情，因為他的自殺也許就為了使我以後讀一讀他的懺悔錄。請您不要笑我的話，萊夫·尼古拉也維奇，因為這是很可能的。」

「我並沒有笑，因為我自己也相信一部分這也許是很可能的。」

「您相信麼？難道您也這樣想麼？」——阿格拉耶突然異常驚異起來。

她迅快地發問，匆遽地說話，但是有時彷彿前後不屬，時常不說完話。她常常忙着下警告；總而言之，她露出特別的驚慌，雖然顯得十分勇敢，帶着一些挑戰的意思，但也許有點膽怯。她穿着極普通的，家常的衣服，但是很配身。她時常抖索，臉紅，坐在長椅的邊上。公爵證實伊鮑里特的自殺爲了使她讀一讀他的懺悔錄，這證實使她很爲驚訝。

「自然啦，」——公爵解釋，——「他希望除您以外我們大家都誇獎他……」

「怎麼誇獎法呢？」

「那就是……這話怎麼說呢？這是很難說的。不過他一定希望大家圍住他，對他說，大家很愛他，很尊敬他，大家全勸他活下去。也許他最注意到您，因為他意在這個時候提到了您……雖然也許自己並不知道注意您。」

「這我就不十分明白了！一會兒注意到，一會兒又不知道注意到。然而我好像是明白的；您知道不知道，我自己曾有三十次，甚至還在十三歲的時候，就想到自行服毒，想把這一切在給父母的信裏寫得明白，還想我如何躺在棺內，大家對我痛哭，責備自己，對我太殘酷了……您為什麼又微笑起來？」——她迅速地面問，皺緊着眉毛。——「您獨自幻想的時候，還想些什麼？也許想像自己是一員海軍大將，把拿破崙擊敗了。」

「說老實話，我真是這樣想，特別在快要睡熟的時候。」——公爵笑了。——「不過我所擊破的不是拿破崙，卻是奧大利人。」

「我並不想和您開玩笑，萊夫·尼古拉也維奇。我自己想和伊鮑里特見面；請您先告訴他一下。在您的方面我認為這一切是很壞的，因為這樣觀察，而且裁判一個人的心靈，像您裁判伊鮑里特的那個樣子是粗笨的。您沒有溫柔的性格，單祇是一樣真理，並不公平。」

公爵沈思着。

「我覺得，您對我不公平。」——他說。——「因為我對於他這樣想，並不發現什麼壞的地方，因為大



家都偏到這種想頭上去；再說，他也許完全不想，祇是希望着……他希望他能在最後一次和人們相遇，博取人們的尊敬和愛情；這本來是很好的情感，祇是結果有點不是那樣；原因是他的疾病，還加上別的什麼！有些人做來做去，永遠做得很好，但是另有些人簡直什麼也不行……」

「這一定在說您自己麼？」——阿格拉耶說。

「是的，說我自己呢。」——公爵回答，沒有覺察出問話裏任何惡意。

「不過我處在您的地位上，終歸怎麼也不會睡着的。這樣說來，您無論碰到什麼地方，都會睡覺的。您這樣子不很好。」

「因為我一夜沒有睡，我以後一直走着，走着，還到過音樂的地方……」

「什麼音樂的地方？」

「就是昨天演奏的那個地方，以後纔到這裏來，坐下來，想着，想着，就睡熟了。」

「這樣麼？這就變得對於您有利了……您爲什麼到音樂的地方去？」

「我不知道，就是這樣……」

「好的，好的，以後再說；您儘打斷我的話，您上音樂臺那裏去，於我有什麼相干？您夢見的是那一個女人？」

「她就是……您見過她的……」

「我明白，很明白。您對她很……您夢見她是什麼樣子的？不過，我並不知道這個。」——她忽然憤

憤地說。——「您不要打斷我的話……」

她等候了一會，似乎在那裏聚集精神，或者努力驅散她的恨意。

「我叫您到這裏來，是爲了這件事情。我想向您提議做我的知己朋友。您爲什麼忽然這樣盯着我？」  
——她幾乎忿怒地說。

這時候公爵果真在那裏審看她，因爲覺察出她又起始臉紅得很利害。在這類的情形下，她越臉紅，便越生氣自己，在她的閃耀的眼睛裏顯然可以表露出來。普通在過了一分鐘以後，她必將自己的忿怒移到和她說話的那個人身上去，不管他有沒有錯，起始和他發生口角。她知道而且感到她的野性和好害羞的脾氣，平常總是不大參加說話，比兩個姊姊沈默，有時甚至顯得太沈默了。在遇到這類微妙的情形時，必須要開口說話的時候，她使用特別的傲慢，彷彿還帶着挑戰的樣子，起始說話。她永遠預感到起始或想起始臉紅的那個時候。

「您也許不願意接受提議罷，」——她傲慢地望着公爵。

「不，不，我願意的。不過已完全是不需要的……那就是說我怎麼也想不到應該做這樣的提議的，」  
——公爵露出慚愧的神色。

「您心想怎樣？我喚您到這裏來有什麼事情？您的腦筋裏想什麼？不過您也許認我是一個小傻瓜，正和家裏大家這樣認我似的，是不是？」

「我不知道人家認您做傻瓜，我……我並不認您是傻瓜。」

「您不認麼？這是您聰明的地方。表現得特別聰明。」

「據我看來，您也許甚至有時是很聰明的。」——公爵繼續說。——「您剛纔忽然說了一句很聰明的話。您說我對於伊鮑里特發生疑惑：『單祇是一樣真理，並不公平。』這句話我要記住，且把它想一想。」

阿格拉耶忽然快樂得臉紅了。所有這些變動在她的心裏異常公開地，而且特別迅快地發生着。公爵也喜歡起來，望着她，甚至快樂得笑了。

「您聽着，」——她又起始說，——「我等候您許多時候，想把這一切告訴給您聽，從您寄來那封信給我的時候起就等候着，甚至在這以前……一半的話您昨天就從我那裏聽到；我把您認做最誠實的，最信靠的人，比什麼人都誠實，信靠。人家說您的腦筋……那就是說您的腦筋有病，那是不公平的。我這樣決定，而且和人家爭論，因為您的腦筋雖然實在有病，（請您不要生氣，我這是從最高的觀點上說這話，）但是您的主要的腦筋比他們大家都好，甚至是他們大家沒有夢到的，因為腦筋有兩種：主要的和不主要的。對不對？對不對呢？」

「也許是這樣的，」——公爵勉強說出來；他的心叩擊着，抖索得利害。

「我就知道您會明白的，」——她鄭重地說，——「S公爵和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怎麼也不明白有兩種腦筋，阿歷山大也不明白，但是您猜一猜母親倒明白的。」

「您很像葉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

「怎麼真的麼？」——阿格拉耶奇怪了。

「真是這樣。」

「我謝謝您。」——她想了一下說，——「我很喜歡，我像母親。您一定很尊敬她麼？」——她補充了一句，完全沒有覺察到這問話的天真。

「很尊敬，很尊敬。我很高興，您一直會了解。」

「我也高興，因為我看出人家有時笑她……但是現在您且聽要緊的話：我想了許久，終於選擇上您。我不願意家裏的人們笑我；我不願意人家認我為小傻瓜；我不願意人家逗我……我一下子全都了解過來，一口回絕了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因為我不願意人家不斷地想把我嫁出去！我願意……我願意……我願意離開家庭，因此選擇了您，請您幫我的忙。」

「離開家庭！」——公爵喊。

「是的，是的，離開家庭！」——她忽然喊，熾燒出特別忿怒的火燄。——「我不願意，我不願意他們永遠強迫我臉紅。我不願意在他們面前，在S公爵面前，在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面前，在任何人面前臉紅，因此選上了您。我願意和您把一切事情都說出來，甚至說出那最主要的事情，在我高興的時候。另一方面，您也不應該對我有一點隱瞞。我想和一個人談論一切事情，像和自己一樣。他們忽然起始說我等候您，說我愛您。這還在您來到這裏以前，我沒有把那封信給他們看；現在大家都說起來了。我願意成爲一個勇敢的女子，什麼也不怕。我不願意上他們的跳舞會，我願意做點有益的事情。我早就想走了。二十年來我被封閉在家庭裏，大家全想把我嫁出去。我還在十四歲上就想逃走，雖然那時還是一個傻瓜。現在我已經

考慮過一切，等候着您，想問您關於國外的情形。我沒有看到一座 Gothic 式的教堂，我想到羅馬去，我想參觀一切的科學研究室，我想到巴黎去求學；最後的一年來我預備了功課，讀了許多書；我把所有的禁書全都讀過了。阿歷山大和阿台拉意達什麼書都讀，她們可以的，就是不許我讀，監督着我。我並不想和姊姊們拌嘴，但是我早就對父母宣布，我願意變更我的社會地位。我決定從事教育工作，我對您懷着極大的希望，因為您說過您很愛小孩。我們可以在一塊兒從事教育工作，雖然不是現在，但是在將來，好不好？我們可以在一塊兒做點有益的事業；我不願意做將軍的女兒……請問，您是極有學問的人麼？

「完全不是的。」

「這很可惜。我心想……我怎麼想？您總歸應該指導我；因為我選上了您。」

「這真是離奇得很，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

「但是我願意，我願意離開家庭。」——她喊，眼睛又閃耀了。——「假使您不同意，我就嫁給箭佛里

拉·阿爾達里昂南奇。我不願意家裏認我為討厭的女人，亂七八糟地責備我。」

「您發瘋了罷？」——公爵幾乎從座位上跳起來。——「人家責備您什麼？誰責備您？」

「家裏的人，大家，母親，姊姊們，父親，S公爵，甚至你的那位討厭的郭略！假使沒有直說出來，總是這樣想的。我當他們大家面前宣布出來，對母親和父親都宣布出來。Maman 病了一天；第二天上，阿歷山大和父親對我說，我自己不明白在那裏撒謊，自己不明白說些什麼話。我當時直率地對他們說，我明白一切事情，一切話語，我不是小孩，我在兩年以前特地讀過 Paul de Kock 的兩部小說，為的是弄清楚一切。Maman

「聽見幾乎暈倒了。」

公爵的腦筋裏忽然閃過一個奇怪的念頭。他盯着阿格拉耶，微笑了。

他甚至不相信，在他面前坐着的是那個倨傲的女郎，那樣高傲地，輕視地把笈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的信讀給他。他不明白，何以在這傲慢的，嚴肅的美人身上會發現一個嬰孩，也許果真是連一切的話都不了解的嬰孩。

「您老在家裏住着麼，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他問。——「我想說，您沒有上過學校，沒有在寄宿學校裏讀過書麼？」

「我從來什麼地方也沒有去過；老在家裏，像被封閉在瓶子裏一般，將來就從瓶子裏一直出嫁。您爲什麼又笑了？我覺得您大概也在那裏笑我，立在他們的一邊。」——她皺着眉頭，威嚴地說。——「您不要惹我生氣。不這樣，我還不知道我應該怎麼辦呢……我相信，您到這裏來的時候，深信我戀上您，所以約您來私會的。」——她惹惱地說。

「昨天我確乎怕這個。」——公爵坦白地說了出來，（他露出很慚愧的樣子。）——「但是今天我相信您……」

「怎麼！」——阿格拉耶喊，她的下脣忽然抖索了。——「您怕我……您竟敢想我……天呀！您也許疑惑我喚您到這裏來，爲的是把您引進網裏，以後讓人家當場發現我們，強迫您娶我……」

「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您怎麼不害臊呢？您的純潔的，天真的心裏怎麼會生出這種齷齪的念頭

來的？我不敢打賭，您自己不相信您自己所說的句句的話……您自己不知道說什麼話！

阿格拉耶坐在那裏，頑強地低着頭，似乎自己害怕她所說的話。

「我完全不害臊，」——她喃聲說，——「您怎麼知道我的心是天真的？您當時怎麼敢把情書寄給我呢？」

「情書麼？我的信是情書麼？這封信是極恭敬的。這封信是在我一生最困難的時間從我的心裏流出來的！我當時憶起您，好像憶起一種光明……我……」

「好的，好的，」——她忽然打斷他的話，但完全不用那種口氣，卻露出完全的懺悔，甚至恐懼，竟把身體俯到他旁邊，還是努力不去直看他，想觸動他的肩，爲的是用更加懇切的口氣請他不要生氣。——「好的，」——她又追補一句，顯得十分慚愧，——「我感到我用了很愚蠢的話句。我這是……爲了試探您一下。請您當作沒有說過一樣。假使我得罪了您，請您饒恕我。請您不要這樣逼直地看我。轉過身去！您說這是很醜陋的念頭；我故意這樣說，想窘您一下。我有時自己怕我想說的話會忽然說出來。您剛纔說您在一生中最困難的時間寫了這封信。我知道這是什麼樣的時間，」——她輕輕地說，又向地上看。

「唉，假使您能全知道纔好呢！」

「我全知道！」——她帶着新的驚慌喊出，——「您當時跟那個討厭的女人，您和她一同跑走的那個女人住在所房子裏，整整的一個月……」

她說話時不再臉紅，反而顯得慘白，突然從座位上立起，彷彿忘記了一切，但立即醒轉來，坐了下去。她

的嘴唇許多時候還繼續抖索。沈默持續了一分鐘。公爵對於這種突如其來的舉動感到特別的驚愕，不知道怎樣應付。

「我完全不愛您，」——她忽然說，好像把這句話斬斷下來似的。

公爵沒有回答；兩人又沈默了一分鐘。

「我愛筭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她用急語說，說得聽不大見，更加俯下頭去。

「這是不實在的，」——公爵也幾乎用微語說。

「這末說來，我說謊麼？這是實話。前天，就在這張長椅上，我答應他了。」

公爵驚懼起來，沈思了一會。

「這是不實在的，」——他堅決地重複了一遍。——「您編造了這一套話。」

「真是够客氣的！您知道他已經改過了。他愛我，比愛他自己的生命還利害。他在我面前燒自己的手，

爲的是證明他愛我，比自己的生命還利害。」

「燒自己的手麼？」

「是的，燒自己的手。您相信不相信，——於我無關。」

公爵又沈默了，阿格拉耶的話沒有開玩笑的意思。她很生氣。

「怎麼？他還把蠟燭拿到這裏來，假使這事情是在這裏發生的，否則我想不大通……」

「是的……把蠟燭取來的。這有什麼不可能的？」



「整個蠟燭呢？還是按在蠟臺上的？」

「是的……不……一半蠟燭……蠟頭……整個蠟燭——那全是一樣的，您不要瞎攪……他還取來了自來火，假使您想聽。他點上蠟燭，手指在蠟燭上面放了整整的半小時。難道這是不可能的麼？」

「昨天我見到他；他的手指是健康的。」

阿格拉耶忽然迸出笑聲，完全像嬰孩一般。

「您知道我剛纔爲什麼說謊？」——她突然帶着孩童般的信任心轉身對公爵着，笑聲在她嘴唇上抖索着。——「因爲說謊的時候，假使巧妙地插進一點不十分尋常的，瑰奇的東西，一點太稀少，或者甚至完全沒有的東西，那末虛謊會成爲極可信的。我注意到這層。不過我弄得不好，因爲我不會……」

她忽然又皺緊眉頭，似乎醒了轉來。

「我那時候，——她對公爵說，正經地，甚至憂鬱地看着他，——我那時候給您讀那首可憐的騎士的詩，那是想……附帶着恭維您，同時又想罵您所做的行爲，還對您表示，我全知道……」

「您對待我很不公平……對待那個可憐的女人，您剛纔那樣可怕地說到她，阿格拉耶。」

「因爲我全都知道，一切都知，所以說出這樣的話來！我知您在半年以前當衆向她求婚。您不要打斷我，您瞧，我說這話，並不加任何批評。以後她和羅果靜逃去；以後您又和她同住在一箇村內，或者在一箇城裏，她又離開您，到別人那裏去。（阿格拉耶臉紅得利害。）以後她又回到羅果靜那裏，他愛她像……像瘋子一般。以後，您也是很聰明的人，現在您一打聽到她回到彼得堡來，立刻趕到這裏來找她。昨天您跑過

去救她，現在您又夢見她……您瞧，我全都知道。您是爲了她，爲了她纔到這裏來的呀！

「是的，爲了她，」——公爵輕輕地回答，憂鬱地，凝想地垂下頭，沒有疑惑到阿格拉耶用怎樣閃耀的眼神望着他。——「爲了她，祇是想弄明白……我不相信她和羅果靜在一起會有幸福，雖然……一句話，我不知道我能爲她做什麼事，我能幫她什麼忙，但是我來了。」

他抖索着，瞧了阿格拉耶一眼；阿格拉耶仇恨地聽他的說話。

「假使您跑到這裏來，不知道爲了什麼事情，那末您一定很愛她，」——她終於說。

「不，」——公爵回答，——「不，我不愛她。您要知道我是怎樣可怕地回憶着和她相處的那些日子！」

在說出這句話時，他的身體上甚至通過了一陣抖慄。

「您全說出來罷，」——阿格拉耶說。

「這裏面沒有您不能聽的話。我爲什麼想對您講這些話，光對您一人說，——我不知道。也許因爲我果眞很愛您。這個不幸的女人深信她是世界上所有的人中間最墮落的，最罪惡的東西。您千萬不要罵她！不要朝她身上投擲石子！她用那種不應得的恥辱的感覺，把自己磨折得也很夠了！但是她有什麼錯？天呀！她時時刻刻瘋狂地呼喊她不承認自己的罪過，她是人們的犧牲物，淫棍和惡徒的犧牲物；但是她無論對您說什麼話，您知道，她自己首先不相信自已，相反地，她從良心上相信她自己有錯。我試着把這陰暗的思想驅散的時候，她竟陷入極大的痛苦的境地裏去，使我一憶起這個可怕的時間，我的心底的創痛永遠不

會平復下去。我的心好像永遠被刺破了。她離我而去，您知道爲了什麼？單祇是爲了對我證明，她是低賤的女人。最可怕的是她自己也許不知道單祇想對我證明，而她逃跑的原因乃是因爲她在內心裏一定想做出一些可恥的事情，以便對自己說：『現在你做出新的可恥的行爲，因此你是一個低賤的東西！』也許您不會明白這個，阿格拉耶！您知道，在這對於恥辱的不斷的感覺中也許含有一種可怕的，不自然的愉快，彷彿對什麼人報復似的。我有時想法，使她重又看到自己周圍的光明；但是立刻又發生了憤激，竟弄得狠狠地責備我在她面前誇耀，我的地位的崇高，（其實我心裏並沒有這種思想，）對於我的求婚她一直對我宣布，她並不向任何人要求傲慢的衷憐和幫助，或『升到任何人的地位上去。』您昨天看見她；您真的覺得她和那羣人在一起會感到幸福，這是她應該安處的社會麼？您不知道她的教育是如何的高深，她如何能够了解一切！她有時甚至使我驚異！

「您在那裏也對她這樣說教麼？」

「不，——公爵陰鬱地說，沒有注意到這問話的口氣。——我差不多儘沈默着。我常想說，但是我時實在不知道說什麼。您知道，在有些情形之下最好完全不說話。是的，我愛過她；很愛過她……但是以後……以後……以後她全猜到了。」

「猜到什麼？」

「猜到我不過是可憐她，我……已經不愛她。」

「您怎麼知道，也許她真的愛上了那個……和他一同逃跑的地主呢？」

「不，我全知道；她祇是取笑他。」

「她從來沒有取笑您麼？」

「不。她從忿怒中取笑過的。那時候她發了怒，惡狠狠地責備我——自己也感覺痛苦！但是……以後……您不要再提這件事情罷，不要再提了罷！」

他用手掩自己的臉。

「您不知道不知道，她差不多每天給我寫信。」

「這末說來，這是實在的！」——公爵驚慌地喊。——「我聽說過，但是總還不願意相信。」

「從誰那裏聽見的？」——阿格拉耶驚懼地抖慄了一下。

「羅果靜昨天對我說，不過說得不很清楚。」

「昨天麼？昨天早晨麼？昨天什麼時候在聽音樂以前還是以後？」

「以後；晚上十一點多鐘的時候。」

「唔，既然是羅果靜，那還好……您知道，她在那些信裏寫些什麼？」

「我一點也不驚異。她是瘋子。」

「這些信就在這兒。（阿格拉耶從口袋裏掏出三封信，裝在三隻信封裏，扔擲在公爵前面。）已經有整整的一星期，她求我，勸我，引誘我，使我嫁給您。她……她這人雖然瘋狂，但是很聰明。您說得很對，她比我聰明得多……她給我寫信，說您愛我，她知道這個，早就看了出來，您在那裏和她談過關於我的許多話。她

希望看見您成爲有幸福的人；她相信惟有我能完成您的幸福……她寫得很粗野……很奇怪……這些信我沒有給任何人看過，我等候着您。您知道這是什麼意思？一點沒有猜到麼？」

「這是瘋狂。這可以證明出她的瘋狂來！」——公爵說，他的嘴唇抖索着。

「您是不是在那裏哭？」

「不，阿格拉耶，我沒有哭！」——公爵望着她。

「叫我怎麼辦？您有什麼主意對我說？我是不能儘收這類信的呀！」

「您不要理她，我懇求您！」——公爵喊。——「您在這黑暗中有什麼辦法？我要用我的全力，使她不再寫信給您。」

「既然如此，您是一個沒有心腸的人！」——阿格拉耶喊。——「難道您沒有看見，她不是愛我，卻是愛您，愛您一個人！難道您能在她身上看到一切，而看不到這個麼？您知道這是什麼意思？這些信有什麼意思？這是醋意；這比醋意還利害她……您以爲她果真想嫁給羅果辭，像她在信裏所寫的那樣麼？我們祇要一結婚，第二天她就會自殺的！」

公爵抖索了一下；他的心死沈了下去。但是他驚異地望着阿格拉耶；他很奇怪地承認這個嬰孩早就成爲女人了。

「上帝可以看見，阿格拉耶，爲了回復她的安寧，使她成爲幸福的人起見，我可以將我的生命供獻出來，但是……我已經不能愛她，她這是知道的！」

「那末您可以犧牲自己，您是慣於這樣做的！您是一個偉大的慈善家。您不要稱呼我：『阿格拉耶』……您剛纔也隨便地稱呼我『阿格拉耶』……您應該，您必須使她復活，您應該再和她同走，平復，而且安慰她的心。您是愛她的呀！」

「我不能這樣犧牲自己，雖然我有一次曾經想過……也許現在還想。但是我一定知道，她和我在一塊兒會幻滅的，所以我現在離開她。我應該在今天七點鐘見她；我也許現在不去，以她這樣的驕傲她永遠不會饒恕我的愛情——於是我們全都完結了！這是不自然的，但是這裏面一切都是不自然的。您說，她愛我，但是難道這是愛情麼？難道在我已經受過了這一切以後，還會有愛情麼？這裏是別的一切，並不是愛情！」

「您的臉多末慘白呀！」——阿格拉耶突然懼怕了。

「不要緊；我睡得很少；身體感到軟弱。我……我們當時確會談起您來着，阿格拉耶……」

「那末這是實在的事情麼？您果真會和她談到我的麼？您纔見了我一面，怎麼就能愛我呢？」

「我不知道怎麼樣。在我當時黑暗的境界裏我幻想出……也許是憧憬出一個新的曙光。我不知道怎麼會首先想到您的。我當時寫信給您，說我不知道，那是實在的。在當時這不過是一個幻想，由於當時的恐怖而起的……我以後起始用功；我會三年不到這裏來的……」

「這末說來，您到這裏來是爲了她麼？」

阿格拉耶的聲音裏有點抖索。

「是的，爲了她。」

過了兩方面都陰鬱地沈默着的兩分鐘。阿格拉耶從座位上立起來。

「如果您說，——她用不耐煩的聲音起始說，——如果您自己相信這個……您的那個女人……是瘋狂的，那末她的瘋狂的理想於我毫不相干……請求您，萊夫·尼古拉也維奇，把這三封信收下，替我擲還給她！假使她，——阿格拉耶忽然喊出來。——「假使她敢再給我寫一行字，請您對她說，我要告訴家父，送她到感化院裏去……」

公爵跳起身來，驚懼地看阿格拉耶突然盛怒的樣子，似乎有一陣霧忽然落在他的面前……

「您不能有這樣的感覺……這是不實在的！——他喃聲說。

「這是實在的！這是實在的！——阿格拉耶喊，幾乎忘記了自己。

「什麼是實在的？什麼是實在的？——他們附近傳出了驚懼的聲音。

麗薩魏達·博羅可非也夫納立在他們面前。

「實在的是我要嫁給筈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我愛筈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明天就和他從家庭逃走！——阿格拉耶攻擊她。——「您聽見沒有您的好奇心得到滿足了麼？您對於這滿意麼？」她跑回家去了。

「不行，先生，您現在不能就這樣走開，——麗薩魏達·博羅可非也夫納阻止公爵，——「費心，請您和我解釋一下……這真是太痛苦了，我整夜沒有睡……」

公爵跟她走着。

第九章

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走進家裏，就在第一間屋內停住；再也往前走不動，坐在長沙發上面，完全疲乏無力，甚至忘記請公爵坐下。那是一間很大的廳堂，中間放着一隻圓桌，有壁爐，窗旁木架上擺了許多鮮花，後牆那裏有一扇玻璃門通入花園。阿歷山大和阿台拉意達立刻走進來，用疑問和惶惑的樣子望着公爵和母親。

小姐們平常在九點鐘左右起牀；祇有阿格拉耶一人在最近的兩三天內起身得稍爲早些，到花園裏去遊玩，但是到底不在七點鐘，卻在八點鐘，甚至還晚些。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由於各種驚慌，果真一夜沒有睡，在八點鐘左右起牀，特地預備在花園裏遇見阿格拉耶，料到她已經起牀了；但是在花園裏和臥室裏都沒有找到她。她當時甚爲驚慌，把女兒們喚醒了。女僕告訴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在七點鐘時上公園去了。小姐們對於她們的怪誕的妹子的新鮮花樣發出了冷笑，還對母親說，假使母親到公園去找她，她也許還要生氣，她現在一定坐在綠椅上看書，這隻綠椅就是三天以前她說過，還爲了它幾乎和S公爵吵嘴，因爲S公爵對於這隻綠椅的位置並沒有發現什麼特別之處。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看見女兒和公爵在那裏會晤，又聽到了女兒的奇怪的話語，由於許多原因，覺得十分害怕。但是現在把公爵領了進來以後，又膽小起來：「爲什麼阿格拉耶不能在公園內和公爵相見，而且交談，甚至假使這是預先約



好了的一個會晤呢？」

「公爵，您不要以為，」——她終於振作了精神，——「我是拖您來審問的……我在昨天晚上以後，也許再也不願意和你相見……」

她遲頓了一會。

「但是您到底想知道，我今天和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怎樣遇見的，是不是？」——公爵很安靜地說。

「是的！我是想的！」——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立刻臉紅了。——「我決不怕直說出來的話語，因為我並不得罪任何人，也不願意得罪任何人……」

「那自然啦！不管得罪不得罪，您自然想知道的。您是母親呢。我根據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昨天的邀請，今天早晨七點鐘正，在綠椅那裏和她相見。我們見面以後，在整整的一小時內談論與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一人有關的各種事情；就是這樣。」

「自然就是這樣，無疑地就是這樣。」——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帶着威嚴說。

「好極了，公爵！」——阿格拉耶說。她突然走進屋內。——「我衷心地感謝您，因為您也認我沒有能力把自己身份降低到說謊的地步。够了罷，Maman 您還打算審問麼？」

「你知道，我從來還沒有在你面前爲了什麼事情臉紅過，雖然您也許喜歡這樣。」——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用教訓的口氣回答。——「再見罷，公爵，我驚吵您，真是對不起。我希望您會相信我對您

的尊敬是不變的。」

公爵立刻朝兩面鞠躬，默默地走出去了。阿歷山大和阿台拉意達笑了一聲，互相微語。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嚴厲地看她們。

「我們笑的不過是因為，」——阿台拉意達笑了，——「公爵鞠躬的姿勢太奇妙了；有的時候完全像一隻麻袋，現在忽然竟像……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

「優雅和尊嚴是從心裏發出，並不是舞蹈教師教的，」——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像讀格言似的說，便上樓到自己屋內去，甚至不看阿格拉耶一眼。

公爵回到自己家裏，已在九點鐘左右。他在平臺上遇見魏拉·羅吉央諾夫納和女僕。他們一塊兒在昨天凌亂糟躑之後從事整理，掃除。

「好極了，我們來得及在您回來以前收拾完了！」——魏拉快樂地說。

「您來呀！我的頭有點旋轉。我睡得不好。我想睡一下。」

「就在這平臺上，像昨天一樣麼？好的。我對他們大家說，不許叫醒您。爸爸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

女僕出去了；魏拉已經跟她走出去，但是又回來了，用焦慮的神情走到公爵面前。

「公爵，您可憐那個……不幸的人罷！今天不要趕他出去。」

「無論如何不趕走；隨他自己的便。」

「他現在不會做出什麼來的……您不要對他太嚴厲了呀！」

「不會的。那爲什麼呢？」

「還有……不要取笑他，這是最要緊的。」

「決不會。」

「我是個愚蠢的女人，不應該對像您這樣的人說這種話。」——魏拉臉紅了。——「您雖然累乏，」她笑着，轉過一半身子，預備走出去。——「但是這時候您的眼睛是極可愛的……有幸福的。」

「真是有幸福的麼？」——公爵活潑地問，快樂地笑了。

「多末……可愛的女孩……」——公爵想，立刻忘記她了。他走到平臺的角落裏。那邊放着一隻長沙發，沙發前面有一張茶几。他坐了下來，手掩住臉，坐了十分鐘。忽然匆遽地，驚慌地把手放在旁邊的口袋裏，掏出三封信來。

門又開了，郭略走了進來。公爵好像必須把信放回口袋裏去，因此可以延擱一些時間而感到快樂。

「真是新聞！」——郭略說，坐在長沙發上，一直說出了正題，正和所有像他那樣歲數的人們一般。

——「現在您對於伊鮑里特取什麼樣的態度？沒有尊敬麼？」

「爲什麼……但是郭略，我累了……再起始講這件事情未免太爲悽慘……他怎樣呢？」

「睡着了。還會睡兩點鐘。我明白。您沒有在家裏睡，到公園裏去了……自然心裏很亂……一定的！」

「您怎麼會知道我在公園裏走着，沒有在家裏睡覺呢？」

「魏拉剛纔說的。她勸我不要走進來；我按捺不住，坐一會兒就走。這兩小時我在他牀前值守着；現在

讓郭士卡·萊白及夫輪班看守。蒲爾道夫司基走了。公爵，您躺下罷。祝您夜……不，祝您日安！您知道，我真是感到驚愕！」

「自然……所有這一切……」

「不是的，公爵，不是的；我對於那篇懺悔錄感到驚愕。主要的是他講到天神和未來生活的一段。這裏面有一個巨大的思想！」

公爵和藹地看着郭略。他的進來自然就爲了趕快談論那個巨大的思想。

「但是主要的，主要的不單祇在思想上面，卻在整個環境上面。假使寫這篇東西的是福祿特爾，盧梭，普魯東，我讀下去，把它記住，而不會驚愕到這種程度的。但是——一個人在明知他祇能活上十分鐘，而說出這樣的話來，——這是可驕傲的！這是表示自我的尊嚴的最高的獨立性，這是公然的反抗……不，這是偉大的精神上的力量！而在這以後還說他有意不放銅帽進去，——這是低卑的，不自然的！您知道，他昨天耍了狡猾的手段，欺瞞我們：我從來沒有和他在一塊兒收拾過行李，也沒有看見過任何一隻手槍；行李是他自己收拾的。他忽然把我弄得糊塗起來了。魏拉說，您答應留他在這裏住；我敢罰咒，決不會有什麼危險，況且我們大家一刻也不離開他。」

「你們裏面誰守夜？」

「我，郭士卡·萊白及夫，蒲爾道夫司基。開歷爾留了一會，後來就到萊白及夫那裏去睡覺了，因爲我們這裏沒有地方睡。費爾特申蘭也睡在萊白及夫那裏，七點鐘的時候走的。將軍永遠在萊白及夫家裏住，

現在也走了……萊白及夫也許立刻會到您這裏來；他不知爲什麼事情，在那裏找您，問了兩次。既然您想躺下來睡，放不給他進來呢？我也想去睡。啊，是的，我要對您說一件事情。剛纔將軍使我喫了一驚。蒲爾道夫司基在七點鐘的時候，也許甚至在六點鐘的時候，把我喚醒，叫我輪班守候。我走出去一下，忽然遇見將軍，酒還沒有醒，竟沒有看出我來。他站在我面前像一根柱子。他醒轉來以後，朝我身前奔來。「病人怎麼樣啦？我是來打聽病人的情形的……」我把情形報告給他聽。他說，「這一切都很好，但是我所以到這裏來，我所以老早就起牀，主要的是爲了警告你；我有理由猜想，在費爾特申閣面前不能把話全說出來……應該留一點，您明白麼，公爵？」

「真的麼？不過這……對於我們是一樣的。」

「是的，自然是一樣的，我們並不是互助團員。(Masons)將軍特地爲了這件事情夜裏跑來喚醒我，我覺得很奇怪。」

「您說，費爾特申閣走了麼？」

「七點鐘時候走的；還到我這裏來了一趟；那時候我正在值班。他說到維爾金家裏去補睡。這裏有一個名叫維爾金的，也是醉鬼。我走啦！啊，羅吉央·蒂莫非維奇也來了……公爵想睡覺，羅吉央·蒂莫非維奇；回頭走罷！」

「祇有一分鐘，尊敬的公爵，爲了一樁在我眼裏看來十分重要的事情。」——萊白及夫走了進來，用勉強的，深刻的嗓音，微語似的說，鄭重其事地鞠躬。他剛回來，甚至來不及贊到自己那裏去，手裏還握着帽

子。他的臉色是焦慮的，帶有特別的，異常的，自我尊嚴的態度。

「您找過我兩次麼？您也許爲昨天的事情還是不安……」

「您猜是關於昨天那個小孩的事情麼，公爵？不是的。昨天我的思想凌亂得很……但是今天我不打算 Contrary 您隨便什麼的主張。」

「Contre……您說什麼？」

「我說 Contrary 一個法國字，像許多加入俄文的別的字一樣。但是我最不主張這個辦法。」

「萊白及夫，您今天怎麼這樣神氣活現，而且官氣十足，說的話好像特地編出來似的。」——公爵笑了。

「尼古拉·阿爾達里昂奇！」——萊白及夫幾乎用和愛的聲音對郭略說——「我有點事情對公爵說，關於……」

「自然啦，自然啦，這不關我的事情再見罷，公爵！」——郭略立刻退出去了。

「我愛這孩子很懂事。」——萊白及夫說，目送着他。——「一個敏捷的，但是好鑽根問底的小孩。我遭到極大的不幸，尊敬的公爵，昨天晚上，或是今天黎明時候……我還不能指出確定的時間。」

「什麼事？」

「從旁邊的口袋裏遺失了四百盧布，尊敬的公爵。遭了洗劫！」——萊白及夫帶着苦笑說。  
「您丟失了四百盧布麼？這很可惜。」

「尤其是一個貧窮的，以正當的勞力為生活的人。」

「自然啦，自然啦！怎麼會丟的？」

「就爲了酒的緣故。我來找您，就好比求神一般，尊敬的公爵。四百銀盧布的款子是我昨天下午五點鐘從一個債務人手裏取來的。我就坐火車回到這裏來了。皮夾放在口袋裏面。我把制服脫下來，改穿便服的時候，便把錢改放在上身衣服裏，想放在身邊，預備晚上付出去……我等候我的代理人。」

「順便問一句，羅吉央·蒂莫菲維奇，聽說您在報上登廣告，借貸錢款，用金銀器具作質押，確不確？」

「經代理人的手；我自己的姓名和住址是不指出來的。我有一點小小的資本，再加上家庭人口的增加，您自己想一想，一種正當的利息……」

「是的，是的。我不過是詢問一下。我打斷您的話，對不住得很。」

「代理人沒有來。那時候那個不幸的人來了。我在喫中飯的時候，已經處於微醉的狀態之下。後來那些客人們來了，喝着茶……我高興起來。真是倒楣透了！在很晚的時候，開歷爾走了進來，宣布您的生日，還吩咐開香檳酒，親愛的，尊敬的公爵，我具有一顆心（您大概也看出來，因爲我是應得的）我具有一顆心，且不說是一顆有感覺的，卻是知恩圖報的心，我以此自傲——我爲了十分隆重地準備迎接您，對您道賀起見，忽然想到更換我的舊衣，仍舊穿上我回來時脫下來的制服，想着就做到了，所以公爵，您看見我整夜儘穿着那套制服。我換衣裳時忘記了在便服裏的那隻皮夾……上帝想懲罰人時，必先奪去他的理性，這話真對。今天早晨，七點半鐘的時候，我醒過來，像半瘋似的跳了起來，第一件事情就去抓那件便服——口

袋竟是空空如也，皮夾連影兒都不見了！

「唉，這真是不痛快！」

「真是不痛快！您現在帶着真摯的機警發現了這個適當的辭句，——萊白及夫多少帶着狡獪說。

「真是的……」公爵驚慌起來，一面露出沈思的樣子，——「這是很正經的。」

「一定是正經的，——公爵，您又找到了另一句話，爲了表示……」

「算了罷，羅吉央·蒂莫菲維奇，尋找什麼要緊的不是言語……您不覺得，皮夾會在您喝醉的時候

從口袋裏掉落下來麼？」

「會的。在喝醉的時候一切都是可能的，您這句話表現得十分誠懇，尊敬的公爵！但是請您想一想：假使我在換衣裳的時候，把皮夾從口袋裏掉落下來，那末被掉落的東西應該安放在地板上面。但是這東西到那裏去了呢？」

「您不會放在抽屜裏，桌上麼？」

「全都找遍了，到處全翻遍了，況且我並沒有藏起來，並沒有開抽屜，這是我記得很清楚的。」

「櫃裏看過沒有？」

「首先就看過，今天甚至看了好幾次……我怎麼會放在櫃子裏呢，我的尊敬的公爵？」

「老實說，萊白及夫，這使我感到不安。這末說來，是有人在地板上找到了麼？」

「或者是從口袋裏偷走的！兩條路。」



「這使我十分不安，因為究竟是誰呢……這真是問題！」

「無疑地，這是一個最主要的問題；您十分正確地找見了適當的話語和思想，確定了適當的地位，尊貴的公爵。」

「羅吉央·蒂莫菲維奇，請您把嘲笑丟開，這裏……」

「嘲笑！」——萊白及夫喊，擺着雙手。

「好了，好了，我並不生氣，這裏是完全另一件事情……我是替人們擔憂。您疑惑誰？」

「這是個極困難……極複雜的問題！我不能疑惑女僕；她坐在廚房裏面。我自己親生的孩子們也是的……」

「那還用說。」

「這末說來，一定是客人裏什麼人。」

「但這是可能的麼？」

「完全不可能，極端不可能，但是一定應該如此。我可以承認，甚至深信，假使這錢是被偷竊的，那末竊案不會發生在晚上大家聚會的時候，一定在夜裏，甚至在早晨，被住宿在這裏的人們偷竊去的。」

「哎喲，天呀！」

「蒲爾道夫司基和尼古拉·阿爾達里昂南奇我自然不算在內；他們沒有走進我的屋內。」

「那自然啦，即使甚至走進去也不會的！誰在您那裏過夜的？」

「連我在內一共有四個人，在兩間相連的屋子裏，我，將軍，開歷爾和費爾特申閣先生。我們四人中間一個！」

「那就是說三個人中間；但是究竟誰呢？」

「我爲了公道和秩序起見把自己也加了進去；但是您必須同意，公爵，我自己不會偷竊自己，雖然世界上這類的情事是有過的……」

「萊白及夫，這真是悶死了！」——公爵不耐煩地喊，——「說到正題上去，您何必這樣拉長……」

「這末說來，還剩下三個人，第一個是開歷爾先生，他是一個沒有常性的人，愛喝酒的人，在有些情形之下是自由派，那就是指口袋而言。說到其餘的傾向，那末說是自由派的，還不如說古騎士派的對些。他起初在這裏過夜，在病人的屋內，夜裏纔搬到我們那裏去，藉口光裸的地板上睡着太硬。」

「您疑惑他麼？」

「疑惑過的。我在早晨七點鐘像半瘋似的跳了起來，手抓自己的額角，立刻把正做着天真的夢的將軍喚醒。我們兩人因爲覺得費爾特申閣脫身得很奇特，未免引起我們的疑竇，決定立刻搜查躺在那裏像……像……差不多像一根鐵釘似的開歷爾。我們搜查得很精細：口袋裏沒有一分錢，甚至沒有發現一隻沒有破洞的口袋。一條藍色的，方格的布手絹具有不雅觀的樣色。還有一封情書，女僕寫給他的，向他要錢，還帶着恐嚇的話語，此外便是您已經知道的那段小品文的殘稿。將軍決定他無罪。爲了取得完整的消息起見，我們把他喚醒，好容易纔把他推醒了；他不明白是怎麼會事；張大着嘴，一付酒醉的樣子，臉色離奇

而且天真，甚至愚蠢——並不是他！

「那末我很高興！」——公爵欣悅地嘆一口氣。——「我真是替他擔心！」

「您擔心麼？那末您有理由疑惑他麼？」——萊白及夫眯細着眼睛。

「不，我是這樣說說的。」——公爵口吃起來。——「我說我擔心，說得很笨。費心您，萊白及夫，不要把這話對任何人說……」

「公爵呀，公爵呀！您的話語在我的心裏……在我的心的深處那裏是墳墓……」——萊白及夫歡欣地說，把帽子向心口上捏緊着。

「好的，好的……這末說來，是費爾特申閣麼？我想說，你疑惑費爾特申閣麼？」

「還有誰呢？」——萊白及夫輕輕地說，盯着公爵。

「那自然啦……還有誰呢……有什麼證據？」

「有證據的。第一，在早晨七點鐘的時候，或者甚至在六點鐘的時候就溜走了。」

「我知道的，郭略告訴我，他到他那裏去說他要離開這裏，到……到……到誰家去補睡我忘記到誰家，是到他的朋友那裏去的。」

「到維爾金那裏去的。那末尼古拉·阿爾達里昂南奇已經對您說過了麼？」

「他並沒有說過失竊的事情。」

「他並不知道，因為我暫時把這件事情嚴守祕密。這末說來，他是到維爾金那裏；說起來有什麼稀奇

的，一個醉鬼到他一樣的醉鬼那裏去，那怕即使天剛亮，且沒有任何來由也有什麼要緊？但是在這上面發現了蹤跡：他離開的時候，留下了地址……現在請您注意，公爵，這裏有個問題：他為什麼留地址呢……他為什麼故意到尼古拉·阿爾達里昂南奇那裏轉一個彎，告訴他，「我到維爾金家裏去補睡」呢？誰去注意他的走開，還走到維爾金那裏去呢？何必預先告訴人家呢？這就是「我故意不隱藏我的蹤跡，這樣子我那裏還是賊呢？那一個賊會預先告訴他上那兒去的？」這是一個多餘的關心，意在避去嫌疑，所謂擦去沙土上的脚印……您明白我的意思麼，尊敬的公爵？」

「明白，很明白，但是這一點不夠。」

「第二個證據：那個蹤跡是虛偽的，地址也不正確。一小時後，那就是在八點鐘的時候，我已經跑去叩維爾金家的門；他就住在第五路，我甚至和他是相識的。那裏並沒有贊爾特申閣。我雖然從一個完全耳聾的女僕那裏打聽出，在一小時以前確乎有人叩他們家的門，甚至叩得很利害，把鈴兒都拉斷了。但是女僕不肯開，不願意吵醒維爾金先生，或者也許自己不願意起牀。這是常有的事。」

「您的證據就是這一些麼？這還嫌少。」

「公爵，但是疑惑誰呢，您想一想。」——萊白及夫用和愛的態度說着，在他的冷笑裏透露出一點狡猾的樣子。

「您再仔細查一查屋內和抽屜裏！」——公爵在凝想了一會以後，焦慮地說。  
「查過了！」——萊白及夫更加和愛地嘆了一口氣。

「唔……您爲什麼要換這件衣服呢？」——公爵喊，惱怒地叩擊桌子。

「那是古代的喜劇裏的一個問話？但是正直的公爵！您把我的不幸太放在心上了！我是不配的。那就是說我一個人是不配的；但是您替罪犯感到痛苦……替這個不值分文的費爾特申閣先生。」

「是的，是的，您真是使我感到焦慮。」——公爵冷淡而且不愉快地打斷他的話。——「現在您打算怎麼辦……假使您這樣深信這是費爾特申閣做的事情？」

「公爵，尊敬的公爵，還有什麼別人呢？」——萊白及夫用越來越增強的和愛的感情說。——「既然沒有別的什麼可以疑惑，那就是說既然完全不能疑惑任何人，除去費爾特申閣先生以外，這是反對費爾特申閣先生的又一證據，已經是第三個證據！因爲別人究竟是誰呢？我不能疑惑蒲爾道夫司基先生呀！哈哈！」

「那真是瞎說！」

「也不能疑惑將軍呀，哈哈！」

「更是離奇的話！」——公爵幾乎生氣地說，不耐煩地在座位上轉身。

「自然是離奇的話！哈哈！哈哈！那個人就是將軍，真把我笑死了！我剛纔和他兩人追到維爾金家去……我對您說，我在發現失竊以後首先叫醒他，他比我還顯得驚愕，甚至臉色都變了，一會兒紅，一會兒白，終於忽然生出了殘酷的，正直的憤激，我甚至料不到會到這種程度的。他是一個太正直的人！他由於他的軟弱的性格，時常說謊，然而他是具有最高的情感的人，爲人並不好詐，以他的天真使人們對他完全信任。我已

經對您說過，尊敬的公爵，我不但對他有偏心，甚至還有愛情。他忽然在街中心停留了，解開上衣，露出胸脯，說道：「你搜查我罷。你搜查過開歷爾，爲什麼你不搜查我？公道需要這樣做！」他自己手脚都抖索着，臉色甚至完全慘白，那種威嚴的樣子。我笑了一聲，對他說：「你聽着，將軍，假使有人說你的話，我當時就會親手把我的腦袋摘下來，把它放在盆子上面送獻給那些疑惑的人們，說道：你們瞧這個腦袋，我可以用自己的腦袋替他擔保，不但摘腦袋下來，還可以跳進火裏去。」我說：「我準備這樣替你擔保！」他當時立刻抱住我，在當街上，流着眼淚，抖索着身體，把我緊緊地抱在胸前，我甚至咳不出嗽來。他說：「你是我在災難中留下來唯一的知己！」一個好動感情的人！當時在路上卽景生情地說了一段故事。他說，他還在青年時也有人疑惑他偷竊五十萬盧布，但是第二天上他跑進一所失火的房子的火燄裏去，從火燄裏救出疑惑他的伯爵和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第二天上又在火燒的廢墟上發現了那隻被遺失的銀錢的小匣；那隻小匣是鐵製的，英國的出品，帶着祕密的鑰匙，不知如何落到地板底下去了，因此誰也不注意到，在火燒之後纔能發現。完全是謊話。但是在提到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的時候，甚至啜泣起來。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是一個十分正直的女太太，雖然有點惱我。」

「你們認識麼？」

「差不多不認識，但是很願意認識，那怕就是爲了在她面前辯白一下。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對我生氣，說我用酒引壞她的丈夫。但是我不但不引壞他，反而鎮服他；我也許還勸他和有害的朋友們遠離。他現在是我的知己朋友，我老實告訴您，現在決不離開他，甚至是這樣的：他到那裏，我也到那裏，因爲我就祇

用情感和他周旋。他現在甚至完全不大見他的上尉夫人，雖然暗中仍舊想去找她，甚至有時因為想到她而呻吟，尤其是每天早晨起身穿皮靴的時候，我不知道爲什麼一定在這個時候。他沒有錢，這真是糟糕，但是沒有錢上她那裏去是不行的。他沒有問您借錢麼，尊敬的公爵？

「不，沒有借。」

「不好意思呢。他想借；甚至對我說過，想來驚吵您，但是有點害臊，因爲您不久以前已經借給他錢，他心想您不會再借。他對我說了出來，認我是他的知己。」

「您沒有借給他錢麼？」

「公爵！尊敬的公爵！不但是錢，就是爲了這個人，連我的性命……但是我不願意誇張，——雖然不是性命，但是瘧疾，長疙疸，或者甚至咳嗽，是準備加以忍受的，假使發生了極大的困難，因爲我認他是一個偉大的，然而已經完結的人！是這樣的，不但是錢！」

「這末說，您借過錢麼？」

「沒有；錢倒沒有借過，他自己知道我不會給他，單祇是爲了使他改過和節制起見。現在他纏着我，要和我一塊兒到彼得堡去。我到彼得堡去，是爲了想追尋費爾特申閣的蹤跡，因爲我一定知道他已經到那裏去了。我的將軍簡直沸騰起來；但是我疑惑他到了彼得堡就會從我身邊溜開，到上尉夫人那裏去。我說老實話，甚至故意想讓他離開我，我們已經約好到彼得堡以後，立刻向不同的方向散走，爲了容易找到費爾特申閣。我放他走後，以後忽然像一堆雪傾覆到頭上似的，到上尉夫人家裏去捉到他，——就爲了使他

害臊，他既然是有家庭的人，而且還是一個人，從一般上講來。」

「不過您不要弄出亂子來了，萊白及夫，千萬不要弄出亂子來呀。」——公爵微聲說，感到強烈的不安。

「不，祇是爲了使他害臊，看一看他的面貌，——因爲從一個人的面貌上可以判斷出許多事情，尊敬的公爵，尤其在這種人身上。我自己的不幸雖然很大，但是我現在甚至不能不想到他，想到改善他的道德上去。我有一個要緊的請求，尊敬的公爵，我甚至可以老實說出來，我是爲了這個纔來的。您已經和他的庭認識，甚至在他們家裏住過。假使您決定幫我的忙，祇是爲了將軍一人，爲了他的幸福起見……」

萊白及夫甚至叉着雙手，似乎哀求一般。

「什麼？怎麼樣幫忙？您相信，我十分願意完全了解您，萊白及夫。」

「我也就因爲有了這信心纔到您這裏來的！您可以從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那裏使點勁；在他自己家庭的核心裏時常監督他，觀察他。我可惜不認識……再加上尼古拉·阿爾達里昂奇是很敬愛您的，他也許可以用他的年青的心靈幫一下忙……」

「不……讓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管這個事情……那是辦不到的！還要把郭略……不過我也許還沒有了解您的話，萊白及夫。」

「這裏完全沒有什麼可了解的！」——萊白及夫甚至從椅上跳躍起來了。——「惟有，惟有情感和溫柔——纔是我們這個病人的良藥。您准許我認他爲病人麼，公爵？」



「這甚至可以表示出您的禮貌和聰明。」

「我用譬喻來對您解釋，這譬喻是爲了明顯起見，從實際的生活裏取來的。您瞧他是怎麼樣的一個人：他現在祇有一個弱點，那就是對於這位上尉夫人戀戀不捨，但是他沒有錢休想上她那裏去，我今天就想在她家裏把他捉住，也就是爲了他的幸福起見；但是即使沒有上尉夫人，甚至他幹下了真正的罪案，做出了什麼不名譽的行爲，（雖然他是不會去做的，）那時候祇要用一種正直的溫柔，就可以達到一切的目的，因爲他是極有情感的人！您相信不相信，他忍不到五天，會自己說出來，哭泣着承認一切——尤其假使由他的家庭，還有您，兩方面監督他一切的性格和步驟，用一種巧妙的、正直的手段……善心的公爵呀！」——萊白及夫跳了起來，甚至帶了一種靈感，——「我並不說他一定……我現在準備爲他流盡全身的血，雖然您應該同意，不節制和酗酒，還加上上尉夫人，合在一處，會使他做出一切事情來的。」

「對於這種目的，我自然永遠準備幫忙，」——公爵說，立起身來。——「不過我說實話，萊白及夫，我感到十分的不安；請問您，您不是還在……一句話，您自己說您疑惑費爾特申閣先生。」

「還能疑惑別的什麼人麼？別的還有什麼人呢，尊敬的公爵？」——萊白及夫又討好似的叉着手，發出甘甜的微笑。

公爵皺着眉頭，從座位立起來。

「您瞧着，羅吉央·蒂莫菲維奇，這種事情上最可怕的是錯誤。這位費爾特申閣先生……我不願意講他的壞話……但是這個費爾特申閣……誰知道也許就是他……我想說，他也許比起別人來，果真會

做出這件事情來的。」

萊白及夫張大了眼睛，聳起了耳朵。

「您瞧着，」——公爵說，找不出適當的話句，眉頭皺得更緊，在屋內來回踱步，努力不向萊白及夫看望。——「人家告訴我……有人講費爾特申閣先生，說他是那種人，應該在他面前非常謹慎，不要說

出……任何多餘的話，——您明白麼？我覺得他也許果真比別人會做出這事情……但是不要弄錯，——這是最主要的，您明白麼？」

「誰告訴您關於費爾特申閣先生的話的？」——萊白及夫簡直喊叫了出來。

「有人附耳告訴我的；不過我自己不相信這個……我很遺憾，我不能不把這話告訴您，但是您必須相信，我自己不相信這個……這是一些無聊的話……唉，我做得多末蠢呀！」

「您瞧，公爵，」——萊白及夫甚至全身抖索起來。——「這是很重要的，現在這是十分重要的，並不是關於費爾特申閣先生的話，卻是這消息的來源，它怎麼會達到您耳朵裏來的。（萊白及夫說這話的時候，隨着公爵，在屋內來回踱步，努力和他走一齊的脚步。）是這樣的，公爵，我現在可以告訴您：剛纔我和將軍一同到維爾金那裏去的時候，在講出了火燒的故事以後，包着一股的盛怒，忽然對我講出關於費爾特申閣先生那套同樣的話，而且說得十分沒有條理，不靈活，不由得使我對他發了幾個問題，也就深信這個消息不過是將軍大人的一種靈感而已……這純粹是由於他的豁達的心襟而起的。因為他的說謊不過是因為他不能壓止他的情感作用的緣故。現在您瞧：假使他說謊，我是深信他說謊的，那末您怎麼會聽到

的公爵，你要明白，這祇是他一時的靈感。究竟是誰告訴您的呢？這是很重要的……這是很重要的……」

「郭略剛纔告訴我，他說是他的父親告訴他的。他在六點鐘的時候，在六點鐘以後，爲了什麼走到外屋裏來，遇到了他的父親。」

公爵把一切情形詳細地講了出來。

「這就是的，這就是所謂痕跡！」——萊白及夫搓着手，不聲不響地笑着。——「我就是這樣想的！這就是說，將軍大人在五六點鐘的時候故意打斷了他的天真的夢，走出來喚醒他的心愛的兒子，告訴和費爾特申閣先生相處十分危險的話！在這以後，費爾特申閣先生是一個如何可怕的人，將軍大人的慈父的心腸是如何的不安！哈哈，哈哈！」

「您聽着，萊白及夫，」——公爵感到慚悚。——「您聽着，您最好輕輕地進行！不要有聲響！我求您，萊白及夫，我懇求您……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可以罰咒，我要幫你的忙，但是任何人都應該知道；任何人都應該知道！」

「請您相信罷，誠懇的，正直的，好心的公爵，」——萊白及夫十分興奮地喊。——「請您相信，這一切會在我的正直的心裏死去的！齊心協力，用輕靜的步伐！我甚至可以流盡我全部的血……尊貴的公爵，我在心靈上和精神上都是低賤的，但是問一問隨便什麼人，不僅是低卑的人，甚至是無賴；他喜歡跟什麼人來往，跟像他那樣的無賴呢？還是跟像您這樣的正直的人？他曾回答，願意跟極正直的人來往，道德的勝利就在這上面！再見罷，尊敬的公爵！用輕靜的步伐……用輕靜的步伐……齊心協力！」

## 第十章

公爵終於明白，他每次碰到這三封信的時候，爲什麼會發冷，爲什麼要把拆開來讀它的時間延到晚上。他早晨在長沙發上沈沈地睡着的時候——直到那時候他還不敢打開這三封信中的任何一封——他又做了一個可怕的夢，又是那個「女罪犯」到他身邊來。她又向他看望，在長長的睫毛上停留着晶瑩的淚水。她又召喚他。他又像剛纔一樣，醒了轉來，痛苦地記憶她的臉容。他立刻想到她那裏去，但是不能夠。他終於懷着幾乎絕望的心思，打開信來讀了。

這些信也很像夢。你有時會做出一些奇怪的夢，不可能的，不自然的夢；你醒轉來的時候，會清清楚楚地記起，對於奇怪的事實深感驚異。你最先記得在你做夢的整個時間內，理智並沒有離開你；你甚至憶起在這長久，長久的時間內，你的行動十分狡猾而且合乎邏輯，那時候兇手們把你圍住，他們還和你施展狡猾手段，隱藏自己的用意，極友誼地對待你，同時他們已經預備下了武器，他們祇在等候一個信號；你記起你如何狡猾地騙他們，避開他們；以後你猜到他們已深知你的一切的欺騙，他們知道你藏在什麼地方，不過不露出知道的樣子來；但是你又把他們哄瞞了過去，這一切你記得很清楚。但是爲什麼你的理智同時會和充滿在你的夢中的顯著的離奇和不可能的事情相安呢？你的那些兇手們裏面的一個在你的眼前變爲女人，又由女人變爲小小的，狡猾的，討厭的侏儒，——而你爲什麼立刻把這一切認爲已成的事實，不露出絲毫的疑惑，同時在另一方面，你的理智又十分的緊張，表示異常的力量，狡猾，懷疑，邏輯呢？爲什麼在

睡醒以後，完全回到現實裏去以後，你幾乎每次都感到，有時還帶着特別的印象的力量感到，你連夢在一起，遺留下一點你所不能猜到的東西呢？你笑你所做的夢的離奇，同時感到在這些離奇事實的錯綜的狀態裏面含有一種思想，但這思想是現實的，有點和你的現在的生活相關的，在你的心裏現在存在着，而且永遠存在着的；你的夢彷彿對你說出了一些新的，預言性質的，你所希望的東西；你的印象是強烈的，它是快樂的，或痛苦的，但是內中所含着的什麼，對你說了些什麼，——你既不能明白，也不能回憶起來。

在讀了這三封信以後，差不多也是如此。但是公爵在還沒有打開來的時候，就感到這幾封信的存在和可能的事實本身已像一個噩夢。他在晚上獨自散步的時候，他問，她怎麼敢寫信給她呢？（他有時甚至自己不記得在那裏散步。）她怎麼能夠寫這個事情？她的腦筋裏怎麼會產生這樣瘋狂的幻想來呢？但是這幻想業已實現，對於他最奇怪的是他讀這幾封信的時候，他幾乎自己相信這幻想的可能，甚至是可加以辯解的。自然這是一個夢，噩夢和瘋狂；但是這裏面含有一些痛苦的現實，悲哀的公平的東西，足以爲這夢，這噩夢和瘋狂作辯解。他在接連的數小時內彷彿中了所讀到的一切的迷，而發出夢囈，時時刻刻憶起信中零段的話句，時常研究它，揣摩它。他有時甚至想對自己說，他以前全都預先感到，預先猜到這一切；他甚至覺得他彷彿讀到這一切，在很久，很久，而在這些早就由他讀過的信裏，包含着至今煩惱着的一切，他至今痛苦着，懼怕着的一切。

「在您打開這封信的時候，（第一封信是這樣開始的，）您首先看一看信尾的署名。這署名可以給您告訴一切，解釋一切，因此我大可不必在您面前有所辯白，有所解釋。假使我和您的地位有點相等，您還

可以對於這種大膽的行爲侮辱。然而我是什麼人？您是什麼人？我們是兩個極端，我的地位離您太遠，因此我是決不會侮辱您的，即使我想侮辱您。」

下面在另一個地方她寫道：

「不要把我的話語當作病態的腦筋的病態的歡欣，但是您在我眼中是一個完善的人物！我看見您，我每天看見您。我並不批判您；我不是用理智決定您是完善的人物；我不過是信仰着。但是我在您的面前也有罪：那就是我愛您。完善的人物是不能愛的；朝完善的人物，祇好當作完善的人物似的看看，不是麼？然而我愛上了您。雖然愛情可使人們立到平等的地位上去，但是您放心罷，我決不把您放在和我相等的地位上去，甚至在我的極隱祕的思想中間。我對您寫：『你放心罷！』難道您能不放心麼……如果可能的話，我願意吻您的腳跡。我是和您不相等的呀……您看這署名，快看署名！」

「我發覺出來，（她在另一封信寫，）我把您和他聯在一起，還一次也沒有問，您愛不愛他？他是有見了您一面，就愛您了。他憶起您來，像憶起『光明』。這是他自己的話語，我從他那裏聽到的。但是我沒有話語也了解您對於他是光明。我住在他身邊整整的一個月，纔明白您也愛他；您和他對於我是一樣東西。」

「這是什麼意思？（她又寫。）我昨天從您身邊走過，您彷彿臉紅了。這是不可能的，我祇是覺得如此。假使甚至把您領到一個極齷齪的洞窟裏去，把裸露的罪惡給你看，你也不應該臉紅。您不能爲了恥辱而憤激。您可以仇恨一切卑鄙的，低賤的人們，但是不是爲自己，卻是爲別人，爲受侮辱的那些人們。您是沒有人會施侮辱的。您知道嗎？我覺得，您很應該愛我。您對於我，和您對於他一般，全是光明的神，安琪兒是不能

仇恨，也不能不愛的。能不能愛一切人，一切的人們，一切的鄰人——我時常對自己發出這個問題。自然不能的，甚至是不自然的。在對於人類的抽象的愛裏差不多祇是永遠愛自己一人。這對於我們是不可能，而您又是另一件事情：您在不能把自己和任何什麼人相比的時候，在高於一切的恥辱，高於一切個人的憤激的時候，您怎麼能不愛什麼人呢？惟有您一人可以愛，不懷着自私心，惟有您一人可以愛，不爲了自己，卻爲了您所愛的那個人。假使我知道您會爲了我感到羞恥或忿恨，那是多末痛苦呢？您的滅亡就在於此：您一下子立在我平等的地位上了……」

「昨天我遇見您以後，回到家來，想出了一幅圖畫。畫家們全根據聖經上的故事畫基督；我願意另外畫一下：我要畫他一人——他的門徒們有時是會留他一人在那裏的呀。我祇留一個小小的嬰孩和他在。一處。嬰孩在他身旁遊戲；也許正用小孩子的言語對他講什麼話，基督聽着他，但是現在又沈思着；他的手不由己地，像被遺忘了似的留在嬰孩的光明的小頭上。他向遠處地平線上看望，思想偉大得和整個世界一般的思想，藏在他的眼神裏面；臉是悲愁的。嬰孩不響了，身子靠在他的膝上，小手支住臉頰，舉起小頭，凝慮地，像小孩們有時那樣凝慮地，盯着他。太陽落下了……這就是我的那幅圖畫！您是天真的，您的一切的完善就在您的天真裏面。您祇要記住這個！我對您的熱情，於您有什麼相干呢？您現在已經是我的，我將一輩子留在您的身邊……我快死了。」

終於在最後的一封信裏：

「看上帝的面上，請您不要對我有什麼猜疑，也不要以爲我降低我自己的身份，因爲我這樣寫信給

您，還因為我是屬於那類以降低自己身份認為快樂的人們的一個，那怕甚至是出於驕傲。不，我有我自己的安慰；但是我很難對您解釋出來。我甚至很難對自己明明白白地說出來，雖然我正為這個而苦惱着。但是我知道，我甚至由於驕傲心的發作，也不會自行降低自己的身份。我更不會由於純潔的心地而做自己降低身份的舉動。如此說來，我並沒有降低自己的身份。」

「爲什麼我想把你們聯結起來？爲了您呢？還是爲了自己？還是爲了自己一切。我的解決的途徑全在這上面，我早就對自己說過……我聽說令姊阿台拉意達會講論我的照片，說一個人有這樣的美貌，可以把全世界都翻轉來的。但是我拒絕了這世界。您看見我穿着絲綢的衣裳，戴着金鋼鑽的飾物，和一些酒鬼們，流氓們在一起，您聽到我這句話不覺得可笑麼？您不必看這一些，我差不多已經不存在了，我知道這個。上帝知道是什麼東西代替我，生活在我的裏面。我在兩隻可怕的眼睛內每天讀出這個來，這一雙眼睛時常看着我，甚至在它們不在我面前的時候。這雙眼睛現在沈默着，（它們一直沈默着，）但是我知道它們的祕密。他的房屋是陰沈的，厭悶的，有祕密留在裏面。我相信他的抽屜裏藏着絲綢包好的剃刀，正和那個莫斯科的兇手一般；他也和母親同住一所房屋裏面，也用絲綢包裝剃刀，爲了割斷一個人的喉嚨。我到他們家裏去的時候，老覺得在地板底下什麼地方，也許由他的父親掩藏着一個死人，用漆布蓋好，像那個莫斯科的人一樣，周圍還擺着一些瓶子，裏面盛着日達諾夫的流質，我甚至可以把握這角落指給您看。他一直沈默着；我知道他太愛我，愛到已經不能不仇恨我的地步。您的命運和我的命運聯在一起了；我和他這樣決定。我對他沒有祕密。我會從恐怖中把他殺死……但是他一定先把我殺死……他現在笑着說我在



那裏說夢話；他知道我給您寫信。」

在這三封信裏還有許多許多夢囈。第二封信有兩張大幅的信紙，寫着細小的字。

公爵終於從黑暗的公園裏走了出來。他和昨天一般，在公園內閒蕩了許多時候。光亮的，透明的夜他覺得比尋常更加光亮些。「難道天還這樣早麼？」——他心想。（錶他忘記拿了。）他彷彿在什麼地方聽到遼遠的音樂。「大概在車站上。」——他又想，——「自然他們今天不會去的。」他轉到這個念頭的時候，看見自己立在他們的別墅的前面。他早就知道一定應該出現在這裏。他沈住心，走到平臺上去。沒有人遇見他。平臺是空虛的。他等候了一下，開門走進大廳裏去。「他們這扇門永遠不關的。」——他的心裏閃出這個念頭，但是連大廳也是空的，裏面幾乎完全黑暗。他驚疑地立在屋子中央。門突然開了，阿歷山大·伊凡諾夫納手持着蠟燭，走了進來。她一看見公爵，驚異起來，立定在他面前，好像詢問似的。她顯然祇是經過這間屋子，從這個門到那個門，完全不想在這裏會遇到什麼人。

「您怎麼會到這裏來的？」——她終於說。

「我……順便走過……」

「Maman，不很舒服，阿格拉耶也是的。阿台拉意達已經躺下去睡了；我也要去睡。我們今天晚上祇有自己人。爸爸和S公爵到彼得堡去了。」

「我來……我到你們這裏來……現在……」

「您知道現在幾點鐘？」

「不……」

「十二點半。我們永遠一點鐘睡覺。」

「哎喲，我以為……九點半。」

「不要緊！——她笑了。——「您剛纔爲什麼不來也？也許等候您呢。」

「我……以為……」——他一邊走出去，一邊喃聲說。

「再見罷！明天我會招大家笑的。」

他順着圍繞公園的道路，走回自己的別墅裏去。他的心叩擊着，思想十分零亂，他周圍的一切似乎像夢境一般。突然地，就和剛纔他兩次做着同樣的幻夢而醒來的時候一樣，他又看見了同樣的幻象。那個女人在公園裏出來，立在他面前，好像等候他。他抖索了一下，止步了；她抓住他的手，緊緊地握住他。「不，這不是幻象！」

她終於面對面地立在他面前；在他們分離後是初次。她對他說什麼話，但是他默默地看着她。他的心是充滿着的，由於苦惱而發疼。他以後永遠沒有忘記這次和她相遇的情景，永遠懷着同樣的痛苦回憶着。她在他面前跪下來，就在街上，像瘋子一般。他驚懼地退後了一步，她捉住他的手，吻它，和剛纔夢中一般。眼淚在她的長長的睫毛上面閃耀着。

「一起來罷，起來罷！」——他用驚懼的微語說，扶她起來。——「快起來呀！」

「你有幸福麼？有幸福麼？」——她問。——「祇要對我說一句話，您現在有幸福麼？今天，現在在她那

裏麼？她說什麼？」

她沒有立起來，她沒有聽他的說話，她匆匆忙忙地問，急急忙忙地說話，彷彿有人在後面追她。

「我明天就走，照你的吩咐。我不會再……我最後一次看見你，最後的一次，現在已經完全最後一次了！」

「你安靜些，你起來呀！」——他絕望地說。

她貪婪地審看着他，抓住他的手。

「告別罷！」——她說，終於立了起來，迅快離開他，幾乎跑走了。公爵看見羅果靜忽然在她身邊發現，抓住她的手，領她走了。

「等一等，公爵，」——羅果靜喊。——「我過五分鐘再回來。」

五分鐘後他果真來了；公爵在原来的地方等候他。

「扶她上了馬車，」——他說。——「馬車就在角落裏從十點鐘起就等候着。她知道你會在那位家裏留一晚上的。剛纔你寫給我的信我已經切實地轉達過了。她不會再寫信給那位，她答應了。她還決定依照你的願望，明天離開這裏。她想在最後一次見你一面，雖然你拒絕了她。她就在這地方，等候你回家，就在這張長椅上面。」

「她自己帶你一塊兒來的麼？」

「那有什麼？」——羅果靜張嘴露出牙齒來了。——「我看見了我預先知道的事情。信讀了沒有？」

「你難道真的讀過麼？」——公爵問，受了這個念頭的襲擊。

「自然啦。每封信她自己給我看的。你記得關於剃刀的話麼哈哈！」

「她是瘋子！」——公爵喊，扭轉他的手。

「誰知道，也許不。」——羅果靜輕輕地說，似乎自言自語。

公爵沒有回答。

「唔，告別罷。」——羅果靜說，——「我明天也要走了！請你不要記我的惡！怎麼樣，老弟？」——他補

說着，迅快地回轉身來。——「你怎麼一句話也沒有回答她？你有幸福沒有呢？」……」

「不，不，不！」——公爵喊，露出無窮的憂鬱。

「還會說『是』麼？」——羅果靜惡狠狠地笑了一聲，不回顧地走了。

## 第四卷

### 第一章

我們這部小說的兩個人物在綠色的長椅上會晤後過了兩星期。在一個明朗的早晨，十點半左右，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納·波奇成出去拜訪朋友後回家，露出極大的憂鬱的凝慮。

有一種人，極難一下子，整個地，就他們的極典型的，特徵的形狀加以形容；這類人普通被稱爲「普通人」，——大多數人，——他們確乎構成每個社會的大多數。作家寫長篇和中篇小說時大半努力取幾個社會的典型，加以形象地，藝術地描寫，——這些典型實際上極少整個地遇到，然而差不多比最現實的還現實。

**鮑闊萊新**——這個典型也許甚至是誇張，但並非沒有這種人。有許多聰明的人們在讀到果戈理的鮑闊萊新的時候立刻發現他們的幾十和幾百好友極像鮑闊萊新。他們在果戈理之前就知道他們這些好友和鮑闊萊新一樣，祇不過還不知道他們就是這樣稱呼的。實際上，新郎很少在結婚之前從窗內躍出，因爲且不必說別的，這甚至是不大方便；然而有多少新郎，甚至是體面的，聰明的人們，在結婚之前自己準備在良心的深處認自己爲鮑闊萊新。並非所有的丈夫們全會在每一步路上喊着：“Tu l'as voulu, George”

● 果戈理婚事中的人物，——此劇已由譯者譯成中文，收入巡按使及其他「文化生活社」出版，——譯者。

Dandin. 但是天呀，全世界的丈夫們有幾百萬，幾萬萬遍反覆地發出這個出自心底裏的呼喊，在他們度完了蜜月之後，誰知道，也許在結婚後的第二天。

我們不再作比較嚴重的解釋，單祇想說，實際上人物的典型化似被水沖淡，所有這些喬奇·唐亭和鮑爾萊新實際上是存在着的，每天在我們面前跑來跑去，但似乎有點露出稀淡的狀態。最後爲了充實真理起見，我們還要補充一句，莫里哀所創造的喬奇·唐亭也會在現實裏遇到的，固然不很多見，但我們就在這裏終結我們的議論，它開始像一篇雜誌的批評了。不過總有一個問題橫梗在我們前面：小說家應該怎樣對付普通的人們，完全「尋常」的人物，怎樣把他們放在讀者面前，爲了使他們成爲更有趣些？在小說裏完全忽略他們是不可能的，因爲尋常的人物時時刻刻地而且多半成爲人生事件的鎖練中必要的一環。忽略他們就是破壞真實性。在一部說部裏儘充塞一些典型，或者甚至爲了興趣起見，充塞一些奇怪的，莫須有的人物，未免失去真實，或者反而沒有趣味。據我讀來，作家應該甚至在尋常中間努力搜尋有趣味的，足資教訓的色彩。譬如說，在有些尋常人物的實體就含在他們的永久不變的尋常裏面的時候，或者還好些，在這些人物不顧如何努力想無論如何從尋常和例行的軌道上脫離，而結果仍不過成爲不變的，永久的，尋常的現象的時候，那末這種人物甚至會取得一種特別的典型——一種尋常的性格，那就是怎麼也不願存留它本來的形相，而無論如何想成爲古怪的，獨立的，但同時並沒有達到獨立的任何方法。

本書的幾個人物屬於這類「尋常人」。作者至今還沒有把他們對讀者解釋清楚，這是我應該直承的。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納·波奇成，她的丈夫波奇成先生，她的兄弟筭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

奇都是這類人。

做一個富人，出身望族，具有體面的外貌，不大壞的學識，並不愚蠢，甚至有善良的心地，同時還沒有任何天才，任何特點，甚至任何怪僻，且沒有自己的理想，根本「和大家一樣，」事實上是一件再也沒有比這可惱些的事情。財富是有的，但並不是洛克斐勒式的；姓氏是有名望的，但並無特別顯著可言，外貌是體面的，但很少特徵；學識是充分的，但不知如何使用；聰明是有的，但沒有自己的理想；心是有的，但並不寬宏，等等等等，在一切關係上都是的。這類人在世上極多，甚至比所想像的還多；他們像所有的人們一樣，分成兩大類：一類是智識有限的，另一類一聰明得多。「前一類有幸福些。說個譬喻罷，一個有限制的，一尋常的人」最容易把自己想像為不尋常的，古怪的人，而且毫不疑惑地引以為快樂。我們的小姐們中間有幾個人祇要剪去頭髮，戴上藍眼鏡，自稱為虛無派，便立刻深信，在一戴上眼鏡以後，她當時就會有自己的「一見解。」另一些人祇要在心裏稍微感覺到一點點人道的，仁慈的顫動，便立刻深信，沒有人具有像他那般的感覺，他已成為社會的發展中的前驅者。還有些人祇要在耳朵裏抓住一個什麼思想，或是無頭無尾地讀了一頁什麼書，便立刻相信，「這是他自己的思想，」在他自己的腦筋裏產生出來的。在這種情形之下，天真的無恥（假使可以有這般的說法）竟達到了奇怪的境界；這一切是離奇的，但時常可以遇見的。這種天真的無恥，一個愚人對於自己和自己的天才的深信，被果戈理在皮洛郭夫中尉的奇怪的典型中極佳妙地舉發了出來。皮洛郭夫甚至不疑惑他是天才，甚至比一切天才還高；他不疑惑至於一次也不對自己提出什麼問題；不過問題對於他是不存在的。偉大的作家終於不能不揍他一頓，以滿足讀者的被損辱

的道德情感，但是一看見偉大的人祇是搖了搖身體，爲了補充精力起見，在挨打以後就吞吃了一塊帶夾層的洋點心，祇好驚異地擺手，把讀者們遺棄了。我永遠遺憾的是果戈理把偉大的皮洛郭夫放在如此小的職銜裏面，因爲皮洛郭夫自滿到極容易墮肩章因年代和升擢而加胖和扭曲的程度，使自已想像成爲一個非常的大元帥；甚至還不是想像，簡直是一點也不疑惑：既然升做將軍，怎麼不會做元帥呢？有多少這類的人以後在戰場上做出可怕的錯誤！在我們的文學家，科學家，宣傳家之間有過多少皮洛郭夫呀！我說「有過」這兩個字，但自然現在也有的……

這個說部裏的人物筈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伊伏爾金屬於另一類人，屬於「聰明得多」的那一類人，雖然從頭到腳，整個身子被想做古怪舉動的願望傳染了。但是我們上面已經提過，這一類人比前一類人不幸得多。原因是聰明的一普通一人即使偶然（但也許一輩子）想像自己是有天才的，極古怪的人，然而心裏總歸還保存着疑惑的蠕蟲，它會使聰明的人有時陷於完全絕望的境地。假使他表示屈服，也已完全中了根深蒂固的虛榮心的毒害。不過我們取的總歸是極端的例子：這類聰明的人多半不會有如此悲慘的結局；莫非在晚年時肝臟受了損傷，多多少少地受些損傷，也就完了。但是在馴從和屈服之前，這類人到底有時會十分長久地做出些不正經的舉動，從青年到馴服下來的年齡爲止，而這全是出於想做古怪舉動的一念。甚至會發生奇怪的事情：由於想做古怪舉動的願望，有些誠實的人竟準備幹出低卑的勾當；甚至還有些不幸的人不僅誠實，且甚至十分善心，做了全家的護神，不僅用自己的勞力贍養家屬，且尚養育他人。而結果如何呢？竟會一輩子都不能安靜下去！他一點也不能以他如此完善地盡了自己



人類的責任的一個思念引爲自慰；相反地，甚至就是這思念刺激着他：「我這一輩子全浪費到這上面去了，全是這一切束縛我的手脚，全是這一切妨礙我發明火藥！沒有這一切，我也許一定會發明的，——不是發明火藥，便是發現美洲，——一定發明什麼還不知道，不過總會發明的！」這些老爺身上最特徵的是他們實際上——一輩子也不能確切地知道他們需要發明的究竟是什麼，他們一輩子預備發明的到底是什麼：火藥呢？還是美洲？但是他們的悲哀，他們對於想要發明的事物的煩悶，可以抵得上哥倫布或加利雷伊而有餘。

翁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就是這樣開始的；祇不過還在開始而已。他還須做許多時候的把戲。他一面深深地，不斷地自己感覺到自己的無才能，一面還懷着深信他是獨立有爲的人的不可抗拒的願望，這兩者重創了他的心，甚至還是從青年的時代起的。他是一個具有忌妒的，激烈的願望的青年，好像甚至是生來就帶着易受刺激的神經。他把自己的願望的激烈性認作一種力量。他懷着想出人頭地的劇烈的願望，有時準備作極無理性的跳躍；但是事情剛弄到無理性的跳躍上去，我們的英雄便永遠變爲十分聰明的，人，不敢貿然從事。這使他感到絕望。也許他甚至會在有相當機會時決定做出極卑劣的事情，祇是爲了達到他所幻想的什麼目的；但是好像故意似的，一到了那個界線上，他永遠變爲極誠實的人，不能幹那種卑劣的事情。（小小的卑劣的事情他是永遠準備去做的。）他嫌惡地，怨恨地看自己家庭貧窮和中落的境況。他甚至高傲地，鄙夷地對待他的母親，雖然他自己明知他的母親的名譽與性格現時成爲他的前途的主要樞軸。他到葉潘欽那裏服務的時候，立刻對自己說：「既然要做卑劣的舉動，那末卑劣到底，祇要

取得勝利就行，——但是幾乎永遠沒有卑劣到底。他爲什麼想像他一定應該做出卑劣的舉動呢？他當時簡直怕阿格拉耶，但是並沒有和她斷絕往來，祇是拖延下去，以備萬一，雖然他從未正經地相信她會垂青到他。以後，在發生了和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那段糾葛的時候，他自己想像着金錢可以取得一切。——卑劣就卑劣罷，——他當時每天帶着自滿，還帶着一些恐怖反復地說着：「既然必須幹卑劣的舉動，那就做到頂巔上去，——他時時刻刻地安慰自己，——尋常在這種事情裏會顯出膽怯，我們是不會膽怯的！」他喪失了阿格拉耶，且被四圍的情勢所壓迫，他的意志陷於完全頹喪的境地，果真將當時那個瘋狂的女人扔給他，而由另一個瘋狂的人送給她的那筆款子交還給公爵。在這送還金錢的一件事情上，他以後懺悔過千遍，雖然也會不斷地引爲榮耀。他在公爵當時還留在彼得堡的時候，果真痛哭了三三天，但是在這三天內他已經恨上了公爵，因爲公爵對他露出了過於憐憫的心意，同時關於交還銀錢的這一個事實，——並非每人都敢於做的。——但是最使他感到痛苦的是他正直地自承他的全部煩悶祇不過是一種不斷被壓破的虛榮心。祇是過了許多時間以後，他纔看清，而且深信，他和像阿格拉耶那樣天真而且奇怪的人物來往，會取得如何嚴正的結果，懺悔嚼着；他放棄了職務，沈入煩惱和悲哀裏去。他隨着父母住在波奇成的家裏，受他的供養，還公開地看不起波奇成，雖然同時也聽他的勸告，且還識趣得永遠向他請教。譬如說，箱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奇因爲波奇成想不到做洛克斐勒，不以此爲一生目的而感到生氣。——既然是放印子錢的，那就做到底，壓榨人們，用他們鑄錢，表現出你的性格，做猶太人的皇！——波奇成卻是謙遜而且靜謐的人。他祇是微笑，但是有一次甚至認爲必須和箱納正經地解釋一下，甚至帶着尊嚴的態

度這樣做。他對筓納說他不作絲毫不名譽的行爲，筓納徒然稱他爲猶太人，假使金錢的價值如此，那並不是他的過錯；他所作所爲一直是信靠而且誠實的，實際上他不過是「這類」事情的代理人，但是爲了他做事謹慎，他已爲那些第一流的人物所知曉和賞識，於是他的事業就擴張了。「我不會做洛克斐勒，也不必去做，」——他笑着說，——「但是我會在李鐵因大街上蓋一所房屋，甚至也許兩所，就此完了。」——誰知道，也許會蓋三所？——他自己想，然而從來不出聲說出，而將幻想隱匿着。自然寵愛這類的人們：它賞賜給波奇成的一定不止三所，卻是四所房屋，也就因爲他從兒童時代起已經知道他永遠不會成爲洛克斐勒。但是自然怎麼也不會超過四所房屋以上，波奇成的一生也就止於此了。

筓佛里拉·阿爾達里昂的妹子是完全不同的人物。她也具有強烈的願望，但是他的願望固執較多於激烈。在事情抵達最後的境界的時候，她有許多常識，但未到這境界時常識也不離開她。固然，她也屬於幻想着古怪行爲的「普通」人之列，但是她很快就感到她這人沒有一點特別的古怪，也並不十分引爲遺憾，——誰知道，也許是由於一種特別的驕傲。她用特別的決心做了第一個實際的步驟，那就是嫁給波奇成先生。但是出嫁時她並不對自己說：「既然卑劣，就卑劣下去罷，祇要達到目的就好了。」——這在筓佛里拉·阿爾達里昂遇到這類情事時免不了會表示出來的。（甚至當她面前，在他以長兄的資格贊成她的決意的時候，幾乎要表示出來。）甚至完全相反：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納的出嫁是在她確定地相信，她的未來的丈夫是一個謙遜的，有趣的，幾乎有學問的人，無論如何永遠不會做出極大的卑劣的舉動以後。關於小小的卑劣舉動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納認爲事涉瑣細，並未加以調查。

這種瑣細的行動那裏會沒有呢？並不是尋覓理想呀！況且她知道她一出嫁，就可給予父母和弟兄安身的處所。她看見她哥哥陷於不幸的境遇中，便不管以前那些家庭間的誤會，極想幫助他。波奇成有時催筭納出去做事，自然用的是極友誼的態度。「你看不起那些將軍們，看不起將軍的職位。」——他有時像開玩笑似的對他說，——「但是你瞧，『他們』大家結果終會輪流着做到將軍的地位；活到那個時候，自然會看到這一切。」——他們從那裏看出我看不起將軍們和將軍的職位呢？——筭納嘲諷地自行尋思。爲了幫助哥哥，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決定擴充她的活動範圍：她想法插進葉潘欽府裏去，那是兒童時代的回憶有以促成的；她和她的哥哥在孩童時就和葉家姊妹們在一處遊玩。我們應該在這裏提一句：假使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的訪問葉家，含有某種不尋常的幻想，那末也許立刻從自己歸屬進去的那一類人裏脫離了，不過她並沒有什麼幻想；這裏在她的方面具有一種極有根據的計算：這計算建築在這家族的性格上面。她無止歇地研究阿格拉耶的性格。她決定以將她哥哥和阿格拉耶兩人重新撮合在一起引爲自己的任務。也許她確乎達到了什麼目的；也許她陷入錯誤中，譬如說，因爲她對於哥哥期望過奢，對他存着他永遠，且無論如何不能給予的希望。無論在何種情形之下，她在葉潘欽家裏活動得十分巧妙；她在好幾個星期內一點也不提起她的哥哥，永遠顯得十分信靠而且誠懇，帶着自然且威嚴的態度。至於說到她的良心的深處，她並不怕向它窺視，也完全沒有什麼可責備自己的地方。這使她增添了力量。她不過有時自己覺察到，她也會發怒，她頗有自尊心，還甚至有許多未經揉歷的虛榮心；她在有些時候，差不多每次離開葉家的時候，特別地感覺到。

現在她從他們家裏回去，我們已經說過，露着憂鬱的沈思。在這憂鬱中露出一點苦笑的样子。波奇成住在伯夫洛夫司克一所不大體面，但很寬敞的木頭房屋內。這所房屋位置在一條灰塵極多的街上，不久就要完全歸爲他所有，所以他自己方面也開始售賣給什麼人。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納升上臺階時聽見樓上一陣極響的喧鬧聲音，辨清是他哥哥和父親在那裏呼喊。她走進大廳，看見筭納在屋內來回跑着，忿怒得面色發白，撕裂自己的頭髮。她皺着眉頭，帶着疲乏的神色坐到沙發上面，並不脫去帽子。瓦略很明白，假使她還沈默一分鐘，不問她哥哥爲什麼這樣跑，他一定會生氣的，因此發出了問話：

「還是以前的那套故事麼？」

「那裏是以前的！」——筭納喊。——「以前的！鬼知道現在出了什麼事情，決不是以前的！老頭兒瘋狂得一塌糊塗……母親哭着，真是的，瓦略，隨你怎麼說，我要把他趕出家去，或是……或是自己離開你們。」——他補充地說，大概憶起從別人的家裏趕人出去是不可能的。

「原諒一點罷，」——瓦略喃語。

「原諒什麼？對誰原諒？」——筭納臉紅了。——「原諒他那些卑賤的行爲麼？不行，隨便你怎麼說，這是不行的！不行，不行！這是什麼脾氣！自己做了錯事，還要擺架子。」我不願意從大門裏進去，你給我拆圍牆罷……」你爲什麼這樣坐着？你的臉色怎麼不好看？」

「臉色還是這樣呀，」——瓦略不愉快地回答。

筭納仔細地看她。

「那裏去了麼？」——他突然問。

「去了。」

「等着，又喊起來了，真是恥辱，恰巧還在這時候！」

「什麼時候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時候。」

筓納更加仔細地看着妹子。

「有什麼事情打聽到麼？」——他問。

「至少沒有什麼意料不到的事情。我打聽出，這一切全是確實的。我的丈夫說得比我們兩人全有理；他一開始預言的話後來全應驗了。他在那裏？」

「沒有在家。應驗什麼？」

「公爵已成為正式的未婚夫，事情已經決定了。兩位大的對我說的。阿格拉耶已經同意，甚至不再瞞人了。（他們那邊至今還做得十分神祕。）阿台拉意達的婚事又要延擱下去，以便兩下一塊兒同時舉行婚禮。真是一件韻事！一首詩。你最好編一首結婚詩，比白白地在屋內跑來跑去好得多。白洛孔司卡耶今天晚上到他們那裏去；她來得正是時候；還有別些客人在座。公爵要被介紹給白洛孔司卡耶，雖然他已經認識了。這場訂婚大概會正式宣布的。他們單怕他掉落什麼東西，或是碰碎什麼，在他走進屋裏來見客的時候，或者自己撲通一聲，倒下地去；他是會做出這類舉動來的。」

筓納很注意地傾聽着，但是使他的妹子驚訝的是這個使他驚心動魄的事情似乎並沒有引起可驚

的印象。

「這是很明顯的，」——他思索了一下，說着。——「這末說來，一切都完了！」——他帶着一種奇怪的嘲笑補充着說，狡獪地窺望妹子的臉龐，還繼續在屋內走來走去，但已經走得輕靜些。

「你用哲學家的態度接受這一切，那還好；我很高興，」——瓦略說。

「可以從肩膀上卸去一切，至少是從你的肩膀上。」

「我總算極誠懇地替你服務，不發議論，也不使你討厭。我沒有問過你，你想向阿格拉耶尋覓什麼樣的幸福。」

「難道我想向阿格拉耶尋覓幸福麼？」

「請你不要鑽進哲學裏去！自然是這樣的。完了！够了！我們到底成爲傻子了。我老實對你說，我從來沒有把這件事情看得十分正經。我擔任這件事情，不過存着傲倖的心思。我對於她的可笑的性格寄存極大的奢望，而主要的還是爲了安慰你。十成裏頭有九成會吹的。我甚至到現在自己還不知道，你存着什麼主意。」

「你和你丈夫現在就會催我去做事；說一套關於爲人應該不屈不撓，具有意志力，不賤視小事情等等的議論，我會背得爛熟的，」——筭納哈哈地笑了。

「他的腦筋裏有點新的念頭，」——瓦略想。

「那邊怎麼樣？——喜歡麼，父親和母親？」——筭納忽然問。

「大概不。不過你自己也可以判斷的；伊凡·費道洛維奇很滿意；母親有點懼怕；她以前永遠對於他成爲未婚夫一層存着嫌惡的看法；這是大家都知道的。」

「我並不講這個。他是一個不可能的，想像不到的未婚夫，那是很明顯的。我問的是現在。現在那邊怎麼樣？她已經正式同意了麼？」

「她至今沒有說出一個『不』字，——也就是這樣。但是從她那裏除此以外是得不到什麼的你知道，她的羞慚和不好意思真是到了古怪的地步：她在兒童時代會鑽進衣櫥裏，坐上兩三點鐘，祇是爲了不想出去見客人。她雖然長成一個高個子，但是現在還是如此。你知道，我具有一點理由可以猜測，這裏面確乎有點嚴重，甚至她那方面也是的。聽說她努力取笑公爵，從早到晚，爲了不露出馬脚，但是每天一定會對他輕輕地說些什麼話，因爲他好像在天上走路，露出滿臉的笑容……人家說，他的樣子真是十分可笑。我是從他們那裏聽來的。我還覺得她們在那裏當面笑我，那兩個大的。」

「筵納終於皺起眉頭來了。瓦略也許故意扯到這個題目上去，爲了取得他的真正的意思。樓上又發出呼喊了。」

「我要把他趕出去！——筵納吼叫着，似乎喜歡遷怒到別人身上。」

「那時候他又會到各處去羞辱我們，像昨天一樣。」

「怎麼像昨天一樣？什麼叫做像昨天一樣？難道說……——筵納忽然十分恐懼起來。」

「哎喲，我的天呀，難道你還不知道麼？——瓦略突然地發現。」



「怎麼……難道他真的到那裏去過麼？」——箭納喊，臉色由於羞慚和狂怒漲得通紅。——「天呀，你是從那裏來的！你打聽到什麼沒有？老頭兒去過麼？去過沒有？」

箭納跑出門外，瓦略追到他面前，兩手抓住他。

「你怎麼啦？你往那裏去？」——她說。——「你現在放他出去，他會幹出更壞的事情，一切都做得出來的……」

「他在那裏做了什麼事情說些什麼？」

「她們自己都不會講，也沒有弄明白；不過把大家都嚇了一大跳。他跑去見伊凡·費道洛維奇，——他不在家，又請見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起初向她求差使，想出去做事，以後起始抱怨我們，抱怨我和我的丈夫，特別抱怨你……說了許多話。」

「你沒有打聽出來，說什麼？」——箭納像發作了歇司底里症似的抖擻着。

「有什麼可打聽的？他自己不見得明白說什麼話，不過也許人家沒有把一切話告訴我。」

箭納捧住頭，跑到窗旁，瓦略坐在另一個窗前。

「阿格拉耶真可笑！」——她突然說，——「她喚住我，說道：『請您替我對令尊和令堂轉達我個人的，特別的敬意；過幾天我一定會找到一個機會，和令尊見一下面。』她說得十分正經。太奇怪了……」

「不是取笑麼？不是取笑麼？」

「並不是的；這纔是怪呢。」

「她知道不知道關於老頭兒的事情？你以為怎樣？」

「他們家裏並不知道，那是對於我毫不疑惑的。但是你提醒了我：阿格拉耶也許知道的。她一人知道，因為她那樣正經地請我向父親轉達敬意的時候，兩位姊姊也感覺驚異。為什麼一定要對他致敬呢？假使她知道，一定是公爵告訴她的！」

「誰告訴她是不難知道的！這真是無從忍受！我們的家庭裏出了一個賊！一家之主！……」

「這是無聊極了！」——瓦略喊，完全生了氣。——「這不過是醉鬼鬧出來的把戲，沒有別的。而且是誰想出來的？萊白及夫，公爵……他們自己也不見得好到那裏；他們的腦筋太聰明了！我不大相信這個。」

「老頭兒是小偷和醉鬼，」——茄納惹惱地續說。——「我是乞丐，妹夫是放印子錢的，——這對於阿格拉耶是極可以誘惑的一切！不用說，太美麗了！」

「這個放印子錢的妹夫把你……」

「把我養活，是麼？請你不要客氣。」

「你生什麼氣呢？」——瓦略忽然驚覺起來。——「你真像一個小學生，一點也不明白。你以為這一切會使你在阿格拉耶眼裏去失顏面麼？你並不知道她的性格。她會拒絕一個最合適的未婚夫，而和什麼學生跑到閣樓上去挨餓，而且極高興地跑去，——她的幻想就是如此！假使你能用堅定和驕傲的態度熬受我們這樣的環境，你會在她的眼前成爲如何有趣的人，但這是你永遠不會明白的。公爵所以能够把她捉上釣竿，就因爲第一，他完全沒有捉，第二，他在衆人面前是一個白癡。單祇是她爲了他把整個家庭全弄得

糊糊塗塗的一件事實，可以看出她現在喜歡的是什麼。唉，你是一點也不會了解的！」

「了解不了解，我們以後再看。」——筓納神祕地喃語着。——「不過我到底不願意她知道老頭兒的行爲。我覺得，公爵會忍住不講出來的。他把萊白及夫也攔阻住；連我死纏着問他的時候，他都不願意全說出來……」

「如此說來，你自己看見，就是他不講，也全會知道的。現在這於你還有什麼關係？你還希望什麼？假使還留着希望，那末這也不過在她眼前給你增添些憐憫的樣色罷了。」

「不過亂子她總會害怕的，不管她如何愛浪漫主義。一切到一定的界限爲止，大家全不過到一定的界限爲止。你們全是這樣的。」

「阿格拉耶會害怕麼？」——瓦略臉紅了，鄙夷地看了哥哥一眼。——「你的心靈真是低賤的！你們全是不值得什麼的。即使她是可笑的怪物，但比你們大家正直一千倍。」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你不要生氣。」——筓納又自滿地喃語着。

「我祇是替母親可惜。」——瓦略繼續說，——「我怕父親這段故事會傳到她的耳朵裏去。我真怕！」

「一定已經傳到了。」——筓納說。

瓦略立起身來，想上樓到尼納·阿歷山大洛天納那裏去，但是停止住了，仔細地向哥哥看了一眼。——「誰會對她說？」

「大概是伊鮑里特。我想，他一搬到我們這裏來，第一樁的快樂就是把這件事情向母親報告。」

「他怎麼會知道的？請你告訴我。公爵和萊白及夫決定不對任何人說，郭略甚至一點也不知道。」

「伊鮑里特麼？他自己打聽出來的。你想像不出，這傢伙狡猾到如何程度。他真是一個好搬弄口舌的人。他的鼻子尖得會把一切壞的，一切搗亂的東西全嗅聞出來。你信不信隨你，我可是深信他會把阿格拉耶抓在手裏的！現在沒有抓住，將來會的！羅果靜也和他發生了關係。公爵怎麼沒有覺察出來！他現在真想把我擊倒！他認我是他的私敵，我早就看出來了。這是什麼意思？何必如此？他總歸要死的。我真是不明白！但是我會欺騙他；你瞧，結果是我把他，不是他把我擊倒！」

「你既然這樣恨他，爲什麼要招引他來呢？還值得把他擊倒麼？」

「那是你勸我招引他到我們這裏來住的。」

「我覺得他是有益處的。你知道，他現在自己愛上了阿格拉耶，時常寫信給她麼？人家向我問過他的……他幾乎要給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寫信呢。」

「在這方面他並不危險！」——筭納說，惡笑了一下。——「不過真是有點不對勁。說到戀愛一層，也許是可能的，因爲他是一個小孩！但是……他決不會給老太太寫無名信。他是一個惡狠的，無價值的，自大的庸人……我深信，我確切地知道，他已經在她面前說我是陰謀家。他就從這裏起始。說實話，我起初像傻子似的把一切話都對他說了出來；我覺得他單祇爲了想對公爵復仇，也會取和我的利益相一致的行動。他真是一個狡猾的東西！我現在完全弄清楚他了。關於偷竊的事情，他是從他母親，那個中尉夫人那裏聽

來的，老頭兒既然敢幹出這種事情來，總是爲了中尉夫人的緣故。他忽然無頭無腦地告訴我，「將軍」答應給他母親四百盧布，就這樣完全無頭無腦，沒有一點客氣。我當時全都明白了。他就這樣看我的眼睛，露出一種愉快的樣子。他一定也對母親說過，單祇爲了想痛快地看她如何傷心。爲什麼他還不死呢，我請問你？他答應過三星期後就會死去，到了這裏反而發胖了！連咳嗽也停止了；昨天晚上自己說他有兩天不咳血了。」

「你把他趕出去好啦。」

「我不是恨他，卻是看不起他。」——筭納驕傲地說，——「是的，是的，就算我恨他好了！就算是這樣！」——他突然特別憤怒地喊出。——「我要當面對他表示出來，即使在他倒在枕頭上快要死去的時候！你如果讀過他的懺悔錄，——那真是天真到無恥的地步！他是悲劇裏的皮洛郭夫中尉和諾茲特萊夫，而主要的還是乳臭的小孩！我當時真想痛痛快快地揍他一頓，就爲了使他驚異一下。現在他爲了當時弄得不成功，想對大家報復……這是怎麼會事？又吵起來了！這究竟是怎麼會事？我真是忍受不住了。波奇成！——他朝走進屋裏來的波奇成喊。——「這是什麼？我們這裏究竟會弄到什麼地步？這是……這是……」

然而喧鬧的聲音越來越近，門突然敞開，老伊伏爾金漲紅了臉，怒氣勃勃地，激動得無可自持，也朝波奇成身上攻擊起來。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和郭略跟在他後面，落在最後的是伊鮑里特。

●果戈理死靈魂裏的人物。——譯者。

伊鮑里特搬到波奇成家裏來已有五天。這事好像是自然而然發生的，在他和公爵之間並沒有說出特別的話語，也沒有任何的爭吵。他們不但沒有爭吵，在分離開來的時候外表上甚至似乎像密友一般。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在那天晚上本來對伊鮑里特持着十分仇視的態度的，竟在出事後的第三天，親自跑來探問他，大概是一個突襲來的思念在那裏指揮着他。不知爲什麼原因，羅果靜也起始常來看病人。公爵起初覺得這「可憐的小孩」假使能從他家裏搬出去，甚至對於他自己還好些。但是在搬出去的時候，伊鮑里特表示他搬到波奇成那裏去，因爲「他的心太好了，肯給他一個安身的地方。」同時他好像故意的一次也不表示，他搬到筓納那裏去，雖然接收他到家裏來，原是筓納的主張。筓納當時就覺察出來，忿忿地記在心裏。

他對妹子說病人已復原是很對的。伊鮑里特確乎比以前見好些，這是乍看他一眼就可以覺察出來的。他不慌不忙地走進屋裏來，落在大家後面，露出嘲諷的，不善良的微笑。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十分驚懼地走了進來。（她在這半年來變得利害，顯得瘦了；自從女兒出嫁，搬到她那裏居住以後，她差不多停止在外表上干涉她的兒女的事情。）郭略顯得十分焦慮，似乎在驚疑着；他對於「將軍的瘋勁」（這是他形容他的話）有許多不明白的地方，自然因爲他不知道家裏這次新騷亂的基本原因。但是他明白的是父親竟在每小時內，到處亂說，竟變得好像完全成爲和以前不同的人了。使他感覺不安的是老頭兒在最

後的三天內已經完全停止喝酒。他知道，他已跟萊白及夫和公爵分了手，甚至爭吵了一頓。郭略剛剛走回家來，手裏持着一小瓶伏得卡酒，是他用自己的錢買來的。

「真是的，媽媽，」——他還在樓上的時候就對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說，——「真是的，讓他喝點酒的好。他已經有三天沒有觸到一滴酒，自然會生出煩悶來的。真是好些；我也送酒到債務監獄裏給他喝的……」

將軍敞開了門，立在門限上面，憤怒得抖索起來。

「先生！」——他用響雷般的聲音對波奇成呼喊。——「假使你果真決定爲了那個乳臭小孩和無神派犧牲尊敬的老人，你的父親，至少是你的岳父，在朝廷上有功的人，那末我的腳從現在起不再跨進你家門限一步。你選擇罷，先生，立刻選擇罷：不是我，便是這個……螺旋！是的，就是螺旋！我無意中說了出來，但他就是螺旋！因爲他像螺旋似的鑽破我的心靈，沒有絲毫敬意……簡直就像螺旋！」

「是不是開酒瓶的螺旋錐？」——伊鮑里特插進話去。

「不，不是螺旋錐，因爲立在你面前的我是一位將軍，並不是酒瓶。我有勳章，一種功勳的記號……而你卻什麼也沒有。不是他，便是我！你決定罷，先生，立刻決定，立刻決定！」——他又向波奇成瘋狂地呼喊。郭略當時給他取來一張椅子，他頹然地垂坐在上面。

「您真是最好睡一會兒，」——驚愕異常的波奇成喃聲說。

「他竟威嚇起來了！」——笳納對妹子微語。

「睡覺！」——將軍喊。——「我沒有喝醉酒，先生，您侮辱我。我看出，」——他繼續說，又立起身來了。——「我看出，這裏大家全反對我，大家，大家。够了！我要離開這裏……但是你知道，先生，你知道……」大家不讓他說完，又按他坐下；勸他安靜一下。筭納憤怒地走到角落裏去了。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一面抖慄，一面哭泣。

「我對他做了什麼事情？他抱怨些什麼！」——伊鮑里特露出牙齒，呼喊起來。

「還沒有做麼？」——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突然說。——「您尤其應該感到慚愧……把老人廢折是一件非人道的事……再說您所處的地位。」

「第一樁，我所處的是什麼樣的地方，老太太！我很尊敬您，尊敬您本人，但是……」

「他是一隻螺旋！」——將軍喊。——「他鑽我的靈魂和心胸！他要我相信無神派的言論！你知道，你這小孩，你還沒有生養下來，我已經得到了許多榮耀的頒賜。你祇是一條妒忌的蠕蟲，被咳嗽折斷為兩截……在忿恨和無信仰中等死……爲什麼筭佛里拉搬你到這裏來？大家全反對我，從外面的陌生人一直親生的兒子！」

「得了罷！不要再扮喜劇罷！」——筭納喊。——「沒有弄到全城羞辱我們，還算好呢！」

「怎麼？我會使你羞辱麼？我會使你羞辱麼？我祇能給你增添榮耀，決不會丟你的臉的！」

他跳了起來。已經不能再把他壓下去了。但是筭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現在也不能節制自己了。

「你還講名譽呢！」——他惡狠狠地喊。



「你說什麼？」——將軍怒吼起來，面色發白，向前走了一步。

「祇要我張一下嘴，就可以……」——筳納突然怒喊，沒有說完。兩人面對面立着，顯得過分地騷亂，尤其是筳納。

「筳納，你怎麼啦？」——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喊，奔過去阻止兒子。

「各方面都胡說八道起來了！」——瓦略憤怒地喊。——「算了罷，媽媽！」——她抓住她。

「祇是看母親面上饒你一下，」——筳納用悲劇的語調說。

「你說罷！」——將軍怒吼着，露出完全瘋狂的樣子。——「你不怕父親的詛咒，你就說罷……說罷！」

「你瞧，我會怕起你的詛咒來的！你八天來像瘋子一樣，那是誰的錯處呀？已經有八天了，你瞧，我連日子都知道的……你不要把我惹急了；我全會說出來的……你昨天爲什麼到葉潘欽家裏去？還要自稱爲老人，白頭髮，一家之主，真好極了！」

「不許說下去，筳納！」——郭略說。——「不要再纏，傻瓜！」

「我呢？我侮辱他什麼？」——伊鮑里特固執地說着，但是還好像用那種嘲笑的口氣。——「他爲什麼稱呼我螺旋，你們聽見沒有？他自己纏到我身邊來，他剛纔跑了來，提起那個葉洛彼郭夫上尉的事情。將軍，我並不願意和你在一起談話；我以前也竭力避免，你自己知道的。葉洛彼郭夫上尉的事情於我有什麼相干，您自己想一想？我並不是爲葉洛彼郭夫上尉搬到這裏來的。我不過對他表示出我的意見，也許

葉洛彼郭夫上尉這個人是從來完全不存在的。他頓時發起脾氣來了。」

「一定是不存在的！」——筭納堅決地說。

但是將軍站立在那裏，像中了電擊一般，祇是無意義地向四周環顧。兒子的話語那份過分的率直使他震愕異常。他一下子甚至說不出話來。祇是在伊鮑里特哈哈大笑了一陣，以回答筭納，還喊出：「您聽見沒有，您的兒子也說葉洛彼郭夫上尉是沒有這個人的！」以後，——老人纔前言不搭後語地喃聲說道：

「是嘉比東·葉洛彼郭夫，不是上尉……嘉比東……退伍的中校，葉洛彼郭夫……名字是嘉比東。」

「連嘉比東也沒有的！」——筭納完全生氣了。

「爲什麼沒有呢？」——將軍喃聲說，一陣紅暈投上他的臉。

「算了罷！」——波奇成和瓦略勸他。

「不許響，筭納！」——郭略又喊。

但是旁人的勸架似乎使將軍恢復了記憶。

「怎麼會沒有爲什麼不存在？」——他威風凜凜地攻擊兒子。

「就是因爲沒有。沒有，也就完了，而且是完全不會有的！就是這樣子。放過我罷，我對你說。」

「他還是兒子……還是我的親生的兒子，我把他……哎，天呀！葉洛彼郭夫，葉洛士卡·葉洛彼郭夫。」

會沒有的！」

「你瞧，一會兒是葉洛士卡，一會兒是嘉比東！——伊鮑里特插進話去。

「是嘉比東先生，嘉比東不是葉洛士卡！嘉比東，阿萊克謝維奇上尉，不對，嘉比東……中校……退職的……娶了瑪麗亞……瑪麗亞·彼得洛夫納·蘇……蘇……好友和同事……蘇圖郭瓦……甚至從充當見習兵的時候起……我爲他流了……我擋住他……被殺死了。嘉比東·葉洛彼郭夫會沒有的！不存在的！」

將軍熱烈地呼喊，但是喊得會使人覺得呼喊的是另一件事情，和原來的問題毫不相關。誠然，在別的時候他自然可以忍受下，更加恥辱地忍受下完全沒有嘉比東·葉洛彼郭夫此人的消息，呼喊一兩下，鬧點亂子，生一下氣，但是臨末總歸會退到樓上自己屋內去睡覺的。然而現在，由於人心特別的奇怪，竟弄得會使像疑惑葉洛彼郭夫並無此人那般小小的氣惱也會填滿他的心胸。老人臉漲得紫紅，舉起手來，喊道：「够了！我的詛咒……離開這家庭！尼古拉，你把我的手提包拿來，我走了……離開這裏！」

他匆匆忙忙，怒氣勃勃地走了出去。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郭略和波奇成追奔過去。

「你現在做出了什麼事情！」——瓦略對哥哥說。——「他也許又要跑到那邊去。真是丟臉！真是丟臉！」

「不應該去偷東西呀！」——笳納喊，忿恨得幾乎透不出氣來。他的眼神忽然和伊鮑里特相遇；笳納幾乎抖擻着。「但是你呢，先生，」——他喊着。——「你應該記住，你到底住在別人的家裏……享受人家

好客的情意，不應該去惹惱這老頭兒，他顯然已經發了瘋……」

伊鮑里特好像打了一個噁心，但是他一下子自己按捺下去。

「關於令尊發瘋一層，我不十分和您同意。」——他安靜地回答。——「我反而覺得最近他的理性甚至增加了，真是的。您不相信麼？他起始顯得謹慎，好疑，對於每件事情都很注意，說每句話都要秤一秤分兩……關於這嘉比東他和我提起是另有一番用意的。您想一想，他是想引我……」

「他想引你到什麼地方去，管我什麼屁事！我請你不要和我施展狡猾手段，不要和我裝腔作勢，先生！」——筈納尖聲叫喊。——「假使您也知道老頭兒現在處於這種心境的真正原因，（在這五天內您儘在我這裏偵探，所以一定是知道的了，）您就不應該惹惱……這個不幸的人，把事情擴大出去，使家母感到痛苦，因為這件事情本來十分無聊，不過是醉鬼鬧出來的把戲，並沒有什麼別的，甚至還沒有證據，我並不加以怎樣的重視……但是您必須想法釘刺人，偵探人家的祕密，因為您……您……」

「是一隻螺旋，」——伊鮑里特冷笑了。

「因為您是一個卑劣的人，用半小時的功夫磨折着人家，用沒有裝好子彈的手槍自殺，心想可以嚇唬嚇唬他們，結果鬧了一個丟臉的大笑話。你這人是連自殺都不肯正正經經地做的，你走來走去，到處散播怨忿的膽汁。我給你一個安身的地方，你發了胖，停止了咳嗽，而你所報答的……」

「許我說兩句話；我是住在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家裏，沒有住在尊府上。您並沒有給我任何安身的地方。我以為，您自己也寄居在波奇成先生的籬下。四天前我已經請家母在伯夫洛夫司克給我

租一個寓所，請她自己也搬到這裏來，因為我在這裏真是覺得輕鬆些，雖然我沒有發胖，而且仍舊咳嗽。家母昨天晚上通知我，寓所已經租妥了。我現在趕緊通知您，我想在謝過令堂太太和令妹之後，今天就搬到自已房子裏去，這是我昨天晚上就決定好了的。我打斷您的話，實在對不住。您大概還打算說許多話。」

「既然如此……」——筳納抖索着。

「既然如此，請許我坐一下。」——伊鮑里特說，十分安靜地坐在將軍坐過的椅子上面。——「我到底是有病的人。我現在準備傾聽您的話，況且這是我們最後的一次談話，也許甚至是最後一次的晤會。」筳納突然感到慚愧。

「您要相信，我不會把自己的身份降低到和您算賬的。」——他說，——「假使您……」

「您何必這樣驕傲。」——伊鮑里特打斷他的話。——「我還在搬到此地來的第一天上，就決定在我們分手的時候，痛痛快快地，用完全公開的方式，把一切都對您傾吐出來。我現在就打算實行，自然在您先說完了以後。」

「但是我請您離開這間屋子。」

「您最好還是講罷，您以後會後悔沒有表示出來的。」

「不要講了罷。這一切真是十分可羞的。費心，不要講了罷！」——瓦略說。

「或者看了女太太的面上。」——伊鮑里特立起身來，笑了。——「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納，我準備爲了您縮短一點，但不過是縮短一點，因爲我和令兄中間必須有幾句話解釋一下。我在誤會沒有

弄清楚之前，無論如何不肯離開這裏。」

「您簡直就是一個專門搗亂的傢伙。」——笏納喊，——「因此您不搗一下亂是不肯走的。」

「您瞧，」——伊鮑里特冷靜地回答，——「您已經按捺不住了。您真是會後悔沒有表示出來的。我再讓您先說，我可以等一下。」

笏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奇沈默着，露出賤蔑的神色。

「您不願意說。您打算練一練您的性格，——這是您的自由。至於我的方面，我要儘可能地說得簡單些。今天我有兩三次聽到人家責備我不顧人家接待的情意；這是不公平的話。您邀請我到這裏來，是您自己想把我捉進網中。您算計着我想對公爵報復。您又聽到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對我表示同情，讀了我的懺悔錄。您不知爲什麼原因料到我會用全力維護您的利益，您希望我也許會得到您的助力。我不打算詳細解釋！我也不要求您那方面的承認和證明；我祇要使您問問自己的良心就夠了。我們現在相互間是很能了解的。」

「上帝知道，您把一件極普通的事情弄成這個樣子！」——瓦略喊。

「我對你說過：『他是一個造謠生事的小孩。』」——笏納說。

「對不住，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納，我繼續說下去。公爵，我自然是不能愛，也不能尊敬的；然而他根本是一個好人，雖然是……極可笑的人。但是我完全沒有什麼可以恨他的地方；在令兄自己挑唆我反對公爵的時候，我沒有對他露出真意來；我就是希望在終結時取笑他一下。他知道令兄會對我說出來，

還會鑄成大錯的。結果真是如此……我現在準備饒他，單祇由於對您的敬意，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納。我在對您解釋清楚，我不容易被捉上鉤以後，還要對您解釋爲什麼我這樣高興把令兄變成傻瓜。您知道，我這樣做完全由於仇恨，我可以公開地承認。我在臨死以前，（因爲我到底會死的，雖然發了胖，像您所說的那樣，）我在臨死以前，感覺到我會更加安靜地走到天堂上去，假使能把數目繁衆的那一類人的一個代表愚弄一下，這類人追逐我一世我也恨他們一世，而令兄就是這類人的超特的影子。我恨您，筈佛里拉。阿爾達里昂諾夫，單獨是爲了，——您也許覺得很奇怪，——單獨是爲了您是最橫霸的，最自滿的，最庸俗而且討厭的尋常人物的典型，化身和頂極！您是妄自尊大的尋常人物，永遠不疑惑，而且十分安靜的尋常人物；您是最尋常的尋常人物！在您的腦筋裏，心裏，永遠不配放進去一點點自己的理想。但是您十分好妒忌；您深信您是偉大的天才，但是有時在陰沈的時間內懷疑到底會來拜訪您，於是您怒恨起來，羨慕起來。在您的地平線上還有烏黑的斑點；它會過去的，在您完全變得愚蠢的時候，這時候已經不遠了。但是您到底還須走一段冗長的，錯叉的路。我不說是快樂的路，我很喜歡這樣子。第一，我可以對您預言，您是不會取得那位女郎的……」

「這真無從忍受的！」——瓦略喊。——「您說完了沒有，討厭的惡人！」

筈納臉色慘白，混身抖索，默不作聲。伊鮑里特止步，愉快地盯着他，又朝瓦略身上看了一眼，冷笑了。一聲，鞠着躬，走了出去，不增添一句話。

筈佛里拉。阿爾達里昂諾夫大可以公平地抱怨惡劣的命運與失敗的人生。瓦略一時不敢和他講

話，甚至不敢看他一眼，在他邁着大步從她身旁踱走的時候。他退到窗旁，背她站立着。瓦略想起了「關於兩頭尖的棍子」的俄國諺語。樓上又傳來了喧鬧的聲音。

「你要走麼？」——筵納突然轉身向她，在聽見她從座位上立了起來以後。——「等一等；你瞧這一個。」

他走過來，把一張小紙扔到她前面的椅上，那張小紙疊成小便條的樣子。

「天呀！」——瓦略喊，擺着雙手。

便條上一共祇有七行字：

「筵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我因為深信您對我的友善的情感，有一件對於我極重要的事情，決定向您請教一下。我希望明晨七時在綠椅上和您晤面。那地方離我們的別墅不遠。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納知道這個地方，說來她必會伴您同去的。」

A·E·L

「現在你去和她算賬罷！」——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納擺着雙手。

筵納無論怎樣不高興在這時候誇耀，但是不能不露出得意的神色，而且還在伊飽里特說出了那句侮辱的預言之後，自滿的微笑在他的臉上公然閃耀出，瓦略自己也快樂得發笑了。

「這正在應該宣布訂婚的那天！現在你去和她算賬罷！」

「你看，她明天想說什麼話？」——筵納問。



「這是一樣的，主要的是她在六個月以後，第一次想到和你見面。你聽我說，笳納：無論怎麼樣，無論結果如何，你要知道，這是很重要的！這是太重要的！你不要再做出傲慢的樣子，不要再發生錯誤，千萬不要膽怯！我半年來儘到她們家裏去，爲了什麼事情，她還能不曉得麼？你瞧：她今天竟一句話也沒有對我說，一點也不露出來。我還是偷偷兒到她們那裏去的，老太太並不知道我坐在那裏，知道了也許會趕我出去的。我爲了你冒險前去，無論如何要打聽出來……」

呼喊和吵鬧又從樓上發出來了；幾個人從樓梯上走下來。

「現在無論如何不能容許有這種事情發生！」——瓦略狼狽而且驚懼地呼喊出來。——「一點點搗亂的影子都不能有你快去賠罪！」

但是一家之主已經走到街上去了。郭略在他後面拖着手提包。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立在臺階上面痛哭；她想跑去追他，但是波奇成攔住她。

「你這樣更加會使他冒火的，」——他對她說，——「他沒有地方可去，過半點鐘後人家會把他帶回來的，我已經和郭略講過了，你讓他做點傻事罷。」

「你吵鬧什麼？你往那裏去？」——笳納從窗裏喊。——「你沒有地方可去！」

「回來罷，爸爸！」——瓦略喊。——「鄰舍們會聽見的。」

將軍止了步，回轉身來，伸出一隻手，喊道：

「我詛咒這所房子！」

「一定要做出戲劇的口氣！」——笊納喃聲說，洪響地關上窗子。

鄰舍們果真聽見了。瓦略從屋內跑出來。

瓦略出去後，笊納從桌上取起字條，吻了它一下，用舌頭吮出響聲，顛着脚尖作了一次旋舞。

### 第三章

將軍這場紛擾在別的什麼時候總是弄到毫無結果。以前他也常有像這樣子的突然發作怪脾氣的情事，雖然次數是極稀少的，因為一般地說來，他是一個很馴良的，差不多具有善良傾向的人。他也許有一百次會和近年來占據着他的惡脾氣奮鬥過。他突然憶起他是「一家之主」，便和妻子和解，誠懇地哭泣。他尊敬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至於崇拜的地步，因為她時常默默地饒恕他。他甚至在做出小丑般的，貶降身分的行爲的時候也愛她。但是他和壞僻的偉大的奮鬥普通並不持續得長久；將軍還是一個情感太容易受衝動的人，雖然是另一種的衝動。他平常總受不住家庭內像懺修人似的，無事可做的生活，結果總是起來反抗。他陷入狂熱的心情中，在這心情中他自己也許同時責備自己，但是不能壓制自己。他起始爭吵，說出漂亮和善辯的話，要求人家對自己發出異乎尋常的，不可能的尊敬，終於從家中逃出，有時甚至失踪了許多時候。近兩年來他祇是在大體上知道他的家庭的事情，或者祇是得諸耳聞；但是他並不詳細去打聽，不感到絲毫的需要。

但是在這一次的「紛擾」中發現一點不尋常的性質，大家似乎知道一些什麼，大家似乎怕說出什

麼。將軍祇在三天以前「正式」回到家庭裏去，那就是到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那裏去，但是似乎並不低首下心，並不懺悔，像以前回家時那種樣子，卻反而露出特別惹惱的神氣。他顯得好說話，不安，和一切遇到的人們熱烈地談話，似乎要攻擊到人家身上去，但是所談的題目儘是各色各樣的，出乎意料外的，怎麼也弄不清楚，他現在實際上感到不安的是什麼。他有的時候很高興，但是時常沈思着，自己不知道想些什麼；忽然起始講什麼——講葉潘欽家裏的情形，講公爵和萊白及夫——忽然又打斷了，完全停止說話。人家繼續問下去，他祇是用遲鈍的微笑作答，甚至沒有注意到人家問他，就這樣微笑。最後的一夜他在嘆息與呻吟中度過，把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磨折得好苦，她整夜不知爲什麼給他貼溫蒸藥劑；清晨時忽然睡熟了，睡了四小時，醒來時強烈地，無秩序地發作了憂鬱病，結果是和伊鮑里特爭吵和「詛咒」這個家庭。「有人也覺察出，他在這三天內不斷地發生強烈的自愛心，因此顯得特別地容易惹惱，郭略堅持地對母親說這全是由於想喝酒，也許是想念近來特別要好的萊白及夫。三天前他忽然和萊白及夫吵嘴，在異常憤怒中分手了。他甚至和公爵也發生了一場紛擾。郭略請求公爵解釋，起始疑惑，公爵好像有什麼話不願意對他說。假使伊鮑里特和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之間會發生過什麼特別的談話，像筭納那樣極有把握地猜測着，那末奇怪的是這個惡毒的人，筭納一直說他造謠言的人，竟會不高興用同樣的方式把秘密告訴郭略。也許他並不是像筭納和妹子說話時所描畫的那種惡毒的「小孩」，卻祇是另一種的惡毒；他也不見得會將自己的某種觀察告訴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單獨是爲了「使她傷心」的緣故。我們不能忘卻，人類行爲的原因平常總比我們在以後解釋的，不大真確地描畫着的要複雜而且雜亂至於無

數倍。一個說故事的人有時最好限於普通地敘述所發生的事件。我們在繼續解釋將軍這場紛擾時便照這樣做。因為我們無論怎樣忙，已感到了有對這第二流人物給予比以前預計的較多注意和地位的根本需要。

這些事件是照下面的次序逐漸發生的：

在萊白及夫到彼得堡去尋找費爾特申閣，當天就和將軍兩人一同回來的時候，並沒有把什麼特別的話告訴公爵。假使公爵當時不被對於他極重要的別一種印象吸引得太深，他會很快地發覺出，在以後兩天內萊白及夫不但沒有對他作任何解釋，甚至反而似乎不知爲什麼原因自行避免和他相遇。公爵後來注意到了，很驚訝在這兩天內，和萊白及夫偶然相遇的時候，總覺得他處於極快樂的心境裏，差不多永遠和將軍在一起。兩個朋友一分鐘也不離開。公爵有時聽到從樓上傳來洪響的，迅速的語聲，啾笑的，快樂的辯論；甚至有一次，在深夜時有一陣陣突然唱出的軍隊的，酒神的歌曲的聲音傳到他的耳朵裏來，他立刻辨出了將軍的嘶啞的低音。但是發出的歌聲並沒有唱完，突然靜寂了。以後，極興奮的，在各種徵兆方面見出是酒醉的談話又繼續了一小時。猜得出在樓上作樂的兩個好友在那裏互相擁抱，終於有人哭了。以後忽然隨來了劇烈的爭吵，也很快就靜寂了下去。郭略在所有這些時候發生一種特別焦慮的情緒。公爵時常不在家，有時很晚回家；家裏報告他，郭略整夜尋覓他，問他在家不在家。但是郭略遇到的時候一點也說不出什麼特別的來，除去他根本「不滿意」將軍和他現在的行爲之外；「他們儘到離這裏不遠的小酒店裏喝酒，互相擁抱，在街上對罵，互相挑唆，但是彼此都不能離開。」公爵對他說，以前每天也是這樣的，

郭略根本不知道怎樣回答，也不會解釋他的真正的不安究竟在那裏。

在唱過酒神歌和爭吵以後的那個早晨，十一點鐘左右，公爵正想從家裏出去，將軍忽然立在他面前，爲了什麼事情顯得十分驚惶，差不多露出震憾的樣子。

「我早就想找一個機會和您相見，尊敬的萊夫·尼古拉也維奇，很久，很久了，」——他喃聲說，緊握着公爵的手幾至於發痛，——「很久，很久了。」

公爵請他坐下。

「不，我不坐。我耽誤您的功夫，下次再來罷。我覺得我可以恭賀……您完成您的心願。」

「什麼心願？」

公爵顯得慚愧起來。他正和許多處於他的地位上的人一樣，總覺得根本沒有人看出，沒有人猜出，也沒有了解。

「請您安心罷！請您安心罷！我不會驚擾您的細膩的情感的。我自己已經歷到，自己知道，俗語所謂……別人家的鼻子……鑽到不應該鑽的地方上去。我每天早晨感到這個。我是爲了另一件事情來的，爲了重要的事情來的。爲了很重要的事情，公爵。」

公爵又請他坐下，自己也坐了下來。

「一秒鐘是可以的……我來跟您請教一件事情。我自然生活得沒有實用的目的，但是很尊重自己……尊重俄國人最疏忽的那份幹練，這是指一般的說法……希望把自己，內人和我的子女們放在那

種地位上面……一句話，公爵，我想跟您請教。」

公爵熱烈地恭維他的意向。

「這一切全是無意義的，——將軍似乎打斷他的話，——我主要的並不是爲了這個，我主要的

是爲了另一種重要的事情。我決定對您解釋，萊夫·尼古拉也維奇，因爲您這人態度的誠懇，情感的正直

是我所深信的，因爲……因爲……您不對於我的話語感覺驚異麼，公爵？」

公爵假使不帶着特別的驚異，便是帶着過分的注意和好奇監督着他的客人。老人的臉色有點慘白，

嘴唇有時微微地抖慄，手好像不能找到安靜的位置。他不過坐了幾分鐘，已有兩次不知爲了什麼突然從

椅上立起，突然又坐下來，顯然一點也不注意自己的那種行徑。桌上放着書籍；他取了一本，一面繼續說話，

一面朝翻開來的書頁窺望，立刻又摺疊起來，放在桌上，抓了另一本書，卻並沒有翻開，在右手裏握了一些

時候，不斷地把這書在空中揮搖。

「够了！——他忽然喊。——我看出我驚吵您太過分了。」

「一點也不！不算什麼？請罷！請罷！我反而在那裏傾聽，希望猜到……」

「公爵！我希望把自己放在尊敬的地位上面……我希望尊重自己……和自己的權利。」

「一個人帶着這樣的希望是已經值得尊敬的了。」

公爵把像從楷書臨寫簿裏取來的句子說了出來，深信它會引起佳良的印象。他似乎從本能上猜到，

這種空虛而愉快的句子如果說得是時候，會忽然使像將軍那樣的人，尤其是有將軍那樣心境的人的心

靈馴服下去。無論如何應該使這種客人帶着輕鬆的心走出去，這纔是一個難題。

這句子使他感動，使他引為榮幸，且恰巧深中他的心意：將軍忽然動了情感，一下子變更了語氣，作起歡欣的、冗長的解釋來了。但是公爵無論怎樣費勁，無論怎樣傾聽，簡直一點也不能了解。將軍說了十分鐘，說得又熱烈，又快，好像來不及說出那些擁擠成一堆的話語；後來甚至淚水都在他的眼睛裏閃耀着，但是到底祇是一些沒有頭尾的話句，一些意料不到的話語和意料不到的思想，匆遽而且出乎意料外地彼此搶着闖將出來，跳竄出來。

「够了！您了解我，我也就安心了，」——他忽然一面下着結論，一面立了起來。——「以您這樣的心是不會不明白一個苦心的人的。公爵，您這人是正直得像一個理想。別的人在您面前比起來算什麼呢？您的年紀還輕。我祝福您。最後，我來請求您定一個時間，作重要的談話，這是我最重要的希望。我尋覓的不過是友誼和同情，公爵；我永遠不能處理我的心底的要求。」

「但是爲什麼不在現在呢？我準備傾聽……」

「不，公爵，不！」——將軍熱烈地打斷他的話。——「現在不必！現在祇是一個幻想！這是太重要的，太重要的，太重要的！這個談話的一小時將成爲最後的命運的一小時。這是我的時間，我不願意在這種神聖的時間內有人走進來打斷我們，那種傲慢無禮的人，這類人是不少的，」——他突然俯身就着公爵的耳朵，說出奇怪的、神祕的、幾乎帶着驚懼的徵語。——「那種傲慢無禮的人是不值您腳上的靴跟的，可愛的公爵！我並不說是我腳上的！您要特別注意，我並沒有提起我的腳；因爲我太尊重自己，不肯爽快地表示出

來；但是惟有您一人能够了解，我放棄我的靴跟，也許正是表示極驕傲的尊嚴。除您以外，沒有別人會了解，而以他居那些別人的首列。他是一點也不明白的，公爵；他是完全不會，完全不會了解的！必須有一顆心，纔能了解！

公爵後來幾乎驚懼起來，祇好給將軍定了明天就在這時候相見之約。將軍精神抖擻地走了出去，心裏十分安慰，差不多寧靜了下去。晚上，七點鐘時，他打發人請萊白及夫來一趟。

萊白及夫十分匆遽地走了進來。「我認爲十分榮幸……」他走進來的時候立刻起始說：好像沒有一點影子可以看出他三天來好像躲避着，顯然避免和公爵相遇。他坐在椅子邊上，帶着怪臉和微笑，眼睛一面笑，一面張望着，雙手搓來搓去，露出極天真的期待的神色，好像希望聽見久已期待着的，大家猜到的重要的消息。公爵又感到不痛快；他開始明白大家忽然從他身上期待着什麼，大家看着他，似乎希望向他道賀，做出一些暗示，微笑和眨眼。開歷爾已經跑來了三次，也是懷着向他道賀的顯著的願望：每次總是那樣歡欣地，不明顯地起始說話，沒有說完，就匆匆地溜走。（他近幾天來在什麼地方喝了許多酒，還在一家彈球房內喧鬧。）郭略雖然顯得十分憂愁，連他也起始模模糊糊地和公爵談了兩次。

公爵直率地，還帶點惹惱似地問萊白及夫，他對於將軍現在這種心境有什麼看法，爲什麼他顯得如此的不安？他用幾句話把剛纔的一個場面講給他聽。

「各人都有各人的不安，公爵……尤其在我們這種奇怪的，不安的時代；是的，——萊白及夫嚴謹地回答，惱怒地沈默了，露出在期望方面十分受騙的人的態度。」



「好一套哲學的理論！」——公爵冷笑了。

「哲學是需要的，在我們的時代是很需要的，在實用方面是很需要的，但是大家不大去注意它，就是這樣。從我的方面說來，尊敬的公爵，我雖然在您所知道的一些節目上，蒙您對我信任，但也祇是到一定的程度為止，怎麼也不會超過和一個節目相關的情勢的範圍以外……這個我是明白的，而且一點也不抱怨。」

「萊白及夫，您好像爲了什麼事情生氣着？」

「一點也不，尊敬的，光輝的公爵，一點也不！」——萊白及夫歡欣地喊，手按在心上。——「相反地，我立刻明白，以我在世界上所處的地位而論，以智識和心靈的發展而論，以所積聚的財產而論，以我以前所做的行爲和意識而論，——我全不配享受超過我的期望以外的您對我的信任；假使我有可以爲您效勞的地方，我願意做您的奴隸和僕人，非如此是不行的……我並不生氣，但是有點憂鬱。」

「羅吉央·蒂莫非維奇，算了罷！」

「非如此不行！現在就在現在這件事情上！我在遇到您，在心裏和思想裏觀察您的時候，自己總是說：我是不配取得您的友誼的信用的，但是以我這個房東的資格，我也許可以在相當的時候，在可以期待到的日子上，得到一個命令，或是通知，關於那個即將發生的，大家期待着的變動……」

萊白及夫說出這話的時候，簡直用尖銳的小眼盯着正在驚訝地看他的公爵；他還在希望滿足他的好奇。

「我根本一點也不明白，」——公爵幾乎忿怒地發喊。——「您……您真是可怕的陰謀家！」——他突然發出極誠懇的笑聲。

萊白及夫也立刻笑了，他的歡樂的眼神竟表示出他的希望晴朗化了，甚至增加了。

「您知道，我要對您說什麼，羅吉央·蒂莫菲維奇？您祇是不要生我的氣，我對於您的天真，也不止是您一人的天真感到驚異！您露出那份天真的態度對我有什麼期待，就在現在這個時候，弄得使我甚至覺得對您有點不好意思，因為我並沒有什麼可以使您滿足；但是我對您賭咒，根本一點什麼也沒有，您自己去想像一下！」

公爵又笑了。

萊白及夫露出威嚴的樣子。這是實在的，他有時在好奇中甚至顯得太天真，太固執；然而同時他是一個極狡猾的，城府極深的人，在有些事情上甚至太狡詐而且沈默了。公爵以那種不斷的推阻幾乎使他變為自己的仇人。但是公爵的推開他並不因為看不起他，卻因為他的好奇的題目是極微妙的。公爵在幾天以前還把自己的幻想看作犯罪的心思，但是羅吉央·蒂莫菲維奇卻把公爵的拒絕看作對於他個人的嫌惡和不信任，帶着受傷的心走開，為了公爵不但妒忌郭略和開歷爾，甚至還妒忌自己的女兒魏拉。羅吉央諾夫納。甚至在這時候也許能夠而且打算誠懇地對公爵說出一個對於公爵極有興趣的消息，但是他陰鬱地沈默着，沒有說出來。

「有什麼事情我可以替您效勞啊，尊敬的公爵，因為現在到底是您來……喚我的？」——他在沈默

了一會以後終於說。

「我想問關於將軍的事情，——公爵一時也在那裏沈思，突然匆遽地說。——關於您失竊的事情，您當時告訴我的……」

「那是關於什麼？」

「您現在好像不明白我起來！天呀，羅吉央·蒂莫非維奇，您扮的是什麼角色？那筆錢，那筆錢，就是在您的皮夾裏遺失的四百盧布，那天早晨，您在到彼得堡去以前跑來對我講的，——您到底明白了沒有？」

「哎喲，您講的是那四百盧布麼？」——萊白及夫說，好像現在纔猜到了似的。——「謝謝您，公爵，您對我的同情真是誠懇得很；這對於我是太榮幸了，但是……我找到了，早就找到了。」

「您找到了！哎喲，謝天謝地！」

「您的呼喊是極正直的，因為四百盧布對於一個窮人，靠艱苦的勞力生活的人，有一大羣孤兒孤女的人，是不算小的數目……」

「我不是講這個！自然我很高興您找到了，——公爵連忙更正。——「但是……您怎麼找到的呢？」

「很簡單，就在掛外衣的椅子底下，顯然那個皮夾從口袋裏溜到地板上了。」

「怎麼在椅子底下不會的，您對我說過，在所有角落裏全搜查過了，您怎麼會在這最主要的地方看失眠呢？」

「原來看是看過的！我記得很清楚，記得清清楚楚，是看過的！我匍伏在地上，用手在那個地方摸過，把椅子搬開，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沒有看見什麼，祇是一塊空虛的，光滑的地方，就像我的手掌一般，但是還繼續摸着。一個人在悲慘地遺失巨款，到處搜尋的時候，永遠會重複着這種卑怯的行爲的，明明地看見並沒有什麼，祇是一個空虛的地方，總要朝它看上十五遍之多。」

「是的，也許如此；但是這究竟是怎麼會事……我老是不明白。」——公爵喃聲說，被他的說話弄得糊裏糊塗，——「以前你說過在那裏並沒有什麼，您在那個地方尋覓過的，怎麼突然又發現了呢？」

「真是突然又發現了。」

公爵奇怪地看着萊白及夫。

「將軍呢？」——他忽然問。

「將軍是怎麼會事呢？」——萊白及夫又不明白了。

「哎喲！我的天呀！我問，您在椅子底下找到皮夾的時候，將軍說什麼話？你們以前不是一塊兒搜尋的嗎？」

「以前是一塊兒搜尋的。但是這一次我老實說，沒有響，寧可不告訴他，皮夾已經由我單獨找到。」

「但是……爲什麼呢……錢是全數麼？」

「我打開皮夾看過，完全不錯，甚至一個盧布也不短。」

「您應該跑來告訴我一聲。」——公爵沈鬱地說。

「我怕當面驚吵您，公爵，正在您有自己的，也許極重要的印象的時候；此外，我自己也做出好像沒有發現什麼的神色。我打開了皮夾，審看了一下，以後就把它關上，又放在椅子底下了。」

「那是爲了什麼？」

「是這樣的；由於繼續的好奇——萊白及夫搓着手，突然嘻嘻笑了。」

「那末它從前天起，至今還放在那裏麼？」

「不祇放了一晝夜。您瞧，我很想使將軍搜尋到。因爲假使我能尋到，那末爲什麼將軍看不見那件——直投入眼內，在椅子底下凸露出來的東西呢？我好幾天把椅子舉起來，挪移一下，弄得那隻皮夾完全顯露出來，但是將軍一點也沒有覺察出來，這樣繼續了整整的一晝夜。顯然他現在顯出心神不安的樣子，簡直摸不清楚是怎麼會事。他一面說呀，講呀，笑呀，一面忽然對我非常生氣，我不知道爲什麼。我們後來從屋內走出，我故意把門敞開着；他遲疑了一下，想說什麼話，大概爲那筆放在皮夾裏的錢擔心，但是忽然又生了氣，一句話也不說；我們在街上沒有走兩步，他把我扔棄，轉到對面街上去。我們晚上纔在酒店裏遇見。」

「但是您後來到底從椅子下面取起那隻皮夾沒有？」

「沒有；就在那天夜裏那隻皮夾在椅子底下遺失了。」

「那末現在在什麼地方呢？」

「就在這裏，——萊白及夫突然笑了，全身從椅上立起來，愉快地看着公爵。——「忽然發現在這裏，在我自己的外褂的衣裾裏面。您自己瞧，摸呀。」

果真在左面的衣裾裏，一直在前面最顯著的地方，好像組成了整個的口袋，摸一摸就立刻可以猜出裏面是皮夾，從戳破的口袋裏落下來。

「我掏了出來看過，全是完整的。我又放到裏面去，就這樣從昨天早晨起穿在身上，那東西放在衣裾裏，甚至儘擊打腿。」

「您並沒有注意到麼？」

「我會沒有注意到的，哈哈！您想一想，尊敬的公爵，——雖然這東西並不值得您這種特別的注意，——我的口袋永遠是完整的，但是忽然在一夜裏竟發現了一個破洞！我十分好奇地審看過，——好像用裁紙刀切斷的，差不多是這樣的。」

「但是……將軍呢？」

「他整天生氣，昨天和今天都生氣；非常不滿意；一會兒快樂，歡欣，甚至拍我的馬屁，一會兒甚至感動得下淚，否則便是生氣，弄得我都膽小起來，真是的。公爵，我究竟不是武人。昨天我們坐在酒店裏，我的衣裾似乎無意之中放在最顯著的地方，簡直就像一座山；他斜眼望着，儘生氣。他現在早就不向我的眼睛裏直看，祇是喝得很醉，或者十分感動的時候；但是昨天兩次望得冷氣直朝我的背上流着。我打算明天發現那隻皮夾，在明天之前還要帶着它出去玩一晚上呢。」

「您爲什麼這樣磨折他呢？」——公爵喊。

「我沒有磨折呀，公爵，我沒有磨折呀，——萊白及夫熱烈地搶上去說，——我真是愛他……尊

敬他……現在您相信也不相信，我覺得他更加可寶貴了；更加尊重他了！

萊白及夫把這幾句話說得那樣嚴肅而且誠懇，使公爵甚至狂怒起來。

「您愛他，但又磨折他！算了罷，單就他把遺失的東西放在顯著的地方，放在椅子底下和上掛裏面，單就這一樁便可以對您表示，他不願意和您施展狡猾的手段，坦白地求您的饒恕。您聽着：他在那裏求您的饒恕！他希望您也發出微妙的情感；他也就相信對您的友誼。但是您竟把這樣的……顧名譽的人弄到此低卑的地步！」

「最顧名譽的人，公爵，真是最顧名譽的人！」——萊白及夫搶上去說，閃爍着眼睛。——「惟有您一個人，正直的公爵，惟有您一人能夠說出這樣公平的話來！我就是爲了這個崇拜您，信賴您，即使我因爲犯了各種罪惡而朽壞也會的！現在決定了，我現在，立刻就要尋出那隻皮夾來，不等明天了。我現在就當您的面掏出來。那不就是麼！錢全在那裏！公爵，您現在取去，保存到明天爲止。明天或是後天我來取；您知道，公爵，那件遺失的東西第一夜顯然是放在我的小花園裏的石頭底下的。您以爲如何？」

「您留點神，不要當面對他直說，您找到了皮夾。簡直祇要使他看見衣裾裏沒有什麼東西，他也就會明白的。」

「是這樣麼？好不好就對他說找到了，可是假裝至今沒有猜到呢？」

「不，」——公爵沈思着。——「不，現在已經晚了。這個危險些。真是最好不說！您對他和藹一點，但是……不要做得太過分，而且……而且……您知道……」

「我知道，公爵，我知道，那就是說我知道我也許不會實行。因為在這裏需要有像您這樣的心。加上他自己喜歡惹惱，好耍脾氣，有時對待我過於高傲；一會兒哭着，擁抱着，一會兒忽然起始糟塌我，賤蔑地取笑我；所以我一氣，故意把衣裾露在外面，哈哈！再見罷，公爵，因為我顯然占去您許多時候，阻礙您發抒有趣的情感……」

「但是看上帝份上，還是和以前一樣的秘密！」

「輕靜的步伐！輕靜的步伐！」

雖然事情業已了結，公爵總還顯得焦慮，幾乎比以前還利害。他不耐煩地期待明天和將軍的晤面。

#### 第四章

約定好的時間是十二點鐘，但是公爵完全出乎意料外地耽誤了。他回家時，將軍已經在他那裏等候着。乍看一下，他覺出將軍露出不滿意的神情，也許就是因為必須等候的緣故。公爵賠了罪，連忙坐下去，但是有點膽怯得奇怪，好像他的客人是磁器製成的，他時時刻刻怕砸破它。他以前跟將軍從來不膽怯，也不想到會膽怯的。公爵很快地看出他是和昨天完全不同的人：除去慌亂和精神不屬之外，還露出一種不尋常的冷淡，可以斷定他是一個業已取得最後決意的人。不過安靜是外表的，並非實際上的。但是無論如何這客人做出正直的瀟灑的態度，雖然還帶着隱藏的尊嚴。他甚至在起初的時候好像用一種謙恭的態度對待公爵，——有些驕傲而不公平地受了氣的人們有時會如此做出正直的瀟灑的態度的。他和藹地說



話，雖然語氣間不免帶點憂鬱。

「這是我上次問您借的那本書，——他意義深長地朝他取了來，放在桌上的書點了點頭，——謝謝。」

「啊，不錯。您讀過那篇文章麼，將軍？您喜歡麼？不是很有趣麼？」——公爵因為能够快快地起始談些旁事而感覺快樂。

「也許有趣，但是很粗野，自然是無意義的。也許每句話裏都是虛謊。」

將軍自信地說，甚至把話句拉長些。

「這真是極坦白的故事；一個老兵親親法國人在莫斯科時情況的敘述；有些地方寫得很妙。一切親身目觀的人們的記事全是尊貴的材料，甚至不管這目觀的人是誰，不對麼？」

「我假使做了編輯者，是不會刊載的。至於一般地說到目觀的人們的記事，那末粗野的說謊而說得極有趣的人比尊嚴的，有勞績的人可信些。我知道幾種關於一八一二年的記事……我決定了，公爵；我要離開這個房子，——萊白及夫先生的家。」

將軍用深長的意義看了公爵一眼。

「您在伯夫洛夫司克有住宅，在……在您的小姐那裏……」——公爵說，不知道說些什麼。他憶起將軍是爲了一件和他的命運相關的極重要的事情來向他討教的。

「在內人那裏；另一句話，在自己家裏和在小女的家裏。」

「對不住我……」

「我離開萊白及夫的房子，因為親愛的公爵，因為我和這人斷絕關係了。昨天晚上斷絕的，後悔沒有早一點斷絕。我要求尊敬，公爵，甚至希望向那些把我的心獻與的人們取得尊敬。公爵，我時常把我的心獻給人家，差不多永遠受了騙。這人是不值得取得我的禮物的。」

「他有許多無秩序的行動，」——公爵極節制地說，——「還有幾種性格……但是所有這一切之間看得出一顆心，狡猾而有時極可逗樂的智慧。」

細緻的詞句和尊敬的口氣顯然使將軍感覺榮幸，雖然他有時還帶着突如其來的不信任看人。但是公爵的口氣自然而且誠懇得無從置疑。

「說到他有好性格一節，」——將軍搶上去說，——「我首先聲明過，幾乎把我的友誼賜給這人了。我既然有自己的家庭，便不需要他的房屋和他的好客的接待。我對於自己的壞處並不有所辯白；我不肯節制自己；我和他在一塊兒喝酒，現在也許痛哭着。但是並不是單祇爲了喝酒，（公爵，請您饒恕一個惹惱的人粗野的直率，）並不是單祇爲了喝酒，我纔和他結交的。使我感到榮幸的就是您所說的性格。但是一切都有一定的界限，甚至性格也是的；假使他當面忽然膽大妄爲地告訴我，在一八一二年，還在嬰孩時代，他喪失了他的左脚，把它葬在莫斯科「瓦剛可夫司基」公墓上面，那真是超出了範圍，表示不尊敬，還顯得太無恥了……」

「也許這不過是一種玩笑，使人家歡笑一場罷了。」

「我明白的。爲了博得快樂的歡笑，說出天真的謊話，雖然是粗野的謊話，也不會使人心感到侮辱，有些人說謊，單祇由於友誼，爲了給予對談者一點快樂；但是假使露出了不尊敬，假使也許想借着這種不尊敬表示他對於友誼已感到痛苦，那末一個正直的人惟有背轉身去，和施侮辱的人斷絕關係，給他指出他的真正的位置。」

將軍說話的時候甚至臉紅了。

「萊白及夫不會在一八一二年到莫斯科去的；他年紀太輕；這是太可笑了。」

「最先自然就是如此；然而即使他當時已經生了下來，也怎麼能當着一個人的眼前告訴他，那個法國步兵爲了取樂的緣故，把砲向他瞄準，一下子把他的腿打了下來。他當時還把那條腿檢了起來，取回家去，以後葬在「瓦剛可夫司基」公墓上面，還說在上面豎立了一個墓碑，一面寫着：「九品文官萊白及夫之一足安葬於此。」另一面寫着：「願寶貴之遺骨靜臥以待快樂之清晨。」最後還每年爲它禮懺追悼（這已就是濟神的行爲了，）每年還專誠到莫斯科去一趟。爲了證明他所言非虛，叫我到莫斯科去參觀墳墓，甚至還要領我到克萊姆林宮去看那尊被俘獲的法國砲。他說，從大門那裏數起，第十一尊，舊式的法國砲就是的。」

「再加上他的兩隻脚全是完整的，明顯得很！」——公爵笑了。——「我告訴您，這是天真的玩笑；您不要生氣呀。」

「但是請您也准許我發表我的見解；關於明明兩隻脚是完整的一層，——也許並不完全不可思議；

他硬說他的脚是切爾諾司維託夫裝上的……」

「啊，不錯，聽說用切爾諾司維託夫所裝的假腿可以跳舞的。」

「我完全知道的，切爾諾司維託夫發明假腿的時候首先跑到我這裏來給我看。但是切爾諾司維託夫的腿最後纔發明……他還硬說，他的去世的太太在他們結婚的全部時代不知道她丈夫的腿是木頭的。我對他指出他的話如何離奇的時候，他說，假使你在一八一二年做過拿破崙的侍從，你也應該許我在「瓦剛可夫司基」公墓上埋葬我的腿。」

「難道您……」——公爵起始說，感到了慚愧。

將軍也似乎有點慚愧，但同時用堅決的高傲的態度看着公爵，幾乎露出一種嘲笑。

「您說下去罷，公爵。」——他特別柔和地說，——「您說下去罷。我是謙虛的，您可以說出一切的話來。您儘管直說出來，您看見一個人處於真正低卑的，沒有益處的地位上，同時又聽見這個人竟是偉大的局面親眼目覩的人，想到這層不免使您覺得可笑。他還沒有對您嚼過舌頭麼？」

「沒有，我並沒有聽萊白及夫說過，——假使您指的是萊白及夫……」

「唔……我猜他已經說過了。昨天我們兩人談話時恰巧講的就是史料叢錄裏的那篇怪文。我指出那篇文字的離奇，因為我自己是親眼目覩的人……您微笑了，公爵，您在那裏看我的臉，不是麼？」

「不，我……」

「我的外貌還年輕，」——將軍拉長了語調，——「但是我的年齡比實際上看出來的老。我在一八

一二年有十歲或十一歲。我的歲數連我自己也不大知道。歷歷上把歲數減少；我有一個壞脾氣，就是一輩子愛把自己的歲數減少。」

「將軍，我告訴您，關於一八一二年您在莫斯科的一層，我完全不覺得奇怪……我以為，您自然可以講出一些消息……和其他親身經歷的人們一樣。有一位自傳作家在他的書內一起首就說一八一二年他還是嬰孩的時候，法國兵如何在莫斯科給他麵包喫。」

「這不是麼！」——將軍謙恭地同意着。——「我那樁事件自然和普通事件不同，但是裏面並沒有含着一點不尋常的意味。真理時常在外面看來是不可能的。侍從儻！自然聽起來覺得奇怪。但是一個十歲的小孩所遭遇到的奇事也許祇能從他的年齡上加以解釋。十五歲的孩子也許不會出這類事情，而且一定是如此的，因為十五歲的我決不會在拿破崙侵入莫斯科的那天，從我們所住的在舊巴司曼街上的木房裏走出去，輕易離開我的母親。我的母親當時因為來不及離開莫斯科，驚嚇得直在那裏抖索。我到了十五歲，也許會膽怯的，但是十歲上竟一點也不害怕，從人羣裏鑽過，甚至一直擠到宮殿的臺階旁邊，恰巧拿破崙正在下馬。」

「無疑地，您說得很好，十歲時是不會害怕的……」公爵湊上去說，一面有點膽怯，生怕就要臉紅。

「無疑地，一切發生得那樣簡單而且自然，正和實在發生的一樣；如果由小說家來描寫，他必將編出一些不可置信的，離奇的故事來。」

「這是不錯的！」——公爵喊。——「這意思也會使我驚愕；甚至在最近的時候，我知道一件為了一

隻錶殺人的案子，這是真實的情形，現在已經在報紙上刊載了。假使這是作家虛構出來的——那些懂得人民生活的行家和批評家立刻會喊出這是不可思議的事情，但是既已在報上作為事實般地登出，你會感到俄國的現實就是從這一些事實裏出來的。您剛纔說的一番話很妙；將軍！——公爵熱烈地說，因為能以躲避開臉上顯著的紅暈而感到異常的喜悅。

「對不對？對不對？」——將軍喊，眼睛由於喜悅甚至閃耀起來。——「一個男孩，一個嬰兒，他不懂得一點危險從人羣裏鑽過去看漂亮的場面，輝煌的制服，隨從的官員們，最後還去看大家已經在他耳邊喊得爛熟的偉大的人物。因為當時大家在連着許多年內一直議論着他。全世界裏充塞着這個名字；我是隨着乳汁把它吮吸了進去。拿破崙在兩步路以外走着，無意中捉到了我的眼神。我當時小貴族的服裝，我的打扮是很好的。在這一大羣裏，祇有我一人是這樣的，您自己想一想看……」

「自然，這應該使他驚愕，而且給他證明，並沒有全體離開，還留下一些貴族和他們的子女們。」

「就是的！就是的！他本來有聯絡俄國貴族的意思！在他的鷹眼朝我身上投射的時候，我的眼睛大概

在閃耀地回看他。 "Voilà un garçon bien éveillé! Qui est ton Père?" (「這裏有一個活潑的男孩！你的父親是誰？」) 我立刻回答他，驚慌得差不多透不過氣來：「一個死在祖國的戰場上的將軍。」 "Le

*fils d'un boyard et d'un brave pardessus le marché! J'aime les boyards. M'aimes-tu petit?*

(「一個俄國貴族的兒子，外加是勇敢的！我愛俄國貴族。你愛我麼？」) 對於這個迅速的問題，我也迅速地回答：「俄國人的心甚至在祖國的敵人裏也能以分別出大人物的！」我並不記得，我是不是這樣說

的……我當時是一個嬰孩……但是意思一定是這樣的！拿破崙十分驚愕，想了想，就對他的隨員說：「我愛這小孩的驕傲！假使一切的俄羅斯人全有像這小孩似的思想，那末……」他沒有說完，就走進宮裏去了。我立刻夾雜在隨員中間，在他後面跑着。隨員們全讓我先走，把我當作皇帝的寵臣看待。但這不過一刹那的功夫……我祇記得皇帝走進第一個大廳，忽然停立在葉加答鄰女皇的像片面前，沈思地看了它半天，說道：「這是一位偉大的婦人！」於是就走開了。兩天以後宮內和克萊姆林裏大家全知道我稱我「*le petit boyard*。」（「小貴族。」）我祇是回家去睡宿。家裏人幾乎要發瘋了。又過了兩天，拿破崙的侍從儻台巴莊庫爾男爵，因為受不住行軍的艱苦，病死了。拿破崙憶起我來。我被喚了進去，不對我解釋原因，給我穿上死者的制服。他是十二歲的男孩。我穿好了制服，被帶到皇帝面前。他對我點了點頭，人家向我宣布我奉諭任為皇帝的侍從。我很快樂，我確乎早就對他感到熱切的同情……再加上一套漂亮的制服，這對於一個嬰孩是看得極重要的……我穿着深綠的禮服，後面拖着狹長的裾尾金紐，繡着金邊的袖上有紅色的緣飾，繡着金邊的高聳的敞開的領子，裾尾上也有刺繡；狹窄的白羚羊皮的褲子，白綢背心，絲襪，帶扣的皮鞋……在皇帝乘馬出遊時，如果我也在隨員中參加，便穿上高馬靴。雖然當時的局勢並不見佳，已經預感到極大的災難，但是儀節還在儘可能地保持着，甚至越劇烈地預感到災害，越拘泥着禮節。」

「自然嘍……」公爵喃聲說，幾乎帶着無所措手的神氣——「假使您能記載下來……一定很有趣。」

將軍所講的自然就是昨天講給萊白及夫聽的，所以講得很流暢；但是立刻又不信任地斜看了公爵

一眼。

「我的回憶，——他用加倍的驕傲說，——寫下我的回憶麼？但是這並不能誘動我，公爵！您要知道，我的回憶早就寫好，但是……放在我的寫字臺上。它必須在泥土撒到我的眼睛裏去的時候，纔發表出來，自然也會譯成別國文字，但並非由於文學上的價值，卻由於那些重要的大事件，是我親眼目覩的，雖然我當時還祇是一個嬰孩。就因為我是嬰孩，所以能闖進『偉大人物』的所謂祕密的臥室裏去。我在夜裏聽到這『陷入不幸的偉人』的呻吟，他是不會在一個嬰孩面前感到哭泣和呻吟是不好意思的，雖然我業已明白他的悲哀的原因就在於阿歷山大皇的沈默。」

「他是寫過信……提議和平的……」公爵畏葸地附和上去。

「我們根本不知道，他寫信去有什麼提議，但是他每天，每小時在那裏寫，一封信跟着一封信！他十分慌急。有一天夜裏，乘沒有人的時候，我流着眼淚奔到他面前去，（我是很愛他的！）我對他喊：『請求饒恕，向俄皇阿歷山大請求饒恕！』其實我應該說：『和俄皇阿歷山大和解。』但是我是一個小孩，所以很大真地表示出我的意見。『唉，我的孩子呀！』——他回答，——他在屋內踱來踱去，——『唉，我的孩子呀！』——他當時好像沒有注意到我祇有十歲，甚至極愛和我談話。——『唉，我的孩子呀！我準備吻俄皇阿歷山大的脚，但是那個普魯士王，那個奧大利皇，我永遠恨他們，而且……而且……你到底是一點不懂政治的！』他好像忽然憶起和誰說話，當時不響了，但是許久時候眼睛射出金星。假使我把所有這些事實描寫了出來，——我是親眼目覩那些偉大的事實的，——假使我現在發表出來，那末所有這些批評家，所有這



些文學的虛榮，所有這些忌妒，黨派……不，我纔不高興呢！」

「關於黨派一層，您說得自然很對，我很同意。」——公爵在沈默了一會以後，輕輕地說，——「新近我也讀過一本敘述滑鐵盧戰役的書，沙拉司著的。這本書顯然是嚴肅的，專家說寫得十分明白曉暢。但是在每頁書內都露出以污辱拿破崙為快樂的意思，假使能對於拿破崙在其他戰役上一切天才的表現加以辯駁，沙拉司大概會很高興的；但是一本嚴肅的著作是不應該如此的，因為這便是黨派的精神。您當時在拿破崙身邊服務很忙碌麼？」

將軍太高興了。公爵的話顯得那樣正經坦白，使他最後遺留下的一點不信任消散了。

「沙拉司我自己也十分憤恨！我當時就寫信給他，但是……我現在根本不記得了……您問，我當時忙不忙？人家稱我為侍從，但是當時我並不認為嚴重。再說，拿破崙很快就喪失了和俄羅斯人接近的希望，自然也會忘掉我的，（因為他爲了政治的關係纔和我接近……）假使他自己不愛我，我現在可以勇敢地說出這句話來。我的心傾向到他身上去了。職務並沒有規定好，祇要有時進宮去一趟……伴皇帝騎馬出遊，也就完了。我擅善騎馬。他在午飯前出遊，隨行的平常總是達武，我，奴隸羅司丹……」

「孔司丹，」——公爵不知怎麼忽然脫口說出。

「不，孔司丹當時沒有在那裏；他當時送遞一封信……給約瑟芬皇后；但是代替他的是兩個傳令兵，幾個波蘭的驃騎兵……他的隨員就是這幾個，自然將軍們和大將們不在內，拿破崙時常帶他們同去視察地方情形，軍隊佈置，還互相商議……我現在記得，常留在他身邊是達武：一個魁偉的，肥胖的，冷靜的人，

戴着眼鏡，露出奇怪的眼神。皇帝時常和他商議。他珍重他的意見。我記得，他們已經商議了幾天；達武早晨和晚上都來，甚至時常辯論；拿破崙終於有點同意了。他們兩人在書房裏，第三個就是我，他們差不多不注意我的存在。突然，拿破崙的眼神偶然地落到我身上來了。一個奇怪的念頭在他的眼內閃出：「小孩！」——他忽然對我說：「你以為怎樣？假使我信奉正教，釋放你們的農奴，俄羅斯人會服從我麼？」——「永遠不會的！」——我憤激地喊。拿破崙十分驚訝。「我在這小孩的閃耀出愛國主義的眼睛裏，」——他說，——「讀到了俄國人民全體的意思。够了，達武，這全是幻想！您再講另一個計劃罷。」——

「是的，但是連這個計劃也是一個堅強的意思！」——公爵說，顯然感到興趣。——「您覺得這計劃是達武所主張的麼？」

「至少是他們互相商議的。自然這個意思是拿破崙的，鷹鳥的意思，但是另一個計劃也是極有見地的……那就是有名的“conseil du lion”（獅的謀策）拿破崙自己這樣稱呼達武的謀策。這計策就是帶同全體軍隊死守克萊姆林宮，建造軍營，掘築壕溝，擺齊重砲，儘可能地把馬匹多多地宰殺，醃它的肉；儘可能地多多劫取糧食，度過嚴冬；到了春天再從俄羅斯人中間殺開一條血路。這個計策深中拿破崙的心意。我們每天在克萊姆林宮牆周圍巡視，他指出何處應該拆除，何處應該建築，何處築眼鏡堡，何處築半月堡，何處造一排防舍，——他有的是迅快的眼神，敏捷的思想，確定的手段。一切終於決定了。達武逼他作最後的決定。他們兩人又在一起，第三個是我。拿破崙又交叉着手，在屋內踱走。我不能把我的眼神從他的臉上移開，我的心叩擊着：「我走了，」——達武說。「往那兒去？」——拿破崙問。「醃馬肉去，」——達武

說。拿破崙突然抖索了一下，命運已在那裏決定着。「小孩」——他突然對我說，——「你覺得我們的計劃怎麼樣？」他的問我自然等於那些具有絕大聰明才力的人在最後的一剎那間有時用錢幣的正反面卜卦，以決定事情一般。我不向拿破崙，卻向達武，帶着靈感地說：「您最好溜回家去罷，將軍！」這計劃就此被破壞了。達武聳了聳肩，走出去的時候，微語道：「*Bah! Il devient superstitieux!*」（噢！他迷信起來了！）第二天就宣布退卻。」

「這一切是很有趣味的，」——公爵十分輕靜地說，——「假使這一切是有的……那就是我想說……」——他連忙改正。

「公爵呀！」——將軍喊，被他自己的講敘迷醉得即使在極不謹慎的話語前面也許不會停止的。——「您說：『這一切是有的！』但是不但有，還有別的許多呢！這一切不過是些微的事實，政治方面的。但是我對您說，我親眼看見這個偉人在深夜裏的眼淚和呻吟；這是除我以外誰也沒有見到的！後來他已經不哭了，沒有眼淚，有時祇是呻吟着；但是他的臉似乎更加被黑影籠罩了。好像永恆用它的黑暗的翅翼把他遮住。有時在夜裏，我們兩人一塊兒度過整整的數小時，一言也不發。——奴隸羅司丹在鄰室內打着呼鼾；『這人睡得太沈熟了。他是忠於我和朝廷的』——拿破崙說起他。有一天我感到異常痛苦，他突然看到我眼睛裏的淚水；他驚異地望着我，『你可憐我呢！』——他喊。——『你是小孩，也許還有一個小孩憐惜我，那就是我的兒子，Le roi de Rome（羅馬王）其餘的人們，大家全恨我，弟兄們首先會在我不幸的時候把我賣掉的！』我嗚咽着，奔到他身邊去；他當時也忍不住了；我們擁抱着，我們的眼淚濺和在一處。

「您寫信，寫信給約瑟芬皇后！」——我嗚咽地對他說。拿破崙抖索了一下，想了想，對我說：「你使我憶起愛我的第三顆心來了；我很感謝你，我的好友！」他立刻坐下來，寫信給約瑟芬，第二天就派孔司丹把信送去。」

「您的行爲太好了，」——公爵說，——「您把他從忿恨的思想中引到善良的情感上去。」

「就是這樣，公爵，您把一切解釋得真好，和您自己的心相適應！」——將軍歡欣地喊出，奇怪的是真正的眼淚竟在他的眼睛裏閃耀着。——「是的，公爵，是的，這是偉大的景象！您知道不知道，我幾乎隨着他到巴黎去，那時自然會和他一同「監禁在炎熱的島上，」但是我們的命運各自不同！我們分手了：他到炎熱的島上去，他在異常憂愁的時間內總會有一次也許憶起在莫斯科一個可憐的小孩抱住他，饒恕他時，流淚的情景；我呢，被送往士官學校去，在那裏儘遇到嚴格的訓練和同學們粗暴的待遇……唉！一切都成爲灰燼了！我不願意從你母親手裏把你奪走，所以不帶你去！」——他在退卻的那天對我說，——「但是我願意爲你做一點事情。」他已經上馬了。「請您在舍妹的記念冊寫幾個字，留個紀念罷，」——我畏葸地說，因爲他當時顯得心緒不佳，十分陰沈。他回了轉來，要了一支筆，把記念冊取在手裏：「你的妹妹多少歲數？」——他問我，手裏已經握住筆了。「三歲了，」——我回答。「Petite fille alors。」（那末是一個小女孩。）便在記念冊上寫下了幾個字：

“Ne mentez jamais,”

“Napoléon, votre ami sincère,”

「永毋作謊。」

「你的誠摯的朋友拿破崙。」

在這種時間內竟有這樣的勸告，您想一想，公爵！

「是的，這是極可紀念的。」

「這張紙放在鏡框裏，玻璃底下，一輩子懸掛在我妹妹的客廳裏面的最顯明的地方，一直到她死去，她在產後死了；現在這張紙在那裏——我不知道……但是……天呀！已經兩點鐘了！我耽擱了您多少時候呀，公爵！這是無可饒恕的。」

將軍從椅上立起來。

「那裏的話！」——公爵喃聲說。——「您給我許多快樂……這終於……這是太有興趣了；我很感謝您！」

「公爵！」——將軍說，又把他的手握緊得作痛，閃耀的眼睛盯着他，似乎自己突然醒了轉來，被一個突襲來的思念震噴了。——「公爵！您這人太心善了，太坦白了，甚至有時覺得您十分可憐。我和悅地看着您。願上帝賜福給您！但願您的生命從此在愛情中……滋長發榮。我的一生已經完結了，饒恕我呀！再見罷！」

他迅快地走出去，手掩住臉。他的慌擾的出於至誠是公爵不能疑惑的。他也明白，老人走出去的時候，被自己所得到的成功所迷醉；但是他到底預感到他屬於那類說謊的人，他們雖然說謊到狂熱的程度，甚

至到遺忘自己的程度，但是在他的迷醉的最高點上到底會暗中疑惑，人家並不相信，且也不能相信。在他現在所處的地位上，老人會自行醒悟，感到過分的羞慚，疑惑公爵哀憐他，因此覺得受了侮辱。「我把他引到這樣的靈感上去，不會更壞麼？」——公爵驚慌起來，突然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笑了十分鐘。他起初責備自己發出這樣的笑來；但是立即明白沒有什麼可責備的地方，因為他對於將軍感到無窮的憐惜。

他的預感應驗了。他在晚上就接到一封奇怪的信，簡單而且堅決的信。將軍通知他，他也和他永遠分離，他雖然尊敬他，感謝他，但是不願從他那裏接受「貶降一個極不幸的人的體面的哀憐的表示。」公爵聽到老人躲在尼納·阿歷山大洛夫那裏的時候，替他安心了許多。但是我們已經看見，將軍在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那裏也闖下了不少的禍事。我們在這裏不能詳細敘明，但是可以簡單地說，這次會晤的結局是將軍使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喫到了驚嚇，又用對於筭納的辛辣的暗示引起她的憤激。他終於蒙着恥辱被逐出了。就爲了這原因，他度過了這樣的一夜和一早晨，處於完全惡劣的，被騷亂的心緒中，幾乎像瘋狂似的跑到街上去。

郭略還沒有完全了解事情的真相，甚至希望用嚴厲的態度對付他。

「我們現在要跑到什麼地方去呢，你以爲怎樣，將軍？」——他說。——「您既不願意到公爵那裏去，又和萊白及夫吵了嘴，你身邊沒有錢；我是永遠沒有錢的；我們現在祇好在街上喝西風。」

「坐在街上喝西風比沒有西風喝愉快得多，」——將軍喃聲說。——「我這句雙關語引起了……軍官團體憂的……歡欣……那時是四十二年……一千……八百……四十二年，是的……我不記得

了……唉，你不要提醒我，不要提醒我！「我的青年何處去啦？我的新鮮的活力何處去啦？」——有人這般喊……誰喊的，郭略？」

「這是在果戈理的死靈魂裏的爸爸，」——郭略回答，畏葸地斜看着父親。

「死靈魂！是的，死靈魂！你埋葬我的時候，在墳墓上寫下：『死靈魂在此地靜臥』幾個字。

「恥辱攻襲我！」

這句話是誰的，郭略？」

「我不知道，爸爸。」

「葉洛彼郭夫會沒有的！葉洛士卡·葉洛彼郭夫會沒有的……」——他瘋狂地喊，在街上停留了一下。——「而這是兒子，親生的兒子！葉洛彼郭夫這個人有十一個月和我像弟兄一般，我替他出去決鬥……魏郭萊茲基公爵，我們的上尉，在喝酒的時候喊：『格里莎，你在那裏得到你的「安娜」勳章的，你說呀！』——『在我祖國的戰場上，我在那裏得到的！』——我喊道：『妙極了，格里莎！』因此就發生了決鬥，以後他和瑪麗亞·彼得洛夫納·蘇……蘇圖基納結婚，在戰場上被殺死了……子彈從我胸前的十字架那裏跳出去，一直跳到他的額上；『我一生一世也不會忘記的！』他喊了一聲，就倒地死了。我……我規規矩矩地服務着，郭略。我正直地服務着，但是恥辱——『恥辱襲擊我！』你和尼納一塊兒到我墳上去……『可憐的尼納！』我以前這樣稱呼她，郭略，那是老早了，還在最初的時候，她真是愛我呀……尼納！尼納！我把你弄成這樣苦命！你爲了什麼會愛我，你這有耐性的心靈呀！你的母親的心靈是安琪兒一般

的，郭略，你聽見沒有，安琪兒一般的！」

「這個我知道，爸爸。爸爸，我們回到媽媽那裏去罷！她跑出來追我們。您爲什麼站住了呢？好像沒有明白……您哭什麼呀？」

郭略自己也哭泣了，吻父親的手。

「你吻我的手，吻我的！」

「是的，吻您的手，您的手。這有什麼奇怪的？您何必在街中心哭泣，還自稱爲將軍，武人。唔，我們走罷！」

「親愛的孩子，願上帝祝福你，因爲你對於一個受恥辱的……是的！受恥辱的老人，自己的父親，十分尊敬……你將來也會有這樣的一個小孩……Le roi de Rome……（羅馬王）嚇，詛咒，詛咒這家庭！」

「究竟這裏面出了什麼事情呀！」——郭略突然咆哮了。——「發生了什麼事情爲什麼您現在不願意回家呢？您發瘋了嗎？」

「我會解釋，我會對你解釋……我全對你說，你不要喊，人家會聽見的……Le roi de Rome……唉，我真難受，我真憂愁！」

「乳娘，你的墳墓在何處！」

這是誰呼喊出的，郭略？」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誰呼喊出的？我們現在就走，現在就回家去！我要揍笊納一頓，假使有這必要……您又要到那裏去呢？」



但是將軍拖他到鄰近一家房屋的臺階上去。

「往那兒去？這是別人家的臺階！」

將軍坐在臺階上面，拉住郭略的手，牽他到自己身邊去。

「你俯下身去，你俯下身去！」——他喃聲說。——「我全對你說……恥辱……俯下身去……用耳

朵，用耳朵；我就着耳朵說話……」

「您怎麼啦？」——郭略十分害怕，但是還把耳朵湊上去。

「Le roi de Rome……」——將軍微語着，似乎混身抖索。

「什麼……您爲什麼儘說 Le roi de Rome……什麼？」

「我……我……」——將軍又微語着，把「自己的男孩」的肩膀抓得越來越緊。——「我……我

想……我對你……一切，瑪麗亞，瑪麗亞……彼得洛夫納·蘇——蘇——蘇……」

郭略掙脫了身體，自己抓住將軍的肩膀，像瘋子似的看他。老人的臉漲得通紅，嘴唇發藍，細碎的痙攣

在他臉上疾馳。他突然俯下身子，起始輕輕地墮落在郭略的手上。

「中風了！」——郭略朝整個街上呼喊，終於猜到了怎麼會事。

## 第五章

(凝

白)

實際上，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納和哥哥談話時對於公爵向阿格拉耶·葉潘欽求婚消息的

準確性多少有點誇張。也許因為她是目光敏銳的婦女，預先猜到在最近將來應該發生的事情，也許爲了幻想飛散爲雲煙而感到懊喪，（她對於這幻想實際上自己也不相信）她既是一個人，不免以誇張災禍，將更多的毒汁灌進哥哥心內，引爲莫大的快樂，雖然她誠摯地，哀憐地愛他。無論如何，她不會從她的女朋友，葉家的小姐們那裏取得如此準確的消息；祇有一些暗示，沒有說盡的話語，故意的緘默，猜測。也許阿格拉耶的長姊們故意說出一點什麼，以便向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打聽出一點什麼。終於也許她們不免具有婦女常犯的脾氣，喜歡稍稍逗女朋友一下，即使是兒童時代的女朋友。在這許多時候，她們不會一點看不出她的用意來的。

從另一方面講來，公爵在竭力使萊白及夫相信，他沒有什麼話可以告訴他，自己也並沒有發生什麼特別的事情的時候，固然說的是實話，但也許會弄錯的。實際上，在一切方面都好像發生了一點很奇怪的情形：一方面是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而同時又似乎發生了很多的事情。最後的情形就是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用正確的女性的本能猜到的。

葉潘欽家裏怎麼會弄得大家忽然一下全發生了同樣的，一致的意思，就是阿格拉耶方面已出了重要的事件，她的命運正在決定中——這是很難按照次序敘講的。但是這意思在大家心中剛一閃現，立刻大家一下子全說他們早就全都看了出來，全都明顯地預見到，還是從「可憐的騎士」一起就全都明白了，甚至還在以前，不過當時還不願意相信這樣離奇的事情。姊姊們都這樣說：自然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是比大家先看出，先知道的，「她的心早已痛了起來，」但是「不管早不早，現在一想到公爵，她忽然感

到太不自在，就是因為這念頭使她的腦筋弄得完全迷惘了。這裏還有一個問題必須立即解決，但是不但不能解決，可憐的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無論怎樣着急，甚至連問題本身都不能完全明晰地設定下來。事情是很難的：「公爵這人好不好呢？這一切好不好呢？假使不好（這是無疑的），那末不好在什麼地方？假使好（這也是可能的），那末究竟好在什麼地方？」一家之主，伊凡·費道洛維奇，自己最先自然感覺驚異，但是以後忽然承認，「真是的，連他也一直有點涉想到，突然彷彿涉想到這類情形！」他在夫人威稜的眼神之下，立刻沈默下去了，但在早晨沈默着，到了晚上，和夫人獨自相對，不能不重又說話的時候，忽然好像特別勇敢地表示出幾個意料不到的意思：「實際上怎麼樣呢……」（沈默）「自然，這一切是很奇怪的，祇要是實在的。他並不爭論，但是……」（又是沈默）「從另一方面說，假使對於事物作直接的觀察，那末公爵真是極妙的青年人，並且……並且……再加上那個名姓，我們的名族的名姓，所有這一切會帶上維持在社會的眼睛裏已失去地位的氏族名譽的樣子，那就是從這個眼光上觀察，那就是說，因為……自然是社會；社會就是社會；但是公爵到底不是沒有財產的，即使甚至祇有一點點……他還有……還有……還有……」（持久的沈默和根本的無話可講。）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聽了丈夫的話，她的怒氣完全無可抑止了。

（癡 白）

據她看來，一切事情都是一無可赦恕的，甚至是犯罪的無聊行爲，一種荒誕的現象，愚蠢的，離奇的！「最先是一個小公爵是有病的白癡，再加上是傻瓜，沒有見過世面，在社會上並無地位；把他拿出來給誰看？往那裏安插？一個無可赦恕的民主派，甚至連爵位也沒有，還有……還有……白洛孔司卡耶會怎麼說？」

呢？我們爲阿格拉耶設想，而且計劃的是這樣的，這樣的丈夫麼？最後的一個論據自然最爲重要。母親的心在一想到這層的時候就抖索起來，充滿了血和眼淚，雖然同時在這心裏有什麼東西蠕動着，突然對她說：「公爵有什麼地方不是你所需要的那類人呢？」就是自己心裏的這種反抗，對於麗薩魏達·博羅可非也夫納最爲麻煩。

阿格拉耶的姊妹們不知爲什麼原因對於公爵的念頭頗致欣悅；甚至不很認爲奇怪；一句話，她們竟忽然甚至完全立到他的方面去了。但是她們兩人決定沈默。家庭中已有一個一成不變的習慣，就是麗薩魏達·博羅可非也夫納在任何普通的，和家庭中爭論的焦點上的反駁和抵抗增長得越固執越激烈，便越能對於大家成爲她也許業已同意這焦點的表示。但是阿歷山大·伊凡諾夫納不能完全沈默。母親早已承認她爲自己的顧問，現在時時刻刻叫她來，向她徵詢意見，而主要的是回憶，就像：「這是怎麼發生的？爲什麼誰也沒有看見爲什麼當時沒有說？當時這個頑劣的『可憐的騎士』究竟含着什麼意思爲什麼麗薩魏達·博羅可非也夫納一人被派定顧到一切，注意一切，預先猜到一切，而別的人什麼事情也不做，祇是數數烏鴉呢？』等等。阿歷山大·伊凡諾夫納起初還謹慎，祇說父親的意見她認爲很對，因爲梅思金公爵被選爲葉潘欽家一個女兒的東牀佳婿一事，在社會的眼光上會認爲極滿意的。她漸漸地興奮起來，甚至說，公爵並不是一傻瓜，一旦從來沒有成爲傻瓜，至於說到地位一層——過幾年之後，在我們俄國一個正經的人士的地位，究竟將在什麼上面表示出來？是不是和以前一樣，必須博取功名呢？還是在別的什麼上面？母親對於這些話立刻嚴厲地回答，阿歷山大是一個自由思想派，全是可惡的婦女問題在

那裏作祟。』半小時後她進城去，從那裏轉到石島上去見白洛孔司卡耶。她這時恰巧到彼得堡來，但不久就要離開。白洛孔司卡耶是阿格拉耶的乾娘。

「老太婆」白洛孔司卡耶傾聽了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一套瘡疾般的絕望的自白，一點也沒有被弄得十分糊塗的母親的眼淚所感動，甚至帶着譏笑着看着她。她是性情極端專擅的人；在友誼中，甚至多年的交誼中，決不容許平等地位的存在，把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根本看作自己的 *Protegee*（被保護人），仍舊和三十五年前一樣，怎麼也看不慣她那種魯莽的、獨立的性格。她說：「他們由於舊習慣，似乎有點神經過敏，大驚小怪，她無論如何仔細傾聽，還是不相信他們那裏果真發生了什麼正經的事情；不如等一等，看以後怎樣再說；公爵在她看來是一個正經的青年人，雖然有病，行動奇特，而且在社會上的地位太小。最壞的是他竟公然納妾。」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很明白，白洛孔司卡耶因為她所介紹的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遭到失敗，有點生氣。她回到伯夫洛夫司克去的時候，比離開的時候更加惹惱，於是大家立刻全挨受到了，主要的是因為「大家全發瘋了，」這類事情是根本沒有人像他們那樣做的，「何必這麼忙呢？出了什麼事情呢？無論我怎樣仔細看，怎麼也不能斷定，果真出了什麼事情！等一等，看一看情形再說罷！儘管讓伊凡·費道洛維奇怎樣去幻想罷，又何必如此大驚小怪呢？」等等，等等。

原來必須安靜下去，冷淡地看望，等候。然而可嘆的是安靜沒有保持到五分鐘。母親到石島上去的時候所發生的新聞給冷靜態度以首次的打擊。（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的進城發生在公爵在十二點鐘「不是九點鐘」上她們家去的次日。）姊姊們對於母親不耐煩的盤問很詳細地回答着，首先說，

（癡白）

「她不在家的時候似乎一點也沒有出什麼事情。」公爵來是來過的，但是阿格拉耶有半小時沒有出來見他，以後出來了，一出來，立刻向公爵提議下象棋；但是公爵並不會下，阿格拉耶立刻贏了；她覺得很快樂，因為公爵不會下，儘羞他，使人看着公爵覺得十分可憐。後來她又提議打紙牌，作「傻瓜」的遊戲。但是結果成爲相反的：公爵很會玩「傻瓜」的遊戲，正像……正像專家一般；他要得太巧妙了；儘管阿格拉耶怎麼施展欺騙手段，調換紙牌，到底每次總是他勝利，使她成爲「傻瓜」；一連五次都是如此。阿格拉耶惱怒異常，甚至完全忘記了自己；對公爵說出許多尖刻的，兇惡的話，竟使他停止了笑聲。等到她後來對他說：「她的脚再也不會跨進這屋子，在他坐在這裏的時候；在出了這一切事情之後，他還時常到她們家裏去，夜裏一點鐘還去，在他的方面甚至沒有良心的舉動。」那一套話的時候，他的臉完全露出慘白的顏色。她隨後把門一碰，就走出去了。公爵離開的時候像送殯後回去的樣子，儘管她們大家怎樣安慰他。在公爵走後過了不到一刻鐘，阿格拉耶突然從樓上跑到平臺上來，匆匆忙忙地甚至連眼睛都沒有擦乾，（她的眼睛是哭腫了的。）她跑下來，因為郭略上她們家裏去，帶來了一隻刺蝟。她們大家全看起刺蝟來了；她們問郭略，刺蝟從那裏來的，他說，不是他的。他現在和郭司卡·萊白及夫，中學校裏的同學，一塊兒在街上走路，他留在街上，不好意思走進來，因為手裏還握着一把斧頭；刺蝟和斧頭是他們剛纔從在路上遇到的農夫那裏買來的。那農夫在那裏出售刺蝟，索價五十戈比，至於斧頭是他們自己勸他賣的，因為恰巧有用，而且還是一把很好的斧子。阿格拉耶忽然起始對郭略死纏着，讓他立刻把刺蝟賣給她。她顯得非常興奮，甚至稱郭略爲「親愛的。」郭略許久不肯答應，但是終於經不起人家一再的堅請，把郭士卡·萊白及夫喚

來。他果真拿着一把斧頭走了進來，顯出很慚愧的神色。但是忽然發現這刺蝟不是他們的，卻屬於第三個男孩，彼得洛夫所有。他給他們兩個人錢，讓他們向第四個男孩買一本石洛賽爾的「歷史教科書」，因為那個男孩等錢用，很便宜地出賣。他們正要去買石洛賽爾的「歷史教科書」，但是途中忍不住竟買下了那隻刺蝟，所以現在刺蝟和斧頭都屬於第三個男孩所有，他們現在就要給他送去，以代替那本石洛賽爾的「歷史教科書」。阿格拉耶堅持地想買下這隻刺蝟來，他們後來決定出賣了。阿格拉耶一買下那隻刺蝟以後，立刻由郭略幫忙，把它放在編織的筐內，蓋上飯巾，請郭略不要響到任何地方去，立刻把刺蝟送給公爵，用她的名義送去，請他接受下來，作為「她的深深的敬意的表示」。郭略很快樂地答應了下來，一口說他一定就送去，但是立刻釘着就問：「用刺蝟做禮物有什麼意義？」阿格拉耶回答他，這於他並不相干。他回答說他深信這裏含有比喻的意思。阿格拉耶生了氣，對他厲聲說他是一個小孩，別的沒有什麼。郭略立刻駁她，假使他不把她當作婦女似的尊重，且不尊重自己的信念，必將立即使她證明出，他是能以對於這般的侮辱作出報復行動來的。然而結果還是由郭略高高興興地把刺蝟送去，郭士卡·萊白及夫也跟着他走了。阿格拉耶看見郭略把筐子搖幌得太利害，竟忍不住，從平臺上朝他後面喊道：「郭略，請你不要掉在地上呀！」——那樣子好像剛纔並沒有和他相罵似的，郭略止住步，也像沒有相罵一般，用極樂意的態度喊道：「不，我不會掉的，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請您完全放心罷！」立刻低着腦袋跑走了，阿格拉耶哈哈地大笑了一陣，很滿意地跑到自己屋內去，以後整天都是很快樂的。

這新聞使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完全震愕了。究竟似乎爲了什麼呢？但是她的情緒顯然是很

惡劣的。她的驚慌已升到了極端的程度。主要的是那隻刺蝟。刺蝟究竟有什麼講究？暗含着什麼意思？有什麼約定？那是什麼暗號？什麼密碼？那個可憐的伊凡·費道洛維奇，盤問時恰巧在旁邊，一開口就把事情完全弄壞了。據他的意見，這裏面並沒有什麼密碼，說到刺蝟一層——「那簡直就是刺蝟——含着友誼，釋去前嫌，和解的意思，總而言之，這一切全是開開玩笑，一個天真的，無可恕赦的玩笑。」

我們應該附加一句；他完全猜對了。公爵從阿格拉耶那裏回來，受了她的恥笑，又遭她的驅逐，坐在那裏有半小時之久，露出極陰鬱的絕望的神色，忽然郭略拿着一隻刺蝟跑來了。天空立刻晴朗；公爵好像復活了；盤問着郭略，對於他所說的每句話仔細推敲着，反覆覆地問了十遍，笑得像嬰孩，不時握兩個笑着，且明顯地望着他的小孩的手。原來阿格拉耶業已饒恕他，他今天晚上又可以上她家裏去，這對於他不但極重要的，且是關係一切的事情。

「我們還祇是一些小孩，郭略！並且……並且……我們全是孩子，那是多末好呀！」——他終於迷醉了似地喊出。

「她簡直就是愛上了您公爵，別的沒有什麼！」——郭略帶着威信和莊嚴回答。

公爵臉紅了，但是這一次沒有說出一句話來，郭略拍掌大笑；一分鐘後公爵也笑了，以後每五分鐘便看一次錶，時間過了多少，到晚上還存下多少時候，就這樣一直到晚上。

但是情緒占了上風；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終於忍不住，發作了歇司底里症。儘管她的丈夫和女兒們大家全行反對，她立刻打發人喚阿格拉耶來，想向她提出最後的問題，還從她那裏取得最明顯的，



最後的答復。「爲了一下子加以解決，從肩膀上卸去重負，從此便可以不再去提它了！」——否則，——她說，——「我會活不到晚上的！」到了這裏大家纔猜着，這事情已弄到如此無意義的地步。除去虛假的驚異憤激譁笑，對於公爵和一切盤問的人們嘲笑之外，——絲毫也沒有從阿格拉耶那裏得到什麼。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躺到牀上，到了喝茶的時候纔出來，大家都等候着公爵到那時候會來的。她帶着戰慄期待公爵的來到，等到來了以後，幾乎發作了歇司底里症。

公爵自己也是畏葸地走了進來，幾乎像是偷偷摸摸的，發出奇怪的微笑，朝大家的眼睛看望，似乎對大家發問，因爲阿格拉耶不在屋內，使他立刻發生了驚懼。在這個晚上沒有一個外人，祇有家裏的人。公爵還在彼得堡，爲了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叔叔的事情。——那怕他在這裏也好，那怕讓他也說兩句話呀，——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渴念着他。伊凡·費道洛維奇坐在那裏顯出十分焦慮的態度。姊妹們也很嚴肅，好像故意沈默着。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不知道如何起始談話。她忽然拚命罵起鐵路來，用堅決的挑戰的神色看望公爵。

唉！阿格拉耶始終不出來，公爵簡直窘極了。他一面抖慄着，露出慌張的樣子，一面表示出修理鐵路極有益處的意見，但是阿台拉意達突然笑了，公爵又被消滅了。就在這一剎那間，阿格拉耶安靜而且鄭重地走了進來，極有禮貌地對公爵交換了鞠躬，莊嚴地坐在圓桌旁極顯著的地方。她帶着疑問看了公爵一眼。大家全明白已到了解決一切疑難的時間了。

「您收到我的刺蝟沒有？」——她堅定地，幾乎生氣地問。

「收到了。」——公爵回答，臉色發紅，沈住呼吸。  
「請您立刻解釋一下，您的意見是怎樣的？爲了使母親和所有我們的家庭得到安寧起見，這是必須的。」

「你聽着，阿格拉耶……」將軍突然不安起來。

「這簡直超出一切範圍了！」——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忽然有點懼怕了。

「並沒有什麼範圍呀，媽媽！」——女兒立刻嚴厲地回答。——「我今天送給公爵一隻刺蝟，願意知道他的意見怎麼樣，公爵？」

「什麼意見，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

「關於刺蝟的。」

「那就是說……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您想知道，我怎樣接受……那隻刺蝟……或者不如說我有什麼看法……關於送這樣的禮物……那就是送一隻刺蝟……那末我覺得，總括一句話……」

他透不出氣來，沈默了。

「您說得並不多呀。」——阿格拉耶等候了五秒鐘。——「好的，我答應把刺蝟放在一邊，但是我很高興，我終於能夠解決這一切積聚下來的疑惑。現在我當面請問您自己：您是不是向我求婚？」

「唉，天呀！」——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脫口說了出來。

公爵抖擻了一下，身體搖曳了。伊凡·費道洛維奇呆了；姊姊們皺着眉頭。

「不要說謊，公爵，說實話罷。爲了您，大家儘奇奇怪怪地盤問我，這類盤問究竟有什麼根據呢？」

「我並沒有向您求婚，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公爵說，忽然顯得活潑些。——「但是……您自己知道，我怎樣愛您，相信您……即使現在也是的……」

「我問您：您現在是不是向我求婚？」

「求的。」——公爵回答，沈住了呼吸。

隨來了強烈的，普遍的騷動。

「這一切全不對，親愛的朋友。」——伊凡·費道洛維奇說，露出十分騷亂的樣子。——「假使這樣……這幾乎是不可能的，阿格拉耶……對不住，公爵，對不住，我的親愛的……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他向他太太求援。——「你應該……了解……」

「我拒絕，我拒絕！」——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揮手。

「讓我說下去，Maman，我在這件事情裏總還應該算數罷：現在正是決定我的命運的嚴重的時刻，（阿格拉耶就是這樣說出來的，）所以我願意自己知道，還願意當着大家……請問您，公爵，假使您「有了這樣的心願，」您打算怎樣保障我的幸福？」

「我真是不知道，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應該怎麼樣回答您；回答什麼呢？而且……有必要麼？」

「您大概害臊起來，還在那裏喘氣呢。您休息一會，振作一下精神，喝一杯水；不久就會端茶給您的。」

「我愛您，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我很愛您；我愛您一個人……請您不要開玩笑，我很愛您。」

麼樣？

「但這是極重要的事情；我們不是小孩，應該作正確的觀察……現在請您解釋，您的財產的狀況怎

麼？」

「得啦，得啦，阿格拉耶！你怎麼啦？這不對，這不對……」——伊凡·費道洛維奇驚懼地喃語。

「恥辱！」——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洪響地微語着。

「發瘋了！」——阿歷山大也洪響地微語。

「財產……那就是錢麼？」——公爵驚異了。

「就是的。」

「我……我現在有十三萬五千」——公爵喃聲說，臉漲得通紅。

「祇有這末一點麼？」——阿格拉耶大聲而且公開地驚異起來，一點也不臉紅。——「但是不要緊；

尤其假使省吃儉用……您打算做官麼？」

「我打算應家庭教師的考試……」

「這很好；這自然會增加我們的收入。您打算充當侍從武官麼？」

「侍從武官麼？我並沒有想像到，但是……」

在這裏，兩個姊姊都忍不住，迸出笑聲來了。阿格拉耶早就在阿台拉意達抽動着的臉上看出了迅速

的，阻攔不住的笑聲的痕迹，這笑聲她現在還用全力忍住。阿格拉耶威嚴地朝發笑的姊姊們看了一眼，但

是自己連一秒鐘也忍不住，頓時發出極瘋狂的，幾乎帶着歇司底里性的嘩笑；她終於跳了起來，從屋內跑

出了。

「我早就知道這祇是鬧鬧玩笑，沒有別的——阿台拉意達喊——從最初起，從刺蝟起。」

「不，這個我是不能允許的，這個我是不能允許的！」——羅薩魏達·博羅可非也夫納忽然發怒，匆遽地出去追阿格拉耶。姊姊們也立刻跟着她跑走了。室內祇留下公爵和一家之主。

「這個，這個……你能想像到這類事情麼，萊夫·尼古拉也維奇！」——將軍厲聲喊，顯然自己不明白想說什麼話。——「不，正正經經地，正正經經地說？」

「我看，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在那裏取笑我。」——公爵悲戚地回答。

「等一等，老弟。我先去，你等一等……因為……你最好對我解釋，萊夫·尼古拉也維奇，最好對我解釋：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這一切，從整個地說來，有什麼意思？老弟，你自己也會同意的。我是父親。到底還是父親，我簡直一點也不明白；那怕你來對我解釋一下！」

「我愛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她知道的……好像早就知道的。」  
將軍聳了聳肩膀。

「奇怪，奇怪……你很愛麼？」

「很愛。」

「奇怪，這一切我覺得很奇怪。這樣的意外和打擊……你瞧，親愛的，我並不指財產而言，（雖然我猜你的財產會多一些）但是……女兒的幸福……到底……你能不能保障……這幸福呢？並且……並

且……這算是什麼？她這種樣子是開玩笑，還是實在的？不是指你的方面，卻是指她的方面。」

門內傳出阿歷山大·伊凡諾夫納的聲音；她喚父親進去。

「等一等，老弟，等一等！等一等，想一想！我立刻就來……」——他匆忙地說，幾乎驚懼地向阿歷山大呼喚的地方奔去。

他遇見夫人和女兒互相擁抱着，兩人都流着眼淚。這是幸福的，和悅的，和解的淚水。阿格拉耶吻母親的手，頰，唇；兩人互相緊挨在一起。

「你瞧她，伊凡·費道洛維奇，現在這是她整個的樣子！」——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說。

阿格拉耶把她的幸福的，哭泣的臉從母親的胸內回轉來看了父親一眼，大聲發笑，跳到他身邊，緊緊地抱着他，吻了幾遍。以後又奔到母親身前，臉龐完全在她的胸內躲藏了起來，不讓任何人看見，立刻又哭了。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用圍巾的尾梢覆蓋着她。

「你這個殘忍的女孩，你把我们弄得像什麼樣子呢？真是的！」——她說，但已經露出快樂的樣子，好像突然呼吸得容易些。

「殘忍的！我是殘忍的！」——阿格拉耶突然搶上去說，——「我是沒有價值的！嬌寵慣的！您告訴爸爸去對啊，他在這裏呢，爸爸，你在這裏麼？你聽見的！」——她帶着眼淚笑了。

「親愛的朋友，我的偶像！」——滿臉喜容的將軍吻她的手。（阿格拉耶並不掙奪她的手。）——「那末你愛這個……這個人麼？」

「不，不，不！我不能忍受……你這位青年，我不能忍受！」——阿格拉耶忽然發怒，擡起頭來。——「假使爸爸，你再敢……我對你正正經經地說話；你聽着：我正正經經地說！」

她果真正正經經地說話；甚至整個的臉都紅了，眼睛閃耀着。父親愣住了，顯得非常驚懼，但是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從阿格拉耶背後對他示意，他明白，「不要再盤問下去。」

「假使這樣，我的安琪兒，也就隨你便罷，這是你的自由。他一個人在那裏等候；要不要對他暗示一下，客客氣氣地，讓他走開？」

將軍也跟着向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使了一個眉眼。

「不，不，這是多餘的；尤其不必客客氣氣地。你先出去；我以後再來，我就來。我想對這個……青年人賠罪，因為我得罪了他。」

「得罪得很利害，」——伊凡·費道洛維奇說。

「既然這樣……你們大家最好留在這裏，我一個人先去，你們立刻跟在我後面出去，你們立刻就來；這樣好些。」

她已經走到門旁，忽然又回來了。

「我要笑出來的！我會笑死的！」——她悲愁地說。

但是就在這一剎那間回轉身去，跑到公爵那裏去了。

「這是什麼意思？你以為怎樣？」——伊凡·費道洛維奇迅快地說。

「我怕說出來，」——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也迅快地回答。——「據我看來，這是明顯的。」

「據我看來，也是明顯的。明顯得太陽一般。她有了愛情。」

「不但愛，簡直是戀！」——阿歷山大·伊凡諾夫納說。——「不過戀的是什麼樣的人呀？」

「願上帝祝福她，既然她的命運如此！」——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虔誠地畫十字。

「命運，一定是的，」——將軍同意。——「人是逃避不掉命運的！」

大家全走到客廳裏去，在那裏又有奇怪的事情等候着。

阿格拉耶走近公爵身旁的時候，不但不笑，像她所懼怕的那樣，但竟甚至畏葸地對他說：

「請您饒恕一個愚蠢的，頑劣的，嬌養的女孩。（她拉他的手。）請您相信，我們大家全十分尊敬您。我竟敢把您的美好的……善良的率真坦白的性格變為取笑的資料，請您恕我這種小孩般的，淘氣的行為，請您恕我堅持地問出那一套離奇的話，這套話自然不會有一點後果的……」

阿格拉耶用特別着重的口氣說出最後的兩句話。

父親，母親和姊姊們，走進客廳的時候，正好全都看見而且聽見。她所說「不會有一點後果的離奇的話，」還有阿格拉耶說出這句話時的那種嚴肅的情緒，使大家大為驚愕。大家用疑問的神情對看了一眼。但是公爵似乎沒有了解這句話，感到過度的幸福。

「您爲什麼這樣說話，」——他喃聲說。——「您爲什麼要……請求……饒恕……」

他甚至想說出他是不配有人向他請求饒恕的。誰知道，他也許已覺察到那句「沒有一點後果的離



奇的話」的意義，但是以他這樣奇怪的人，也許甚至會對於這句話感到欣悅。無疑地，祇要他還能不受攔阻地常到阿格拉耶那裏去，准許他和她說話，和她坐在一處，和她一同出去散步，這對於他已成爲無上的幸福。誰知道，也許會一輩子以此爲滿足！（就是這種滿足似乎是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暗中最懼怕的；她業已猜到了她暗中懼怕許多事情，自己又不曾說出來。）

公爵在這天晚上那樣的活潑而且恢復了勇氣，真是難於形容的。他高興得使大家都看着他高興起來，——阿格拉耶的姊妹們以後這樣說。他起始談笑自若，這是半年來，從他初次和葉家相識的那個早晨起沒有過的。他重返彼得堡的時候，顯著地，故意地沈默着，新近，當着大家面前，對S公爵說他必須自行忍耐，默不發言，因爲他沒有自己將思想講出，而再加抑壓的權利。在這晚上，他差不多一個人說話，講了許多話；極明顯地，快樂地，詳細地回答一切的問題。但是他的話裏並沒有露出一點和情話相仿的樣子。這全是一些嚴肅的，有時甚至充滿智慧的意思。公爵甚至講出了他自己的幾個觀點，幾種祕密的觀察。假使這些話不是一敘講得這樣美妙，——甚至會顯得十分可笑的，——聽到的人們以後全都同意着。將軍雖然愛聽嚴肅的談話題目，但是他和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暗中覺得學究氣太重了一些，後來甚至顯得憂鬱了。然而公爵以後竟講出了幾個極可笑的笑話，因爲他自己首先笑起來，引得別人也都笑了，說是對於那些笑話本身發笑，還不如說是對於他的快樂的笑發笑。至於說到阿格拉耶，她差不多甚至整個晚上都沒有說話；但是不間斷地聽萊夫·尼古拉也維奇說話，甚至不見得聽他說話，卻是看望他。

「看得連眼睛也不轉一下；仔細地聽他的每句話；簡直像捕捉一般，簡直像捕捉一般！」——麗薩魏

達·博羅可菲也夫納以後對丈夫說——「但是你要是對她說，她有了愛情，她無論如何是不愛聽的！」

「有什麼辦法，——這是命運！」——將軍聳了聳肩。他許多時候重複着這句心愛的話。我們還要補充的是他因為是事務家，所以在現在這種情形之下，有許多地方為他所不喜，而主要的卻在於事情的含混不明；但是他暫時也決定沈默，看望——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的眼睛。

這個家庭的欣悅的情緒持續得不久。第二天上，阿格拉耶又和公爵吵嘴，這樣子不斷地繼續着，在最後的幾天內。她在整整的數小時內取笑公爵，把他弄成一個丑角。固然，他們有時在家裏的小花園的涼亭內坐上一兩點鐘，但是大家看見在這些時候差不多永遠由公爵給阿格拉耶讀報，或讀些什麼書。

「您知道不知道，——阿格拉耶有一次中斷了讀報，對他說，——「我覺得您太沒有學問。人家問您，某人是什麼樣的人？那些事情發生在那一年？那篇論文的題目是什麼？您總是不知道的。您太可憐了。」

「我對您說過，我是沒有學問的，——公爵回答。

「這樣子，您還想什麼？這樣子，我怎麼還能尊重您？您讀下去罷。但是不必再讀下去。」

就在那天晚上，又從她的身上閃現了使大家覺得十分神祕的東西。S公爵回來了。阿格拉耶對他 very 和藹，問起關於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許多話。（萊夫·尼古拉也維奇公爵還沒有來。）S公爵突然暗示出，「家庭內不久將有新的變動，——爲了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漏出了幾句話，意思彷彿說，阿台拉意達的婚期也許又要延擱下來，以便兩樁喜事一塊兒辦。爲了所有這些愚蠢的猜測，阿格拉耶驟然發怒；她脫口而出地說，「她還不算接替任何人的情婦的位置。」

這些話使大家驚愕，特別是父母。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和丈夫秘密商議時，堅持着必須根本地把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問題對公爵提出來，要求他的解釋。

伊凡·費道洛維奇賭咒說，這不過是「怪誕的行爲」，由於阿格拉耶的「好羞」而發生的；假使公爵不提起婚事的話，便不會有這種「怪誕的行動」，因為阿格拉耶自己也知道，確實知道，這不過是善良的人們造出來的謠言，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即將嫁給羅果靜，公爵不但和她不發生關係，且竟毫不相干；假使說句真話，甚至從來沒有發生過關係。

公爵總歸一點也沒有感到不安，繼續過着極快樂的生活。自然他有時在阿格拉耶的眼神內覺察出陰暗的，不耐煩的一點什麼；但是因為他比較地相信一點別的什麼，黑陰也就自行消滅了。他一相信以後，便不會再有什麼動搖。他也許顯得過分安靜；至少伊鮑里特這樣覺得。他有一次偶然和公爵在公園內相遇。

「我當時對您說您有了戀愛，不是說對了麼？」——他起始說，自己走到公爵身前，阻止他向前走。公爵和他握手，對他道賀，因為「他的臉色極好」。病人自己也覺得精神很爽快，這是犯肺癆的人們通有的現象。

他走到公爵面前，本來打算爲了他的幸福的臉色對他說些刁惡的話，但是立刻弄得迷惘異常，說起自己來了。他起始訴怨，許多時候說出不少抱怨的話語，而且說得極不聯貫。

「您不會相信，」——他說，——「他們大家是如何地惹惱，瑣碎，自私，虛榮，庸碌；您相信不相信，他們

收留下我來，祇有一個條件，就是使我趕快死去，現在我並沒有死，反而減輕些，這使大家都發瘋了。真是趣劇！我可以打賭，您不相信我。」

公爵不高興反駁他。

「我有時甚至又想搬到您那裏去住，」——伊鮑里特不經意地說，——「那末您並不認爲他們所以收留一個人，就爲了他一定會死，而且很快就會死的緣故麼？」

「我以爲，他們請您去住，是爲了什麼別的理由。」

「噢！您並不像人家所形容的那樣簡單！現在還不是時候，否則，我可以把箱納的事情和他的希望告訴一點給您。公爵，有人在您的背後施展陰謀，毫不憐惜地施展陰謀……您還這樣安靜，真使我覺得可惜。可惜的是您不會不這樣！」

「竟會可惜這個上頭去的！」——公爵笑了。——「您以爲我假使不安靜些，就要更幸福些麼？」

「寧可做一個不幸的人，但是知道一切，卻不願做幸福的人，而過着傻瓜的生活。您似乎一點也不相信，在那個方面……有人和您競爭麼？」

「您所說關於競爭的話有點嘲諷的意味，伊鮑里特；我可惜，我沒有權利回答您。至於說到箱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您自己也應該同意，他在喪失了一切之後自然不能再處以鎮靜，假使您有一部分知道他的事情。我覺得最好從這個眼光上加以觀察。他還來得及變換他的氣質；他可以活許多時候，生命是極豐富的……然而……然而……」——公爵突然找不出話頭來了。——「關於陰謀一層……我簡直

不明白您說的是什麼話；我們不如把這談話攔下來罷，伊鮑里特。」

「暫時攔下來也好。您總是不能不做出正直的樣子來的。公爵，您必須自己用手指摸一摸，纔會不相信的，哈哈，您現在很看不起我，您說是不是？」

「爲什麼？就爲了您以前和現在受了比較多的痛苦麼？」

「不是的，那是爲了我不配受這痛苦。」

「一個人所受的痛苦越多，便越配受痛苦。阿格拉耶·伊凡諾夫讀過您的懺悔錄以後，很想見您一面，但是……」

「儘延擱下來……她不能夠，我明白的，我明白的……」——伊鮑里特打斷他的話，好像竭力避免談這件事情。——「聽說您自己把這一套嘮哩嘮叨的話朗誦給她聽；那篇東西是在夢囈中寫出來的。我不明白，一個人怎麼會弄到這種程度，——且不必說是殘忍，（因爲這對於我是恥辱的，）卻可以說怎麼會有那樣孩子氣的虛榮和忿恨，竟用這懺悔錄來責備我，用它作爲一個武器，來反對我！您不必擔心，我並不是說您……」

（癡白）  
「但是我很可惜您自己拒絕這篇文章，伊鮑里特，它是很誠懇的，即使是其中最可笑的方面——這些可笑的方面是很多的，（伊鮑里特皺緊了眉頭，）——也可以用痛苦來贖取，因爲自己承認這一切也就是痛苦……也許是極大的勇敢。這篇文章裏所包含的思想一定有正直的根據，不管外表上是怎樣的。時間越長，我越看得清楚，我可以對您賭咒。我並不批評您，我這樣說爲了表示自己的意見。我很可惜我當

時沒有說話……」

伊鮑里特臉紅了。他閃出一個念頭，也許公爵在那裏裝假，捕捉他；但是仔細看了看他的臉，他不能不相信他的誠懇；他的臉色立刻明朗了。

「但是總歸要死的！」——他說着，幾乎要加上一句「像我這樣的人總歸會死的！」的話。——「您想一想，您的筭納真把我磨折得够了；他異想天開地駁復着，也許從當時聽我的那篇文字的人們中間，有三四個人會比我先死！這是什麼話！他以為這是對於我的一個安慰，哈哈！哈！哈！他們還沒有死；假使甚至這些人全都死光，也於我有什麼安慰，您自己想一想！他已度人；但是他還走得更遠，他現在簡直罵起人來，他說，正經的人在遇到這類事情時會默默而死的，而我這種做法不過是一種自私心的表現！什麼話！在他的方面那纔是自私心的表現呢！他們的自私心如何的細膩，同時不如說是如何像公牛似的粗魯，雖然他們怎麼也不能在自己身上發現這自私心……公爵，你讀過十八世紀斯台彭·格萊鮑夫被處死的故

事麼？我昨天偶然讀到……」

「那一個斯台彭·格萊鮑夫？」

「在彼得大帝時代被釘在木樁上的。」

「哎喲，我的天呀，我知道的！在木樁上坐了十五小時，在大寒時候，穿着皮裘，莊嚴堂皇地就死；我讀過的……怎麼樣呢？」

「上帝會給人們這樣的死法，但是不會給我們！您也許以為，我不會像格萊鮑夫那樣死麼？」

「完全不，」——公爵羞慚起來。——「我不過想說，您……您並不見得像格萊鮑夫，但是……您……您那時候會成爲……」

「我猜到了：會成爲奧司台爾孟，並不是格萊鮑夫——你是不是想說這句話？」

「那一個奧司台爾孟？」——公爵驚異了。

「奧司台爾孟，外交家奧司台爾孟，彼得時代的奧斯台爾孟。」——伊鮑里特喃聲說，忽然有點茫然了，隨來了一些困窘的情況。

「不，不！我並不想說這個。」——公爵在沈默了一會以後突然說，——「我覺得，您……從來沒有成爲奧司台爾孟。」

伊鮑里特皺眉了。

「我爲什麼這樣說？」——公爵突然搶上去說，顯然想加以糾正，——「因爲當時的人們（我對您賭咒，這永遠使我驚愕，）好像完全和我們現在不同，不是現在我們這世紀那樣的種族，簡直好像是另一個族類……當時人們好像祇有一個理想，現在都顯得神經質一點，腦筋靈一點，情感多一點，好像一下子會生出兩三個理想來……現在的人心胸寬做些，——我可以賭咒，就是這一層妨礙他成爲像那些世紀那樣的結構簡單的人……我……我說這話單是爲了這個，並不是……」

「我明白，您現在忙着安慰我，爲了您那樣天真地和我的意見不相投合。您完全是一個小孩，公爵！我注意到，你們大家全把我看作……看作一隻磁器茶杯……不要緊，不要緊，我並不生氣。無論如何，我們中

間發生了極可笑的談話；您有時完全成爲一個小孩，公爵。您知道，我也許想成爲比奧司台爾孟好一點的人；爲了奧司台爾孟是不值得從死人裏復活的……但是我看出我必須快點死，否則我自己……請您離開我罷！再見好啦！您自己對我說，您以爲怎樣：我怎樣死纔好呢？最好能弄得……有道德一點，好不好？唔，說罷！

「您從我們身邊走過去，饒恕了我們的幸福罷！」——公爵輕聲說。

「哈哈，哈哈！我真是料到的！我真是等候着這一手的！但是您……但是您……得了罷！您真是能言善辯的人！再見再見！」

## 第六章

關於葉家別墅裏晚上的聚會，等候白洛孔司卡耶光降的消息，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納通知哥哥的也是完全準確的；他們確乎在那天晚上等候客人們光臨；但是她又是描寫得比較強調一些。固然，事情安排得太爲匆忙，甚至帶點完全無用的驚慌，也就因爲這個家庭中一切舉動都是比衆不同的。一切原因都在於「不願再有什麼疑惑」的麗薩魏達·博羅可非也夫納那分不耐煩的心情和兩顆父母的心對於心愛女兒的幸福太熱切的顧慮。再說白洛孔司卡耶實在不久就要離開這裏。因爲她的保護會在社會上發生極重要的意義；又因爲他們希望她會對公爵發生好感，所以他們冀圖「社會」會一直把阿格拉耶的未婚夫從一個有權勢的「老太婆」的手中接受下來，假使其中有什麼奇怪的地方，那末



在如此保護之下也會顯得不大奇怪的。其中的關鍵就在於父母無論如何不會自行解決。『這件事情究竟有沒有奇怪的地方？假使有，那末奇怪到什麼程度？或者完全沒有奇怪的地方？』在現在，由於阿格拉耶的緣故，還沒有取得最後的決定的時候，那些有權威且有資格的人們友誼而且公開的意見是極有用的。無論如何，早晚公爵必須被引入社會上去，他對於這社會是沒有一點概念的。簡單地說，他們打算把他拿出來一給人家看一看。『那天的晚會計劃得很簡單的，祇邀請一些『密友』，人數極少。除去白洛孔司卡耶以外，還邀請一位夫人，一個極重要的貴族和瓦宦的太太。青年人中間被邀請的祇有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一人，他應伴着白洛孔司卡耶同來。』

關於白洛孔司卡耶光臨的消息，公爵在晚會的三天前就聽說了，至於晚會卻在頭天晚上纔知道。他自然看出了家庭人員們忙亂的態度，甚至在他們和他婉轉地提起來時那種暗示的，焦慮的神色上，悟到他們正在擔心着他將要給人們引起如何的印象。然而他也真是差不多一點也沒有重視當前的事件；他所忙的完全是別的：阿格拉耶每小時中顯得越來越使性，越來越陰沈——這使他焦急。他聽到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快要來到這裏的時候，十分高興，說他早就希望看見他。爲了什麼原因這句話誰也不喜歡；阿格拉耶惱恨地離開屋子，深夜十二點鐘公爵要走時，她纔捉到了一個機會，一面送他，一面對他單獨說幾句話。

「我希望您明兒整天不要到我們這裏來，晚上等那些客人們……聚集的時候再來。您知道會有客人來的。」

她不耐煩地，特別嚴厲地說着：她初次說起這個「晚會」。關於客人們的念頭對於她也差不多是無從忍耐的，大家全看出來了。也許她極想爲了這件事情和父母們吵一頓，但是驕傲和羞慚妨礙她說話。公爵立刻明白她也替他擔心（同時又不願意直認擔心）忽然自己也害怕了。

「是的，我被邀請的。」——他回答。

她顯然難於繼續說下去。

「能不能和您正正經經地談點什麼？那怕一生中祇有一次？」——她突然異常生氣，不知道爲了什麼，沒有力量忍住自己。

「可以的，我現在聽着；我很高興。」——公爵喃聲說。

阿格拉耶又沈默了一分鐘，帶着顯著的嫌惡起始說。

「我不高興和他們爭論這件事情；有些情形是他們不會了解的。媽媽有些規矩永遠使我感覺討厭。我並不講父親；問他也沒有用。媽媽自然是一個正直的女人；你祇要敢對她講出一點低卑的話，就可以看得出來。但是她爲什麼要崇拜這些……沒有價值的人們呢！我並不是指白洛孔司卡耶：她是一個無聊的老太婆，性格也無聊，但是很聰明，會把他們大家握在手掌中，——這就是她的長處。唉，真是低卑極了！而且可笑得很：我們永遠是中等階級的人們，中等得再也沒有那樣中等的；爲什麼一定要爬進上等社會裏去呢？姊姊們也想爬到那裏去；S公爵把大家都弄糊塗了。您爲什麼喜歡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來？」

「阿格拉耶！」——公爵說。——「我覺得，您爲我十分擔心，怕我明天在這個社會裏……我栽跟斗，

「是不是？」

「爲您麼怕麼？」——阿格拉耶的臉完全紅了。——「爲什麼我要爲您擔心，那怕您……那怕您完全受人家取笑？於我有什麼相干？您怎麼會說出這樣的話來？什麼叫做「栽跟斗」？這是一個無價值的，俗氣的名詞。」

「這個名詞……在學校裏常說的。」

「即使學校裏常說的，也是無價值的話！您明天大概也打算用這種話談天。您先在家裏從字典裏多找出一些這類的話，那就會引出強烈的印象來了！可惜您走進來的態度是很好的。您從那裏學來的？在大家故意看望您的時候，您會不會有禮貌地舉起茶杯來喝呢？」

「我想我會的。」

「這很可惜；否則我要笑出來的。您至少應該把客廳裏的中國花瓶砸破！它的價格很貴；您儘管砸破它罷。它是人家贈送的。媽媽會發瘋，當着大家面前哭泣的——因爲她最珍重這隻花瓶。您做出您常做的那個手勢，一下子就把它砸碎了吧。您故意坐在它附近。」

「不然，我反而要坐得遠些。謝謝您的警告。」

「這末說來，您預先就怕您會做出那種大模大樣的手勢來的。我敢打賭，您會講起那些「題目」，那些嚴肅的，有學問的，高尚的題目來的，是不是？這是……很有禮貌的！」

「我覺得有點愚蠢……假使說得不是時候。」

「您現在應該一下子永遠記住。」——阿格拉耶終於忍不住了，——「假使您談起什麼死刑，或是俄國的經濟狀況，或是說，『美可以拯救世界。』那末……我自然很高興，而且會笑出來的，但是……我要預先警告您：您以後再也不必在我眼前出現！您聽着：我說得很正經！這一次我說得很正經！」

她果真是正經地說出她的威嚇的話，甚至在她的話裏聽得出，在她的眼神裏看得出一些不尋常的東西，是公爵以前從來沒有看出來的，這自然並不像開玩笑。

「您弄得我現在一定要『講出』這些話來，甚至……也許……會把花瓶碰破的。我剛纔一點也不怕，現在卻怕起一切來了。我一定會栽跟斗的。」

「那末您沈默下來罷。坐在那裏，不要說話。」

「不行的；我相信，我會從恐怖中說出話來，從恐怖中碰破花瓶。也許我會在光滑的地板上摔跤，或是發生這類的情形，因為我已經發生過這類事情的；今天我會做一夜關於這類事情的夢；您爲什麼要提起這個來呢！」

阿格拉耶陰鬱地對他看望。

「您說好不好：明天我不如完全不到！謙報有病，也就完了！」——他終於決定。

阿格拉耶躁着脚，忿怒得甚至臉色都慘白了。

「天呀！那裏會有這種情形的！他會不到，同時人家是特地爲了他……天呀！同這類……像您這樣講不通的人辦事真是够快樂的！」

「我來，我來！」——公爵連忙打斷她。——「我可以對您起誓，我會整個晚上坐着，一句話也不說的。我會這樣做的。」

「您這樣做很好。您剛纔說：『謊報有病。』您真是從那裏取來這種話語的？您爲什麼喜歡用這種句子和我談話？您想逗我麼？」

「對不住；這也是一句學校裏的話；我以後不說了。我很明白……您……您替我擔心……（您不要生氣啊！）我很喜歡這個。您要知道，我現在真是害怕——同時又真的高興聽您的話。但是所有這些駭懼，我可以對您賭咒，這全是瑣碎的，無聊的。真是的，阿格拉耶留下來的便是快樂。我很高興，您是這樣的一個嬰孩，這樣的一個良好的嬰孩！您真是一個妙人，阿格拉耶！」

阿格拉耶自然會生氣的，而且已經想生氣了，但是忽然有一種對於她自己料想不到的情感在一剎那間抓住她的整個心靈。

「您會不會責備我現在這些粗野的話……在以後……什麼時候？」——她突然問。

「您怎麼啦！您怎麼啦！您爲什麼又臉紅了？又那綠陰鬱地看我！您有時露出太陰鬱的神情，阿格拉耶，是以前從來未有的。我知道這是爲什麼……」

「不要說！不要說！」

「不，不如說的好。我早就想說；我已經說了，但是……這還不够，因爲您不相信我。我們中間到底有一個人……」

「不要說，不要說，不要說，不要說！」——阿格拉耶忽然打斷他，緊緊地抓住他的手，幾乎懷着恐怖看他。這時候有人喚她；她好像高興似的，扔開他就走了。

公爵整夜發着瘧熱。奇怪得很，他已經連上幾夜發着瘧熱，這一次在半夢囈中，他生出了一個念頭：假使明天當着大家，他忽然昏暈過去，便怎樣呢？他不是曾經在白天昏暈過的麼？他一想到這個就發冷了，他整夜設想自己處在一個奇怪的，從來沒有聽見過的社會裏，一些奇怪的人物中間。主要的是他「說起話來」了。他知道不應該說，但是他一直說着，他勸他們什麼事情。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和伊鮑里特也在這些客人中間，好像交情很好似的。

他在九點鐘的時候醒了，頭漲痛着，思想非常零亂，帶着一些奇怪的印象。他不知爲什麼原因很想見羅果靜一下；見他一面，和他說許多話，——究竟說什麼，他自己也不知道；以後他完全決定有一點事情到伊鮑里特那裏去一趟。他的心裏有一點模糊的情感，因此他在今天早晨所發生的事情給予他的印象雖極強烈，但到底還不是完全的。內中有一件事情就是萊白及夫的訪問。

萊白及夫來得極早，九點多鐘，差不多完全喝醉了酒。公爵近來雖然不大注意到外面的事情，但是他也看出自從伊伏爾金將軍搬走以後，萊白及夫已有三天做出很不好的行徑。他的衣裳忽然似乎弄得很髒，染上許多油膩，他的領子歪到一邊去，衣領被撕破了。他在自己家裏簡直咆哮起來，隔着小院子聽得很清楚；魏拉有一次流着眼淚跑來，講出什麼事情。他現在來到公爵那裏，叩擊胸脯，責備起自己來了……

「取得了……取得了懲罰，爲了我的變叛和卑鄙的行爲……取得了一記耳光！」——他終於像演

悲劇似的說。

「耳光……誰給你的……這樣早？」

「早麼？」——萊白及夫諷刺地微笑着。——「時間是一點沒有關係的……即使對於肉體上的懲罰……但是我取得了精神上的……精神上的耳光，不是肉體上的！」

他突然不客氣地坐下來，起始講述。他的講述是很不聯貫的，公爵皺着眉頭，就想出去；但是突然有幾句話使他驚愕。他驚異得愣住了……萊白及夫講出一些奇怪的話。

起初事情顯然關係到一封什麼信；提出了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的名字來。以後萊白及夫忽然悲苦地責備起公爵來了；可見得他受了公爵的侮辱。他彷彿說，公爵起初把他和某脚色（即珊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事情委託萊白及夫；但是以後完全和他斷絕關係，把他從身邊驅走，使他大失面子，甚至弄到這樣可氣的程度，連他所問的那句關於房屋裏即將有變動的話都粗暴地不肯承認下來。萊白及夫帶着醉淚承認，「在這以後他已經無論如何不能忍耐下去，而況他知道很多……很多的事情……從羅果靜那裏，從珊司泰謝·費里帕夫納那裏，從珊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女朋友那裏，又從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納那裏……甚至從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自己……您想一想看，這全是由魏拉從中幫忙，由我的愛女魏拉，獨生的……不對……並不是獨生的，因為我有三個子女。誰寫信給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的，甚至極秘密地寫的，哈哈！誰把一切關係……把珊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行動報告給她的，哈哈！那個寫匿名信的人是誰，請問你？」

「難道是您麼？」——公爵喊。

「就是的。」——醉鬼尊敬地回答；——「今天九點半，祇有半小時……不，三刻鐘，我會通知那位尊貴的母親，我有一件重大的事情轉告給她……我寫了一張便條交給女孩從後面的臺階那裏送她去。她收下了。」

「您剛纔看見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麼！公爵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剛纔去見她，竟取到了一記耳光……精神上的。她把信還給我，甚至擲了過來，沒有拆開來……朝我頸子上一推，把我趕走了……但不過是精神上的，不是肉體上的……不過差不多等於肉體上的，離開得不大遠了！」

「她扔給您什麼信，沒有拆開來的？」

「難道……哈哈，哈哈！難道我還沒有告訴您麼？我以為已經說過了……我接到了一封信，託我們轉交的……」

「誰的信給誰的？」

但是萊白及夫有些「解釋」是極難弄清楚，且加以了解的。公爵費了許多力量纔明白那封信是大清早由女僕送給魏拉·萊及白夫，請她按地址轉遞的……「還和以前一樣……還和以前一樣……由同樣的那個人物交給某一脚色的……（內中一個我稱爲「人物」，另一個單稱爲「脚色」，以作區別，且爲了表示輕蔑的意思；因爲天真而且高貴的將軍的女公子和……茶花女之間是極大的區別的。）這



封信是那位「人物」寫的，他的名字的第一字母是A字……」

「那怎麼會呢？寫給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麼？真是無意義的事情！」——公爵喊。

「有的，有的。假使不是給她，便是給羅果靜，給羅果靜是一樣的……還有一封信也是由A字母的人物交給帖連奇也夫先生轉交的。」——萊白及夫使了一個眉眼，微笑着。

因為他時常從這件事糾纏到另一件事上去，忘記了起始說什麼話，所以公爵索性不說話，讓他一人發言。但是到底弄不明白：那封信是經他的手，還是經魏拉的手轉交的？假使他自已說，「寫給羅果靜和寫給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一樣。」那末那些信不是經他的手，假使真是有這些信。至於那封信現在怎麼會落到他手裏去的，根本無從加以解釋；大概可以猜到的是他用什麼方法從魏拉手裏搶來……輕輕地偷來，另帶着一番用意送到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那裏去。公爵終於這樣的推測到，而且了解到。

「您發瘋了！」——他十分騷亂地喊出。

「並沒有，可尊敬的公爵。」——萊白及夫不免帶着忿恨的顏色回答。——「不錯，我本來想親手交給您，爲了替您效勞……後來想到不如替那邊效勞，把這一切報告那個尊貴的母親……因爲以前也會有一次寫過無名信給她。剛纔我預先寫了一張字條，請在八點二十分鐘相見，下面署名是：「您的祕密通信員。」到了那個時候，立刻甚至帶着慌張匆促的樣子，領我從後門進去見那位尊貴的母親。」

「底下呢……？」

「底下您已經知道，幾乎揍我一頓；所謂幾乎，幾乎，就可以說差不多揍我了。她還把信擲還給我。她本

來想留下來，——我看到，覺察到的，——但是想了一下，又擲還給我了：「既然人家委託你轉交，你就轉交好了……」甚至生氣起來。既然不害羞在我面前說話，那末一定生了氣。她的性格是極暴躁的！」

「現在信在那裏？」

「還在我身邊，那不是麼？」

於是他把阿格拉耶給笏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的信交給公爵，這封信就是笏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就在今天早晨，兩小時後得意洋洋地給他的妹子看的。

「這封信不能留在您手裏。」

「給您，給您！我現在呈獻給您。」——萊白及夫熱切地搶上去說。——「現在我又成爲您的人，完全成爲您的僕人，從頭到心，在我瞬間間的叛變以後，「懲罰了心，饒恕了鬚鬚。」——像託瑪司·莫爾(Thomas More)所說的……在英國，在大不列顛。‘Mea culpa, mea culpa.’——像羅馬教王所說的……不對，那是羅馬教皇，我竟稱他爲羅馬教王。」

「這封信應該立刻轉去。」——公爵忙亂起來。——「我來轉給。」

「好不好，好不好，極有教養的公爵，好不好……這樣！」

萊白及夫扮出一個奇怪的，巴結的鬼臉；他忽然當時顫動得很利害，好像忽然有人用針扎刺了他一下，同時狡獪地使着眉眼，用手做出姿勢。

「什麼？」——公爵威嚴地問。

「預先拆開來！」——他巴結地，極秘密似地微語。

公爵憤恨得跳了起來，萊白及夫祇好跑走；但是跑到門前，又停止了，等一等，看有沒有赦恕的希望。

「唉，萊白及夫呀！您怎麼弄到這樣低卑的，亂七八糟的程度？」——公爵悲愁地喊出。萊白及夫的臉色舒展了。

「低卑得很！低卑得很！」——他立刻走近過來，含淚叩擊自己的胸脯。

「這真是可憎厭的行爲！」

「就是可憎厭的行爲！真正的一句話！」

「您這種奇怪的行爲……算什麼道理？……簡直是偵探！您爲什麼要寫匿名信，驚擾那樣正直而且心善的女人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怎麼會沒有權利給任何人寫信？您今天是跑去告密的麼？您打算在那裏得點什麼？您跑去告密有什麼動機？」

「單祇由於一種愉快的好奇……還由於一個正直的心靈願意替人效勞的緣故！」——萊白及夫喃聲說，「現在我又是您的人！您讓我上吊都可以！」

「您就是像現在這種樣子去見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的麼？」——公爵嫌惡地露出好奇的樣子。

「不……比較清醒些……甚至體面些；我是在丟了顏面以後……纔弄到這地步的。」

「好極了，您離開我罷。」

但是這請求必須重複幾次，客人纔敢走出去。他完全把門開了，還回轉來，躡足走到屋子中央，重又開始做手勢，表示如何拆開信的樣子；他不敢再用自己的話語說出他的勸告；以後就出去了，輕輕地和藹地微笑着。

聽到這一切是十分難過的。從這一切中祇發現一個主要的，非常的事實：那就是阿格拉耶不知爲什麼正處於極大的驚慌，極大的遲疑，極大的苦痛中。（「由於醋意，」公爵微語着。）顯然，那些不良善的人們正在那裏攪亂她，很奇怪的是她竟會這樣信任他們。自然，在這無經驗的，熱情的，驕傲的腦筋裏正成熟着一些特別的計劃，也許是有害的，並且是……粗野的。公爵顯得特別驚懼，在慌亂中不知如何決定。必須加以警告，他感到的。他又朝那個封牢的信的地址上面看了一眼：對於這個他是沒有疑惑和不安的，因爲他很相信；在這封信裏使公爵不安的是另一個情形：他不相信筭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但是他決定自己把這封信送去，已經從家裏走出，但是在路中又不想這樣做了。好像故意似的，郭略在波奇成的房子旁邊出現，公爵就委託他把信交給他的哥哥，好像是一直從阿格拉耶·伊凡諾夫那裏取來的。郭略沒有細問，就送去了，因此筭納並沒有想像到，這封信會經過這許多站頭的。公爵回家時請魏拉·羅吉央諾夫納到他那裏來，把應該告訴的話全告訴給她聽，並且好生安慰了她一下，因爲她一直在那裏尋找那封信，哭泣着。她一知道這封信是她父親拿走的，顯得非常的恐怖。（公爵以後從她那裏知道，她有許多次爲羅果靜和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祕密作事；她沒有想到這樣做法是於公爵有害的……）

公爵心裏十分懊喪，在兩小時後郭略打發人跑來報告父親生病的時候，他最初幾乎不明白是怎麼

會事。但這件事情使他的心情恢復了原狀，因為它把他的注意力吸引去了。他在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那裏，（病人自然被擡到那裏去了，）差不多一直坐到晚上。他在那裏不見得有什麼益處，但是有一類人，你在痛苦的時候看見他們坐在你的身旁不知為什麼原因會感到舒適的。郭略異常驚愕，歇司底里地哭泣着，但是一直跑來跑去地忙個不停。他跑去請醫生，找到了三個，又跑到藥房和理髮館裏去。將軍被救活了，但是沒有清醒轉來。醫生們表示意見，認為「病人尚在危險中。」瓦略和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不離開病人一步；筋納感到慚愧和震愕，但是不想上樓去，甚至怕見病人。他扭轉他的兩手，在不聯貫的和公爵的談話裏表示說：「竟出了這樣的不幸，而且好像故意似的，在這種時候！」公爵覺得他明白筋納說着什麼時候。公爵沒有在波奇成家內遇到伊鮑里特。快到晚上的時候萊白及夫跑來了。他在早晨的「解釋」之後一直睡到現在。現在他差不多酒醒了，流着真正的眼淚，對病人哭泣，好像哭他的嫡親的哥哥。他高聲說出責備自己的話，但沒有解釋出什麼原因，死纏着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時時刻刻地對她說：「他是這一切的主因，沒有別人，祇有他……單獨是爲了愉快的好奇的緣故，「死者」（他不知爲什麼堅持地對還活着的將軍作這樣的稱呼，）甚至是極有天才的人！他特別嚴正地堅持着有天才的話，好像這樣說會在這時候發生一種特別的利益似的。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看見他誠懇地流淚，就對他說，並不加以任何的責備，甚至幾乎露出和藹的神情，「得了罷！不要哭啦！上帝會饒恕您的！」萊白及夫被這幾句話和它的口氣弄得異常驚愕，竟使他整個晚上不想離開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在以後的幾天內，一直到將軍的死爲止，他差不多從早到晚儘在他們家裏逗留着。）在這一天內，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

兩次派人到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那裏來打聽病人的情況。晚上九點鐘的時候，公爵走進業已坐滿客人的葉家客廳裏去的時候，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立刻起始問他關於病人的情形，非常關切而詳細地問着，還用莊嚴的態度回答白洛孔司卡耶的問題：「那個病人是誰？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是誰？」這頗使公爵喜歡。他自己和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講述的時候，說得很「好」，像以後阿格拉耶的姊姊們表示出來的那個樣子「謙遜，輕靜，沒有多餘的話語，沒有手勢，帶着尊嚴；走進來的姿勢也很好；衣服穿得也講究」，不但沒有一在光滑的地板上摔交，「像頭天晚上所懼怕的那樣，但是顯然甚至給大家引起愉快的印象。

他坐下來，向四圍看了一遍以後，立刻覺察出這個集會並不像昨天阿格拉耶嚇唬他的那種幻象，也不像他夜間做出的噩夢。他一生中初次看到被稱作「上等社會」的可怕的名詞的那種東西的一個角落。爲了一些特別的用意，計算和希望，他早就渴想鑽進這個魔術般的人們的團體裏去，所以對於最初的印象發生了深刻的興趣。他這個最初的印象甚至是非常美妙的。他忽然立刻覺得，所有這些人們似乎是生下來就在一處的。葉府上在這晚上並沒有任何的「晚會」，任何的貴賓，他們全是「自己人」，而他自已似乎已成爲他們忠實的朋友和在思想上一致的人，在不長久的離別以後，現在又回到他們那裏去了。優雅的舉止，坦白的風度，再加上外表上的誠懇，真是令人神往。他決不會想到所有這些坦白和正直，機智和崇高的自身的尊嚴也許不過是一種莊嚴的，藝術上的偽造。大多數的客人雖具有動人的儀表，其實都屬於極空虛的人物之流，由於自滿，自己也不知道，他們身上好的一切祇是一種偽造，但是對於這，他們不

能負責，因為這全是無意識地，由於遺傳而得來的。公爵處於最初的印象的美妙的氣氛之下，居然沒有感到這層。例如，他看見這個老人，這個重要的大官，照年齡上講來可以做他的祖父的，竟中止了談話，以傾聽他的說話，他這種年青的，無經驗的人的說話，不但傾聽他的說話，且顯然珍重他的意見，待他非常和藹，露出誠懇的和善的態度，而同時他們是完全陌生的，祇見了第一面。也許，這種極細膩的禮貌對於公爵熱烈的，銳敏的感覺發生了影響。也許他早就對於這種快樂印象有了偏向，甚至有了先入之見。

所有這些人雖然可以稱爲「家庭的密友」和相互間的知己，但實際上並不是家庭內或相互間的密友，像公爵在被介紹相識的時候所想像的那樣。這裏面有些人永遠且也無論如何不會承認葉潘欽家的人們是和自己平等的。這裏有些人甚至是完全互相仇恨的。白洛孔司卡耶老太婆一生「看輕」那個「老年的顯宦」的夫人，而那位夫人也並不愛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這位「顯宦」她的丈夫，不知爲什麼原因從青年時代起就成爲葉潘欽的保護者，現在也處於主席的地位。在伊凡·費道洛維奇的眼中他是一個大人物，使伊凡·費道洛維奇在他面前除了崇拜和恐懼之外不能感到什麼，甚至假使有一分鐘承認自己是和他平等的人，而不認他是奧靈辟克的主神，他會誠懇地看輕自己的。這裏有些人幾年來互相沒有見面，除去冷淡以外，（假使不是憎厭）相互間並無任何情感，然而現在相見以後，又好像昨天還在極友誼的，愉快的集會中見過似的。但是聚會的人數並不多。除白洛孔司卡耶和那個「老顯宦」——他當真是重要人物——及其夫人以外，還有一個體格魁偉的武職將軍，伯爵或男爵，德國人的姓，——一個極端沈默的人，負深悉政務，且極有學問的名譽，他屬於「除俄羅斯本身以外」其他一切全

都知道的高級行政官吏之流，五年來儘說着一句「深刻異常」的評語，以後一定會成爲諺語，甚至在極低微的階級都流行起來。他屬於那類高級官吏，他們普通都在政界裏服務得非常長久，（甚至長久得奇怪，）在取得了極大的爵位，肥美的差使，鉅大的錢財以後死去，雖然他們並無顯赫的功勞，甚至對於功勞多少露出敵意。這位將軍是伊凡·費道洛維奇職務方面的直接上司，伊凡·費道洛維奇由於熱烈的感恩的心情，甚至由於特別的自愛心，認他爲自己的恩人，然而他自己並不承認他是伊凡·費道洛維奇的恩人，對待他十分安靜，雖然很樂意利用他各種各樣的效勞，但是他會立刻把他撤職，而更換別人，假使由於一種考慮，甚至是並不高尙的考慮，他必須這樣做。這裏還有一個老邁的，莊嚴的紳士，好像甚至是麗薩魏達·博羅可非也夫納的親戚，其實根本不確；他居極高的爵位，富於貲財，出身望族。他體格結實，顯得十分健康，好說話，甚至有了不滿足的人的名聲，（雖然這名詞含有極正當的意義，）且甚至有了易發脾氣的人的名聲，（但在他身上這也是極愉快的。）他具有英國貴族的風度和英國的趣味，（譬如關於帶血的牛排，馬具，僕人等等。）他是那位「顯宦」的好友，他曾博得他的歡心。麗薩魏達·博羅可非也夫納不知爲什麼原因蓄藏一個奇怪的念頭，那就是這個老邁的紳士，（他本來是行爲輕浮，愛好女性的人，）會忽然想到向阿歷山大求婚。在集會中，除去這極崇高而且牢靠的階層以外還有一個階層是比較年輕些的客人們，雖然他們也具有極美妙的性格。除S公爵和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以外，一個出名的，漂亮的N公爵也屬於這個階層。他會以善於戰勝女人的心馳名全歐，現雖已有四十五歲，但還具有美好的儀表，很會講述什麼事情，財產是有的，不過已處於七零八落的狀態中。他依照習慣以往居國外的時日爲多。這



裏還有些人似乎組成了第三種特別的階層，他們雖不屬於社會的「內心階級」，但和葉潘欽夫婦一樣，有時不知爲什麼原因會在這一「內心階級」內遇見的。葉氏夫婦由於成爲慣例的一些機警，喜歡在他們的不常舉行的晚會上把上等社會和比較低卑些的階層的人們，「中等社會」的優秀代表攙和在一起。爲了這，人家甚至誇獎葉氏夫婦，說他們明白自己的地位，極有機警，而葉氏夫婦也因此感到驕傲。這天晚上，中等人物代表之一是一個工兵隊的上校，極嚴肅的人，S公爵極要好的朋友，就是由他介紹到葉府上去的。他在社會裏十分沈默，右手的大食指上戴着一隻又大又顯著的戒指，大概是人家贈送的。這裏甚至還有一個文學家，詩人，德國種，但是俄羅斯的詩人。他的儀表十分體面，所以把他介紹到好社會裏去是未必擔心的。他的外貌顯得很快樂，雖然不知爲什麼原因會使你感覺憎厭。他的歲數有三十八歲左右，穿得很漂亮，出身中等階級的，十分可尊敬的德國家庭中。他會利用各種機會取得上流人物的保護，保持他們的寵愛。他會從德文裏翻譯一部重要的著作，某一位重要的德國詩人的作品，很巧妙地將這翻譯獻與一個著名的，但已死去的俄國詩人，以誇耀他如何和這詩人有過極深的友誼，（有一類作家愛在刊物上發表他和已去世的大作家發生友誼的話。）他是新近經「老顯宦」的太太介紹給葉氏夫婦的。這位太太素以愛保護文學家與學者馳名，甚至確曾給一兩個作家弄到了津貼。是經她可以說進話去的那些要人幫忙的。她真是有些特別勢力的。她年約四十五歲。（她對於像她丈夫那樣龍鍾的老人，還是極年輕的妻子。）她以前有過美麗的姿色，現在由於一般四十多歲的女太太們應有的癖好，還愛穿華麗的服裝。她的智力並不見得高，文學的智識也還有限。但是保護文學家已成爲她的一種癖好，正和穿華麗服裝一般。

有許多作品和翻譯都呈獻給她；有兩三位作家經她的允許後，刊載了他們寫給她的，討論極重要問題的信……現在公爵把這樣的一個社會認作極純粹的金幣，成色好的金子，沒有一點混合物。所有這些人們也像故意似的在這天晚上處於極快樂的情緒中，表示充分的自滿。他們大家全知道他們的駕臨給予葉氏夫婦極大的榮耀。但是可憐公爵並沒有疑惑到這種柔細的地方。譬如說，他不疑惑，葉氏夫婦在預備做一個重要的步驟，那就是解決他們女兒的命運的時候，不敢不把他就是萊夫·尼古拉也維奇公爵，先給被認為他們家庭的保護人的老顯宦看一看。那個老顯宦甚至在聽到了葉氏夫婦發生極可怕的不幸的消息以後都會完全處之泰然的——但是假使葉氏夫婦沒有和他商量，沒有徵得他的同意，就宣布他們女兒的訂婚，他一定會十分生氣。N公爵，一個態度和藹的，極有機智的，非常誠懇的人，深信他好比一輪紅日，在這夜裏出升到葉家客廳廳上面。他認他們比自己低卑得多，也就是這個坦白的，正直的念頭在他心中產生了極可愛的瀟灑的神情，和對於葉氏夫婦友善的態度。他很知道，在這天晚上，他一定應該講出一些什麼，以取悅這個社會，因此甚至帶些靈感加以準備。萊夫·尼古拉也維奇在以後聽到他所講的故事時，感到他從來沒有在像N公爵那種唐瑞安(Don Juan)的口內，會聽到如此幽默，如此快樂和天真，且幾乎如此動人的話。但是他那裏知道，這個故事本身又陳腐，又朽爛；且早已背得爛熟，在別家的客廳內已成為破爛無用的東西，遭大家的討厭，而祇在天真的葉氏夫婦那裏又成為新聞，成爲一個光明顯赫的人物突發的，誠懇的，美麗的回憶！甚至那個德國小詩人雖然持着特別客氣和謙恭的態度，連他也幾乎認自己的光降是給這人家一個面子。但是公爵沒有注意到反面的情形，沒有注意到任何的潛流。連阿格拉耶都

沒有預見到這個災害。她今天晚上特別美麗。三位小姐都穿扮起來，雖然不很華麗，甚至做出了特別的髮結的式樣；阿格拉耶坐在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旁邊，和他特別友善地談話，還說着玩笑。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的舉止似乎比別的時候稍為莊重些，也許也是由於對顯宦們的尊敬。不過交際場上大家都已認識他，他年紀雖輕，但已成爲自己人了。在這天晚上，他上葉夫府去的時候，帽上戴着黑紗，白洛孔司卡耶爲了這塊黑紗誇獎他一頓，換一個愛交際的姪兒在遇到這種情事時也許不會給這樣的叔父戴孝。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也認爲滿意，但是一般地說來，她露出好像極焦慮的樣子。公爵看見阿格拉耶兩次朝他注視，似乎認爲滿足。他漸漸地覺得太幸福了。剛纔的那些「幻想」的念頭和他的顧慮（在他和萊白及夫談話以後）現在他突然而且時常回憶起來的時候，他覺得是一個如何不會實現的，不可能的，甚至可笑的夢！他在整整的一天內，最緊要的，無意識的願望和衝動就是想法使得他不相信這個夢！他說話很少，所說的不過是回答人家的問題，終於完全沈默下去，坐在那裏，一直聽着，顯然沈浸在愉快中。他在心裏漸漸地預備下一種靈感，準備在遇到機會時就爆發出來……他的說話是出於偶然的，也是回答着人家的問話，似乎並沒有特別的用意……

## 第七章

他帶着愉快的心情向快樂地和N公爵，還和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談話的阿格拉耶審看的時候，那個英國派的老紳士正在另一角落內款待「顯宦」向他講述些什麼，忽然發生了靈感似的提起了尼

古拉·安德列維奇。伯夫里柴夫的名字。公爵迅快地轉身到他們那方面，聽起來了。

事情講到某省田主的采邑上現在的一切規矩和那些漫無秩序的狀況。英國派的講述大概包含一些快樂的成份，因此使老頭兒終於笑起講述者那付好惱怒的熱勁來了。他極流利地講述着，好像嫌髒似地把話語拉長，且將重音放在母音字母上面。他講他不能不爲了現在那些秩序，以半價賣去某省內一片良好的田產，其實他並不特別需要什麼銀錢，但同時還必須保持那些已荒廢的，受損失的，正在打官司中的田產，甚至還要貼錢上去。「免得再爲了伯夫里柴夫的田區打官司，我連忙躲開。假使再來上一兩筆這樣的遺產，我就要破產了。不過我可以得到三千俄畝優良的田地！」

「原來……伊凡·彼得洛維奇是去世的尼古拉·安德列維奇·伯夫里柴夫的親戚……你大概尋找過親戚的。」——伊凡·費道洛維奇對公爵輕聲說。他忽然在旁邊出現，看出公爵十分注意傾聽談話的情形。他以前在那裏招待他的上司將軍，但是早已看出萊夫·尼古拉也維奇儘縮在一邊，覺得十分不安；他想在一定的程度以內引他起始談話，以便把他再給「上流人物」介紹一下。

「萊夫·尼古拉也維奇，在他父母死後，就由尼古拉·安德列維奇·伯夫里柴夫做他的監護人。」——他在遇到伊凡·彼得洛維奇的眼神以後，插這幾句話進去。

「很好。」——伊凡·彼得洛維奇說。——「我記得很清楚。剛纔伊凡·費道洛維奇給我們介紹的時候，我立刻認識您了，甚至連臉都記得清楚。您的外貌真是沒有什麼變動，雖然我看見的時候您還是一個小孩，那時您祇有十歲，或十一歲。您的臉貌上有點什麼可以使人家記住的……」

「我在小孩時候您看見過麼？」——公爵問，露出一種特別的驚異。

「這是很久的事情，」——伊凡·彼得洛維奇繼續說，——「在茲拉託魏爾霍伏，您那時住在我的表親家裏。我以前常到茲拉託魏爾霍伏去，——您不記得我麼？也許您不會記得……您當時……您當時有病，我有一次甚至看着您感到驚訝……」

「我一點不記得了！」——公爵熱烈地重複了一遍。

還說了幾句在伊凡·彼得洛維奇方面極安靜，而使公爵感到慌擾的解釋的話，發現那兩位老處女去世的伯夫里柴夫的親戚，住在他的采邑茲拉託魏爾霍伏地方，公爵就歸她們領養的，原來是伊凡·彼得洛維奇的表姊妹。伊凡·彼得洛維奇也和大家一樣，差不多一點也不能解釋伯夫里柴夫如此照顧他的義子，小公爵的原因。「當時竟忘記了注意到這上面去，」——但是後來發現他的記憶力很強，因為他甚至還記得老表姊瑪爾法·尼其乞士納對待她的學生十分嚴厲，「有一次爲了您，爲了教授方法，竟和她吵起嘴來，因爲儘用鞭子抽打一個有病的嬰孩，——您自己想……這真是……」但是相反地，那個小表姊娜泰里亞·尼其乞士納卻很寵愛可憐的小孩……「她們兩人，」——他又往下解釋，——「現在住在N省內，（不過不知道是否還活在人世，）伯夫里柴夫遺給他們一塊極整齊的，小小的田產。瑪爾法·尼其乞士納想進修道院；不過我不能確定地說，也許我聽到了關於別人的事情……是的，我前兩天聽見那位醫生的夫人想這樣做……」

公爵帶着由於快樂和感動顯得閃耀的眼神傾聽這一切。他用特別的熱力宣布說，他在向內地各省

旅行的六個月期內，竟沒有找到一個機會尋訪他的以前的女教師一下，自己感到是永遠不可恕的事情。他每天想去，總是被別的事情又開了……現在他自己決定……一定……要到N省去一趟……「您竟認識娜泰里亞·尼其乞士納麼？一個多末美麗，多末聖潔的靈魂呀！但是瑪爾法·尼其乞士納也……對不住，您對於瑪爾法·尼其乞士納大概看錯了！她固然嚴厲，但是……管理像我當時那樣的白癡……是不會不喪失耐性的……（嘻嘻！）我當時完全是一個白癡，您知道（哈哈！）然而……然而……您當時看見過我，並且……我怎麼會不記得您呢？這末說來，您……哎，天呀，難道您果真是尼古拉·安德列維奇·伯夫里柴夫的親戚麼？」

「您應該相信我，」——伊凡·彼得洛維奇微笑，朝公爵看了一眼。

「我並不是說我……有什麼疑惑……這個難道可以疑惑麼（嚇嚇）……那怕有一點點疑惑呢？那就是說那怕甚至有一點點疑惑呢（嚇嚇）！但是我的意思是說，去世的尼古拉·安德列維奇·伯夫里柴夫是極好的人！具有正直心腸的人，真是的，您相信我的話是了！」

公爵並不見得透不出氣來，卻是「由於好心而哽咽住喉音，」這是阿台拉意達和她的未婚夫S公爵在第二天早晨談話時表示出的。

「哎，我的天呀！」——伊凡·彼得洛維奇笑了。——「我為什麼不能成爲甚至是正直心腸的人呢？」

「唉，我的天呀！」——公爵噤，露出慚愧的神色，匆匆忙忙地，越來越興奮了——「我……我又說了

蠢話，但是……應該如此的，因為我……我……我又說得不對勁了！並且在這樣的利益之下……在這樣極大的利益之下……請問，現在我算什麼呢？和這樣正直心腸的人比較起來——因為他真是一個正直心腸的人。不對麼？不對麼？

公爵甚至全身抖索着。爲什麼他忽然這樣驚慌起來，爲什麼完全沒來由地發生那樣欣悅的情感而且好像和談話的題目一點也不相稱——這是難於解決的。他當時的心緒確乎如此，甚至在這時候對什麼人，爲了什麼事情，竟發現極熱烈而活潑的感謝的心情——也許甚至對伊凡·彼得洛維奇，且幾乎對所有的客人們。他真是太快樂了。伊凡·彼得洛維奇起始向他仔細看望；「顯宦」也很仔細看望他。白洛孔司卡耶朝公爵怒看，咬緊了嘴唇。N公爵，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S公爵，小姐們，大家全打斷了談話，傾聽起來。阿格拉耶顯得十分驚懼，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簡直膽怯起來。她們母女們也真是奇怪：她們本來希望公爵默不發聲地坐一晚上；但是剛看見他縮在角落裏，顯得十分孤寂，且完全安於自己的命運，竟立刻又驚慌起來。阿歷山大已經打算走到他那裏，小心謹慎地穿過整個屋子，參加他們的一夥裏面，那就是參加N公爵的一夥，坐在白洛孔司卡耶身旁。現在公爵剛一開口，她們更加驚慌了。

（癡白）

「您說他是極好的人，這話很對。」——伊凡·彼得洛維奇莊嚴地說，並不露出微笑。——「是的，是的……他是一個很好的人，好而有價值！」——他沈默了一會以後又說，——「甚至可以說是值得一切的尊敬的。」——他在第三次的停頓以後更加顯得莊嚴了，——「並且……並且甚至從您的方面看來是很有趣的……」

「這個伯夫里柴夫是不是出了一段……很奇怪的歷史……和那個長老……那個長老……忘記了那一個長老，不過大家當時全在談論着。」——「顯宦」說，似乎記憶起來似的。

「就是和古洛長老，那個耶穌會徒。」——伊凡·彼得洛維奇提醒着。——「是的，這是我們這些好人，有價值的人們所做的事情！因為他這人到底總是世家，有財產，做過侍從官，假使能……繼續服務下去……但是竟忽然扔棄了職務和一切，改信天主教，成爲耶穌會徒，而且幾乎是公開地，露出一種欣悅。總是死得還算巧……是的。當時大家都說的……」

公爵不能控制自己了。

「伯夫里柴夫……伯夫里柴夫改信天主教麼？這是不會的！」——他恐怖地喊出。

「唔，那裏是『不會的！』」——伊凡·彼得洛維奇用威嚴的神情沒精打彩地說。——「這話說起來很長，您自己也明白，公爵……但是您太珍重故世的伯夫里柴夫了……他本來實在是極好的人。那個混蛋古洛所以能够成功，在大體上我認爲就是由於伯夫里柴夫那種良好的性格。您要知道，我以後爲了這件事情……就是爲了這個古洛，出了多少麻煩和搗亂！您想一想看。」——他突然對老頭兒說。——「他們甚至想對遺囑提出異議，我甚至當時必須用極厲害的手段……讓他們明白……因爲他們是很能幹的！真是奇怪！但是幸而這事出在莫斯科，我立刻去見伯爵，我們使他們……明白了……」

「您不會相信，您如何使我惱怒而且驚訝！」——公爵又喊。——「我很可惜。但是實際上，這一切說起來也真是無關緊要的，結果總是無關緊要的，像往常一樣；我深信這樣。聽說，K伯爵夫人。」——他又對



老頭兒說，——「去年在國外也會到一個天主教的修道院裏去。我們俄國人假使上了這些……無賴漢的圈套，尤其在國外，便不能支持到底了。」

「我以爲，這全是由於我們的疲乏而起的，」——老頭兒像極有把握似的喃語着。——「他們那種傳教的方法……是美麗的，別致的……他們還會嚇唬人。一八三二年的時候，我在維也納，他們也來嚇唬我；不過我沒有屈服，就從他們那裏逃走了。哈，哈！真是從他們那裏逃走了……」

「我聽說，你當時和那個美麗的伯爵夫人李維慈卡耶從維也納跑到巴黎去，放棄了自己的職務，但並不是從耶穌會徒那裏逃走的，」——白洛孔司卡耶突然插進話去。

「一定是從耶穌會徒那裏逃走的，總歸是從耶穌會徒那裏逃走的！」——老人搶上去說，一面因爲引起了愉快的回憶不由得笑了。——「您大概極有宗教觀念，現在在青年人中間是不大會遇見的，」——他對萊夫·尼古拉也維奇公爵和藹地說。公爵張開了嘴聽着，還是露出驚愕的樣子。老人顯然想對於公爵認識得更清楚些。由於某一些原因，他起始對他發生興趣。

「伯夫里柴夫有光明的頭腦。他是一個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公爵忽然說，——「他怎麼能皈依非基督的宗教呢……天主教就等於非基督的宗教！」——他突然說，眼睛閃耀着，朝自己前面看，眼神似向大家掃射了一下。

「還是太過分了，」——老頭兒喃聲說，驚異地望着伊凡·費道洛維奇。

「爲什麼天主教是非基督的宗教？」——伊凡·彼得洛維奇在椅上轉動着。——「那末是什麼樣

的宗教？」

「第一就是非基督的宗教！」——公爵顯得特別的騷亂，用過分堅決的神情又說起話來了。——

「這是第一，至於第二，羅馬的天主教甚至比無神主義還壞，這是我的意見！是的，這是我的意見！無神主義不過宣傳零數，天主教卻走得更遠：它宣傳變彎曲了的基督，被他們誹謗和糟塌的基督，矛盾的基督！它宣傳反基督主義，我可以對您賭咒，我可以使您相信！這是我個人的，早就蓄存的信念，它使我自己感到痛苦……羅馬天主教相信，教會沒有全世界的政權不能在地球上立足，因此喊着：Non Possumus！據我看來，羅馬天主教甚至不是宗教，卻根本是西方羅馬帝國的纜身。從信仰起，一切都屬於這個思想。教皇占據了土地，地上的寶座，又取起了寶劍；從那時起一直就是這樣做，不過在寶劍以外添加了虛謊，奸詐，欺騙，熱狂，迷信，奸謀，以人民最神聖，真實，坦白和火燄般的情感為遊戲。爲了金錢，爲了低卑的，地上的權力可以出賣一切。這還不是反基督的教義麼？怎麼不會從他們那裏發生無神主義呢？無神主義就是從他們那裏，從羅馬天主教本身裏發生的！無神主義最先就是從他們本身開始的！他們自己還能信仰麼？無神主義是由於嫌惡他們而鞏固起來的，它是他們的虛謊和精神的貧乏的產物！無神主義！我們國內沒有信仰的祇不過是像剛纔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那樣漂亮地形容着的，失去了根的特殊階級；但是在那裏，那些可怕的大多數民衆全起始不信仰了，——最初是由於黑暗與虛謊，現在則由於熱狂，由於仇恨教會和基督！」

公爵停下來透一口氣。他說得非常快。他臉色慘白，一直在那裏發喘。大家對看着；但是老頭兒終於公



像剛纔有人這樣地說……」

「但是讓我說一句呀，讓我說一句呀，」——伊凡·彼得洛維奇非常不安，向四圍環顧，甚至起始膽怯——「所有我們的思想自然值得稱讚，而且充滿愛國主義，但是這一切是極度地誇張的，而且……甚至不如不去講它……」

「不，不但沒有加以誇張，反而說得不够重，因為我沒有力量表現出來，但是……」

「容我說呀！」

公爵沈默了。他挺坐椅上，動也不動，用火燄般的眼神向伊凡·彼得洛維奇看望。

「我以為您的恩人的那樁事情給了您極深的影響，」——老頭兒和藹地說，並不喪失安寧——「您也許爲了孤寂的生活……顯得過分熱情了。假使您能和人們常在一起，到社會上去活動，我希望人家都會歡迎您，認您爲一個有趣的青年，那末您的興奮會平靜下來，您會把這一切看得簡單些……而且這種稀見事件的發生，據我的意見……一部分是由於我們精神上的過於躓足，一部分是由於……厭悶……」

「就是的，就是這樣，」——公爵喊——「一個十分佳妙的思想就是『由於厭悶，由於我們的厭悶，』並不是由於躓足，卻相反地由於發渴……並不由於躓足，您這是弄錯了！不但由於發渴，且甚至由於發炎，由於瘡疾般的發渴，而且……而且您不要以爲這祇是小小的一件事情，不過發笑一下就是了。對不住，這是應該會預感到的！我們俄國人一達到彼岸，一相信這是岸，便會喜歡得立刻走到最後的柱子那裏。」

這是爲什麼？您對於伯夫里柴夫深致驚訝，您認爲這是他的瘋狂或善心，但是這並非如此！俄國人在這類事情上的熱情不但使我們一般人，甚至使全歐洲驚異：我們俄國人假使改入天主教，一定會成爲耶穌會徒，而且還是極下層的；假使成爲無神派，一定起始要求用強力，也就是用刀劍根絕對上帝的信仰爲什麼，爲什麼一下子這樣狂熱呢？難道您不知道麼？因爲他發現了他在這裏看不清的祖國，因此感到了喜悅；發現了岸，土地，奔過去吻它！俄國的無神派和俄國的耶穌會徒的發生並不單祇由於虛榮，並不完全由於惡劣的虛榮的情感，卻由於精神的痛苦，由於精神的枯渴，由於對高尚事業，對堅定的岸，對祖國的懷念——這祖國他們已停止了信仰，因爲他們從來沒有知道它！俄國人是很容易成爲無神派的，比全世界其他人都容易。我們俄國人不單祇成爲無神派，卻一定要信仰無神主義，似乎把它當作新的信仰，一點也不覺察到信仰了零。我們俄國人總是這樣的！「誰的腳底下沒有堅定的土地，誰就沒有上帝。」這不是我的話。這句話是我在旅行中遇見的一個信舊教的商人所說的話。他固然不是這樣說法的。他說：「誰拒絕了祖國的土地，誰就是拒絕了上帝。」您想一想，我們那些有學問的人們甚至會相信鞭笞教起來……在這種情形之下，究竟鞭笞教比虛無主義，耶穌會主義，無神主義壞在什麼地方？甚至也許還要深些！你瞧，煩悶會弄到這種地步的……你們給在渴望着，發炎着的哥倫布的同伴們發現「新大陸」的岸，給俄國人發現俄國的「世界」，把這金子，把埋藏在地裏的寶藏給他們找尋出來！把整個人類將來的革新和復興的途徑指示出來，——這革新和復興也許可以用俄國的思想，俄國的上帝和基督以完成的，——你們就會看出一個如何強有力的，信實的，智慧的，溫馴的巨人將在吃驚的世界面前生長起來，所以吃驚和駭懼，因爲

他們期待於我們的祇是刀劍，刀劍與強力，因為他們以已度人，總以為我們不會不使用野蠻手段的。在這以前永遠如此，而且越弄下去越是利害並且……」

但是說到這裏忽然發生了一樁事件，那位演說家的演詞突如其來地中斷了。

這一大套奇怪的議論，那些突襲來的奇怪的，不安的話語，和無秩序的，歡欣的思想，似乎是忙亂地擁擠在一處，互相跳越出來的，這一切預示出一個突然地，顯然並無來由地興奮起來的青年的情緒中發生了一些危險的，特別的情形。當時在客廳中坐着，認識公爵的人們全都畏葸地，（有些人且懷着羞愧，）驚訝他的舉動，因為它和他平常的，甚至畏葸的拘束，和他在有些情形下稀有的，特別的機警，和最高禮貌本能上的感覺太不相合了。在女太太們坐着的角落裏大家把他當作瘋人看待，白洛孔司卡耶以後承認，「再等一分鐘，她已經打算逃走了。」「老頭兒們」驚異得幾乎露出無從措手的樣子；那個將軍上司從自己的椅子上不滿意地，嚴厲地望着。工兵隊的上校坐得完全動也不動。德國人甚至臉色慘白，但還發出虛假的微笑，看着別人；且看人家取什麼樣的態度？然而這一切，「所有的亂子，」本可以用極平常而且自然的方法加以解決，也許甚至在一分鐘以後就可以解決的；顯得特別驚訝，但比大家都明白得早些的伊凡·費道洛維奇有許多次想阻止公爵；沒有達到目的，他正想用堅定的，決斷的態度對付他。再過一分鐘，假使需要的話，也許會決定友誼地把公爵扶出去，以他的疾病為藉口，這也許是實在的，伊凡·費道洛維奇自己也很相信……但是事情取得了一個不同的變換。

公爵剛走進客廳的時候，他在離開那隻阿格拉耶嚇唬他的中國花瓶遠一些的地方坐下。這會使人

難於置信，但是在阿格拉耶說了昨天的那些話以後，有一種無從磨平的信念，一種奇怪的，不可能的預感深種入他的心中，那就是他明天一定會砸碎那隻花瓶，無論怎樣躲開它，無論怎樣避免這災難！這情形確是如此的。在這一晚上，另一些強烈的，光明的印象起始湧入他的心靈裏去！我們已經講到這層了。他忘卻了預感。在他一聽見關於伯夫里柴夫的事情，伊凡·費道洛維奇又把他領來見伊凡·彼得洛維奇的時候，他換坐在離桌子近些的地方，一直就坐到一隻美麗的中國大花瓶旁邊的沙發椅上，那隻花瓶放在木架上，就在他的手肘旁邊，稍爲後面一點。

他在說出最後的幾句話的時候忽然從座位上立起來，不謹慎地揮着手，好像用肩膀一推……於是傳出了一陣全面的呼喊！花瓶搖曳了，起初好像遲疑不決：要不要落在老人中間一個人的頭上，但是忽然傾斜到相反的方面，驚駭得幾乎跳躍起來的德國人的那方面，一下子摔到地板上去了。轟雷般的響聲，呼喊，發散在地毯上的寶貴的磁器的斷片，驚懼，訝異，——至於公爵那方面的情形，那真是難於描寫，且也幾乎不應該描寫的！但是我們不能不提起的是一個奇怪的感覺就在這剎那間襲擊他，忽然從一羣別的模糊的，可怕的感覺中表現了出來：使他最震動的並不是羞愧，也不是鬧亂子，更不是恐怖，且不是出諸突然，卻是已經應驗的預言！在這個思念裏究竟有什麼可以抓住他心胸的地方，他不能自行解答；他不過感到他的心被擊中了，他站在那裏露出近乎神祕的恐懼。再過了一會，一切似乎在他面前擴展了，代替着恐怖的是光明，快樂，歡欣；他的呼吸透不出來了……但是這一瞬間過去了。感謝上帝，這還不是的！他透了一口氣，向四圍看望。

他好像有許多時候不明白在他的身旁沸騰着的忙亂的情況，那就是說他完全明白，也全都看見，但是站在那裏，好像一個滿不在心上的特別的人，好比故事裏的隱身人，溜進屋內，觀察那些陌生的，但使他發生興趣的人們。他看見人家收拾碎片，聽見匆遽的語聲，看見阿格拉耶臉色慘白，奇怪地，很奇怪地望她；她的眼睛完全沒有怨恨，一點也沒有怒氣；她用驚懼的，但極同情的眼神望他，同時用閃爍的眼神望別人……他的心忽然甜蜜地作痛。他終於帶着奇怪的驚訝看見大家全坐了下來，甚至笑着，好像沒有出什麼事情似的！再過一分鐘，笑聲增加了：大家全瞧着他笑，瞧他那種僵呆的，暗啞的樣子，但是笑得是友誼的，快樂的。許多人和他搭談，很和藹地談話，為首的是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她笑着說些很心善的話。他突然感到伊凡·費道洛維奇親蜜地拍他的肩；伊凡·彼得洛維奇也笑着；那個老頭兒更加顯得好些，更加顯得有趣些，逗樂些；他握住公爵的手，微微地捏緊，微微地用另一手掌打擊那隻手，勸他醒轉來，好像勸一個受了驚嚇的小孩一般，這使公爵感到愉快，後來他把他按在自己身旁坐下了。公爵愉快地審看他的臉，不知爲什麼還沒有力量開口說話，他的呼吸透不出來了。老人的臉他真是覺得很喜歡。

「怎麼？」——他終於喃聲說，——「您果真饒恕我麼？您也是的麼，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  
笑聲增加了，公爵的眼內露出淚水；他不相信自己，他被迷魔住了。

「自然花瓶是很好的。我記得已經有十五年，是的……有十五年……」——伊凡·彼得洛維奇說。  
「這有什麼不得了的人都會完的，而這是用泥罐製成的！」——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大聲說。  
——「你何必這樣害怕，萊夫·尼古拉也維奇？」——她甚至帶着畏葸補充地說，——「得了罷！得了！」



罷！你真是把我嚇着了。」

「您一切都饒恕麼？除了花瓶之外，一切都饒恕麼？」——公爵突然從座位上立起來，但是老頭兒立刻又去拉他的手。他不肯放他走開。

“C'est très curieux et c'est très sérieux！”——他隔着桌子對伊凡·彼得洛維奇微語，但是說得十分洪響；公爵也許也聽見了。

「那末我沒有侮辱你們中間任何人麼？你們不相信，我由於這念頭真是感到幸福；但這是應該如此的！難道我能侮辱這裏的任何人麼？假使我這樣想，我又要侮辱您了。」

「安靜下來罷，我的朋友，這話未免有點誇張。沒有什麼可以使您這樣感謝的；這個情感是美麗的，但是誇張的。」

「我並不感謝你們，我不過是……欣賞你們。我望着你們，感到幸福；也許我說得很愚蠢，但是——我必須說話，必須解釋……甚至由於尊重自己。」

他身上的一切是激動的，模糊的，瘡疾般熱狂的；也許，他所說的話語並不是時常就是他想說出的話。他似乎用眼神詢問：他可以不可以說話？他的眼神落到白洛孔司卡耶身上。

「不要緊的，先生，繼續說下去，繼續說下去，不過不要喘不過氣來。」——她說。——「你剛纔從氣喘起始，竟弄到了這種地步；但是你不要怕說話；這幾位還比你怪些的人都見過，你不會使我們驚異的。再加上你不知道多末聰明，你不過把花瓶砸破，嚇了我們一跳罷了。」

公爵微笑着聽她的說話。

「那是您，——他忽然對小老頭兒說，——「那不是您在三個月之前把學生鮑特庫莫夫和官員石瓦勃林判處的徒刑設法釋免的麼？」

小老頭兒甚至臉紅了一點，喃聲說，他應該自己安靜一下。

「我還聽見關於您的事情，——他立刻對伊凡·彼得洛維奇說，——「您在N省內幫助那些房屋失火被燒掉的農人們，他們是已經取得了自由，而且給您弄下不少麻煩的，您給他們木材讓他們建築住房，是不是？」

「唔，這是——誇——誇張，——伊凡·彼得洛維奇喃聲說，但愉快地裝出威嚴的神色；這一次他說是「誇張，」那是很對的：這不過是傳到公爵耳朵裏來的一個不確實的消息。

「公爵夫人，您呢，——他忽然帶着光明的微笑對白洛孔司卡耶說，——「您不是在半年以前，在莫斯科把我當作嫡親的兒子看待，爲了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的一封信您不是果曾像對待嫡親兒子一樣，給了我一個使我永不能忘的勸告麼？您記得不記得？」

「你何必這樣推車撞牆呢？——白洛孔司卡耶惱怒地說，——「你是一個好人，然而你是很可笑的！送給你兩個銅板，你會謝得像救了性命。你以爲這是值得獎勵，還是感得討厭呢？」

她已經想完全生起氣來，但是忽然又笑了，這一次是善意的笑。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的臉發亮了；伊凡·費道洛維奇也露出笑容來了。

「我說過，萊夫·尼古拉也維奇是一個人……一個人……總而言之，祇要他不是那樣透不過氣來，像公爵夫人所說的那樣……」——將軍在喜悅的迷醉中喃語，重複着使他驚愕的白洛孔司卡耶的話語。

惟有阿格拉耶一人有點憂鬱；但是她的臉還在熾燒着，也許餘怒未息。

「他真是很可愛的，」——老頭兒又對伊凡·彼得洛維奇喃語。

「我走進來的時候，心裏懷着苦痛，」——公爵繼續說，還帶着逐漸增長上去的騷亂的心神，說得越來越迅速，越來越興奮，——「我……我怕你們，也怕自己。最怕的是自己。我回到彼得堡來的時候，自己決定認識一些第一流人物，年長的，世家的人物，因為我自己也是屬於這階級，在他們中間我自己是望族中的前列者。現在我不是和同我一樣的公爵們坐在一起，不是這樣麼？我想研究你們，這是必須的；極必須的……我時常聽到關於你們許多壞的事情，比所聽到的好的事情多，關於你們的利益如何的瑣碎和特殊，關於如何落後，如何智識淺薄，又關於習慣的如何可笑，——有許多人寫和說關於你們的一切！我今天好奇地到這裏來，懷着騷亂的心情；我必須自己看見，親自相信：這個俄羅斯人的上層階級是不是一無用處，它的時代是不是業已過去，生命是不是業已枯竭，祇好等死，但還在和未來的人們作瑣屑的、妒忌的爭鬥，妨礙他們，不注意到自己即將死亡？我以前完全不相信這個意見，因為我們俄國從來沒有上等階級，也祇有宮中侍御的，從制服上……或是從機會中得來，到了現在這階級完全消滅了，對不對呢？對不對呢？」

(癡白)

「這完全不對，」——伊凡·彼得洛維奇奸惡地笑了。

「又聊起來了！」——白洛孔司卡耶忍不住，說了出來。

「Laissez le dire. (讓他說去) 他甚至全身抖索着。」——老頭兒又輕聲警告。公爵根本不能控制自己了。

「結果怎樣呢？我看到了雅緻的，坦白的，聰明的人們；我看到了老人和藹地傾聽像我這樣小孩的話；看見一些能以了解和饒恕的人們，看見了俄羅斯人，心善的，差不多和我在那裏遇到的一樣的心善而且誠摯的，差不多不見得壞些。你們想一想，這使我如何感到驚喜！請你們允許我把這話表白出來！我聽得很多，自己很相信社會上的一切全是外貌，全是衰疲的形式，而實質是早已不存在的了；但是我自己現在看出我們這裏是不會這樣的；這是在別的什麼地方，我們這裏可不是這樣的。難道你們現在全是耶穌會徒和騙子手麼？我聽見公爵剛纔講過：難道這不是坦白的，這不是被靈感所中的幽默麼？難道這不是真正豪爽的態度麼？這類的話能從一個死人的嘴裏，帶着枯乾的心和天才的死人的嘴裏說出來麼？難道死人們會對待我像你們那樣麼？難道這不是一種材料……爲了未來，爲了希望麼？難道這樣的人會不明白，會落後麼？」

「再請求您，請您安靜一下，親愛的公爵，我們以後再說，我很喜歡……」——「顯宦」冷笑了。

伊凡·彼得洛維奇喉嚨裏嚼嚙了一聲，在沙發椅上旋轉了一下；伊凡·費道洛維奇動了動身體；將軍上司和顯宦的夫人談話，一點也沒有注意公爵；但是顯宦的夫人卻時常傾聽，回看。

「不，還是讓我說罷！」——公爵帶着新的，瘧疾似的激動，朝小老頭兒繼續說話，似乎顯得特別信任，

甚至像說秘密話似的，——「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昨天禁止我說話，甚至還指出了一些不應該談論的題目。她知道我談這些題目時會成爲一個可笑的人。我今年二十七歲，但是我知道我還像小孩一般。我沒有表現我的思想的權利，我早就說過了。我祇是在莫斯科和羅果靜公開地談話……我和他在一起讀普希金的詩，讀一切東西；他一點也不知道，連普希金的名字也不知道……我永遠怕我的可笑的樣子會玷辱思想和主要的理想。我沒有口才。我的姿勢老是不適當，這會引起人們的笑，使我說話的意思受到損害。我又沒有均衡的情感，這是最主要的；這甚至是最主要的……我知道我最好坐在那裏，不發一言。在我堅持着不說話的時候，我甚至會顯出極懂事的樣子，且會仔細地考慮一切。但是現在我還是說的好。我所以說起話來，因爲您那樣和藹地看望我；您的臉色太好了！我昨天答應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在整整的一晚上不說一句話。」

“Vraiment?”（「真的麼？」）——老頭兒微笑了。

「但是有時我覺得我這樣想是不對的；不是誠懇比口才還有價值麼？對不對？對不對？」

「有時是的。」

「我想把一切都解釋出來，一切，一切，一切！是的！您以爲我是烏托邦主義者麼？理想派麼？不是的，我的心裏真的全是一些普通的思想……您不相信麼？您微笑麼？您知道我有時是卑鄙的，因爲我失去了信仰。剛纔我到這裏來，心想：『我怎樣和他們談話呢？從什麼話說起，使得他們能够稍爲明白一些呢？』我真是害怕，但是我更替你們擔心。真是可怕！真是可怕！但是我怕麼？我這樣擔心不是可恥麼？前進的人祇有一

個，而落後的，不善良的人們有無數，那怎麼辦呢？我的快樂就在於現在我深信這並不是無數，卻全是活生生的材料！不必爲了我們是可笑的而感到不安，不對麼？這真是如此，我們很可笑，我們舉動輕浮，習慣惡劣，我們沈悶着，不會觀察，不會了解，我們全是這樣的，全是的，您，我，他們！我現在當面對您說，您是可笑的，不會使您感到侮辱麼？既然如此，難道您不是很好的材料麼？據我看來，做可笑的人有時甚至是好的，甚至還好些；可以容易互相饒恕，也容易馴順。不能一下子全都了解，也不能一直就從完滿上起始啊！爲了取得完滿，必須先從不了解許多事情上着手。了解得太快，也許不會取得深切的了解。這話我是對你們說的，你們是會了解許多事情……而又不去了解的。我現在並不爲你們擔心。像我這樣的小孩對你們說出這樣的話，不會使你們生氣麼？自然不！你們是會忘記，且饒恕那些侮辱你們的人們，還會饒恕那些一點也不侮辱你們的人們的；因爲饒恕並沒有侮辱我們什麼的人們最顯得困難些，也就因爲他們並沒有侮辱，所以我們的訴怨是沒有根據的！這就是我期待於上流階級的，這就是我到這裏來的時候，忙着要說出來，而不知道如何說法的……您笑麼，伊凡·彼得洛維奇？您以爲我替那些人擔心，我是他們的辯護人，民主主義者，擁護平等的專家麼？——他歇司底里地笑了。（他時時發出短短的，歡欣的笑聲。）「我爲你們擔心，爲你們大家，爲我們大家。我自己也是世襲的公爵，和公爵們坐在一起。我說這話，爲了救我們大家，爲了不使這階級白白地消滅，在黑暗中，一點也不猜到什麼，咒罵一切，喪失一切。爲什麼要消滅，爲什麼對別人讓出位置，既然可以成爲前進的，領導的人？我們應該成爲前進的，我們應該成爲領導的。我們爲了做首領，纔去做僕人。」

他想從椅子上立起來，但是老頭兒時常攔住他，帶着越來越增長的不安望着他。

「你們聽着！我知道說話是不好的！最好作出警喻，最好就這樣開始說……我已經開始了……並且難道果真可以做不幸的人麼？我的憂愁和我的悲哀又算什麼，假使我有成爲幸福的人的力量？我眞是不明白，怎麼會走過一棵樹木，看到它，而不感到幸福？和一個人說話，能不爲了愛他而不感到幸福麼？我祇是不會表白出自己的意思……世界上隨處有多少美麗的東西，甚至連最無希望的人都會認爲美麗的？您看一看嬰孩！看一看上帝的朝霞！看草怎樣生長，看眼睛望着您，愛您……」

他早就站在那裏說話。老頭兒早已恐懼地看望他。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比大家先猜了出來，喊道：「哎喲，我的天呀！」還擺着雙手。阿格拉耶勿遽地跑到他面前，恰巧把他接在手裏，帶着恐怖的神情，帶着被痛苦變得彎曲的臉色，聽到一個不幸的人「震悸魂魄」的野蠻的呼喊。病人躺在地毯上面，有一個人連忙把枕頭墊在他的頭下。

這是誰也料不到的。過了一刻鐘，N公爵，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小老頭兒，嘗試着再使這晚會復活起來，但是再過了半小時，大家也就分散了。他們表示出許多同情的話語，許多歉仄的意思，還說出許多意見。伊凡·彼得洛維奇表示：「這青年是斯拉夫派，或是這一類的人，但是並不危險。」小老頭兒一點意見也沒有表示。固然，以後，在第二天，第三天，大家有點生氣了；伊凡·彼得洛維奇甚至感到侮辱，但是並不多。上司將軍在一個時期內對伊凡·費道洛維奇有點冷淡。葉家的一保護人，那個顯宦，也對這一家之主喃喃地說出一些教訓的話語，還用客氣的口吻表示他很注意阿格拉耶的命運。他確乎是一個比較善

心的人；但是在他對於公爵好奇的許多原因中間，公爵和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早先的那段歷史也列入在內。關於這段歷史他聽到一些，甚至發生了興趣，甚至想詳細問一下。

白洛孔司卡耶從晚會上臨走時對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說：

「這人的性格有好有壞；假使你願意知道我的意見，我可以說好的多些。你自己也會看出他是什麼樣的人，他是一個病人。」

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自己根本決定，這未婚夫是「不可能的。」她在一夜中決定，「她活一天，決不能使公爵成爲阿格拉耶的丈夫。」早晨起牀時還是懷着這個思想。但是過了一早晨，十二點鐘以後吃午飯的時候，她又陷入自相矛盾的境界中了。

阿格拉耶爲了姊姊們發出了一句極謹慎的問話，忽然冷淡而且傲慢地，斬釘似的說：

「我從來沒有答應過他什麼，我從來一輩子不承認他做我的未婚夫。他對於我是外人，和任何人一樣。」

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突然臉紅了。

「我料不到你會這樣的，——她憤激地說，——他是一個不可能的未婚夫，我知道，感謝上帝，我們的意見倒還相同；但是我料不到你會說出這樣的話來。我以爲你將說出另一些話。我可以把昨天那些人全都趕走，祇留下他來，他就是這樣的人……」

她忽然停止了，自己害怕她所說出的話。但是她不知道，她在這時候是如何對女兒不公平。阿格拉耶



的腦筋裏已經全都決定了；她也在等候那個應該解決一切的時間的來到，所以每一個暗示，每一次不謹慎地觸到深刻的創痕，都會使她的心碎裂。

## 第八章

這天早晨對於公爵也是在沈重的預感之下起始的。這可以用他的病勢來解釋。不過他的憂愁具有不確定的形狀，這對於他是最感到痛苦的。誠然，有些鮮明的事實，嚴重的，惡毒的事實放在他的面前，但是他的憂愁超過他所記憶到，所顧慮到的一切；他明白，他是獨自不能安慰自己的了。他的心裏漸漸兒生出了期待的心情，那就是今天他必將發生一樁特別的，決定的事情。他昨天發作的昏厥是很輕的；除此憂鬱之外，除去頭裏有點重，四肢有點痛以外，他不感到任何別種的失調。他的腦筋十分清楚，雖然心靈是有病的。他起牀極晚，立刻清清楚楚地記起昨天晚會的情形。他雖然不十分清楚，但到底記起他是在昏厥後的半小時內被送回家去的。人家告訴他，葉家已派人來探聽過他的病況。十一點半，又派了人來；他覺得很愉快。魏拉·萊白及夫首先跑來看他，侍候他。她剛看到他，突然痛哭起來，但是等到公爵立刻安慰她的時候，也就發笑了。這女郎對他強烈的哀憐忽然使他驚愕；他抓住她的手，吻着。魏拉臉紅了。

「哎喲，您怎麼啦？您怎麼啦？」——她驚懼地呼喊，迅快地奪去她的手。

她懷着一種奇怪的羞慚，匆遽地走了。但是她已來得及說，她的父親在今天剛亮的時候，就跑到「死人」家去，——他這樣稱呼將軍，——探聽他是不是在夜裏死去，聽說一定很快就要死的。十一點多

鐘左右，萊白及夫回到家裏，親自來見公爵，但不過是一跑來一分鐘，爲了打聽公爵的病況。此外便是「朝櫺櫃裏」張望張望。他沒有別的什麼事情，祇剩下唉唉地連聲歎氣，公爵不久就放他走了。不過萊白及夫到底還試着盤問起昨天昏厥的情形，雖然他已顯然詳細地知道了一切。郭略在他之後跑了進來，也祇是留一分鐘。這一位確是很匆忙，顯出強烈的、陰鬱的恐慌。他起始就直率地、固執地請公爵解釋瞞住他的一切事情，同時還說他在昨天一天裏差不多全都打聽出來了。他受了強烈的、深刻的震動。

公爵帶着一切可能做到的同情心，將一切事情都講了出來，十分詳細地把事實覆述了一遍，使可憐的男孩震駭得像受了雷擊。他不能說出一句話，默默地哭泣着。公爵感到這是永遠存留在青年的腦中，造成他的生命的轉變的印象之一。他忙着把自己對於這事情的見解傳達出來，還說據他看來也許老人之死主要地就由於他做了那個舉動以後心中遺留下的恐怖而起，而這不是任何的人可以做到的。他聽完了公爵的話以後，他的眼睛閃耀起來了：

「篤納，瓦略和波奇全是無用的！我不和他們吵嘴，但是從這時候起我們的道路是不同的了！公爵，我從昨天起發生了很多新的感觸；這是給我一個教訓！我現在認爲我的母親應該由我完全負責；雖然她在瓦略那裏的生活還安定，但這總是不對的……」

他憶起人家在等候他，便跳了起來，匆遽地問公爵的健康情況，在聽到回復以後，忽然匆遽地說道：

「沒有別的什麼事情麼？我昨天聽說……（然而我沒有權利，）假使您有什麼時候，遇到什麼事情，需要忠實的僕人，那末他就在您的面前。我們兩人大概不十分有幸福，對不對？但是……我並不細問，並不

細問……」

他走了，公爵更加沈思起來：大家都預言出不幸，大家都已經作下了結論，大家都看着他，似乎已經知道了一些什麼，一些他不知道的什麼。萊白及夫盤問着，郭略直接地暗示着，魏拉哭泣。他終於惱恨地揮手：「可詛咒的病態的疑心，」他心想。他的臉色舒展了，當他在一點多鐘的時候，看到葉家的人們走進「一會兒」來探視他的時候，這些人真是走進一會兒來。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在吃完早飯以後宣布現在大家一塊兒全出去散步。這個通知帶着命令的形式，說得孟浪而且嚴厲，不加任何解釋。大家全出去了，那就是母親，小姐們，S公爵。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一直向和每天走着的方向上走去。大家明白是怎麼會事，大家沒有說話，怕惹惱母親。她好像躲避責備和反駁似的，在大家前面走着，並不回顧一下。阿台拉意達終於說，散步時用不着這樣迅跑，簡直跟不上母親。

「這樣罷，」——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忽然轉身說，——「我們現在走過他的房子。不管阿格拉耶怎樣想，不管以後出什麼事情，他總歸不是我們陌生的人，現在還加上他正處於不幸中，生着疾病；我至少想進去探望他一下。誰願意和我進去，就一塊兒進去，誰不願意，——儘管請便；路上並沒有障礙。」大家自然都走了進去。公爵照例忙着請求她饒恕昨天那隻花瓶的事……還有那個亂子。

「這是不要緊的，」——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回答，——「花瓶並不可惜，倒是可惜你。你現在自己看到，出了一個亂子！第二天早晨總是這樣的……但這並不要緊，因為每人現在都看見，你是沒有什麼可責備的。唔，再見罷。你假使有力量，可以出去散一散步，再去睡覺，——這是我的勸告。假使你想來，照

舊到我們這裏來好了。你應該永遠記住，無論出了什麼事情，無論結果怎樣，你總是我們家裏的密友；至少是我的。我至少可以對自己負責……」

大家全接受母親的挑戰，證明了她的情感。她們走了，但是在坦白的匆遽中說出的一些和藹的，鼓勵的話語中有許多殘忍的意思，是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不疑感的。在邀請他「照舊」上她家去的話語裏，在「至少是我的」一語中，又含着一點預言的意味。公爵憶起阿格拉耶的情況來了。固然，她在走進來時和分別時會向他奇怪地微笑了一下，但是沒有說一句話，甚至在大家聲明友情的時候也是如此。雖然也會有兩次用凝聚的眼神看他。她的臉慘白得和尋常不同，好像整夜睡得不安寧。公爵決定晚上一定「照舊」上他們那裏去，興奮地眺望時計。在葉家的人們走後，過了三分鐘，魏拉走進來了。

「萊夫·尼古拉也維奇，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剛纔暗中叫我給您轉達一句話。」

公爵簡直抖索了。

「有信麼？」

「沒有，帶的是口信；匆匆忙忙地幾乎來不及說。她請您今天一天內一分鐘也不要離開家裏，一直到晚上七點鐘，甚至到九點鐘，我不十分聽清楚。」

「是的……這是爲了什麼？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一點也不知道；不過她很嚴重地吩咐我轉達一聲。」

「她竟說出『很嚴重的』來麼？」

「不，她沒有直說：在我剛跑過去的時候，她纔轉過身來說了這幾句話。從臉上就看得出嚴重不嚴重。她對我看望了一下，使我的心沈死了……」

再問了幾句，公爵雖然一點也沒有多弄清楚些，但是更加驚慌了。他在剩下自己一人的時候，躺到沙發上去，又起始想。「也許有人要到他們那裏去，在九點鐘以前，所以她替我擔心，怕我又在客人面前發瘋勁。」——他終於想了出來，又起始不耐煩地等候晚上，瞧看時計。但是這啞謎在晚上之前就被猜出了，是藉着一個新的訪客而猜出來的。這啞謎的猜出具有新的，痛苦的啞謎的形式。葉潘欽一家人走後過了整整的半小時，伊鮑里特到他那裏來了。他顯得疲倦而且喫力，一走進來，不說一句話，似乎神志不清一般，簡直就落到沙發椅上，立刻沈入無從壓抑的咳嗽中。他咳嗽得吐血。他的眼睛閃耀，臉頰上露出紅色的斑點。公爵對他喃聲說些什麼，但是他不回答，有許多時候沒有回答，祇是搖手叫他暫時不要吵他。他終於醒轉來了。

「我要走了！」——他勉強用嘶啞的嗓音說。

「要不要我送您回去，」——公爵說，從座位上立起來了，但是立刻愣住，憶起了剛纔不許離開家裏的那個禁令。

伊鮑里特笑了。

「我並不是從您這裏走，」——他說了下去，不斷地發喘，喉嚨裏十分乾。——「我認爲必須到您這裏來，有點事情……沒有事情是不會打擾您的。我要走到那裏去了，這一次大概是正經的。完了！您要相信，

我到這裏來並不是爲了需要憐憫……我今天已經躺了下來，從十點鐘起，爲的是完全不起牀，一直到那個時候爲止，但是又不想這樣做，又起來，到您這裏來……總歸有事。」

「看着你真是可憐。你最好喊我一聲，何必自己勞動呢。」

「現在够了。您爲了交際社會的禮貌，憐憫一下，也就够了……是的，我忘記了您的健康怎麼樣？」

「我很健康。我昨天……不很……」

「我聽說的，我聽說的。那隻中國花瓶出了岔子；可惜我不在那裏！我有點事情。第一層，我今天看見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和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在綠椅那裏見面。我真覺得奇怪，一個人怎麼會露出這樣愚蠢的神色。我在筓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走後就對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說……您大概一點也不覺得奇怪，公爵。」——他說，不信任地望着公爵安靜的臉。——「一點也不驚異，有人說是極大的聰明的徵兆；據我看來，這同樣地可以成爲極大的愚蠢的徵兆……我並不暗示着您，對不住得很……今天我說話的口氣不大佳。」

「我昨天就知道筓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公爵頓住了，顯然感到慚愧，雖然伊鮑里特在那裏惱恨，爲什麼他並不驚異。

「您知道的！這纔是新聞呢！但是大概是的，您不必講下去……您今天沒有做過那個會晤的證人麼？」

「假使您自己在那裏，您會看見我並沒有在那裏的。」

「也許躲在樹叢後面。無論怎樣我是很高興的，自然替您高興，否則我會以為筈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占了先！」

「我請您不要和我說這個話，伊鮑里特，不要用這種口氣。」

「況且您已經完全知道了。」

「您弄錯了。我差不多一點也不知道，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一定知道，我一點也不知道。我甚至連會面的事情也一點不知道……您說，見過面麼？那很好，我們不要管它……」

「那是怎麼會事，一會兒知道，一會兒不知道？您說：『那很好，我們不要管它。』不行，您不能這樣信任人家！尤其假使您一點也不知道。您信任人家，因為您不知道。但是您知道不知道，這兩個人，這兄妹兩人有什麼打算？您也許會疑惑這個罷……好的，好的，我不講下去……」他看見公爵那種不耐煩的手勢，當下就說——「我是爲了自己的事情而來的，我打算和您解釋這件事情。真要命，不解釋是死也不瞑目的。我幾次三番地儘解釋。您想聽麼？」

「您說罷，我聽着。」

「但是我變了主意，我還是要從筈納說起。您想一想，今天我已被人家約好到綠椅上去會面。但是我

不願意撒謊；我自己主張和她晤面，自己向她提議，答應揭開一件祕密的事情。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去得太早，（大概確乎到得早些，）我剛在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身邊坐下來，一看筈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和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納兩人攙着手走來，好像在那裏散步似的。他們兩人見到了我，似乎十

分驚訝，沒有料到，甚至顯出慚愧的神氣。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臉紅了，您信不信，甚至有點慌亂，是不是因為我在那裏，或者單祇爲了看到筓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您知道她的臉貌是很美的——不過她臉上發現了紅暈，事情也就在一秒鐘內可笑地解決了：她立起身來，回答筓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的鞠躬，和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納逢迎的微笑，忽然說道：「我祇是爲了當面向你們表示我的愉快，爲了你們那分誠懇的，友誼的情感，假使我有需要的時候，我一定……」她當時鞠躬着躬，他們兩人就走了，——我不知道，是做了傻子，還是感到勝利。筓納自然成了傻子。他一點也摸不到頭緒，臉漲紅得像一隻蝦，（他有時具有一個奇怪的臉色！）但是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納好像明白應該趕快溜走，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來這一手也真是够她受的，因此就把哥哥拖走了。她比他聰明，我相信她現在感到得意。我是去和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談論關於她和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會面的事情的！

「和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會面！」——公爵喊。

「啊！您大概喪失了冷淡的態度，起始驚異了麼？我很高興，您打算成爲和平常一樣的人了。對於這個我可以使您安慰。給年青的，具有高尚心靈的姑娘們服務就會得到這種下場的：我今天就喫了她一記耳光。」

「精神上的麼？」——公爵不由己地問。

「是的，不是肉體的。我覺得無論那一個人的手是不會舉起來打像我這樣的人的。現在甚至女人也不會打；甚至筓納也不會打！雖然昨天有一個時候我會經想，他會攻擊到我身上來的……我敢打賭，我知



道您現在想什麼？您想着：「打他是不應該的，但是可以用枕頭或用一塊濕髒布乘他睡覺的時候把他悶死——甚至是應該的……」您的臉上寫出您在這時候還是這樣想着。」

「我從來沒有想這個！」——公爵嫌惡地說。

「我不知道，我昨天夜裏夢見有一個人……用濕髒布把我悶死……我對您說是誰？竟是羅果靜！您以為怎樣，可以用濕髒布把人悶死麼？」

「我不知道。」

「我聽說是可以的好罷，我們不要管它。我怎麼會成爲播弄謠言的人？她爲什麼今天罵我做播弄謠言的人？您要注意，這是在她傾聽了我最後的一句話以後，還甚至反覆地問了我幾遍之後說的……女人們都是這樣的！就爲了她，我和羅果靜發生了接觸，和這有趣的人。還是爲了她的利益，替她張羅好了她和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會晤的事情。是不是因爲我對她暗示，她喜歡吃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殘餘食物」？因此觸犯了她的自尊心？我是爲了她的利益一直對她解釋，我並不否認。我給她寫了兩封這樣信，今天是第三封，再加上當面會晤……我剛纔開始就對她說，這種樣子在她方面是極失身份的……況且那句關於「殘餘食物」的話並不是我自己的，卻是別人的，至少大家在筵納那裏全這樣說；她自己也可以證明的。那末我爲什麼還能算做播弄謠言的人呢？我看出，我看出您現在瞧着我，覺得十分可笑，我不敢賭東道，您要對我援用下面兩句愚蠢的詩：

「也許在我的悽愴的夕照裏，

愛情將閃耀出離別的微笑。」

哈哈，哈哈！——他突然發洩出歇司底里的笑聲，咳起嗽來了。——「您要注意，」——他夾着咳嗽嘶啞地說着。——「筭納就是這種樣的人：一面說『殘餘食物』，一面現在自己也想享用一下！」

公爵沈默了許久，他感到恐怖。

「您說她要和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會晤麼？——他終於喃聲說。

「噢，難道您果真不知道，今天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將和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會晤，就爲了這一個，由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的邀請，和我的努力，還經過羅果靜的從中斡旋，特地把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從彼得堡寫信請來，現在正和羅果靜一塊兒在離我們不遠的地方，在以前的那所房屋裏，在那位太太，達里亞·阿萊克謝夫納家裏……一位曖昧的女太太，她的女朋友。今天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就要到這個曖昧的房屋裏，和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作友誼的談話，解決各種問題。她們要計算一番。您不知道麼真的麼？」

「這是不可思議的！」

「既然不可思議，那也好。但是您那裏會知道呢？雖然這裏蒼蠅一飛過——都會知道的。這種地方就是這樣的！但是我已經警告過您，您應該感謝我，唔，再見罷。——大概要到另一個世界上去見面。還有一件事情，雖然我在您面前做出卑鄙的行爲，因爲……我爲什麼要使自己受損失呢？請問您一句是爲了您的利益麼？我把我的『懺悔錄』呈獻給她，（您不知道這個麼？）但是她取的是怎樣的態度哈哈！我在她面

前並沒有什麼卑鄙的行爲，我在她面前一點也沒有做錯事；她羞辱我，責備我……但是在您面前我並沒有一點錯；即使提起關於「殘餘食物」和這一類的話，可是現在我把會晤的日期，時間和地址全告訴給您，把這一套戲法揭開……自然是由於氣憤，而不是由於寬仁。告別罷，我愛說話，嚙嚙得像結舌的人，或是像癆病鬼一樣。您要留神，趕緊想方法，假使您配被稱爲一個人。會晤決定在今天晚上舉行，這是確實的。」

伊鮑里特走到門那裏，但是公爵向他一喊，伊鮑里特就在門內止步。

「如此說來，據您的看法，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今天自己會到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那裏去麼？」——公爵問。他的臉頰上和額上露出了紅色的斑點。

「詳細我不知道，但是大概是如此的。」——伊鮑里特一面回答，一面向後面斜看。——「否則也是不行的。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還能上她那裏去麼？也不會在筵納那裏；他家裏現在差不多放着一個死人。將軍怎麼樣啦？」

「就從這一點就見出是不可能的！」——公爵搶上去說。——「即使甚至她想去，但是怎麼樣出去呢？您不知道……這個家庭的規矩：她不能一個人離開家庭，上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那裏去的。這是胡鬧！」

「您瞧，公爵：沒有人會從窗內跳躍出去，但是一失了火，也許第一個紳士和第一個貴婦人會從窗內跳出來的。祇要到了必要的地步，那就沒有法子可想，我們的小姐就會到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那裏去。難道那些小姐們什麼地方都不放出去麼？」

「不，我說的不是這個……」

「既然不是這樣，那末她祇要從臺階上走下來，一直走去，從此不回家來都可以。有的時候連船都可以燒掉的，甚至可以永不回家。生命並不是單由一些早餐，中餐，再加上 S 公爵而組成的。我覺得，您把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當作閨閣千金或是女學生看待；我已經對她講過這句話；她似乎是同意的。您等到七點鐘或八點鐘……我處在您的地位上，一定會派人去監視，探望她從臺階上走下來的真確的時間。您那怕打發郭略去也可以；他很喜歡做偵探，尤其是爲了您……因爲世上一切都是相對的……哈哈！」

伊鮑里特走出去了。公爵沒有請任何人去監視的必要，甚至假使他能够這樣做。阿格拉耶吩咐他坐在家裏一層現在差不多取到解釋了；也許她打算到這裏來和他同去。可是也許她並不希望他到那裏去，因此吩咐他坐在家裏……也許會這樣的。他的頭旋轉起來；整個屋子都轉動了。他躺在沙發上，閉住眼睛。無論這樣或那樣，事情是決定的，終結的。不，公爵並不認阿格拉耶是閨閣千金，或女學生；他現在感到他早就怕這一類的事情；但是她爲了什麼想見她呢？一陣寒戰在公爵的全身裏通過；他又發癢熱了。

不，他並不認她爲嬰孩！使他害怕的是她近來的一些眼神，一些話語。有時他覺得她似乎太矜持，太拘束，他記得，這使他駭怕。固然，在這幾天內，他努力不去想這件事情，驅除沈重的思想，但是在這心靈裏隱藏些什麼？這問題早就磨折着他，雖然他相信這心靈。這一切今天就應該解決，而且暴露出來了。一個可怕的念頭——這女人——又出現了！爲什麼他永遠覺得這女人會在最後的刹那出現，把他的整個命運加以折斷，像咬斷一根爛線？他永遠覺得如此，是他現在準備賭咒的，雖然他差不多處於半夢囈的情境中。假使他近

來努力忘卻她，那祇是因爲怕她。怎麼樣？他究竟愛這個女人呢？還是恨她？這個問題他今天一次也沒有給自己設定；他的心是純潔的；他知道他愛誰……他並不怎樣怕她們兩人的見面，並不怕這次晤面的奇特和原因，他所不知悉的原因，也不怕這晤面後的結果——他怕的是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自己。他在過了幾天以後憶起在這發瘧熱的數小時內他差不多一直想像出她的眼睛，她的眼神，聽到她的話語——一些奇怪的話語，雖然過了這瘧熱的，煩悶的數小時以後，留在他記憶中也就不多。譬如說，他不大記得魏拉如何端飯給他喫，他如何喫飯，也不記得他飯後睡過覺沒有？他祇知道，在這天晚上，祇在阿格拉耶突然走到他的平臺上來，他從沙發上跳起來，走到屋子中央迎接她的那個時候起，纔起始完全清楚地辨別一切。那時候是七點一刻。阿格拉耶獨自進來，打扮得很隨便，似乎極匆促的樣子，穿着一件連頭巾的無袖外衣。她的臉慘白得和上次一樣，眼睛閃耀出鮮艷的，嚴厲的光采；她那樣的眼睛的表情是他從來不知道的。她仔細向他身上打量了一下。

「您完全預備好了。」——她輕聲說，似乎很安靜。——「您打扮好了，手裏還拿着帽子；這末說來，已經有人預先告訴您。我知道是誰：不是伊鮑里特麼？」

「是的，他對我說過……」——公爵喃語，幾乎是半死人一樣。

「我們去罷，您知道您一定應該伴我同去。我以為，您有力量走出去麼？」

「我有力量，但是……難道這是可能的麼？」

他的話一下子斷了，他再也不能說出話來。這是他想阻止這瘋人的唯一的嘗試，以後他自己像囚犯

似的跟她走出去了。他的思想無論怎樣模糊，他總歸明白，她沒有他也會到那裏去，所以他無論如何都應該跟她走。他猜出她的決意具有何等力量；他是不能阻止這個野蠻的衝動的。他們默默地走着，一路上差不多沒有說一句話。不過他注意到她很熟悉道路，在他想繞過一條胡同，因為那條路比較荒僻些，當下把這話對她提出的時候，她似乎用極大的注意力傾聽着，堅決地回答：「一樣的！」在他們差不多快走到達里亞·阿萊克謝夫納的房屋那裏（一所巨大的，老舊的木房）的時候，一個服裝華麗的女太太和一個年青的姑娘從臺階上走下來；兩人坐到正在臺階旁等候着的漂亮的馬車裏去，大聲談笑，甚至一次也沒有看走近過來的人們，好像沒有看見似的。馬車一走，門又重新開了，等候着的羅果靜把公爵和阿格拉耶放進去，隨着關好了門。

「在這房屋裏現在除我們四個以外沒有別人，——他高聲說，很奇怪地看了公爵一眼。

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就在第一間屋內等候，也打扮得很隨便，穿着玄色的衣裳。她立起來迎接，但是沒有笑，甚至沒有和公爵握手。

她的凝聚的，不安的眼神不耐煩地盯在阿格拉耶身上。兩人在互相離得遠一些的地方坐下，阿格拉耶坐在屋子角落裏，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坐在窗旁。公爵和羅果靜不坐下，人家也沒有請他們坐下。公爵帶着驚疑，還似乎帶着痛苦，又望了羅果靜一眼，但是羅果靜還是發出和以前一樣的微笑。沈默又持續了幾秒鐘。

有一種兇惡的感覺終於從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臉上通過；她的眼神是固執的，堅定的，幾乎仇

恨的，一分鐘也不從女客的臉上離開。阿格拉耶顯然感覺羞慚，但是並不膽怯。她走進來的時候，稍稍地瞧了她的情敵一眼。以後就一直坐着，垂下眼睛，似乎落入沈思中。有兩次，似乎不經意地，她的眼神向屋中掃射。她的臉上顯然形容出嫌惡的神氣，她好像怕被這地方弄髒似的。她機械地整理衣裳，甚至不安地變更了一次地位，把身體移到沙發的角落裏。她不見得自己感到所有她的行動；但是無感覺更加使這些行動顯得侮辱些。她終於堅定，逼直地望着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眼睛，立刻明顯地讀出在她的情敵的狠惡的眼神中閃耀出的一切。女人明白了女人阿格拉耶抖索了。

「您自然知道爲什麼我請您來，」——她終於說，但是很輕，甚至在說出這個短句來的時候停頓了兩次。

「不，我一點也不知道，」——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嚴厲地，決絕地回答。

阿格拉耶臉紅了。也許她忽然覺得很奇怪，而且不可思議，她怎麼現在會和「這女人」同坐在「這女人」的家內，還要求她的回答。在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嗓音剛發出來的時候，一陣抖慄似乎從她的身體上通過。這一切自然是一「這女人」看得很清楚的。

「您全都明白……但是您故意做出不明白的樣子，」——阿格拉耶微語，陰鬱地望着地上。

「這是爲什麼呢？」——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露出一點冷笑。

「您想利用我的地位……因爲我在您家裏，」——阿格拉耶可笑地，拙笨地續說。

「對於這個地方應該負責的是您，而不是我！」——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突然臉紅了。——「我

沒有邀請您，而是您邀請我。我至今還不知道爲了什麼事情？」

阿格拉耶傲慢地舉起頭來：

「您把您的舌頭約束一下；我不是用您這種武器跑來和您交戰的……」

「啊！如此說來，您到底是跑來「交戰」的麼？我以爲您……應該聰明些……」

兩人互相對望，不再把仇恨隱藏起來了。這兩個女人中的一個最近還對另一個寫過那樣的信。在第一次晤面，說出第一句話的時候，一切都消散了。但是怎麼樣呢？在這時候，在這間屋內的四個人中間似乎沒有一個人認爲這是奇怪的。公爵在昨天還不會相信有甚至在夢中看到這個的可能的，現在站在那裏，望着，聽着，好像這一切是他早就預感到了似的。最荒誕的夢突然變爲最明朗的，最顯著的現實。這女人中的一個在這時候深深地仇恨着另一個，想把這向她表示出來，（也許她本來就是爲了這事跑來的，羅果靜在第二天上這樣說）使得帶着失調的理智和病態的心靈的另一個，無論顯得如何玄妙，她預先決定下的觀念到底敵不住她的情敵惡毒的，純粹女性的賤蕪。公爵深信，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不會自己提起那些信來的；從她的閃耀的眼神上，他猜到這些信現在對於她有多大的價值；他願意犧牲半個生命，使阿格拉耶現在不提這些信。

但是阿格拉耶忽然似乎緊起精神，一下子控制了自己。

「您沒有了解，——她說，——我不是來和您爭吵的，雖然我並不愛您。我……到您這裏來……想說幾句人話。我叫您來的時候，我已經決定要對您說什麼話，我決不放棄這決意，那怕您完全不了解我。」



這對於您壞些，但並不對於我。我打算答覆您寫給我的一切，當面答覆，因為我覺得這個方便些。請您聽我對於您的信的答覆：我在那天和萊夫·尼古拉也維奇初次見面，後來又知道了在您的晚會上所發生的一切事情以後，就起始覺得他可憐。我的可憐他，因為他是這樣誠實的，也就由於他的誠實，竟會相信他可以和這種性格的女人過幸福的生活。我替他擔憂的事情也就發生了：您並不能愛他，卻在磨折他够了以後就把他拋棄了。您不能愛他，因為您太驕傲……不，並不是驕傲，我錯了，卻因為您太虛榮……甚至還不是如此：您自愛到了……瘋狂的地步，您給我寫的信就可以成爲證據。您不能愛像他這樣簡單的人，甚至也許還在暗中看不起他，恥笑他。您祇能愛自己所受的恥辱，和那種不斷的思慮，那就是您受了恥辱，人家把您侮辱了。假使您所受的恥辱少些，或者完全沒有，您會更加不幸些……（阿格拉耶愉快地說完這幾句太匆忙地跳了出來的，卻早就預備好且尋思過的話語，在還沒有夢見現在這次會晤的時候就尋思過的；她用惡毒的眼神觀察在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由於騷亂而變得歪曲的臉上所得到的印象。）您記得，——她繼續說，——他當時寫了一封信給我。他說您知道這封信，甚至讀過的。從他的信上我明白了一切，真確地明白了。他最近自己對我證實過的，那就是我現在對您所說的一切，甚至是一個字一個字都對的。我接到他的信以後起始等候。我猜到您應該上這裏來，因為您沒有彼得堡是不行的：您對於省城還太顯得年輕，太顯得貌美……然而這也不是我的話語，——她補上這句話，臉非常紅，從這時起紅暈沒有從她的臉上落下，一直到說完話爲止。——在我又看到了公爵的時候，我替他非常感到痛苦，而且遺憾。您不要笑；假使您一笑，您就不配了解這個了……」

「您看見我並沒有笑，」——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憂鬱地，嚴厲地說。

「不過我是一樣的，您隨便去笑罷。在我自己起始問他的時候，他對我說，早就不愛您，甚至一回憶起您來都會使他感覺痛苦的，但是他很可憐您，他一提起您來，他的心就好像「永遠受了刺傷似的。」我應該對您說，我一生中從未遇見過一個人，會像他這樣具有高貴的誠實和沒有邊涯的信任。我在他說了這句話以後，猜到無論什麼人祇要願意，都能騙他，而且無論什麼人騙他，他以後總會饒恕他，我就是爲了這個纔愛上了他……」

阿格拉耶停止了一會，似乎顯得驚愕，好像不相信自己竟會說出這種話來。但同時幾乎沒有邊涯的驕傲在她的眼神裏閃耀了出來。她好像現在已經滿不在乎，那怕「這女人」現在笑那句脫口說出的自白也不管。

「我全都對您說完，您現在在自然已經明白我要求您的是什麼。」

「也許我明白的，但是請您自己說罷，」——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輕聲地回答。

忿怒在阿格拉耶的臉上熾燒。

「我要問您，」——她堅定地，明晰地說，——「您有什麼權利干涉他對我的情感？您有什麼權利敢給我寫信？您有什麼權利時時刻刻地對他，對我宣布您愛他，以後又自己拋棄他，用那樣可恥的……糟糕人的方式從他那裏逃走？」

「我並沒有對他，也沒有對您宣布我愛他，」——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費力地說，——「您是對

的，我是從他那裏逃走的……」——他用聽不大清楚的語音說。

「怎麼沒有對我和對他宣布？」——阿格拉耶喊。——「您的信呢？誰求您給我們說婚的？誰求您勸我嫁給他的？難道這不是宣言麼？您爲什麼自己夾在我們中間呢？我起初以爲您想借着干與我們的事情使我生出嫌惡他的心思，使我拋棄他；以後纔猜到是怎麼一會事情：您不過在幻想着用所有這一套虛假的行爲做出高尚的功績來……假使您這樣愛虛榮，您還能愛他麼？您不會就這樣離開這裏，何必還要給我寫些可笑的信？您爲什麼不嫁給這個正直的人，他是這樣的愛您，且向您求婚？明明是爲了什麼？您一嫁給羅果靜，那時候還會留下什麼樣的恥辱呢？甚至會得到太多的榮耀！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說您讀了太多的詩，『對於您的……地位，您有太多的學問，』您是一個讀死書的女人，過着閒暇的生活；再加上您的虛榮心，於是這一些原因就成爲您的……」

「您不也過着閒暇的生活麼？」

這事情十分匆遽地，十分裸露地達到了那樣意想不到的焦點，意想不到的的是因爲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在動身到伯夫洛夫司克來的時候，還存着一些什麼幻想，雖然她所猜料的總是凶多吉少。阿格拉耶一時根本爲激越的情感所衝動，好像從山上落下，在可怕的復仇的愉快之前無從節制自己。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看到阿格拉耶這種樣子，甚至覺得奇怪；她望着她，好像不相信自己在最初的一刹那間根本弄得莫知所措了。她是不是一個讀過許多詩的女人，像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所猜想似的，或者不過是一個瘋子，像公爵深信似的，——總而言之，這女人雖然有時做出一些大膽的，無恥的手段，實際上並不

像人家推斷她的那個樣子，卻是十分怕羞，性情比較和婉，且容易信任人家。固然，她有許多書本上的，幻想的，隱藏在自己心裏的，荒誕的，但同時是強烈的，深刻的一切……公爵明白這個情形，苦痛在他的臉上表現了出來。阿格拉耶看出了，忿恨得抖索了。

「您怎麼敢對我這樣？」——她帶着無可形容的高傲說着，回答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話。

「您大概聽錯了罷。」——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驚異起來。——「我對您怎麼樣？」

「假使您願意做正經的女人，當時爲什麼不簡簡單單地拋棄您的勾引者託慈基，何必要扮演一幕戲劇呢？」——阿格拉耶忽然沒有頭腦地說着。

「您對於我的地位知道什麼，敢這樣批評我？」——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抖索了一下，臉白得利害。

「我知道您沒有出去做工，卻跟了富翁羅果靜同走，爲了扮演一個貶降紅塵的安琪兒的角色。託慈基爲了這貶降紅塵的安琪兒想自殺，我並不覺得驚異！」

「不要再講下去！」——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嫌惡地，還像帶着痛苦似地說。——「您了解我，正和……達里亞·阿萊克謝夫納的女僕一樣。她新近跟她的未婚夫在法庭上打官司。她還比您了解得深些……」

「正經的女子大半是靠勞力生活的。您爲什麼這樣賤視女僕？」

「我並不賤視勞動，卻賤視您，在您談論勞動的時候。」

「想做正經的女子，可以去充當洗衣婦。」

兩人全立起身來，面色慘白，互相對視。

「阿格拉耶，止住了罷！這是不公平的。」——公爵喊，像精神錯亂似的。羅果靜不再微笑，咬緊嘴唇，交叉着兩手，在那裏聽着。

「你們看她，」——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說，忿怒得抖擻起來。——「看這姑娘！我把她當作安琪兒看待！您沒有帶保姆，就光降到我這裏來了麼，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要不要……要不要我現在對您直說，老老實實地說，您爲什麼光降到我這裏來？您爲了膽怯，纔光降到這裏來的。」

「膽怯？怕您麼？」——阿格拉耶問，爲了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竟敢和她這樣說話，感覺出天真的，受侮辱的驚訝，無從控制起自己來了。

「自然怕我！假使您決定到我這裏來，那就是怕我。既然怕，便不會看不起。要知道我是如何尊敬您，甚至在這個時間之前！您知道爲什麼您怕我，現在您的主要的目的是什麼？您想當面證明：他愛我不是比他愛您多些，因爲您吃醋吃得太利害……」

「他已經對我說，他恨您……」——阿格拉耶微聲喃語。

「也許；也許我不值得他的愛，不過……不過我覺得您在那裏撒謊！他不會恨我，他不能這樣說！但是我準備饒恕您……爲了您所處的地位……不過我總對您想像得好些；總心想您還要聰明些，甚至臉貌長得美些，真是的……唔，您把您的寶貝拿去罷……他就在這裏，瞧着您，沒有醒轉來，您儘管取去，不過有

一個條件！立刻離開這裏！立刻就走……！」

她倒在椅上，流着眼淚。但是突然她的眼睛裏閃耀出一些新的什麼；她凝聚地，固執地望着阿格拉耶，從座位上立起：

「要不要我現在……下命令，你聽見麼？祇要對他下命令，他立刻就會拋棄你，永遠留在我身邊，娶我，而你祇好一個人跑回家去？要不要？要不要？」——她像瘋子似的喊着，也許幾乎自己也不相信她會說出這樣的話來。

阿格拉耶驚嚇得跑到門旁，但是在門前止步，好像被釘住一般，在那裏聽着。

「要不要我把羅果靜趕走？你以為我爲了你的快樂起見已經和羅果靜結婚了麼？我現在當你的面喊：『你走罷，羅果靜！』對公爵說：『你記得你答應的話麼？』天呀！我爲了什麼在他們面前這樣降低自己的身份呢？公爵，不是你自己對我保證，我無論出什麼事情，你都會跟我走，永遠不會離開我麼？你不是還說你愛我，可以饒恕我一切，而且尊……尊敬我麼？是的，你說過這個話的！我爲了解除你的束縛，纔從你身邊逃走，但是現在我不願意了！她爲什麼對待我，像對待一個荒唐的女子的樣子？我是不是荒唐的女子，你問一問羅果靜，他會對你說的！現在她羞辱我，還當着你的面前，你竟把身體背轉，攙着手和她一同出去麼？我單單相信你一個人，而你竟做出這個樣子來，你真是可詛咒的。你去罷，羅果靜，我不需要你！——她幾乎無知覺地喊出，努力從胸內放出話語，臉龐變了形相，嘴唇像烤焦了似的，顯然自己一點也不相信那套亂七八糟的話語，但同時還想把這瞬間延長一會，欺騙自己。那衝動來得太強烈了，使得她也許就會死去的，

至少公爵這樣覺得。——「你瞧他！」——她終於對阿格拉耶喊，用手指着公爵，——「假使他現在不走到我身邊來，不取我，不拋棄你，你就自己把他拿去，我讓給你，我不需要他……」

她和阿格拉耶站在那裏，好像期待似的，兩人都像瘋子似的望着公爵。但是他也許不明白這個召喚的全部力量，甚至一定可以這樣說。他不過在他前面看見了一個絕望的，瘋狂的臉，爲了這臉，像他有一次對阿格拉耶說，他的心「像永遠受了刺傷。」他再也不能忍受下去，指着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帶着哀憐和責備對阿格拉耶說道：

「難道這是可能的麼？她是……她是那樣的不幸！」

但是剛說出這句話來，就在阿格拉耶可怕的眼神之下呆住了。在這眼神裏表現出這許多痛苦和無窮的仇恨，他不由得擺着雙手，喊叫了一聲，跑到她面前去，但是已經晚了。她連他一刹那的遲疑都受不住，手掩住臉，喊着：「哎呀，天呀！」就從屋內跑出去，羅果靜在後面跑着，給她挪開街門的鐵門。

公爵也跑了出去，但是在門限上有兩隻手把他抱住了。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悲傷的，變相的臉盯着他，發青的嘴唇顫動着問道：

「跟她去麼？跟她去麼……」

她失去了知覺，倒在他的手上。他把她抱起來，抱進屋內，放在沙發椅上，立在她前面，呆鈍地期待着。小桌上放着一杯水，羅果靜回來了，抓起那杯水，把水噴到她的臉上。她張開眼睛，有一分鐘功夫一點也不明白；但是忽然向四面環顧，抖索着，呼喊了一聲，撲到公爵身上。

「我的我的！」——她喊。——「那個驕傲的小姐走了麼？哈哈，哈哈！」——她歛司底里地笑着。——「哈哈，哈哈！我把他送給這位小姐爲了什麼？有什麼原因？我真是瘋子！真是瘋子！……你去罷，羅果靜，哈哈，哈哈！」

羅果靜用凝聚的眼神看着他們，沒有說一句話，取起帽子，走出去了。十分鐘以後，公爵坐在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身旁，目不轉睛地望著她，用兩手摸她的頭和臉，像撫摸小孩一般。她笑，他也笑；她流淚，他也準備哭。他一句話也不說，卻聚精會神地傾聽她的激動的，歡欣的，不聯貫的喃語，不見得明白什麼，但是輕聲地微笑着。他一覺得她又起始煩悶或哭泣，責備或怨訴，立刻又起始撫摸她的頭，溫柔地用手摸她的臉頰，安慰她，勸她，像勸嬰孩一般。

## 第九章

在發生了前一章所講的事件以後過了兩星期，這部小說中各人物的地位變動得使我們不加特別的解釋，極難繼續講下去。但是我們感到應該儘可能地以普通的敘述事實爲限，不作特別的解釋，原因很簡單：因爲我們自己在許多情事下都難於解釋所發生的一切。我們這種預行聲明在讀者方面應該覺得十分奇怪和不明白：怎麼能講述你自己沒有明白瞭解，且沒有個人意見的東西呢？爲了不使自己更加處於虛假的地位上面，我們努力用譬喻解釋，也許明理的讀者會明白我們的困難在什麼地方，況且這個譬喻並不是將故事扯到旁邊去，卻相反地是故事的直接的繼續。

兩星期後，已在七月初旬，還在這兩星期的時間內，我們的主角的故事，特別是這故事的最後一段突



變，竟變爲一段奇怪的，極逗樂的，幾乎不可思議的，同時幾乎是顯明的笑話，漸漸地傳到和萊白及夫，波奇成，達里亞·阿萊克謝夫納，葉潘欽諸別墅相鄰的各街上去，簡單地說，幾乎傳到全城，甚至它的四郊。差不多所有的社會——本地的居民，避暑的人們，跑來聽音樂的人們——大家全講同一的故事，用幾千種不同的講法。他們講，一位公爵在一個清白的，有名氣的家庭裏鬧出了極大的亂子，被一個出名的私娼迷住，和這家的小姐，他的未婚妻背棄婚約，割斷了以前一切的關係，不顧一切，不管人家的威嚇，不管大眾的憤怒，不久打算就在伯夫洛夫司克和這受恥辱的女人結婚，公開地，當着衆人前面，舉起頭，向大家直看。這故事被染上許多譏諷的細節，裏面被加進許多有名的大人物，還添上了各種荒誕的，神祕的色彩，而同時又表現在無從推翻的，顯明的事實裏面，使得普遍的好奇和閒話自然成爲很可恕宥的了。最精細，巧妙，而同時又可信賴的解釋出於幾個嚴正的好說閒話的人們嘴裏。他們屬於那類有理性的人們的階層，在每個社會裏永遠最先忙着對別人解釋事件的原因，認爲這是他們的任務，甚至是一種安慰。根據他們的解釋，這位青年是世家子弟，公爵，差不多很有錢，有點傻裏傻氣，然而民主派，受了屠格涅夫先生所啓示的現代虛無主義的迷毒，幾乎不會說俄國話，愛上了葉潘欽將軍的女兒，弄到了被這家人家把他看作未婚夫的地步。但是他好比那個法國神學生一樣，新近在報上登載過關於他的一段笑話，就是他故意使人家給他戴上神甫的頭銜，故意自己請求升到這個位置上去，履行一切的儀節，一切叩拜，親吻，宣誓等等，就爲了在第二天當衆發表他給主教的一封信，說他不信仰上帝，認欺騙民衆，白喫他們的飯，是不名譽的事情，因此辭卸昨天所得的職位，還把信交自由主義的報紙發表。公爵也就像這無神派一樣，幹出了這類的行徑。

大家講他好像故意等候他的未婚妻的父母召集隆重的晚會，把他介紹給許多知名人物的時候，以便當衆發表他的思想方式，痛罵尊貴的顯宦，公然和未婚妻解除婚約，加以侮辱，還對驅逐他出去的僕人們抵抗，把一隻美麗的中國花瓶砸碎了。此外還添上幾句，作爲現代的風俗的寫照，彷彿說這個糊塗青年確乎很愛他的未婚妻，將軍的女兒。他的和她解除婚約單祇是爲了虛無主義，爲了快要發生的那樁搗亂行爲，做出稱快一時的舉動，那就是公然娶在迷途上的女子爲妻，以證明在他的信念中並無所謂迷途的和正經的女人，卻祇有一個自由的婦女，他不相信交際社會裏這種陳舊的分別，祇相信「婦女問題。」迷途的女子在他的眼中看來，甚至還比不迷途的女子高尚。這個解釋好像是極可信的，爲大多數避暑人士所樂於接受，尤其是因爲可以從每天的事實上證明出來。固然，有許多事情是無從解釋的：有人說那個可憐的姑娘非常愛她的未婚夫——有些人說是勾引人，竟會在被他拋棄的第二天上，跑到他那裏去，正在他和情婦並坐在一起的時候。相反地，另有些人指出她被他故意引誘到他的情婦家去，單祇是由於虛無主義，爲了羞辱她，侮辱她一場。無論怎樣說，這個事件的興趣竟一天天地增加起來，況且關於那個搗亂的婚禮確乎即將成立一層是毫無置疑的。

(741)

現在假使有人請我們解釋，——並不關於事件的虛無主義的色彩。不，不！——祇是關於這決定好的婚禮能滿足公爵的願望到什麼樣的程度，在這時候他的願望究竟是什麼，究竟對於我們的主角在這時候的精神狀態應該下怎樣的定義，諸如此類的問題，那末我們說老實話，實在難於置答。我們單知道一樁事情，那就是婚禮確已定局，公爵自己委託萊白及夫，開歷爾，和萊白及夫的一個朋友，特地爲了這件事情

由萊白及夫介紹給公爵的，擔任關於這件事情，在教堂和庶務方面的各項雜事，他還吩咐他們不必憐惜金錢，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也儘催促着，堅持地主張從速舉行婚禮。開歷爾被派定做公爵的伴郎，由於他自己急切的請求，蒲爾道夫司基被派在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那裏做相同的職務，他很歡欣地接受了這職務。婚期定在七月初旬。但是除去這些極正確的情節以外，我們還知道一些事實，這些事實根本使我們弄得糊塗起來，因為它們和以前的事實互相矛盾。譬如說，我們確切地疑惑，公爵在委託萊白及夫等人擔任各種事務以後，幾乎在當天就忘記了他已經預備好伴郎、司儀員和一切結婚的手續，假使他這樣匆忙地把一切煩雜的事務交給別人辦理，那祇是爲了自己不必去想它，甚至也許爲了趕快忘掉它。他已在這種情形之下究竟想些什麼，有什麼可記憶的，他的志趣是什麼？無可置疑的是這裏並沒有任何強制他的地方，（譬如，從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方面，）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確希望趕快舉行婚禮，結婚是她的主張，不是公爵的；但是公爵很自由地答應了；甚至露出一點不屬意的樣子，好像請求他做一樁極平常的事情似的。這樣奇怪的事實，在我們面前是很多的，但是這些事實不但不能解釋，甚至據我們看來反而把事情的解释掩蓋起來，無論我們舉出多少例子來。但是現在讓我們再提出一個例子來。

（癡白）

我們完全知道，在這兩星期內，公爵整天整晚上和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在一處；她帶他一塊兒出去散步，聽音樂；他每天和她同坐馬車出去；他祇要有一小時不見她，便起始擔心她，（從各種徵象上看來，他誠摯地愛她；）他在整整的幾小時內，用靜謐的、溫馴的微笑聽她的說話，不管她說什麼話，自己差不多不發一言。但是我們還知道，他在這些日子內有好幾次，甚至許多次，忽然到葉潘欽家裏去，並不瞞住娜

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因此使她幾乎到了絕望的地步。我們知道，葉家的人們，在他們留在伯夫洛夫司克的時候，不肯接見他，還時常拒絕他和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見面；他當時一言也不發地走了，但是第二天又去了，好像完全忘卻昨天被拒絕的事情，自然又取得了新的拒絕。我們還知道，在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從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那裏跑走，以後過了一小時，甚至也許在一小時以前，公爵已經到葉家去了，自然深信他會在那裏找到阿格拉耶，他在葉家的出現，當時候家中引起極度的擾亂和恐怖，因為阿格拉耶還沒有回家，而且從他那裏第一次聽到她和他同到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家去的事情。有人講，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女兒們，連S公爵也在內，當時全對待公爵異常粗暴，敵視，當時就用熱烈的口氣拒絕和他相識，尤其在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納忽然上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那裏來，宣布阿拉格耶·伊凡諾夫納已在她家內一小時，處於極可怕的精神狀態中，大概不願意回家。這最後的消息使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最感到驚愕，而且完全是正確的；阿格拉耶從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那裏出來的時候，確乎寧願死去，不願現在見到自己家裏的人們，因此就奔到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那裏去了。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納立刻認爲必須毫無遲疑地把這一切通知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母親和女兒們，大家立刻跑到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那裏去，以後那個一家之主，剛剛回家來的伊凡·費道洛維奇也跟着去了。萊夫·尼古拉也維奇不管人家的驅逐，和粗暴的話語，也跟着他們走去；但是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納吩咐不他去見阿格拉耶。結果是阿格拉耶看見母親和姊姊們對她哭，一點也不責備她，便奔到她們的懷抱中，立刻和她們回家去了。又有人說，雖然這傳言是不十分正確

的，筭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奇在這裏又遭到了倒楣的事情；他利用瓦爾瓦拉·阿爾達里昂諾夫納跑到麗薩魏達·博羅可非也夫納那裏去，他和阿格拉耶兩人在一起的時候，忽然講起自己的愛情來了。阿格拉耶聽着他的話，不管怎樣煩悶和流淚，忽然哈哈大笑起來，忽然對他提出奇怪的問題：他能不能爲了證明自己的愛情，現在把手指在蠟燭上焚燒？筭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奇聽說當時被這提議弄得十分震駭，簡直不知道如何回答，臉上表示出過度的驚疑，阿格拉耶不由得對他哈哈地大笑，像發作歇司底里病，立刻離開他，跑到樓上尼納·阿歷山大洛夫那裏去，她的父母就在那裏找到了她。這笑話在第二天上由伊鮑里特傳到公爵那裏去。已經不起牀的伊鮑里特特地打發人去請公爵來，把這消息告訴他。這消息怎麼會達到伊鮑里特的耳朵裏去，我們不知道，但是公爵聽見了關於蠟燭和手指的話的時候，也竟笑得甚至使伊鮑里特驚異起來；以後忽然抖索了一下，流出眼淚來了……總之，他在這幾天內顯出極大的不安和特別的騷亂，不確定的，痛苦的騷亂。伊鮑里特簡直說他發現他腦筋錯亂；但這是怎麼也不能肯定地說的。

(癡白)

我們在舉出所有這些事實，而拒絕加以解釋的時候，並不想在我們的讀者眼前爲我們的主角辯白。不但如此，我們準備同情他給他的朋友們引起的那分憤慨。甚至魏拉·萊白及夫有一個時候都要對他憤慨起來；連郭略都發生憤慨；連開歷爾在他被選爲伴郎以前都憤慨過的，萊白及夫更不必說，他業已開始對公爵施展陰謀，也是由於憤慨，甚至是很誠懇的。但是關於這個我們以後再說。一般地說來，我們十分深摯地同情葉夫格尼·杜夫洛維奇幾句極強烈的，在心理上甚至很深刻的話語。這些話語是他在發生

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家裏的那個事件以後第六天或第七天上，在友誼的談話中直率地，不客氣地表示出來的。我們順便提起，不但葉潘欽家裏的人們，即使是所有直接或間接屬於葉家的人們全認為必須和公爵完全斷絕一切關係。譬如說，S公爵在遇到公爵的時候甚至轉過身去，不回答他的鞠躬。但是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並不怕玷辱自己的名譽，還是跑來拜訪公爵，雖然他又每天上葉家去，甚至被接待得顯然增加了歡洽的程度。他在葉潘欽一家人離開伯夫洛夫司克的第二天上到公爵那裏去。他走進去的時候，已經知道了社會間傳播着的一切謠言，甚至也許一部分是自己加以促成的。公爵很高興，立刻談起葉家的事情。這種坦白的，直率的開端使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釋去了拘束，他就直接了當地講起正文來了。

公爵還不知道葉家已離開這裏；他感到驚愕，臉色顯得慘白；但是一分鐘後搖着頭，露出慚悚和沈思的樣子，自己承認，「是應該如此的。」以後立刻就問：「到那裏去了？」

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精細地觀察他。所有這一切：那就是發問的匆遽，問題的簡單，慚悚的神情，同時有一種奇怪的坦白，不安和興奮——所有這一切使他感到不少的驚異。他客氣地，詳細地把一切告訴給公爵聽；公爵有許多事情還沒有知道。他是第一個從葉家跑來報告消息的人。他證實阿格拉耶確實生病，差不多有三晝夜沒有睡熟，發着寒熱。她的病現在已經減輕些，脫離了危險，但仍處於神經質的，歇司底里性的心神狀態中……「幸而家中是完全和平！不但在阿格拉耶面前，甚至相互間都努力不提往事。父母已經互相講妥，在秋天阿台拉意達結婚以後，立刻到國外去旅行。阿格拉耶默默地接受下關於這個

計劃的預先的暗示。」他，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也許也要到國外去。甚至S公爵也許會和阿台拉意達動身到國外去，以兩個月為期，假使為職務所允許。將軍獨自留下。大家現在搬到高爾米諾，他們的采邑那裏去，離彼得堡二十俄里，那裏有一所廣闊的主人住的房屋。白洛孔司卡耶還沒有到莫斯科去，大概甚至於是故意留下來的。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堅決主張，在發生了這一切之後，不能再留在伯夫洛夫司克。他，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每天把城裏的謠言報告給她聽。他們也認為不能搬到葉拉金的別墅裏去。

「那也是實在的。」——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補充着說，——「您自己也應該同意，能不能忍受下去……尤其在知道您家裏每小時所做的一切以後，再加上您不管人家的拒絕不拒絕，每天必上那裏去一趟……」

「是的，是的，您說得很對，我想見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公爵又搖起頭來。

「唉，親愛的公爵，」——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突然喊，露出興奮和憂愁。——「您當時怎麼會容許……發生這一切的自然，自然，所有這一切對於您是突如其來的……我同意，您大概當時心慌了……您不能阻止一個瘋狂的女郎，這是您的力量達不到的！但是您應該明白這女郎對您的……態度嚴重而且強烈到如何程度。她不願意和別的女人平分，而您……您竟會把這寶物遺棄而且砸碎了！」

「是的，是的，您說得對。是的，那是我的錯。」——公爵又說，露出可怕的煩悶。——「您知道祇有她一人，祇有阿格拉耶一人這樣看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其餘別的人都不是這樣看的。」

「可痛恨的就是這裏一點也沒有什麼嚴重的。」——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喊，完全被感情激越

起來。——「請您饒恕我，公爵，但是……我……想到這層的，公爵；我反覆地想了許多次；我知道以前發生過的一切，我知道半年前發生的一切，我全都知道的，——但是這一切並不嚴重！這一切不過是腦筋裏的衝動，一幅圖畫，一些幻想，一陣煙，惟有一個完全無經驗的女郎驚懼的妒忌心能够把這一切看得如此嚴重……」

於此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完全不客氣地把自己的憤慨發洩了出來。他有條理而且明晰地，甚至還帶着深刻的心理，把公爵對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過去一切關係的圖畫在公爵面前展了開來。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永遠有言語的才能；現在甚至達到了雄辯的地步。「從一開始的時候，——他宣布，——就是虛偽；以虛偽開始的，就應該以虛偽終結；這是自然的法則。我不贊成，甚至感到憤激，在人家——無論是什麼人——稱您爲白癡的時候；對於這稱呼，您顯得太聰明；但是您這人又太奇特，和一般人不相同；這個您自己應該同意的。我認爲所發生的一切事情的基礎首先在於您的天生的無經驗，（請您注意：「天生的」三個字，）以後在於您的不尋常的誠摯；以後在於根本缺乏衡量的感覺，（您自己有好幾次已經承認這一點，）——最後是在於一大堆腦筋裏的信念，由於您這樣特別誠實的性格，至今還把這些信念認作真正的，天生的，直覺的信念。您自己應該承認，公爵，在您對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關係上面從最初就有一些傳統的，民主主義的原素，（我爲了簡單起見這樣說，）所謂對於「婦女問題」的迷醉，（說得更簡單些，）我確實知道在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家裏維果辭送錢來時所發生的那齣奇怪的活劇。要不要，讓我把您自己分析一下，像分析手指一般，把您自己顯示出來，像照鏡子一般，我確切



知道是怎麼會事，爲什麼會演變成這樣的？您是一個青年，在瑞士懷念着祖國，想回到俄國來，像到一個陌生的，充滿希望的國家裏去。您讀了許多關於俄羅斯的書，這些書也許很好，但對於您是有害的；您懷着滿腔的熱望回國，想做一番事業。就在那一天，有人把受恥辱的女的一段悲慘的，驚心動魄的歷史講給您聽，把一個女人的事情講給一個騎士，一個天真的少年聽！就在那天，您見到了這女人；她被她的美貌，她的怪誕的，魔鬼般的美貌所鎮攝（我同意，她是美人）。再加上神經質，加上您的昏厥病，加上彼得堡的，可使神經震撼的解藥時期；加上在一個陌生的，對於您幾乎近於荒誕的城內，度過了一天，充滿奇遇和活劇的一天，在這一天裏您意料不到地認識了許多人，發現了極意料不到的現實的情形，遇見了葉潘欽家三個美女，內中有阿格拉耶；再加上疲倦和頭眩；再加上妙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客廳和這個客廳的色調，還有……在這個時候，您還能從自己身上希望什麼呢，您以爲怎麼樣？

「是的，是的，是的，」——公爵搖頭，起始臉紅了，——「是的，這差不多是對的；您知道，頭天晚上，在火車裏，我差不多整夜沒有睡，而且在前天夜裏也沒有睡，因此精神顯得失調了……」

「是的，自然嘍，我就是要說到這上面去呀，」——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繼續興奮地說，——「明白的事情，您處於歡欣的狂醉中，覺得在這裏有了當衆宣布寬仁的思想的可能，那就是以您這樣世襲的公爵和純潔的人，竟不認這女人是不清白的，她的受恥辱並非出於她的過錯，卻應該歸罪到一個可憎厭的，上等社會的色鬼的身上去。天呀，這是很容易了解的！但是事情並不在這個上面，親愛的公爵，卻在於這中間是不是對的，您的情感裏有沒有真實，是不是一種自然的情感，或者祇是腦筋裏一種歡欣的狀態？您

以爲怎樣：在廟宇裏，一個女人，這樣的一個女人，被饒恕了，但是並沒有對她說，她所做的是很好的事情，值得一切尊敬和榮譽？難道這三個月內，常識沒有對您暗示過，這事情的真相是怎麼樣的？即使她現在是清白無罪的——我並不堅持，因爲我不願意堅持——但是難道所有她那些奇怪的行爲可以替她那種無從忍耐的，魔鬼般的驕傲，那樣無恥的，那樣貪婪的自私主義加以辯白麼？對不住，公爵，我受了感情的衝動，但是……」

「是的，這是可能的；也許您說得很對……」——公爵又喃聲說。——「她確乎很惹惱，您自然是對的，但是……」

「她是值得加以憐憫的麼？您是不是想說這句話，我的善良的公爵？但是爲了憐憫，爲了她的快樂，難道可以使另一個高貴純潔的女郎受恥辱，難道可以在那一雙傲慢的，那一雙仇恨的眼睛裏把她的身份壓低下去麼？憐憫會弄到這種地步麼？這真是不可思議的誇張！既然愛一個女郎，難道可以在她的情敵面前這樣加以侮辱，爲了另一個女人，就在這女人的眼前把她拋棄，在自己已經向她求婚以後……您是已經向她求過婚的，您是已經當着她的父母和姊妹面前表示過的！這種樣子，您還能成爲一個體面的人麼，公爵，我請問您再說……您對女郎說您愛她，您不是欺騙這個聖潔的女郎麼？」

「是的，是的，您說得很對，我感到我錯了！——公爵說，露出無可形容的煩悶。

「這就算够了麼？」——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憤激地喊——「難道光喊一喊：『哎喲，我錯了！』就算够了麼？您做錯了事，但是自己還固執着！當時您的心在那裏，您的「基督」的心您在那個時候也會

看見過她的臉：她會比那女人，比您的另一個女人，硬拆散你們的另一個女人苦痛得少麼？您怎麼能在看見以後，又容許這樣呢？那是怎麼呢？

「是的……我並沒有容許呀……」——不幸的公爵喃聲說。

「您怎麼沒有容許呢？」

「我真是沒有容許。我至今還不明白，這一切是怎樣發生的……我——我跑過去追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但是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昏暈過去了；以後，人家至今還不讓我去見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

「一樣的！您應該跑上去追阿格拉耶，那怕那個女人暈倒在地！」

「是的……是的……我應該的……她會死的！她會自殺的，您還不知道她，而且……這是一樣的，我以後可以對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解釋一切，並且……您知道，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我看您大概沒有知道一切情形。請您告訴我，爲什麼人家不許我去見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我可以對她完全解釋明白。您知道：當時她們兩人說的都不是那麼會事，完全不是那麼會事，因此她們就弄成這種樣子……我怎麼也不能對您解釋清楚；但是我也許會對阿格拉耶解釋明白……唉，天呀，我的天呀！您說起她當時跑出去的時候那付臉龐……唉，我的天呀，我記得的……我們走，我們走！」——他忽然拉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的袖子，匆遽地從座位上跳起來。

「往那裏去？」

「我們到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那裏去，立刻就去……」

「她不在伯夫洛夫司克，我說過的。並且作什麼去呢？」

「她會明白的！她會明白的！」——公爵喃聲說，闔手做出哀求的樣子——「她會明白這一切完全不對，完全完全是另一件事！」

「怎麼是完全另一件事？您到底不是要娶親麼？那末您還在那裏固執着……您結婚不結婚呢？」

「是的……我會結婚的；是的，我要結婚！」

「那末怎麼叫不是那會事呢？」

「噢，不對！我結婚不結婚，那是一樣的，這不要緊的。」

「怎麼是一樣的？怎麼叫作不要緊？這還算是小事麼？您娶一個心愛的女人，使她得到幸福，阿格拉耶

·伊凡諾夫納也看到而且知道的，那末怎麼會一樣呢？」

「幸福麼？那是不對的！我不過隨便結一下婚；她願意這樣。即使我結了婚，也有什麼關係呢？……這

總歸是一樣的！不過她一定會死的。我現在看出她和羅果靜結婚是瘋狂的舉動！以前不明白的，我現在全都明白了，您要知道：在她們兩人面對面立着的時候，我當時受不住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臉……您不知道，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他神祕地把聲音壓低，）我沒有對任何人說過這個話，永遠沒有，甚至沒有對阿格拉耶說，但是我不能忍受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臉……您剛纔講起關於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家那次晚會上的情形是實在的；但是還有一點是您忽略的，因為您不知道：我望到了她的臉！我

還在早晨看像片的時候就不能忍受了……您瞧，魏拉·萊白及夫的眼睛是完全兩樣的；我……我怕她的臉！——他帶着極度恐怖的神情說。

「您怕麼？」

「是的；她是瘋子！」——他微語，面色顯得慘白。

「您確定知道麼？」——葉夫格尼·杜夫洛維奇十分好奇地問。

「是的，確定知道的；現在確定知道了；現在，這幾天內，已經完全知道了！」

「您何以這樣做呢？」——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驚懼地喊。——「這末說來，您的結婚是出於一種恐怖麼？這裏是無從了解的……也許甚至沒有愛情麼？」

「不，我從整個心靈裏愛她！她是……她是一個小孩，完全是一個小孩！您是一點也不明白的！」

「同時您還對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說您愛她麼？」

「是的！是的！」

「那是怎麼會事？這末說來，您想愛兩個人麼？」

「是的！是的！」

「得了罷，公爵，您說的是什麼話？您醒一醒罷！」

「我沒有阿格拉耶是……我一定要見到她……我……快在睡覺的時候死去；我想，我今天夜裏會在睡覺的時候死去的。唉，如何能使阿格拉耶知道這一切，知道這一切……那就是說一定要知道一切的。」

因為這裏應該知道一切，這是第一件要緊的事情！爲什麼我們從來不能知道關於別人的一切，在必要知道的時候，在那別人犯了錯的時候……我不知道我說的是什麼話，我被纏亂了；您使我非常驚訝……難道她的臉現在還和她當時跑出去的時候的那付臉一樣麼？是的，我有錯！我還不知道怎麼會事，但是我有錯……這中間有一點是我不能對您解釋的，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我沒有話說，但是……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會明白的！我永遠相信她會明白的。」

「不，公爵，她不會明白的！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愛您，像一個女人，像一個人，並不像……抽象的精神。您知道不知道，可憐的公爵；您大概連這個女人和那個女人都從來沒有愛過！」

「我不知道……也許，也許，您在許多地方是對的，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您很聰明，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唉，我的頭又痛起來了。我們到她那裏去看上帝的份上，看上帝的份上！」

「我對您說過，她不在柏夫洛夫司克，她在高爾米諾。」

「我們到高爾米諾去，現在就去！」

「這是不可能的！」——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說，立了起來。

「您聽着，我要寫一封信，請您轉送過去！」

「不，公爵，不請您不要委託我，我不能辦到！」

他們分手了。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走出來的時候，帶着奇怪的信念。據他的意見看來，公爵的腦筋有點不清楚。他所怕的，同時又那樣愛的這個臉龐，究竟有什麼意思？同時他沒有了阿格拉耶，也許真會死

的，因此阿格拉耶也許永不會知道他愛她到如此的程度！哈哈！怎麼能愛兩個女人呢？用兩種不同的愛情？這是很有趣的……可憐的白癡！現在他怎麼辦呢？

## 第十章

然而公爵在結婚之前並沒有死，無論在醒着的時候，或一在睡夢中，一像他對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那樣預言着。也許他果真睡得不好，做些惡夢；但是白天，和人們在一起時，他顯得很善良，甚至滿心不過有時很沈鬱，但在他一人獨處的時候方纔如此。大家忙着辦喜事，婚期就定在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造訪後一星期左右。事情弄得如此匆促，甚至公爵最好的朋友們，假使有這樣的人，想「拯救」不幸的瘋子，也會對於他們這番努力感到失望的。有人造謠言，說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的造訪一部分似乎和伊凡·費道洛維奇將軍和他的夫人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有關。但是假使他們兩人由於心地無限的善良，也想把這可憐的瘋子從深淵中救拔出來，自然祇好限於這一個軟弱的企圖；他們的地位，或至甚至他們的衷心的傾向，（那也是極自然的）都是不適宜於比較嚴重些的努力的。我們已經提過，連在公爵周圍的人們有一部分都反對他。魏拉·萊白及夫僅限於暗自流淚，還時常坐在自己家裏，到公爵那裏走得沒有以前那樣的勤。郭略這時候正在辦理父親的喪葬。老人在第一次昏暈後過了八天，又昏暈了一次，這纔死了。公爵極同情這個家庭所遭到的哀痛，最初幾天在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那裏留了好幾小時。他還去送殯，上教堂裏去。許多人注意到，教堂內的羣衆全彼此發出不由己的微語，迎送着公爵。在街上

和花園裏也是如此。在他步行或坐車走過的時候，總會傳出一些語聲，提起他的名字，指着他，還聽到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名字。有人在送殯的時候尋覓她，但是她沒有去送殯。上尉夫人也沒有送殯，是萊白及夫勸阻住的。葬禮時的誦經給予公爵極強烈的病態的印象；他在教堂內，回答萊白及夫什麼問題的時候，就對他微語，他初次參列正教舉行葬禮時誦經的儀式，祇記得在孩童時代，在一個鄉村教堂中有過一次誦經的儀式。

「是的，好像躺在棺材裏的並不是那個人，我們最近還聚在一處，讓他做首席的那個人，您記得麼？」

——萊白及夫對公爵微語。——「您尋找誰呀？」

「沒有什麼，我覺得……」

「不是羅果靜麼？」

「難道他在這裏麼？」

「在教堂裏呢。」

「怪不得我好像看到他的眼睛。」——公爵羞愧地喃語着。——「怎麼樣……他在這裏做什麼？」

被邀請麼？」

「不見得罷。他是完全不認識的。這裏什麼人都有，這裏有許多人。您爲什麼這樣驚訝我現在時常遇見他；最後的一星期內有四次，在這裏，在伯夫洛夫司克遇到他。」

「我還一次沒有看見他……從那天起。」——公爵喃聲說。



因為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也一次沒有告訴他，「從那個時候起」曾經遇見過羅果靜，所以公爵現在斷定羅果靜故意爲了什麼原因不露面。這一整天他陷於強烈的沈思中；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卻在這天和這天晚上顯得特別的快樂。

郭略還在父親過世前就和公爵言歸於好。他勸公爵請開歷爾和蒲爾道夫司基做伴郎。（因為事情是必須而且無從延緩的。）他給開歷爾擔保他行動的妥當，也許「還有用」至於蒲爾道夫司基更不必說，他本來就是靜謐而且謹慎的人。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和萊白及夫對公爵說，如果已經決定結婚，何必在伯夫洛夫司克舉行，還要在避暑的，時髦的季節裏，這樣堂而皇之的不好到彼得堡去，或者甚至在家裏麼？公爵十分明白，這些恐怖的用意何在他簡單而且自然地回答，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一定要這樣做。

開歷爾在被通知他被選爲伴郎以後，第二天上就來了。他走進來之前，在門前止步，一見到公爵，就把右手朝上舉起，露出彎曲的食指，像起誓似的喊道：

「我沒有喝酒！」

以後走到公爵面前，緊緊地捏住兩手，搖幌了一下，宣布他起初聽到這件事情的時候，表示反對，會在打檯球的時候宣布過，並不爲了別的原因，卻因爲他帶着好友的不耐煩的心情，朝夕期望着的就是他娶公主特羅剛，或至少娶特沙包爲夫人；但是現在他自己看到公爵的思想至少比他們「一古腦兒」高尙十二倍！因爲他所需要的不是榮耀財富，甚至不是名譽，卻祇是真理！高尙人士的同情心是盡人都知曉的，

但是公爵的學問太崇高，從一般地講來，不會不成爲高尚人士的！——但是那些混賬東西和庸俗人士的判斷是兩樣的；在城裏，家庭中，集會上，別墅裏，音樂會上，啤酒酒店裏，彈子房內，談論的，呼喊的，祇是關於即將來到的那個事件。我聽說，他們甚至打算在窗下組織滑稽音樂隊，在結婚的初夜！公爵，假使您需要一個體面人士的手槍，那末我準備交換半打正直的槍彈，還在您第二天從甜蜜的牀上起身以前。」他爲了怕從教堂內出來時看的人非常擁擠，他又提議在院內預備好消防隊的橡皮帶。但是萊白及夫大加反對。他說：「假使安放了橡皮帶，房屋都會給拆成碎片的。」

「這個萊白及夫在那裏對您施展陰謀，公爵，真是的！您想也想不到，他們想把您放在官廳監護之下，把您的自由意志和財產全行剝奪，——這兩種東西就是使人和禽獸區別的所在呀！我聽說的，聽得很確實的！這是實在的事情！」

公爵記得他似乎自己也聽見過這類的情形，但是當然沒有加以注意。他連現在也不過笑了一下，立刻又忘記了。萊白及夫有一個時候果真張羅過的；這人的計算永遠似乎是從靈感中產生出來的，由於過分的熱心把事情弄得十分複雜，生出許多枝節，竟從原來的起點上蔓延到四處去了。他一輩子所以一無成就，就爲了這個原因。他以後，差不多在結婚的前一天，上公爵那裏懺悔的時候，（他有一個不變的習慣，就是永遠會向他施展陰謀反對的那個人懺悔，尤其是在他的陰謀沒有成功的時候，）對他說，他生來本是塔力藍，不知何以竟會成爲萊白及夫。以後在他面前把全部的計劃暴露出來，使公爵感到極大的興趣。根據他的話語，他起始先着手尋覓要人的保護，以便在必要時有所依靠。他先去見伊凡·費道洛維奇。伊凡

費道洛維奇將軍感到驚疑，他很希望「青年人」好，但是聲明「他雖然極願救他，不過由他方面發動是不雅觀的。」麗薩魏達·博羅可菲也夫納簡直不願意聽他和見他；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和S公爵祇是指擺着手。但是他，萊白及夫，並不灰心，和一個精細的法律家，可尊敬的老人，他的好友，且幾乎是恩人商議了一會。法律家表示，這事是完全辦得到的，不過必須具有相當的證明書，斷定神經的失調和完全的瘋狂，自然主要的還是要人方面的保護。萊白及夫當下並不發愁，有一次甚至領了一個醫生來見公爵。這醫生也是可尊敬的老人，在伯夫洛夫司克避暑，領有安娜勳章。他到公爵那裏來，單祇爲了賞覽這地方的風景，和公爵結識，藉此非正式地，且用友誼的方式，對於他下一個判斷。公爵記得那次醫生前來拜訪他的情形。他記得萊白及夫在前一天就纏住他，硬說他身體不健康，在他堅決拒絕診察的時候，忽然領了醫生同來，藉口說他們兩人剛從帖連奇也夫那兒來，他的病況很壞，所以醫生想和他談談關於病人的一切。公爵誇獎了萊白及夫幾句，異常客氣地款待醫生。他們立刻談起病人伊鮑里特的事情。醫生請公爵詳細講敘當時那幕自殺的情景，公爵所講的故事和對於這事件的解釋使醫生聽得異常感到有趣。他們又講起彼得堡的氣候，公爵的疾病，瑞士施涅台爾。公爵又講述施涅台爾治療的方法，另外講出一些故事，使醫生聽得十分入神，竟坐了兩小時之久。他吸着公爵的上等雪茄，萊白及夫也取出一瓶非常有滋味的甜酒，由魏拉端來的。那個醫生是已結過婚的，有家庭的人，竟在魏拉面前大肆特別恭維的手段，引起她深深的痛恨。他們離別時竟成爲極要好的朋友。醫生從公爵那裏出來時，對萊白及夫說，假使全把這種人收歸公家監護，那末應該派誰做監護人呢？萊白及夫把即將發生的事件作了悲劇性的敘述以後，醫生狡猾地，譎詐

地搖了搖頭，終於說：「不要說一個男人儘管可以娶任何女人，」那位絕世佳人，至少據他所聽到的，除去傾城美貌以外，（有這一樣已足使有財產的人爲之顛倒，）還擁有一筆財產，是從託慈基和羅果靜那裏得來的，此外還有真珠和金剛鑽，圍巾和木器，因此這段婚姻不但不會表示尊貴的公爵方面什麼特別顯著的愚蠢，反而甚至可以證明他的腦筋的精細和計算的巧妙，而使人取相反的，於公爵完全有利的判斷……這個意見使萊白及夫深爲驚愕；他也就從此罷手，所以現在，他對公爵補充着說：「現在是除去忠心和流血之外，您不會從我那裏看到什麼；我也就是帶着這種意思上這裏來。」

最後的幾天內伊鮑里特也使公爵分心；他時常打發人請他。他們住在不遠的一所小房裏；小孩們，伊鮑里特的弟妹們的歡迎別墅，至少爲了可以到花園裏去躲開病人。可憐的上尉夫人還留在他的權力底下，完全成爲他的犧牲物。公爵必須每天給他們調解講和。病人仍舊稱他爲自己的「保姆」，同時又似乎不敢不爲了他那分和事老的資格而看輕他。他很不滿意郭略，因爲他幾乎不上他那裏去，起初伴着垂死的父親，以後又和守寡的母親在一起。後來他決定把公爵和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婚事作爲嘲笑的目標，結果把公爵侮辱了，使他非常生氣；他後來停止看望他了。兩天後，早晨時，上尉夫人跑到公爵家去，含着眼淚哀求公爵光臨她家，否則那傢伙會把她吞噬下去的。她說，他打算宣布一個極大的秘密。公爵去了。伊鮑里特表示願意言歸於好，哭了一頓，在流淚以後自然更加忿怒，但是不敢露出怒意。他的病況很壞，從一切方面可以看出，現在他將不久於人世了。其實也沒有什麼秘密，除去請求「留心羅果靜」以外，這請求是他用緊急的神情表示出來，好像由於驚慌而透不出氣來似的，（但這驚慌也許是假裝出來的。）

「這個人是不肯讓步的；公爵，他和我不同；這個人想做什麼事情，就會做出來，連眉毛都不動一動的……」諸如此類的一套話。公爵起始詳細盤問，希望取得一些事實；但是事實是一點也沒有，除去伊鮑里特個人的感覺和印象以外。伊鮑里特引爲快事的是他結果把公爵嚇得十分利害。起初公爵不願意回答他的一些特別的問題，對於他建議「那怕逃到國外去也可以；俄國的神甫們到處都有，在那邊也可以結婚的，」公爵惟有微笑。結果，伊鮑里特說出了下面的一個意思：「我擔憂的祇是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羅果靜知道您如何愛她；愛情換愛情；您把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從他手裏奪去了，他會把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殺死；雖然她現在不是您的人，但到底會使您感到痛苦的。不對麼？」他達到了目的；公爵從他那裏出去時顯出反常的樣子。

關於羅果靜的這種警告是在結婚前一天發生的。就在這天晚上，公爵和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在婚前最後一次晤面；但是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不能使他安慰，甚至相反地更加增強他的不安。以前，那就是在數日之前，她和他見面時用了所有力量使他快樂，她很害怕他的憂愁的神色；甚至還試着給他唱歌；時常對他講一切認爲可笑的東西。公爵差不多永遠做出笑的樣子，如果真爲了她的卓越的聰明和光明的情感而笑，——她在受衝動的時候有時會用這種情感講述，而她是時常受衝動的。她聽到公爵的笑聲，看見他所受的印象，便感到歡欣，起始自己驕傲了。但是現在她的憂愁和凝思幾乎在每小時內增長着。他對於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意見業已確定，否則現在他對於她一切的行爲會覺到神祕而且不易索解的。但是他深信她還能復活。他對葉夫格尼·柏天洛維奇說他完全誠懇地愛她，是很正確的，他對她

的愛情內確似乎包含對於一個可憐的，有病的嬰孩的柔情，這嬰孩是很難，且也不能加以自由放任的。他沒有對任何人解釋他對於她的情感，甚至不愛去談論它，假使不能避免談話。他和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坐在一處的時候從來不討論「情感」，好像兩人已經約好了似的。任何人都可以參加他們尋常的快樂的，活潑的談話。達里亞·阿萊克謝夫納以後講她這些日子一直在那裏欣賞他們，瞧着他們發樂。

他對於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精神和腦筋狀態的這種見解一部分使他避去許多其他的疑竇。現在她成爲和他在三個月以前所知道的完全不同的女人。現在，譬如說，他對於她爲什麼當時不願和他結婚，帶着眼淚，咒罵和責備逃走，而現在則自己竭力主張趕快結婚一層是不加以沈思的了。——如此說來，她並不像那時似的怕因爲和他結婚而造成他的不幸，——公爵想。據他的觀察，這樣迅快地復活了轉來的自信心決不出於自然。這信心也決不會單祇由於忿恨阿格拉耶而發生：她會有比較深一些的情感。也不會由於恐懼她和羅果靜在一處將遭遇不幸的命運而發生。總而言之，這是所有這些原因，還加上一些別的，湊在一起而構成的。但是對於他最明顯的，就是他早就疑惑到，那個可憐的，痛苦的心靈受不住了。這一切雖然使他別致地避免疑惑，但在這一些時終不能給予他安寧和休息。他有時似乎努力一點也不去想；他對於婚姻大概也真是看作一種不重要的形式；他對於自己的命運估價太輕。關於那些辯駁和談話，好比和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談話之類，他根本一點也不能回答，感到自己是完全不能勝任的，因此也就避免作這類談話。

他覺察出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很知道，也明白阿格拉耶對於他有什麼意義。她並不說出來，但是

他看到她的「臉」，在她有時還在最初，遇見他預備上葉潘欽家裏去的時候。葉家一搬走，她的臉容好像發出光采來了。無論他怎樣不注意，而且不會猜疑，有一個念頭使他不安，那就是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決定鬧出什麼亂子來，以便把阿格拉耶從伯夫洛夫司克驅走，所有別墅中紛紛議論舉行婚禮的事情，一部分是由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從中支持，以激怒情敵的。因為葉潘欽一家人很難遇到，有一次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竟把公爵放在馬車上面，吩咐車夫一直從他們別墅的窗前直馳而過。這對於公爵是完全出於意料之外的事情；他照例是在無從補救，馬車已經從窗前走過的時候纔明白了過來。他一句話也沒有說，但是以後接着病了兩天；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不再重複這試驗了。在婚前的最後幾天，她起始十分沈鬱；結果永遠是戰勝了自己的憂愁，又快樂起來，但是似乎輕靜些，不大喧響，不像以前似的，還在最近的時候那樣的快樂。公爵增加了他的注意。他感覺有趣的是她從來不和他談起羅果靜。祇有一次，結婚前五天，達里亞·阿萊克謝夫納忽然打發人來，請他立刻就去，因為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病得很利害。他發現她處於和完全瘋狂相近似的情況中；她呼喊，抖索，吵着說羅果靜藏在她們家內的花園裏，她剛纔看見他，他夜裏會殺死她……宰死她的！她整天不能安靜下來。但是當天晚上公爵到伊鮑里特家裏去的時候，上尉夫人剛從城裏回來，（她有專事進城去，）講起今天羅果靜到她的彼得堡的寓所裏去，問伯夫洛夫司克的情形。公爵問羅果靜什麼時候上她那裏去，上尉夫人說出的時間，就是今天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彷彿在花園裏見到他的那個時間。這事情纔算弄清楚了，原來不過是一種想像。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自己到上尉夫人那裏去詳細查問了一下，這纔感到了安慰。

在結婚的前一天，公爵離開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時候，她正處於極大的興奮狀態中：成衣舖從彼得堡送來了明天的服裝，結婚禮服，頭飾等等。公爵料不到她會被服裝興奮到如此程度。他自己儘誇獎着，由於他的誇獎她更加顯得有幸福些。但是她說漏了她的心事，她已經聽見城裏憤激的情形，聽見確乎有些壞蛋們在那裏組織滑稽音樂隊，還特地編了幾首歪詩，而這一切幾乎是經過其他社會人士默許的。現在她一定要在他們面前高高地舉起頭來，用她的服裝的合時和豐富遮掩一切——「讓他們去呼喊，讓他們去呼嘯，祇要他們敢！」她一想到這上面，她的眼睛就閃耀了。她還有一個祕密的幻想，但是她沒有出聲表示過：她幻想阿格拉耶，或者至少是她打發來的什麼人，也會祕密地雜在人羣裏，教堂中，望着，看着，因此她自己準備着。她在晚上十一點鐘左右，和公爵分手的時候正縈繞着這些念頭。但是還沒有過午夜，達里亞·阿萊克謝夫納就跑來見公爵，「請他快去，因為病得很利害。」公爵發現他的未婚妻鎖在臥室裏，流淚，悲痛，犯着歇司底里病；她許久時候沒有聽到人家隔着門對她說些什麼，後來纔開門，放公爵一人進去，又把門鎖上，跪在他的面前。（至少是達里亞·阿萊克謝夫納以後這樣講出來的。她偷看到了一點。）

「我做的是什麼事！我做的是什麼事！我把你弄成這樣子！」——她喊着，痙攣地抱他的腳。

公爵和她坐了整整的一小時；我們不知道他們說些什麼。達里亞·阿萊克謝夫納講，他們在一小時後分手時業已快快樂樂地重歸和好了。這夜裏，公爵又打發人打聽了一下；但是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已經睡熟了。早晨，在她睡醒前，公爵又打發兩個人到達里亞·阿萊克謝夫納那裏去，等到打發第三個人



去的時候，她吩咐他轉達，「現在有一大羣從彼得堡來的成衣匠和理髮師在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身旁，昨天那段事情連痕跡都沒有了，她現在正忙於裝扮，正像一個絕世佳人在結婚前那樣的忙法。現在，在這時候，正開着緊急會議，究竟應該戴那一種金剛鑽，並且怎樣戴法？」公爵完全安心了。

以後發生的關於這個婚事的笑話由在場目擊的人們作如下的講述，大概是很正確的：

婚禮定於午後八點鐘舉行，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在七點鐘的時候就預備好了。從六點鐘起，就有一羣閒人在萊白及夫別墅周圍，尤其在達里亞·阿萊克謝夫納房子附近漸漸地聚集攏來。從七點鐘起，教堂裏起始充滿人了。魏拉·萊白及夫和郭略很替公爵擔心；但是他們在家裏有許多事情要做；他們在公爵的幾間屋內佈置關於招待賓客和喜筵的事情。結婚以後並沒有打算有許多人聚會。除去舉行婚禮時必要的人員以外，由萊白及夫邀請了波奇成夫婦，箱納，佩戴「安娜」勳章的醫生，達里亞·阿萊克謝夫納。公爵向萊白及夫詢問，他爲什麼忽然想請醫生，「差不多是並不熟識的，」萊白及夫自滿地回答：「頸上佩着「安娜」勳章，一個可尊敬的人，大可擺一擺架子，」——當時使公爵發笑了。開歷爾和蒲爾道夫司基穿着燕尾服和手套，看來很體面；單祇開歷爾對於戰鬥有點公開的嗜好，使公爵和擔保的人們多少感到不安，他還很仇視聚在房屋附近的閒人們。公爵在七點半鐘時坐着馬車到教堂去了。我們應該順便提出的是他自己故意不願放棄任何一個共通的習慣和常例；一切都做得明顯，公開，而且「應有盡有。」公爵在教堂裏，好容易從人羣中間，在羣衆不斷的微語和呼喊之下，經開歷爾指揮着，往左右投射威嚴的眼神以後，纔走了過去，暫時躲在祭壇後面，以後開歷爾動身去接新娘，在達里亞·阿萊克謝夫納房

屋的臺階旁邊發現了一羣人，不但比在公爵那裏的還多兩三倍，甚至也許還要放肆三倍。他登上臺階時，聽到了那種呼喊，使得他不能忍受下去，正想面對羣衆，發表相當的演說，但是幸而被蒲爾道夫司基和從臺階那裏跑出來的達里亞·阿萊克謝夫納阻止住了；他們把他拉住，用強力拖他進屋內去。開歷爾很生氣，露出匆忙的樣子。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立起身來，又朝鏡內瞧了一下，帶着「歪曲」的微笑，（據開歷爾以後傳達給他人聽，）覺察出，「自己的臉白得像死人一般，」虔敬地向聖像鞠躬，就走上臺階。雷轟般的語聲歡迎她的出現。固然，在最初一剎那間聽得見嘩笑，鼓掌，幾乎還有呼嘯；但是過了一會傳出另一些語聲來了：

「真是美人兒！」——人羣裏喊。

「不是她第一，也不是她最後！」

「一切全被結婚禮服掩蓋住了，傻瓜！」

「不，你們去找出這樣的美人來罷！妙極啦！」——立在近邊的人們喊。

「公爵夫人！我願意把靈魂賣去，換這樣的公爵夫人！」——一個書記樣子的人喊。——「以生命的代價換取一夜的歡娛……」

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出來的時候，臉色確乎慘白得像一塊手帕；但是一雙巨大的，烏黑的眼睛向人羣閃耀得像烤紅的煤炭；這個眼神是人羣受不住的；憤激變爲歡欣的呼喊。馬車的門已經開了，開歷爾已經把手遞給新娘，她突然呼喊了一聲，從臺階上一直奔到人羣裏去。送她的人們全都驚訝得呆住了，人

羣在她面前鬆散了開來，羅果靜忽然在離開臺階五六步遠的地方發現了。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就在人羣裏把他的眼神捉住。她像瘋子似的跑到他面前，兩手抓住他：

「救救我罷！帶我走罷！隨你到那裏去，立刻就去！」

羅果靜差不多把她抱了起來，差不多擡到馬車那裏去。以後，在一剎那間，從皮夾裏取出一張一百盧布的鈔票，遞給馬夫。

「到車站去，趕得上火車，再給你一百盧布！」

自己隨着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跳進馬車裏去，把車門關上了。馬夫一分鐘也不遲疑，就鞭打起馬來了。開歷爾以後歸罪於事情的突如其來：「再等一秒鐘，我會醒過來，我會不答應的！」——他在講述這奇事的時候，這樣解釋着。他想和蒲爾道夫司基坐到恰巧在旁邊的另一輛馬車上去追趕，但是在動身的時候，就改變了主意，「總歸是晚了！強力是不能挽回的！」

「公爵也不願意的！」——受了震愕的蒲爾道夫司基決定。

羅果靜和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跑到車站時，火車恰巧快要開到。羅果靜從馬車裏走出以後，在差不多已經坐上火車的時候，還來得及把一個走過的女郎喝住，她穿着半舊的，卻還像樣的深色斗篷，頭上圍着一塊綢巾。

「您的斗篷，五十盧布賣給我，好不好？」——他忽然把錢遞給女郎。她還在驚訝着，努力弄明白是怎麼會事的時候，他已經把五十盧布一張的鈔票塞在她手裏，卸下斗篷和綢巾，套在娜司泰謝·費里帕夫

納的肩上和頭上。她那套太漂亮的服裝會眩耀人家的眼睛，惹起火車上人們的注意。女郎以後纔明白爲什麼人家化了於她極有利益的價錢，買下她這不值錢的舊貨來。

這段奇聞特別迅快地傳到教堂裏去。開歷爾走到公爵那裏去的時候，有許多和他完全不相識的人跑過來盤問他。傳出了洪響的語聲，有些人搖頭，有些人甚至發笑；誰也不離開教堂，大家等候着看新郎對於這新聞取什麼樣的態度。他臉色慘白，但是靜靜地接受了這個新聞，輕輕地說：「我怕這樣；但是我到底想不到會這樣的……」以後沈默了一會，又補充了一句：「不過……在她的境況中……這是完全必然的。」這樣的批評，開歷爾以後稱爲「沒有前例的哲學」。公爵從教堂內出來，顯得很安靜，而且精神飽滿。至少有許多人看到了，以後講出來。他似乎想回家去，趕快獨自留在那裏，但是人家不讓他這樣做。被邀請的客人中有幾個人隨他走進屋內，內中有波奇成，筓佛里拉·阿爾達里昂南奇，還有那個醫生，他也不想走。此外，整所房子根本被閒人們包圍住了。公爵從平臺上就聽見開歷爾和萊白及夫跟幾個完全不相識的人們發生劇烈的辯論，——他們的樣子頗像官僚，他們無論如何想走進平臺上來。公爵走到爭論的人們面前，問明了什麼事情，很客氣地把萊白及夫和開歷爾推開，有禮貌地朝一個頭髮業已斑白，身軀非常強壯的先生說話，——他立在臺階的梯級上，另外幾個願意進來的人們的前面，——請他賞臉進到裏面去坐。那位先生感覺不好意思，但是走了進去；隨着走進了一個，兩個人羣裏祇有七八個人走進去，努力做出十分瀟灑的樣子。此外沒有樂意進去的，不久人羣裏起始對那些冒失鬼大加責難。公爵請走進去的人們坐下，起始談話，端上茶來。這一切弄得十分體面，而且謙虛，使走進來的人們覺得有點驚異。自然，也曾有

幾次嘗試把談話弄得快樂一點，引到「相當」的題目上去；說出了幾個不客氣的問題，發表了幾個「冒險」的意見。公爵用自然和樂觀的態度回答大家，同時露出那樣的尊貴，露出那樣對於客人正經性格的信任，竟使那些不客氣的問題自然而然地靜息下去了。談話漸漸地起始成爲正經的了。有一位捉住一個話頭，忽然用異常憤激的態度起誓，無論出什麼事情，他不願將地產賣去；相反地，他要等候，而且會等候到的，因爲「企業比金錢好」；「先生，這就是我的經濟學說，您應該知道。」因爲他朝公爵說話，所以公爵熱心地恭維了他一番，雖然萊白及夫附耳告訴他，這位先生是一家徒四壁，「從來沒有置過什麼田產。過了幾乎一小時，茶喝完了。喝完茶以後，客人們不好意思再坐下去了。醫生和那位斑白頭髮的先生懇切地和公爵作別；大家也都帶着喧鬧的，懇切的樣子作別了。說出了一些希望和意見，好比「用不着憂愁，也許這樣更好些」之類。固然，也曾有表示希望開香檳酒的嘗試，但是客人中，年長的阻止了年輕的。在大家散走以後，開歷爾俯身就着萊白及夫，對他說：「你我一定會呼喊起來，打個不亦樂乎，弄出羞恥的事情，把警察招出來；但是他竟交到了新朋友，還交的是什麼樣的人；我知道他們的！」有點薄醉的萊白及夫嘆了一口氣，說道「對智慧的，有理性的人們隱瞞，而給嬰孩們洩露，我以前就這樣講他，但是現在我要補充一句：上帝保存了嬰孩，把他從深淵中救拔出來，主和主所有的聖徒！」

十點半鐘左右，公爵終於剩了一人在家裏。他頭痛得利害。郭略走得最晚，幫他換去結婚禮服，穿上家常衣裳。他們很懇切地分了手。郭略沒有再提今天的事情，但答應明天早點來。他以後說，公爵在最後離別時一點沒有對他作任何警告，把他的計劃瞞住了，不使郭略知道。不久，屋內幾乎沒有留下任何人；蒲爾道

夫司基到伊鮑里特那裏去了，開歷爾和萊白及夫也動身到什麼地方去了。祇有魏拉·萊白及夫一人還在屋內留了一會，匆匆地把這些屋內從辦喜事的样子收拾成爲尋常的狀況。臨走時她到公爵那裏窺望了一下。他坐在桌旁，兩肘支在桌上，手遮住頭。她輕輕地走到他面前，觸動他的肩膀。公爵疑惑地望了她一眼，差不多有一分鐘似乎在那裏記憶。但是在記到一切明白過來以後，他突然露出非常驚慌的樣子。他結果對魏拉作了緊急的，熱烈的請求，請她明天早晨七點鐘第一班火車開行前叩擊他的房門。魏拉答應下了；公爵堅請她不要對任何人告訴這件事情。她也答應下了。最後在已經完全開了門，預備出去的時候，公爵第三次又止住她，拉住她的手，吻着，以後又吻她的額，用一種「特別」的神色對她說：「明天見罷！」以後魏拉至少是這樣告訴人家的。她走出去的時候替他十分擔心。早晨，她的精神稍爲振作了一點，七點多鐘的時候如約叩擊他的房門，通知他火車在一刻鐘以後就要開到彼得堡去了。她覺得他開門的時候精神顯得十分抖擻，甚至露出微笑。他夜裏幾乎沒有脫去衣裳，但是睡倒是睡的。據他說，他今天就可以回來。結果是他在這時候，認爲可以而且必須把進城去的信息單單報告給她一個人。

## 第十一章

一小時後他已到了彼得堡，九點多鐘左右在羅果靜家的門上按鈴。他從正門進去，許多時候沒開門。後來，羅果靜母親住宅的門開了，露出一個老邁龍鍾，服裝整齊的女僕。

「帕爾芬·謝蒙諾維奇沒有在家，——她從門內回報。——您找誰？」

「帕爾芬·謝蒙諾維奇。」

「他沒有在家。」

女僕用粗野的好奇審看公爵。

「至少請您說，他昨天在家裏睡麼……昨天是不是一個人回來的？」

女僕繼續望着，沒有回答。

「昨天在這裏……晚上的時候……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是不是同他一塊兒來的？」

「請問，您貴姓？」

「萊夫·尼古拉也維奇·梅思金公爵，我們是很要好的朋友。」

「他沒有在家。」

女僕垂下眼睛。

「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呢？」

「我一點也不知道。」

「等一等，等一等！他什麼時候回來？」

「這個我也不知道。」

門開了。

公爵決定過一小時後再去。他朝院內望了一下，遇見了看院人。

「帕爾芬·謝蒙諾維奇在家麼？」

「在家。」

「怎麼剛纔有人說他沒有在家？」

「是他那裏的人說的麼？」

「不是的，是他母親的女僕說的，我在帕爾芬·謝蒙諾維奇那裏按鈴，沒有人開門。」

「也許出去了。」——看院人決定——「他不會留話的。有的時候把鑰匙拿走，房門關上三天。」

「你昨天確實知道他在家麼？」

「在家的。有時從正門走進，就看不見了。」

「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昨天是不是和他在一塊兒？」

「這個我不知道。她不常來。假使來了，也會知道的。」

公爵走了出去，在人行道上沈鬱地走了一會。羅果靜住的幾間房屋的窗全關着。他母親所住的一半房屋的窗差不多全都敞開。天氣是晴朗的，炎熱的。公爵越過街心，到對面的人行道上，站在那裏又朝窗內看了一遍。窗不但全關好，差不多什麼地方都垂下白色的窗簾。

他站了一分鐘——真奇怪——他忽然覺得一個窗簾的邊微微地舉了起來，羅果靜的臉閃了一下，一閃，立刻就隱滅了。他又等候了一下，已經決定再進去按鈴，但是又變了主意，等一小時後再說：「誰知道，也許祇是一個幻覺……」



主要的，他現在忙着到伊慈瑪意洛夫司基營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新近住過的住宅裏去。他知道，她在三星期前經他的請求從伯夫洛夫司克搬走的時候，就住在伊慈瑪意洛夫司基營以前的一個女朋友那裏，她是教師的寡妻，有兒女的，可尊敬的女太太，出租極講究的，帶傢具的房間，幾乎靠着這個生活下去。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又搬到伯夫洛夫司克去的時候，大概總會把那些房間留下來；至少她一定住宿在這住宅內，昨天羅果靜自然會把她送到那邊去的。公爵雇了馬車，路中他想到本來就應該從那裏先下手，因為她決不會在夜裏一直就上羅果靜那裏去。他又記起看院人的話語，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是不常來的。既然不常來，怎麼現在會住在羅果靜家裏呢？公爵用這些念頭安慰自己，終於懷着疑信不定的心思到了伊慈瑪意洛夫司基營。

使他完全驚愕的是教師夫人那裏昨天和今天不但沒有聽見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事情，且全都跑出來看他，像看奇蹟一般。教師夫人的人數衆多的家庭，——全是姑娘，從七歲起到十五歲。一歲挨着一歲，——隨着母親擁了出來，把他團團圍住，張大了嘴望他。後來又出來一個身瘦臉黃的孀母，戴着灰色頭巾，後來祖母也出來了，一個戴眼鏡的老太婆。教師夫人堅請他進去坐一會，公爵也就照辦了。他立刻猜出她們完全知道他是什麼人，她們還很曉得昨天他應該結婚，所以死也想把結婚的情形盤問一下，還要根問那件怪事，那就是他會向他們問她在什麼地方，其實她現在應該和他一塊兒同住在伯夫洛夫司克，但是她們客氣得不好意思動問。他用簡單的敘述滿足了她們對於婚事的好奇。起始了驚異，嘆息，呼喊，使他不能不把所有其餘的事情幾乎全都講了出來，自然不過是主要的梗概。幾個聰明的，驚慌的女太太經

過商議後決定最先應該見到羅果靜，向他弄明白一切。假使他不在家，（這是應該打聽清楚的）或者他不願說，便上謝蒙諾夫司基營去見一位德國女太太，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女友，她和母親同住在一處；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由於心慌並且願意躲藏一下的原因，也許會宿在他們那裏的。公爵精神頹喪地立了起來；她們以後講，「他的臉色慘白得利害；」他的兩脚果真差不多站不穩了。他終於從嘈雜異常的語聲中辨明她們打算出去幫同他尋訪，所以問他的城裏的住址。他並沒有住址；他們勸他住在旅館裏。公爵想了一下，給了一個旅館的地址，就是五星期以前他昏厥過的那個旅館。他後來又上羅果靜家裏去。這一次羅果靜家裏不但沒有開門，甚至連老太太所住的寓所的門也沒有開。公爵走到看院人那裏，好容易在院內把他找到。看院人忙着做什麼事情，不大肯答應，甚至連瞧也不瞧，但是到底肯定地宣布，帕爾芬·謝蒙諾維奇「從大清早就出去，上伯夫洛夫司克去，今天不回家來。」

「我等一等，也許他晚上會回來的罷？」

「也許一個禮拜也不回來，誰知道他。」

「這末說來，昨兒晚上他到底住在這裏罷？」

「住是住的。」

這一切是可疑而且不乾淨的。看院人也許在這時間內已經接到新的訓令：剛纔甚至極好說話，現在簡直推託起來。公爵決定過兩小時以後再去，甚至在房屋附近守候一下，假使有這必要；而現在還存着在德國女人家裏的一個希望，他於是驅車趕到謝蒙諾夫司基營去了。

但是德國女人甚至沒有了解他。從幾句洩透出來的話語上他甚至猜到，那個德國美女在兩星期以前和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吵了嘴，所以這些日子並沒有聽到關於她的任何事情，現在也努力表示她絲毫沒有興趣聽，「那怕她嫁給全世界所有的公爵們。」公爵連忙走出去了。他想到她也許會像那次一樣到莫斯科去了，羅果靜自然跟蹤前去，或者也許同她一塊兒去。至少總要找出一些蹤跡來！但是他記起他必須去開客棧，便忙着上李鐵因大街上去。旅館裏立刻給他開了一間房間。茶房間他要不要吃點東西；他麻麻胡胡地回答說願意吃，後來一轉念就恨起自己來了，因為吃茶要費去他半小時的功夫，後來纔想到他把端上來的涼菜留着不吃，也沒有什麼妨礙。在這個陰沈的，悶熱的走廊裏，有一個奇怪的感覺抓住他，這感覺正在痛苦地努力變為一個思想。但是他終歸不能猜到這個新的闖入的思想究竟是什麼。他精神不屬地從客店裏走出去了。他的頭旋轉着。但是往那裏去呢？他又跑到羅果靜家裏去了。

羅果靜沒有回來；按鈴不開門；他按羅果靜母親的門；有人開門，也說帕爾芬·謝蒙諾維奇不在家，也許三天不回來。使公爵感到苦惱的是他仍舊被人家用那種粗野的好奇審視着。這一次他完全沒有找到看院人。他和剛纔一樣，走到對面的人行道上，向窗內看望，在奇苦難耐的悶熱中走了半小時，也許多些；這一次並沒有動靜；窗沒有開，白簾動也不動。他最後想到剛纔一定祇是幻覺；連那些窗顯然是那樣的模糊，早就沒有擦拭，即使果真有人從玻璃裏看望，也是難於辨認的。他想到這層覺得快活，便又上伊慈瑪意洛夫司基營去見教師夫人。

教師夫人已經在家裏等候他。她已經到了三四處地方，甚至還變到羅果靜家裏；一點影蹤也沒有。公

爵默默地聽着，走進屋內，坐在沙發上，起始看望大家，似乎不明白人家對他說什麼話。奇怪的是他一會兒注意力很強，一會兒忽然精神顯得散漫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全家的人們以後說，他在那天顯出十分奇怪的样子，「也許當時已經全都注定了。」他終於立起身來，請他們把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的房屋給他參觀一下。那是兩間寬大，光亮，高敞的房屋，傢俱陳設得極體面，價值並不便宜。這些女太太們以後講，公爵審看屋內每一件東西，看見小桌上有一本翻開來的，從圖書館借來的書，法文小說波瓦利夫人，便把翻開來的那頁折疊一下，請她們准許他把那本書拿走，當時並沒有聽見人家說那本書是從圖書館裏借來的，便放在自己口袋裏去了。他在敞開的窗旁坐下，看見一張牌桌，上面用粉筆畫着，便問誰在那裏玩過牌？他們對他講，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每天晚上和羅果靜玩牌，玩「傻瓜」，「Preference」，「磨坊主人」，「Whist」，「勝牌」等，各式各樣的牌都玩。牌是最近纔玩起的，從伯夫洛夫司克搬到彼得堡來以後，因為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儘嘆悶，抱怨羅果靜坐了整整的一晚上，默默地不說一句話，因此時常哭泣；第二天晚上，羅果靜突然從口袋裏取出紙牌，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笑了。他們開始玩牌。公爵問他們玩的牌在那裏？但是牌沒有，牌永遠由羅果靜放在口袋裏帶來，每天取來一付新牌，以後又帶回去。

女太太們勸他再上羅果靜家裏去，再狠狠地叩門，但是現在不必去，晚上再去：「也許會在家。」教師夫人自告奮勇在晚上以前到伯夫洛夫司克去找達里亞·阿萊克謝夫納；那邊會不會知道一點什麼？她請公爵晚上十點鐘再來，無論如何來一趟，爲了約好明天進行的步驟。無論人家怎樣安慰他，給予他各種信念，公爵的心靈被完全的絕望占據住了。他懷着無可形容的苦悶，步行走向旅館。炎夏的，塵埃的，悶熱

的彼得堡重重地壓在他身上；他在粗暴的或酒醉的人們中間推搡着，無目的地審看人們的臉龐，也許路走得比應該走的多些；他走進自己房間的時候，差不多已經完全是黃昏了。他決定休息一會，以後再上羅果靜家去，照人家勸他的那樣做。他坐在沙發上，兩肘靠在桌上，沈思着。

誰知道他想了多少時候，誰知道他想的是什麼。他懼怕許多事情，痛苦地，煩惱地感到他十分懼怕。他想起魏拉·萊白及夫；以後想也許萊白及夫在這件事情裏知道一點什麼，假使不知道，也許會比他知道得快，而且容易些。以後他憶起伊鮑里特和羅果靜去找伊鮑里特的事情。以後憶起羅果靜自己；最近在誦經的時候，以後在公園裏，以後——忽然在旅館的走廊裏，那時他揣起刀子躲角落裏等候他。他現在憶起了他的眼睛，當時在黑暗中望着的眼睛。他抖索了一下：剛纔那個闖進來的念頭現在忽然又鑽進他的腦筋裏去了。

他心想，假使羅果靜在彼得堡，那末那怕他一時躲了起來，結果終歸會上他那裏，上公爵那裏去，懷着好意或壞意，那怕就像當時一樣。假使羅果靜爲了什麼原因必須上他那裏來，至少他惟有到這裏來，到這個走廊裏來。他不知道他的住址；那末也許會想到公爵落在以前的客棧裏；至少會試一試到這裏來找他……假使有必要的話，誰知道，也許他有這個必要。

(癡 白)

他這樣想，這念頭不知爲什麼原因他覺得是完全可以成立的。假使他對於這念頭深深地研究一下，他無論如何弄不明白：「爲什麼羅果靜忽然需要他爲什麼他們不「相遇」甚至是不可能呢！——但是念頭是痛苦的：「假使他好，他不會來！」——公爵繼續想，「他不好纔會來；他一定不好的……」

自然，既然生出這樣信念，便應該在家裏，房間內等候羅果靜；但是他好像不能忍受這新的念頭，跳起來，抓住帽子，就跑走了。走廊裏差不多完全黑暗：「他不會忽然現在從角落裏出來，在樓梯旁邊阻止我麼？」——他走近那個熟悉的地方的時候閃過這個念頭。但是沒有人走出來。他從大門裏走過，走上人行道上，看着日落時擁到街上來的濃密的人羣頗爲驚訝，（彼得堡在夏天永遠是如此的，）朝郭洛霍瓦耶街上走去。離開旅館五十步路，在第一個交叉路口，人羣裏有人忽然碰他的手肘，在耳朵上輕聲說：

「萊夫·尼古拉也維奇，跟我走，老弟，有事情。」

他就是羅果靜。

奇怪：公爵喜歡得忽然起始對他喃聲地，幾乎像說不出話來似的講他如何現在在旅館走廊裏等候他。

「我到那裏去過的，」——羅果靜突然回答，——「我們走罷。」

公爵對於回答深致驚訝。但是他的驚訝至少發生在過了兩分鐘以後，在他明白過來的時候。在他把回答明白過來以後，他害怕了，起始向羅果靜窺望。羅果靜在前面走着，離他半步遠，眼睛一直向前面看，不望對面走過來的任何人，用機械似的謹慎的態度給大家讓路。

「你既到旅館裏去過……爲什麼不到房間裏來找我？」——公爵突然問。

羅果靜止了步，看了他一眼，想了一想，好像完全不了解問話似的說道：

「是這樣的，萊夫·尼古拉也維奇，你一直走去，一直走到我的房屋那裏，你知道麼？我從那邊走。你要

留神，我們一塊兒走……」

他說完以後，穿過街心，走到對面的人行道上，回頭看公爵向前走不走，看見他站在那裏，瞪住眼睛看他，便用手朝郭洛霍瓦耶街的那方面一揮，自己走去，一面還時時回頭看望公爵，請他跟在後面。他看見公爵明白他的意思，從另一個人行道上向到他那裏走着，顯然感到了安心。公爵心想，羅果靜必須留神看一個什麼人，不要在路上忽略過去，因此轉到另一個人行道上去了一。他爲什麼不說要看什麼人呢？他們這樣走了五百多步，公爵忽然不知爲什麼抖索起來，羅果靜還不住地回頭瞧望，雖然次數少些，公爵忍不住，用手向他招引。羅果靜立刻穿過街頭走到他面前來。

「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難道在你家裏麼？」

「在我那裏。」

「剛纔在窗簾後面看我的，是你麼？」

「我……」

「那你怎麼……」

但是公爵不知道往下問什麼，怎樣結束他的問題。他的心叩擊得說話困難了。羅果靜也沈默着，眼裏看着他，似乎有點沈鬱。

「我走了。」——他忽然說，又準備轉到那邊人行道上，——「你也自己走罷。我們在街上分開來走……這樣好些……在不同的兩邊走……你會知道的。」

在他們從兩個不同的人行道上轉到郭洛霍瓦耶街，走近羅果靜的房屋的時候，公爵的兩脚又發軟起來，差不多很難走路。那時是晚上十點鐘左右。老太太那邊的窗還和剛纔一樣敞開着，羅果靜那邊的窗還是緊閉着，垂掛下來的白色的窗簾在朦朧裏似乎更加顯著些。公爵從對面的人行道上走到房屋那裏，羅果靜從自己的人行道上走上臺階，向他揮手。公爵走到臺階上去。

「現在連看院人也不知道我回家來。我剛纔說到伯夫洛夫司克去，母親那裏我也這樣說，——他帶着狡獪的，幾乎滿足的微笑低語着。——我們進去，沒有人聽見的。」

他的手裏握着鑰匙。他從樓梯走上去時，回轉身來，對公爵威嚇了一下，讓他走得輕些，輕輕地開了自己的房間的門，把公爵放進去，謹慎地跟在他後面走着，鎖上了門，把鑰匙放在口袋裏面。

「我們走罷，——他微語。」

他從李鐵因大街的人行道上起就是用微語講話的。他外貌上雖極安靜，但處於一種深刻的，內心的驚慌中。他們走進大廳，走到書房的前面，他走到窗前，神祕地向公爵招手：

「你剛纔按鈴叩門的時候，我立刻猜出是你來了。我躡着脚走到門前，聽見你和珀夫努奇也夫納說話。天亮的時候我已經對她說：假使你，或是你派什麼人來，或是任何什麼人，跑來打門，無論如何不許說我在家。尤其假使你自已來問我，當時把你的名字對她說了。以後你一出去，我心想：他會不會站在那裏窺望，從街上守候？我就走到這個窗子前面，揭開了窗簾，一看，你真是站在那裏，一直看我……這事情就是這樣的。」



「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在那裏？」——公爵喘着氣說話。

「她……在這裏，」——羅果靜慢慢地說，遲疑了一下。

「在那裏？」

羅果靜向公爵舉眼，盯着他：

「走罷。」

他儘用微語說話，不慌不忙地，慢吞吞地，照舊似乎奇怪地沈思着。甚至在講到窗簾的時候，也似乎想借着這敘講說出別的什麼事情，雖然他的敘講好像是自然流露出來似的。

他們走進書房。在這屋子裏，自從公爵上次到過以後，發生了一些變動：一條綠色的，絲質的簾幃在屋子中央懸掛着，兩頭留着兩個出入的門口，使書房和放着羅果靜臥牀的凹室分隔了開來。沈重的窗簾垂了下來，門口也關着。屋內很黑；彼得堡的夏天的白夜起始發黑，假使不是月圓，在羅果靜黑暗的屋子裏，垂放下來的窗簾後面是難於辨清什麼的。固然還可以辨清臉龐，雖然不很清切。羅果靜臉色仍舊慘白。眼睛盯着公爵，露出強烈的光采，但似乎呆定着。

「你不能把蠟燭點一下麼？」——公爵說。

「不，不必。」——羅果靜回答，拉住公爵的手，把他拉到椅子那裏。他自己坐在對面，對椅子挪移了一下，膝蓋差不多和公爵相撞。在他們中間稍為斜側的地方有一張小圓桌子。——「你坐下去，我們先坐一會！」——他說，似乎勸他坐一會。兩人沈默了一分鐘。——「我知道你會住到那個旅館裏去的。」——他

說着像有些人在着手講到主要題目的時候，有時總是先從和正事沒有直接關係的枝節的事情上談起——「我一進走廊，心裏就想：也許他就坐在那裏，在這時候恰巧等候着我，像我等候他一樣。你到教師夫人那裏去過麼？」

「去過的，」——公爵勉強說出來，心跳得太劇烈了。

「我也想到的。我心想，一定會發生議論的……後來又想：我要把他領到這裏來過夜，在一塊兒過這一夜……」

「羅果靜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在那裏？」——公爵忽然微語，立起來，四肢全都抖索着。羅果靜也立起來了。

「在那邊，」——他微語，向簾幃那裏點頭。

「睡着了麼？」——公爵微語。

羅果靜又像剛纔似的盯看了他一下。

「我們就去罷……不過你……我們就去罷！」

他微微地舉起簾幃，止了步，又轉身對公爵說：

「你進去罷！」——他朝簾幃裏面點頭，請他先進去。公爵走進去了。

「這裏很黑，」——他說。

「看得出來的！」——羅果靜喃喃說。

「我勉強看得出……那張牀舖。」

「你走近些。」——羅果靜輕聲地提議。

公爵又走近了一步，兩步便止住了。他站在那裏，審看了一兩分鐘。兩人在所有這些立在牀旁的時候，一句話也不說出來。公爵的心跳躍着，好像在屋內，在死般的沈寂之下竟聽得出來似的。但是他的眼睛已經看得出來，可以看清整個的牀舖；有人在牀上睡着，作完全呆板不動的安睡；聽不見一點點的微響，一點點的呼吸。睡覺的人用白被單連頭蒙住，但是四肢似乎模模糊糊地被劃分了出來。從凸起的樣式上，可以看出這人挺直了身體，躺在那裏。周圍十分零亂，在牀上，在牀底下，在牀旁的軟椅上，甚至在地板上，亂放着脫下來的衣服，闊綽的，白色的，絲綢的衣裳，花，緞帶。除卸下來的，零亂地散放着的金剛鑽在頭旁的小几上閃耀着。一些絲邊的東西揉成一團，放在牀底下。一隻赤裸的腳尖在白漾漾的絲邊上透露出來，從被單底下窺望着。這腳尖好像用大理石彫成，呆板得可怕。公爵望着，感到他越看下去，屋內越顯得死沈而且輕靜。一隻醒轉來的蒼蠅突然嗡嗡地發響，在牀上面飛過，在牀頭那裏靜息了。公爵抖索了一下。

「我們出去罷。」——羅果靜推了推他的手。

他們走了出去，又坐在那兩隻椅上，還是面對面。公爵抖索得越來越利害，疑問的眼神始終留在羅果靜的臉上。

「我看出，萊夫·尼古拉也維奇，你在那裏抖索。」——羅果靜終於說，——「差不多就和那次你的不舒服一樣，你記得，在莫斯科不是麼？不就像你發昏厥以前的樣子。我想不出現在怎麼樣對付你……」

(癡

白)

公爵傾聽着，用了全力去了解，還是用眼神詢問。

「那是你麼？」——他終於說，朝簾幃那裏點頭。

「是……我……」——羅果靜微語，垂下了眼皮。

沈默了五分鐘。

「因為，」——羅果靜忽然繼續說下去，彷彿並沒有打斷話語似的，——「因為假使你得了病，現在昏厥了過去，還發出呼喊，那末也許從街上或者從院內有人聽見了，便會猜到屋內有人住宿；他們會上來打門，走進來……因為他們全以為我不在家。我沒有點蠟燭，就爲了使街上和院子裏沒有人猜出來。我不在家的時候，我自己把鑰匙取走。我不在家，連着三四天會沒有人進來收拾，這是我定下的規矩。所以爲了使人家不知道我們住宿在裏面……」

「等一等，」——公爵說，——「我剛纔問過看院人和那個老太婆：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是不是在這裏過夜？這末說來，他們已經知道了。」

「我知道你問過的。我對珀夫努奇也夫納說，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昨天來過一趟，昨天就回到伯夫洛夫司克去了，祇在我那裏留了十分鐘。他們不知道她在這裏過夜，——誰也不知道。昨天我們走進來的時候，也是完全靜靜地，和今天你來的時候一樣。我在路上自己還想，她不願意輕輕地走進來。但是那裏會她微語着，墊着腳走路，擡起衣裳，爲了不讓它發出聲音，竟捧在手裏，在樓梯上自己用手指威嚇我，——她老是怕你。她在火車上完全像瘋子一樣，完全由於驚嚇的緣故。她自己打算到我家裏來住宿；我起初想

送她到教師夫人那裏去——那裏行她說：「天一亮他就會上那裏去把我找着，你先讓我躲避一下，明天天一亮就上莫斯科。」她以後還想上奧略爾去。躺下睡覺的時候還說要上奧略爾……」

「等一等，帕爾芬，你現在打算怎樣？」

「我不放心你，你儘在那裏抖索。我們一塊兒在這裏住一夜。牀除去那張以外沒有了，我想出可以把兩隻沙發上的枕頭取走，就在這裏，簾幃那裏，並排着搭兩個舖，一隻給你，一隻給我，一塊兒舖着。因為人家一走進來，就會到處偵察和尋覓，一看到她，就會把她擡出去的。所以讓她現在躺在我們身邊，躺在我和你的身旁……」

「是的是的！」——公爵熱烈地表示贊成。

「那末說來，不要承認，也不許擡走。」

「無論如何不行！」——公爵決定。——「不行，不行，不行！」

「我也決定無論如何不交給任何人！我們輕輕地過一夜。我今天不過從家裏出去了一小時，在早晨的時候，其餘的時候一直在她身邊。以後在晚上又出來找我。我還怕天氣悶熱，有氣味出來。你聞到氣味沒有？」

「也許聞到的，我不知道。到早晨時一定會有氣味的。」

「我用漆布把她蓋住，用一塊上好的美國的漆布，漆布上面再蓋被單，打開了四瓶日達諾夫牌的消毒藥水放在那裏。現在還放着。」

(白)

「這和在那裏……在莫斯科一樣麼？」

「因為有氣味的緣故。你知道她是怎樣躺着的……早晨天一亮，你去看一看。你怎麼啦？你立不起來麼？」——羅果靜問，看見公爵那樣抖索，立不起身來，露出畏葸的驚異。

「腿不能動，」——公爵喃喃說，——「這是由於恐懼，我知道的……恐懼一過去，我就可以立得起來……」

「等一等，讓我先來鋪牀，你可以躺一下……我也和你躺下去……我們來聽……因為我還不知道……老弟，我現在還不完全知道，所以預先對你說，讓你預先知道……」

羅果靜一邊喃喃地說出這些不清楚的話語，一邊鋪牀。顯然，他也許在今天早晨就自己想出了鋪牀的方法。昨天夜裏，他自己躺在沙發上面。但是兩人在一張沙發上面睡不下，而他現在一定要把牀鋪在一起，所以現在費了許多力量，從整間屋子那裏把兩隻沙發上大小不同的枕頭，拖到簾幃旁邊的門口附近。那隻牀鋪胡亂地搭好了；他走到公爵身旁，溫柔地，歡欣地拉他的手，把他扶了起來，領到牀鋪那裏；但是當時發現公爵自己也能走；這末說來，「恐懼已經過去了；但是他到底繼續抖索着。」

「因為今天，」——羅果靜忽然起始說，把公爵放在左邊的好枕頭上睡下，自己橫倒在右邊，沒有脫衣裳，兩手壓在腦後。——「今天太熱，自然會有氣味的……我怕開窗；母親那裏有盆花，有許多花，發出好聞的香味；我想搬幾盆來，就怕珀夫努奇也夫納會猜到，因為她是好奇的。」

「她是好奇的，」——公爵隨和着說。

「買點花束，把那些花舖在她身邊呢？我覺得，老弟，把她舖在花裏看來很可憐的！」

「你聽着……」——公爵問，好像弄得茫無頭緒，好像正在尋覓應該說什麼話，而似乎立刻忘掉了似的，——「你聽着，請你告訴我：你用什麼把她用刀子麼？就是那把麼？」

「就是那把……」

「你再等一下！帕爾芬，我還要問你……我要問你許多話，問你一切話……但是你最好先對我說，從開始就說，使我弄明白：你打算在結婚之前，在教堂門前，用刀子殺死她麼？你打算不打算？」

「我不知道打算不打算……」——羅果靜嚴厲地回答，似乎甚至對於這問題感到一些驚異，不解似的。

「那把刀子從來沒有帶到伯夫洛夫司克去麼？」

「從來沒有帶去。關於這把刀子我祇能對你說這樣的話，萊夫·尼古拉也維奇，——他沈默了一會以後纔說，——「我今天早晨把它從鎖住的抽屜裏取出來，因為這事情是在早晨三點多鐘發生的。那把刀子就放在一本書裏……並且……並且……我還覺得奇怪的是那把刀子好像祇插進一俄分半……或兩俄分……朝左胸裏面……一共祇有半湯匙的血流到襯衫上面；多一點也沒有……」

「這個，這個，這個，——公爵忽然十分驚慌地擡起身來，——「這個，這個我知道，這個我讀過的……這叫做內部的流血……還有甚至連一點血也沒有的。假使恰巧打中了心……」

「等一等，你聽見沒有？」——羅果靜忽然迅快地打插着，驚懼地在墊枕上坐起來：「你聽見沒有？」

「不」——公爵也是迅速地，驚懼地說着，向羅果靜看望。

「有人走聽見沒有在大廳裏……」

兩人起始聽。

「我聽見的，」——公爵堅決地微語。

「有人走麼？」

「有人走。」

「要不要關門？」

「關罷……」

門關上了，兩人又躺下來。沈默了許久。

「哎喲，是的！」——公爵用以前那種慌擾的，匆遽的微語說，似乎又捉到了一個念頭，生怕又喪失它，甚至在牀上跳了起來。——「是的……我想要……那付牌！那紙牌……聽說你和她玩過牌？」

「玩過的，」——羅果靜在沈默了一會以後說。

「那些牌……在那裏？」

「牌在這裏……」——羅果靜又沈默了一會說。——「這不是麼……」

他從口袋裏掏出一付已經玩過的，用紙包好的紙牌，遞給公爵。公爵接了下來，但是似乎帶着驚疑的樣子。新的，憂鬱的，不快樂的情感壓迫他的心；他忽然明白在這時候，而且已經有許多時候，他儘說着不是



他應該說的話，做着不是應該做的事，現在這付牌，在他手裏握着的，他那樣喜歡的，現在竟一點也不能，一點也不能有所幫助。他立了起來，搖擺着手。羅果靜動也不動地躺着，似乎不聽見，也不看見他的行動；但是他的眼睛在黑暗裏鮮豔地閃耀着，完全張開着，動也不動。公爵坐在椅上，起始恐懼地望他。過了半小時，羅果靜忽然大聲地，粗暴地呼喊，嘩笑，似乎忘卻應該低聲說話：

「那個軍官，那個軍官……你記得她把那個軍官，在音樂廳上，鞭打，你記得不記得，哈——哈——哈！還有那個士官生……士官生……跳了過來……」

公爵露出新的驚懼從椅上跳起來。在羅果靜靜下來的時候，（他忽然靜下來了，公爵輕輕地俯身就他，和他並坐着，帶着劇跳的心，沈重地呼吸着，起始審看他。羅果靜並不回頭，似乎甚至忘掉了他。公爵望着，等候着；時間逝走着，天色起始發亮。羅果靜不時忽然起始喃語，洪響地，銳厲地，不聯貫地，起始喊笑；公爵把抖索的手伸到他那裏，輕輕地觸他的頭，他的頭髮，摸那頭髮，摸他的臉頰……別的他不能做什麼了！他自己又起始抖索，他的腿又似乎忽然不能動彈了。有一種全新的感覺啃嚼他的心，帶來了無盡的煩悶。天已完全亮了；他終於躺到枕上，似乎完全沒有疲乏，陷於絕望中，臉貼在羅果靜慘白的，不動的臉上；淚水從他的眼睛裏流到羅果靜的臉頰上，但是也許他當時已經不知道他自己的流淚，已經一點也不知道……

至少在過了許多小時以後，門開了，人們走進去的時候，發現兇手完全失去了知覺，發着寒熱。公爵動也不動地坐在墊枕上，在他的身旁坐着，在每次病人發出呼喊或囁語的時候，忙着用抖慄的手摸他的頭。

髮和臉頰，似乎撫慰他。但是他已經一點也不明白人家問他什麼話，不認識走進來，圍住他的人們。假使施涅台爾自己現在從瑞士跑來看他以前的學生和病人，他憶起了公爵到瑞士求治的第一年內有時發生的情況，現在會揮搖着手，像當時那樣的說道：「白癡！」

## 第十二章 結尾

教師夫人趕到伯夫洛夫司克以後，一直上從昨天起心緒感到不寧的達里亞·阿萊克謝夫納那裏去，對她講出了她所知道的一切，完全把她嚇住了。兩位女太太決定立刻和萊白及夫接洽一切。他以自己的房客的朋友的資格，還以房主的資格，也感到極度的驚慌。魏拉·萊白及夫把她所知道的一切告訴了出來。根據萊白及夫的勸告，三人決定全體到彼得堡去，爲了從速防止「可能發生的那件事情。」結果，第二天早晨，十一點鐘左右，羅果靜的住宅當着警察，萊白及夫，當着女太太們，還當着羅果靜的弟弟，謝蒙·謝蒙諾維奇·羅果靜（他住在偏屋內，）被打了開來。看院人供出他昨天晚上看見帕爾芬·謝蒙諾維奇同着一個客人從臺階上走進去，似乎是偷偷摸摸的。這口供幫助了案件順利的進行。在得到這個口供以後，大家絕不遲疑地打破那扇按鈴沒有人開的門。

羅果靜病了兩個月的腦炎，在病愈以後，——隨來了偵查與審判。他對於一切作出了直率的，正確的，完全令人滿意的供詞。由於這供詞，公爵從最初就沒有被牽涉到案中。羅果靜在訴訟的過程中默默無言。他並不反對他的善辯的，能幹的律師，用明白的，合乎邏輯的言詞證明所犯的罪是腦炎的結果，這腦炎在

犯罪前許久的時候，由於被告憤激的心情就起始了。但是他自己並沒有補充什麼話，以證實這意見，仍舊明白而且正確地申述着，且憶起了所發生事件的一切小小的情節。由於發現足以減罪的情節，他被判徒刑十五年，遣戍西比利亞。他用威嚴的，默默不言的，「沈鬱」的神情聽着這個判決。他的一大筆財產，除去比較起來一小部分化在最初酗酒上面以外，全都移轉給他的兄弟，謝蒙·謝蒙諾維奇，使後者感到極大的愉快。羅果靜的母親繼續活在人世，有時似乎憶起她的心愛的兒子，但並不憶得清楚。上帝拯救了她的腦和心，使她並不感覺侵臨到她的憂愁的家庭中來的恐怖。

萊白及夫，開歷爾，筈納，波奇成和本書許多別的人物仍舊活着，不大有什麼變動，我們差不多沒有什麼可說的。伊鮑里特在異常的驚慌中死去，比他所期望的時間早了一點，在娜司泰謝·費里帕夫納死後過了兩星期。郭略對於所發生的一切感到深刻的震愕；他和母親完全接近了。尼納·阿歷山大洛夫納替他擔心，因為他沈鬱得和他的歲數不合；他也許會變成一個事務家。一部分由於他的努力，決定了公爵未來的命運。他早就在所有他最近認識的人們中間，看清了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拉道姆司基。他首先上他那裏去，把所發生的事件的一切詳情，凡是他知道的全告訴了他，還說出公爵現在的地位。他沒有看錯人，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熱烈地關心不幸的「白癡」的命運。由於他的努力和照顧，公爵重又到國外施涅台爾的瑞士療養院去。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自己，也到國外去，打算久留在歐洲，公然稱自己為「俄國完全多餘的人」。他時常，至少幾個月一次，到施涅台爾那裏去訪候他的病友。但是施涅台爾儘是皺眉搖頭。他暗示他的腦力業已完全受了損傷。他並沒有肯定地說不能治愈，但是作出極憂愁的暗示。葉

夫格尼·柏夫洛維奇把這一切全放在心上；他是有心的，這可以從他常接到郭略的信，有時甚至回答這些信一層上加以證明。但是此外我們還發現他的性格的一個奇怪的特點，因為這特點是很好的，因此我們趕緊把它表揚出來：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在每次訪問施涅台爾的醫院以後，除去郭略以外，還要發一封信給彼得堡的一個人物，把公爵現下的病情作極詳細的、同情的敘述。除去最尊敬地表示忠實以外，信內有時起始露出越來越多地關於觀察、見解和情感一些極坦白的敘述——一句話，起始露出了和友善與親密的情感相仿的一些什麼。和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通信（雖然通信的次數十分稀少）且博得他如此注意與尊敬的那個人物原來就是魏拉·萊白及夫。我們怎麼也不能確實地打聽明白，這樣的關係如何會發生的；這關係自然是爲了公爵所發生的那件事情而起的。魏拉當時被憂愁震撼得甚至得病了。但是這相識和友誼在什麼樣的詳細情節下發生的，我們不知道。我們所以提起這些信來的緣故，其用意大半爲了內中有幾封信寫出關於葉潘欽一家的消息，主要的是關於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葉潘欽的消息。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在一封從巴黎寫來的極草率的信中通知着，阿格拉耶在和一個流亡者，波蘭伯爵發生了極簡短的、不尋常的情誼以後，忽然嫁給他了。這事是違背她的父母的意旨的。假使他們給予同意，那是因爲事情有了發生不尋常的亂子的危險性。以後，在半年的沈默之後，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又寫了一封長長的、詳細的信，通知他的女友，說他在最後一次到瑞士施涅台爾教授那裏去的時候，遇見了葉潘欽全家人和S公爵都在那裏，（自然除去伊凡·費道洛維奇不算，他爲公務留在彼得堡。）這次的晤面是很奇怪的。他們大家遇見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時露出一種歡欣的態度。阿台拉意

達和阿歷山大不知爲什麼原因甚至很感謝他，爲了一他對於不幸的公爵作天神似的照顧。麗薩魏達·博羅可非也夫納看見公爵處於病得很深的，低卑的境況中，出自衷心地哭泣了。S公爵說出了幾個幸福的，聰明的真理。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覺得他和阿台拉意達還不十分互相投合；但是將來那個烈性的阿台拉意達必會自願地，出自衷心地對S公爵的智慧和經驗表示服從，似乎已是避免不了的事情。況且這家庭所經歷的教訓對她發生極強烈的印象，主要的是最後那件阿格拉耶和波蘭流亡者的事情。這家庭把阿格拉耶讓給這伯爵時戰慄着的一切，在半年內已經全都實現了，還加上那些無從想像的意外花樣。原來這個伯爵甚至並不是伯爵，即使果真是流亡者，也還有着一段黑暗的，曖昧的歷史。他那爲祖國悲哀而起的，受傷創的心靈異乎尋常的正直，把阿格拉耶迷攝住了，使她還在出嫁以前就成爲一個國外復興波蘭委員會的會員，還參加一個著名的加特力教牧師的懺悔會，這牧師把她的靈魂捉住甚至於使她發狂。伯爵對麗薩魏達·博羅可非也夫納和S公爵所提出來的，那有着無可爭辯的證據的鉅額財產完全是虛假的。不但如此，在結婚後半年內，伯爵和他的朋友，那個著名的傳道師，弄得阿格拉耶跟家庭完全吵翻了，因此家裏的人們已經有幾個月沒有見她。……一句話，有許多事情可講，但是麗薩魏達·博羅可非也夫納，她的女兒們，甚至S公爵已經被所有這些「恐怖」震愕得甚至在和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談話時怕提起一些事情來，雖然也知道他不用他們講出，也深知道阿格拉耶·伊凡諾夫納最後的那件戀愛史。可憐的麗薩魏達·博羅可非也夫納想回俄國去。據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說，她忿怒地，熱情地批評國外的一切：「好好兒烤麵包都不會，冬天像地窖裏的老鼠似的挨凍。」——她說：「但是，在

這裏，對於這個可憐的人，我總算作了一場俄國樣子的哭泣了，——她補充地說，驚慌地向完全不認識她的公爵指着，「也消遣得夠了，到了應該聽從理智的時候了。這一切，這外國的一切，你們的歐羅巴，這一切祇是一個幻想，我們大家在國外也祇是一個幻想……你們記住我的話，你們自己會看到的！」——她在和葉夫格尼·柏夫洛維奇分別的時候幾乎忿怒地結束着她的話。

癡 白

〔册 二 全〕

版初月二十年五十三國民  
版再月七年六十三國民  
元八幣國價定部每

印 刷 者	發 行 者	譯 者	著 作 者
開 明 書 店	開 明 書 店	耿 濟 之	陀 斯 基
	代 表 人 范 洗 人		司 妥 也

印翻推不 ● 權作著有

(399 P.) K

癡

# 57  
732112  
121

